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下)

 **eBOOK**
内网资料 非卖品

前 言

中国通史参考资料是全国各高等学校分工编选的，主要的目的是围绕中国通史教学中提出的问题，系统地选择比较完整的原始资料，供高等学校历史系学生阅读，以充实历史知识，训练阅读能力。

我们尽可能选录完整的资料，以便学生接触更多的文献。只有在缺乏完整资料的情况下，才鳩集零散片段的资料。

我们注意了资料的真实性和典型性，尽量多选原始资料，不用转手资料。资料中不重要的部分适当加以删节，删节的地方用省略号标出。资料原文不作任何改动，只对某些少数民族称呼的用字按照解放后通用汉字作了改变。

引用书籍尽可能选用较好版本，必要时附加校勘记。篇末附录引用书目版本表。

收集的以汉文原始资料为主，也有很小部分的译文。古代部分附录了几篇考古发掘和民族调查报告。

选用的资料都经标点分段，并作了必要的简单说明和注释。资料有确实年月日期可考的也尽量注明。

这部资料内容较多，希望使用的教师根据情况指定学生阅读，必要时并加讲解。

翦伯赞 郑天挺
一九六四年八月

编选说明

一这一部分参考资料起自 1840 年鸦片战争 ,迄於 1919 年五四运动前夕。资料共分两册 ,按历史事件编次。

二资料中原作者的夹注 ,用[]号作标志 ;原编者所加的夹注 ,用[]号作标志 ;编者因脱文而补入的字 ,用()号作标志。又资料中原用清朝年号 ,都注以公元 ;原用太平天国年号 ,注以清朝年号和公元 ,用()号作标志 ,排於原文中间。

三每册书末都有引用和参考书目解题 ,简要介绍了各种资料的作者、内容、史料价值和版本 ,有的对本书选录篇章更作重点说明。解题的顺序 ,按历史事件分别排列 ;同一事件的资料 ,则按书名第一个字的笔划多寡为序。

龚书铎
一九六五年六月

中国通史参考资料(下)

戊戌变法

公车上书

康有为等

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八日（1895年5月2日）

具呈举人康祖诒等，为安危大计，乞下明诏，行大赏罚，迁都练兵，变通新法，以塞和款而框外夷，保疆土而延国命，呈请代奏事：

窃闻与日本议和，有割奉天沿边及台湾一省，补兵饷二万万两及通商苏杭，听机器洋货流行内地，免其釐税等款，此外尚有缴械、献俘、迁民之说。阅上海新报，天下震动，间举国廷诤，都人惶骇。又闻台湾臣民不敢奉诏，思戴本朝。人心之固，斯诚列祖列宗及我皇上深仁厚泽，涵濡煦覆，数百年而得此。然伏下风数日，换约期迫矣，犹未闻明诏赫然峻拒日夷之求，严正议臣之罪。甘忍大辱，委弃其民，以列圣艱难缔搆而得之，一旦从容误听而弃之，如列祖列宗何？如天下臣民何？然推皇上孝治天下之心，岂忍上负宗朝，下弃其民哉！良由误於议臣之言，以谓京师为重，边省为轻，割地则都畿能保，不割则都畿震惊，故苟从权宜，忍於割弃也。又以群议纷纭，虽力按和议，而保全大局，终无把握，不若隐忍木和，犹苟延旦夕也。又以为和议成後，可十数年无事，如庚申（咸丰十年，1860年）以後也。左右贵近，论卒如此。故盈廷之言，雖切而不入，议臣之说，虽辱而易行，所以甘於割地弃民而不顾也。

窃以为弃台民之事小，散天下民之事大，割地之事小，亡国之事大，社稷安危，在此一举。举人等棟折榱坏，同受倾压，故不避斧钺之诛，犯冒越之罪，统筹大局，为我皇上陈之。

何以谓弃臺民即散天下也？天下以为吾戴朝廷，而朝廷可弃台民，即可弃我，一旦有事，次第割弃，终难保为大清国之民矣。民心先难，将有土崩瓦解之患。春秋书梁亡者，梁未亡也，谓自弃其民，同於亡也。故谓弃台民之事小，散天下民之事大。日本之於台湾，未加一矢，土言恫喝，全岛已割。诸夷以中国之易欺也，法人将问滇桂，英人将问藏粤，俄人将问新疆，德奥意日葡荷皆狡焉思启。有一不与，皆日本也，都畿必惊。若皆应所求，则自啖其肉，手足腹心，应时尽矣，仅存元首，岂能生存？且行省已尽，何以谓都畿也？故谓割地之事小，亡国之事大。此理至浅，童愚可知，而以议臣老成，乃谓割地以保都畿，此敢於欺皇上、愚天下也。此中国所痛哭，日本所阴喜，而诸夷所窃笑者也。

诸夷知吾专以保都畿为事，皆将阳为恐吓都畿而阴窥边省，其来必速。日本所为日日扬言攻都城，而卒无一礮震於大沽者，盖深得吾情也。恐诸夷之速以日本为师也，是我以割地而鼓舞其来也。皇上试召主割地议和之巨，以此诘之，度诸臣必不敢保他夷之不来，而都畿之不震也。则今之议割地弃民何为乎？皇上亦可以翻然独断矣。或以为庚申（咸丰十年，1860年）和後二十年，乃有甲申（光绪十年，1884年）之役，二十年中可图自强，今虽割弃，徐图补救。此又敢以美言欺皇上、卖天下者也。

夫治天下者势也，可静而不可动，如箭之在楛，如马之在埒，如决堰陂

之水，如连高山之石，稍有发动，不可禁压。当其无事，相视莫敢发难，当其更变，朽株尽可为患。……甲午（光绪二十年，1894年）以前，吾内地无恙也，今东边及台湾一割，法规滇桂，英规滇粤及西藏，俄规新疆及吉林黑龙江，必接踵而来，岂肯迟迟以礼让为国哉？况数十国之逐逐於後乎？譬大病後，元气既弱，外邪易侵，变症百作，岂与同治之时，吾国势犹盛，外夷窥伺情形未洽比哉！且民心既解，散勇无归，外患内讷，祸在且夕，而欲苟借和款，求安目前，亡无日矣，今乃始基耳。症脈俱见，不待卢扁，此举人等所为日夜忧懼，不憚僭越，而谋及大计也。

夫言战者，固结民心，力筹大局，可以图存。言和者，解散民体，鼓舞夷心，更速其亡。以皇上圣明，反覆讲辩，孰利孰害，孰得孰失，必当独断圣衷，翻然变计者。不揣狂愚，统筹大计，近之为可战可和，而必不致割地弃民之策，远之为可富可强，而必无敌国外患之来。伏乞皇上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而已。

何谓鼓天下之气也？天下之为物，譬犹器也，用其新而弃其陈，病乃不存。水积为淤，流则不腐：户闭必坏，枢则不蠹；礲烧则晶莹，久置则生锈：体动则强健，久卧则委弱。况天下大器，日摩洗振刮，犹恐尘垢，置而不用，坏废放失，日起於弊而已。今中国人民咸怀忠义之心，非不可用也，而将吏贪懦，兵士怯弱，乃至闻风溃，驯至辱国请和者，得无皇上未有以鼓其气耶？是有四万万之民，而不善用之也。伏念世祖章皇帝手定天下，开创之圣人也，而顺治十八年中，责躬之诏屢下。穆宗毅皇帝手定艰难，中兴之盛功也，而同治元年（1862年、1863年）间罪己之诏至切。天下臣民，伏读感泣，踊跃愤发，然後知列圣创定之功，所从来也。传谓：“禹汤罪己，兴也勃焉。”唐臣陆贄谓“以言感人，所感已浅，言犹不善，人谁肯怀？”今日日本内犯，震我盛京，执事不力，丧师失地，几驚陵寢，列圣怨恫，皇上为人子孙，岂无有震动厥心者乎？然於斗经年，未闻有罪己之诏，责躬咎厉，此枢臣辅导之罪，宜天下之有望於皇上也。

伏乞皇上近法列圣，远法禹汤，特下明诏，责躬罪己，深痛切至，激厉天下，同雪国耻，使忠臣义士读之而流涕愤发，骄将懦卒读之而感愧忸怩。士气耸动，慷慨效死，人怀怒心，如报私仇，然後皇上用其方新之气，奔走驰驱，可使赴汤蹈火，而岂有闻风溃者哉？此列圣善用其民之成效也，故罪己之诏宜下也。皇上既赫然罪己，则凡辅佐不职、养成溃癰、蔽惑圣聪、主和辱国之枢臣，战阵不力、闻风逃溃、尅扣军饷、丧师失地之将帅，与夫擅许割地、辱国通款之使臣，调度非人、守御无佣之疆吏，或明正典刑，以寒其胆，或轻予褫革，以蔽其辜，诏告天下，暴扬罪状。其馀大僚尸位、无补时艰者，咸令自陈，无妨贤路。庶几朝政肃然，海内吐气，忭颂圣明，愿报国耻，此明罚之诏宜下也。

大奸既黜，典刑既正，然後悬赏功之格，为不次之擢。将帅若宋庆依克唐阿，疆吏若张之洞李秉衡，凉山舊功若冯子材，皆有天下之望，宜有以旌之。或内综枢柄，或外典畿疆，以鼓舞天下。夫循资格者可以得庸谨，不可以得异材！用耆老者可以为守常，不可以为清变。不敢言还者，请以近事言之。当同治初年，沈葆楨李鸿章韩超皆以道员擢为巡抚，阎敬铭则由臬司擢抚山东，左宗棠则以举人部贝赏三品卿督办军务，刘蓉且以诸生擢四川藩司，

扁鹊，战国郑（今河北任邱）人，姓秦，名越人，以精医名天下。居於卢，称为卢医。

逾月授陕西巡抚，用能各展材力，克佐中兴。若汉武帝之用才，明太祖之任吏，皆用不次之拔擢，不测之刑成，用能奔走人才，克成功业。伏读世宗章皇帝圣训，屡诏举天下之才，下至山林隐逸，举贡生监，佐贰杂职，皆引见擢用，此诚圣主鼓动天下之盛心也。

今日变甚急，天下未为乏才，而未闻明诏有求才之举，似非所以应非常之变也。夫有非常之事变，即有非常之才应之，同治中兴之臣，率多草泽之士。宋臣苏轼谓：“智名勇功之人，必有以养之。”伏乞诏下九卿翰詹科道督抚两司，各举所知，不论已仕未仕，引见擢用，随才器使。昔汉高之於樊哈，每胜增其爵级，其於韩信，一儿即拜大将。凡有高才，不次拔擢，天下之士，既怀国耻，又感知遇，必咸致死力，以报皇上，故求才之诏宜下也。夫人主所以驾驭天下者，爵赏刑罚也。赏罚不行，则无以作士气，赏罚颠倒，则必至离民心。令闻日本要我以释丧师之将，是欲以散众志而激民变也。苟三诏既下，赏罚得当，士气咸伸，天下必踴躍鼓舞，奔走动客，以赴国家之急，所谓下诏鼓天下之气者此也。

何谓定天下之木也？自古都畿皆凭险阻，自非周公盛德，不敢以洛邑为都，故娄敬挽辂，汉祖移驾，宋汴梁无险，致敌长驱，徽钦之辱，非独失德使然也。方今旅顺已失，威海既隳，海险无有，京师孤立。近自北塘芦台神堂涧河，远自山海抚宁昌黎乐亭清河蠡沙，处处可入，无以为防守之计。此次和议即成，而诸夷窥伺，皆可扬帆而达津沽。易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险既失矣，国何可守？故今日大计，必在迁都。请以前事言之。我朝当道光之时，天下全盛，林则徐督粤，邓廷桢督闽，叠败英酋朴鼎查额尔金之兵，而移师天津，即开五口，而补二千万矣。其後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咸丰六年（1856年）、咸丰八年（1858年）皆始战终和，藉京师以为要挟，诸口益开，巨款累偿。暨庚申（咸丰十年，1860年）之变，我文宗显皇帝，至为热河之狩，焚烧御园，震驚宗庙。至今万寿山营缮虽新，馀烬尚在。由是洋人掉臂都畿，勿吾虚实。此事非远，皆诸臣所目击前车易鉴者也。寻五十年来，吾大臣用事及清流进议者。不深维终始，高谈战事，及震动津沽，官廷惶骇，则必以战无把握，输款求和。於是尸位无耻之流累藉和议以容身，朝廷虽深知主战之直，必不见从，亦明知议和之非，俯徇所请。盖实患既至，非复空言所能抵塞。故外夷所累藉以胁制者，皆以吾京师近海之故，彼虽小丑，无求不得，吾虽士胜，终必请和，亦既彰明较著矣。用事者既不早为自强之谋，又不预作迁都之计，夷釁既开，虚侨空谈，相与言战，及稍败衄，震动畏缩，苟幸得和，乃至割根本之地，弃千万之民，而亦为之，其不智而失计亦甚矣。以今事言之，吾所以忍割地弃民者，为保都畿、安乘輿也，微论将来外夷继轨，都畿终不能保，乘輿终必致惊，而以区区十里之城，弃千里之地、十兆之民以易之，甚非策也。以後事料之，诸夷知我之专保都畿也，咸借端开釁，阳攻都畿以索边省，我必将尽割沿边十馀省，以保都畿，是弃天下万里之地，数万万之民，以易区区之都城也。

夫王者有都以治天下耳，岂有割天下以保都城而恃为至计哉？以五十年来前後今事考之，吾之款和输割，皆为都畿边海之故，其事易徵，其理易明。昔者苟能自强，虽不迁都，犹可立国，今日虽欲自强，而外夷连轨，计不及待，故非迁都，智者无所聘其谋，勇者无所竭其力，必将坐困胁割尽而後已。

宗，谥，当作祖。

夫以一都城之故而亡其国，岂不痛哉！故今日犹言不迁都者，非至愚病狂，则甘心鬻国。大臣既不能预鉴於前而至辱国，又不补救於後，必至丧邦。皇上圣明，试以诘难诸臣，当无从置喙，或下群臣集议，当亦从同。而後宸衷独断，定议迁都，以安宗朝而保疆土，无逾於此。或谓我能往寇亦能往，我迁都以避，寇深入以争，自古迁都之谋，皆遂为偏安之计，此明臣于谦所以力争，而庚申（咸丰十年，1860年）所以止议也。不知古今异形，今昔殊势，外夷政由议院，爱惜民命，用兵甚慎，不敢深入，与古不同，今日用兵已可概见。我即迁都，可以力战，虽边沿糜烂，而朝廷深固，不为震慑，即无所胁制，主和者无所容其身，主战者得以激其气，岂不鉴於五十年事，而尚以为孤注哉！独不畏徽钦之辱乎？

或谓国君有死社稷之义，此尤不达经义之誓言也。夫国君者诸侯之谓，以社稷受之天子，当死守之，犹今地方有司，有城池之责比耳。若天子以天下为家，四方皆可建都立社，何一城之为？明庄烈帝既为愚儒所误，明社遂屋。岂可复以此再误我国家哉！且一朝而有数都，自古为然，商凡七迁，周营三邑，汉室二京，唐世两都。及明祖定鼎金陵，永乐乃迁燕蓟，以太子留守南京，宫殿官僚，悉仍旧制，择有司扈从，行在朝社官署，随时增修，永分两京，可以为法。若夫建都之地，北出热河辽沈，则更迫强敌，南入汴梁金陵，则非控天险；入蜀则太深，都晋则太近。天府之腴，崤函之固，莫如秦中。近虽水利不开，漕运难至，然都畿既建，百货自归，若藉机器、督散军，亦何水利之不开哉？

夫京都建自辽金，大於元明，迄今千年，精华殆尽。近岁西山崩裂，屢年大水，城垣隳圯，闾阎房屋，倾坏无数。甚者太和正门、祈年法殿无故而灾，疑其地气当已洩尽。王者顺天，革故鼎新，当应天命，谓宜舍燕蓟之旧京，宅长安为行在。然人情乐于守常，难于移动，以盘庚迁殷，诚谕至烦三诰，以魏文迁洛，世臣犹有违言。盖世巨大家，辘重繁多，迁徙不易，听其恋旧，庶免阻挠，自非大有为之君，不易破寻常之论。魏文南征，永乐北伐，皆借巡幸留而作都。皇上既讲明利害，远之防诸夷之联鑣，近之拒日本之挟制，急断乃成，亟法汉高，即日移驾奉皇太后巡於陕西，六龙西幸，万人欢庆。幸当议和之时，民心稍静，择亲藩之望重者留守旧京！车驾从容西狩，择百司扈从，以重兵拥卫，必不虑宵小生心。且人虽欲轻兵相袭，数日乃抵津沽，而我大兵云集都畿，犹可一战，彼岂敢深入内地，飞越四天门潼关之险哉？然後扼守函潼，奠定丰镐，建为行在，权宜营置，激厉天下，妙选将才，总屯重兵，以二万万之费改充军饷，示之以虽百战百败，沿海糜烂，必不为和。日本既失胁制之术，即破旧京，不足轻重，必不来攻，都城可保。或俯就驾馭，不必割地，和议亦成，即使不成，可以言战矣。故谓迁都以定天下之本者此也。

何谓强天下之势也？凡两物相交，必有外患，兽有爪牙之术，人有甲冑之蔽，列国并立，兵者国之甲冑也。昔战国之世，魏有武卒，齐有轻骑，秦有武士。楚庄投袂，屢及剑及，即日伐宋。盖诸国并聘，无日不训讨军实，国乃可立。今环地球五十馀国，而泰西争雄，皆以民为兵，大国练兵至百馀

庄烈帝，即明思宗，名由检，年号崇祯，

永乐，明成祖年号。

魏文，即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年），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都洛阳。

万。选兵先以医生视其强弱，乃入学堂学习布阵骑击测量绘画。其阵法营垒器械枪炮，日夕讲求，确有程度。操练如真战，平居如临敌，所由雄视海内也。日本步武其後，遂来侮我。而我犹守大一统之旧以待之，不训兵备，至有割地款和之事。今日氛未已，不及精练，然能将卒相知，共其甘苦，器械精利，壮其胆气，亦自可用，选将購械，犹可成军。

夫用兵者，用其气也。老将富贵已足，无所愿望，或声色销铄，精气竭衰，暮气已深，万不能战。即或效忠，一死而已，丧师辱国，不可救矣。近者杨芳失律於粤城，鲍超骄蹇於西蜀，令彼再如为兵时跳身坐炮眼上，岂可得哉？此赵惠所以致疑於廉颇，光武所以不用马援也。伏读圣祖仁皇帝圣训，亦以老将气衰不能用，此真圣人之远谟也。惟少年强力，贱卒怀赏，故敢轻万死以求一生。故选将之道，贵新不贵陈，用贱不用贵。且外夷战备日新，老将多恃旧效，昧於改图，故致无功。今请更练重兵，以待敌变。都畿根本至重，必有忠勇谋略下士爱民之督抚如李秉衡之流者，專督畿辅之军，假以便宜，令其密选将才十人，不拘资格，各练十营，日夜训练，厉以忠义，激以国耻，择其精悍，忧其饷精，以为选锋。既有李克用之义儿，李成梁之家丁，缓急可恃，得此五万，都畿可守，再有将才，可以续练。前敌之宋庆魏光燾李光久，宿将之冯子材，并一时人望，可咨以将才，假以便宜，悉用选锋，厉以仇耻。沿边疆臣，亦宜选振作有为之人，不宜用衰老资格之旧，各选将才，各练精兵万人。并饬绅士各自团练，遇有警迫，坚壁清野。并请勅下群臣，外至守令，传谕绅士有忠义沈毅慷慨知兵之士，不拘资格，悉令薦举，引见拔用，或交关内外军差遣。各县草泽中，皆有魁梧任气忠勇谋略之士，责令州县各薦一人，拔十得一，才不可胜用，必有干城之选，足应国家之急者。是谓选将。

管子谓：“器械不精，以卒予敌。”外夷请求枪炮，制作日新。枪则德有得来斯枪、毛瑟枪，法有沙士鉢枪，英有亨利马梯尼枪，美有哈乞开司枪、林明敦枪、祕薄马地尼枪，俄有俾尔达奴枪，而近者英之黎姆斯枪为尤精。炮自克虏伯炮、嘉立炮外，近有毒烟开花炮，空气黄药大炮，以及暗炮台、水底自行船、机器飞车、御弹戎衣、测量炮子表，巧制日新。日本步武泰西，亦能自制新器，曰苗也理枪。而我中国未能创制，祇购旧式，经办委员不解制造，於坚轻远准速无所谙晓，或以旧枪改充毛瑟，贪其价廉，乃不可用，其中饱者益无论。闻近来所购者，多暹罗废枪，香港以二两八钱购得，而中国以十二两购之。查同治十三年（1874年），德之攻法，每分时枪十馀響。光绪三年（1877年），俄之攻土，枪三十馀響。至日之犯我，枪乃六十馀響。我师溃败，虽将士不力，亦器械不精，故胆气不壮，有以致之。故吾非悬重赏，以厉新制，不足取胜。今不及办，宜选精於制造操守廉洁之士，专购英黎姆斯枪十数万，以备前敌，并广购毒烟空气之炮，御弹之衣，庶器械精利，有恃无恐，是谓购械。又我南洋诸岛民四百万，虽久商异域，咸戴本朝，以丧师割地为诸夷姗笑，其怀愤怒过於内地之民。其人富实巨万之资，以数千计，通达夷情，咸思内归中国。团成一军，以雪国耻。特去天万里，无路自通。若派殷商，密令举办，派公忠智略通达商情之大臣领之，或防都畿，或攻前敌，并令联通外国，助攻日本，或有奇功。所谓练兵以强天下之

赵惠，即赵惠文王，战国时赵的国君。

本者此也。

然凡上所陈，皆权宜应敌之谋，非立国自强之策也。伏念国朝法度，因沿明制数百年矣。物久则废，器久则坏，法久则弊。官制则冗散万数，甚且鬻及监司，教之无本，选之无择，故营私交贿，欺饰威风，而少忠信之吏。学校则教及词章诗字，寡能请求圣道，用非所学，学非所用，故空疏愚陋，谬种相传，而少才智之人。兵则绿营老弱，而募勇皆乌合之徒。农则地利未开，而工商无制造之业。其他凡百积弊，难以徧举。而外国奇技淫巧，流行内地，民日穷匮，乞丐徧地，群盗满山，即无外鬻，精华已竭，将有他变。方今当数十国之覬觐，值四千年之变局，盛暑已至而不释重裘，病症已变而犹用旧方，未有不喝死而重危者也。

窃以为今之为治，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盖开创则更新百度，守成则率由旧章，列国并立则争雄角智，一统垂裳则拱手无为。言率由而外变相迫，必至不守不成，言无为而诸国交争，必至四分五裂。易曰：“穷则变，变则通。”董仲舒曰：“为政不调，甚者更张，乃可为理。”若谓祖宗之法不可变，则我世祖章皇帝何尝不变太宗文皇帝之法哉？若使仍以八贝勒旧法为治，则我圣清岂能久安长治乎！不变法而割祖宗之疆土，驯至於亡，与变法而光宗庙之感灵，可以大强，孰轻孰重，孰得孰失，必能辨之者。不揣狂愚，窃为皇上筹自强之策，计万世之安，非变通旧法，无以为治。变之之法，富国为先。户部岁入银七千万，常岁亦已患贫，大农仰屋，罗掘无术，鬻官税赌，亦忍耻为之，而所得无几。然且旱潦河灾，船炮巨帑，皆不能举。闻日本索偿二万万，是使我臣民上下，三岁不食，乃能给之。若借洋债，合以利息，扣折百年，亦无偿理，是自毙之道也。与其以二万万偿日本，何如以二万万外修战备，内变法度哉？

夫富国之法有六：曰钞法，曰铁路，曰机器轮舟，曰开礮，曰铸银，曰邮政。今奇穷之余，急筹巨款，而可以聚举国之财，收举国之利，莫如钞法。令天下银号报明贖本，皆存现银於户部及各省藩库，户部用精工制钞，自一至百，量其多少，皆给现银之数，而加其半，许供赋税禄饷。其大者户部皆助贖本，其亏者户部皆代摊偿，助其流通，昭彰大信。巨商乐借国力，富户不患倒亏。以十八行省计之，可得万万。既有官银行，上下相通，若有铁路船厂大工，可以代筹军务赈务，要需可以立办。国家借款，不须重息中饱，外国汇款，无须关票作押。公票寄存，可有入息，钞票通行，可扩商务。今各省皆有银票钱票，而作伪万种，利不归公，何如官中为之，骤可富国哉？此钞票宜行一。

可缩万里为咫尺，合旬月於画夜，便於运兵，便於运械，便於赈荒，便於漕运，便於百司走集，便於庶士通学，便於商贾运货，便於负担谋生，便於通言语一风俗，有此数便，不费国帑而更可得数千万者，莫如铁路。铁路之利，天下皆知，山海关外，久已兴筑，方今运兵，其效已见，所未推行直省者，以费钜难筹耳。若一付於民，出费给牌，听其分筑，官选通於铁路工程者，画定行省郡县官路，明定章程，为之弹压保护。凡军务、运兵、运械、赈荒，皆归官用，酌道里远近，人数繁寡，收其牌费。吾民集款，力自能举，

本，当作势。

万，当作漫。

无使外国收我利权。天下铁路牌费，西人计之，以为可得七千万，且可移民出於边塞，而荒地辟为腴壤，商货溢於境外，而穷间化作富民。俄人琿春铁路将成，边患更迫，但为防边已当亟筑，况可得巨款哉？且可裁漕运而省千万之需，去驿铺而溢三百万之项。此铁路宜行二。

机器厂可兴作业，小轮舟可便通达。今各省皆为厉禁，致吾技艺不能日新，制作不能日富，器机不能日精，用器兵器皆多窳败，徒使洋货流行，而禁吾民制造，是自蹙其国也。官中作厂，率多偷减，敷衍欺饰，难望致精，则吾军械安有起色，德之克虏伯，英之黎姆斯，著於海内，为国大用，皆民厂也。宜纵民为之，并加保护。凡作机器厂者，出费领牌，听其创造。轮舟之利，与铁路同。官民商贾，交收其益，亦宜纵民行之，出费领牌，听其拖驶，可得巨款。此机器轮舟宜行三。

周官卅人，汉代铁官，开矿之法久矣。美人以开金银之矿，富甲四海，英人以开煤铁之矿，雄视五洲，其余各国开矿，均富十倍。而藏富於地，中国为最，如云南铜、锡，山西贵州煤、铁，湖广江西铜、铁、铅、锡、煤，山东湖北铅，四川铜、铅、煤、铁，其最著者。互古封禁，留待今日。方今国计日蹙，虽极节俭，岂能济此艰难哉？家有重宝，而仰屋嗟贫无策，甚矣。山西煤、铁尤盛，星罗棋布有百三十万方里，苗皆平行，品亦上上，德人以为甲於五洲，地球用之千年不尽。又外蒙古，阿尔泰山即金山也，长袤数千里，金产最盛，苗亦平行，有整块数斤者，俄人并为察验绘图。至滇粤之矿，尤为英法所窥伺，我若不开，他人入室。今云南已专设矿务大臣，热河开平亦设官局，并著成效；而未见大利者，由矿学之未开，采办之非人也。矿学以比国为最，自山色石纹草木苗脉子色，皆有专书。宜开矿学，专延比人教之，且为踏勘。购机器以省人工，筑铁路以省转运，二十取一而无定额税，选才督办而无滥私人，则吾金、银、煤、铁之富，可甲地球。此矿务宜开四。

钱币三品以通有无，其制最古。自濠镜通商，洋银流入中国，渐偏内地，及於京师。观其正朔，则耶稣之年号，而非吾之纪元也，是谓无正朔。考其漏卮，则每岁运入约数百万，进口无税，八成夹铅，而换我足银，市价涨落七钱二分之重，或有涨至八钱者，多方折耗是谓大漏卮。名实俱亡，吾政之失，孰大於是。而吾元宝及锭，形体既难握携，分两又无一定，有加耗、减水、折色、贴费之殊，有库平、规平、湘平、漕平之异，轻重难定，亏耗滋多。而彼重率有定，体圆易握，人情所便，其易流通固也。查泰西皆用本国之银，如俄用卢布，法用马克，德奥用福祿林，英用喜林，外国银钱不许通用。我宜自铸银钱，以收利权。今广东已开局铸银，但患经费不敷，未能扩充以铸大圆耳。夫金银质软，祇用九成。查美国铸银，每刻可成大圆一千二百，而每圆之利，三分移作制造之费，犹有馀饶，利亦厚矣。请饬下户部，预备巨款，并令各行省皆开铸银局，其花纹年号，式样成色，皆照广东铸造，增置大圆。由督抚选廉吏精明专司此局，厚其薪水，严其刑罚，督抚以时月抽提户部，以化学核验。他日矿产既盛，增铸金钱，抵禁洋圆，改铸钱两，令严而民信，可以塞漏卮而存正朔矣。此铸银宜行者五。

我朝公牒文移、谕旨奏摺，皆由塘驿汛铺传递，而军务加紧，又有驿马遍布天下。设官数百，养夫数万，岁费帑三百万两，而民间书札不得过问。货费厚重，犹复远寄艰难，消息浮沉，不便甚矣！查英国有邮政局寄带公私

濠镜，澳门之旧名。

文书，境内之信费钱二十，马车急递，应时无失，民咸便之，而岁入一千六百馀万。我中国人四万万，书信更多，若设邮政局以官领之，递及私书，给以凭样，与铁路相辅而行，消息易通，见闻易广，而进坐收千馀万之款，退可省三百万之驿，上之利国，下之便民，此邮政宜行六。

行此六者，国不患贫矣；然百姓匱乏，国无以为富也。中国生齿，自道光时已四万万，今经数十年休养生息，不止此数。而工商不兴，生计困蹙，或散之他国为人奴隶，或啸聚草泽、蠹害鄉邑，虽无外患，内忧已亟。夫国以民为本，不思养之，是自拔其本也。

养民之法：一曰务农，二曰劝工，三曰惠商，四曰恤穷。天下百物皆出於农，我皇上躬耕，皇后亲蚕，董劝至矣。而田唆之官未立，土化之学不进，北方则苦水利不辟，物产无多，南方则患生齿日繁，地势有限，遇水旱不时，流离溝壑，尤可哀痛，亟宜思良法以救之。外国讲求树畜，城邑聚落皆有农学会，察土质，辨物宜。人会则自百谷、花木、果蔬、牛羊牧畜，皆比其优劣，而旌其异等。田样各等，机车各式，农夫人人可以讲求。鸟粪可以肥培壅，电气可以速长成，沸汤可以暖地脈，玻罩可以御寒气，刈禾则一人可兼数百工，播种则一日可以三百亩。择种一粒，可收一万八百粒，千粒可食人一岁，二亩可养人一家。瘠壤变为腴壤，小种变为大种，一熟可为数熟。吾地大物博，但讲之未至，宜命使者译其农书，遍於城镇设为农会，督以农官。农人力薄，国家助之。比较则弃桎而从良，鼓舞则用新而去旧，农业自盛。若丝茶为中国独擅，特为大利，而近年意大利法兰西日本皆讲蚕桑，印度锡兰茶叶与吾敌，夺我之利，致吾衰减至千馀万。而吾养蚕未善，种茶未广，再不讲求，中国之利源塞矣。宜设丝茶局，开丝茶学会，力求振兴，推行各省。其馀东南种棉蔗，西北讲牧畜。棉以纺织，蔗以为糖，牛毛之毳，可以织呢绒毡毯，以及沙漠可以开河种树，海滨可以渔网取鱼。种树之利，俄在西伯利部岁入数百万，渔人之计，美之沿海可得千馀万。今材木之运，罐头之鱼，中国销流甚盛，宜有以抵拒之。又美国养蜂，西人以为能尽其利，所入等於旧金山之金矿，宜有以鼓劝之。此务农宜行一也。

周官考工，中庸劝工。诸葛治蜀，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管仲治齐，三服女工，衣被天下。木牛之制，指南之车，富强之效也。嘗考欧洲所以骤强之由，自嘉庆十二年（1807年）英人始制轮船，道光十二年（1832年）即犯我广州，遂辟诸洲属地四万里。自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後铁路创成，俄人以光绪二年（1876年）筑铁路於黑海里海，开辟基窪阿尔霸等国六千里。其馀电线、显微镜、德律风、传声筒、留声筒、轻气球、电气灯、农务机器，虽小技奇器，而皆与民生国计相关。若铁艦、炮械之精，更有国者所不能乏。前大学士曾国藩手定大难，考知西人自强之由，创议开机器之局。近者各直省渐为增设，而只守旧式，绝无精思，创为新制，盖国家未尝教之也。宜令各州县咸设考工院，译外国制造之书，选通测算学童，分门肄习，入制造厂阅历数年。工院既多，图器渐广，见闻日辟，制造日精，凡有新制绘图贴说，呈之有司，验其有用，给以执照，旌以功牌，许其专利。工人自为身名，必殫精竭虑，以求新制。枪炮之利。器用之精，必有以应国家之用者。彼克虏伯炮、毛瑟枪，为万国所必需，皆民造也。查美国岁给新器功牌一万三千馀，英国三千馀，法国千馀，德国八百，奥国六百，意国四

诸葛，即三国时蜀汉诸葛亮。

百，比利时、瑞典皆二百馀，俄国仅百馀，故美之富，冠绝五洲。劝工之法，莫善於此。此劝工宜行二也。

凡一统之世，必以农立国，可靖民心，并争之世，必以商立国，可侔敌利，易之则困敝矣。故管仲以轻重强齐国，马希范以工商立湖南。且夫古之灭国以兵，人皆知之，今之灭国以商，人皆忽之。以兵灭人，国亡而民犹存，以商灭人，民亡而国随之。中国之受弊，盖在此也。今外国鸦片之耗我，岁凡三千三百万，此则人尽痛恨之，岂知洋纱、洋布，岁耗凡五千三百万。洋布之外，用物如洋绸、洋缎、洋呢、漳绒、羽纱、毡毯、手巾、花边、钮扣、针、线、伞、灯、颜料、箱篋、磁器、牙刷、牙粉、胰皂、火油，食品若咖啡、吕宋烟、夏湾拿烟、纸卷烟、鼻烟、洋酒、火腿、洋肉脯、洋饼、洋糖、洋盐、药水、丸粉、洋乾果、洋水果，及煤、铁、铅、铜、马口铁、材料、木器、钟表、日规、寒暑针、风雨针、电气灯、自来水、玻璃镜、照片，玩好淫巧之具，家置户有，人多好之。乃至新疆西藏亦皆销流，耗我以万万计。而我自丝茶减色，不敌鸦片，其馀自草帽辫、驼毛、羊皮、大黄、麝香、药料、绸缎、磁器、杂货不值三千万，仅得其洋布之半数。而吾民内地则有厘捐，出口则有重税，彼皆无之。吾物产虽盛，而岁出万万，合五十年计之，已耗万兆，吾商安得不穷。今日本且欲通及苏杭重庆梧州，又加二万万之偿款。吾民精华已竭，膏止俱尽，坐而垂毙，弱者转於沟壑，强者流为盗贼，即无外患，必有不可言者。似宜特设通商院，派廉洁大臣长於理财者，经营其事。令各直省设立商会、商学、比较厂，而以商务大臣统之，上下通气，通同商办，庶几振兴。商学者何？地球各国贸易条理繁多，商人愚陋，不能周识，宜译外国商学之书，选人学习，遍教直省，知识乃开，然後可收外国之利。商会者何？一人之识未周，不若合众议，一人之力有限，不若合公股，故有大会、大公司，国家助之，力量易厚，商务乃可远及四洲。明时葡萄牙之通澳门，荷兰之收南洋，英人乾隆时之取印度，道光时之犯广州，非其政府之力，乃其公司之权。盖民力既合，有国助之，不独可以富国，且可以辟地，商会所关，亦不小矣。比较厂者何？泰西赛会，非骋游乐，所以广见闻，发心思，辨良楛。凡物有比较，优劣易见，则劣者滞销，而优者必行，彼之货物流行中土，良由此法。今我并宜设立此厂，於是广纺织以敌洋布，造用物以敌洋货。上海造纸，关东卷烟，景德制窑，苏杭织造，北地开葡萄园以酿酒，山东制野蚕茧以成丝，江北改土棉而纺纱，南方广蔗园而制糖，皆与洋货比较，精妙华彩，务溢其上。又令吾领事，探其所好，投其所欲，更出新制，且以夺其利，非止敌其货而已。然後蠲厘金之害以慰民心，减出口之税以扩商务。此外发金、银、煤、铁之利，足以夺五洲，制台艦、枪、炮之精，可以横四海。故惠商宜行三也。

我生齿既繁，铁路未开，运货为难。即以北口之皮，京师之煤，天津之货，作货者人四百，而运货者人六百，生之者少，食之者多。其馀穷困无业，游散无赖，所在皆是。京师四方观望，而乞丐遍地，其他孤老残疾，无人收恤，废死道路，日日而有。公卿士夫，车声隆隆，接轸不问，直省亦然。此皆皇上赤子也。皇上不忍匹夫之失所，但九重深居，清道乃出，不知之耳。若亲见其呼号无诉，脓疮卧道，岂忍目覩乎！以一人而养天下，势所不给，宜设法收恤之。恤之之法：一曰移民垦荒。西北诸省，土旷人稀，东三省蒙

噠国，即丹麦。

古新疆疏旷益甚，人迹既少，地利益以不开，早谋移徙，可以辟利源，可以实边防，非止养贫民而已。移有三：曰罪遣，今俄国徙希利尼党於西伯利部，而西伯利部以开。曰认耕，英之喀拿大新疆般鸟各岛，美之密士失必河东南各省，巴西全国是也。曰贸迁，荷兰南洋诸岛，皆商留者也。英自移民之後，辟地过本国七十倍，民益繁盛，岂有苦其生齿之繁而弃之。今我民穷困，游散最多，为美人佣奴，然犹不许，且以见逐，澳洲南洋各岛效之，数百万之民失业求归，何以安置？不及早图，或为盗贼，或为间谍，不可收拾。今铁路未成，迁民未易，若铁路成後，专派大臣以任此事，予以谋生之路，共有乐土之安。百姓乐生，边境丰实，一举数善，莫美於是。二曰教工。周礼有里布以罚不毛，圆土以警游惰。游民无赖，小之作奸，大之为盗，宜令州县设立警惰院，选善堂绅董司之。凡无业游民，皆入其中，择其所能，教以艺业。绅董以其工业鬻给其食，十一取之，以充经费，限禁出入，皆有程度。其有大工大役，以军法部暑，俾充役作。其能改过取保乃放，再犯不赦。其小过犯人，皆附入之，等其轻重，以为岁月。其乞丐之非老弱残疾者，咸收於外院，工作如之。穷民得食，而良民赖安，仁政之施，似难缓此。三曰养穷。鰥寡孤独，疲癯残疾，盲聋喑哑，断者侏儒，民之无告，先王最矜，皆常饷焉。宜令客州县市镇聚落，并设诸院，咸为收养，皆令有司会同善堂，劝筹巨款，妥为经理。其司事经理有效，穷民乐之，联名请奖，许照军功劳绩奖励，则无一夫之失所，其於皇仁岂为小补！民心固结，国势繫於苞桑矣。故恤穷宜行四也。

然富而不教，非为善经，愚而不学，无以广才，是在教民。学校之设，选举之科，先王之法盛矣。然汉魏以经学举孝廉，唐宋以词赋重进士，明以八股取士，我朝因之，诵法朱子，讲明义理，亦可谓法良意美矣。然功令禁用後世书，则空疏可以成俗，选举皆限之名额，则高才多老名场。况得之则词馆而躐公卿，偕於且夕；失之则耆硕不闻徵聘，终老茅菅。题难故少困於搭截，知作法而忘义理，额隘故老逐於科第，求富贵而废学业。标之甚高，束之甚窄。甚至鑑於明末，因噎废食，上以讲学为禁，下以道学为笑，故任道之儒既少，才智之士无多，乃至嗜利无耻，荡成风俗，而国家缓急无以为用。法弊至此，亦不得不少变矣。若夫小民识字已寡，或有一省而无礼律之书，一县而无童蒙之馆，其为不教甚矣。

夫天下民多而士少，小民不学，则农工商贾无才。产物成器，利用厚生，既不能精；化民成俗，迁善改过，亦难为治，非覆帙群生之意也。故教有及於士，有逮於民，有明其理，有广其智。能教民则士愈美，能广志则理愈明。今地球既辟，轮路四通，外侮交侵，闭关未得，则万国所学，皆宜请求。宋臣姚燮谓：“我之所为，彼皆知之，彼之所为，我独不闻，安得不为所制乎！”尝考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兵，而在穷理劝学。彼自七八岁人皆入学，有不学者责其父母，故乡塾甚多。其各国读书识字者，百人中率有七十人。其学塾经费，美国乃至八千万。其太学生徒，英国乃至一万馀。其每岁著书，美国乃至万馀种。其属郡縣，各有书藏，英国乃至百馀万册。所以开民之智者亦广矣。而我中国文物之邦，读书识字仅百之二十，学塾经费少於兵饷数十倍，士人能通古今达中外者，郡县乃或无人焉。

夫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土耳其天下陆师第一而见削，印度崇道无为而见亡，此其明效也。故今日之教，宜先开其智。武科弓刀步石无用甚矣。王制谓：“羸股肱，决射御，出乡不与士齿。”此武后之谬制，

岂可仍用哉！同治元年（1862年），前督臣沈葆楨请废武科，近年词臣潘衍桐请开艺学。今宜改武科为艺科，令各省州县遍开艺学书院，凡天文、地矿、医律、光重、化电、机器、武备、驾驶，分立学堂，而测量、图绘、语言、文字皆学之。选学童十五岁以上入堂学习，仍专一经，以为根本：延师教习，各有专门。学政有司会同院师，试之以经题一论，及专门之业，通半中选，不限名额，得薦於省学，谓之秀才，比之诸生。五年不成者出学。省学书器益多，见闻益广，学政督抚合同其院师，每岁试其专门之业，增以经一，论史一，考掌故一策，通半中选，不限名额，贡於京师，谓之举人。五年不成者出学。克师广延各学教习，图器尤盛，每岁总裁礼部会同大教习试之，其法与省学同，不限名次，及半中选，谓之进士。三年不成者出学。其进士得还为州县艺学总教习，其举人得为分教习，并听人聘用。其诸生得还教其乡学塾，及充各作厂。其文科童试，即以经古场为正场，自占经解一，专门之学一。二场试四书文一，中外策一，诗一，亦及格即取，不限名额。每场考试，人数不得过三百。增设学政，每这一人，可从容尽力矣。其乡会试，头场四书义一，五经解一，诗一，纵其才力不限格法，听其引用，但在讲明义理，宗尚孔子；二场掌故策五道：三场问外国考五道，及格者中，不限名额。殿试策问，不论楷法，但取直言极谏、条对剴切者入翰林。其文科、艺科愿互应者听。其有创著一书，发明新义，确实有用者，皆入翰林，进士授以检讨，举人授以庶吉士，诸生授以待诏。如是则天下之士，才智大开，奔走鼓舞；以待皇上之用。其馀州县乡镇，皆设书藏，以广见闻。若能厚筹经费，广加劝募，令乡落成设学塾，小民童子，人人皆得入学，通训诂名物，习绘图算法，识中外地理、古今史事，则人才不可胜用矣。

周官诵方训方，皆考四方之愿，诗之国风小雅，欲知民俗之情。近开报馆，名曰新闻，政俗备存，文学兼述，小之可观物价，琐之可见土风。清议时存，等於乡校，见闻日辟，可通时务。外国农业、商学、天文、地质、教会、政律、格致、武备冬有专门，以为新报尤足以开拓心思，发越聪明，与铁路开通，实相表里，宜纵民开设，并加奖劝，庶裨政教。

然近日风俗人心之坏，更宜请求挽救之方。盖风俗弊坏，由於无教，士人不励廉耻，而欺诈巧滑之风成，大臣托於畏谨，而苟且废弛之弊作。而六经为有用之书，孔子为经世之学，鲜有负荷宣扬，於是外夷邪教，得起而煽惑吾民。直省之间，拜堂暴布，而吾每县仅有孔子一庙，岂不可痛哉！今宜亟立道学一科，其有讲学大儒，发明孔子之道者，不论资格，并加徵礼，量授国子之官，或备学政之选。其举人愿入道学科者，得为州县教官。其诸生愿入道学科者，为讲学生，皆分到乡落，讲明孔子之道，厚筹经费，且令各善堂助之。并令乡落淫祠，悉改为孔子庙，其各善堂会馆俱令独祀孔子，庶以化导愚民，扶圣教而塞异端。其道学科，有高才硕学，欲传孔子之道於外国者，明诏奖励，赏给国子监、翰林院官衡，助以经费，令所在使臣领事保护，予以凭照，令资游历。若在外国建有学堂，聚徒千人，确有明效，给以世爵。馀皆投牒学政，以通语言、文字、测绘、算法为及格，悉给前例。若南洋一带，吾民数百万，久隔圣化，徒为异教诱惑，将沦左衽，皆宜每岛派设教官，立孔子庙，多领讲学生分为教化。将来圣教施於蠻貊，用夏变夷，在此一举。且藉傳教为游历，可諷夷情，可扬国声，莫不尊亲，尤为大义矣。

夫教养之事，皆由国政。而今官制太冗，俸禄太薄，外之则使才未养，内之则民情不达，若不变通，无以为教养之本也。天下之治。必由乡始。而

今知县，选之既不择人望，任之兼责以六曹，下则巡检典史一二人，皆出杂流，岂任民牧？上则藩臬道府，徒增冗员，何關吏治？若京官则自枢垣台谏以外，皆为閒散，各部则自掌印主稿以外，徒糜廩禄。堂官则每署数四，而兼差反多；文书则每日数尺，而例案繁琐。至於鬻及监司，而吏治坏滥极矣。令请首停捐纳，乃改官制，用汉世太守领令长之制，唐代节度兼观察之条，每道设一巡抚，上通章奏，下领知县，以四五品京堂及藩臬之才望者充之。其知县升为四品，以给御编检郎员及道府之爱民者授之。其巡抚之下，增置参议、参军、支判，凡道府同通改授此官。其知县之下，分设功曹、决曹、贼曹、金曹，以州县进士分补其缺。其馀诸吏，皆听诸生考充，渐拔曹长，行取郎官。其上总督，皆由巡抚兼管，各因都会，以为重镇。使吏胥之积弊，化为士人，三老之乡官，各由民举，整顿疏通，乃可为治。其京官则太常、光禄、鸿胪可统於礼部，大理可併於刑部，太仆可併於兵部，通政可併於察院，其馀额外冗官，皆可裁汰，各营一职，不得兼官。章京领天下之事，宜分以诸曹，翰林为近侍之臣，宜轮班顾问。部吏皆听举贡学习，以升郎曹，通政准百僚奏事，以开言路。骈枝既去，宦途甚清，以彼冗糜，增此廩禄，令其达官有以为舆马僭从之费，而後可望以任事；其小吏有以为仰事俯畜之用，而後可责以守廉。若用魏隋之制，予以世禄之田，既体群臣，庶多廉吏。

内弊既除，则外交宜讲。春秋子羽能知四国之为，汉武下诏，求通绝城之使。苏武不辱，宣弼能争，列国文争，其任重矣。而今使才未养，不谙外务，童辱国体，为夷姗笑。今宜立使才馆，选举贡生监之明敏辨才者，入馆学习。其翰林部曹愿入者听。各国语言文字、政教律法、风俗约章，皆令学习。学成或为游历，或充随员，出为领事，擢为公使，庶几通晓外务，可以折冲。考俄日之强也，由遣宗室大臣游历各国，又遣英俊子弟诣彼读书。俄主彼得，乃至易作工人，躬习其业，归而变政，故能骤强。我亲藩世爵大臣，与国休戚，启沃圣聪者也，而不出都城，寡能学问，非特不通外国之故，抑且未知直省之为，一旦执政，岂能有补。大臣固守旧法，习为因循，虽利国便民，力阻罢议，一误再误，国日以替。宜选令游历三年，请求诸学，归能著书，始授政事。其馀分遣品官，激励士庶，出洋学习，或资游历，并给凭照，能著新书，皆为优奖，归授教习，庶开新学。则上之可以赞圣聪，下之可以开风气矣。

夫中国大病，首在壅塞，气郁生疾，咽塞致死，欲进补剂，宜除噎疾，使血通脉畅，体气自强。今天下事皆文具而无实，吏皆奸诈而营私，上有德意而不宣，下有呼号而莫达。同此兴作，并为至法，外夷行之而致效，中国行之而益弊者，皆上下隔塞，民情不通所致也。夫以一省千里之地，而惟督抚一二人仅通章奏，以百僚士庶之众，而惟枢轴三五人日见天颜。然且堂帘迴隔，大臣畏谨而不敢尽言，州县专城，小民冤抑而未由呼籲。故君与臣隔绝，官与民隔绝，大臣小臣又相隔绝，如俘屠百级，级级难通，广厦千间，重重并隔。夫天下万物之繁，封圻千里之广，使督抚枢轴皆是大贤，然是数人者，心思耳目所及，必有未周，才力精神之运，必有不逮，以之运骤四海，措置百务，已狭隘不广矣。况知人之哲，自古为难，唐帝失之於共兜，诸葛失之於马谡。任用偶误，一切乖方，而欲倚之以扶危定倾，经营八表，岂不难乎！天下人民四万万，庶士亿万，情伪百端，才智甚广，皇上仅寄耳目

唐帝，即唐尧。传说他是我国原始时代部落联盟的领袖。

於数人，而数人者又畏儒保禄，不敢竭尽，甚且炆竈蔽贤，壅塞圣听，皇上虽欲通中外之故，达小民之阨，其道无由。名虽尊矣，实则独立於上，遂致有割地弃民之举，皇上亦何乐此独尊为哉？

夫先王之治天下，与民共之。洪范之大疑大事，谋及庶人为大同，孟子称进贤杀人，待於国人之皆可。盘庚则命众至庭，文王则与国人交。尚书之四目四聪，皆由辟门，周礼之询谋询迁，皆合大众。尝推先王之意，非徒集思广益，通达民情，实以通忧共患，结合民志。者汉有徵辟有道之制，宋有给事封驳之条，伏乞特诏颁行海内，令士民公举博古今、通中外、明政体、方正直言之士，略分府县，约十万户，而举一人，不论已仕未仕，皆得充选，因用汉制，名曰议郎。皇上开武英殿，广悬图书，俾轮班入直，以备顾问。并准其随时请对，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凡内外兴革大政，筹饷事宜，皆令会议於太和门，三占从二，下部施行。所有人员，岁一更换。若民心推服，留者领班，著为定例，宣示天下。上广皇上之圣聪，可坐一室而知四海；下合天下之心志，可同忧乐而忘公私。皇上举此经义，行此旷典，天下奔走鼓舞，能者竭力，富者纾财，共赞富强，君民同体，情谊交孚，中国一家，休戚与共。以之筹饷，何饷不筹？以之练兵，何兵不练？合四万万之心以为心，天下莫强焉！然後用府兵之法，而民皆可兵，讲铁舰之精，而海可以战，……大雪国耻，耀我威棱。

昔德国相臣毕士麻克，尝以中国之大冠绝四洲，他日恐为欧罗之患，思与诸国分之，後以中国因循不足畏，议遂中止。今若百度更新，以二万里之地，四万万之人，二十六万种之物产，力图自强，此真日本之所大患，毕士麻克之所深忌，而欧罗巴洲诸国所窃忧也。以之西挾俄英、南收海岛而有馀，何至含垢忍耻，割地请款於小夷哉？及今为之，犹可补牢，若徘徊迟疑，苟且度日，因循守旧，坐失事机，则诸夷环伺，间不容发，迟之期月，事变必来。後欲悔而改作，大势既坏，不可收拾，虽有圣者，无以善其後矣。

且夫天下大器也，难成而易毁；兆民大众也，难静而易动。故先王懍朽索之馭马，虑天命之无常，战战业业，若履渊冰。楚庄王之立国也，无日不训讨军实，虑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怠；诸葛亮之佐蜀也，工械究极，用兵不戢，屡耀其武。率皆君臣上下，振刮摩厉，乃能自立。稍有因循，郎怀愍蒙尘，徽钦见虏矣。近者土耳其为回教大国，不变旧法，遂为六大国割地废君而柄其政。日本一小岛夷耳，能变旧法，乃敢……侵我大国。前车之辙，可以为鉴。

自古非常之事，必待大有为之君。自强为天行之健，志刚为大君之德。洪范以弱为六极，大易以顺为阴德。诗曰：“天之方憊，无为夸毗。”说者谓夸毗体柔之人也。伏惟皇上英明天亶，下武膺运，历鉴覆辙，独奋乾纲，勿搖於左右之言，勿惑於流俗之说，破除旧习，更新大政，宗庙幸甚！天下幸甚！夫无事之时，虽勋旧之言不能入，有事之世，虽匹夫之言或可採。举人等草茅疏逖，何敢妄陈大计，自取罪戾，但同处一家，深虞胥溺，譬犹父有重病，庶孽知医，虽不得汤药亲尝，亦欲将验方钞进。公羊之义，臣子一例，用敢竭尽其愚，惟皇上探择焉，不胜冒昧陨越之至。伏惟代奏皇上圣鉴。谨呈。

毕士麻克，一译俾士麦。

怀愍，即晋怀帝晋愍帝，先後被前赵刘曜俘至平阳（今山西临汾）杀害。

——公车上书记。

改革起原

梁启超

……康有为以为望变法於朝廷，其事颇难。然各国之革政，未有不从国民而起者；故欲倡之於下，以唤起国民之议论，振刷国民之精神，使厚蓄其力，以待他日之用。於是自捐资创万国公报於京师，遍送士夫贵人，与梁启超麦孟华撰之，日刊送二千份。乃倡设强学会於北京，京朝士大夫集者数十人，袁世凯文廷式与焉，英米人士亦有列名会员者；每十日一集，集则有所演说。时张之洞为南洋大臣，闻而善之，寄五千金以充会中之用。时京师无有为报者，中国士夫无有为会者，有之，皆自康有为创之。然大学士徐桐、御史褚成博等咸欲劾之。（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九月，康有为出京游南京，说张之洞谋设强学分会於上海，张大喜，会遂成。此会所办之事为五大端：一译东西文书籍，二刊布新报，三开大图书馆，四设博物仪器院，五建立政治学校。我国之有协会有学社，自此始也。今将康有为所撰强学会序文录於下。

俄北瞰，英西睽，法南隣，且东眈，处四强鄰之中而为中国，汲汲哉！况磨牙涎舌思分其馀者，尚十馀国。辽台茫茫，回变扰扰，人心皇皇，事势儻儻，不可终日。

昔印度，亚洲之名国也，而守旧不变，英人以十二万金之公司通商而墟五印矣。昔土耳其，回部之大国也，疆土跨亚欧非三洲，而守旧不变，为六国执其政，剖其地，废其君矣。其馀若安南，若缅甸，若高丽，若琉球，若暹罗，若波斯，若阿富汗，若俾路芝，及国有太平洋群岛非洲者，凡千数百计，今或削或亡，举地球守旧之国，盖已无一瓦全者矣。

我中国孱卧於群雄之中，鼾寢於火薪之上，政务防弊而不务兴利，吏知奉法而不知审时，土主考古而不主通令，民能守旧而不能行远。孟子曰：“国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蒙盟奉吉青海新疆卫藏土司圉徼之守，咸为异墟，燕齐闽浙江淮楚粤川黔滇桂膏腴之地，悉成盗粮，吾为突厥人不远矣。西人最严种族，薄视非类。法之得越南也，绝越人科举富贵之路，昔之达宦，今作贸丝也。英之得印度百年矣，而英民所得自由之权利，印人无一能得，芸芸土著，畜若牛马。若吾不早图，倏忽分裂，则桀之辈，王谢沦为左衽；忠愤之徒，原却夷为皂隶。伊川之发，骈阗於万方，鍾仪之冠，萧条於千里。三州父子，分为异域之奴；杜陵^秦弟妹，各衔乡关之戚。哭秦

此日报实名中外纪闻。

汲汲，据康南海文钞本作岌岌。

“英人以十二万金之公司”，康南海文钞本作“乾隆时英人以十二万金之公司”。

俾路芝，位亚洲伊兰高原南部。

有，误，据康南海文钞当作於。

“吾为突厥人不远矣”，康南海文钞作“吾为突厥黑人不远矣”。

“英之得印度百年矣……畜若牛马”，康南海文钞作“英人得印度百年矣，光绪十五年而始举一印人以充议员，自馀土著，畜若牛马。”

王谢，东晋时代的两大封建地主家族。

原却，指春秋时晋国大族原氏却氏。

伊川，在河南洛阳县南。

庭而无路，餐周粟而匪甘。矢成梁^指之家丁，则螳臂易成沙蟲；觅泉明^春之桃源，则寸埃更无净土。肝脑原野，衣冠涂炭。嗟吾神明之种族，岂可言哉！岂可言哉！

夫中国之在大也，神圣繩繩，国最有名，义理、制度、文物驾於四溟，其地之广於万国等在三，其人之众等在一，其纬度處温带，其民聪而秀，其土腴而厚，盖大地万国未有能比者也，徒以风气未开，人才乏绝，坐受凌侮。昔曾文正与倭文端 诸贤讲学於京师，与江忠烈 罗忠节 诸公讲练於湖湘，卒定拨乱之功；普鲁士有爱国之会，遂报法仇；日本有尊攘之徒，用成维新。盖学业以请求而成，人才以磨厉而出，合众人之才力，则图书易庀，合衆人之心思，则闻见易通。易曰：“君子以朋友讲习。”论语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海水沸腾，耳中梦中，炮声隆隆，凡百君子，岂能无沦胥非类之悲乎！图避谤乎闭户之士哉！有能来言维新乎？岂惟圣清，二帝三王 孔子之教、四万万之人将有託耶！

盖支那人向来闭关自守，绝不知本国危险之状，即有一二稍知之者，亦以为国家之祸，於已无与。盖习闻前朝易姓革命故事，其降服新朝者，皆可复得本官。民间亦安土乐业，以为虽不幸而亡国，亦不过如是，而不知今日西人之灭人国，大异於昔时也。康有为撰此开会主义书，痛陈亡国以後惨酷之状，以激励人心。读之者多为之下泪，故热血震荡，民气渐伸！而守旧之徒恶之，御史杨崇伊 上奏劾其私立会党，显干例禁，请旨查封。计北京强学会仅开四月，上海强学会仅开月馀，至乙未（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十一月遂被禁止。张之洞恐忤廷旨，首请除名会籍。盖支那维新之起点，在於斯举，而新旧党之相争，亦起於斯矣。

强学会虽封禁，然自此以往，风气渐开，已有不可抑压之势。至丙申（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二月，御史胡孚宸奏请解禁，於是将北京之强学会，改为官书局，派大臣管理其事；惟已尽失开会之本旨，仅存其外观而已。会员黄遵宪梁启超汪康年等，谋将上海强学会改为时务报。时务报既出後，闻风兴起者益多，各省志士争釀资合群以讲新学，大率不出强学会宗旨之五大端。今将两年内存省私立之学会、学堂、报馆等略列於下。

味经学会	陕西	地学公会	湖南
显学会	广东	逊業小学堂	广东
苏学会	苏州	质学会	湖北
圣学会	广西	广仁学堂	广西梧州
粤学会	广东	群学会	广东
农学会	上海	蒙学会	上海
通艺学堂	北京	知耻会	北京

^春 秋时楚国乐官。

^指 荆州江州郢州。

杜陵，唐诗人杜甫居杜陵，自号杜陵布衣。

成梁，指明李成梁。

泉明，即渊明，晋陶潜字。

倭仁，蒙古正红旗人，太平天国革命期间，提倡反动的理学，对抗太平天国的革命思想，清諡文端。

江忠源，湖南新宁人，咸丰三年（1853 年）太平军破廬州，投水死，清諡忠烈。

罗泽南，湖南湘乡人，咸丰六年（1856 年）在武昌城外被太平军击毙，清諡忠节。

时务学堂	湖南	南学会	湖南
明达学堂	湖南常德	任学会	湖南衡州
衡州时务学堂	湖南衡州	算艺学堂	湖南浏阳
算学报	上海	群萌学会	湖南浏阳
南学分会	湖南岳州	八旗奉直小学堂	北京
时敏学堂	广东	大同译书局	上海
不缠足会	上海、广东、湖南、福建、新加坡	女学堂	上海
译书公会	上海	测量会	南京
校经学堂	湖南	致用学堂	湖南
知新报	澳门	湘学报	湖南
湘报	湖南	天南新报	新加坡
公理学报	湖南、广东	中西学堂	浙江绍兴
东文学社	上海、广东	大同学堂	澳门
原生学舍	澳门	大同学校	横滨
实力学堂	新加坡	格致新报	上海

新学之风既倡，民智渐开，故两年以来，支那人士之识见言论，颇有异於昔日；从前自尊自大，自居於中国而鄙人为夷狄之心，多有悟其非者。先觉之士，慨世之徒，攘臂抗论，大声疾呼，所在多有，而湖南广东两省，实可为改革之原动力焉。胶变之後，康有为关经济学会於京师，与京师各省士夫鼓励大开学会，先自十二月开粤学会：与林旭开闽学会，与杨锐开蜀学会，与杨深秀宋伯鲁同开陕学会，皆正二月并举焉。经保国会後，又有保滇会保浙会继之。自馀各省从风，州县并起，不可指数。虽有政变，而民智已开，不复可遏抑矣。

——[戊戌政变记](#)，卷7，附录一，葉15—20。

“有能来言维新乎”，康南海文钞作“有能来言尊攘乎”。

戊戌政变纪事本末

梁启超

百日维新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下定国是之诏。上谕曰：……

命各省督抚遴举使才。向来使臣，皆由总署司员及南北洋所保，上以御史杨深秀所请，特重其选，诏举使才，重邦交也。

二十八日（16日），召见工部主事康有为为刑部主事张元济，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所奏保也。先是康有为自乙未（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上万言书，请大变法自强，皇上命钞四份，一进太后，一留乾清宫南窗，一存勤政殿，一发各省督抚议。至胶警後，康有为复上书痛言国事。正月，上命总理王大臣问所言，续命上条陈具摺极言大计，统筹全局，下总署议。摺内请以日本明治之法为政法，俄彼得之法为心法，随奉旨宣取所著之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记。於是康有为陆续於二三月间写毕进呈，并附呈时务西书数种。皇上於是垂情中外之事，请求日明，至是被薦，特予召见。召见时，垂问天下大计，康有为极言维新全局，及下手条理，至逾两时；并命随时自具条陈，专摺奏事。

五月初二日（6月20日），许应骙阻挠新政，为御史宋伯鲁所奏参，上命其明白回奏。时许应骙官礼部尚书，当正月间，诏举经济特科，更举常科，试时务策论，及法律、财政、外交、物理各专门之学。本另为一科，其试科章程，交礼部议。许应骙独谓此为礼部专职，挟所议归改之，以经济科归并於八股，且限五十人中一名，故严其额，士论大哗，宋伯鲁劾之，皇上本欲即行黜之，刚毅为之代求，乃免。

初五日（23日），废八股取士之制，改试时务策论。上谕曰：……当三月时，康有为及御史杨深秀會具奏请废之，为礼部许应骙所驳。四月初旬，梁启超复联合举人百馀名连暑上书请废之，亦格不达。至康有为於召对时，力言其害，其言曰：“台湾之割，二万万之赔款，……轮船、铁路、矿务、商务之输与人，国之弱，民之贫，皆由八股害之。”上喟然曰：“西人皆曰为有用之学，我民独曰为无用之学。”康有为即请曰：“皇上知其无用，能废之乎？”上曰：“可。”於是康有为退朝，告宋伯鲁使抗疏再言之，并自上一书。既上，上命军机大臣立拟此旨。刚毅谓此乃祖制，不可轻废，请下部议。上曰，“部臣据旧例以议新政，惟有驳之而已，吾意已决，何议为？”

初八日（26日），命军机大臣、总理衙门王大臣迅速议奏京师大学堂开办章程。

初九日（27日），命军机大臣会同神机营王大臣、八旗都统，议覆神机营及京师绿营改用新法操演。

十二日（30日），命考生童岁科两试即行改试策论。

十五日（7月3日），命孙家鼐管理大学堂事务。关办经费、常年用款，由户部筹拨。官书局、译书局均归歸大学堂，由管学大臣督率办理。赏给举人梁启超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务。

十六日（4日），诏兴农学，命各督抚饬各该地方官劝谕绅民兼采西法，切实兴办，办有成效，准予奖叙。

命刘坤一查明上海农学会章程，咨送总理衙门查核颁行。

命各省学堂翻译外洋农学诸书。

十七日（5日），命制新器、出新法、著新书，并创学堂、开新地、造新式枪炮，照军功予重赏。

二十一日（9日），命一国皆改兵制。

二十二日（10日），命各省州县府开设中西学堂。上谕曰：……

命各省官吏保护外洋传教教士。

二十三日（11日），命三品以上京官，及各省督抚学政，限三个月内保举人材：咨送总理衙门，会同礼部奏请考试经济特科。初，贵州学政严修上书，请举鸿博科，时翁同龢以为然，下总署议。康有为与译署诸臣言，力请举行，乃与译署某章京拟定，名为经济科，翁同龢力主持之，恭亲王亦相从。惟守旧大臣多不以为然，大学士徐桐致削严修门生之籍，严修九诣门而不见。其子副都御史徐承煜请问所举之人，徐桐厉声责之曰：“汝若举人，可勿见我。”承煜不复敢言。举朝望风，三月无敢举一人者。康有为乃与御史宋伯鲁谋，上摺请限期三月，举足百人即考。

二十五日（13日），谕奖著书、制器及捐办学堂者，给予世职，实官虚衔，及许令专利，颁赏匾额。

二十六日（14日），命各省督抚整顿商务。

二十八日（16日），命各省督抚再整顿裁撤冗兵之制。

命行保甲：整顿厘金。

二十九日（17日），命荣禄印刷校邢庐抗议一干部，送交军机处颁行各衙门签议。

六月初一日（7月19日），浙江学政陈学芬奏言：“改试策论，阅卷难艰，不如八股之易。”上曰：“陈学芬既不会看策论，可无庸视学，命撤差来京供职，改命唐景崧去。”

命乡会试仍定为三场，第一场试中国史事、国朝政治论五道；第二场试时务策五道，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第三场试四书义两篇、五经义一篇。首场按中额十倍录取，二场三倍录取，取者始准考次场，每场发榜一次，三场中毕，如额取中。学政岁科两考生童，亦以此例推之，先试经古一场，专以史论策命题，正场试以四书五经义各一篇。张之洞陈宝箴所奏请也。

初八日（26日），上海时务报命改为官报，派康有为督办。并令天津上海湖北广东各报章牖陈利病，据实昌言，无存忌讳：由该督抚咨送都察院及大学堂各一份，撮其有关时务者，由大学堂一体进呈御览。

十一日（29日），命各督抚就各省在籍绅士选择品学兼优之人，派管各省中小学堂。

命各部院堂官督饬司员将该衙门则例删改，仓督李端芬所奏请也。先是正月初三日（1月28日）上命总理衙门王夫臣传询康有为，康有为言六部则例积弊极深，必须改定。李鸿章曰：“然则将尽去之乎？”康有为曰：“令败亡中国者，六部则例也，若不亟改，不能为治。”时座上诸大臣皆骇是言。康有为旋奉命上摺，即陈法律局一事。後御史王鹏运又奏言之。及康有为召见後，请开制度局，又复言之。英人赫德、大学士徐致靖、御史杨深秀宋伯鲁李盛铎、主事王照，以及京师通人，皆以为然。诸臣前後上陈，或名开新政局，或名开变法局，为枢臣所忌，皆未能行，至是李端芬力主是议，梁启超与之极言，李深然之，乃上言：一请御门誓众，以定国是，一众志成城！一请用咸丰时例，开懋勤殿，选通人入直，议定新法；一请改定六部则例：一请

派各省通才办各省学报。摺既上，上交军机会同庆王、孙家鼐会议。枢臣最忌懋勤殿与御门誓众两事，并驳而不行。上以重远大臣所请，故择其小者，如删改则例及派绅士督办学堂二条行之。

十五日（8月2日），命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王文韶张荫桓管理京师矿务铁路总局事宜，并统辖各省关矿筑路一切公司事宜。

命各省督抚整饬吏治，考核属员。

命翰林院、詹事府、都察院各於值日之日，由该堂官輪派讲读编检八员、中赞二员、科道四员，随同到班听候召见。部院司员有，条陈事件者，由各堂官代奏。士民有上书言事者，赴都察院呈递。

命各省督抚振兴工商，各就地方考察情形，於颁行农学章程，及制造新器新艺专利给奖，并设立商务局，选派绅员开办各节，实力推广。

十七日（4日），命五城御史劝办京师小学堂。

二十日（7日），命出使各国大臣督同领事各就寓洋华人劝办学堂。

命使馆翻译外洋书籍。

二十二日（9日），命官报局所需经费，照官书周之例，由两江总督按月筹拨银一千两，另拨开办经费银六千两。

命康有为翻译泰西报律，参以中国情形，定为报律。

二十三日（10日），谕奖湖南巡抚陈宝箴力行新政，嚴责守旧毁谤诸人。先是陈宝箴自去年冬月力行新政，凡时务学堂、南学会、印花税、巡捕章程、輪船、电线陆续举行，全省移风。绅士祭酒王先谦主事叶德辉皆附和之。既而叶德辉求为山长不得，妒极相攻，鼓动守旧诸人飞文诬谤。於是楚人之官於京师者，先後参劾抚臣陈宝箴、学臣江标、按察使黄遵憲及绅士知府譚嗣同、翰林熊希齡等；妄造谣言，谓陈宝箴拜跪洋人，使妇人易西种，刊刻成书，遍送言路，京师然，故有此谕。

命南北洋大臣、沿海各将军督抚整顿水师。

命王文韶张荫桓於各处铁路扼要之区及开矿省份，应增设学堂之处，筹议奏明办理。

二十九日（16日），举人梁启超所拟译书章程十条，得旨允行，命拨开办经费银一万两外，再加给银一万两，常年用项，於原定每月经费一千两外，再加增给每月二千两，各款均由户部筹拨。

七月初三日（8月19日），废朝考之制。

初五日（21日），户部郎中王宗基於北城集贤设立会文学堂，得旨奖励。时京师张元济首创通艺学堂，王照继开八旗奉直小学堂，皆著成效，且先於此学堂，应得奖。孙家鼐会请张元济为大学堂总办，张守章程，孙不然之，忤而去，王尤抗直，故皆见遗。

命设立农工商总局於京师，派直隶坝昌道端方、直隶候补道徐建寅吴懋鼎为督理，均赏给三品卿銜。命各省府县绅富之有田业者设立农务学堂，广开农会，刊发农报，购置农器。各直省由该督抚设立分局，遴派通达时务公正廉明之绅士二三员总司其事。

初十日（26日），举人梁启超请设立编译学堂，准予学生出身，并书籍报纸免税，得旨允行。

严责刘坤一谭鍾麟办事不力。

十一日（27日），严责各省将军督抚疲玩因循，命於六月以前将所有明降谕旨及寄谕并电音飭办各件，迅即覆奏。

十三日（29日），命刘坤一速筹商会办法，并令各督抚查明沿江、沿海商贾辐辏之地设立商会。

十四日（30日），命各督抚督饬地方官劝办桑、麻、丝、茶等项，并严行考核所属州县。

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等衙门，湖北广东云南三巡抚，河东总督，及京外大小冗员。

十六日（9月1日），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等因阻格主事王照条陈，交部议处。命此後条陈者呈进原封，无得拆看。先是王照睹上求言之切，故上摺请上游历日本及各国，又责诸臣之谬为持正，敢於谤上不忠，请立教部以平理诸教。许应骙不肯代递。时司员递摺多为堂官所抑，不代达者甚多，王照到堂亲递本，司掌印媚堂官意，复擯而还之。王照怒，再上堂，告侍郎溥廷堃岫曰：“皇上特许司员递摺，无得阻蔽，若必不递，吾当亲到察院，或觅人上之。”溥廷二人恐动，怀塔布谓必不递，如有处分，吾自担之。许应骙退而作摺，劾王照咆哮署堂，藉端要挟，谓其摺请上游历日本，日本最多刺客，昔俄太子、李鸿章曾蒙大祸，王照置皇上於险地，故不敢代递，王照居心叵测，请加懲治等语。上以方开言路，有所阻格，特将怀塔布等交部以示警。

命詹事府、通政使、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一切事宜，归并内阁六部分辨。

命吏部户部堂官督饬司员删订则例，将核定例章，仿照史表分门别类，创为一表。

十七日（2日），命各衙门均服户部、吏部之例，删订则例。

十九日（4日），斥革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左侍郎堃岫、署左侍郎徐会澧、右侍郎溥廷、署右侍郎曾广汉，赏给王照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

二十日（5日），命工部会同管理沟水河道各官、步军统领衙、五城御史暨街道厅，将京城内外河道沟渠一律挑挖深通，并将各街巷道路修垫坦平。

命裕祿李端芬署理礼部尚书、寿耆王锡蕃署理礼部左侍郎、萨廉徐致靖署理礼部右侍郎。

擢内阁候补侍赞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以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

命裕祿李端芬补授礼部尚书，阔普通武补授礼部左侍郎、萨廉补授礼部右侍郎。

命李培元补授吏部右侍郎、刘恩溥补授仓场侍郎、会广奎补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命各省督抚访查所属地方州县官之通达时务勤政爱民之员，随时保送引见。

停止昭信股票。

二十三日（8日），命总理衙门会同吏部议奏位置、裁撤各官之法。

命农工商总局端方等议覆以工代赈开办章程。

二十四日（9日），命各衙门於呈请代递之件，随到随呈，不必拘定值日期限。

命设立医学堂，归大学堂兼辖，著孙家鼐详拟办法。

增置三四五品卿、三四五六品学士各职。

二十五日（10日），命云南补用道韩铎、记名道李徵庸，会同翰林院检讨宋育仁督理四川矿务商务。

命大学士、尚书、侍郎、督抚等速将应裁撤及归京内外文武大小各缺，妥议请旨办理。

二十六日（11日），命於已通开口岸及出产丝茶省份设立茶务学堂及蚕桑公院。

二十七日（12日），布告变法之意於天下。上谕曰：……

命各部院堂官考试司员，认真试以策论，秉公分别去取，笔帖式亦一律考试。

命整顿部务，令司员逐日到署办事拟稿，藉定优劣。

命各省教职改为中小学堂。

大学士瑞洵奏请在京师创设报馆，翻译新报，为上海官报之续，得旨允行。并命顺天府、五城御史切实劝谕官绅士民一律举办。

命庆亲王、孙家鼐会同户部妥议折漕之事。

命广设邮政分局，及裁撤驿站。

命各衙门於六月十五日、七月十日谕旨，七月十九日硃谕，七月十七日及二十四日交片谕旨，誊寫一通，悬挂大堂。

废武科弓刀步石之制，命军机大臣會同总理衙门、兵部分条将议具奏。

二十八日（13日），命藩臬道府专摺奏事，州县等官由督抚将原封代递，许天下士民人人上书言事，由本处道府等随时代奏。

二十九日（14日），听八旗人自谋生计。

八月初一日（9月16日），命户部将每年出款入款分门别类，列为一表，按日刊报，颁行天下。

命军机大臣会同大学士各部院并翰林科道各官会议审定官职。

命袁世凯开去直隶按察使，以侍郎候补，责成专办练兵事务。

初二日（17日），命工部主事康有为速往上海督办官报。

政变正纪

二十四年戊戌八月初六日（1898年9月21日），皇太后垂帘听政，以皇上晏驾密电各省，谓为康有为张荫桓进红丸所弑。命步军统领崇大金吾礼亲王督官弁往宣武门外米市胡同南海馆查拏康有为，而康有为已於前一日出京，不得。乃将康有为之弟康广仁拏捕，监禁刑部狱中。黜革御史宋伯鲁。

初七日（22日），停止芦津火车，关闭城门，搜捕康有为。幽皇上於南海瀛台，命内监数人守候，禁使出入。

初八日（23日），命步军统领派差弁往马家堡守候截拏康有为。关闭内外九城，分驻弁兵，盘查行人出入，遇有迹涉可疑者，即予扣留。太后命内阁将四月以来新政谕旨进呈，依次详阅，并将大小臣奏议，一一披览。以皇上病重布告天下。黜革工部主事康有为，密令各省嚴拏治罪，并令查抄家产，逮捕家属。

各国公使赴总署问皇上病由，求见皇上。御史杨深秀抗疏诘问皇上被废之故，援引古义，切除国难，请太后撤帘归政，触太后怒，被捕繫狱。以张

荫桓为与康有为串通谋害皇上，捕之。以侍读学士徐致靖为滥保匪人，捕之。以梁启超为与康有为狼狈为奸，密令拏捕治罪，并令查抄家产，逮捕家属。以废立之事电商各省督抚；两江总督刘坤一覆电曰：“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难防，所可言者在此，所不忍言在此。”

初九日（24日），拏捕军机章京内阁侍读杨锐、刑部主事刘光第、内阁中书林旭，监禁於刑部狱中。黜革农工商局总办三品卿衔端方徐建寅吴懋鼎。康有为由天津至上海，英领事派兵船住吴淞口迎护，得免於难。……

命拏办四品京堂王照，并令查抄家产，逮捕家属。

初十日（25日），诏天下名医入官诊治皇上。先是荣禄蓄意废立，数月以来，遍布病重之谣言，至是乃以病重布告天下。

捕拏军机章京谭嗣同。前一日，日本志士某苦劝嗣同东游，不听，再四强之，乃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者，今中国未闻有困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十一日（26日），命军机大臣会同刑部都察院於十三日（28日）审讯御史杨深秀、军机四卿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主事康广仁、侍读徐致靖。

复置詹事府等衙门及各省冗员；禁止士民上害；废官报局；停止各省府州县设立中小学堂。以康有为结党营私诏示天下。

梁启超王照出走日本。当事变既作，有官场二人赴天津谓日本领事郑永昌，请其保护此二人，领事一力担承，即留二人暂於署中下榻，继思在津恐有疏虞，即告停泊大沽之日本兵轮管带，嘱其载诣日本。

十三日（28日），命斩杨深秀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康广仁於市，未经讯鞫也。

十四日（29日），康有为由上海附塔巴刺列火船至香港，英国兵船宝拿云沿途护送，香港缉捕官梅君、华民政务司波君，亲率巡船差数名同乘皇家小轮船往接。既登岸，乘与至中环捕衙，港官派兵多名保护，有求见者皆却之。

命张荫桓遣戍新疆。政府既拏捕张荫桓，拟致於死，英国以张为曾出使英国，出而阻止，故止予遣戍。徐致靖交部永远监禁，徐仁铸革职永不叙用。

十五日（30日），以康有为为谋围颐和园，劫刺皇太后，宣示天下，命各省督抚严密查拿。以梁启超为与康有为狼狈为奸，命一体严拿惩办。

十六日（10月1日），命销毁康有为所著书籍板片。

十七日（2日），命谭继洵毋庸来京，即日回籍。捕拿王照之弟吏部主事王焯、兄南营都司王燮，收禁刑部狱中。

二十日（5日），黜革礼部尚书李端棻，遣戍新疆。

二十一日（6日），命黄遵宪开去日本公使差使，密令两江总督刘坤一拿问。刘坤一札委上海道扣留於洋务局，派差严守，候命押解北上。时日本前总理大臣伊藤博文游历我国，由京至沪，闻之，电致驻北京日本公使矢野文雄至总署会晤庆王各大臣。略谓中国政府前既以黄遵宪简放出使，是必以黄遵宪为能胜联络邦交之好，於两国均有裨益，今忽管押拿问，而政府又未将其所得罪明白宣示，如此办理，未免有伤两国交谊。庆王答以务（必）力为保全。继总署又接南洋大臣来电，言英国拟派兵十人将黄遵宪极力保护，并声言如中国政府欲将黄遵宪不问其所得何罪，必治以死，则我国必出力救援，以免其不测之祸。总署因电覆南洋大臣，旋将黄遵宪释放。

命拏办保国会会员。初康有为开保国会，御史文悌劾其为保中国不保大

清，至是命拿办。

二十二日（7日），以湖南巡抚陈宝箴为滥保匪人，其公子主事陈三立、候补四品京堂江标、庶吉士熊希龄，以其为庇护奸党，暗通消息，革职永不叙用。熊希龄命交地方官管束。

二十三日（8日），以广东学政张百熙为保送康有为使才，交部严议。

二十四日（9日），复八股取士之制，罢经济特科，废农工商总局。

命各省督抚查禁全国报馆，严拿主笔。

二十六日（11日），禁立会社，拿办会员。废漕运改折之议。复前裁撤之湖北广东云南三巡抚。侍读学士徐致靖之子、翰林院编修徐仁铸徐仁镜，上书请代父下狱。詹事府少詹署礼部左侍郎王锡蕃，以其请求新政，革职永不叙用。学士文廷式命拿办，逮捕家属。工部员外郎总署章京李岳瑞、刑部主事总署章京张元济，以其请求新政，革职永不叙用，并拿问。刑部主事洪汝冲曾上书请迁都、用客卿，命拿问。工部笔帖式志錡革职。知府冯汝骥，以其喜言维新，为人参劾，革职。江苏候补道前出使美国钦差容闳，命撤去卢汉铁路差使。

九月初五日（10月10日），庆邸进法国某医士入诊皇上，英使麥端奴所荐也。初贼臣见上海西报纷传皇上大故，总署请英使禁之，英使曰：“欲报馆释疑，莫若请一外国医士入视皇上，而后刊之报章，则谣言不禁自息矣。”总署问何人工医？英使乃荐法国某医士。军机大臣连日面奉懿旨，饬将诸医按日所请脉案医方，钞交六部九卿各堂官传观参酌。

初八日（22日），传中外大臣所举精通医学之三人，会同太医院院使、院判，敬谨请脉拟方。

初九日（23日），传卢秉政朱焜陈秉钧庄守和李德昌范绍相六医士入诊皇上；依旧由军机大臣六部九卿参阅。皇上御前供应内监二人，饬正国法。皇上困於颐和园巨池中之一室，潜出颐和园，至某门为某侍郎等阻止，复还瀛台。次日，太后令将瀛台桥板拆去，自是皇上常幽於瀛台，一切不得自由。

——清议报全编，卷21，纪事一，页1—12、34—39。

胶变，指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冬德帝国主义强占我国胶州湾事。

保国会章程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七日（1898年5月7日）

一、本会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故开斯会以冀保全，名为（保国）会。

二、本会遵奉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1895年6月18日）上谕，卧薪尝胆，惩前毖后，以图保全国地、国民、国教。

三、为保国家之政权土地。

四、为保人民种类之自立。

五、为保圣教之不失。

六、为讲内治变法之宜。

七、为讲外交之故。

八、为仰体朝士请求经济之学以助有司之治。

九、本会同志讲求保国、保种、保教之事以为论议宗旨。

十、凡来会者激厉愤发，刻念国耻，无失本会宗旨。

十一、自京师、上海设保国总会，各省各府各县皆设分会，以地名冠之。

十二、会中公选总理一人，值理一人，常议员一人，备议员一人，董事人，以同会中人多推荐者为之。

十三、常议员公议会中事。

十四、总理以议员多寡决定事件推行。

十五、董事管会中杂事，凡入会之事及文书会计一切诸事。

十六、各分会每年於春秋二八月将各地方入会名籍寄总会。

十七、各地方会议员随其地情形置分理议员约七人。

十八、董事每月将会中所收捐款登报。

十九、各局将入会之姓名籍贯住址职业随时登记，各分局同。

二十、欲入会者，须会中人介之，告总理值理，察其合者，予以入会凭票。

二十一、入会者若心术品行不端，有污会事者，会众除名。

二十二、如有意见不同，准其出会，惟不许假冒本会名滋事。

二十三、入会者人捐银二两，以备会中办事诸费。

二十四、会期有大会、常会、临时会之分。

二十五、来会者不论名位学业，但有志讲求，概予延纳，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患难相恤，务推蓝田乡约之义，庶自保其教。

二十六、捐助之款，写明姓名爵里，交本会给发收条为据，本会将姓名爵里学业寄寓，按照联票号数，汇编存记，联票，皆有总值理及董事图章。

二十七、来会之人，必求品行心术端正明白者，方可延入，本会中应办之事，大众随时献替，留备采择，倘别存意见，或诞妄挟私，及逞奇立异者，恐其有碍，即由总理值理董事诸友公议辞退，如有不以为然者，到本会申明，捐银照例充公，去留均听其便。

二十八、商董兼司帐，须习知贸易书籍情形及刷印文字者充其选，必须考查确实，一秉至公，倘涉营私舞弊，照例责赔，经手之董事会友，凡预有保荐之力者，亦须一律议罚。

二十九、本会用项，概由值董核发，如有巨款在千数百金以上者，须齐集公议，方准开支，收有成数，择殷实商号，存储立摺支取，如存数渐多亦可议生利息，发票之期按几日为限，由值董眼同经理。

三十、总理值理董事均仗义创办，不议薪资，将来局款大盛，须专请人办理，始议薪水，惟撰报管书管器司事教习游历司帐，酌量给予薪水。

——[国闻报](#)，第 185 号。

应诏统筹全局摺

康有为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八日(1898年1月29日)具奏

奏为应诏陈言，乞统筹全局以救危立国，恭摺仰祈圣鉴事：

窃顷者德人割据胶州，俄人窥伺旅大，诸国环伺，岌岌待亡。自甲午(光绪二十年，1894年)和议成后，臣累上书，极陈时危，力请变法，格未得达。旋即告归，土室抚膺，闭门泣血。未及三年，遂有兹变。臣万里浮海，再诣阙廷，荷蒙皇上不弃蒞莩，特命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传询，问以大计，复命具摺上陈，并宣取臣所著日本变政考俄大彼得变政考，进呈御览。此盖历朝未有之异数，而大圣人采及葑菲之盛德也。臣愚何人，受此殊遇，遭际时艰，敢不竭尽其余，以备采择。

臣闻方今大地守舊之国，未有不分割危亡者也。有次第胁割其土地人民而亡之者，波兰是也。有尽取其利权，一举而亡之者，缅甸是也。有尽亡其土地人民而存其虚号者，安南是也。有收其利权而后亡之者，印度是也。有握其利权而徐分割而亡之者，土耳其埃及是也。我今无土、无兵、无饷、无船、无械，虽名为国，而土地、铁路、轮船、商务、银行，惟敌之命，听客取求，虽无亡之形，而有亡之实矣。後此之变，臣不忍言。观大地诸国，皆以变法而强，守旧而亡，然则守旧开新之效，已断可覩矣。以皇上之明，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皇上与诸臣诚审知其病之根源，则救病之方，即在是矣。

夫方今之病，在笃守旧法而不知变，处列国竞争之世而行一统垂裳之法。此如已夏而衣重裘，涉水而乘高车，未有不病渴而沦胥者也。大学言：“日新又新”。孟子称：“新子之国”。论语：“孝子毋改父道，不过三年”。然则三年之后，必改可知。夫物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腐；新则活，旧则板；新则通，旧则滞：物之理也。法既积久，弊必叢生，故无百年不变之法。况今兹之法，皆汉唐元明之敝政，何尝为祖宗之法度哉？又皆为胥吏舞文作弊之巢穴，何尝有丝毫祖宗之初意哉？今托於祖宗之法，固已诬祖宗矣。且法者所以守地者也，今祖宗之地既不守，何有於祖宗之法乎？夫使能守祖宗之法，而不能守祖宗之地，与稍变祖宗之法，而能守祖宗之地，孰得孰失，孰重孰轻，殆不待辨矣。虽然，欲变法矣，而国是未定，衆论不一，何从而能舍旧图新哉？

夫国之有是，犹船之有舵，方之有针，所以决一国之趋向，而定天下之从违者也。若针之子午未定，舵之东西游移，则徘徊莫适，怅怅何之，行者不知所从，居者不知所往，放乎中流而莫知所休，指乎南北而莫知所极，以此而驾横海之大航，破滔天之巨浪，而适遭风沙大雾之交加，安有不沈溺者哉？今朝廷非不稍变法矣。然皇上行之，而大臣挠之，才士言之，而旧僚攻之，不以为用夷变夏，则以为变乱祖制，谣谤并起，水火相攻，以此而求变法之有效，犹却行而求及前也，必不可得矣。皇上既审时势之不能不变，知旧法之不能不除，臣请皇上断自圣心，先定国是而已。国是既定矣，然下手之方，其本末轻重，刚柔缓急不同，措置之宜，其规模条理，纲领节目大异，稍有乖误，亦无成功。

臣愚尝斟酌古今，考求中外，唐虞三代之法度至美，但上古与今既远，臣愿皇上日读孟子，师其爱民之心，汉唐宋明之沿革可采，但列国与一统迥

异，臣愿皇上上考管子，师其经国之意。若夫美法民政，英德宪法，地远俗殊，变久迹绝，臣故请皇上以俄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也。然求其时地不远，教俗略同，成效已彰，推移即是，若名书佳书，墨蹟尚存，而易於临摹，如宫室衣裳，裁量恰符，而立可铺设，则莫如取鉴於日本之维新矣。

日本之始也，其守旧攘夷与我同，其幕府封建与我异，其国君守府，变法更难，然而成功甚速者，则以变法之始，趋向之方针定，措置之条理得也。考其维新之始，百度甚多，惟要义有三：一曰大誓群臣以定国是，二曰立封策所以徵贤才，三曰开制度局而定宪法。其誓文在决万机於公论，采万国之良法，协民国之同心，无分种族，一上下之议论，无论藩庶，今群臣咸誓言上表，革面相从，於是国是定而议论一矣。召天下之徵士贡士，咸上书於对策所，五日一见，称旨者擢用，於是下情通而群才进矣。开制度局於宫中，选公卿诸侯大夫及草茅才士二十人充总裁，议定参预之任，商榷新政，草定宪法，於是谋议详而章程密矣。日本之强，效原於此。

皇上若决定变法，请先举三者。大集群臣於天坛太庙，或御乾清门，诏定国是，躬申誓戒，除旧布新，与民更始。今群臣具名上表，咸革旧习，黽勉维新，否则自陈免官，以激厉众志。一定舆论，设上书处於午门，日轮派御史二人监收，许天下士民，皆得上书。其群僚言事，咸许自達，不得由堂官代递，以致阻挠。其有称旨者，召见察问，量才擢用，则下情咸通，群才辐辏矣。设制度局於内廷，选天下通才十数人，入直其中，王公卿士，仪皆平等，略如圣祖设南书房，世宗设军机处例。皇上每日亲临商榷，何者宜增，何者宜改，何者当存，何者当删，损益庶政，重定章程，然后敷布施行，乃不谬紊。

近泰西政论，皆言三权：有议政之官，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官。三权立，然后政体备。以我朝论之，皇上则为元首，百体所从，军机号为政府，出纳王命，然跪对顷刻，未能谋议，但为喉舌之司。未当论思之寄。若部寺督抚，仅为行政之官，譬於手足，但供奔持，岂预谋议。且部臣以守例为职，而以新政与之议，事既违例，势必反驳而已，安有以手足而参谋猷哉？近者新政，多下总署，总署但任外交，岂能兼营商务？况员多年老，或兼数差，共议新政，取决俄顷，欲其详美，势必不能。若御史为耳目之官，刑曹当司法之寄，百官皆备，而独无左右谋议之人，专任论思之寄。然而新政之行否，实关军国之安危。而言者妄称施行，主者不知别择，无专司为之讨论，无宪法为之著明，浪付有司，听其抑扬，恶之者驳诘而不行，决之者倉卒而不尽，依违者狐疑而莫定，从之者条书而不详。是犹范人之形，有头目手足口舌身体，而独无心思，必至冥行躅埴，颠倒狂瞽而后已。以此而求新政之能行，岂可得哉？故制度局之设，尤为变法之原也。然今之部寺，率皆守旧之官，骤与改革，势实难行，既立制度局总其纲，宜立十二局分其事：

一曰法律局。外人来者，自治其民，不与我平等之权利，实为非常之国耻。彼以我刑律太重而法规不同故也。今宜采罗马及英美德法日本之律，重定施行，不能骤行内地，亦当先行於通商各口。其民法、民律、商法、市则、舶则、讼律、军律、国际公法，西人皆极详明，既不能闭关绝市，则通商交际势不能不概予通行。然既无律法，吏民无所率从，必致更滋百弊。且各种

颐和园，误，当作南海。下同。

新法，皆我所夙无、而事势所宜，可補我所未备。故宜有专司，採定各律，以定率从。

二曰度支局。我国地比欧洲，人数倍之，然患贫实甚，所入乃下等於智利希腊小国，无理财之政故也。西人新法，纸币、银行、印税、证券、讼纸、信纸、烟酒税、矿产、山林、公债，皆致万万，多我所无，宜开新局专任之。

三曰学校局。自京师立大学，各省立高等中学，府县立中小学及专门学，若海、陆、医、律、师范各学，编译西书，分定课级，非礼部所能办，宜立局而责成焉。

四曰农局。举国之农田、山林、水产、畜牧，料量其土宜，请求其进步改良焉。

五曰工局。司举国之制造机器美术，特许其新制而鼓励之，其船舶、市场、新造之桥梁、堤岸、道路成属焉。

六曰商局。举国之商务、商学、商会、商情、商货、商律，专任请求激励之。

七曰铁路局。举国之应修铁路，绘图、定例权限咸属焉。

八曰邮政局。举国皆行邮政以通信，命各省府县乡，咸立分局，并电线属焉。

九曰矿务局。举国之矿产、矿税、矿学属焉。

十曰游会局。凡举国各政会、学会、教会、游历、游学各会，司其政律而鼓舞之。

十一曰陆军局。选编国民为兵，而司其教练。

十二曰海军局。治铁舰练军之事。

十二局设，庶政可得而举矣。然国政之立，皆以为民，民政不举，等於具文而已。

夫地方之治，皆起於民。而县令之下，仅一二簿尉杂流，未尝托以民治。县令重任而选贱，俸薄而官卑，自治狱催科外，馀皆置之度外。其上乃有藩臬道府之辖，经累四重，乃至督抚，而后達於上。藩臬道府，拱手无事，皆为冗员，徒增文书费厚禄而已。一省事权，皆在督抚，然必久累资劳，乃至此位，地大事繁，年老精衰，旧制且望而生畏，望其请求新政而举行之，必不可得。向者兴学堂、农商之诏累下矣，而各直省多以空文塞责，亦可见矣。日本以知县上隶於国，汉制百郡以太守达天子。我地大不能同日本，宜用汉制，每道设一民政局，妙选通才，督办其事。用南书房及学政例，自一品至七品京朝官，皆可为之。准其专摺奏事，体制与督抚平等。用出使例，听其自辟参赞随员，俾其指臂收得人之助。其本道有才者，即可特授，否则开缺另候简用，即以道缺给之。先拨厘税，俾其创办新政。每县设民政分局督办，派员会同地方绅士治之，除刑狱赋税暂时仍归知县外，凡地图、户口、道路、山林、学校、农工、商务、卫生、警捕，皆次第举行。三月而备其规模，一年而责其成效。如此则内外并举，臂指灵通，宪章草定，奉行有準，然后变法可成，新政有效也。若夫广遣亲王大臣游历以通外情，大译西书、游学外国以得新学，厚俸禄以养廉耻，变通科举以育人才，皆宜先行者。

犹虑强邻四逼，不能容我从容图治也。且我民穷国匮，新政何以举行？闻日本之变法也，先行纸币，立银行，财源通流，遂以足维新之用。今宜大筹数万万之款，立局以造纸币，各省分设银行，用印度田税之法，仿各国印花之税，我地大物博，可增十倍。然后郡县偏立各种学堂，沿海皆设武备学

院，大购铁舰五十艘，急练民兵百万，则气象丕变，维新有图，虽不敢望自强，亦庶几可以自保。

臣愚夙夜憂国，统筹大局，思之至详。其能举而行之，惟皇上之明；其不能举而行之，惟诸臣之罪。时阽国危，谨竭愚诚，伏乞皇上圣鉴。谨呈。

——戊戌奏稿，補錄，葉 1—8。

进呈俄罗斯大彼得政变记序

康有为

臣闻一姓之霸有天下者，刻籀其钟鼎，摩呵其灵庙，徘徊其册府，皆有神谟远算，深计长虑，以为子孙万世之业：然类皆数百年而断滅，或数十年而断滅，其祖宗之经文纬武，皆废弛败坏，而不可用，子孙墨守其陈迹，而失其精意，遂相以寻於祸败，谓一姓不再兴。覽四千年青史氏之载，历朝兴亡之迹，岂不哀哉！

诗纬曰：“王者三百年一变政。”盖变者天道也。天不能有书而无夜，有寒而无暑，天以善变而能久，火山流金，沧海成田，历阳成湖，地以善变而能久。人自童幼而壮老，形体颜色气貌，无一不变，无刻不变。传曰：“逝者如斯。”故孔子系易，以变易为义。又曰：“时为义大。”时者，寒暑裘葛，后天而奉天时，此先圣大声疾呼，以仁後王者耶？泰西之国，一姓累败而累兴，盖善变以应天也。中国一姓不再兴者，不变而逆天也。夫新朝必变前朝之法，与民更始，盖应三百年之运。顺天者兴，与其变而顺天，非兴其一姓也。逆天者亡，亡其不变而逆天，非亡其一姓也。一姓不自变，人将顺天代变之，而一姓亡矣。一姓能顺天，时时自变，则一姓虽万世存可也。

夫创业中兴之人，能变政者，其才武，其志深，其力雄，其气猛，推移旋运，举重若轻，故治天下如弄丸，椎拍宛转，宽绰有馀。晚季中叶，不能变政，其才文，其志浅，其力薄，其气弱，故因循苟且，畏难偷安，故治天下如患痿痹麻木，不能自知自举，而国之大小、存亡、强弱、兴败视之。

今地球万国，俄地三万里为大，俄兵八百万为强，割辽之事，俄一言而日归之，吾乃以银行、铁路与之为德。虽然，乃考俄之始，乃以八万兵败於瑞典万人，乃割边地於瑞国，无学校，无练兵，无通商，无制造良工。……大彼得得知时从变，应天而作，奋其武勇，破弃千年自尊自愚之习，排却群臣沮挠大计之说，微服作隶，学工於荷英，遍历诸国，不耻师学，雷动霆震，万法并兴。昔卫文大布衣冠，务材训农，通商惠工，敬教勤学，授材任能，是以兴卫。勾践卧薪尝胆，躬耕，夫人织，下贤厚客，振贫吊死，同营百姓，用以沼吴。彼得集而兼之，举动非常，神功超越，用是数十年而文明大闢，开地万里，为霸地球。呜呼！雷动而草木圻，其变力大者其治功大。苍萌亿亿，皆草木也，待雷而圻，於以荣华，於以参天。彼得之变力，雷力也哉，宜其圻而荣华而参天。呜呼！凡数百年一姓之国，既危既弱者，宜鉴於斯。臣谨辑彼得行事，以备采择，上呈圣鉴。臣康有为序言。

——戊戌奏稿，进呈编书序目附，叶1—2。

“保国”二字原未填，今据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3补入。

英德宪法，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作英德共和。

原注“戊戌正月”，系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所上。

孔子改制考叙

康有为

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六年，康有为读其遗言，渊渊然思，凄凄然悲，曰：嗟夫！使我不得见太平之泽，被大同之乐者，何哉？使我中国二千年，方万里之地，四万万神明之裔，不得见太平之治，被大同之乐者，何哉？使大地不早见太平之治，逢大同之乐者，何哉？天既哀大地生人之多艰，黑帝乃降精而救民患，为神明，为圣王，为万世作保，为大地教主。生於乱世，乃据乱而立三世之法，而垂精太平；乃因其所生之国而立三世之义，而注意於大地远近大小若一之大一统；乃立元以统天，以天为仁，以神气流形而教庶物，以不忍心而为仁政。合鬼神山川、公侯庶人、昆虫草木一统於其教，而先爱其圆颅方趾之同类，改除乱世勇乱争战角力之法，而立春秋新王行仁之制。其道本神明，配天地，育万物，泽万世，明本数，繫末度，小大精粗，六通四辟，无乎不在。此制乎，不过於元中立诸天，於一天中立地，於一地中立世，於一世中随时立法，务在行仁，忧民忧以除民患而已。易之言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其书，口传七十子后学为其言。此制乎，不过其夏葛冬裘，随时救民之言而已。

若夫圣人之意，窃矣，深矣，博矣，大矣。世运既变，治道斯移，则始於粗粝，终於精微。教化大行，家给人足，无怨望忿怒之患，强弱之难，无残贼妒嫉之人。民修德而美好，被发衔哺而游，毒蛇不螫，猛兽不搏，抵虫不觸，朱草生，醴泉出，凤凰、麒麟游於郊隩，囹圄空虚，畫衣裳而民不犯。则斯制也，利用发蒙，声色之以化民，未矣。

夫两汉君臣、儒生，尊从春秋拨乱之制，而杂以霸术，犹未尽行也。圣制萌芽，新歆遽出，伪左盛行，古文篡乱。於是削移孔子之经而为周公，降孔子之圣王而为先师。公羊之学废，改制之义湮，三世之说微，太平之治，大同之乐，闇而不明，鬱而不发。我华我夏，杂以魏晋隋唐佛老、词章之学，乱以氏羌突厥契丹蒙古之风，非惟不识太平，并求汉人拨乱之义，亦乖刺而不可得，而中国之民，遂二千年被暴主夷狄之酷政。耗矣，哀哉！

朱子生於大统绝学之后，揭鼓扬旗而发明之，多言义而寡言仁，知省身寡过而少救民患，蔽於据乱之说，而不知太平大同之义，杂以佛老，其道艱苦。所以为治教者，亦仅如东周刘蜀萧登之徧安而已。

大昏也，博夜也，冥冥汶汶，雾雾霏霏，重重锢昏，皎日坠渊。万百亿万千缝掖俊民，跂跂脉脉而望，篝灯而求明，囊萤而自珍，然卒不闻孔子天地之全，太平之治，大同之乐。悲夫！

天哀生民，默牖其明，白日流光，焕炳莹晶。予小子梦执礼器而西行，乃觐此广乐钧天，复见宗庙百官之美富。门户既得，乃埽荆榛而开途径，拨云雾而覽日月，别有天地，非复人间世矣。不敢隐匿大道，乃与门人数攀朝夕钩擗，八年於兹，删除繁芜，就成简要，为改制考三十卷。同邑陈千秋

摩呵，疑当作摩挲。

衛文，印衛文公，春秋时衛国国君。

澤，误，当作治。

新，朝代名。汉初始元年（8年）王莽代汉称帝，国号新。歆，即刘歆，汉时人，会繼其父刘向完成七畧，王莽代汉后，被引为国师，他提倡古文经学，以左氏传多古字古言，乃引传文以解经，欲建立左氏春

礼吉、曹泰箸伟，雅才好搏，好学深思，编检尤劳，墓草已宿。然使大地大同太平之治可见，其亦不负二三子铅槧之劳也夫！嗟夫！见大同太平之治也，犹孔子之生也。孔子改制考成书，去孔子之生二千四百四十九年也。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元日（1898年1月22日）南海康有为广厦记。

——不忍杂志彙编，初集，卷3，叶9—10。

今之扼腕奋矜、请西学、谭洋务者，亦知近五十年来，西人所孜孜勤求，近之可以保身治生，远之可以经国利民之一大事乎？达尔文者，英之请动植之学者也，承其家学，少之时，周历寰瀛，凡殊品诡质之草木禽鱼，褒集甚富，穷精眇虑，垂数十年，而著一书曰物种探源。自其书出，欧美二洲几於家有其书，而泰西之学术政教，一时斐变。论者谓达氏之学，其一新耳目，更革心思，甚於奈端氏之格致天算，殆非虚言。其书谓物类繁殊，始惟一本，其降而日异者，天抵以牵天系地之不同，与夫生理之常趋於微异。洎源远流分，遂阔绝相愿，不可复一。然而此皆后天之事，因夫自然，驯致如是，而非太始生理之本然也。其书之二篇为尤著，西洋缀闻之士皆能言之，谈理之家摭为口实。其一篇曰物竞，又其一曰天择。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宜种也。意谓民物於世，樊然并生，同食天地自然之利矣，然与接为搆，民物物，各争有以自存。其始也种与种争，及其稍进，则群与群争，弱者常为强肉，愚者常为智役。及其有以自存而遗种也，则必强忍魁桀，趨捷巧慧，而与其一时之天时地利人事最其相宜者也。此其为争也，不必爪牙用而杀伐行也。习於安者，使之为劳；狃於山者，使之居泽。以是与其习於劳、狃於泽者争，将不数传而其种尽矣。物竞之事，如是而已。是故每有太古最繁之种，风气渐革，越数百年数千年，消磨歇绝，至於靡有子遗，如卜学家所见之古兽古禽是已。动植如此，民人亦然。民人者，固动物之类也。达氏总有生之物，标其宗旨，论其大凡如此。至其证闡明确，犛然有当於人心，则非亲见其书者，莫能信也。此所谓以天演之学，言生物之道者也。

斯宾塞者，亦英产也，与达氏同时。其书於达氏之物种探源为早出，则宗天演之术，以大闡人伦治化之事，号其学曰“群学”，犹荀卿言人之贵於禽兽者，以其能群也，故曰“群学”。凡民相生相养，易事通功，推以至於刑政礼乐之大，皆自能群之性以生。又用近今格致之理术，以发挥修齐治平之事，精深微眇，繁富奥殫。其论一事，持一说，必根据理极，引其端於至真之原，究其极於不遁之效。於五洲殊种，由狃榛蛮夷，以至著号开明之国，挥斥旁推，什九罄尽：而於一国盛衰强弱之故，民德醇漓合散之由，则尤三致意焉。殫毕生之精力，五十年而著述之事始藏。其宗旨尽於第一书，名曰“第一义谛”，通天地人禽兽昆虫草木以为言，以求其会通之理，始於一气，演成万物，继乃论生学、心学之理，而要其归於群学焉。夫亦可谓美备也已。

斯宾塞全书而外，杂著无虑数十篇，而明民论劝学篇二者为最著。明民论者，言教人之术也。劝学篇者，勉人治群学之书也。其教人也，以濬智慧、练体力、厉德行三者为之纲。其勉人治群学者，意则谓天下沿流讨源，执因果之事，惟群事为最难，非不素请者之所得与。故有国家者，其施一政，著一令，本以掇弊坊民也，而其究也，所期者每或不成，而所不期者常以忽至。至夫历时久而转相因，其利害迁流，则有不可究诘者。格致之事不先，偏颇之私未尽，生心害政，未有不貽误家国者也。是故欲为群学，以先

萧警，南朝后梁的建立者，即宣帝，都江陵（今湖北江陵县）。

孔子改制考实为二十一卷。

有事於诸学焉。不为数学、名学，则吾心不足以察不遁之理、必然之数也！不为力学、质学，则不足以审因果之相生，功效之互待也。名数力质四者之学已治矣，然吾心之用，犹仅察於寡而或荧於纷，仅察於近而或迷於远也，故必广之以天地二学焉。盖於名数、知万物之成法，於力质、得化机之殊能，尤必藉天地二学，各合而觀之，而后有以见物化之成迹。名数虚，於天地徵其实，力质分，於天地会其全，夫而后有以知成物之悠久，杂物之博大，与夫化物之蕃变也。虽然，於群学犹未也。盖群者人之积也，而人者官品之魁也。欲明生生之机，则必治生学，欲知感应之妙，则必治心学，夫而后乃可以及群学也。且一群之成，其体用功能，无异生物之一体。小大虽异，官治相準，知吾身之所生，则知群之所以立矣；知寿命之所以弥永，则知国脉之所以灵长矣。一身之内，形神相资，一群之中，力德相备。身贵自由，国贵自主，生之与群，相似如此。此其故无他，二者皆有官之品而已矣。故学问之事，以群学为要归，唯群学明而后知治乱盛衰之故，而能有修齐治平之功。呜呼，此真大人之学矣！

不观於圻者之为墙乎，与之一成之砖，坚而廉，平而正，火候得而大小若一，则无待泥水灰黏之用，不旋踵而数仞之墙成矣。由是以捍风雨，卫室家，虽资之数百年可也。使其为砖也，嶽孺，小大不均，则雖遇至巧之工，亦仅能版以垛之，成一粪土之墙而已矣。廉隅坚洁，持久不败，必不能也。此凡积垛之事，莫不如此。唯其单也，为有法之形，则其总也，成有制之聚。然此犹人之所为也。唯天生物，亦莫不然。化学原质，自然结晶，其形制之穷巧极工，殆难思议，其形虽大小不同，而其为一晶之所积而成形，则虽析之至微，至於莫破，其晶之积面隅冪，无不似也。然此犹是金石之类而已。至如动植之伦，近代学者，皆知太初质房为生之始，其含生蕃变之能，皆於此而已具。但其事甚蹟，难与未尝学者谈。而其本单之形法性情，以为其总之形法性情，欲论其合，先考其分，则昭昭若揭日月而行，亘天壤不刊之大例也。夫如是，则一种之所以强，一群之所以立，本斯而谈，断可识矣。盖生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反是而观，夫苟其民契需恟愁，各奋其私，则其群将涣。以将涣之群，而与鷲悍多智爱国保种之民遇，小则虏辱，大则灭亡，此不必干戈用而杀伐行也。磨灭溃败，出於自然，载籍所传，已不知凡几，而未有文字之先，则更不知凡几者也。是故西人之言教化政法也，以有生之物，各保其生为第一大法，保种次之。而至生与种较，则又当舍生以存种。践是道者，谓之义士，谓之大人。至於发政施令之间，要其所归，皆以其民之力智德三者为準的。凡可以进是三者，皆所力行，凡可以退是三者，皆所宜废。而又盈虚酌剂，使三者毋或致偏焉。西洋政教，若自其大者观之，不过如是而已。

由是而观吾中国今日之民，其力智德三者，固何如乎？往者日本以寥寥数舰之舟师，区区数万人之众，一战……再战而陪都动摇，三战而夺我最坚之海口，四战而威海之海军燬矣。使曩者款议不成，则畿辅戒严，亦意中事耳。当此之时，天子非不赫然震怒也，思改弦而更张之。乃内之则殿阁枢府以至六部九卿，外之则泊廿四行省之疆吏，旁皇咨求，卒无一人焉，足以胜御侮折衝之任者，猛虎深山，徒虚论耳。兵连不及周年，公私扫地赤立，洋债而外，尚不能无扰闾阎，其财之匱也又如此。夫一国犹之一身也，脉络

贯通，官体相救，故擊其头则四肢皆应，刺其腹则举体知亡。而南北虽属一君，彼是居然两戒，首善震矣，四海晏然，视邦国之颠危，犹秦越之肥瘠，合肥谓：以北洋一隅之力，御倭人全国之师。非过语也，此君臣势散而相爱相保之情薄也。将不素学，士不素练，器不素储，一旦有急，则蚁附蠹屯，授之以扞格不操之利器，曳兵而走，转以奉敌。其一时告奋将弁，半皆无赖小人，覬覦所支饷项而已。至於臨事，且不知有哨探之用，遮草之方，甚且不识方员古陈大不宜於今日之火器，更无论部勒之精详，与夫开阖之要眇者矣。即当日之怪谬，苟纪载其事而传之，将皆为千载笑端，而吾民靦然，固未尝以之为愧也。

夫閩外之事既如此矣，而閩内之事则又何如？法弊之极，人各顾私，是以谋谟庙堂佐上出令者，往往翹巧伪汗濁之行，以为四方则倣；其间稍有意者，亦不过如息夫躬所云，以狗马齿保目所见，而孰谓是区区者之终不吾异也。至於顾问獻替之臣，则不独於时事大势，瞢未有知，乃至本国本朝之事，其职分所应知者，亦未尝少纾其神虑。是故有时发愤论列，率皆掩童，徒招侮虐，功罪得失，毁誉混淆。其有趨时者流，自许豪傑，则徒剽窃外洋之疑似，以荧惑主上之聪明。其尤不肖者，且窃幸事之纠纷，得以因縁为利，求才亟则可侥幸而驟迁，与作多则可居閒而自润。嗟呼！此真天下士大夫之所亲见，僕之为论，岂不然哉！

夫人才者，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徵验也，求之有位之中，既如此矣。意或者沈伏摧废，高举远行，而不可接欤？乃吾转而求之草野闾巷之间，则又消乏亡，存一二於千万之中，竟谓同无，何莫不可？然则神州九万里地，四十京之民，此廓廓者，徒土荒耳，是蚩蚩者，徒人满耳，尚自翎冠带之民，灵秀之种，周孔以教，礼义所治，诸君聊用自娱则可耳，何關人事也耶！且事之可忧可畏者，存乎其真，而一战之胜败，不足计也。使中国而为如是之中国，则当日中东之事微论败也，就令邊釁不开，开而倖胜，然而自有识之士观之，其为忧乃瘡剧。何则？民力已荼，民智已卑，民德已薄故也。一战之败，何足云乎？令虽有圣神用事，非数十百年薄海知亡，君臣同德，痛锄治而鼓舞之，将不足以自立。而岁月悠悠，四邻眈眈，恐未及有为，已先作印度波兰之续。将斯宾塞之术未施，而达尔文之理先信，矧自甲午（光绪二十年，1894年）迄今者几何时？天下所振兴者几何事？固诸君所共闻共见者耶！呜呼，吾辈一身无足惜，如吾子孙与四百兆之人种何！天地、父母、山川、神灵，尚无相兹下土民，以克诱其衷，咸俾知奋。

闻前言者造而问予曰：甚矣先生之言，无异人之忧天坠也。今夫异族之为中国患，不自今日始也。自三代以迄汉朝，南北狺狺，互有利钝，虽时见侵，无损大较，固无论已。魏晋不纲，有五胡之乱华，大河以北，沦於旃裘羶酪者，盖数百年。当是之时，哀哀黔首，衽革枕戈，不得喙息，盖几靡有子遗，耗矣！息肩於唐，载庶载富，而李氏末造，赵宋始终，其被祸乃尤烈。金源女真，更盛迭帝。青吉斯汗崛起鄂诺，威憚欧洲，忽必列汗薦食小朝，混一华夏，南奄身毒，北暨俄罗，幅员之大，古未有也。然而块肉

奈端，一譯牛頓（1642—1727年），英國數學家兼物理學家。

斯賓塞爾 1903年），英國反動的社会學家，著有群學肄言等書。

合肥，指李鴻章；李為安徽合肥人。

息夫躬，字子微，漢河内河陽人。

沦丧，不及百年，长城以南，复归汉种。至国朝龙兴辽瀋，圣哲笃生，母我群黎，革明敝政，湛恩汪濊，盖三百祀於兹矣。此皆著自古昔者也。其间遞嬗，要不过一姓之废兴，而人民则犹此人民，声教则犹古声教，是则即今无讳，损益可知，林林之众，詎无嚆类。而吾子聳於达尔文氏之邪说，一则谓其无以自存，再则忧其无以遗种，此何异众人熙熙，方登春台，而吾子被发狂叫，白书见魅也哉！不然，何所论之怪诞不经，独不虑旁观者之闷笑也！况夫昭代厚泽深仁，隆基方永，景命未改，讴歌所归，事又万万不至此。殷忧正所以启圣明耳，何直为此叫叫也！且而不见回部之土耳其乎？介乎俄与英之间，壤地日蹙，其偏也可谓至矣，然不闻其遂至於亡国灭种，四分五裂也，则又何居？吾子念之。物强者死之徒，事穷者势必反，天道剥复之事，如反覆手耳，安知今之所谓强邻者，不先笑后号咷。而吾子漆叹忧，所君自损者，不俯弔而仰贺乎？

应之曰：唯唯，客所以祛吾惑者，不亦至乎！虽然，愿请问得为客深明之。若客者，信所谓明於古而晦於今，得其一而失二者也。姑微论客之所指为异族之非异族也。盖天下之大种四，黄白赭黑是已。北并乎西伯利亚，南襟乎中国海，东距之太平洋，西苞乎昆仑虚，黄种之所居也；其为人也，高颧而浅鼻，长目而强发。乌拉鹽泽以西，大秦旧壤，白种之所聚也，其为人也，碧眼而鬃发，隆额而深眶。越裳交趾以南，东萦吕宋，西拂痕都，其间多岛国焉，则赭种之民也。而黑种……，亚非利加及绕赤道诸部，……今之满蒙汉人，皆黄种也。……冒顿之先，降由夏后，客何疑乎？故中国邃古以还，乃一种之所君，实未尝或沦於非类。第就令如客所谈，客尚不知种之相为强弱，其故有二：有惊悍长大之强，有德慧术智之强。有以质胜者，有以文胜者。以质胜者，游牧射猎之民是已。其国之君民上下，截然如一家之人，忧则相恤，难则相赴，生聚教训之事，简而不繁，骑射驰骋，云屯麤散，旃毳肉酪，养生之具，益力而能寒，故其民乐战轻死，有魁桀者为之要约而驱使之，其势可以强天下。虽然强矣，而未进夫化也。若夫中国之民则进夫化矣，而文胜之国也。耕鑿蚕织，城郭邑居，於是有礼乐刑政之治，有庠序学校之教，通功易事，四民肇分，其法令文章之事，历变而愈繁，积久而益富，养生送死之资无不具也，君臣上下之分无不明也，冠昏丧祭之礼无不举也，故其民媮生而畏法，治之得其道，则易以相安，治之失其道，亦易以日窳：是以及其末流，每转为质胜者之所制。

然而此中之安富尊荣，声明文物，固游牧射猎者所深慕而远不逮者也。故其既入中国也，虽名为之君，然数传以后，其子若孙，虽有祖宗之遗令切诫，往往不能不厌劳苦而事逸乐，弃悃德而染浇风，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其不渐摩而与汉物化者寡矣。苏子瞻曰：“中国以法胜，而匈奴以无法胜。”然而其无法也，始以自治则有馀，迨既入中国而为之君矣，必不能弃中国之法，而以无法之治治之也，遂亦入於法而同受其敝焉。此中国所以经累胜而常自若，其化转以日广，其种转以日滋。何则？物固有无形之相胜，而亲为

行，林巖文钞卷3作引。

鄂诺，即斡難河。

乌拉，山脉名，为亚洲和欧洲的分界山脉。鹽泽，鹽海。

大秦，罗马帝国。

痕都，即印度。

所胜者，虽身历其境，而尚未之或知也。然则取客之言而深论之，则谓异族常受制於中国也可，不得谓异族制中国也。

至於今之西洋，则与是不可同日而语矣。何则？彼西洋者，无法与法并用，而皆有以胜我者也。自其自由平等以观之，则捐忌讳，去烦苛，决壅蔽，人人得其意，申其言，上下之势不相悬隔，君不甚尊，民不甚贱，而联若一体者，是无法之胜也。自其官工兵商法制之明备而观之，则人知其职，不督而办，事至纖悉，莫不备举，进退作息，皆有常节，无间远迩，朝令夕改，而人不以为烦，则是以有法胜也。其驚悍长大，既胜我矣，而德慧术知，又为吾民所远不及。故凡其耕鑿陶冶，织紉牧畜，上而至於官府刑政、战守、转输、邮置、交通之事，与凡所以和众保民者，精密广大，较吾中国之所有，倍蓰有加焉。其为事也，一一皆本诸学术，其为学术也，一一皆本於即物实测，层累阶级，以造於至精至大之涂，故蔑一事焉，可坐论而不足起行者也。苟求其故，则彼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一洲之民，散为七八，争驰并进，以相磨礱，始於相忌，終於相成，各殫智慮，此既日异，彼亦月新。故能用法而不至受法之敝，此其所以为可畏也。往者中国之法与无法遇，故虽经累胜而常自存。今也彼亦以其法以与吾法遇，而吾法乃頽隳朽蝨如此其敝也，则彼法日胜而吾法日消矣。何则？法犹器也，犹道涂也，经时久而无修治精进之功，则扞格芜梗者势也。以扞格芜梗而与修治精进者并行，则民固将弃此而取彼者，亦势也。此天演家言所谓物竞天择之道，固如是也；此吾前者所以言四千年文物，倏然有不终日之势者，固以此也。嗟乎！此岂徒客之甚恨哉！然而事既如此矣，则吾岂能塞耳涂目，而不为吾同胞者垂涕泣而一指其实也哉！

且吾所谓无以自存，无以遗种者，岂必“死者国量平泽若蕉”，而后为尔耶？第使彼常为君，而我常为臣，彼常为雄，而我常为雌，我耕而彼食其实，我劳而彼享其休，以战则我常居先，出令则我常居后，彼且以我为天之僇民，谓是种也，固不足以自由而自治也。於是加束缚驰骤，奴使而虜用之，俾吾之民智无由以增，民力无由以奋，是蚩蚩者，亦长此困苦无聊之众而已矣。夫如是，则去不自存而无遗种也，其间几何？不然，夫岂不知其不至无噍类也。彼黑与赭，且常存於两间矣，矧兹四百兆之黄也哉！民固有其生也不如死，其存也不如亡，亦荣辱贵贱、自由不自由之间异耳。

客谓物彊者死徒，事穷者势反，固也。然不悟物之极也，固有所由极，故势之反也，亦有所由反。善保其强，则强者正所以长存，不善用其柔，则柔者乃所以速死。彼周易否泰之数，老氏雄雌之言，因圣智之妙用微权，而非不事事听其自至之谓也。不事事而听其自至，此太甲所谓“自作孽，不可逭”者耳。天固何尝为不织者减寒，为不耕者减饥耶？至土耳其之所以常存，则彼自谟罕篡德设教以来，固以武健严酷死同仇异之道狃其民者也。故文不足而质有馀，学术法度虽无可言乎，而劲悍胜兵则尚足以有立，此所以虽介两雄而灭亡犹未也。然而日削月侵，其为存亦仅矣。此诚非暖暖姝姝偷懦惮事如中国之民者，所援之以自广也。悲夫！

虽然，论国土盛衰强弱之间，亦仅畴其差数而已。夫自今日中国而视西洋，则西洋诚为强且富，顾谓其至治极盛，则又大谬不然之说也。夫古之所

冒顿，汉初时匈奴的单于名。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宋眉山人。

谓至治极盛者，曰家给人足，曰比户可封，曰刑措不用。之数者，皆西洋各国之所不能也，且岂仅不能而已，自彼群学之家言之，且恐相背而驰，去之滋远焉。盖世之所以得致太平者，必其民之无甚富，亦无甚贫，无甚贵，亦无甚贱。假使贫富贵贱过於相悬，则不平之鸣，争心将作，大乱之故，常由此生。二百年来，西洋自测算格物之学大行，制作之精，实为亘古所未有，民生日用之际，殆无往而不用其机。加以电邮、汽舟、铁辙三者，其能事足以收六合之大，归之一二人掌握而有馀。此虽有益於民生之交通，而亦大利於姦雄之垄断。垄断既兴，则民贫富贵贱之相悬滋益远矣。尚幸其国政教之施，以平等自由为宗旨，所以强豪虽盛，尚无役使作横之风。而贫富之差，则虽欲平之，而终无术矣。中国之古语云：“富者越陌连阡，贫者无立锥之地；富者唾弃粱肉，贫者不厌糟糠。”至於西洋，则其贫者之不厌糟糠，无立锥之地，与中国差相若，而连阡陌，弃粱肉，固未足以尽其富也。夫在中国言富，以亿兆计，可谓雄矣，而在西洋，则以京垓秭载计者，不胜艘指焉。此其人非必勤劳贤智胜於人人也，仰机射利役物自封而已。夫贫富不均如此，是以国财虽雄而民风不竞，作奸犯科、流离颠沛之民，乃与贫国相若，而於是均贫富之党兴，毁君臣之议起矣。且也奢侈过深，人心有发狂之患，孳乳甚速，户口有过庶之忧。故深识之士，谓西洋教化不异唐花，语虽微偏，不为未见。至盛极治，固如此哉？

然而此之为患，又非西洋言理财请群学者之所不知也。彼固合数国之贤者，聚数百千人之知虑而图之，而卒苦於无其术。盖欲揅当前之弊，其事存於人心风俗之间。夫欲贵贱贫富之均平，必其民皆贤而少不肖，皆智而无甚愚而后。否则，虽今日取一国之财产而悉均之，而明日之不齐又见矣。何则？乐於惰者，不能使之为勤，乐於奢者，不能使之为俭也。是故国之强弱贫富治乱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徵验也，必三者既立，而后其政法从之。於是一政之举，一令之施，合於其智德力者存，违於其智德力者废。当是之时，虽有英君察相，苟不自其本而图之，则亦仅能补偏救弊，偷为一时之治而已矣；听其自至，浸假将复其旧而由其常焉。且往往当其补救之时，本弊未去，而他弊叢然以生，偏於此者虽祛，而偏於彼者闖然更见，甚矣徒政之不足与为治也！往者英国常禁酒矣，而民之酗酒者愈多，常禁重利盘剥矣，而私债之息更重。瑞典禁贫民嫁娶不以时，而所谓天生子者满街。法国反政之后，三为民主，而官吏之威权益横。美国华盛顿立法至精，而苞苴贿赂之风，至今无由尽绝。善夫斯宾塞尔之言曰：“民之可化，至於无穷，惟不可期之以骤。”而吾孔子亦曰：“为邦百年，胜残去杀。”又曰：“虽有王者，必世后仁。”程子曰：“有關雎麟趾之风，而后可以行周礼。”古今哲人知此蓋審，故曰：欲知其合，先察其分。天下之物，未有不本单之形法性情，以为其聚之形法性情者也。是故贫民无富国，弱民无强国，乱民无治国。

然则假令今有人於此，愤中国之积弱积贫，攘臂言曰：胡不使我为治？使我为治，则天下事数著可了耳，十年以往，其庶几乎！然则其道将奚由？彼将曰：中国之所以不振者，非法制之罪也，患在奉行不力而已。祖宗之成宪具在，吾宁率由之而加实力焉，於是而督责之令行，刺举之政兴。如是而为之十年，吾决知中国之贫与弱犹自若也。何则？天下大势，犹水之东流，夫已浩浩成江河矣，乃障而反之，使之在山，此人力所必不胜也。於是又有

人焉，曰：法制者，圣人之芻狗，先王之蘧廬也，一陈不可复用，一宿不可复留。宇宙大势，既日趋於混同矣，不自其同於人者而为之，必不可也。方今之计，为求富强而已矣。彼西洋诚富诚强者也，是以今日之政，非西洋莫与师。由是於朝也，则建民主，立真相；於野也，则通铁轨，开矿功，练通国之陆军，置数十百艘之海旅，此亦近似而差强人意矣。然使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十年以往，吾恐其效将不止贫与弱而止也。盖一国之事，同於人身。今夫人身逸则弱，劳则强者，固常理也。然使病夫焉，日从事於起距赢越之间，以是求强，则有速其死而已矣。今之中国非犹是病夫也耶？且夫中国知西法之当师，不自甲午（光绪二十年，1894年）东事败之后始也。海禁大开以还，所兴发者亦不少矣。译署一也，同文馆二也，船政三也，出洋肄业局四也，轮船招商五也，制造六也，海军七也，海署八也，洋操九也，学堂十也，出使十一也，矿务十二也，电邮十三也，铁路十四也。拉什数之，盖不止一二十事。此中大半，皆西洋以富以强之基，而自吾人之行之，则淮橘为枳，若存若亡，不能实收其效者，则又何也？苏子瞻曰：“天下之祸，莫大於上作而下不应，上作而下不应，则上亦将穷而自止。”斯宾塞尔曰：“富强不可为也，政不足与治也，相其宜，动其机，培其本根，卫其成长，则其效乃不期而自立。”是故苟民力已薊，民智已卑，民德已薄，虽有富强之政，莫之能行。盖政如草木焉，置之其地而发生滋大者，必其地之肥磽燥湿寒暑，与其种性最宜者而后可，否则萎矧而已，再甚则僵槁而已。往者王介甫之变法也，法非不良，意非不美也，而其效浸淫至於亡宋，此其故可深长思也。管商变法而行，介甫之变法而敝，在其时之风俗人心，与其法之宜不宜而已矣。达尔文曰：“物各竞存，最宜者立。”动植如是，政教亦如是也。

夫如是，则中国今日之所宜为，夫可见矣。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反是且乱。顾彼民之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诚优者也。是以今日要政，统於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夫为一弱於群强之间，政之所施，固常有标本缓急之可论，惟是使三者诚进，则其治标而标立，三者不进，则其标虽治，终亦无功，此舍本言标者之所以为无当也。虽然，其事至难言矣。夫中国今日之民，其力智德三者，苟通而言之，则经数千年之层遞积累，本之乎山川风土之攸殊，导之乎刑政教俗之屢变。陶均炉锤而成此最后之一境。今日欲以旦暮之为，谓有能淘洗改革，求以合於当前之世变，以自存於僂烦扰之中，此其胜负通塞之数，殆可不待再计而知矣。然而自微积之理而观之，则曲之为变，固有疾徐；自力学之理而明之，则物动有由，皆资外力。今者外力逼迫，为我权藉，变率至疾，方在此时。智者慎守力权，勿任旁夺，则天下事，正於此乎而大可为也。即彼西洋之克有今日者，其变动之速，远之亦不过二百年，近之亦不过五十年已耳，则我何为而不奋发也耶？

然则鼓民力奈何？今者论一国富强之效，而以其民之手足体力为之基，此自功名之士观之，似为甚迂而无当。顾此非不佞一人之私言也，西洋言治之家，莫不以此为最急。历考中西史傳所垂，以至今世五洲五六十国之间，贫富弱强之异，莫不於此焉肇分。周之希腊，汉之罗马，唐之突厥，晚近之

太甲，商代的一个帝王。

程子，指程颢，字伯淳，宋河南洛阳人，称明道先生。

峨特 一种，莫不以壮佼长大，耐苦善战，称雄一时。而中土畴昔纷争之代，亦皆以得三河六郡 为取天下先资。顾今或谓自火器盛行，懦夫执鞞，其效如壮士惟均，此真无所识知之论也。不知古今器用虽异，而有待於骁猛坚毅之气则同。且自脑学大明，莫不知形神相资，志气相动，有最盛之精神，而后有最胜之智略。是以君子小人，劳心劳力之事，均非气体强健者不为功。此其理吾古人知之，故庠序校塾，不忘武事，壶勺之仪，射御之教，凡所以练民筋骸，鼓民血气者也。而孔孟二子，皆有魁桀之姿。彼古之希腊罗马人亦知之，故其阿克德美[柏拉图 所创学塾]之中，莫不有津蒙那知安[此言练身院]属焉，而柏拉图乃以骈胁著号。至於近世，则欧罗化国，尤鳧鯁然以人种日下为忧，操练形骸，不遗余力，饮食养生之事，医学所详，日以精审。此其事不仅施之男子已也，乃至 女亦莫不然。盖母健而后儿肥，培其先天而种乃进也。去岁日本行之，申报论其练及妇女，不知所云。嗟夫！此真非以裹脚为美之智之所与也。故中国礼俗，其贻害民力而坐令其种日偷者，由法制学问之大，以至於饮食居处之微，几於指不胜指。而沿习至深、害效最著者，莫若吸食鸦片、女子缠足二事。此中国朝野诸公所谓至难变者也。然而夷考其实，则其说有不尽然者。今即鸦片一端而论，则官兵士子，禁例原所未用。假令天子亲察二品以上之近臣大吏，必其不染者而后用之，近臣大吏各察其近属，如是而转相察，藩臬察郡守，郡守察州县，州县察佐贰，学臣之察士，将帅之察兵，亦用是术焉，务使所察者，人数至简，以期必周，如是定相坐之法，而实力行之，则官兵士子之染祛。官兵士子之染祛，则天下之民知染其毒者，必不可以为官兵士子也，则自爱而求进者，必不吸食。夫如是，则吸者日少。俟其既少，然後著令禁之，旧染渐去，新染不增，三十年之间，可使鸦片之害尽绝於天下。至於缠足，本非天下女子之所乐为也，拘於习俗，而无敢 畔其范围而已。假令一日者，天子下明诏，为民言缠足之害，且曰，继自今自某年所生女子而缠足，吾其毋封，则天下之去其习者，犹熟之去燎而寒之去罨也。夫何难变之与有？夫变俗如是二者非难行也。不难行而不行者，以为无与国是民生之利病而已。而孰知种以之弱，国以之贫，兵以之羸，胥於此焉阶之厉耶？是鸦片缠足二事，不早为之所，则变法者，皆空言而已矣。

其开民智奈何？今夫尚学问者则后事功，而急功名者则轻学问，二者交失，其实则相资而不可偏废也。顾功名之士多有，而学问之人难求，是则学问贵也。东土之人，见西国今日之财利，其隐赈流溢如是，每疑之而不信。迨亲见而信矣，又莫测其所以然，及观其治生理财之多术，然后知其悉归功於亚丹斯密 之一书，此泰西有识之公论也。是以制器之备，可求其本於奈端；舟车之神，可推其原於瓦德 ；用电之利，则法拉第 之功也；民生之

王安石，字介甫，宋临川人。

管商，即春秋时管仲和战国时商鞅。

峨特，即哥德人，日耳曼族的一分支。

三河，汉朝的河东河内河南三郡；六郡，汉朝的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六郡。三河六郡在今山西南陕西甘肃等地。

柏拉图（公元前 427—347 年），希腊哲学家。

亚丹斯密（1723—1790 年），英国经济学家。他的名著原富，严复在 1897 到 1900 年译成中文。

寿，则哈尔斐之业也；而二百年学运昌明，则又不得不以柏庚氏之摧陷廓清之功为称首。学问之士，倡其新理，事功之士，窃之为术，而大有功焉。故曰：民智者富强之原。此悬诸日月不刊之论也。顾彼西洋以格物致知为学问本始，中国非不尔云也，独何以民智之相越乃如此耶？或曰：中国之智虑运於虚，西洋之聪明寄於实。此其说不然。自不佞观之，中国虚矣，彼西洋尤虚，西洋实矣，而中国尤实，异者不在虚实之间也。夫西洋之於学，自明以前与中土亦相埒耳。至於晚近言学，则先物理而后文词，重达用而薄藻饰。且其教子弟也，尤必使自竭其耳目，自致其心思，贵自得而贱因人，喜善疑而慎信古，其名数诸学，则藉以教致思穷理之术，其力质诸学，则假以导观物察变之方，而其本事，则筌蹄之於鱼兔而已矣。故赫胥黎曰：“读书得智，是第二手事，唯能以宇宙为我简编，民物为我文字者，斯真学耳。”此西洋教民要术也。而回观中国则何如？夫朱子以即物穷理释格物致知是也，至以读书穷理言之，风斯在下矣。且中土之学，必求古训。古人之非，既不能明，即古人之是，亦不知其所以是。记诵词章既已误，训诂注疏又甚拘，江河日下，以至於今日之经义八股，则适足以破坏人才，复何民智之开之与有耶？且也六七龄童子入学，脑气未坚，即教以穷玄极眇之文字，事资强记，何裨灵襟？其中所恃以开濬神明者，不外区区对偶已耳，所以审覈物理，辨析是非者，胥无有焉。以是为学，又何怪制科人十九鹑突於人情物理，转不若农工商贾之有时而当也。今之蒿目时事者，每致叹於中国读书人少，自我观之，如是教人，无宁学者少耳。今者物穷则变，言时务者，人人皆言变通学校，设学堂，请西学矣。虽然，谓十年以往，中国必收其益，则又未必然之事也。何故？旧制尚存，而荣途未开也。夫如是，士之能於此深求而不倦厌者，必其无待而兴、即事而乐者也。否则，刻棘之业虽苦，市骏之赏终虚，同辈知之则相忌，门外不知则相忘，几何不废然反也。是故欲开民智，非请西学不可，欲请实学，非另立选举之法，别开用人之途，而废八股试帖策论诸制科不可。

至於新民德之事，尤为三者之最难。今微论西洋教宗如何，然而七日来复，必有人焉，聚其民而耳提面命之，而其所以为教之术，则臨之以帝天之严，童之以永生之福。人无论王侯君公，降以至於穷民无告，自教而观之，则皆为天之赤子，而平等之义以明。平等义明，故其民知自重，而有所劝於为善。今夫“上帝临汝，勿贰尔心”，“相在尔室，尚不愧於屋漏”者，大人之事，而君子之所难也。而西洋小民，但使信教诚深，则夕惕朝乾，与吾之人民君子无所异。内省不疚，无恶於志，不为威惕，不为利诱，此诚教中常义，而非甚瑰琦绝特之行者也。民之心有所主，而其为教有常，故其效能如此。至於吾民，则姑亦无论学校义废久矣，即使尚存如初，亦不过择凡民之俊秀者而教之，至於穷簷之子，编户之氓，则自襁褓以至成人，未尝闻有孰教之者也。孟子曰：“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於禽兽。”夫饱食暖衣之民，无教尚如此，则彼饥寒逼躯、救死不贍者，当何如乎？後义先利，诈伪奸欺，固其所耳。曩甲午之办海防也，水底碰雷与开花弹子，有以铁滓

瓦德（1736—1819年），一译瓦特，英国人，发明蒸汽机。

法拉第（1791—1867年），英国化学家兼物理学家，在电学上有很多发明。

哈尔斐（1578—1657年），英国解剖学家，血液循环现象的发现者，对医学上很有贡献。

柏庚，当即培根（1561—1626年），英国哲学家。

沙泥代火药者。洋报议论，谓吾民以数金锱铢之利，虽使其国破军杀将、失地丧师不顾，则中国今日之败，它日之危亡，不可谓为不幸矣。此其事足使闻者发指，顾何待言。然诸君亦尝循其本而为其所以然之故欤？盖自秦以降，为治虽有宽苛之异，而大抵皆以奴虏待吾民，虽有原省，原省此奴虏而已矣，虽有燠咻，燠咻此奴虏而已矣。夫上既以奴虏待民，则民亦以奴虏自待。夫奴虏之於主人，特形劫势禁，无可如何已耳，非心悦诚服，有爱於其国与主，而共保持之也。故使形势可恃，国法尚行，则黷靴鞞面，胡天胡帝，扬其上於至高，抑其己於至卑，皆劝为之。一旦形势既去，法所不行，则独知有利而已矣，共起而挺之，又其所也，复何怪乎？

今夫中国之詈诟人也，僞曰畜产，可谓极矣，而在西人则莫须有之词也。而试入其国，而僞人曰无信之诳子，或曰无勇之怯夫，则朝言出口，而挑鬥相死之书已暮下矣。何则？彼固以是为至尊，而较之畜产，万万有加焉，故宁相死而不可以并存也。而我中国则言信行果，仅成硜硜小人，君子弗尚也。盖东西二洲，其风尚不同如此。苟求其故，有可言也。

西之教平等，故以公治众，而尚自由，自由故贵信果；东之教立纲，故以孝治天下，而首尊亲，尊亲故薄信果。然其流弊之极，至於怀诈相欺，上下相遁，则忠孝之所存，转不若贵信果者之多也。且彼西洋所以能使其民，皆若有深私至爱於其国与主，而赴公战如私仇者，则亦有道矣。法令始於下院，是民各奉其所自主之约，而非率上之制也。宰相以下，皆由一国所推择，是官者，民之所设，以厘百工，而非徒以尊奉仰戴者也。抚我虐我，皆非所论者矣。出赋以庀工，无异自营其田宅，趋死以杀敌，无异自卫其室家。吾每闻英之人言英，法之人言法，以至各国之人之言其所生之国土，闻其名字，若我曹闻其父母之名，皆肫挚固结，若有无穷之爱也者，此其故何哉？无他，私之以为己有而已矣。

是故居今之日，欲进吾民之德，於以同力合志，联一气而御外仇，则非有道焉，使各私中国不可也。顾处士曰：“民不能无私也。圣人之制治也，在合天下之私以为公。”然则使各私中国奈何？曰：设议院於京师，而令天下郡县各公举其守宰。是道也，欲民之忠爱必由此，欲教化之兴必由此，欲地利之尽必由此，欲道里之辟、商务之兴必由此，欲民各束身自好而争濯磨於善必由此。呜呼！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

此三者，自强之本也。不如是，则虽有伊尹吕尚为之谋，吴起李牧为之战，亦将寢衰寢灭，必无有强之一日决也。虽然，无亦有其标者焉。然则治标奈何？练兵乎？筹饷乎？开卅乎？通铁道乎？兴商务乎？曰：是皆可为。有其本则皆立，无其本则终废。自甲午以来，海内樊然并兴者，亦已众矣！其效何若？其有益於强之数与否，识时审势之士，将能言之，无假鄙人深论者也。

虽然，有一事焉，自仆观之，则为标之所最亟而不可稍或辽缓者也。其事维何？曰：必朝廷除旧布新，有一二非常之举措，内有以慰薄海臣民之深望，外有以破敌国侮夺之阴谋，则庶几乎其有豸耳。不然，是琐琐者，虽百举措无益也。善夫吾友之言曰：“万国蒸蒸，大勢相逼，变亦变也，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傳曰：

朱子，即宋理学家朱熹。

以，林严文钞卷3作而。

“无滋他族，实逼处此。”愿天下有心人三复斯言，而早为之所焉可耳。

——侯官严氏叢刻。

变法通议

梁启超

自序

法何以必变？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书夜变而成日，寒暑变而成岁；大地肇起，流质炎炎，热熔冰迁，累变而成地球；海草螺蛤，大木大鸟，飞鱼飞鼉，袋兽脊兽，彼生此灭，更代迭变而成世界；紫血红血，流注体内，呼炭吸养，刻刻相续，一日千变而成生人。藉曰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矣。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贡助之法，变为租庸调，租庸调变为两税，两税变为一条鞭。并乘之法，变为府兵，府兵变为彍骑，彍骑变为禁军。学校升造之法，变为薦辟，薦辟变为九品中正，九品变为科目。上下千岁，无时不变，无事不变，公理有固然，非夫人之为也。为不变之说者，动曰守古守古，庸詎知自太古、上古、中古、近古以至今日，固已不知万百千变。今日所目为古法而守之者，其於古人之意，相去岂可以道里计哉！

今夫自然之变，天之道也，或变则善，或变则敝，有人道焉，则智者之所审也。语曰：“学者上达，不学下达。”惟治亦然：委心任运，听其流变，则日趋於敝；振刷整顿，斟酌通变，则日趋於善。吾揆之於古，一姓受命，创法立制，数叶以后，其子孙之所奉行，必有以异於其祖父矣。而彼君民上下，犹儻焉以为吾今日之法，吾祖前者以之治天下而治，繇然守之，因循不察，渐移渐变，百事废弛，卒至疲敝，不可收拾。代兴者审其敝而变之，斯为新王矣。苟其子孙达於此义，自审其敝而自变之，斯号中兴矣。汉唐中兴，斯固然矣。

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言治旧国必用新法也。其事甚顺，其义至明，有可为之机，有可取之法，有不得不行之势，有不容少缓之故；为不变之说者，犹曰守古守古，坐视其因循废弛，而漠然无所动於中。呜呼，可不谓大惑不解者乎？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伊尹曰：“用其新，去其陈，病乃不存。夜不炳烛则昧，冬不御裘则寒，渡河而乘陆车者危，易症而尝旧方者死。”今尊标斯义，大声疾呼，上循士训诵训之遗，下依矇讽鼓谏之义，言之无罪，闻者足兴，为六十篇，分类十二，知我罪我，其无辞焉。

论不变法之害

今有巨厦，更历千岁，瓦墁毁坏，榱椽崩折，非不枵然大也；风雨猝集，则倾圮必矣。而室中之人，犹然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见。或则睹其危险，惟知痛哭，束手待毙，不思拯救。又其上者，补苴罅漏，弥缝蚁穴，苟安时日，以凯有功。此三人者，用心不同，漂摇一至，同归死亡。善居室者，去其废坏，廓清而更张之，鸠工庀材，以新厥搆。图始虽艰，及其成也，轮焉奂焉，高枕无忧也。惟国亦然，由前之说罔不亡，由后之说罔不强。

印度大地最古之国也，守旧不变，夷为英藩矣。突厥地跨三洲，立国历千年，而守旧不变，为六大国执其权分其地矣。……波兰为欧西名国，政事不修，内讧日起，俄普奥相约，择其肉而食矣。中亚洲回部，素号骁悍，

顾处士，明末顾炎武，字宁人，江苏昆山人，明亡不仕，故称处士。

善战斗，而守旧不变，俄人鲸吞蚕食，殆将尽之矣。……今夫俄宅苦寒之地，受蒙古钐辖，前皇残暴，民气调丧，岌岌不可终日，自大彼得游历诸国，学习工艺，归而变政，后王受其方略，国势日盛，辟地数万里也。今夫德列国分治，无所统纪，为法所役，有若奴隶，普人发愤兴学练兵，遂蹶强法霸中原也。今夫日本幕府专政，诸藩力征，受俄德美大创，国几不国，自明治维新，改弦更张，不三十年，而……割我台湾也。又如西班牙荷兰，三百年前，属地遍天下，而内治稍弛，遂即陵弱，国度夷为四等。暹罗处缅甸之间，同一绵薄，而稍自振厲，则岿然尚存。记曰：“不知来，视诸往。”又曰：“前车覆，后车戒。”大地万国，上下百年间，强盛弱亡之故，不爽累黍，盖其几之可畏如此也！

中国立国之古等印度，土地之沃邁突厥，而因沿积敝，不能振变，亦伯仲於二国之间，以故地利不辟，人满为患。河北诸省，岁虽中收，犹道殣相望。京师一冬，死者千计。一有水旱，道路不通，运赈无术，任其填委，十室九空。滨海小民，无所得食，逃至南洋美洲诸地，鬻身为奴，犹被驱迫，丧斧以归。驯者转於溝壑，黯者流为盗贼。教匪、会匪，蔓延九州，伺隙而动。工艺不兴，商务不讲，土货日见减色，而他人投我所好，制造百物，畅销内地，漏卮日甚，脂膏将枯。学校不立，学子於帖括外，一物不知；其上者考据词章，破碎相尚；语以瀛海，瞠目不信。又得官甚难，治生无术，习於无耻，瞽不知怪。兵学不讲，绿营防勇，老弱癯烟，凶悍骚扰，无所可用。一旦军兴，临事募集，半属流勾，器械窳苦，饷精微薄。偏裨以上，流品猥杂，一字不识，无论读图；营例不谙，无论兵法。以此与他人学问之将、纪律之师相遇，百战百败，无待交绥。官制不善，习非所用，用非所习，委权胥吏，百弊蝟起。一官数人，一人数官，牵制推诿，一事不举。保奖朦混，鬻爵充塞，朝为市侩，夕登显秩。宦途壅滞，候补窘悴，非鑽营奔竞，不能疗饥。俸廉微薄，供亿繁浩，非贪污恶鄙，无以自给。限年绳格，虽有奇才，不能特达，必俟其筋力既衰，暮气将深，始任以事，故肉食盈廷而乏才为患。法弊如此，虽敌国外患，晏然无闻，君子犹或忧之，况於以一羊处群虎之间，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寢其上者乎？

孟子曰：“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又曰：“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又曰：“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中国户口之众，冠於大地，幅员式廓，亦俄英之亚也。矿产充溢，积数千年，未经开采；土地沃衍，百植并宜，国处温带，其民材智；君权统一，欲有兴作，不患阻挠。此皆欧洲各国之所无也。夫以旧法之不可恃也如彼，新政之易为功也又如此，何舍何从，不待智者可以决矣。

难者曰：今日之法，匪今伊昔，五帝三王之所递嬗，三祖八宗之所诒谋，累代率由，历有年所，必谓易道乃可为治，非所敢闻。释之曰：不能创法，非圣人也，不能随时，非圣人也。上观百世，下观百世，经世大法，惟本朝为善变。入关之初，即下薙发之令，顶戴翎枝，端罩马褂，古无有也，则变服色矣。用达海创国书，借蒙古字以附满洲音，则变文字矣。用汤若望罗雅谷作宪书，参用欧罗巴法，以改大统历，则变历法矣。圣祖皇帝永免滋生人口之赋，并入地赋，自商鞅以来，计人之法，汉武以来，课丁之法，无有也，则变赋法矣。举一切城工河防，以及内廷营造，行在治躋，皆雇民给值，

三王於农隙使民，用民三日，且无有也，则变役法矣。平民死刑，别为二等，曰情实，曰缓决，犹有情实而不予勾者，仕者罪虽至死，而子孙考试入仕如故，如前代所沿夷三族之刑，发乐籍之刑，言官受廷杖下镇抚司狱之刑，更无有也，则变刑法矣。至於国本之说，历代所重，自理密亲王之废，世宗创为密緘之法，高宗至於九降纶音，编为储贰金鉴，为世法戒，而普儒始知大计矣。巡幸之典，谏臣所争。而圣祖高宗皆数幸江南，木兰秋狝，岁岁举行，昧者或疑之，至仁宗贬谪松筠，宣示讲武习劳之意，而庸臣始识苦心矣。汉魏宋明由旁支入继大统者，辄议大礼，断断争讼，高宗援据礼经，定本生父母之称，取葬以士、祭以大夫之义。圣人制礼，万世不易，观於醇贤亲王之礼，而天下翕然称颂矣。凡此皆本朝变前代之法，善之又善者也。至於二百余年，重熙累洽，因时变制，未易缕数，数其犖犖大者。崇德以前，以八贝勒分治所部。太宗与诸兄弟，朝会则共坐，饷用则均出，俘虏则均分。世祖入关，始严天泽之分，裁抑诸王骄蹇之习，遂壹寰宇，诒谋至今矣。累朝用兵，拓地数万里，膺闔外之寄，多用满蒙。逮文宗而兼用汉人，辅臣文庆力赞成之，而曾左诸公遂称名将矣。八旗劲旅，天下无敌，既削平前三藩、后三藩，乾隆中屡次西征，犹复简调前往，朝驰羽檄，夕报捷书。逮宣宗时，而知索伦兵不可用，三十年来歼荡流寇，半赖召募之勇以成功，而同治遂号中兴矣。内而治寇，始用坚壁清野之法，一变而为长江水师，再变而为防河圈禁矣。外而交邻，始用闭关绝市之法，一变而通商者十数国，再变而命使者十数国矣。此又以本朝变本朝之法者也。吾闻圣者虑时而动，使圣祖世宗生於今日，吾知其变法之锐，必不在大彼得 [俄皇名] 威廉第一 [德皇名] 睦仁 [日皇名] 之下也。记曰：“法先王者法其意。”今泥祖宗之法而戾祖宗之意，是乌得为善法祖矣乎？

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但虞内忧，不患外侮，故防弊之意多而兴利之意少，怀安之念重而虑危之念轻。秦后至今，垂二千年，时局匪有大殊，故治法亦可不改。国初因沿明制，稍加损益。税敛极薄，征役几绝。取士以科举，虽不讲经世，而足以颺太平。选将由行伍，虽未尝学问，然足以威萑苻。任官论资格，虽不得异材，而足以止奔竞。天潢外戚，不与政事，故无权奸僭恣之虞。督抚监司，互相牵制，故无藩镇跋扈之患。使能闭关书界，永绝外敌，终古为独立之国，则墨守斯法，世世仍之，稍加整顿，未尝不足以治天下。而无如其忽与泰西诸国相遇也。泰西诸国并立，大小以数十计，狡焉思启，互相猜忌，稍不自振，则灭亡随之矣。故广设学校，奖励学会，惧人才不足，而国无与立也。振兴工艺，保护商业，惧利源为人所夺，而国以穷蹙也。将必知学，兵必识字，日夜训练，如临大敌，船械新制，争相驾尚，惧兵力稍弱，一败而不可振也。自馀庶政，罔不如是。日相比较，日相磨厉，故其人之才智，常乐於相师，而其国之盛强，常足以相敌，盖舍是不能图存也。而所谓独立之国者，目未见大敌，侈然自尊，谓莫己若。又欺其民之驯弱而凌虐之，虑其民之才智而束缚之，积弱陵夷，日甚一日，以此遇彼，犹以敝癩当千钧之弩。故印度突厥 [突厥居欧东，五十年前未与英

突厥，指土耳其。明时，突厥别族鄂托曼灭东罗马而建土耳其国，故有是称。

汤若望（1591—1666年），日耳曼人，明末来华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清初任钦天监监正，罗雅谷（1593—1638年），意大利人，明末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曾与汤若望等修订历法。

醇贤亲王，即奕譞，光绪帝载湉之生父。

法诸国交涉，故亦为独立之国。]之覆辙，不绝於天壤也。

难者曰：法固因时而易，亦因地而行，今子所谓新法者，西人习而安之，故能有功，苟迁其地，则弗良矣。释之曰：泰西治国之道，富强之原，非振古如兹也，盖自百年以来焉耳。举官新制，起於嘉庆十七年（1812年）。[先是欧洲举议院及地方官惟拥厚货者能有此权，是年拿破仑变西班牙之政，始令人人可以举官。]民兵之制，起於嘉庆十七年（1812年）。工艺会所，起於道光四年（1824年）。农学会，起於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国家拨款以兴学校，起於道光十三年（1833年）。报纸免税之议，起於道光十六年（1836年）。邮政售票，起於道光十七年（1837年）。轻减刑律，起於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汽机之制，起於乾隆三十四年（1760年）。行海轮船，起於嘉庆十二年（1807年）。铁路起於道光十年（1830年）。电线起於道光十七年（1837年）。自馀一切保国之经，利民之策，相因而至，大率皆在中朝嘉道之间。盖自法皇拿破仑倡祸以后，欧洲忽生动力，因以更新。至其前此之旧俗，则视今日之中国无以远过。[英人李提摩太近译泰西新吏揽要言之最详。]惟其幡然而变，不百年间，乃淳然而兴矣。然则吾所谓新法者，皆非西人所故有，而实为西人所改造。改而施之西方，与改而施之东方，其情形不殊，盖无疑矣。况蒸蒸然起於东土者，尚明有因变致强之日本乎？

难者曰：子言辩矣。然伊川被发，君子所叹，用彝变夏，究何取焉？释之曰：孔子曰：“天子失官，学在四彝。”春秋之例，彝狄进至中国则中国之。古之圣人，未尝以学於人为惭德也。然此不足以服吾子，请言中国。有土地焉，测之绘之，化之分之，审其土宜，教民树艺，神农后稷非西人也。度地居民，岁杪制用，夫家众寡，六畜牛羊，纖悉书之，周礼王制非西书也。八岁入小学，十五就大学，升造爵官，皆俟学成，庠序学校非西名也。谋及卿士，谋及庶人，国疑则询，国迁则询，议郎博士非西官也。[汉制博士与议郎议大夫同主论议，国有大事，则承问，即今西人议院之意。]流宥五刑，疑狱众共，轻刑之法、陪审之员非西律也。三老嗇夫，由民自推，辟署功曹，不用他郡，乡亭之官非西秩也。尔无我叛，我无强贾，商约之文非西史也。交邻有道，不辱君命，绝域之使非西政也。邦有六职，工与居一，国有九经，工在所勤，保护工艺非西例也。当宁而立，当辰而立，礼无不答，旅揖士人，礼经所陈非西制也。天子巡狩，以观民风，皇王大典非西仪也。地有四游，地动不止，日之所生为星，毖纬雅言非西文也。腐水离木，均发均县，临鑑立景，蛻水谓气，电缘气生，墨翟亢仓关尹之徒非西儒也。故夫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徵之域外则如彼，考之前古则如此；而议者犹曰彝也彝也而弃之，必举吾所固有之物，不自有之，而甘心以让诸人，又何取耶？

难者曰：子论诚当，然中国当败之后，穷蹙之日，虑无馀力克任此举，强敌交逼，眈眈思啓，亦未必能吾待也。释之曰：日本败於三国，受迫通商，反以成维新之功。法败於普，为城下之盟，偿五千兆福兰格，割奥斯鹿林两省，此其痛创，过於中国今日也。然不及十年，法之盛强，转逾畴昔。然则，败非国之大患，患不能自强耳。孟子曰：“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又曰：“国家闲暇，及是时般乐怠敖，是自求祸也。”泰西各国，磨牙吮血，伺於吾旁者固属有人；其顾惜商务，不欲发难者，亦

未始无之。徒以我晦盲太甚，厉阶孔繁，用啓戎心，亟思染指。及今早图，示万国以更新之端，作十年保太平之约，亡羊补牢，未为迟也。

天下之为说者，动曰一劳永逸，此误人家国之言也。今夫人一日三食，苟有持说者曰一食永饱，虽愚者犹知其不能也。以饱之后历数时而必饥，饥而必更求食也。今夫立法以治天下，则亦若是矣。法行十年，或数十年，或百年，而必敝。敝而必更求变，天之道也。故一食而求永饱者必死，一劳而求永逸者必亡。今之为不变之说者，实则非具有见於新法之为民害也。夸毘成风，惮於兴佗，但求免过，不求有功。又经世之学，素所未讲，内无宗主，相从吠声。听其言论，则日日痛哭；读其词章，则字字孤愤；叩其所以图存之道，则眙然无所为，对曰：天心而已，国运而已，无可为而已。委心袖手，以待覆亡。噫，吾不解其用心何在也！

要而论之，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趨於上，大势相迫，非可关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是故变之途有四：其一，如日本，自变者也；其二，如突厥，他人执其权而代变者也。其三，如印度，见并於一国而代变者也。其四，如波兰，见分於诸国而代变者也。吉凶之故，去就之间，其何择焉？诗曰，“嗟我兄弟，邦人诸友，莫肯念乱，谁无父母！”[传](#)曰：“嫠妇不恤其纬，而忧宗周之蹙，为将及焉。”此固四万万人之所同也。……

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

难者曰：中国之法，非不变也，中兴以后，讲求洋务，三十余年，创行新政，不一而足，然屡见败，莫克振救，若是乎新法之果无益於人国也。释之曰：前此之言变者，非真能变也，即吾向者所谓捕宜罅漏，弥缝蚁穴，漂摇一至，同归死亡，而於去陈用新，改弦更张之道，未始有合也。昔同治初年，[德相毕士麻克](#)语人曰：“三十年后，日本其兴，中国其弱乎？且人之游欧洲者，讨论学业，讲求官制，归而行之。中人之游欧洲者，询某厂船礮之利，某厂价值之廉，购而用之。强弱之原，其在此乎？”呜呼，今虽不幸而言中矣！惩前毖后，亡羊捕牢，有天下之责者，尚可以知所从也。

今之言变法者，其犖犖大端，必曰练兵也，开矿也，通商也。斯固然矣。然将率不由学校，能知兵乎？选兵不用医生，任意招募，半屬流丐，体之羸壮所不知，识字與否所不计，能用命乎？将俸极薄，兵饷极微，伤废无养其终身之文，死亡无恤其家之典，能洁己效死乎？图学不兴，阨塞不知，能制胜乎？船械不能自造，仰息他人，能如志乎？海军不游弋他国，将卒不习风波，一旦临敌，能有功乎？如是，则练兵如不练。矿务学堂不兴，矿师乏绝，重金延聘西人，尚不可信，能尽利乎？机器不備，化分不精，能无素材乎？道路不通，从矿地运至海口，其运费视原价或至数倍，能有利乎？如是，则开矿如不关。商务学堂不立，罕明贸易之理，能保官乎？工艺不兴，制造不讲，土货销场，寥寥无几，能争利乎？道路梗塞，运费笨重，能广销乎？釐卡满地，抑勒逗留，腴膏削脂，有如虎狼，能劝商乎？领事不报外国商务，国家不护侨寓商民，能自立乎？如是，则通商如不通。其稍进者曰：欲求新政，必兴学校，可调知本矣，然师学不讲，教习乏人，能育才乎？科举不改，

聪明之士，皆务习帖括以取富贵，趋舍异路，能俯就乎？官制不改，学成而无所用，投闲置散，如前者出洋学生故事，奇才异能，能自安乎？既欲省府州县皆设学校，然立学诸务，责在有司，令之守令，能奉行尽善乎？如是，则兴学如不兴。自余庶政，若铁路，若轮船，若银行，若邮政，若农务，若制造，莫不类是。盖事事皆有相因而至之端，而万事皆同出於一本原之地。不挈其领而握其枢，犹治丝而其之，故百举而无一效也。

今之言变法者，其蔽有二：其一欲以震古铄今之事，责成於肉食官吏之手；其二则以为黄种之人，无一可语，委心异族，有终焉之志。夫当急则治标之时，吾固非谓西人之必不当用。虽然，则乌可以久也！中国之行新政也，用西人者，其事多成，不用西人者，其事多败。询其故？则曰：西人明达，华人固陋；西人奉法，华人营私也。吾闻之日本变法之始，客卿之多，过於中国也。十年以後按年裁减，至今一切省暑，皆日人自任其事，欧洲之人，百不一存矣。今中国之言变法，亦既数十年，而犹然借材异地，乃能图成，其可耻孰甚也！夫以西人而任中国之事，其爱中国与爱其国也孰愈？夫人而知之矣。况吾所用之西人，又未必为被中之贤者乎？

若夫肉食官吏之不足任事，斯固然矣。虽然，吾固不尽为斯人咎也。帖括陋劣，国家本以此取之，一旦而责以经国之还猷，乌可得也！捐例猥杂，国家本以此市之，一旦而责以奉公之廉耻，乌可得也！一人之身，忽焉而责以治民，忽焉而责以理财，又忽焉而责以治兵，欲其条理明澈，措置悉宜，乌可得也！在在防弊，责任不尊，一事必经数人，互相牵掣，互相推诿，欲其有成，乌可得也！学校不以此教，察计不以此取，任此者弗赏，弗任者弗罚，欲其振厉黽勉图功，乌可得也！途壅俸薄，长官层累，非奔竞末由得官，非贪污无以谋食，欲其忍饥寒，蠲身家，以从事於公义，自非圣者，乌可得也！

今夫人之智愚贤不肖，不甚相远也，必谓西人皆智而华人皆愚，西人皆贤而华人皆不肖，虽五尺之童犹知其非。然而西官之能任事也如彼，华官之不能任事也如此。故吾曰：不能尽为斯人咎也，法使然也。立法善者，中人之性可以贤，中人之才可以智。不善者反是。塞其耳目而使之愚，缚其手足而驱之为不肖，故一旦有事，而无一人可为用也。不此之变，而鳃鳃然效西人之一二事，以云自强，无惑乎言变法数十年，而利未一见，弊已百出，反为守旧之徒，抵其隙而肆其口也。

吾十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

难者曰：子之论探本穷原，靡有遗矣。然兹事体大，非天下才，惧弗克任，恐闻者惊怖其言以为河汉，遂并向者一二西法而亦弃之而不敢道，奈何？子毋宁卑之无甚高论，令今可行矣。释之曰：不然，夫渡江者汎乎中流，暴风忽至，握舵击楫，虽极疲顿，无敢云者，以偷安一息而死亡在其後也。庸医疑证，用药游移，精於审证者，得病源之所在，知非此方不愈此疾，三年畜艾，所弗辞已。虽曰难也，将焉避之？抑岂不闻东海之滨，区区三鸟，外受劫盟，内逼藩镇，崎岖多难，濒於灭亡，而转圜之间，化弱为强，岂不由斯道矣乎？则又乌知乎今之必不可行也！有非常之才，则足以济非常之变。呜呼，是所望於大人君子者矣！……

仁 学

谭嗣同

自 叙

仁从二从人，相偶之义也。元从二从儿，儿古人字，是亦仁也。无，鄒说“通元为无”，是无亦从二从人，亦仁也。故言仁者不可不知元，而其功用可极於元。能为仁之元而神於无者有三：曰佛，曰孔，曰耶。而孔与耶仁同而所以仁不同，能调變 联融於孔与耶之间则曰墨。周秦学者必曰孔墨，孔墨诚仁之一宗也。惟其尚俭非乐，似未足进於大同：然既标兼爱之旨，则其病亦自足相消。盖兼爱则人我如一，初非世之尊以尚俭非乐苦人也。故墨之尚俭非乐，自足与其兼爱相消，犹天元代数之以正负相消，无所於爱焉。墨有两派：一曰任侠，吾所谓仁也，在汉有党锢，在宋有永嘉，略得其一体；一曰格致，吾所谓学也，在秦有吕览，在汉有淮南，各识其偏端。仁而学，学而仁，今之士其勿为高远哉！盖即墨之两派，以近合孔耶，远探佛法，亦云汰矣。

吾自少至壮，偏遭纲伦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任受，濒死累矣而卒不死；由是益轻其生命，以为块然躯完，除利人之外，复何足惜。深念高望，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矣。二三豪俊，亦时切亡教之忧，吾则窃不谓然。何者？教无可亡也，教而亡，必其教之本不足存，亡亦何恨！教之至者，极其量不过亡其名耳，其实固莫能亡矣。名非圣人之所争。圣人亦名也，圣人之名若性皆名也，即吾之言仁言学皆名也。名则无与於存亡，呼马马应之可也，呼牛牛应之可也，道在屎溺，佛法是乾屎橛，无不可也。何者？皆名也，其实固莫能亡矣。惟有其实而不克传其实，使人反警於名寅之为苦。以吾之遭，置之娑婆世界中，犹海之一涓滴耳，其苦何可胜道？窃揣历劫之下，度尽诸苦厄，或更语以今日此土之愚之弱之贫之一切苦，将笑为诳语而不复信，则何可不于一述之，为流涕哀号，强聒不舍，以速其衝决网罗，留作券剂耶？网罗重重，与虚空而无极。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偷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教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然其能冲决，亦自无网罗，真无网罗，乃可言冲决。故冲决网罗者，即是未尝冲决网罗。循环无端，道通为一，凡诵吾书，皆可於斯二语领之矣。

所惧智悲未圆，语多有漏。每思一义，理奥例迹，坌涌奔腾，际笔来会，急不暇择，修词易刺，止期直达所见，文词亦自不欲求工。况少有神悟，又决非此世间之语言文字所能曲肖，乃至非此世间之脑气心思所能径至。古之达人，悼夫词害意，意害志，所以宁终默尔也。庄不云乎“千世而一遇大圣人，知其解者犹旦暮也。”夫既已著为篇章，即堕粗述，而知解不易，犹至如此。何哉？良以一切格致新理，悉未萌芽，益复无由悟入，是以若被其难焉。令则新学竞兴，民智渐辟，吾知地球之运，自苦向甘。吾惭吾书未履观听则有之，若夫知解为谁某，为几何，非所敢患也矣。

曾左，即曾国藩左宗棠。

伊川，在河南洛阳县南，此处系指宋时之程颐。

鄒，同许，指许慎，字叔重，东汉汝南召陵（今河南漯河）人，著有说文解字等书。

元，谭嗣同全集本作无。

书凡五十篇，分为二卷，首界说二十七条。华相众生自叙於虫虫虫天之微大弘孤精舍。

卷 下

君统盛而唐虞後无可观之政矣，孔教亡而三代下无可读之书矣！乃若区玉检於尘编，拾火齐於瓦砾，以冀万一有当於孔教者，则黄梨洲 明夷待访录其庶几乎！其次为王船山之遗书，皆於君民之際有隐恫焉。黄出於陆王，陆王将纒庄之彷彿。王出於周张，周张亦纒孟之坠遣。辄有一二闻於孔之徒，非偶然也。若夫与黄王齐称，而名實相反得失背驰者，则为顾炎武。顾出於程朱，程朱则荀学之嚆初也；君统而已，岂足骂哉！夫君统有何幽邃之义而可深耽熟玩，至变易降衷之恒性，变易隆古之学术，至杀其身家，杀其种类，以宛转攀恋於数千年之久而不愿脱其轭耶？呜呼，盍亦反其本矣！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於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夫曰共举之，则其分除又非甚还於民而不下侷於民也。夫曰共举之，则因有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天下无有因末而累及本者，亦岂可困君而累及民哉？夫曰共举之，则且必可共举之。君也者，为民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赋税之取於民，所以为办民事之资也。如此而事犹不办，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观夫乡社赛会，必择举一长使治会事，用人理财之权威隶焉。长不足以长则易之，虽愿农愚妇犹知其然矣，何独於君而不然？岂谓举之戴之，乃以竭天下之身命膏血，供其盘乐意傲骄奢而淫杀乎？供一身之不足，又滥纵其百官，又欲传之世世万代子孙。一切酷毒不可思议之法，由此其繁兴矣。民之俯首帖耳，恬然坐受其鼎镬刀锯，不以为怪，固已大可怪矣，而君之亡犹愿为之死节！故夫死节之说，未有如是之大悖者矣。君亦一民也，且较之寻常之民而更为末也。民之於民，无相为死之理；木之与木，更无相为死之理。然则古之死节者，乃皆不然乎？请为一大言断之曰：止有死事的道理，决无死君的道理！死君者，宦官宫妾之为爱，匹夫匹妇之为谅也。人之甘为宦官宫妾，而不免於匹夫匹妇，又何诛焉？夫曰共举之，犹得曰吾死吾所共举，非死君也，独何以解於後世之君，皆以兵强马大力征经营而夺取之，本非自然共戴者乎！况又有满汉种类之见奴役天下者乎！夫被奴役天下者，同甚乐民之为其死节矣。一姓之兴亡，渺渺乎小哉，民何与焉？乃为死节者，或数万而未已也。本末倒置，宁有加於此者？伯夷叔齐之死，非死纣也，固自言以暴易暴矣，则亦不忍复覩君主之祸，遂一瞑而万世不视耳。且夫彼之为前主死也，固后主之所深恶也，而事甫定，则又禱之祠之，俎豆之，尸祝

變，譚嗣同全集本作变。

于，譚嗣同全集本作千。

黄宗义（1610—1695年），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明浙江馮姚人。

王夫之（1619—1692年），字而农，号薑齋，学者称船山先生，明湖南衡阳人。

陆，指陆九渊（1139—1192年），字子静，号象山，南宋江西金溪人，提出“心即理”说，著有象山全集；王，指王守仁（1472—1528年），字伯安，世称阳明先生，明浙江馮姚人，发展了陆九渊的学说，提出“致良知”、“知行合一”说，以对抗程朱学派，成为陆王学派，著作由门人辑成王文成公全书。

之，岂不亦欲後之人之为我死，犹古之娶妻者，取其为我 詈人也。若夫山林幽贞之士，固犹在室之处女也，而必脅之出仕，不出仕则诛；是挟兵刃搂处女而乱之也。既乱之，又诟其不贞，暴其失节，至为贰臣传以辱之；是岂惟辱其人哉，实阴以嚇天下后世，使不敢背去。夫以不贞而失节於人也，淫凶无赖子之於娼妓，则有然矣。始则强奸之，继又防其奸於人也，而幽锢之，终知奸之不胜防，则标著其不当从己之罪，以威其馀。夫在弱女子，亦诚无如之何，而不能不任其所为耳；奈何四万万智勇材力之人，彼乃娼妓畜之，不第不敢微不平於心，益且诋诃然曰“忠臣忠臣”，古之所谓忠乃尔愚乎？古之所谓忠，以实之谓忠也。下之事上当以实，上之待下乃不当以实乎？则忠者共辞也，交尽之道也，岂又专责之臣下乎？孔子曰：“君君臣臣。”又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教主未有不平等者。古之所谓忠，中心之谓忠也。抚我则后，虐我则讎，应物平施，心无偏袒，可谓中矣，亦可谓忠矣。君为独夫民贼，而犹以忠事之，是辅桀也，是助纣也。其心中乎不中乎？呜呼，三代以下之忠臣，其不为辅桀助纣者畿希！况又为之掎克聚斂，竭泽而渔，自命为理财，为报国，如今之言节流者，至分为国为民为二事乎？国与民已分为二，吾不知除民之外，国果何有？无惑乎君主视天下为其囊橐中之私产，而天马土芥乎天下之民也。民既擯斥於国外，又安得少有爱国之忧？何也？於我无与也。继自今，郎微吾说，吾知其必无死节者矣。

天下为君主囊橐中私产，不始今日，固数千年以来矣。然而有知辽金元之罪浮於前此之君主者乎？其土则秽壤也，其人则臃种也，其心则会心也，其俗则彘俗也，一旦逞其凶残淫杀之威，以攫取中原之子女玉帛，砺锷之巨齿，效盗跖之奸人，马足蹴中原，中原墟矣，锋刃拟华人，华人靡矣，乃犹以为未饜！峻死友复然之防。为盗憎主人之计，锢其耳目，桎其手足，压制其心思，绝其利源，窘其生计，塞蔽其智術；繁拜跪之仪以挫其气节，而士大夫之才窘矣；立著书之禁以緘其口说，而文字之祸烈矣；且即挟此土所崇之孔教为缘饰史传，以愚其人而为藏身之固！悲夫悲夫！王道圣教典章文物之亡也，此而已矣！与彼愈切近者，受祸亦愈烈。故夫江淮大河以北，古所称天府膏腴，入相出将，衣冠文物之藪泽，诗书藻翰之津涂也，而今北五省何如哉！夫古之暴君，以天下为其私产止矣，彼起於游牧部落，直以中国为其牧场耳，苟见水草肥美，将尽驱其禽畜横来吞噬。所谓驻防，所谓名粮，所谓釐捐，及一切诛求之无厌，刑狱之酷滥，其明骏矣。且其授官也，明明托人以事，而转使之谢恩，又薄其禄入焉。何谢乎？岂非默使其剥蚀小民以为利乎？虽然，成吉思之乱也，西国犹能言之，忽必烈之虐也，郑所南心史纪之；有茹痛数百年不敢言不敢纪者，不愈益悲乎！明李稗史中之扬州十日嘉定屠城纪略，不过时举一二事，当时既纵焚掠之军，又严薙发之令，所至屠杀虏掠，莫不如是。即彼準部，方数千里，一大种族也，遂无复乾隆以前之旧籍，其残暴为何如矣。亦有号为令主者焉，及观南巡录所载，淫掳无赖，与隋炀明武不少异，不徒鸟兽行者之显著大义觉迷录也。台湾者东海之孤岛，於中原非有害也。郑氏据之，亦足存前明之空号，乃无故贪其土地，

周，指周敦颐（1017—1073年），字茂叔，世居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濂溪上，学者称濂溪先生，他认为宇宙的根源是太极，太极一动一静，产生阴阳万物，著有太极图说等，张，指张载（1020—1077年），字子厚，宋陕西北乡人，世称横渠先生，提出“太虚即气”，批判佛道两家关于“空”、“无”的观点，其著作编为张子全书。

据为己有。据为己有，犹之可也，乃既竭其二百馀年之民力，一旦苟以自救，则举而赠之於人。其视华人之身家，曾弄具之不若。噫！以若所为，台湾固无伤耳，尚有十八省之华人，宛转於刀砧之下，瑟缩於贩卖之手，方命之曰：此食毛践土者之分然也。夫果谁食谁之毛？谁践谁之土？久假不归，乌知非有。人纵不言，己宁不愧於心乎？吾愿华人勿复梦梦谬引以为同类也。夫自西人视之，则早歧而为二矣，故俄报有云：“华人苦到尽头处者，不下数兆，我当灭其朝而救其民。”凡欧美诸国，无不为是言，皆将籍仗义之美名，阴以渔猎其资产。华人不自为之，其祸可胜言耶！

法人之改民主也，其言曰：“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洩万民之恨。”朝鲜人亦有言曰：“地球上不论何国，但读宋明腐儒之书，而自命为礼义之邦者，即是人间地狱。”其法人之学问，冠绝地球，故能唱民主之义，未为奇也。朝鲜……亦为是言，量非君主之祸，至於无可复加，非生人所能任受耶？夫其祸为前朝所有之祸，则前代之人既已顺受，今之人或可不较：无如外患深矣，海军燬矣，要害扼矣，堂奥入矣，利权夺矣，财源竭矣，分割兆矣，民倒悬矣，国与教与种将偕亡矣。唯变法可以救之，而卒坚持不变！岂不以方将愚民，变法则民智；方将贫民，变法则民富，方将弱民，变法则民强；方将死民，变法则民生，方将私其智其官其强其生於一己，而以愚贫弱死归诸民，变法郎与己争智争富争强争生，故坚持不变也。究之，智与富与强与生，决非独夫之所任为。彼岂不知之？则又以华人比牧场之水草，宁与之同为齏粉，而贻其利於人，终不令我所咀嚼者还抗乎我。此非深刻之言也。试徵之数百年之行事，与近今政治及交涉，若禁强学会，若订俄国密约，皆毅然行之不疑，其迹已若雪中之飞鸿，泥中之斗兽，较然不可以掩。况东事亟时，决不肯假民以自为战守之权，且曰：“宁为怀愍徽欽，而决不令汉人得志。”固明明宣之语言，华人宁不闻之而知之耶？乃犹道路以目，相顾而莫敢先发，曰畏祸也。彼其文字之冤狱，凡数十起，死数千百人！违碍干禁书目，凡数千百种，并前数代若宋明之书，亦在禁列。文网可谓密矣，而今则莫敢谁何。故天命去则虐焰自衰，无可畏也。诗曰：“上帝臨汝，无贰尔心。”武王周公之呼吸，直通帝座矣。易明言：“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而苏轼犹曰：“孔子不称汤武”，真诬说也。至谓汤武未尽善者，自指家天下者言之，非谓其不当诛独夫也。以时考之，华人固可以奋矣。且举一事，而必其事之有大利，非能利其事者也。故华人慎毋言华盛顿拿破仑矣，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无憾焉。若其机无可乘，则莫若为任侠，亦足以伸民气，倡勇敢之风，是亦拨乱之具也。西汉民情易上达而守令莫敢肆，匈奴数犯边而终驱之於漠北，内和外威，号称一治。彼吏士之顾忌者谁欤？未必非游侠之力也。与中国至近而亟当效法者，莫如日本。其变法自强之效，亦由其俗好带剑行游，悲歌叱咤，

程，指程颢和其弟程颐。程颢（1032—1085年），字伯纯，学者称明道先生，程颐（1033—1107年），字正叔，学者称伊川先生，宋河南洛阳人，并称二程，为北宋理学奠基者，其著作编为二程全书。朱，指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号晦庵，南宋江西婺源人，发展了二程的理学学说，世称程朱学派，著有四书集注等。

我，譚嗣同全集本作得。

其，譚嗣同全集本作夫。

即，譚嗣同全集本作则。

挟其杀人报仇之气概，出而鼓更化之机也。儒者轻诋游侠，比之匪人，乌知困於君权之世，非此益无以自振拔，民乃益愚弱而窳败！言治者不可不察也。

……远者吾弗具论，湘军之平定东南，此宛宛犹在耳目者矣。洪杨之徒，苦於君官，挺而走险，其情良足悯焉。在西国刑律，无非死刑，独於谋反，虽其已成，亦仅轻系数月而已。非故纵之也，彼其律意若曰：谋反公罪也，非一人数人所能为也。事不出於一人数人，故名公罪。公罪则必有不得已之故，不得任国君以其私而重刑之也。且民而谋反，其政法之不善可知，为之君者，尤当自反。籍曰重刑之，则请自君始。此其为罪，直公之上下耳。奈何湘军乃戮民为义耶？虽洪杨所至颇纵杀，然於既据之城邑，亦未尝尽戮之也。乃一经湘军之所谓克复，借搜缉逋匪为名，无良莠皆膏之於锋刃，乘势淫掳焚掠，无所不至。卷东南数省之精髓，悉数入於湘军，或至踰三四十年无能恢复其元气，若金陵（今江苏南京）其尤凋惨者也。中兴诸公，正孟子所谓“服上刑者”，乃不以为罪，反以为功，湘人既挟以自骄，各省遂争慕之，以为可长恃以无败。苟非牛庄一溃，中国之昏梦，将终天地无少苏。夫西人之入中国，前此三百年矣，三百年不骇诧以为奇，独湘军既兴，天下始从而痛绝之；故湘人守旧不化，中外雠视，交涉愈益棘手，动召奇祸。又法令久不变，至今为梗，亦湘军之由也。善夫东方商埠述要之言曰：“英人助中国荡平洪杨，而有识之士僉谓当日不若纵其大乱，或有人出而整顿政纪，中国犹可焕然一新，不至如今日之因循不振。盖我西国维新之政，无不从民变而起”云云。是则湘军助纣为虐之罪，英人且分任之矣。奈何今之政治家，犹嚣然侈言兵事，岂其庸革坚厚，乃踰二尺之钢甲，虽日本以全力创之，曾不少觉辛痛耶？……盖追奔逐北，能毙敌十之五六，为至众矣，而其未死者，必鉴於奔败之不免於死，再遇战事，将愤而苦斗以求生，是败卒皆化为精兵，不啻代敌操练矣。惟败之而不杀，使知走与抢，皆求生之道：由是战者知不战不死，战必不勇，守者知不守不死，守必不坚，民知非与己为敌，必无固志，且日希彼之惠泽。……嗟乎！仁义之师，所以无敌於天下者，夫何恃？恃我之不杀而已矣。易曰：“神武不杀。”不杀即其所以神武也。佳兵不祥，盍图之哉！……

君臣之祸亟，而父子夫妇之偷遂各以名势相制为当然矣。此皆三纲之名之为害也。名之所在，不惟关其口，使不敢昌言，乃并锢其心，使不敢涉想。愚黔首之术，故莫以繁其名为尚焉。君臣之名，或尚以人合而破之。至於父子之名，则真以为天之所合，卷舌而不敢议。不知天合者，泥於体魄之言也，不见灵魂也。子为天之子，父亦为天之子，父非人所得而袭取者也，平等也。且天又以元统之，人亦非天所得而凌压也，平等也。庄曰：“相忘为上，孝为次焉。”相忘则平等矣。詹詹小儒，乌足以语此哉？虽然，又非谓相忘者遂不有孝也。法尚当舍，何况非法，孝且不可，何况不孝哉？夫彼之言天合者，於父子固有体魄之可据矣，若夫姑之於妇，显为体魄之说所不得

“文网可谓密矣”，谭嗣同全集本作“文网可谓至密矣”。

汤，原脱，据谭嗣同全集本补入。

比之匪人，谭嗣同全集本作便比之匪人。

得，谭嗣同全集本作可。

下，谭嗣同全集本作地。

行，抑何相待之暴也？古者舅姑飧妇，行一献之礼，送爵薦脯，直用主宾相酬醉者处之。诚以付托之重，莫敢不敬也。今则虏役之而已矣，鞭笞之而已矣。至计无复之，辄自引决。村女里妇，见戕於姑恶，何可胜道？父母兄弟，终身茹痛，无术以援之，而卒不闻有人焉攘臂而出，昌言以正其义。又况後母之於前子，（庶妾之於嫡子），主人之於奴婢，其於体魄皆无关，而黑暗或有过此者乎！三纲之慑人，足以破其胆而杀其灵魂，有如此矣。记曰：“婚姻之礼废，夫妇之道苦。”本非两情相愿，而强合渺不相间之人，繫之终身，以为夫妇，夫果何恃以伸其偏权而相苦哉？实亦三纲之说苦之也。夫既自命为纲，则所以遇其妇者，将不以人类齿。於古有下堂求去者，尚不失自主之权也。白秦垂暴法，於会稽刻石，宋儒煬之，妄为“饿死事小，夫节事大”之瞽说，直於室家施申韩，闺闈为岸狱：是何不幸而为妇人，乃为人申韩之，岸狱之！此在常人，或犹有所忌而不能肆；彼君主者，独兼三纲而据其上，父子夫妇之间，视为锥刃地耳。青史所记，更仆难终。今制伯叔父从祖祖父，虽朝夕燕见，不能无拜跪，甚至本生父母，臣之妾之，而无答礼。中国动以偷常自矜异而疾视外人，而为之君者乃真无复伦常，天下转相习不知怪独何欤？尤可愤者，己则渍乱夫妇之伦，妃御多至不可计，而偏喜绝人之夫妇，如所谓割势之阉寺，幽闭之官人，其残暴无人理，虽禽兽不逮焉。而工於献媚者，又曲为广嗣续之说以文其恶。然则阉寺官人之嗣续，固当殄绝之耶？且广嗣续之说，施於常人且犹不可矣，中国百务不讲，无以养，无以教，独於嗣续自长老以至弱幼，自都邑以至村僻，莫不视为绝重大之事，急急焉图之，何其惑也？徒泥於体魄而不知有灵魂，其愚而惑，势必至此。向使伊古以来，人人皆有嗣续，地球上早无客人之地矣，而何以为存耶？又况天下者，天下之天下，徒广独夫民贼之嗣续，复奚为也？独夫民贼，固甚乐三纲之名，一切刑律制度皆依此为率，取便已故也。

五偷中於人生最无弊而有益，无纤毫之苦，有淡水之乐，其惟朋友乎！顾择交何如耳，所以者何？一曰平等；二曰自由，三曰节宣惟意。总括其义，曰不失自主之权而已矣。兄弟於朋友之道差近，可为其次。馀皆为三纲所蒙蔽，如地狱矣。上观天文，下察地理，远观诸物，近取之身，能自主者兴，不能者败。公理昭然，罔不率此。伦有五，而全具自主权者一，夫安得不矜重之乎！且夫朋友者，固统住世出世所不得废也。自孔耶以来，先儒牧师所以为学，莫不倡学会，联大群，动辄合数千万人以为朋友。盖匪是即不有教不有学，亦即不有国不有人。凡吾所谓仁，要不能不恃乎此。为孔者知之，故背其井里，捐弃其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伦，而从孔游。其或干禄为宰，离群索居，孔必斥之，甚至罪为贼夫人之子，而称吾与点也以诱之；及至终不留，睽进四出，犹咨歎曰：“从我於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其晚而惋惜也如此。为耶者知之，故背其井里，捐弃其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偷，而从耶

二，谭嗣同全集本作三。

合，谭嗣同全集本作命。以下天合均作天命。

“庶妾之於嫡子”，原无，据谭嗣同全集本补入。

会稽，山名，在今浙江绍兴东南。

申，指申不害（前385—前337年），战国时郑国人，法家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后来为韩非所发展，后世并称“申韩之学”。韩，指韩非（约前280—前233年），出身韩国贵族，战国末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著有韩非子。

游。甚至税吏渔师，皆舍其素业，而同嬉於天国。虽亲死归葬，耶犹不许，曰：“听其死人葬死人。”其固结也又如此。然此犹住世法也。若夫释迦文佛，诚超出矣，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伦，皆空诸所有，弃之如无，而独於朋友，则出定入定，无须舆離。说法必与几万千人俱，必有十方诸佛诸菩萨来会，而已亦不离狮子座，现身一切处，徧往无量无边恒河沙数世界与诸佛诸菩萨会，往来酬答，曾无休息。甚至如华严经所说：“虽暂住胎中，而往来聚会说法如故。”此其於朋友何如矣。世俗泥於体魄，妄生分别，为亲疏远迩之名，而未视朋友。夫朋友岂真贵於馀四伦而已，将为四伦之圭臬，而四伦成以朋友之道贯之，是四伦可废也。此非谰言也。其在孔教，臣哉邻故，与国人交，君臣朋友也；不独父其父，不独子其子，父子朋友也，夫妇者，嗣为兄弟，可合可离，故孔氏不讳出妻，夫妇朋友也；至兄弟之为友于，更无论矣。其在耶教，明標其旨曰：“视敌如友。”故民主者，天国之义也，君臣朋友也；父子异官异财，父子朋友也；夫妇择偶判妻，皆由两情相愿，而成婚於教堂，夫妇朋友也，至於兄弟，更无论矣。其在佛教，则尽卒其君若臣与夫父母妻子兄弟眷属天亲，——出家受戒，会於法会，是又普化彼四伦者，同为朋友矣。无所谓国，如一国；无所谓家，如一家；无所谓身，如一身。夫惟朋友之伦独尊，然後彼四伦不废自废。亦惟明四伦之当废，然后朋友之权力始大。今中外皆侈谈变法，而五伦不变，则举（凡）至理要道，悉无从起点，又况於三纲哉！……

——清议报全编，卷5，名家著述，页3—4、58—71。

今制伯叔父从祖祖父，谭嗣同全集本作今制伯叔父若从祖祖父。

點，即会點，春秋鲁国人，与其子会参同为孔子弟子。

住，谭嗣同全集本无。

劝学篇

张之洞

序

昔楚庄王之霸也，以民生在勤箴其民，以日讨军实傲其军，以祸至无日训其国人。夫楚当春秋鲁文宣之际，土方辟，兵方强，国势方张，齐晋秦宋无敢抗颜行，谁能祸楚者！何为而急迫震惧，如是之皇皇耶？君子曰：不知其祸则辱至矣，知其祸则福至矣。今日之世变，岂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语其祸，则共工之狂，辛有之痛，不足喻也。

庙堂吁食，乾惕震厉，方将改弦以调琴瑟，异等以储将相，学堂建，特科设，海内志士，发愤搢挽，於是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於一。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夫如是，则旧者愈病新，新者愈厌旧，交相为瘡，而恢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遂杂出其说以荡衆心。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植流天下。敌既至无与战，敌未至无与安，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

窃惟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裏在学。不佞承乏两湖，与有教士化民之责，夙夜兢兢，思有所以裨助之者。乃规时势，综本末，著论二十四篇，以告两湖之士，海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隐。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内篇九：曰同心，明保国、保教、保种为一义，手足利则头目原，血气盛则心志刚，贤才众多，国势自昌也；曰教忠，陈述本朝德泽深厚，使薄海臣民咸怀忠良，以保国也，曰明纲，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礼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以保教也；曰知类，阅神明之胄裔，无沦胥以亡，以保种也；曰宗经，固秦诸子，瑜不掩瑕，取节则可，破道勿听，必折衷於圣也；曰正权，辨上下，定民志，斥民权之乱政也；曰循序，先入者为主，讲西学必先通中学，乃不忘其祖也，曰守约，喜新者甘，好古者苦，欲存中学，宜治要而约取也；曰去毒，洋药涤染，我民斯活，绝之使无萌拏也。

外篇十五：曰益智，昧者来攻，迷者有凶也；曰游学，明时势，长志气，扩见闻，增才智，非游历外国不为功也；曰设学，广立学堂，储为时用，为习帖括者击蒙也，曰学制，西国之强，强以学校，师有定程，弟有适从，授方任能，皆出其中，我宜择善而从也；曰广译，从西师之益有限，译西书之益无方也；曰阅报，眉睫难见，苦药难尝，知内弊而速去，知外患而豫防也；曰变法，专已袭常，不能自存也；曰变科举，所习所用，事必相因也；曰农工商学，保民在养，养民在教，教农工商，利乃可兴也；曰兵学，教士卒不如教将领，教兵易练，教将难成也；曰矿业，兴地利也；曰铁路，通血气也，曰会通，知西学之精意，通於中学，以晓固蔽也；曰非弭兵，恶教逸欲而自毙也，曰非攻教，恶逞小忿而败大计也。

二十四篇之义，括之以五知：一知耻，耻不如日本，耻不如土耳其，耻不如暹罗，耻不如古巴，二知惧，惧为印度，惧为越南缅甸朝鲜，惧为埃及，惧波兰，三知变，不变其习不能变法，不变其法不能变器：四知要，中学考古非要，致用为要，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凡此所说，窃尝考诸中庸而有合焉。鲁弱国也，哀公问政，而孔子告之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

耻近乎勇。”终之曰：“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兹内篇所言，皆求仁之事也，外篇所言，皆求智求勇之事也。

夫中庸之书，岂特原心妙忽校理分寸而已哉？孔子以鲁秉礼而积弱，齐邾吴越皆得以兵侮之，故为此言以破鲁国臣民之聩聩，起鲁国诸儒之废疾，望鲁国幡然有为，以复文武之盛。然则，无学、无力、无耻则愚且柔，有学、有力，有耻则明且强。在鲁且然，况以七十万方里之广，四百兆人民之众者哉？吾恐海内士大夫狃於晏安，而不知祸之将及也，故举楚事。吾又恐甘於暴弃而不复求强也，故举鲁事。易曰：“其亡其亡，系於苞桑。”惟勿亡，则知强矣。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南皮张之洞书。

正 权

今日愤世疾俗之士，恨外人之欺凌也，将士之不能战也，大臣之不变法也，官师之不兴学也，百司之不请求工商也，於是倡为民权之议，以求合群而自振。嗟乎，安得此召乱之言哉！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将立议院欤？中国士民至今安於固陋者尚多，环球之大势不知，国家之经制不晓，外国兴学、立政、练兵、制器之要不闻，即聚胶胶扰扰之人於一室，明者一，闇者百，游谈呶语，将焉用之？且外国筹款等事，重在下议院：立法等事，重在上议院。故必家有中资者，乃得学员议。今华商素鲜巨资，华民又无远志，议及大学筹饷，必皆推诿默息，议与不议等耳。此无益者一。将以立公司、开工厂欤？有资者自可集股营运，有技者自可合夥造机，本非官法所禁，何必有权？且华商陋习，常有籍招股欺骗之事，若无官权为之惩罚，则公司资本无一存者矣。机器造货厂，无官权为之弹压，则一家获利，百家仿行，假冒牌名，工匠鬩门，谁为禁之？此无益者二。将以开学堂欤，从来绅富捐资创书院，立义学，设善堂，例予旌奖，岂转有禁开学堂之理，何必有权？若尽废官权，学成之材既无进身之阶，又无餼廩之望，其谁肯来学者？此无益者三。将以练兵御外国欤？既无机厂以制利械，又无船澳以造战舰，即欲购之外洋，非官物亦不能进口，徒手乌合，岂能一战？况兵必需饷，无国法岂能抽釐捐，非国家担保，岂能借洋债？此无益者四。方今中华诚非雄强，然百姓尚能自安其业者，由朝廷之法维系之也。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佗，纪纲不行，大乱四起。倡此议者，岂得独安独活？且必将劫掠市镇，焚毁教堂，吾恐外洋各国必借保护为名，兵船陆军深入占据，全局拱手而属之他人。是民权之说固敌人所愿闻者矣。[或谓朝廷於非理要求，可诿之民权不愿，此大误也。若我白云国家法令不能制服，彼将自以兵力脅之。]昔法国承暴君虐政之后，举国怨愤，上下相攻，始改为民主之国。我朝深仁厚泽，朝无苛政，何苦倡此乱阶，以祸其身而并祸天下哉？此所谓有百害者也。

考外洋民权之说所由来，其意不过曰：国有议院，民间可以发公论达众情而已。但欲民申其情，非欲民揽其权。译者变其文曰民权，误矣。[美国人来华者，自言其国议院公举之弊，下挟私，上徇徇，深以为患，华人之称羨者，皆不加深考之谈耳。]近日摭拾西说者，甚至谓人人有自主之权，益为怪妄。此语出於彼教之书，其意言上帝予人以性灵，人人各有智虑聪明，皆可有为耳。译者竟释为人人有自主之权，尤大误矣。泰西诸国，无论君主、民主、君民共主，国必有政，政必有法，官有官津，兵有兵律，工有工律，

商有商律，律师习之，法官掌之，君民皆不得违其法。政府所令议员，得而駁之，议院所定，朝廷得而散之，谓之人人无自主之权则可，安得曰人人自主哉？夫一闕之市必有平，群盜之中必有长，若人皆自主，家私其家，乡私其乡，士愿坐食，农愿蠲租，商愿尊利，工愿高价，无业贫民愿劫夺；子不从父，弟不尊师，妇不从夫，贱不服贵，弱肉强食，不尽灭人类不止。环球万国必无此政，生番蛮獠亦必无此俗。至外国今有自由党，西语实曰里勃而特，犹言事事公道，於众有益，译为公论党可也，译为自由非也。

若强中御外之策，惟有以忠义号召合天下之心，以朝廷威灵合九州之力，乃天经地义之道，古今中外不易之理。昔盗跖才武拥众而不能据一邑，田畴德望服人而不能拒乌桓。祖逖智勇善战，在中原不能自立，南依於晋，而遂足以御石勒。宋弃汴京而南渡，中原数千里之遗民人人可以自主矣，然两河结寨，陝州婴城，莫能自保，宋用韩岳为大将，而成破金之功。八字军亦太行民寨义勇也，先以不能战为人欺，刘锜用之而有顺昌之捷。赵宗印起义兵於关中，连战破敌，王师败於富平，其众遂散，迨宋用吴玠吴玠为将，而后保全蜀之险。盖惟国权能御敌国，民权断不能御敌国，势固然也。会文正名为起家办团练矣，其实自与发匪接战以来，皆是募勇营、造师船，济以国家之饷需，励以国家之赏罚，而以耿耿忠义百折不回之志气，激励三军，感发海内，故能成戡定之功。岂团练哉？岂民权哉？

或曰：民权固有弊矣，议院独不可设乎？曰：民权不可僭，公议不可无，凡遇有大政事，诏旨交廷臣会议，外吏令绅局公议，中国舊章所有也。即或谘询所不及，一省有大事，绅民得以公呈达於院司道府，甚至联名公呈於都察院：国家有大事，京朝官可陈奏，可呈请代奏。方今朝政清明，果有忠爱之心，治安之策，何患其不能上达？如其事可见施行，固朝廷所乐闻者。但建议在下，裁择在上，庶乎收群策之益，而无沸羹之弊，何必袭议院之名哉？此时纵欲开议院，其如无议员何？此必俟学堂大兴，人才日盛，然后议之，今非其时也。

变 法

变法者，朝廷之事也，何为而与士民言？曰：不然。法之变與不变，操於国家之权，而实成於士民之心志议论。试观会文正为侍郎时，尝上疏言翰林考小楷诗赋之弊矣[文集卷一]，及成功作相以后，若力持此议，当可成就近今三十年馆阁之人材，然而无闻焉，何也？大乱既平，恐为时贤所诟病也。文文忠尝开同文馆，刊公法、格致各书矣，以次推行，宜可得无数使绝国识时务之才，然而曲谨自好者相戒不入同文馆，不考总署章京，京朝官讲新学者闐然无闻，何也？劫於迂陋群儒之谬说也。夫以勋臣元老，名德重权，尚不免为习非胜是之谈所挠而不覩其效，是亦可痛可惜者矣！又如左文襄在闽创设船政，在甘创设机器织呢羽局：沈文肃成船政，设学堂，与

量，譚嗣同全集本作酬。

凡，原无，据譚嗣同全集本補入。

曾国藩，清謚文正。

文祥，清謚文忠。

北洋会议设招商局：丁文诚 在山东四川皆设制造洋枪枪弹局，此皆当世所谓廉正守道之名臣也，然所经营者皆是此等事，其时皆在同治中年、光绪初年，国家闲暇之时。惜时论多加吹求，继者又复无识，或废阁，或灭削，无能恢张之者，其效遂以不广。

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请徵之经。“穷则变，变通尽利，变通趣时，损益之道，与时偕行”，易义也。“器非求旧，惟新”，尚书义也。“学在四夷”，春秋传义也。“五帝不沿乐，三王不袭礼，礼时为大”，礼义也。“温故知新，[刘楚桢论语正义引汉书成帝纪诏曰：“儒林之官，宜皆明於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固体。”百官表：“以通古今，侖温故知新之义。”孔冲远礼记叙：“博物通人，知今温古，考前代之宪章，参当时之得失。”是汉唐旧说皆以温故知新，为知古知今。]三人必有我师，择善而从”，论语义也。“时措之宜”，中庸义也。“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孟子义也。请徵之史。封建变郡县，辟举变科目，府兵变召募，车战变步骑，租庸调变两税，归馀变活单，篆籀变隶楷，竹帛变雕版，篷豆变陶器，粟布变银钱，何一是三代之旧乎？历朝变法最著者四事：赵武灵王变法习骑射，赵边以安；北魏孝文帝变法尚文明，魏国以治：此变而得者也。[若武灵之不终以嬖幸，魏之不永以子孙不肯，与变法无涉。]商鞅变法废孝弟仁义，秦先强而后促；王安石变法专务剥民，宋因以致乱；此变而失者也。商王之失，在残酷剥民；非不可变也，法非其法也。[西法以省刑、养民两事为先务。]请徵之本朝。关外用骑射，讨三藩用南怀仁大礮；乾隆中叶科场表判改五策，岁贡以外增优贡、拔贡；嘉庆以后，绿营之外创募勇；咸丰军兴以后，关税之外抽釐金；同治以后，长江设水师，新疆吉林改郡县：变者多矣。即如轮船、电线，创设之始，訾议繁与，此时若欲废之，有不攘臂而争者乎？

今之排斥变法者，大卒三等：一为泥古之迂儒。泥古之弊易知也。一为苟安之俗吏。盖以变法必劳思，必集费，必择人，必任事，其余昏惰偷安，徇情取巧之私计，皆有不便，故藉书生泥古之谈，以文其猾吏苟安之智，此其隐情也。至问以中法之学术治理，则皆废弛欺饰而一无所为，所谓守旧，岂足信哉？又一为苛求之谈士。夫近年仿行西法而无效者，亦诚有之，然其故有四：一人顾其私，故止为身谋而无进境，制造各局、出洋各员是也。此人之病，非法之病也。一爱惜经费，故左支右绌而不能精，船政是也。此时之病，非法之病也。一朝无定论，故旋作旋辍而无成效，学生出洋、京员游历是也。此浮言之病，非法之病也。一有器无人，未学工师而购机，未学舰将而购舰，海军各制造局是也。此先后失序之病，非法之病也。乃局外游谈，不推原於国是之不定，用人之不精，责任之不专，经费之不充，请求之不力，而吹求责效，较之见弹求鸮炙，见卵求时夜，殆有甚焉。学堂甫造而责其成材，矿山未关而责其获利，事无定衡，人无定志，事急则无事不毕，事缓则无事不废，一埋一搯，岂有成功哉？虽然，吾尝以儒者之论，折衷之矣。吕伯恭曰：“鹵莽灭裂之学，或作或辍，不能变不美之质。”此变法而无诚

左宗棠，清谥文襄。

沈葆楨，清谥文肃。

丁宝楨，清谥文诚。

之药也。曾子固曰：“孔孟二子，亦将因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注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木也，不可不一。”此变法而悖道之药也。由吕之说，则变而有功，由曾之说，则变而无弊。夫所谓道本者，三纲四维是也，若并此弃之，法未行而大乱作矣，若守此不失，虽孔孟复生，岂有议变法之非者哉？

——[张文襄公全集](#)，卷202，葉1—4、23—26；卷203，葉19—22。

南怀仁（1623—1688年），清初来华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比利时人，任清政府钦天监监正，并为其监铸大礮。

义和团运动

庚子国变记

李希圣

义和拳者，起自嘉庆时，有严禁，犯者凌迟。

戊戌（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荣禄嗾杨崇伊，请太后复出听政。康有为以言变法获罪，所连坐甚多，逢迎干进者，皆以攻康有为为名，稍与龃龉，则目为新党，罪不测。张仲炘黄桂鋆密疏，言皇上得罪祖宗，当废。太后心喜其言，然未敢发也。上虽同视朝，嘿不一言，而太后方日以上病状危告天下。各国公使谒奕劻，请以法医人视病，太后不许。各公使又亟请之，太后不得已，召入。出语人曰：“血脉皆治，无病也。”太后闻之不悦。

已而康有为走入英，英人庇焉。遂以李鸿章为两广总督，欲诡致之，购求十万金，而英兵卫之严，不可得。鸿章以状闻，太后大怒曰：“此讎必报！”时方食，取玉壶碎之曰：“所以志也。”而梁启超亦走保日本，使刘学询庆宽并刺之，无所成而返。

及立端郡王载漪子溥儀为大阿哥，天下哗然，经元善等连名上书至二千人。载漪恐，遣人风各公使入贺；太后亦召冬公使夫人饮，甚欢，欲遂立溥儀。各公使不听，有违言。太后及载漪内惭，日夜谋所以报。会江苏糧道罗嘉杰，以风闻上书大学士荣禄言事，谓：“英人将以兵力脅归政，因尽揽利权。”荣禄奏之，太后愈益怒。

而义和拳自山东浸淫入畿辅，众亦渐盛，遂围涑水，县令祝芾请兵，直隶总督裕禄遣杨福回勤之。福回败死。进攻涿州，知州龚荫培告急，顺天府尹何乃莹揣朝旨，格不行。荫培坐免。太后使刑部尚书赵舒翹、大学士刚毅及乃莹先後往，道之入京师。刚毅等复命，均力言义民无他心，可恃。遂焚铁道，毁电线，至者数万人，城中为坛场几徧。

其神曰洪钧老祖骊山老母，来常以夜，燎而祠之，为巫舞欲以下神，神至，能禁枪礮令不燃。又能指言空中，则火起，刀槊不能伤。出则呼市人向东南而拜，人无敢不从者。以仇教为名，至斥上为教主。太后与载漪谋欲引以废立，故主之特坚。匪党出入禁中，日夜无期度。扬言当尽灭诸夷，不受赐，愿得一龙二虎头。一龙谓上，二虎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也。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1900年6月6日），俄使格雨思上书，言“乱民日益多，英法籍之，将不利於中国。俄与中国方睦，逾二百年，义当告。”总理衙门得书，不敢上。俄使欲入见，乃封奏焉，亦不答。

十四日（10日），以礼部尚书启秀、工部侍郎溥兴、内阁学士那桐入总理衙门，而以载漪为管理。

十五日（11日），日本书记生杉山彬出永定门，董福祥遣兵杀之於道，剖其尸。

十七日（13日），拳匪於右安门内火教民居，无老幼妇女皆杀之，一僧为之长。

十八日（14日），往宣武门内火教堂，又连烧他教堂甚衆。城门晝闭，京师大乱。连两日有旨，言拳匪作乱当勤，而匪势愈张。

二十日（16日），焚正阳门外四千馀家，京师富商所集也，数百年精

华尽矣。延及城阙，火光烛天，三日不灭。

是日，召大学士六部九卿入议。太后哭，出罗嘉杰书示廷臣，相顾逡巡，莫敢先发。吏部侍郎许景澄言：“中国与外洋交数十年矣，民教相仇之事，无岁无之，然不过赔偿而止；惟攻杀使臣，中外皆无成案。今交民巷使馆，拳匪日窥伺之，几於朝不谋夕，倘不测，不知宗社生灵，置之何地？”太常寺卿袁昶言：“釁不可开，纵容乱民，祸至不可收拾，他日内江外患相随之至，国何以堪？”慷慨欷歔，声震殿瓦。太后目摄之。太常寺少卿张亨嘉言：“拳匪不可恃。”仓场侍郎长萃在亨嘉後，大言曰：“此义民也！臣自通州来，通州无义民不保矣。”载漪载瀛及户部侍郎溥良和之，言人心不可失。上曰：“人心何足恃，祇益乱耳。令人喜言兵，然自朝鲜之役，创钜痛深，效亦可睹矣。况诸国之强，十倍於日本，合而谋我，何以御之？”载漪曰：“董福祥剿叛同有功，以御夷，当无敌。”上曰：“福祥骄，难用。敌器利而兵精，非回之比。”侍讲学士朱祖谋，亦言福祥无赖。载漪语不逊，上嘿然。廷臣皆出，而载澜刚毅遂合疏言：“义民可恃，其术甚神，可以报雪仇耻。”载瀛亦上书言：“时不可失，敢阻挠者请斩之。”闻者莫不痛心，诋为妖孽，知其必亡，然畏太后，不敢言也。

是日，造那桐许景澄往杨村说夷兵，令无入，道遇拳匪劫之归，景澄几死。其後夷兵援使馆者，亦以衆少不得达，至落堡而还。

二十一日（17日），又召见大学士六部九卿。太后曰：“皇帝意在和，不欲用兵，余心乱矣，今日廷论，可尽为上言。”兵部尚书徐用仪曰：“用兵非中国之利，且釁不可自我先。”上曰：“战非不可言，顾中国积衰，兵又不足恃，用乱民以求一逞，宁有幸乎？”侍读学士刘永亨言：“乱民当早除，不然，祸不测。”载漪曰：“义民起田间，出万死不顾一生，以赴国家之难，今以为乱欲诛之，人心一解，国谁与圖存？”上曰：“乱民皆乌合，能以血肉相搏耶？且人心徒空言耳，奈何以民命为儿戏？”太后度载漪辩穷。户部尚书立山，以心计侍中用事，得太后欢。太后乃问山，山曰：“拳民虽无他，然其术多不效。”载漪色变曰：“用其心耳，何论术乎！立山敢廷争，是且与夷通，试遣山退夷兵，夷必听。”山曰：“首言战者载漪也，漪当行。臣不习夷情，且非其职。”太后曰：“德亲王亨利昔来游，若尝为供给，亨利甚德之，若宜住。”山未对，载漪诋立山汉奸，立山抗辩。太后两解之，罢朝。遂遣徐用仪立山及内阁学士联元至使馆曰：“无召兵，兵来则失好矣。”

二十二日（18日），又召见大学士六部九卿。载漪请攻使馆，太后许之。联元顿首亟言曰：“不可，倘使臣不保，洋兵他日入城，鸡犬皆尽矣！”载澜曰：“联元贰於夷，杀联元，夷兵自退。”太后大怒，召左右立斩之，庄亲王载勋救之而止。联元，载勋包衣也。协办大学士王文韶言：“中国自甲午（光绪二十年，1894年）以后，财绌兵单，众寡强弱之势既已不侔，一旦开釁，何以善其後，愿太后三思。”太后大怒而起，以手击案骂之曰：“若所言，吾皆习闻之矣，尚待若言耶？若能前去，令夷兵毋入城，否者且斩若！”文韶不敢辩。上持许景澄手而泣曰：“朕一人死不足惜，如天下生灵何！”太后阳慰解之，不悻而罢，自是嗾景澄。

太后意既决，载漪载勋载瀛载澜刚毅徐桐崇绮启秀赵舒翹徐承煜又力赞

吕祖谦，字伯恭，宋浙江金华人，世称东莱先生，与朱熹张栻齐名，其学说开浙东学派之先声，著有东莱博议等书。

之，遂下诏褒拳匪为义民，予内帑银十万两。载漪即第为坛，晨夕必拜，太后亦祠之内中。由是燕齐之盗，莫不搯腕并起，而言灭夷矣。

城中日焚劫，火光连日夜，烟焰涨天，红巾左握千百人，横行都市，莫敢正视之者。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惨酷无复人理，而太后方日召见其党，所谓大师兄者，慰劳有加焉。

王培佑以首附义民，擢顺天府尹。士大夫谄谀干进者，又以义和拳为奇货。候补知府会廉、翰林院编修王龙文献三策，乞载漪代奏：“攻交民巷，尽杀使臣，上策也；废旧约，令夷人就我范围，中策也；若始战终和，与合璧舆榘何异？则下策矣。”载漪得书大喜曰：“此公论也！”御史徐道焜言：“洪钧老祖令五龙守太沽，龙背拱夷船，皆立沉。”翰林院编修萧荣爵言：“夷狄无君父殆二千年，天将假手义民尽灭之，时不可失。”御史陈嘉言，自谓“从关壮缪得帛书，书言无畏夷，夷当自灭。”吉林将军长顺言：“二童子殆非人，至则教堂自焚，已忽不见。”太后喜，大以为神人也。下其书，覽示天下。群臣又时时言山东老团一扫光、金钟罩、九龙灯之属，能役鬼神，烧海中船尽坏，居一室，斩首百里外不以兵。於是太后焚帑玉，自祷祠之，而未尝至。曾廉王龙文彭清黎吴国鏞及御史刘家模先後上书，言义民所过秋毫无犯，请令按户搜杀，以绝乱源，刑部郎中左绍佐请斩郭嵩焘丁日昌尸，以谢天下；户部主事万秉鉴至谓曾国藩在天津杀十六人償丰大业命，损国体而启戎心，请议卹，户部侍郎长麟久废，请率义民当前敌，太后释前憾而用之。而曾廉王龙文至请早定大计以应人心，其言尤悖逆。

当是时，上书言神怪者以百数，王公邸第，百司廨署，拳匪皆设坛焉，谓之保护。

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四川总督奎俊、闽浙总督许应骙、福州将军善联、巡视长江李秉衡、江苏巡抚鹿传霖、安徽巡抚王之春、湖北巡抚于荫霖、湖南巡抚俞廉三、广东巡抚德寿合奏，言：“乱民不可用，邪术不可信，兵端不可开。”其言至痛切。山东巡抚袁世凯，亦极言朝廷纵乱民，至举国以听之，譬若奉骄子，祸不忍言矣。不听。

遂以载勋刚毅为总统，载澜英年佐之，籍姓名部署，比於官军。然拳匪专杀自如，载勋刚毅不敢问。都统度恒，一家十三口皆死，载漪夙暱度恒，亦不能庇也。户部尚书士山不甚附载漪，候补侍郎胡燏棻治铁道，侍读学士黄思永尝请行昭信股票，通水道沈能虎与李鸿章有连，皆号为习洋务，拳匪欲杀之，燏棻夜亡走，依袁世凯，能虎以贿免，立山思永下狱，其罪状则神语也，曰“通夷”。杀游击王燮，醢之；詹事府詹事李昭炜、翰林院编修杜本崇、检讨洪汝源、兵部主事杨芾皆指为教民，被伤几死；编修刘可毅死於道，失其尸。

二十三日（19日），德使克林德入总理衙门，载漪伺於路，令所部虎神营杀之。虎神营者，虎食羊而神治鬼，所以诅也。颐和园起愆台，高二十馀丈，亦曰“鬼见愁”。乱初起，令畚公使皆反国，期一日夜尽行。各公使请缓期，故入总理衙门议，而德使死焉。杀德使者，章京恩海也，其後日本执杀之。克林德已死，许缓行，又请迁入总理衙门，各公使不敢出。

二十四日（20日），遂令董福祥及武卫中军围攻交民巷，荣禄自持檄督之，欲尽杀诸使臣。礮声日夜不绝，屋瓦自腾，城中皆哭，拳匪助之，巫步披发，升屋而号者数万人，击动天地。夷兵截四百，四面为营垒，穿地道，

令教民分守之，人自为必死，皆奋。围攻五十馀日，昼夜番战，苦相持。董军及武卫中军死者无虑四千人，拳匪亦劣有伤亡，皆引退。而刚毅赵舒翘方坐城楼趣战，饮酒欢呼。刚毅曰：“使馆破，夷人无种矣！天下自是当太平。”舒翘起为寿曰：“自康有为倡乱悖逆，喜事之徒云合而响应，公幸起而芟夷之，略已尽矣。上病且死，又失天下心，不足以承宗庙，幸继续有人，定策之功，公第一。今义民四起，上下同仇，非太后圣明，公以身报国，尽除秕政，与海内更新，亦亡以致今日之效也。古有社稷之臣，今於公见之矣。”刚毅大喜，自行酒属舒翘曰：“展如知我。”展如舒翘字也。舒翘之入政府也，刚毅援之，故事之尤谄，。

方是时，董军武卫中军因缘劫杀，贝子溥伦、大学士孙家鼐、徐桐、工部尚书陈学棻、内阁学士貽谷、副都御史曾广銮、太常寺卿陈邦瑞皆仅以身免，其家人多死者，以告荣禄，荣禄不能制。民居市舍，数里内焚掠皆空，使馆故用塞门泥，不能破也。

启秀言：“使臣不除，必为後患，五台僧普济有神兵十万，请召之会攻”；曾廉王龙文请引玉泉水灌之；御史彭述谓：“夷礮不燃，其术固验”；太后亦欲用山东僧普法余蛮子周汉，王龙文上书所谓“三贤”者也。普法本妖人，余蛮子以攻剽为群盗，至尽发蜀中兵乃捕得之，而汉有心疾。徐桐谓：“夷且请降，不可许。纳贡献地称臣，偿兵费数万万，疏十事上之，尽如约，乃受。”

朱祖谋请毋攻使馆，上使荣禄召问状，祖谋具为禄言宜罢兵，禄不肯白。祖谋敢言，匪初起，祖谋首建议请驱除。启秀恶之，扬言曰：“非祖谋无足与任此者。”太后亦不乐祖谋。会廉闻之曰：“祖谋沮大计，可斩也。”御史蒋式芬及彭清黎吴国鏞，亦请斩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

拳匪既不得志於交民巷，乃往攻西什库教堂，副都统阿克達春为前锋，战不利，载漪大怒，立斩之，而教民皆坚壁以待攻。刚毅帕首刀请督战，张左右翼而前，拳匪死者数百人，刚毅跳而免。忿发骂曰：“公等在涿州时，皆言何如，今若此，天下事不足言，吾与之俱受其戮矣。”其後崇绮又三往攻之，讫不能入。而载漪为匪党论功，除武功爵者数十人，赏查无虚日，车骑服色，擬於乘輿，至自称九千岁，出入大清门，呵斥公卿，无敢较者。

二十五日（21日），下诏宣战，军机章京连文冲草也。以法领事杜士蘭索大沽礮臺为词，其实礮臺先於二十一日（17日）失守矣。夷人之攻大沽也，营官封得胜手燃礮，伤英兵舰一，已而兵大至，遂陷，得胜死焉。提督罗荣光走天津，久之，仰乐死。而裕禄方报大捷，张战状，自为功，语绝诬，时地尽无据。太后及载漪大喜，犒赐将卒白金再十万焉。

时有诏徵兵，海内骚然，羽书相望，乃以载漪奕劻徐桐崇绮主兵事，有请无不从。政在军府，高下任心，奕劻枝梧其间，噤不敢言，取充位；桐以莫年用事，尤骄横。太后亦以桐旧臣，更事久，以忠愤号召揣摩取富贵之士，负当时大名，思壹用其言，以风动天下。

遂遗仓场侍郎刘恩溥往天津，招集拳匪至十馀万人，传太后旨，赏给之，来者日益多，颇不得赏，则公为寇盗，虏略杀人，脅取财物，不能应，辄夷其宗，喜纵火延烧，常数百家。自天津以南，民大徙，乃侯於道遮杀之，曰“防姦细”，坐死者又十数万人。自有书契以来，盖未闻奉诏为官寇，寇而

奖谓忠义，如今日者也。裕祿亦盛言拳民敢战，连败夷，所击斩过当，夷甚惧，至以客礼见红灯照。红灯照者，匪党自谓不如，袷服利屣，皆十五六好女子也。

初敌兵攻西沽，聂士成弃不守，其乡人移书责之，士成笑曰：“岂谓我怯耶？”遂连战八里台，陷阵而死。先是士成得旨剿拳匪，已而朝议大变，士成不自安，至以身殉，君子悲其志焉。士成死，马玉昆代之。

（六月）十三日（7月9日），以李鸿章为直隶总督，辞不至。

十五日（11日），以廷雍为直隶布政使，廷杰罢。杰不主义民故也，而雍谨事之。吴桥令劳乃宣、景州知州王兆骐请剿匪，无令蔓延，雍诋为悖谬，西北之民惨死者，至连村堡，血流有声，而雍由此大用矣。拳匪之杀教民也，谓之二毛子，其实十九皆平民，而教民往往得他逸。

十六日（12日），杀张荫桓於新疆。始荫桓以康党系刑部，太后盛怒，欲杀之，求救於英人，得戍边。兵兴，荫桓上书总理衙门，言宜守约，载漪及刚毅恶之，为辈语以闻，太后亦恐其通俄，故死。

十八日（14日），马玉昆败於紫竹林，死者三千人，天津陷。裕祿走北仓，从者皆失，欲草奏无所得纸而罢。久之乃上闻，京师大震。彭述曰：“此汉奸张夷势以相恫喝也。姜桂题杀夷兵万，夷方蹙，行且求和矣。”不知桂题在山东，不得至天津也。

十九日（15日），贵州提督梅东益免官。东益剿拳匪沧州，而杨柳青当通道，匪遮击，杀人尤多，东益大纵兵攻之，斩首虏三千余人，河水尽赤，裕祿慈之，东益坐是罢。

二十一日（17日），以崇绮为户部尚书。绮之再出也，与徐桐比而言废立，以是得太后欢，恩眷与桐等。先是一老人谒载漪，自言有禁方，载漪视其书绝诞，谢之，老人辞去，曰：“异时事急，请东向呼者三，当至。”拳匪之始萌芽也，载漪置酒，召徐桐崇绮而告之，桐绮皆曰：“此殆天所以灭夷也！”呼之，则老人已在门，一座大惊。遂入言之太后，太后幸颐和园，试其方尽验。或曰老人大盗王觉一也。

二十二日（18日），有旨保护教士及各国商民，杀杉山彬克林德者议抵罪。大学士荣祿意也，王文韶附之。载漪大怒，不肯视事，太后强起之。

二十七日（23日），以余虎恩为喀什噶尔提督。虎恩贪而好色，多大言，纳贿於荣祿，将三千人。虎恩故善董福祥，福祥之攻使馆也，太后问之，曰：“五日必克。”已而言不讎，虎恩与福祥论事荣祿前，语侵之，福祥欲杀虎恩，荣祿以身翼蔽之，乃免。

二十九日（25日），李秉衡至自江南，太后大喜，三召见宁寿宫，语移日。秉衡主战，且言：“义民可用，当以兵法部勒之。”太后诘以李鸿章等公奏，秉衡言：“此张之洞入臣名耳，臣无与也。”太后闻天津败，方旁皇，得秉衡言，乃决，遂命总统张春发陈泽霖万本华夏辛酉四军。

七月初三日（7月28日），杀许景澄袁昶，秉衡有力焉。荣祿微争，太后笑，祿未起，太后曰：“若敢抗旨耶？”不许，天下冤之。刑部侍郎徐承煜监刑，色独喜，昶笑谓承煜曰：“勉为之，吾待公於地下矣。”景澄亦呼家人与言，皆阳阳如平时，颜色不变。徐桐曰：“是死且有罪。”崇绮亦曰：“可以惩汉奸，令後无妄言者。”昶初召对，郎言拳匪当痛剿，退又两上疏力争，故尤为载漪所恨：景澄以使俄故，匪黨颇侧目焉。徐桐与景澄有却，至榜其名，戒门者不许通刺。

拳匪攻交民巷西什库，既屡有杀伤，志不得逞。而教民亦合群自保，拳匪不敢前，乃日於城外掠村民，谓之白莲教，以与载勋。载勋请旨交刑部斩於市，前後死者男女百余人，号呼就戮，哀不忍闻，皆愕然不知何以至此也。观者数千人，莫不顿足叹息，怜其冤。彭述独曰：“此乱民也，不杀之，变且不测。”问之，则曰：飞刀尝及其屋云。

初十日（8月4日），北仓失，裕禄走杨村。

十一日（5日），杨村又陷，裕禄自戕死，宋庆退蔡村。敌方得天津，画地而守，兵久不出。一夕大至攻北仓，炸礮居阵前，更番迭击，玉昆散万金募死士，得三百人，薄而前，礮发而三百人者皆死。玉昆力战三昼夜，会日入，天大雨，夷潜师出玉昆後，玉昆兵乱，夹击尽破其军，玉昆大败，退至武清，不复能战矣。荣禄以闻，太后泣，问计於左右，以新斩袁许，无敢言者。

十三日（7日），以李鸿章为全权大臣。时已停攻使馆，使总理章京文瑞斋西瓜菽麦问遗之。英使竇纳诺笑曰：“贵国以兵戎相见，朝报不至月馀矣，请为我致之。”瑞诺而出。美使康格为书报美，送总理衙门，不许，乃还之。而各国以书问使臣在亡，皆尼不达。议遣桂春陈夔龙送使臣至天津，使臣不欲行，覆书甚嫚。彭述请俟其出，张旗帜为疑兵，数百里皆满，可以休夷，闻者皆笑。

是日，李秉衡出祖师，请义和拳三千人以从，秉衡观拜其长，人各持引魂幡、混天旗、雷火扇、阴阳瓶、九连套、如意钩、火牌、飞剑，谓之“八宝”。当是时，义民大至，往往而聚者数十万人，号为“禁旅”。大抵皆倚秉衡为名，秉衡亦羁縻之，取虚声而已，骄恣实不能使也。

十四日（8日），蔡村失，宋庆走通州之于家圩。

十五日（9日），张春发万本华夏辛酉败於河西务，死者十四五，潞水为之不流。御史王廷相走渡河死。廷相故与会廉王龙文张李煜以秉衡奏入军，兵败皆脱身走。廷相谄附拳匪，比於连文冲鲍琪豹而闖茸过之。载澜刚毅连名奏，廷相屬草焉，尝上格天疏，请以大阿哥监国，尤好言用兵，秉衡信之，使总军事，以走死。而鹿傅霖为请卹，优诏褒其忠。陈泽霖自武清移营，闻礮声，一军皆溃，秉衡走通州。

十六日（10日），太后议西幸，阴戒荣禄董福祥以兵从。计已定，或谬言秉衡军大胜，所击杀至数万人，乃止。自北仓之败，又围攻使馆，董福祥、余虎恩、武卫中军、虎神营、神机营诸军皆会，誓必破之以泄愤；而总理衙门又时致书异议款，欲以误之。是日，载瀛请斩王文韶，太后问荣禄曰：“文韶何致人言之多也？”荣禄曰：“文韶忠谨，历事多，人言不足信也。”瀛方主用拳匪，及城破，又请斩载漪，冀自解。

十七日（11日），李秉衡败於武清之马头，通州失，秉衡死之，拳匪杀平民无算而归。秉衡由丞尉起家，至开府，负清名三十年，及死而无人惜之者。通州已失，乃召宋庆马玉昆守京师，驻南苑。

是日，杀徐用仪立山联元，仍以徐承煜监刑。用仪尸横道二日，无收者。大阿哥之初立也，太后召其夙所宠信者谋於中，欲遂行内禅，山意不谓然，太后寝疏之，竟用以死，家赀累巨万，尽没入之。太后复出总大政，上居瀛台，饮食不时通，采槿花而食，日一医案，宣示内外臣民，称病笃。联元内召，颇见亲，因奏见言事毕，逡巡起，立太后前言曰：“皇上当保全。”语未终，太后骂曰：“皇上当保全，予不当保全耶？”元为人口吃，语塞而出，

死所从来矣。荣禄方入对，知将杀用仪等，至殿门，与徐桐约俱请，桐曰：“吾尝劾用仪，今岂肯为之请，且诛内奸以清朝列，何请为？”色甚厉。至前，太后袖出诏，禄顿首曰：“祖宗时不轻杀大臣，今诛之太骤，罪不明，臣亦见奕劻，奕劻言不可。”太后曰：“奕劻喜与他人事耶？为我谢奕劻，行将及若矣。”旬日之内，连杀五大臣，诏辞忸怩，无左证。又欲杀奕劻王文韶廖寿恒那桐，会城破而免。

十八日（12日），御医姚宝生下狱。载漪有私於宝生，宝生類璵之，欲杀以灭口。城破，与徐致靖龚照璿何隆简黄思永席庆云皆逸出，其后致靖诸人皆诏释，而宝生独以太后旨斩昌平。宝生，昌平人也。

是日，太后闻秉衡军败而哭，顾廷臣曰：“余母子无类矣，宁不能相掬耶？”廷臣愕眙，皆莫对。太后欲遣王文韶赵舒翹至使馆乞和，文韶以老辞：舒翹曰：“臣资望浅，不如文韶，且臣拙於口，亦不能引故事而争也。”荣禄曰：“不如与书观其意。”遂道总理章京舒文持书往。书达，与文约，旦日遣大臣来，以食时相见。及期，皆不敢出。时方攻使馆，舒文至，董福祥欲杀之，称有诏乃免。

十九日（13日），夷兵自通州踰时而至，董福祥战於广渠门，大败。时日莫北风急，礮声震天，风雨皆止。

二十日（14日），黎明，城破，夷兵自广渠朝阳东便三门入，驻郊坛，禁军皆溃，城中无一兵。董福祥走出彰义门，纵兵大掠而西，轴重相属於道，彭述方遍谕五城，谓我军大捷，夷兵已退天津矣。福祥起降人，为大将，太后倚信之，寢骄不可制。荣禄尝召诸将饮，福祥上坐，酒酣，福祥秦语字荣禄曰仲华，荣禄默然不乐，罢酒。彭述尝言福祥有威名，敢战，夷人惮之，请大用。

是日，召见大学士六部九卿，无一至者。太后谓载澜曰：“事至此，惟有走耳，若能为卫乎？”载澜曰：“臣无兵，不能任此。”六趣军机入问计，莫敢言。载漪请张白旗，荣禄曰：“姑寓书使馆，请停战，徐议和，宜见听也。”太后曰：“速图之，余母子性命视此矣！”皆失声而出，已无所达书。拳匪在城中者尚数万人，俄顷而尽，牆阴屋壁，培视往往得红巾。

二十一日（15日），天未明，徐会灃以兵部尚书谢恩至地安门，闻哭声，乃走。载澜驰入宫，言夷兵且攻东华门。太后知事急，衣宝衣欲赴水，载澜持其衣曰：“不如且避之，徐为後计。”太后乃青衣徒步涕泣而出，发不及簪，上素服及后随之。至西华门外，上坐英年车，太后坐载澜车，从者载漪溥儁奕劻善耆载勋载澜载泽溥兴溥伦刚毅赵舒翹英年，及内监李莲英，太后夙所爱也，以立大阿哥进官一品。珍妃有宠於上，太后恶之，临行推墮井死。瑾妃衣襜褕，走而出，遇载勋，始知上所在。

诸官人皆委之而去，赴水死者数十人。其馀走出安定门，遇溃兵被劫，多散失。载澜妻女皆亡，令万本华大索之，竟不得。王公士民四出逃窜，城中火起，一夕数惊。京师盛时，居人殆四百万，自拳匪暴军之乱，劫盗乘之，鹵掠一室，无得免者。坊市萧条，狐狸画出，向之摩肩击毂者，如行墟墓间矣。

是日，驾出西直门，日莫抵昌平贯市，上及太后不食已一日矣。民或献蜀黍，以手掬食之。太后泣，上亦泣。时天寒，求卧具不得，村妇以布被进，濯犹未乾。夜然豆萁，人相枕籍而卧。甘肃布政使岑春煊自昌平来见，太后对之痛哭。春煊故以勤王兵住察哈尔防俄，未至而国破。贯市李氏者，富商

也，从取千金，易 轿。昌平令裴敏中已先遁，其後太后至西安，召案敏中，敏中自杀。

二十二日（16日），出居庸关，至岔道，兵不及二百人。延庆州知州秦奎良进膳，从官不得食，有怨言，奎良惧，太后慰遣之。

是日，马玉昆至。

二十三日（17日），太后易秦奎良轿，莫至怀来，县令吴永供张甚办，左右皆有馈遗。时塞外严寒，太后方御葛衣，永进衣裘，太后大喜，留一日，擢永知府。

二十四日（18日），奕匡称病请留，许之。载漪谋欲杀奕匡，溥伦解之，乃止。

二十五日（19日），上及后皆易轿，驻怀来沙城。口北道锺培进衣及被具。

二十六日（20日），至宣化鸡鸣驿。霸昌道英瑞献五千金，太后喜，拊劳甚至。

二十七日（21日），至宣化，知府李肇南献千金。刚毅夙骄蹇，倨见肇南，肇南让之，因召谒，劾毅误国庇乱民，罪最大，太后不悦，肇南卒罢归。宣化令陈本赂率莲英六千金，代其位。

是日，载灋载滢桂春至。令百官赴行在。留三日，然後行。英年前驱，主置顿，李莲英恃宠甚骄，所过供张多逾制，年颇裁抑之。莲英爱幸，与於废立，上入朝太后，莲英踞坐不为起。尝与太后博，同食饮，自徐桐荣禄皆附之。

（八月）初一日（8月25日），至怀安佐街。

初二日（26日），至怀安。命奕劻同京议和，许便宜行事。太后进入至怀来，取其子为质。

是日，崇绮死。绮，穆宗后父也。后与太后不相能，故太后恶绮，屏居二十年，不复奉朝请。及立大阿哥，太后使荣禄起之，授书弘德殿。太后之再枋政也，绮建言废立，以草示徐桐荣禄，桐善焉。绮推桐禄首衡，桐禄亦让绮，久之不决。自是荣禄徐桐交荐之，遂起为傅。城破，走保定，使人闻道归视其家，皆已死，遂自经。

徐桐之死，在崇绮后远甚。桐为人惨急峭深，欲尽杀诸言时务者。城破，桐不知，方坐翰林，以故事见属官，属官莫应。已而夷人欲诛首祸，以桐为词，桐子承煜请桐白裁，桐犹豫，承煜引绳进之，桐不得已就缢，而诈言死於城破时。桐自名正学，每朝奏事，太后至改容礼之，及是而奸盡露矣。桐故与西宁办事大臣豫师善，大阿哥之立，桐就豫师草诏焉。

初三日（27日），至天镇。天镇令额令胜不办，自杀。

初四日（28日），至阳高。董福祥至。

是日夷兵入宫，各公使提督皆住，从兵三千人。焚正阳门城楼，火光照数里。宫人内监留者，仅三十余人，皆无所得食，日本遣兵守乾清门外，人日给薄粥数升。当是时，勤王兵在保定者数万人，不敢复言战。而上书白名忠义欲攻夷者，皆走窜山谷，彭述至弃其母而逃。日本执启秀徐承煜囚之，为圈牢，窘辱备至。而怡亲王溥静至为奴，鞭挞而死。

初五日（29日），至大同聚乐。山西按察使升允至。升允先以陝兵勤王，与河南蒋尚钧同护运道者也。

初六日（30日），至大同，留三日。以载漪为军机大臣，载灋为御前

大臣。护军练兵瑚图理英山夺民马，杀之以徇。然荣禄董福祥尝大掠京师，太后不问也。又以需索杀内监张天喜。自吴永及大同令齐福田以餽献得官，所过郡县括民财，治供具，惟恐不及矣。赂遗左右，动至千金。潞安府知府许涵度，以拳党厚贿李莲英，得召见，擢冀宁道。潼关廳赂少，莲英大怒，立言於太后，逮问之。而天喜独死。

初八日（9月1日），以溥伦管理前锋护军练兵事。山西布政使李廷箫至，进银十万两。趣百官赴行在。时溃兵皆起为盗，道不通。京西数百里之间，炊烟几绝，麦苗委地，昆冈以告，得旨报闻而已。

初十日（3日），至怀仁。命荣禄徐桐昆冈崇绮崇礼裕德敬信溥善阿克丹那桐陈夔龙为留京办事大臣。然夷方分地而守，无能过问者。竟夷兵去，不敢夜行，米至石万钱，达官多卖浆自给。

十一日（4日），至山阴岱岳镇。以敬信权步军统领，不敢问事，盗贼亦时时窃发，无如何也。

是日，奕劻还京师，以日本兵为卫。

十二日（5日），至代州广武。

十三日（6日），至代州阳明堡。太后过雁门，临关门，北望凄然，意甚不乐。岑春煊进黄花，太后曰：“塞上早寒，得花迟，京师今盛矣。”泣下沾衣，顾左右取乳茶赐春煊，乃去。

十四日（7日），至崞县原平。以荣禄为全权大臣，夷人拒不纳。李鸿章之白日本归也，失势居萧寺中，宾客皆引去。荣禄新用事，将五大军，贵幸倾天下，大从车骑过之曰：“两官方隙，君之所知也，即有变，吾不知死所矣！”因泣下。鸿章笑曰：“君何忧之甚也？太后方向君，君何虑？”禄曰：“太后春秋高，吾任重，祸之所集也。太后百岁后，吾宁能为鱼肉耶？”鸿章良久乃言曰：“君何不早自为计，太后方盛时，君徐自引避，何求不得，安用涕泣乎？”禄领之，遂结欢而去。鸿章起督广东，荣禄饯之，剧饮大欢，解貂裘而别。及鸿章以直隶总督内召，太后意不测，荣禄私报鸿章，鸿章谢病不行免，故德禄尤深。拳乱起，禄以武卫中军攻使馆，董福祥又禄所部也。夷人诛首祸，禄名在约中，乃求解於鸿章，鸿章出之，至其所以脱，事秘世不尽知也。禄内主拳匪附载漪，而外为激昂，称七上书争之不能得，颇扬言白解，世或多信之。

十五日（8日），至忻州。江苏巡抚鹿传霖至。以敬信为户部尚书，裕德为兵部尚书，怀塔布为理藩院尚书，英年为都察院左都御史，桂春为户部侍郎。

十六日（9日），至阳曲黄土寨。

十七日（10日），至太原，居巡抚署，帷幄器物甚设，比於宫中，高宗幸五台时故物也，太后色喜。旅兵及岑春煊马玉昆董福祥升允鹿传霖兵至者七千余人，散而为盗者十五六矣。会山西岁不登，米价腾跃，从兵不得食，时出劫掠，民苦之。陕甘总督陶模至行在，乃以模节制诸军，亦不能禁也。

十八日（11日），命善耆回京察夷情，遗吴永至湖广、刑部郎中俞启元至江苏徵饷。

二十日（13日），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连名劾载漪载澜载勋刚毅英年赵舒翘庇拳匪。奏行而之洞中悔，请削街，然无及矣。太后之复出也，之洞惧祸，持两端，名声远在坤一下。奏至，上呼载漪等严斥之，太后色不怡：久之，乃谓王文韶出草诏，自载漪以下得罪有差，然甚轻。太后犹不悦，

谓文韶曰：“诸臣皆为国效忠，今以罪去之，他日复谁肯尽力者？”文韶嘿然。文韶为人善越和承意，拳匪起，唯阿而已，未尝敢言。上已出走，在道中顾谓文韶曰：“祸今急矣，不两全，宗社为重乎？抑人臣为重？”文韶不对，上以载漪刚毅在，屏出之，卒问文韶，文韶踌躇有间，乃曰：“上所言固当，然外人方未有言，乃先自导之，如国体何？恐任事者寒心矣。”上不乐而起，其偷合白全，皆此类也。党於荣禄，刚毅亦不甚恶之。

闰八月初二日（9月25日），以鹿传霖为军机大臣。克林德赐祭一坛，命大学士昆冈往（祭，灵柩）归国，又命户部侍郎吕海寰再致祭如仪，书至德，德人辞焉。杉山彬，令那桐往祭，予银五千两，日本亦拒之。杉山彬之死，日本书来徵其尸，以一日夜为期送使馆，尸已残失，无可归，遂不答。自是日本不收我照会，英语谓之“哀的美敦”。及议和，乃受。

初三日（26日），山西巡抚毓贤免，以湖南布政使锡良代之。贤以能治盗，稍远至山东巡抚。拳匪起平原，平原令蒋楷请按诛之，竖不许，以他事劾楷去，匪由是盛矣。已而徙山西，红巾坐堂上，书杀夷人之在山西者。学政刘廷琛言贤喜事酿祸，启秀持之，廷琛几得罪。其後刘坤一张之洞亦合劾贤，太后怒，抵其奏於地。

是日，以陶模为两广总督，岑春煊为陕西巡抚，魏光燾为陕甘总督。

初五日（28日），黑龙江将军寿山、盛京副都统晋昌罢。时山已前死。山初得诏书，计未决，求援於晋昌，昌力持战议，许济师，山亦以气自负，思立功，且恃昌无恐。而梅兰泡俄兵数千人，议假道齐齐哈尔城，护哈尔滨铁道。山不许。而俄兵遽至，山军突起掩击之，斩获数十人，又击败俄船。俄大怒，华人之在江北者，颇杀略之。爱琿副都统凤翔渡江急击俄兵，典军来鹤惧深入无后援，麾军退，大败。七月初九日（8月3日），俄兵为华装，自五道河潜渡，翔误谓漠河矿屯也，不修。陷爱琿。翔退守内兴安岭，士死亡已多，力战败俄兵，翔亦欧血死。二十二日（8月16日），陷墨尔根。八月初三日（8月27日），攻齐齐哈尔城，寿山自杀，副都统萨保以城降，而晋昌援师竟不至。初四日（28日）陷宁古塔。山之始挑衅也，幕僚山阴王焕上书切谏山，焕自知不免，乃亡去，山捕焕系吏，焕又从狱中上书，遂杀之。而朝廷方以国书致俄及英法德美日，皆藉口乱民非国家之意，欲以甘言缓夷兵，又阳以诏书戒寿山无生衅，而实阴嗾之。

奉天将军增祺白度军单，欲毋战，召五部侍郎清锐崇宽萨廉溥儁锺灵及讷钦晋昌入计事。晋昌后至，厉声曰：“敢违旨者罪之。”遂下令纵拳民大掠，杀俄护道兵，俄兵退海城东昌，连报大捷。已而俄兵大至。七月初五日（7月30日）攻辽阳，破之。十八日（8月12日）攻海城，又破之。琿春三姓营口牛庄盖平熊岳相继陷。八月三十日（9月23日）入吉林，而奉天（令辽宁沈阳）最後破，东三省尽入俄。其后晋昌以祸首论戍。晋昌者，上书请斩谭嗣同等谿谷之兄也。昌所奏，多依物怪傅会之，皆受谿谷旨。

初七日（30日），以善耆为宗人府右宗正，溥伦为左宗人。

初八日（10月1日），幸陕西，上不欲行，怒谓载漪载勋曰：“朕仓卒出走，徒以太后之故耳，岂吝一死耶？太后今已至太原，宜无虑矣。若属善侍太后，朕当归京师，竟议约，以冀大难之早平也。”太后不许，力持之，无敢谏者。奕劻李鸿章昆冈刘坤一袁世凯皆请回銮，不听。北仓之败，李鸿

章度太后且西遷，白草奏，极言“当安坐，夷兵虽入城，论公法，保无他虑，倘车驾出国门一步，则大局糜烂，後患将不可胜言。”致书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约连名，坤一世凯皆许诺。之洞答曰：“公不见徽钦之事耶？吾不忍陷两宫於险也。”鸿章得书，大失望，奏遂不行。后之洞与客饮而醉，私语客曰：“吾亦知无五国城之祸，然太后在京，夷兵必挟之归政，事尚可问耶？”故之洞不敢请回銮者，恐归政也。

十一日（4日），至介休。拳匪郭敦源犯蹕，捕杀之。敦源能合众，名亚张德成曹福田，德成福田赏赐累万金，而敦源以诛死。介休令陈日稜坐纵容罢，不复收。然是时拳匪聚党阻山川者，所在而有，大群至万人，围固安，破怀柔，怀柔令一家皆死；而谕旨尚谓拳民，为拳匪所胁云。自河以北，大抵无虑皆匪矣。铸钱掘家，劫掠行人，死者不可胜数。李鸿章令梅东益剿之，而朝廷以解散为词，上下相疑，不敢正名为匪也。

十七日（10日），李鸿章至京。鸿章在天津，谒德帅瓦德西，瓦德西曰：“吾统兵主战，君主和，职事不同。”谢不见。鸿章之至京也，以俄兵百人白卫，英日本甚忌之。

十八日（11日），至闻喜。刚毅以病留，太后使何乃溎护视之，三日而死。白戊戌（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以後，毅与荣禄枋政，拟於共和，荣禄主兵而毅喜言利。康有为走海外，为书丑诋太后，辞连上躬，毅献之，欲遂行大事。荣禄曰：“太骤，将有变，不如徐图之。”及立大阿哥，禄定策为多，而毅弗与，毅已心望不能平。拳匪起，毅欲尊大功，倾禄，禄颇示异同，故与禄交恶。禄善为诡合，毅刚愎过於禄，而巧诈不如，叔事李连英，公与上为仇敌，擢用满人尤力，至谓“中国强，满洲亡。”毅阳为公廉，献遗无所受，然尝以多金坐市求利，不能售其欺也。

是日，以奕劻为全权天臣，刘坤一张之洞许便宜行事。先是李鸿章以鬻巨寇深，议授奕劻荣禄坤一之洞皆为全权议款，从其请也。

自宣战之诏出，长江多盗，盗稍稍起矣。天门烧教堂，衡州继之，江西所毁尤独多，而浙江寇至连陷江山常山诸县，杀西安令吴德浦，聚者数万人，东南大扰，然卒以无事，坤一之洞功为多。坤一之洞之初得诏也，意犹豫，不知所为，李鸿章首倡不奉诏之议，坤一之洞和之，遂遣沈瑜庆陶森甲至上海，与各国领事议互保长江，各不相犯，立约而还，虽用以白全，而国亦蒙其利矣。广西巡抚黄槐森，言义民雪国耻，坤一之洞谋自保，私与夷约和，使夷兵得并力趋京师，误大局，因袁世凯奏之。世凯惧，以告坤一之洞。坤一之洞念奏入，且获罪，匿奏又虑为槐森所持，计无所出，问於李鸿章。鸿章报曰：“吾思之熟矣，即被谴一身任之，不相及也。”使世凯置其奏，勿与通；且遗书德寿，告槐森，诘责之。槐森卒以毁教堂去广西，几陷罪。当是时，微李鸿章，东南且乱，而袁世凯亦有应和之功焉。世凯之在山东，杀红巾以万计，德州以南无一拳。河南巡抚裕长、漕运总督松椿好拳，拳颇从之，然不振。

二十日（13日），李鸿章奕劻合劾载漪等罪重法轻，请严议。时德美书请杀首谋，乃并奏焉。给事中王鹏运亦言非严议不足以谢外人。久之而事下鸿章奕劻治，论分别圈禁遣戍，朱祖谋王鹏运及御史李擢英万本敦又连名请斩载漪载勋，皆不报。

二十二日（15日），令李鸿章领武卫中军，荣禄赴行在。禄初由保定走太原，刚毅忌之，诏不许前往，至平定而还。及载漪出军机，刚毅死，李

鸿章为禄请，太后亦念之，故复用。毅之持节东南也，以搜括号增饷数百万，荣禄因间之，请以毅代刘坤一，毅闻之，衔禄尤甚。尝论事，至交闕太后前，太后两蓄之。毅死而禄独进矣。

二十三日（16日），德兵法兵英兵入保定，廷雍以牛酒劳师。居久之，以纵匪杀雍。按察使沈家本论讯无状，乃释之。又杀道员谭文焕。文焕，江西人，首率拳匪攻天津租界者也。裕禄亦遣练军何永盛助之，不能破。保定既已失，自是略永平，躡承德，历三边，并塞而南，东扰河间，过真定，自河以北大抵皆苦兵，出井陘，循六国时用兵故道，浸寻及於山西矣。至易州，声言欲发西陵，李鸿章固争，又欲烧陵树。先是太后遏人掘利玛窦南怀仁冢，故夷议报之。

二十四日（17日），德帅瓦德西至京，居仪鸾殿。白联军之入城也，时掠取财物，而德兵尤横，公卿贵人多被笞辱，礮击太庙鸱尾，凿禁垣为门。夷兵至骑驴上三殿，玉帛图籍焚掠无遗。户部银三百馀万，内帑倍之，尽以宾敌。大治道涂，穿城为铁道，通正阳门。俄英兵迭居颐和园，及出而薪木皆尽矣。

瓦德西欲见李鸿章，鸿章谢曰：“君所居太后宫，吾中国大臣，又老病不赖行，不能以人臣礼见，奈何？”亦不往。居久之，瓦德西不出，乃往见焉。

二十八日（21日），夷人还我太庙，奕劻请之也。珪币俎豆皆失。

九月初一日（10月23日），李鸿章劾刚毅董福祥。时毅已死，而张之洞刘坤一亦先言福祥启衅，罪当惩，太后滋不悦。

初四日（26日），至西安，居北苑。载漪在道，数谋逆，御前大臣那彦图护上躬甚至，计不得施。而夷议首祸，持益急，乃令载漪载勋留蒲州。载勋私人临潼，勒还之。载漪走宁夏。自太原以西旱，流徙多，而州县供亿皆取於民，民童困。诏乘舆所过，无出今年税租，然大率已尽徵，取应故事而已。武卫军又大掠，至公路妇女人军。内阁侍读学士裴维俊以闻，荣禄佯不省。孙家鼐遇董福祥军华阴，尽虏其资，徒跌走入，言於太后，太后默然。

十八日（11月9日），李鸿章与瓦德西见於仪鸾殿。普法之战，瓦德西与焉。至是大督九国军，号二十万，自负老知兵，尤轻海中国；及见鸿章，色甚和。已而奕劻至，握手相问劳，良久而出，然不及和议也。其後仪鸾殿裁，瓦德西乃出居颐年殿，而武英殿亦火，官阙皆已烧残。

方是时，各国议中约，往往相难，约久不出，兵连未解，颇四出侵扰，阑入长城岭，至大同，山西戒严。李鸿章亟因赫德请之。而全权大臣虽奉诏，无玺书，瓦德西难之，不肯认也。欲奏请，又稽期，乃请开乾清宫用玺，自为敕，许之。以示瓦德西。

十一月初三日（12月24日），日斯巴尼亚使臣葛络王，居中国久，班最先，与德意志便宜行事大臣穆默、奥斯马加便宜行事全权大臣齐王、比利时便宜行事全权大臣姚士登、美利坚全权大臣柔克义、法兰西全权大臣便宜行事鲍渥、英吉利便宜行事全权大臣薛道义、义大利使臣萨尔瓦格、日本全权大臣小村寿太郎、荷兰便宜行事全权大臣克罗伯、俄罗斯全权大臣

余蛮子，即余栋臣。

吕海寰时任驻德公使。

日斯巴尼亚，即西班牙。

格尔恩，以约来与奕劻李鸿章，法英德中文各一，为纲十二，要必行。奕劻李鸿章不敢议，乃奏闻焉。

其一，中国应遣亲王赴德谢杀使臣克林德罪，克林德死所应立碑，用辣丁德文中文各一，述中国皇帝惋惜惭愧之意焉。二，中国首祸诸臣，各国所名索，皆应以罪轻重，用中法踪治之。各国人民被害各郡县，不得行文武试五年。三，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被戕死，中国应以优礼谢日廷。四，各国墳塋或被污或掘，应各立碑，命之曰“涤垢雪侮”。五，中国所需军械火药，及制造军械火药诸器机，不得概运入。六，各国教士商人，及中国人之给事各国者，被乱以来所损失资财，中国应尽偿；又应他筹岁入，以当偿款。然非各国所许不得行。七，各国应留兵卫使馆，并设防；中国人民不得居使馆域内。八，自中国京师通道至於海，大沽礮台以十数，尽削平之。九，自海至京师，恐道断，应留兵。十，中国应禁人民结会仇视他国人，违者论死。各省文武大吏以下所辖境，倘复有戕害外人，及凡他违约事，应严惩。已革职，不得借他事关脱复用之。懲治首祸及凌虐各国人之城镇，罢文武试，皆应以谕旨晓示各省，凡二年。十一，凡通商行船各约及通商各事宜，各国谓宜修改者，中国应听从，不得持异议。十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曹章应尽变。各公使覲见仪节，由各国议改，照会中国允行之。以上诸约，中国非尽从，则京畿所在各国兵不复退。

太后得约，度不许，兵且西；又方以首祸当议己，常惴惴不自安；及见约无之，喜过望，诏报奕匡李鸿章尽如约。张之洞独疏争不可许，尤断断於约中奉内廷谕旨攻使馆云。之洞亦知不能争，特以是为名高，附太后。

其後这醇亲王载灃往德为谢罪使，德志也。德皇欲令载灃拜。载灃至瑞士，留不前，久乃得免。日本遣那桐往谢，且归贖焉。

偿兵费四百五十兆，期三十九年偿，为息四厘，得九百余兆。抵以盐课盐厘，及凡通商口岸五十里内之常关税改归税务司。俄许增进口税，英持之久，乃令稍税他食物之免徵者。又海关税名虽直百抽五，物价日渐腾，实不逮，亦许取杯焉。皆以抵偿款。

黄村郎坊杨村天津军粮城唐沽蓟台唐山滦州昌黎秦皇岛山海关皆驻兵，兵八千人；而京师守使馆兵二千余人不与焉。使馆拓地广袤至数里，翰林院、詹事府、兵部、工部、銮仪卫、太医院、钦天监、理藩院堂子皆失。筑垒为壁，守甚严。军械火药各机器，不许入二年。浚治大沽口黄浦江，中外均其费。黄浦江年四十六万金，大沽口年十二万。总理衙门改外务部，班列六部前。诸所立碑，偿使馆侵地，墮炮台费，皆取於我。使臣覲儿，輿轿加黄，至景运门外换椅轿至乾清门，他如故。

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立山联元，令议卹，许还原官。而诏书颇护前，瓦德西以书相诘问，李鸿章权词解之。其後英美又请雪张荫桓，久乃许。荫桓尝使英，英女皇维多利亚在位六十年，而荫桓为贺使，故英美请之。

宣战以後，尝所诏，皆坐罪诸耆臣矫擅，尽燬之，谓之伪。白议讲以来，明年七月画约用玺焉。撤兵约大定，其他所请，大抵皆尽从之矣。

令盛宣怀议商约，语甚多，不能尽记也。约既粗定，俄议归我东三省，别为约，为目亦十二：一，俄许以满洲全省还中国，中国设官办事悉如前。二，中国应许俄留兵，一以护铁路，一以卫地方，中国将军都统及故他官，侍俄人应益加辑睦，并管理所在粮食焉。三，满洲有变，俄得助中国用兵；中国兵一皆遣散，未失之军械火器炮台营寨火药库，尽拆毁之。四，中国不

得驻兵满洲，亦不得再练兵。久后若练及驻兵，应先告俄，限其数。军械火器车不许運入满洲。五，满洲各地方官，应归俄指派，办理失宜，俄得请中国惩办，中国皆应从。六，中国训练北方水陆军，应归俄：他国不得预。七，自旅顺口以北及金州，中国不能悉自主。八，满洲蒙古新疆伊犁一带矿川铁道與其他利益，非俄所许，不得让與他国人，中国亦不得自办。除牛庄外，不得赁人为租界。九，中国应偿俄兵费，俄兵退有期，乃议。十，铁路被毀，皆於中国取偿之，他产业视此。十一，俄白用兵以来所失及所费，中国应以满洲全省或一省之利益为抵偿。十二，中国应许俄由满洲支路及干路，再造铁道至长城及中国京师。

约既出，英日大，为书争尤力。而上海士人会者数百人，上书奕劻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辞甚危，坤之一洞连疏请无许。之洞尤以争俄约自名，鸿章颇厌之，置不答。遂以国书与俄，请改约。俄乃稍许得练兵、还金州，为答书，书辞甚巽。鸿章又以国书请曰：“敝国东三省已失守矣，而大国计见还，朕图报不遑，何忍违异。无如东三省主权一失，各国皆从而生心，中国将无以自立，大皇帝欲寻旧好，而不免各国籍口纷争，度必不忍出此也。况来书所云‘仁至义尽’，敝国自度如天之福，大国必昭大信之言，前此之釁，朕知过矣，今日之事，惟大国实保全之。”俄得书，亦以各国起相持，久之不复问，乃与增祺为守约，益发兵至五万人。而朝廷以诏书责刘坤一张之洞，居南方久，初英，置京师根本，不谅朝廷苦心。令李鸿章主俄约，俄亦许改前议。会鸿章病，约不成。英日益造为诡辞阴挠之，幸议不成，有他变，蔽罪俄始祸，得割地攘他利益遂其私；张之洞刘坤一又固争，朝廷不能断也。

自各国请重惩首祸诸臣，太后意终庇之，不忍决。瓦德西过李鸿章曰：“君良苦矣，计且穷，屡请不见听，今罪人方居中用事，吾当自引兵往取之，鬱鬱久居此，无为也。”李鸿章曰：“待我三日，不获命者且报君，行未晚也。”遂疏言：“联军将渡河，不速诛首谋，西安必不保。且刑赏国家之大柄，今祸变至此，宗社几危，微外人言，亦岂能无罚？况诸臣夙自许忠义，杀身以纾急难，固遂其初心，又何惜一死？”太后览奏不说，蹙额良久，不许。上泣请曰：“吾力不能庇矣，强庇之，祸且及吾母子，不如早断，吾母子犹可全也。”太后不得已，恨甚，许之。

（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初三日（1901年2月21日），赐载勋自尽於蒲州，令户部侍郎葛宝华往视。太后意甚恚，宝华请入辞，不许，及归请对，又不许。方事之般，载勋以步军统领下令，能捕斩一夷人者赏五十金，生致者倍之，妇女婴儿以差次受赏，实无所获，竟坐此杀其身。拳匪为关壮缪谒载勋，载勋跪迎，至不敢仰视。为具骑从，往攻西什库，死焉。载勋不悟也。

初四日（22日），杀毓贤於兰州。贤已论威新疆，至道中，乃当斩，令甘肃按察使何福堃监刑。始拳匪起山东，李秉衡提倡之。秉衡以郾城攻教堂，德持之，落职，遂切齿於外人。贤代秉衡，翼乱民尤至，谗为神，王公贵人及太后左右皆信之。而山东人官京师者王懿荣李端遇又翕然称其忠，相附和。故事急时，太后犹诏山东召老团。语云：“涓涓不绝，遂成江河”，贤之谓矣！而曾廉王龙文独为之颂冤。甘肃布政使李廷箫惧诛，已先死。毓贤之戮教士也，至五十余人，廷箫贪左右之，饮金屑自杀。

初六日（24日），赐英年赵舒翹白尽。年舒翹已下按察使监视，岑春煊遗年药，年死狱中；舒翹服诸毒不死，竟勒杀之。年善望气，以术幸太后，

太后使视醇贤亲王奕劻莹，莹东白杏高百尺无枝，气成五采，年视之，大吉，归报太后曰：“物莫能两大，此其祥也，请伐之。”代之得白蛇不可胜数，树若有血焉。其夕莹树尽死。载勋为步军统领，年以右翼总兵佐之，为拳将横甚，陵轹大臣，然视载澜为谨矣。舒翹习律令，以刑部主事外任，五迁至尚书，颇自喜。大阿哥之立，大召对群臣，太后出诏书遍视之，皆失色，舒翹独前贺曰：“赖社稷之灵，天下臣民有主矣，复何疑，臣犹恨其晚也。”太后大喜。其白涿州归，极知拳匪当肇祸，以附刚毅故，盛绳之，卒以此死。拳匪之杀白莲教也，狱不具，即反有迹，案律妇女不同谋，不缘坐，舒翹心知其冤，私窃叹，然不敢言。其於速化取容，天性也。

初八日（26日），杀启秀徐承煜，以刑部侍郎景澧监斩。秀事徐桐甚谨，桐荐之入军机。修撰骆成驤以贵州试官往辞秀，秀曰：“君归期当在十月後，吾时大功成，洋人无噍类矣。”其弟彦秀守苏州，阴风之使杀翁同龢，同龢几死。启秀已囚，承煜给其父，约俱殉，及桐自经，犹视，承煜趣勒杀之。袁许之死，召对承煜在军机前，故不掇。

载漪载澜论永戍新疆。载漪走蒙古，太后实阴纵之。载漪妻，蒙古阿拉善人也，以善筭幸於太后，出入宁寿宫，载漪日因进珍宝，及白金百万，又以贿事太后左右，以故得立其子为大阿哥。京师乱起，载澜从拳匪入人家大索，得旅布及他物，皆以教民论，扑杀之，虽宗室大臣不免，以此人尤恨焉。

董福祥夺官归甘肃。福祥治塞上名田，连亘百馀里，牛羊驴马囊驼以万计，岁入三百万，大起第宅，後房妇女数十人，实拥重兵为观望。荣禄贪黷好贿，福祥重啖之，岁奉金玉玩好填委其门，自于闐致玉状，役军士三百人，故尤深相结。刚毅已死犹论斩。徐桐李秉衡坐镌职，所前得卹典，皆追夺焉。……

诸教堂偿款及存卹教民之费，京师银二百万两，直隶二百余万，山西二百二十余万，山东八十万，四川八十万，江西七十万，湖南三十六万，浙江二十余万，湖北最少，犹二万金，大半皆赋於民，而房税亩税及其他苛敛之政始行矣。而蒙古鄂托克札萨克十二旗，教堂偿款银九万八千两，乌审旗四万五千五百两，皆以牲畜及土地偿抵焉。……

始德日本以国书请回銮，各国亦以相要约。敬信自京师至行在，宾客送者数十百人，皆言：“京师无恙，太后当早归。”信既至，承荣禄旨，不敢言，嗫嚅，太后大怒，使宦者崔永安往视，永安还对，以实闻，太后左右视，不答。侍读学士恽毓鼎、御史郑炳麟黄会源请同銮，皆不报。奕劻李鸿章又数请之，乃有七月十九日（9月1日）之诏。而鹿传霖方买田宅咸阳，数言敌情叵测，劝太后无北归，太后亦恐遂归政，不欲行。左右多更进言不便，文悌又大治河南宫室，请遂都洛阳。洛阳，周公之所营新都也，平王迁焉，卜年几六百。遂风旨河南巡抚松寿，以行官不办，请改期。寿在江西毁教堂尤众，與湖南巡抚俞廉三名在首祸，鹿传霖为寿请於李鸿章，出脱之。荣禄曰：“寿，满人也，不如與俞廉三并请，示大公。”而廉三亦以教堂偿款私贿入十万金，故皆得免。而浙江巡抚刘树堂独坐失官。白长萃陈泽霖以下所处分至数十百人。泽霖尝攻景州教堂故也。

八月二十四日（10月6日），自西安启跸，仪卫甚盛，发卒数万人，各省所供献太后私财六七百万，尽辇之而东。

自中法连兵，和议定，号为太平，大治海军，开报效，实尽人颐和园，土木之费几七千万，穷极奢丽，过於乾隆盛时。園万寿山，复道周阁相属，

排云殿在山上，度高景山为秋风亭，临玉泉，象海中神山蓬莱方丈瀛洲焉。太后之所常居也，白铁道、火车、电灯、轮船皆备。每岁元日至中春，为鱼龙百戏，曼衍空中日“放花”，皆买自日本，岁费数百万。自诸王大臣省有进奉。盛宣怀献银百万，以此得管芦汉铁路，揽利权。遣中使求京师名花海棠、牡丹、李夷之属，尽移植园中，花时如云，千顷无际，及夷兵入，刈以为薪焉。戊戌（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以后，不敢复郊居，岁时一遣人住视，然所费犹日万金。

今天子即位，国家多故财匱，以卖官虑岁入，然无救於乏，吏道日杂多端矣。至西安，山陝大旱，人相食，待振县官者数十万人，益贱其直。乃稍稍言报劾，广东人黎国廉陈昭常召见蒙优答，而刘毓藻陈时利左宗蕃，皆以入货取九卿，天下益駭於财矣。车驾至临潼，临潼令夏良材以供应获譴。於是郡县承风，各除道，缮治宫室，设厨传，修寺观神祠以待幸，作者数万人，费亦畚数十巨万，大兴兵卫，道死者相望。诸贵人奴隶，至榜笞州县官，释不问。而松寿令江西浮梁镇进瓷盘至十二万，他物称是焉，一驿之费几五万金。

九月十七日（10月28日），至雒阳。……

九月二十六日（11月6日），李鸿章卒，以王文韶为全权大臣，袁世凯权直隶总督，漕运总督张人骏为山东巡抚。奕劻方召赴行在，至保定，闻鸿章病甚，奏请进止，诏仍至开封。方夷兵之入京师也，鸿章迁延不肯进，屡诏敦促之，其词皆甚哀，同於祈请。及和议已得要领，乃数蒙譴责，所请率驳斥不尽行。鸿章不能无少望，而俄约已大改前议，退兵归地有端倪，与俄使已议定画约矣。鸿章所请，世亦重违其意，曲从之。鸿章方自以为有功，有骄色，度朝廷必见从，及奏上，而太后惑於张之洞刘坤一言，不许，鸿章恚甚，欧血遂死，追封一等侯，谥文忠。

鸿章为人，疏阔有大度，然是非利害所在，不敢昌言也。其督两广，太后使掘康有为梁启超祖父坟，鸿章颇枝梧，太后意甚怨。然太后喜联俄，鸿章雅與俄善，太后欲倚鸿章结俄欢，至尽举中国海军船界俄，日本争之，乃止。太后恐各国之议已也，欲引俄为卫，俄亦自许能卫我，太后及鸿章皆信之。张之洞初上书请联俄，戊戌（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以后，又主联英日，实忌鸿章居大名，欲立异以抗之。然鸿章盛时，之洞依附之独谄。之洞佞巧善迎合，不主故常，荐吴永为异才，尤为时所笑。然北人以善宦致总督，惟之洞为有声。

十二月初二日（1902年1月11日），至开封。二十日（29日）废溥儀，仍食八分公銜俸，即日出官。[以下原本阙]

民教案件应由地方公断教士毋许干预片李秉衡

光绪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1896年8月3日）

再，臣查此次仓匪滋事，固由庞三杰因教民刘盖臣抢麦起衅，而民教之所以积不相能者，则以平日教民欺压平民，教士袒护教民，积怨太深，遂至一发而不可制，其酿乱之由，有不可不亟图挽救者。自西教传入中国，习其教者卒皆无业莠民，藉洋教为护符，包揽词讼，凌轹乡里，又或犯案惧罪，藉为逋逃之藪，而教士则倚为心腹，恃作爪牙；凡遇民教控案到官，教士必为间说，甚已多方恫喝。地方官恐以开釁取尸，每多迁就了结，曲直未能胥得其平，平民饮恨吞生，教民愈志得意满。久之，民气遏抑太甚，积不能忍，以为官府不足恃，惟私斗尚可洩其忿。於是聚众寻衅，焚拆教堂之事，虽至身罹法纲，罪应骈诛，而不暇恤。是愚民敢於为乱，不啻教民有以驱之也。

至民教滋事之案，又辄以毁坏什物，焚拆教堂，索赔款之费。不知各国传教虽多，要惟通都大邑建有教堂，其各州县偏僻村镇，皆由各国教士就教民之稍能识字者使为教师，即因其所住房屋为教学之所，名为教堂，实则破屋数间，室如悬磬。一旦有事，则教士以毁坏什物，焚毁教堂，张大其词以告主教，主教复张大其词以告各国公使，而公使遂以诘责总署，百端要挟，异议横生，其实并无洋人房屋器具，议给赔款，徒以长奸猾教民讹诈之风耳。前准总署来电，以德使函称：“据济宁教士电开，单县等处拆毁教堂共二十余处。”臣饬毓贤等周历各县，并委员详查，多系教民破烂房屋，并无洋楼。此案既经擎获首要各犯正法，应即了结，自可无庸置议。

惟民教相仇，终恐日久生事，拟请旨饬下总理衙门与各国公使酌议，嗣後遇有民教案件，由地方官秉公讯断，教士毋许干预。如或斗殴滋事，查非焚毁洋房，但照应得罪名科断，不得再议赔偿。总期彼此无所偏袒，久之猜嫌渐释，民教或可相安。臣为豫弭後患起见，谨附片具奏。是否有当，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四日（1896年8月12日）奉朱批：“该衙门知道。钦此。”]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6—7。

覆陈山东并无虐待教民情由片

毓贤

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一日（1899年4月30日）

再，查接管卷内，光绪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五日（1899年4月5日），承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来电：“奉旨：‘有人奏，近来山东民教不和，屡屡滋鬻，亦实不免有虐待教民情事，以致被教衔恨，籍事生风。此种情形，总由地方官平时不善开导，遂致睚眦报复，积怨成仇，口角细故，致酿巨案。著该抚谆饬各州县，即行剴切晓谕士民，须知入教之人，同系朝廷赤子，与尔民生同里干，自应谊笃睦婣，不必因其习教，故存嫉恶之心，庶彼此相安无事。遇有词讼，无论教不教，地方官总应一律持平办理，毋得稍涉歧视，以期消息无形。将此电谕张汝梅知之，并移交毓贤一体遵照。’钦此。”钦遵到东。前抚臣张汝梅当即恭录谕旨，分饬地方官剴切晓谕，并电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覆奏在案。

奴才窃维东省民教不和，由来已久。缘入教多非安分良民，在二十年前，平民贱视教民，往往有之，并未虐待教民也。迨后，彼强我弱，教民欺压平民者，在所多有。迩来，彼教日见鸱张，一经投教，即倚为护符，横行乡里，鱼肉良民，甚至挟制官长，动辄欺人，官民皆无可如何，断无虐待教民之事。每因教民肆虐太甚，乡民积怨不平，因而酿成巨案。该国主教只听教民一面之词，并不问开鬻之由，小则勒索赔偿，大则多端要挟，必使我委曲迁就而后已。近年情形如此，委无虐待教民情事。此奴才服官东省二十馀年，耳闻目睹，知之甚确者。既钦奉谕旨，嗣後遇有词讼，无论民教，仍一律持平办理。

除再谆饬各州县，一体钦遵，实力照办外，谨将东省并无虐待教民情事缘由，附片覆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知道了。即著督饬地方官，随时多方开导，务令民教相安。”]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24—25。

覆陈山东办理教案并无偏袒情形摺

毓贤

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初四日（1899年12月6日）

山东巡抚奴才毓贤跪奏，为遵旨覆陈东省现办教案并无偏袒，并历禁民间私会各情形，恭摺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二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1899年11月28日）奉上谕：‘近闻山东地方有大刀会红拳会各种名目，多系不逞之徒，藉闹教为名，结党横行，欺压良善。地方文武弹压缉捕，俱不得力。巡抚毓贤又固执成见，以为与教民为难者即系良民，不免意存偏袒。似此因循日久，必至滋生事端。该抚身任封圻，遇事总须持平办理，消息未萌；岂得沽一己之名，竟置大局於不顾？著即督饬所属文武各员，查明各种会匪名目，严行禁止。倘敢仍前聚众，藉闹教为名，结党滋事，并著从严惩办，以靖地方。将此谕令知之。’钦此。”跪诵之下，钦悚莫名。奴才查大刀会名目，由来已久，俗传能避枪炮，直隶山东河南江苏等省习者颇多。近年以来，平民因屡被教民欺凌，希图自保身家，传习愈众。更有学习拳勇技艺名为红拳会者，亦为保家起见。此大刀会红拳会之所由名也。

奴才前在曹州府任内，以大刀会迹近邪术，即已严行查拿禁止。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在兖沂道任内，查办大刀会，将会首刘士端曹得礼拿获正法後，该会遂即解散。上年闰三月间，教民又讹博大刀会聚众滋事。其时，奴才在臬司任内，奉旨著就近调队前往曹属切实弹压。当即轻骑减从驰赴该处，详细访查，并无大刀会聚众滋扰情事，惟曹单城武一带民教时有齟齬。究其起衅缘由，仍是教民欺侮平民，平民万难忍受，始有谋立拳会以自卫身家者。当经奴才出示谕禁，并通饬地方官遇有民教相争，务须持平办结，不得稍有偏袒，别滋事端。稟由前抚臣张汝梅覆奏在案。

本年三月，奴才到任後，曾将民教不和均持平办理缘由详细具陈在案。因上年沂州府属屡出教案，因重申前禁，不准民间私立大刀会红拳会诸名目，并不准设厂学习拳勇，以免聚众滋事。先後出示有八次之多，民间颇知改悔，拳厂遂次第撤散。并谆饬各地方官不准平民与教民为难。随时派拨营队，分赴有教堂处巡缉弹压，保护教民，不遗余力。本年七月间，拳会项目陈兆举在济宁嘉祥汶上钜野各州县地方，纠众滋扰。经饬嘉祥县知县叶大可设法学获，批饬解赴兖沂道讯明正法，余众散解。方期相安无事，不料八月初据汶上县稟称：“教民气焰又张，聚百余人捆缚平民，口称拿获红拳会，擅送济宁教堂，并有殴人勒索情事。众情不服，遂於九月间外匪朱红灯等乘机窃发，抢掠平原教民。”奴才即派济南府知府卢昌诒会同营员督队前往查办。该匪恃众拒捕，当场轰毙匪徒二三十名，朱红灯率党分路窜散。正在通饬兜拿间，该匪胆敢勾同丁家寺僧人本明，郎杨天顺，重纠匪党，滋扰在平县之张庄教堂。奴才复派济东道吉灿升督同游击马金叙，率领所部驰往查办，勒限严缉。於十月二十日（11月22日）将匪首朱红灯及僧人本明一并缉获，解省讯供严办。一面仍饬吉灿升督卒营县，查拿余匪，并出示解散胁从。旋据该道稟称，长清县一带被匪胁从者，均已陆续解散。会於吕十月二十五日（11月27日）电请总理衙门代奏在案。复由奴才出示晓谕，被匪诱胁之拳民，已散者

不准复聚，如有旋散旋聚者，即是甘心为匪，定即严拿惩办。此东省历禁民间私会，及数年来办理教案之实在情形也。

窃思东省民教不和，实由近来教堂收纳教民，不分良莠。奸民溷入教内，即倚教堂为护符，鱼肉良懦，凌轹乡邻。睚眦之嫌，辄寻报复。又往往造言倾陷，或谓某人将纠众滋扰教堂，或谓某人即是大刀会匪。教士不察虚实，遂开单追令地方官指拿，地方官或照单拘拿惩治，百姓遂多不服。结怨既久，仇衅愈深，外匪乘机构煽，以报怨复仇为名，因以闹教生事。其中固难保无被诱之拳民，然亦有拳民绝不与闻者，同不能概诬拳民以闹教之名也。

近年来东省办理洋务交涉，多以迁就了事，每接彼族指擎之信，大半逢迎教士，曲从其意。彼族得步进步，其气愈骄，动辄挟制，反谓虐待教民。奴才遇事斟酌，小事迁就，以顾大局。至遇被族来信指拿之人，必饬地方官先行查明，方能究办。伏查东省民风素强，民俗尤厚。际此时艰日亟，当以固结民心为要图。百姓幸知尊亲大义，愈见朝廷深仁厚泽之所感孚。况奴才受恩深重，兼顾统筹，谨当仰体国家柔远之意，以重邦交；仍须导扬朝廷惠保之仁，以孚民志。凡洋务交涉事宜，均是懍遵叠次所奉谕旨，力顾大局，妥为因应，以期消息未萌：决不敢稍涉因循，固执成见，致滋贻误。

除再钦遵寄谕，督饬所属文武各员随时查禁各种私会名目，不令结党滋事，以安民教而靖地方外，所有东省办理民教之案并无偏袒，并历禁民间私会各情形，理合恭摺覆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该衙门知道。”]

山东民教不和亟宜持平办理摺

朱祖谋

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1899年12月26日）

翰林院侍讲学士臣朱祖谋跪奏，为山东民教不和，亟宜持平办理，敬抒管见，恭摺仰祈圣鉴事：

窃白洋燄日炽，教案叠出，各省皆然，山东为甚。然以臣所闻，熟思审处，欲平山东之案，则不在兵威而在吏治。何以言之？白德人据有膠澳，意直以山东为其所有。入其教者，以护符密迹，日益鸱张，鱼肉乡邻，无所不至。地方官怵於李秉衡之罢官也，又皆奉命惟谨，一味庇教而抑民。以致良儒者赴观无门，狡黯者蓄谋潜煽。如大刀会义和拳神拳等名目，所在多有。始止私相传习，徒侣无多。近因教堂肆虐，官不为理，乃籍仇教为名，广为纠结。小民以自卫无术，往往入拳会以求保护。闻自山东之西境，南连豫皖，北接畿疆，蔓延四布，声息相属，大都与教为难，此案未结，彼案又起。朝廷思患预防，特命袁世凯统带重兵，往权抚篆，宸谟默运，钦佩莫名。

臣维良医之疗病也，必抉其受病之源；良吏之靖乱也，必究其致乱之本。拳会人数既众，良莠自不能齐，果有不法，岂可概从宽纵，致貽养癰之患。第该拳会等为徒虽夥，未闻扰害平民，劫掠官府。偶与教堂滋事，但择其一二渠魁，责令地方官缉获惩办，自足了事。虽有大兵，无所可用。平原之役，杀拳会中人不过二三名，而无辜被戮者至百余人之多，其中并有妇稚三十余名口，冤惨之状，行路歔歔。袁世凯此次到东，如果宣布皇仁，竭诚开导，俾咸晓然於皇太后、皇上爱民之本意，息事之苦衷，众怨既平，群情自服。万一轻信浮议，仓猝出师，大军所临，耳目霍骇，铤而走险，已属可虞，甚至势成燎原。洋人以助剿助守为名，干预军事，小则索偿兵费，大则占踞城池，操纵两难，为祸益烈。即不至此，而诛戮过重，拳会之势虽战，教堂之气益张，彼无告之民，不敢入拳会，势必入教堂。夫拳会仇洋，犹是朝廷赤子也，既入洋教，则蚩蚩者氓，岂复为朝廷有哉！此亦可虑之大者也。

所谓责在吏治者若何？亦日持平办理而已。官既持平，则教堂不得肆虐，民教不至相仇，生理各安，不惟入教者寡，即入拳会者亦寡，蘖芽之孽，自消阻於无形矣。

相应请旨，飭下署山东抚臣袁世凯，慎重兵端，整顿吏治，勿以意气用事，勿以操切图功，遇有教案，持平办理，以仰副朝廷安内攘外、孜孜求治之至意。

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42—43。

为防维后患请定界限以杜效尤摺 附片

高熙喆

光绪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1900年3月27日）

江南道监察御史臣高熙喆跪奏，为防维后患，固结人心，请审定疆界，饬抚臣据理直争，以杜效尤，恭摺仰祈圣鉴事：

窃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德人强占胶澳，初次立约，仅索潮平百里，而委员王曾俊等指引德人，将胶州即墨平度高密诸城五州驷地，圈入德界，蒙混电禀，销毁前约，而胶澳以外四百里之地遂为彼有。当时平度州知州潘民表力争不获，而英人果因之乘间而起。

查英人租界在文登之威海地方，上年冬月英人又自威海以外圈佔文登荣成两县地，於孟庄桥头等处，张贴告示，令界内民向彼完粮，并於东滩地方，强派华绅四人，充当粮总，代为催收。而该县百姓不敢忘本，仍向县署完粮，纷纷投柜，官不敢收，皆流涕以去。伏思百姓食毛践土，各有天良，愿为朝廷之赤子，耻作异域之编氓，乃不能保护之，使归彼族，此真堪恻哭者矣。

闻英人与特国 搆兵，何暇与我再启兵端，特恐复有汉奸如王会俊者，指引彼族，恫喝要求，复为所蒙蔽而不觉，含糊许之，又蹈胶覆辙，则沿江沿海省分，均有租界，各国效尤，均索界外之地，又将何以应之！彼族不损一兵，不折一矢，出一言而得数百里之地，又奚惮而不为耶！此次之划界，臣诚恐山东抚臣袁世凯迁就了事，图目前之苟安，忘後日之大患，中一国之狡计，启各国之釁端，实於大局所关非细。既有所闻，用敢披沥上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又 片

再，山东高密县属濠里地方，洋人修造铁路，阻塞田间水道，有碍小民生计，因向洋人拦阻，洋人枪毙平民数人。又去年三月山东日照县石臼所後数里住家，被德国人杀死农人一名，被伤者一名。洋人如此凶横，地方官不能申理，尚复成何事体！夫中国毙一洋人，必抵偿数命，抚恤钜万，而洋人毙华民，如屠犬豕。百姓何辜，遭此涂炭。合无饬抚臣据理责问，将凶犯按律惩办，以雪百姓之冤。不然百姓积怨已深，群起而与之为难，釁端恐白此而起。且民者国之木也，使洋人白此以轰毙华民为固然，相率效尤，我又何以立国！臣为民生、国体起见，据实附片并陈，伏乞圣鉴。谨奏。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70—71。

此摺标题系编者所加。

此摺标题系编者所加。

谕内阁严禁拳民滋事保护教堂教民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1900年5月29日）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1900年5月29日），内阁奉上谕：“近畿一带乡民练习拳勇，良莠错出，深恐别滋事端，叠经谕令京外各衙门严行禁止。近闻拳民中多有游勇会匪溷迹其间，借端肆扰，甚至戕杀武员，烧毁电杆铁路。似此警不畏法，其与乱民何异。著派出之统兵大员及地方文武，迅即严拿首要，解散胁从。倘敢列仗抗拒，应即相机剿办，以昭炯戒。现在人心浮动，遇事生风，凡有教堂教民地方，均应实力保护，俾护安全而弭祸变。”钦此。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105—106。

为直隶拳民进入近畿请派兵弹压摺 附片二

赵舒翘 等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1900年5月30日）

臣赵舒翘、臣何乃莹跪奏，为直境拳民窜入近畿，焚毁铁路，请旨派兵弹压，恭摺密陈，仰祈圣鉴事：

窃据涿州知州龚荫培禀称：“四月二十九日（5月27日）申刻，突有直隶涿水县属之石亭驿义和拳民，约二三千人，窜入州境距城八里之永乐村，将沿途铁道并巡捕房、电线杆均行焚烧拆毁。”又据总理衙门来函并钞录盛宣怀及翻释官连芳等来电称：“该拳民由琉璃河一带绕至芦沟桥，延及丰台。”又据西路广林绍清禀称：“芦沟桥一带，义和拳民日众，附近铁路洋人甚多，前请督臣调派马步队弹压，至今未到。顷探得涿州良乡宛平等处地面，车道栈房均被直境窜来拳民焚毁。并有拳民与三合庄洋人寻衅，经洋人开放洋枪，致伤不识姓名之人。幸捕盗兵役弹压，洋人尚未受伤。请赶紧咨调队伍，速来保护。”又据南路厅吕品律禀称：“黄村火车站人等，均闻风逃散无蹤，请派兵看守车站”，各等因。臣等接阅之下，不胜诧异。

伏查顺天各属，自去冬以来，叠奉谕旨，钦遵通饬各该牧令，开诚布公，随时劝化。复乘其因公来见时，面授机宜，饬以务须仰体圣意，多方开导。半载以来，民教相安，并未激生事端。其有办理未尽合宜者，如署霸州知州郑辅，立予撤任。驻京各国教士，虽叠次来函，请派兵保护，均经臣等随时函答。各该主教亦皆同声感戴，有来信可凭。上月，霸州拳民复有蠢动，经督臣派兵前往。臣等当饬该暑牧刘于祐往见带兵队长，嘱其遥为驻扎，暂缓入境，一面亲赴各村，宣布朝廷爱民如子之仁。该拳民等无不感激涕零，立时解散，随即告知队长撤队回省。至今霸州民教安堵如常，其余各属，亦均闻风帖服。虽未能尽绝根株，但祈甘雨及时，各勤农务，自可销患无形。此臣等办理顺天各属民教相安，一定不摇之主见也。

前因涿州双柳树村官村出有逐杀教民二案，虽由涿水馀匪波及，所伤不过二三人，该牧事前究属疏於防范，立予撤任，另委明干之员，前往接署。并论该牧，约束州民，各安本业，不得越境助逆，致负圣朝豢养之恩。并责成前牧龚荫培协同绥辑，不得因业经撤任，稍涉推诿。初不料直境与顺属毗连之涿水县办理拳教相持之案，一旦溃败，决裂至於此极也。其溃决之由，臣等但得之传闻，既未接督臣来文，未敢据以上陈，应出督臣自行详奏。

惟查直境拳匪，业已延及长辛店芦沟桥一带，若不预为布置，调兵弹压，其患何堪设想！臣衙门捕盗营兵，仅能责以捕盗，皆向分布四路厅，其在京者不过数十，又经派令防护碎石路工，责无可调派之兵。若俟咨催督臣调派，昨闻火车已停，电线已断，现虽由五百里前往调兵，仍恐鞭长莫及。事关大局，可否於近畿各营酌调数队，往芦沟桥长辛店邻近铁路一带，扼要驻扎，以资保卫而防未然。一面仍由臣衙门严饬各属，小心防范，以免别滋事端。

所有直境拳民窜入近畿，请兵弹压缘由，谨恭摺密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特国，即南非之特兰西瓦尼亚。

附片一

再，民教不和，由来已久。各国传教之人，虽有天主耶稣之别，究其命意，要不外劝人为善。无如人教之民，良莠不齐。其奉教安分者，固属不少，而倚教师为护符欺压乡里者，亦复所在皆是。往往以钱财细故，动辄涉讼，甚且颠倒是非，淆乱黑白。地方官亦明知审断未平，不得不含糊了事，小民受其鱼肉，积不能平。此等情形，各国主教焉能得知？无非听教民一面之词，动谓民曲教直。於是，小民之冤无处申诉，酿而为义和拳会矣。倘不审其致此之由，与寻常会匪一律严办，势必迫而成匪，民气必致大伤，不可不慎。且查涿州双柳树村一案，仅伤两教民而逸，室中一物未失，真有古侠士之风，其非甘居为匪，已可概见。即其拆毁铁路电线，亦系误认为洋人所造，实不知为国家所设。此外，并无抢劫焚掳之事。地方官抚之果徒得法，何至激出戕官巨案？此涿水县不能辞其咎也。窃闻涿水县知县祝芾办理此案，种种乖谬。官非顺属，自应由督臣据实纠参。惟事关大局，臣等既有所闻，不得不据实上陈。应如何惩处之处，伏候圣裁，以为办事卤莽滅裂者戒。谨附片密陈，伏乞圣鉴。谨奏。

附片二

再，拳会蔓延，诛不胜诛，不如抚而用之，统以将帅，编人行伍，因其仇教之心，用作果敢之气，化私忿而为公义，缓急可恃，似亦因势利导之一法。特拳民以灭洋为名，洋人视如仇讐，我若收而用之，彼必谓为不然。然各国练兵，所以自卫，例非他国所能干预。丑约束不令滋事，於和局固无妨碍也。管窥一得，用备择采。谨附片再陈，伏乞圣鉴。谨奏。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108—110。

谕内阁以外邦无礼横行当召集义民誓张撻伐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1900年6月21日）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1900年6月21日），内阁奉上谕：“我朝二百数十年，深仁厚泽，凡远人来中国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怀柔。迨道光咸丰年间，俯准彼等互市，并乞在我国传教，朝廷以其劝人为善，勉允所请，初亦就我范围，遵我约束。詎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彼乃益肆臬张，欺陵我国家，侵占我土地，蹂躏我民人，勒索我财物，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凶横，日甚一日，无所不至，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慢神圣。我国赤子仇怨鬱结，人人欲得而甘心，此义勇焚毁教堂屠杀教民所由来也。朝廷仍不肯开衅，如前保护者，恐伤吾人民耳。故一再降旨申禁，保卫使馆，加恤教民。故前日有羸民教民皆吾赤子之谕，原为民教解释夙嫌。朝廷柔服远人，至矣尽矣！乃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挟，昨日公然有杜士兰照会，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归彼看管，否则以力袭取。危词恫喝，意在肆其披猖，震动畿辅。平日交鄰之道，我未尝失礼於彼，彼白称教化之国，乃无礼横行，专恃兵坚器利，自取决裂如此乎？”

“朕临御将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孙，百姓亦戴朕如天帝。况慈圣中兴宇宙，恩德所被，浹髓沦肌，祖宗凭依，神祇感格。人人忠愤，旷代所无。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撻伐，一决雌雄。连日召见大小臣工，询谋僉同。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下至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彼仗诈谋，我恃天理，彼恃悍力，我恃人心，无论我国忠信甲冑，礼义干櫓，人人敢死，即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翦彼凶焰，张我国威。其有同仇敌忾，陷阵冲锋，抑或尚义捐赀，助益饷项，朝廷不惜破格懋赏，奖励忠勋。苟其白外生成，临阵退缩，甘心从逆，竟作汉奸，朕即刻严诛，决无宽贷。尔普天臣庶，其各怀忠义之心，共洩神人之愤。朕实有厚望焉！”欽此。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162—163。

此处标题系编者所加。

此处标题系编者所加。

军机处寄各省督抚等电旨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三十日（1900年6月26日）

奉旨：“昨已将团民 仇教，剿抚两难，及战衅由各国先开各情形，谕知李鸿章李秉衡刘坤一张之洞等矣。尔各督抚度势量力，不欲轻搆外衅，诚老成谋国之道。无如此次义和团民之起，数月之间，京城蔓延已徧，其众不下十数万，自兵民以至王公府第，处处皆是，同声与洋教为仇，势不两立。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生灵涂炭。祇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奏称信其那术以保国，亦不谅朝廷万不得已之苦衷矣。尔各督抚若知内变如此之急，必有寝馈难安、奔问不遑者，尚肯作此一面语耶！此乃天时人事相激相迫，遂成不能不战之势。尔各督抚勿再迟疑观望，迅速筹兵筹饷，力保疆土。如有疏失，惟各该督抚是问。”钦此。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187。

军机处寄出使俄国大臣杨儒等电旨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三日（1900年6月29日）

奉旨：“此次中外开衅，其间事机纷凑，处处不顺，均非意计所及。该大臣等远隔重洋，无由深悉情形，即不能向各外部切实声明，达知中国本意。特为该大臣等缕晰言之：先是，直东两省有一种乱民，各就村落练习拳棒，杂以神怪。地方官失於觉察，遂至相煽成风，旬月之间几於遍地皆是。甚至沿及京城，亦皆视若神奇，翕然附和。遂有桀黠之徒，倡为医教之说。五月中旬，猝然发难，焚烧教堂，戕杀教民，阖城汹汹，势不可遏。当风声初起之时，各国请调洋兵到京，保护使馆。朝廷以时事颇迫，破格许之。各国通计到京洋兵不下五百人。此中国慎重邦交之明证也。各国在京使馆，平日与地方尚属无怨无德。而白洋兵入城以後，未能专事护馆，有时上城放枪，致有伤人之事，甚或任意游行，几欲阑入东华门，被阻始止。於是兵民交愤，异口同声。匪徒乘隙横行，烧杀教民，益无忌惮。各国遂添调洋兵，中途为乱党截杀，迄不能前。盖此时直东两省之乱党，已熔成一片，不可开支矣。朝廷非不欲将此种乱民下令痛剿，而肘腋之间，操之太蹙，深恐各使保护不及，激成大祸。亦恐直东两省同时举事，将两省教士教民使无遗类。所以不能不踌躇审顾者以此。尔时不得已，乃有令各使臣暂避至津之事。正在彼此商议间，突有德使克林德晨赴总署途中被乱民伤害之案。德使盖先日函约赴署，该署因途中扰乱，未允如期候晤者也。自出此案，乱民益挟骑虎之势。并护送使臣赴津之举，亦不便轻率从事矣。惟有饬保护使馆之兵，严益加严，以防仓卒。不料五月二十日（6月16日），即有大沽海口洋员面见守台提督罗荣光，索让炮台之事。设如不允，便当於明日两点用力占据。罗荣光职守所在，岂肯允让。乃至日果先开炮击台。相持竟日，遂至不守。白此兵端已启，却非釁自我开。且中国即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并何至持乱民以与各国开衅。此意当为各国所深谅。以上委曲情形，及中国万不得已而作此因应之虚，该大臣等各将此旨详细向各外部切实声明，达知中国本意。现仍严饬带兵官照前保护使馆，惟力是视。此种乱民，设法相机自行惩办。各该大臣在各国遇有交涉事件，仍照常办理，不得稍存观望。将此各电谕知之。”欽此。

军机处寄护理直隶总督廷雍上谕

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七日（1900年9月20日）

军机大臣字寄护理直隶总督·布政使廷，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七日（1900年9月20日）奉上谕：“廷雍奏，派营剿办拳匪一摺。此次事变，实由拳民藉端衅，以致激成巨祸。现在顺直各属拳匪聚集处所，尚有三十馀州县之多。亟应严行惩办，庶足以清乱源。即著督饬吕本元等认真剿办，毋稍姑息。梅东益素不得力，著另行派员前赴沧州接办。各国籍口，总以代剿拳匪为名。该护督务当迅速办理，以绝祸根，毋贻彼族口实，是为至要。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618。

义和团文献

义和团告白

中原各省集市村庄人等知悉：

兹因天主教并耶稣堂毁谤神圣，上欺中华君臣，下压中华黎民，神人共怒，人皆缄默。以致吾等俱练习义和神拳，保护中原，驱逐洋寇，截杀教民，以免生灵涂炭。自示之後，晓谕村庄人等，无论尔等谁庄，如有教民，急速驱逐，自逞将教堂乃伊等房屋，俱各延烧毋留。谁若招留抗违隐匿信主之人，吾等到处一例问罪，用火焚化，以致掣肘。尤恐不谕而诛，吾等不万无故干受其累。勿违，特示。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1900年5月28日）

义和团具

——[拳时上谕](#)，[雜录](#)，叶116。

马兰村坎字团告示

京都顺天府宛邑齐家司马兰村虔诚设立义和神团，为此晓谕严规村坊事：

窃有天主教，由感丰年间，串结外洋人，祸乱中华，耗费国帑，拆庙宇，毁佛像，占民坟，万恶痛恨；以及民之树木禾苗，无一岁不遭虫旱之灾。国不太而民不安，怒恼天庭。今上天大帝垂恩，诸神下降赴坛，设立坛场，神传教习子弟，“扶清灭洋”，“替天行道”，出力於国家而安於社稷，佑民於农夫而护村坊，否极泰来之兆也。而恐愚庶无赖之徒，仗势横行，依强凌弱，报与村首团长，以公为公，按法办理，不准徇（私）为己。如有私情，神目如电，察示无私，轻罚重法，绝不宽宥。因以外教邪术迷人，上天恼怒，差众圣下界赴坛，传教子弟义和团。义者仁也，和者礼也，仁礼和睦乡党，道德为本，务农为业，而遵依佛教。不准公报私仇，以贫压贫，依强凌弱，以是为非。

齐堂川齐家司马兰村坎字团具。

——拳时上谕，杂录，叶115—116。

原编者注：拳民，清实录作拳匪。

乃，误，当作及。

刘青田碑文

庚子之年（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日照重阴，君非桀纣，奈佐非人。最恨和约，误国殃民。上行下效，民冤不伸。原忍至今，羽翼洋人，趋炎附势，肆虐同群。逢天曹怒，假手良民，红灯下照，民不迷津，义和明教，不约同心。全重漂洋孽，时逢本命官，待当重九日，翦草自除根。

——[拳匪纪事](#)，卷2，叶4。

义和团揭帖

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劝奉教，乃霸天，不敬神佛忘祖先。男无伦，女鲜节，鬼子不是人所生，如不信，仔细看，鬼子眼睛都发蓝。不下雨，地发乾，全是教堂止住天，神爷怒，仙爷烦，伊等下山把道传。非是谣，非白莲，口头咒语学真言；升黄表，焚香烟，请来各等朱神仙。神出洞，仙下山，扶助人间把拳玩：兵法易，助学拳，要积儿子不费难。挑铁道，把线砍，旋再毁坏大轮船，天法国，心胆寒，英吉俄罗势萧然。一概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废升平。

——[拳匪纪事](#)，卷2，叶4。

义和团警告国闻报揭帖

我皇即日复大柄，义和团民是忠臣。只因四十馀年内，中国洋人到处行。三月之中都杀尽，中原不准有洋人，馀者逐回外国去，免被割据逞奇能。国闻报上多谬妄，乱语胡言任意登，该报因有日人保，故敢造谤诋我们。兹特示尔国闻报，此後下笔要留神，倘敢再有诽谤语，定须毁屋不留情。众家弟兄休害怕，北京今有十万兵。待等逐尽洋人後，即当回转售山林。

——拳匪纪事，卷2，叶10。

义和团痛斥李鸿章等揭帖

上帝今有七怒：一怒庆王 天主翁；二怒钦差袁 奸雄；三怒助洋鸿章李；四怒将军裕 不忠；五怒聂 姓提督死的苦，死後还得流 骂名；六怒贼子通洋保国会，不久落头归阴城；七怒变 地死一多半，闰月秋时是大乱。

——义和团杂记。载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期，页12。

贫，误，当作富。

全重，据近代史资料 1957 年第 1 期义和团杂记作金鼠。金鼠，意指庚子年。

庆王，即奕匡。

袁，即袁世凯。

裕，即裕禄。

聂，即聂士成。

团 规

钦命统率义和团王大臣为发给团规事：

照得木爵士臣奉命统率义和团以来，迭与诸团师兄，讨论时事，具见忠勇性成，同仇敌忾。因思前来挂号者不一而足，恐其中或有事理未能明悉，致干咎过，爰与木团师兄等参合佛法，拟定团规，俾众团师兄有所遵守。兹将团规十条开列於後：

一、义和团专为承天命、奉佛法，诛杀洋人，翦除教匪，以保国家而安良善，义和心诚，莫是过矣。仰各团师兄当谨守此意，不可偏信人言，有意苛求，致生枝节。如有滋事之人，轻者驱逐出团，重者请佛法惩治。

一、义和团本系大公无私，所有各国诸师兄，均应恪守佛法，精白乃心。如有不守团规，循私偏听，藉端滋事，诬害良民；或报复私仇；或意图讹诈，任意烧杀抢掠等情，即系匪徒假冒，既为神人所共愤，更为佛法所不容，本爵实深痛恨。若经访有确据，或被指名告发，禀明总团，即带团住拿，照匪徒办理。如敢抗拒，应格杀勿论，然不可任意专擅也。

一、义和团每遇诸神附体，是否教匪，一目了然，从未妄杀一人。世人或有不知者，不免喧有烦言，所以拿获教匪，必须带至坛

上，明试真伪，以供众睹。实系甘心教匪，直认不讳，看押禀明总团，分别正法。如有教民，真心改过，质明神人，准赎前愆，带至总团，听候佛法发落。

一、义和团承天命、奉佛法，保国家，正所以保身家也。如遇临敌打仗，自当奋勇杀贼，不可畏葸退缩：应与官军联成一家，不可稍存尔我之见，致误事机。各团既系诚心为国，必有神灵保护，决无意外之虞。其临敌退缩，或存尔我之见，是故违佛法，神灵必不保护也。

一、各团师兄如遇调遣出征，当谨遵号令，不可稍存观望，违者即非佛法本意，当请佛法惩治。

一、各团师兄生擒洋人及教匪系职官者，在京应交统率王大臣；在外交地方大吏验明：分别办理。

一、各团师兄夺获敌人器械者，应呈明地方大吏，听候办理。

一、各国师兄杀死教匪後，查明房间系教匪产业，应即封闭入官，不可烧毁。所有一切什物，应查抄入官，变价充公，不可喝令抢夺。如系他人产业，应从宽免其究问。

一、各团师兄，应具兵勇彼此和睦，联成一家，并力杀敌，以保国家，偶有微嫌，不可介意。倘兵勇欺压团众，在京应禀由统率王大臣，在外禀由地方大吏，转行该管统领惩办，不可辄相械斗，致生内鬩，而误大局。我团众总宜与兵勇联络，如有互相杀伤等情，各应从重办理。

一、各国师兄，不论何字，均系一家，尤当和睦，遇有团内应行联合事件，务须和衷筹商，断不可各存门户之见，致生嫌隙。凡事自有公论，决不容怀挟私心，强词夺理，颠倒是非。倘有不遵者，即将该团销号驱逐，该团大师兄应请佛法惩治。

右仰 山东曹州府曹县老团准此

光緒貳拾陸年七月初二日（1900年7月27日）

關於“东南互保”资料

致江宁刘制台

张之洞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二日（1900年6月18日）辰刻发

马电悉。前日俄茶船载兵一百五十名到汉，尚未登岸，旋接该国电报，昨晨仍乘茶船出口，闻改赴北路。询之据云，此兵本系附茶船回国，乃饰词也，必是俄派陆兵入江干预，为英所阻，故退出。

昨英领事来见云：英政府电令渠来告，欲派水师入长江，帮助弹压土匪。鄙人力阻之，谓鄂已添重兵，出告示饬州县禁谣拿匪，敢有生事，立即正法，所有洋商教士，力任保护。并云，已与台端商妥，意见與我同，长江以内上下游，有我与刘岷帅两人，当力任保护之责，必可无事。若英水师入江，内恐民间惊扰生事，外恐各国援例效尤，转为不妙。若虑他国占先，吴淞外英舰甚多，英舰不进，他国不敢。似此镇静密防，最为上策。我与刘帅皆极愿与英联络等语。英领首肯，已允转告英政府。

来示税司以俄兵询台端，与英领之意正同，不审英舰将入江之说已奉告否？台端务宜速切告税司及上海道，转达上海英总领事，力任保护洋商教士之责，以杜藉口窥伺为要。近沪电屡云，英水师欲据长江，若我不任保护，东南大局去矣。管见是否可采？敬候尽裁。禡。

——[张文襄公全集](#)，卷160，[电牒](#)39，叶16—17。

札江汉关照会各领事力任保护洋人

张之洞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二日（1900年6月18日）

照得现在北方李匪滋闹，长江一带，会匪地痞恐不免亦欲煽惑愚民，籍端生事。当经本部堂出示晓谕，严禁造谣生事，札饬地方文武严拿痞匪，并各处加派兵役巡查防范，当不致滋生事端。惟是两湖地方广阔，内地教堂林立，洋人外出游玩者当不乏人，则又不可不慎之又慎。所有有教堂及有洋人居住地方，亟宜查明，加意保护。洋商、洋教士之在内地者，宜劝戒加意检点。凡与愚民交涉，务宜诸从宽恕，化大事为小事，化小事为无事，以冀相安。

合亟札饬该关道，即便遵照照会英国领事，告以两湖地方，本部堂力任保护，当不致痞匪滋生事端，即使偶有生事猝防不及者，乌合之众，官兵威力亦可立时弹压扑灭，断断不能任其滋蔓。长江下游一带，有两江总督部堂刘，昨与电商，亦已严密布置防范，意见相同，力任保护下游。请英领事转达英政府，此时长江一带，弹压痞匪，尚不须外人相助，若英水师遽进长江相助，不惟无益，且内恐百姓敬援，外恐他国效尤，更致不可收拾。至若恐他国先进干预，吴淞有英国水师，尽可拦阻，英不先入，他国断不敢入，可请放心。一面嘱其将凡有该教士之教堂，及有洋人在内地地方，迅速开单前来，以便分饬加意保护。如有洋人携眷入内地者，务须劝令暂行带回汉口。洋人如无要事，戒饬暂勿外出游玩打鸟，免为小事致生枝节，方为谨慎稳妥之道。是为至要。

——[张文襄公全集](#)，卷103，[公牒](#)18，叶18—19。

致总署荣中堂

张之洞等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1900年5月20日）亥刻，寄保定廷藩台 译出加封黏钉，专派弁兵飞递京城。同日照录，另由上海海线寄山海关副都统飞递京城。二十七日（23日）又照录，寄济南袁抚台 译出加封寄京，并致度邸。

各国洋电皆以拳匪妄杀开衅，我不速剿，致动众怒。日本电谓：“若肯剿匪，尚有转机。”京城危急，北望焦灼。

查拳匪符咒惑人，传教煽乱，实不能避枪炮，嘉庆十三年（1808年）久经谕禁，若真系直隶义民，何以陕西人李来中为首？是为邪教，应剿一也。不遵诏旨解散，京外乱杀，华洋均受其害；且要挟钦使，请杀新城涑水两知县，目无法纪，是为乱民，应剿二也。旗书“助清灭洋”，乃畚省会匪故套，若助朝廷，何以抗旨？北白京城，东至天津，西至保定，南至河间，周围千馀里均被滋扰，勒派供粮，其中不尽教民，亦滥遭焚杀，畿辅灾旱，民不聊生，是为土匪，应剿三也。毁坏国家所设电线铁路，值数百万，阻诏奏，误军行，又焚毁京外洋房民房无算，是为劫盗，应剿四也。

即不与各国开衅，亦应痛剿，况无故戕害洋人洋房，杀日本参赞。今海口已被占夺，都城布满洋兵，增兵增舰，日来日多，祸在眉睫，直不忍言！从古无国内乱民横行惨杀而可以治国者，亦未闻一国无故具六七强国一同开衅而可以白全者。即英俄强国，亦断不能受各国并力之攻。况官军弹药有限，鏖战日久，我无接济之械，彼增数倍之兵，江海各口俱封，各国分路攻扰，全局糜烂，如何支持！拳匪无械无纪，在东在直皆不能撤官兵，近日在落堡被洋兵击毙无数，在交民巷又被洋兵击败，未见其能避枪炮。若谓乌合乱匪，能与大队洋兵拒战，断无此事。仰恳皇太后、皇上圣断，念宗社之重，速持定见，勿信妄言，明降谕旨，力剿邪匪，严禁暴军，不准滋事。速安慰各使馆，力言决无失和之意，告以已召李鸿章，李到当与各国妥商办法。闻美国在大沽并未开炮，先托美使调停，劝令停兵息战，我方好专力剿匪。并请速发电旨，述皇太后、皇上之意，飭驻各国使臣，令向外部道歉。日本被戕参赞，优加抚卹，力任以后保护。明谕各省保护洋商、教士。众怒稍平，庶可徐商挽救。宗社安危所关，问不容发，再过数日，大局决裂，悔无及矣。焦急惶悚。秉衡等意见相同，谨合词籲懇圣鉴，请代奏。

李秉衡刘坤一张之洞鹿传霖王之春松寿于荫霖俞廉三同肃敬。[因道路梗阻，分递两处，一呈总署，一呈荣中堂，以冀必有一路可到，并请电覆。]

——张文襄公全集，卷80，电奏8，叶22—24。

刘制台，即两江总督刘坤一，字岷庄。

刘，即刘坤一。

荣中堂，指荣禄。

廷藩台，指直隶布政使廷杰。

袁抚台，指山东巡抚袁世凯。

寄李中堂刘岷帅张香帅

盛宣怀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三十八日（1900年6月24日）

济沁电 万勿声张。沪会领事接津电，津租界炮燬，洋人死甚众。英提带兵千馀歿於路，已各处催兵。看来俄日陆军必先集，指顾必糜烂。如欲图补救，须趁未奉旨之先，岷帅香帅会同电饬地方官上海道与各领事订约，上海租界准归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均归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商民人命产业为主，一面责成文武弹压地方，不准滋事，有犯必惩，以靖人心。北事不久必壤，留东南三大帅以救社稷苍生，似非从权不可，若一拘泥，不仅东南同毁，挽回全局亦难。乞钧示。

——愚齐存稿初刊，卷36，电报13，叶5。

庆邸，指庆亲王奕劻。

交民巷，愚齋存稿作紫竹林。

李中堂，指李鸿章；刘岷帅，指刘坤一；张香帅，指张之洞。

沥陈拳会难恃外釁勿开联络洋人力保长江会銜电奏

刘坤一、张之洞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三十日（1900年6月26日）已刻自南京发

奉二十四日（6月20日）寄谕，钦遵。续准袁世凯密电，奉二十五日（21日）寄谕：“拳会在津助官军获胜，降旨嘉奖，飭各省扣集此义民成团御侮，必能得力，办法迅奏，沿江海尤宜急”等因。钦此。

窃谓此次大患在與各强国一齐开衅，目下大沽已失，京都危急。拳会仅恃邪术，各国非比流寇，虽幸获胜仗，各国断不甘心，势必增调重兵报复。俄日两国陆兵最多，其来最速。现俄用装茶轮船改赴旅大装兵，英调印度兵，法调西贡兵，美调小吕宋兵，日本调广岛兵，连德国陆兵当不下八九万，断非董宋聂诸军所能抵御。拳会无纪律，可胜不可败，败则四散。以京师之重地作孤注之一掷，危迫甚矣。论兵力，一国焉能敌各国，不败不止；论大势，各国焉肯输一国，不胜不止。岂有拳会可操长胜而无一败之理？鏖战旬日，药弹必竭，接济无从，更何能以血肉之躯与炮火相搏？一旦兵败会散，各国大队直入京城，宗社乘輿何堪设想！此臣等痛哭流涕，不忍言而不敢不言，不得不万叩以请朝廷亟思变计者也。

沿江一带会匪、鹽梟、安庆道友甚多，與拳匪各自为黨，平时专以抢劫为事，口号皆悖逆之语，并无拳会之党可招。臣等已将防务密为筹备，但就目前计，北事已决裂至此，东南各省若再遭蹂躪，无一片乾淨土，饷源立绝，全局瓦解，不可收拾矣。惟有稳住各国，或可保存疆土。江宁汉口英国领事迭来臣等署中面商，欲派兵舰多艘，入江保卫商教，臣等以力任保护，坚辞阻之，该领事已允不再派舰。上海各领事虚，并经飭令江海关道密为转商，亦各允许。盖长江商务英国为重，各国觊觎已久，惧英而不敢先发，英亦虑各国干预而不敢强占，以启各国戒心。在我正可就其所忌而羈縻牵制之。若鼓动一国，势必群起而攻，大沽覆辙可深鉴也，此实委曲求全之策。

现在尚属安静，自可暂与周旋，仍一面严密筹备。惟沿江防军甚单，精械不能一律，虽酌量增募，利钝仍无把握，一经宣战，各国封我海口，沪局军火不能运出，将士战守奋勇，亦无弹药接济，沿海、各省纷扰可虑，防不胜防。闽浙广东兵力亦薄。甲午（光绪二十年 11894年）以後存械无多，从前法越之战，日本之战，开釁皆止一国，军械弹药尚可设法分购密运，勉支半年，故一国内可力战，若谓可以抵拒各国，臣等诚不敢故作矜夸之语，以欺君父而误国家。外釁一开，内匪四起，更难措手。

总之，能联络一日，长江以内尚可使外人无从逞志。儻各国必欲以干戈从事，派大队兵舰来江攻我营台，实逼处此，臣等受恩深重，有守土之责，自当尽力抵御，存亡与共。事机甚紧，所关甚钜，谨披沥上陈。

再，出使各国大臣，此时请勿遽行召同，若使臣下放同国，即是明言决裂，自认攻毁各国人命物产，以後更难转圜，似宜仍令暂驻各国为宜。合并沥陈。臣坤一之洞。卅。

——张文襄公全集，卷80，电奏8，叶24—26。

济沁电，指招拳民禦外侮之电语。

英提，指英海军提督西摩尔。

寄粤宁苏鄂皖各帅

盛宣怀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三十日（1900年6月26日）自上海电发

（五月）三十（6月26日）会议章程呈核：

“一、上海道台余，现奉南洋大臣刘、两湖督宪张电示，与各国驻沪领事官会商办法，上海租界归各国公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中外商民人命产业为主。

“二、上海租界公同保护章程已另列条款。

“三、长江及苏杭内地各国商民教士产业，均归南洋大臣刘、两湖督宪张允认切实保护，并移知各省督抚，及严饬各该文武官员，一体认真保护，现已出示禁止谣言，严拿匪徒。

“四、长江内地中国兵力已足使地方安静，各口岸已有各国兵轮者，仍照常停泊，惟须约束水手人等不可登岸。

“五、各国以后如不待中国督抚商允，竟自多派兵轮驶入长江等处，以致百姓怀疑，藉端启衅，毁坏洋商教士人命产业，事后中国不认赔偿。

“六、吴淞及长江各炮台，各国兵轮切不可近台停泊，及紧对炮台之处，兵轮水手亦不可在炮台附近地方操练，彼此免致误犯。

“七、上海制造局火药局一带，各国允兵轮勿往游弋驻泊及派洋兵巡捕前往，以期各不相扰。此局军火专为防剿长江内地土匪，保护中外商民之用，设有督抚提用，各国毋庸惊疑。

“八、内地如有各国洋教士及游历各洋人，遇偏僻未经设防地方，切勿冒险前往。

“九、凡租界内一切设法防护之事，均须安静办理，切勿张皇，以摇人心”云。

所议万难更动。馀由余道请示遵行。

——愚齐存稿初刊，卷36，电报13，叶11—12。

这个标题是编者拟加的，原题只作会銜电奏。

董，指董福祥，宋，指宋庆；聂，指聂士成。

粤宁苏鄂皖各帅，指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江苏巡抚鹿传霖、湖广总督张之洞、安徽巡抚王之春等。

余，指余联沅。

中西官议定保护上海租界城厢内外章程

一、租界内华人以及产业，应由各国巡防保护，租界外洋人教堂教民，应由中国官妥为巡防保护。遇有警急之事，互相知照妥办。

二、地方流氓土棍，遇有聚众滋事，或抢劫伤人，无论华洋地界，均须一体严拿，交地方官从重严办。

三、现因各处商货停滞，各项小工傭趁较难，拟请租界工程局添办新扩各界路工程，城内则令疏通河道，并由道台挑选精壮充当勇丁，务使闻民有事，可致消息无形。

四、添办各项工程及添募勇丁口粮，中外官商公议捐助章程。

五、沪市以钱业为大宗，而钱业须赖银行零拆转输，若银行不照常零拆，或到期收银迫促，钱市一有挤倒，各行生意必皆窒碍，市面一坏，人心即震动不安。应请中外各银行东及钱业董事，互相通融缓急，务使钱行可以支持。

六、钞票应照旧行用，只须道台会同各领事出示晓谕，声明各行票未收银搭几成钞票，由各钱业照付。

七、租界内大小各戏馆，应令照常，不可停歇，以惑人听。

八、租界内救火章程甚备，租界外浦东亦应仿照，多备救火器具。若有火警，附近居民不可乱动，一面由火会分驰往救，一面分派巡捕兵丁分班巡护，认真弹压，应请先行出示晓谕。

九、租界巡捕应请添募，昼夜轮流梭巡，大小街路均有巡捕，城厢内外以及浦东南市，亦应添募巡捕，多派员弁，分班轮流巡查。

十、查明租界四至出入总散路径，租界内边地，则由工部局於各要路多派巡捕，每处若干人，建造捕房常川驻守，瞭望界外，倘有远处成群来界乱人，即鸣警知会局中派捕抵拦；租界外边地，则由华官派兵搭盖棚帐常川驻守，勿令成群乱人闯入租界以内。

——[中外日报](#)，第 668 号，[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三日](#)

（1900 年 6 月 29 日），第 1 版，[紧要新闻栏](#)。

英代总领事华仑致萨利斯布里侯爵电

上海 1900 年 6 月 14 日（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八日）

我没有接到对於北方情况的正确报告，但是消息似乎是恶化的。

我相信假若有了和北京政府任何绝交形迹的话，我们必须立刻与湖广及两江总督取得谅解，我有充分信任假若他们能够信赖帝国政府的有效帮助，那么在他们区域内，他们将要做到他们能够做到的，来维持和平。

没有疑义的，在扬子江流域内任何事件的爆发，是能够引起大的损失，而且可能蒙受相当生命的死亡，那么采取适当的步骤是必要的，局面是严重的。

——英国蓝皮书·议会文件。见义和团，第 3 册，页 517。

美总领事古纳致克雷特第三副国务卿的报告

阁下：

6月26日（五月三十日）总督 指示上海道台、福开森先生及铁路大臣盛大人和上海领事团会晤，询问各领事不论北方发生何等事故，若湖广两江总督在其管辖下保护生命财产时，则彼等保证对于湖广两江两总督不加攻击，由于此次会议的结果，领事团送达道台下列公函一件：

“我受各领事的嘱托，在接到您和盛大人的张之洞刘坤一两总督的保证后，表示我们的愉快，他们担任保持和平及保护生命财产，对于在这些省份里，因掠夺及作乱所生的任何损害，他们自己负有责任，我们对贵大人致谢，并表示对于他们的雅意致以最高的赞美。

我愿意把塘沽的联军舰队司令官们的通告，报告给贵大人们，他们是对拳民及阻止他们救援危险中的北京及其他地区里外国人的人们而作战，我愿意您向贵大人保证，我们的政府，以前及现在都没有企图，无论是个别的或集体的，在扬子江流域采取任何仇视的行动，或者是派兵登陆，以直到贵大人按照中国政府所订的条约上能够而且做到在他们省份内维持外人的权利时为止。”

以上为此间所有签约的领事所同意，并且由高级领事签字，我在6月26日曾给您一电。

自从此次会议以后，这些省份的总督和巡抚们很积极地预防困难，而且假若发生的话，准备来应付它。扬子江流域差不多所有的城市和村庄都有中国当局的布告。命令维持和平并且承认外人的权利及保护他的财产，在这地区的较小城市的传教士对我的报告里，是最有鼓励的性质。……

由于北京断绝消息，我会要求各领事，把他们地区的情形通知我，他们是和霭而且彻底地做到了，从他们的报告，我能够说扬子江以南的各总督如张刘两总督一样是采取相同的地位的。

我请求您批准上面我说的事情。

古纳约翰

上海 1900年6月29日（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三日）

——美国外交文件。见义和团，第3册，页529—531。

刘，指刘坤一。

张，指张之洞。

总督，指两江总督刘坤一。

上海道台，指余联沅。

福开森（1866—1945年），美国传教士，久居中国的帝国主义分子。此时他任刘坤一的顾问。

盛大人，指盛宣怀。

有关自立军资料

庚子汉口之役

张难先

……国父时旅日本，特召集同志，会议於镰倉，决定在珠江长江两流域起兵。命郑士良在香港组织机关，史坚如赴长江联络会党。鄂人留日学生有革命思想者，若傅慈祥吴禄贞戡元丞等亦欲乘机起事，谒国父请示方略。国父告以已派史坚如赴长江布置，可共同进行也。慈祥等喜，惟经费无出，颇为焦虑。适毕永年谓：“唐才常已得康有为款二万元，由华侨邱菽园输将，都数为三十万元，当可源源而来，余为之反覆陈说，才常大为感动，决脱保皇党而同吾辈革命。”慈祥等愈喜。梁启超悉其事，亦意态活动，於祖饯唐才常林圭吴禄贞傅慈祥等之日，特请国父及陈少白陪宴，以示彼此一致之决心，然国父只赞助之，终不敢信其真能合作，此为庚子（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春日也。

唐才常傅慈祥等至汉口後，设立机关，聚会党十馀万人，创设自立军，分五路密布於鄂皖赣湘各重要地区。傅慈祥并联络武备学堂同学而操兵柄者钮永建孙武艾忠琦等数十人，以谋策应。大通为前军，秦鼎彝吴禄贞统之；安庆为后军，田邦浚统之；常德为左军，陈犹龙统之；新堤为右军，沈盖统之；汉口为中军，傅慈祥林圭统之；才常自为各军总司令。定於七月十五日（8月9日），在汉口武昌汉阳及皖赣湘同时起事。奈康有为停款不发，唐才常窘於饷需，一再延期，聚十万游手无训练之民，而责以危险之事，复饥之寒之，虽愚者亦知其无济也。前军统帅秦鼎彝吴禄贞之至大通也，运动水师弁卒及皖抚卫队管带孙道毅共同奋起，乃因待饷迁延，大通保甲局委员许鼎霖侦悉，逮捕七人，铜陵县魏令告密於巡抚王之春，下令戒严。鼎彝以事泄，仓卒发难，之春令芜湖防营统领李本钦及营官邱显荣率领大队会攻，鼎彝挥兵搏门，巷战七昼夜。卒以力单败绩，馀众四散，鼎彝禄贞走日本。前军既败，汉口总部即愈呈不稳之象。

时主力在会党，而绿营、巡防、督抚标各营弁卒，强半为彼之徒侣，而悉受其运动。乃因饷项无着，失信彼辈。其隶湘军统领黄忠浩〔紫洪山〕、巡防营统领方友升〔扎汉阳〕、督标统领吴元愷〔扎草湖门外愷字营〕部下者，同时出首，於是秘密全泄。才常犹恃张之洞与彼有师生之谊，欲以勤王大义说之，岂料张已下令围汉口总机关，当捕获唐才常傅慈祥等数十人弃市。时七月二十八日（8月22日）也。……会党之及於难者总在百人以上。中军覆，右军逼近武汉，势成骑虎，即不能不亟为发动，而崇阳监利及湖南临沅澧等邑响应之。然汉口惨败之声，达於远迩，人心涣散，再无驾驭之可能，新堤之师亦溃，於是如火如荼之自立军，转瞬即烟消雾散矣。……

是役湖北遵令起兵者，有武昌汉阳沔阳蒲圻应城巴东长乐沙市嘉鱼麻城等十馀处之多，其牺牲极巨。湘皖亦兴大狱，以身殆者略在三百人以上。失败总因，则在党派复杂。康梁与吾党之臭味素来差池，虽经毕永年之启发，才常偶有转变，然彼等经济命脉仍操於康有为之手，故大通发难，即有“讨贼勤王”之告出现。文曰：

湖广总督指张之洞。

中国自立会会长以讨贼勤王事：

照得戊戌变政以来，权臣秉国，逆后当朝，祸变之生，惨无天日。至己亥（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900年1月24日），下立嗣伪诏，几欲蔑弃祖制，大逞私谋。更有义和团以“扶清灭洋”为名，贼臣载漪刚毅荣禄等阴助军械，内图篡杀。不得，则公然与中立为难。用敢广集同志，大汇江淮，清君侧而谢万国。传檄远近，咸使闻知。

[宗旨]一、保全中国自立之权。二、请光绪帝复辟。三、无论何人，凡系有心保全中国者，准其入会。四、会中人必当祸福相依，患难相救，且当一律以待会外良民。

[法律]一、不准伤害人民生命财产。二、不准伤害西人生命财产。三、不准烧毁教堂，杀害教民。四、不准扰害通商租界。五、不准奸淫。六、不准酗酒逞凶。七、不准用毒械残待仇敌。八、凡捉获顽固旧党，应照文明公法办理，不得妄行杀戮。九、保全善良，革除苛政，共进文明，而成一新政府。

吴禄贞见此布告，愤慨赴日本复学；毕永年闻此情形，痛哭走普陀出家；章太炎於数月前即悉唐名义不正，宣布脱离关系，秦鼎彝失败後，始知康延款误事，宣布与渠绝交。噫！以革命大业，聚意志错杂者以图之，希有不债事者！维因此获三大教训：即一、不能专靠会党作主力。二、组织要严密，决不能取便一时，以容纳异党。三、绝对从士兵学生痛下功夫，而不与文武官吏为缘。後鄂人即把握此三种经验，苦于十馀年，遂建辛亥首义之功也。……

——湖北革命知之录，页19—21。

擒诛自立会匪头目分别查拿解散摺

张之洞

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三十日（1900年9月23日）

竊查自北方开战以来，各省匪徒咸思蠢动。臣等 钦遵谕旨，保守疆土。欲防外侮，必须先清内匪。当即增募营勇，分路筹防。七月初间，湖北巴东长乐等县，果有会匪纠从竖旗起事。正在派兵剿办，旋闻安徽大通已有大股会匪突起焚劫，其势甚炽，湖北沔阳州之新堤、蒲圻县之羊楼峒、湖南临湘县之滩头，均有会匪接踵而起，民间大为惊扰，荆州之沙市以及嘉鱼麻城等县，均有会匪谋乱情事。各匪聚众点名，打造刀械，制造号衣，储备米粮，一似钱财甚为充裕者；并闻有私运外洋军火之说。当经遴派员弁营勇，分路密查剿捕。以武穴向为下游门户，会匪之藪，并派营勇兵轮前赴该处查拿防遏。

同时各省拿获各匪，皆系领有富有票。此票乃仿照哥老会散放票布之办法，其票系上海洋纸石印，写刻篆印，皆极精工，上横书“富有”二字，直书“凭票发给典钱一串文”，前有编号，後有年月，背有暗口号图章二颗，用在湖北者又钤“楚”字图章。其命名盖暗寓“富有四海”之意，实属悖妄已极。凡领票者，均系勾串一气，互为声援。据匪首散票者告人云：持有此票，即可向该匪首处领钱一千文，以後乘坐怡和太古轮船，不索船价。并云：中国即将大乱，以後持票即可保家。以故各省会匪趋之若鹜。

旋经查出，此乃大逆康有为一人主使调度，其夥党分布各省，展转煽惑。其巢穴即在上海，於租界内设有国会总会，入会者亦不尽康党。沿江沿海冬省皆有国会分会，而分会中以汉口之分会为最大。因武汉当南北适中之地，居长江之上游，而两湖会匪又最多，故先於武汉举事。其会名曰自立会，其军名曰自立军，勾煽三江两湖等虚哥老会匪，纠众谋逆，定期於七月二十九日（8月23日），武昌汉口汉阳三处同时起事，约定新堤蒲圻之匪，速起大股前来接应，岳州沙市之匪遥为声援。

先於二十七日（8月21日）访有端倪，密飭员弁在汉口地方李慎德堂及宝顺里内，拿获两湖分会总匪首唐才常、匪首林圭李虎生等三十馀名。唐才常系督办南部各省总会，又督办南部各省军务处，林圭系统带国会中军，李虎生系总窝户。当时在唐才常寓所起获军械、火药、伪印、伪札、伪示及富有票多张，又入会各匪姓名簿，又购买洋枪刀械用款、雇募奸细分往各城各营各局充当内应月支薪水用款、招募会匪自称发饷用款各项帐簿，又各省匪党往来逆信，又洋文自立会办事规条，皆在唐才常屋内搜获。并同时在汉口汉阳拿获同夥谋逆之哥老会匪首瞿河清向联升等，发交营务处司道、武昌府、江夏县公同审讯。该匪等供认开设自立会，勾结哥老会，散放富有票，同夥谋逆不讳。当印将该匪首唐才常等二十名正法示儆。

旋在嘉鱼县拿获匪党蒋国才，搜获富有票、黄旗及各匪口号名单，及正副会长康梁伪谕，暨供出各匪姓名。续据湖南拿获会匪头目李英谭翥等供称：

原编者注：1900年6月23日（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海领事团的布告：“联军在中国的司令官及高级官吏们愿意中国沿江沿海各城市的总督及当局们知道他们的企图，是用他们的武力，仅对义和团及阻止他们为援救他们的国民而向北京进攻的那些人来作战的。本布告系应大沽方面高级司令官的请求而公布。”

“康有为在上海开富有山，正龙头系康有为唐才常梁启超李金彪杨鸿钧师马炳等。唐才常派为上海总粮台。听说康有为诸党派人会合大刀会，该党已到山东。此事是康有为为总，康有为以唐才常为总，唐才常以辜仁杰即辜鸿恩、师马炳即师襄为总。湘省闻学自尽之汪燊，派为长沙总粮台。各粮台之钱，均是康有为接济”等语。

查蒋国才匪单内，系康有为为正龙头，梁启超为副龙头。并据唐才常供，上海国会总会头目系广东人容闳。此外各处所获哥老会匪供词，供出康有为为唐才常为首者，不计其数。查获逆信伪札及各匪供，尚有沈克诚陈讜林杰即林邦威容闳李松芝蔡锺浩汪楚珍张尧卿戴保廷，均为谋据两湖之大头目。秦俊杰即秦士三，又名秦邮，即大通滋事首匪。复经密札密咨鄂省各省查拿，并照会各国领事在案。并准大学士直隶总督臣李鸿章电咨，湖南巡抚臣俞廉三咨，查出讯出康有为唐才常客闳等，勾匪作乱，私运外洋军火，情形大略相同。暨准两江总督臣刘坤一、安徽巡抚臣王之春咨，富有票匪扰乱长江，派兵剿捕，起获匪票、伪示、私运军火各情形，与鄂省所查皆相符合。

查此项自立会匪唐才常等，以康逆死党，窟穴上海，设立总会，自为总粮台，往来沿江沿海各处，广散银钱，购诱会匪，计谋凶狡，党夥纷繁。其匪党往来书信，大指因北方有警，乘此煽动沿江沿海各省各种会匪，同时作乱。其同谋勾结之人，各省皆有。其购械募匪之款，查簿内存款，计洋银一万五千馀元，用去已将及万元。闻康有为诈骗敛集之款，共有银六十万元，安排以二十万元用之长江，所散放之富有票，就两湖地方查出供出者，已有两万馀张。事发後两三日，尚有人向李慎德堂投递匪党逆信，经税务司邮政局拿获数起。其为札有曰：“指定东南各行省为新造自立之国。”其华洋文规条内有曰：“不认满洲为国家。”其伪印文曰：“中国国会分会驻汉之印。”又曰：“中国国会督办南部各总会之关防。”又曰：“中国国会督办南部各路军务处之关防。”又曰：统带中国国会自立军中、左、右、前、後等营养关防。其逆信内有曰：“以湖北为中军，以安徽为前军，以湖南为后军。”其唐才常身边小筐内，搜出伪号令、告示稿有曰：“焚燬各衙署，占夺枪炮厂，劫掠局库，占据城池，焚戮三日，封刀安民，派将固守，再筹征进。”其逆信内有曰：“沿途亦可劫掠。”其开用为关防札稿内有曰：“业经报明沪会，篆刻关防一颗，内刊‘中国国会督办南部各省总会’字样，於（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年七月初八日（1900年8月2日）开用”等语。唐才常等到案，一一供认不讳。至其平空造言，捏诬狂吠，诋毁两宫，悖逆凶悍，笔不忍书，令人发指。该会匪等以自立为名号，以焚戮劫掠为条规，以富有票为引诱，以哥老会红教会及各省各种会匪为羽翼，意欲使天下人心，同时摇动，天下民生，同时糜烂，实为凶毒已极。又查伪札有云：“本国会深慎危亡”等语，实属狡诈胆妄。该匪首伪为国会，造此诡辞，冀以诳诱躁妄之文士，鼓动无知之愚民，尤为可恶。

窃惟目前时事虽棘，上下同心，力图振作，尚可勉筹补救之方。若该会匪各省蠹起，外人乘之，则中国真将有危亡之势矣。今该会匪既已自称为新造之国，公然自立，不认国家，是明言不为我皇上之臣子矣。乃尚敢托保国之名，以逞其乱国之谋，不独中国忠义臣民不受其欺，凡各国明理晓事之人，

国父，指孙中山。

此摺系与湖北巡抚于荫霖会銜，故称臣等。

恐亦不受其欺也。近日鄂湘江皖各省滋事之匪，查其逆信、票据、供词，皆系自立会匪之党，皆系领富有票之人，其合夥约期，济械助费，分据地方，安排接应，均经查有实据。查李慎德堂前门在英租界之内，当日查拿各匪之时，系由英领事签字，派巡捕协同往擎，当场眼同起获各种谋逆作乱器械凭据，华洋人等众目共睹，因此各国领事皆深知此辈实系与哥老会合夥，必应查拿，以免扰害地方。

除湖北湖南两省随时密查严拿外，此外沿江沿海各省，皆有分会，其往来於上海者尤多，应由各省自行查拿。已将先後迭次查出供出紧要各匪首姓名籍贯，陆续开单，分咨各省一体严密悬赏查拿，务获惩办，以惩乱逆而安大局。

至唐才常供出同会同谋之人甚多，凡系查无实据者，概不株连。其军民人等误领富有票者，准其向官司营局团绅首士缴票销毁，即免追究，予以自新。若观望藏匿不缴者，查获匪票，定行重办。

自汉口匪首伏诛後，各路匪徒闻之，震慑夺气。惟富有票放出太多，其悍党匪首尚多漏网，现已访知仍复潜踪往来上海长江一带，别设狡谋，力图纠众报复。沙市岳州常德澧州一带匪徒，尚在煽惑窥伺。新堤之匪窜扰湖南之临湘巴陵及监利之朱河等处。其监利沙洋麻城嘉鱼崇阳巴东长乐之匪，仍飭各营分投搜剿解散。其襄阳枣阳随州应山等处，界连豫边，素多刀匪，豫省年来旱荒，饥民颇众，亦遂有会匪关堂放飘之事。自七月以来，籍闹教为名，啸聚焚劫。自立会匪滋事後，查有匪目潜住孝感应山、河南信阳州一带，谋劫北上诸军军火：并煽诱河南饥民来汉滋事。现又讯出，有匪首潜往襄樊一带煽动刀匪，已添募马步各营，沿边防遏，入境即击。八月内，四川巫山县有匪千余人滋事，亦经派营会合川军相机剿捕。

臣等伏查康逆近年遁逃海外，散布邪说，久思煽动奸人，扰乱中国，以逞其报复之志。兹因各国构衅，中国兵威不振，以为有机可乘，遂敢遣其党羽，分布沿江沿海各省，勾匪作乱，而湖北尤为该匪注意所在。值此时局危急，一经煽动，立即四路响应。两月来，武汉商民惶扰迁徙，一夕数惊。幸仰赖朝廷威福，先期破获，擒诛渠魁巨党多名，各处聚集援应之匪，先後击散，陆续擒斩匪目数十人，目前人心粗定。惟有仍一面督飭各军各州县，严防密拿，解散脅从；一面照会各国领事，布其逆乱罪状，嘱其转告外部，勿为所惑。目前据各领事言：从前谓康梁为志士，今已知康梁为匪徒，各国断不帮助庇护。此实由该逆等稔恶穷凶，天夺其魄，为悖乱盗贼之事，布悖乱盗贼之言，奸谋逆迹尽行败露，从此为各国所屏弃，诛殛之期当不远矣。

惟是湖北数月以来，自北方有警，长江人心惶惑，各匪四起，陆续增募勇营数十营，上游则界川之宜昌，下游则界江西之武穴，南则界湘之荆州，北则界豫之襄阳随州棗阳应山麻城，中路则沔阳新堤沙洋嘉鱼蒲圻崇阳监利，皆为会匪出没之所，皆须派营驻守，随时相机剿捕，并派营前赴湖南之岳州、河南之信阳州，越境剿捕巡防，以固藩篱。各属请兵请械，应接不暇，罗掘多方，增兵既多，增饷尤钜，种种艰难急迫，昼夜不遑。惟有竭力镇抚，相机筹办，随事与湖南抚臣、两江江西安徽督抚臣互相知会，合力办理，以维上游大局。

至此次查访擒获自立会匪渠魁，暨分路防剿、捕获领放富有票逆匪首要各员弁，发奸弭乱，俾沿江沿海各省得以周知为备，似尚有裨大局，合无仰恳天恩，俯准臣等查明，奏请优奖，以示鼓励。

[硃批：“览奏殊堪痛恨。著即会商沿江沿海各督抚，将此项会匪，饬属一体查拿，尽法惩治，务绝根株。所有此次擒获首要及发奸弭乱各项出力员弁，准其从优请奖，以示鼓励。钦此。”]

——[张文襄公全集](#)，卷 51，[奏议](#) 51，叶 9—17。

瓦德西拳乱笔记

(1900年)10月22日(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二十九日)之报告

联军占领北京以后，其驻扎地点之分配，一如当时各军攻入该城，最初各自占据之处。其中冬宫一所，系落在俄国之手。此外该国更於前此一日，已将位在城北十五基罗米突[约合中国三十里]遥远之夏宫[按即颐和园]占据。

有所谓“禁城”者，系一种高墙围绕之长方形，位在皇都中央，为前此皇帝所居。因各国公使及驻京联军最老将领协议之结果，将该禁城划在占领区域以外，只准各国军队得有通过该城之权而已。四门均被占守，直至今日，三门犹为日本所占，一门则为美国所占。余以为此种议决，实属极为有损之举，而且此中主使之入，似为[俄国公使]Giers先生。此种规定谨能使华人得着联军虚弱之印象而已，余将设法使此种规定加以废除。因城内连日战争之故，所有全体市区，多被毁坏，但该城大部份，却尚能保存。……

联军占领北京之后，会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按联军系於阳历8月14日至16日(七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将北京占领。占领之后，即正式特许抢劫三日，系自8月16日至18日(七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为止。至于德国军队则系8月18日及21日始到北京云云。——译者按：此段文字，系译自瓦氏笔记之旁批；当为印行该书之人所添入。]其后更继以私人抢劫。北京居民所受之物质损失甚大，但其详细数目，亦复不易调查。……现在各国互以抢劫之事相推诿。但当时各国无不曾经彻底共同抢劫之事实，却始终存在。

在英国方面，关于此类行军特长，却会被以一种特别方式。即所抢之物均须缴出，一齐堆在使馆大屋之内，加以正式拍卖，如是者累日。由此所得之款，按照官阶高低，加以分派，其性质略如战时掠获金。因此之故，无一英人对于抢劫之事，视为非法行动。而且英国军官曾为余言曰：“印度军队——在此间之军队几乎全系印度人——对于战胜之后而不继以抢劫一事，实绝对不能了解。”所有此地各国军队，无不一致公推印度兵士最善于寻出冬虚密藏之金银宝物。

在日本方面，则对于此种掠夺之物照例归於国家，由此所得之款其数至为不少。据日本某将军之报告，只天津一处抢劫所得者，即有二百万两之多。

至於美国方面，对于抢劫之事本来禁止，但美国军队颇具精明巧识，能破此种禁令，为其所欲。

俄国军队抢劫之方法，似乎颇称粗野，而且同时尽将各物毫无计划的打成粉碎。

此外法国军队，对于各国军队[之抢劫行为]，亦复绝对不曾落居人后。

关于夏宫宫中宝物，已被俄国掠去之事，余从前曾向陛下报告。倘若当初报告之中，余会提及俄国会将普鲁士君主前此所赠中国各物亦复运往旅顺而去云云，则现在余须再将此事加以更正说明，即当时事实上，确曾预将各物准备运往该处，但因陆军少将 Hoepfner 之严重抗议，业已将该物等交与 Hoepfner，现在存於德国使馆之中。当俄军撤去[按俄军系自8月31日(八

诸党、该党，据故宫档案馆藏此摺之原文均作孙汶(见辛亥革命第1册页266)，此处当系辛亥革命後编辑时更改的。

月初七日)起,由北京开始撤退。]以后,英国续将夏宫占据,并详细查点宫中一切馀存之物。[按瓦氏 10 月 19 日(闰八月二十六日)之日记有云:“各处买卖所抢之物,异常热闹。在各物之中,有[德国]金钢石黑鹰章一,现已落在第四人手中,最初系为俄人所得。”]

至于冬宫,则系由俄军两中队驻扎保护。当该宫在太后已逃及俄军未占之数日间,其中各物或曾由仆役偷取,亦为事实之可能者,但其数当不甚大。其他各国军队,确实未尝进据宫内。但俄国确曾允许他国一些军官参观该宫,不过随时皆有俄国军官在旁伴行而已。所有宫中一部份建筑物,曾贴有印签封铵者,每值此种参观之时,则暂行撕去。

当陆军中将 Linewitsch 将该两中队撤出北京以后,对于余前此与彼约定该宫应该直接移交陆军少将 Hoepfner 之条件,未尝实行。——当然系故意如此——彼系将该宫先行交與中国官吏。至於陆军少将 Hoepfner 自接得消息至著手接收之际,其间相隔至多只有半日,而且接收之时,并有俄国军官在旁。

就宫内情形而言,又可证明该宫最大部份可以移动之贵重物件皆被抢去。除少数例外,只有难于运输之物始获留存宫中。至于皇室所居之房子——因其狭小之故,不应以“宫”字名之。——未尝受著损害。反之,其余附属宫中之各处房屋,如戏园、庙宇、吏室、仓库等等之曾经封锁者,均被横加劈毁,所有其中存物,凡认为没有价值者,皆抛置地下以及院落之内。

为收拾宫中房屋,以作司令部驻所起见,曾用九十人,一连整理十日。现在虽已略可居住,但欲完全扫除就绪,则此刻尚不可能。所有戏台装束,浣濯用品,破碎之磁器玻璃,打滥之什物家具,直至今日犹堆集各处,未被司令部划归应用之屋内。宫中有一座极为優壯之建筑,据云系昔日接见公使之地;现在该建筑之内,以及其中宽阔天井之上,均被破物堆满,此项破物乃系前此扫除司令部用室时所必须搬出者。余见各项破物之中,有数十个打破之摆钟,大概系因该钟之盘面或其他五色宝石,会使当时见者顿生发财思想之故。尚祈陛下放心,余将用全力,以使一切由德接管之房舍物件,均常妥为保存。此外所有[中国]太后陛下所用之卧房及住室,余皆特别划出不用。尤其令余甚为满意者,即在进据该宫以后,立令海军大队两个,於本月 21 日(闰八月二十八日),集在太后房前,举行战地祈祷之礼。

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所最可惜者,即真正对於此次战事有罪之人,反受损失极小。又因抢劫时所发生之强奸妇女、残忍行为、随意杀人、无故放火等事,为数极属不少,亦为增加居民痛苦之原因。……

11 月 12 日(九月二十一日)之日记

此间买卖当时抢劫所得各物之贸易,极为隆盛。各虚商人,尤其是来自美国者,早已到此经营,获得巨利。其出售之物,以古铜、各代瓷器、玉石为最多,其次则为丝货、绣货、皮货、铜瓶、红漆物品之类。至於金银物品,则不多见。最可欢者,许多贵重物件横遭毁坏,其中常有无价之木质雕刻在内。只有余之住所,尚藏许多宝物,一切犹系无恙。倘若我们一旦撤出,则势将落於中国匪徒之手,最后当然加以焚毁。1860 年(咸丰十年)之夏宫[按指圆明园],其情形正复如此。所有当时英法军队之未曾携去、毁损者,一

自彼等撤出之后，旅被本地居民[?]焚毁。

最侥幸者，德国军队当时未能参加公开抢劫之事。天津之战，我们只有三百海军参与其役，而舰长 Usedom 并将彼等聚在欧人租界之内，不准一兵前往天津[城内]。至於德国军士之到北京，则已在抢劫久过之後。余之所以谓德国军队未能参加抢劫为侥幸者，盖以司令长官若见周围各国兵士，已得各该军官允许，实行抢劫，或者各该军官自己，甚至於争先抢取其最好之物，试问将有何法处置？又若[德国]兵士之中，设有一二颇知避去长官耳目，以满其抢物贪欲，试问又有何法阻止？倘若我们国内之人，很简单的相信，以为此间将替基督文化及习俗，作一大大宣传，而事实上无非只能赢得一种重大失望而已。吾德自“三十年战争”以及法国路易十四之匪军[侵德]以後，如此毁坏之惨，尚未尝复见。余在此间，诚然已将秩序略为恢复，公开抢劫之事，已不再见，彼等并依照余命，设法以使和平居民见信。但余一人固不能处处照及，所以现在仍往往不免发生最堪欢惜之事。凡欲对此加以批评之人，余请其切勿忘去者，即此间英国军队，除极少数之例外，皆系印度人。换言之，皆系异教徒或回教徒。而大宗日本兵队则更是全系异教之人。[英国]Gaselee 将军於攻取保定之役，曾依照余命，将其军队驻扎城外露天帐棚之内，因彼深知，倘若驻在城内，则抢劫居民之事，便难加以阻止。

12月7日（十月十六日）之日记

余闻俄美两国报纸，曾经将余攻击，谓余对待华人未免过於强硬，因此致使和议迟延云云。此种言论无非表示彼等心中恶意，以及昧於情势两者而已。假如当初余未到此，则今日北京三哩之外，恐尚不免敌人军队围成半圆之形，而中国人方大笑吾辈不已。只因特别强硬毫无顾忌以对待彼等之故，乃得使其就范。[接瓦氏 12月5日（十月十四日）之日记亦云：“余只寻得法国方面之赞助，彼等[指法国人]常照余意旨，对待华人特别强硬。”]

关于要求中国赔偿之数目，系由列国先行提出一种各自要求之额。但由此积成之总额，却非常巨大。据所谓“中国通”者流之推测，中国方面实无能力支付此项巨款云云。现金支付之举，当然万无其事，实际上只能从抵押关税及赋税两种着手。但此处却有一个问题：即假如中国不支付，又将如何？其答案则为：列强宜各自设法取偿所失，分占中国一地云云。此种答案未免过於容易。盖俄国方面固愿为此，因彼既将满洲明白据为己有，而同时又深知一旦实行瓜分，列强之间必将立即发生不可解决之利益相反问题。在我们方面，唯一之道当然是占领烟台以及一部份山东，但余殊不敢料日本方面对此竟能安然坐视。假如英国方面虽有威海卫之关系，而對於吾人行动，仍不加以干涉者，亦无非希望我们在扬子江流域，全让英国自由行动，以为交换条件耳。但此事我们却不愿为。因为我们在扬子江流域，具有重大商业，而且我们彼处商业之繁盛，业已远超英国之上。[但此语瓦氏后来会自行更正，认为当时观察错误。]法国方面则欲从[安南]东京方面，以扩张其势力，但在该处又将与英国互相冲突。日本方面意在占领厦门，但其馀列强又复不愿坐视日本为此。美国方面似乎希望大家皆不要占领中国。在此情形之下，究竟有谁能解此种纠纷。關於山东之价值，论者意见极为纷纭。有谓山东为膏腴之地，并富有易於开採之矿物云云：而反对方面，则又谓此种论调，一部份全系谎语，一部份则言过其实云云。余之意见则以为，无论山东贫富与否，

我们可以置诸不论，宜以青岛胶州为满足，[不必再行妄求]。我们於此得着一个煤炭站口与优良军港，皆为我们所最希望者。只图占领土地，将使我们发生无数困难，财政为之破产。倘将来中国恢复元气之后，我们实无能力独向中国开战。

12月26日（十一月初五日）之日记

余對於教会问题之研究，曾经不遗余力。据余所信，时人每将中国排外运动，归咎於教会方面，实属完全错误。中国排外运动之所以发生，乃系由於华人渐渐自觉，外来新文化实与中国国情不适之故。铁路建筑，将使全体职工阶级谋生之道减少。——我们於此最易联想到昔时欧洲方面，亦会流行之相类思想。——更加以筑路之时，漠视坟墓，以致有伤居民信仰情感。[瓦氏原注：“在中国方面，巨大坟园一如我们公共墓地者，极为罕见。乃系无数单坟，散在田野。因修筑铁路地基之故，未曾常常加以重视。”]此外，了解铁路有益於国之明白人士，为数甚少，因而建筑铁路，尤易引起不良反动。近年以来，瓜分中国之事，为世界各国报纸最喜讨论之题目，复使中国上流阶级之自尊情感，深受刺激。最后更以欧洲商人时常力谋损害华人以图自利，此种阅历又安能使华人永抱乐观？至於一二牧师，作事毫无忌惮，以及许多牧师，为人不知自爱，此固吾人不必加以否认疑惑者。余以后尚将再为提及此事。此次中国仇外运动之所以对付牧师最为激烈者，实以牧师在一切外侨中，最易被人捉获。所有牧师大都结为小群，散居中国全部，换言之，实系毫无防御之力。反之，欧洲商人则只在少数通商口岸，如广东上海天津烟台牛庄之类，群居租界之中，常在列强保护之下；而且租界居民自身，亦皆常有自卫之设备。至於中国内地方面，只有少数欧洲商人，彼辈虽亦设有支店，但多为华人所忽视。即在北京城中，欧洲商人亦无居住之权。

對於教会方面，我们必须将天主旧教与耶稣新教分别而论。天主旧教在华之年代，远较耶稣新教为久；且有严密之组织，而以大多数最称灵敏之主教统率之，彼辈皆深晓联络官厅之道。至於华人方面，本已早经养成敬畏官厅之习，倘若一位主教深知取得官阶之道，则其所给印象，当然迥与一位贫穷孤立之新教牧师不同。此外，天主教会复恃金钱及组织之力，建设病院、孤儿院、育婴堂之类，更能特别表示其伟大力量。因为天主教徒在此工作，业已二百五十年，所以彼辈已具有数代信教之中国教徒，以及中国牧师；有时全村之中，俱为天主教徒所居，更使天主教会之基得以坚固。至於耶稣新教牧师，则必须从国籍上加以分别讨论。德国牧师殊不占重要位置，除了胶州及其附近，略有若干德国牧师外，其余仅在广东省内，而且大部份皆在广州附近从事活动而已。此外更有 Basel [瑞士域名]教会，亦在该处活动。无论德国及 Basel 牧师，皆曾经过一番精择，對於彼等职务，亦皆经过良好训练，因而彼等到处，皆常受人尊敬。彼等虽亦曾经遇着危难，但远不如其他各地之甚。關於英美教会事业，余实不能详细批评，但余却深信，彼等因互不相容之故，常作相反行动，每於事实有损，盖我们對於中国人，实不能责以辨别，究竟谁个牧师所传，系属真理学说。复次，美国方面常有一种巨大错误，——是否一切教会皆系如此，余实未能深知。——即所委任之牧师，往往其人德性方面既不相称，职务方面亦未经训练。此辈常以服务教会为纯粹钙包问题，凡认为可以赚钱之业务，无不兼营并进。此所以牧师地位因而

为之低降，并使教会仇敌得以从事鼓动。余个人即曾说眼见过此类牧师，彼等常以商人资格前来战时医院及军队营舍之中售卖物件。此外余更熟知许多牧师，兼作他项营业[譬如买卖土地投机事业]，实与所任职务全不相称，但此只系一种例外。至於大多数牧师，却皆系令人尊敬、富於勇气、志愿牺牲之人，此实应该加以赞许褒奖者。彼辈之所以被人搜捕者，其原因由於牧师关系者实少，由於外人关系者实多也。中国人对于宗教一事，通常极能相容。前此对待基督教徒，固未尝使其稍感不安，亦正与对待国中到处皆有之回教徒情形相同也。其後基督教徒之所以被人搜捕追逐，乃系从仇外运动中所演化出来。现在许多牧师业已归来从事工作，余甚希望彼等继续工作，怀抱勇气，一如已往，盖必如此然後牺牲者之血液，始不枉自流去也。

(1901年)2月3日(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之奏议

關於近年以来，时常讨论之“瓜分中国”一事，若以该国现刻武备之虚弱，财源之衰竭，政象之纷乱而论，实为一个千载难得之实行瓜分时机。现在所欲问者，只是各国对此问题，究取何种态度。俄国方面，因占领满洲之故，在最近期间，当可心满意足。假如现在法国进据云南，日本占领福建，英国取得长江流域一部份，德国占据山东，则中国方面实无力加以阻止。因此，我们对此问题，必须十分注意，倘或一旦列强對於瓜分之事，果有妥协之望。

但余對於此事，却认为绝对不能实现。英国极不愿意法国进据云南，日本占领福建。日本方面对于德国之据有山东，则认为危险万分。各国方面對於英人之垄断长江，认为势难坐视。至於美国方面，更早已决定，反对一切瓜分之举。俄国方面若能听其独占满洲，毫不加以阻扰，则该国對於他国之实行瓜分中国，当可袖手旁观，盖彼固深信，各国對於此事，彼此之间必将发生无限纠葛故也。因此之故，急欲促现瓜分一事，实系毫无益处之举。

据余在此所能推断者，则几乎所有列强，皆欲藉建设铁路、开采矿山之事，在华直接生利以自肥。其结果则各种间接利益，亦将渐渐随之而生。譬如中国重大未辟之财源，势将由此日益发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亦将由此益增，對於各国商业工业，更将从此辟一广大活动区域。因此之故，预料各国前此参预经营之铁路事业，不久即将从新着手。此项铁路事业，在乱事以前，即已一部份实行开工建筑，一部份业经计划妥贴。

最近余所新悉者，只有俄国对华策略一事。俄国最初用尽方法，谋得山海关北京间之铁路，彼会先将彼之天津租界大为扩充，直与车站地址相接，妥为之备。假如争有山海关天津北京间铁路之举，系英国方面获得最後胜利，则俄国势将另自新筑一条山海关至北京之铁路。此外俄国尚欲再筑一条北京至张家口之铁路，并拟将来再为引长，直穿过蒙古，以达 Kiachta。至於北京保定正定[?]间之铁路，其延长路线系拟直达汉口，该路直到现在，系由法比公司所建筑；惟俄国方面，现刻竭力设法收买该路股票，以便由此获得监督该路之权，并得循此轨线，以达各国商业利益烧点之长江。其在他方面，则英国拟由缅甸出发，法国拟由[安南]东京出发，各建铁路，以达该处。据余观察，俄国之意系欲使中国永在衰弱状态之中，常受俄国羁绊支配。因此之故，若谓俄国之使中国经济发达，其意系在助强中国，实为最不合理之谈。——但在他方面，余实未敢遽信，中国现在已到甘受俄国保护而不辞之衰弱

地步。所以余料，假如俄国永远据有满洲，其势将使中国皇室取消北京首都资格，另建国都於他处，实属极为可能之事。

中国文化在四百年以前，常有若干方面比较欧洲为优。但自彼时以後，遂成停顿不进之象，尤其是对於火车轮船所引起之世界巨大变迁，未能加以理会。而且数世纪以来，未有外敌严重压迫，以致养成一种不能战争之民族。所有上流阶级，对於世界情形毫无所知，只是骄傲自大，盲目反对白人。至於官吏人员，则为腐败之气所充塞，毫无精神之可言。其在皇室方面，则又似乎不能再行产出振作有为之人物。但吾人在此却有一事不应忘去者，即中国领土之内，……共有人口四万万，均系属於一个种族，并且不以宗教信仰相异而分裂，更有“神明华胄”之自尊思想充满脑中。此外更有一事，亦复不应忘去者，即吾人对於中国群众，不能视为已成衰弱或已失德性之人，彼等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更加以具备出人意外之勤俭巧慧诸性，以及守法易治。余认为中国下层阶级，在生理上，实远较吾国多数工厂区域之下层阶级为健全。倘若中国方面将来产生一位聪明而有魄力之人物为其领袖，更能利用世界各国贡献与彼之近代文化方法，则余相信中国前途，尚有无穷希望。吾人若一观察日本维新之迅速与成功，则此处实值得吾人加以特别注意。——至於中国所有好战精神，尚未完全丧失，可於此次“拳民运动”中见之。在山东直隶两省之内，至少当有十万人数量，加入此项运动，彼等之败，只是由於武装不良之故，其中大部份，甚至於并火器而无之。

倘若中国一旦强盛，则受其影响者，实以俄国为最。俄国将於距其中央政府甚远之数千基罗米突遥长界上，行见一个含有危险甚或势均力敌之对手产生。

若此种观察不错，则无论为德国或英国利益计，皆宜以此之故，扶助中国，使其经济发展，国力增强，而吾人商业关系，当然亦将随之而进步。至於吞并土地一事，与其谓为促进商业，则毋宁谓为阻碍商业。盖余之意，以为德国若以胶州为根据，实能享用山东利源，而且由此更将获得一个较大活动区域，假如铁路建筑，不仅天津 Funan[译者按：此字似为济南府之误]一段，而以直达南京为其终点。

假如现在俄国果真努力，以助中国发达，则该国之政策，可谓完全错误。近来有一中国老人，会宣言曰：“我们自四百年以来，皆在睡梦之中，但其间我们深觉安适无已。你们白人，必欲促使我们醒觉，则将来终有一日，你们对於此举深为扼腕之时”云云。

关于德国在山东方面并吞较大土地一事，尚有一种困难，即华人置诸德国官吏治理之下是也。就该地大抵贫乏之居民中，欲得多数税收，可谓希望甚少；其中尤为重要者，则该地距德太为遥远。假如中国一旦复欲夺回山东，则德国方面——除开列强特为德国而设之各种困难不计外——对於此种战事，非至财政破产不可。

辛丑条约

(订立于1901年9月7日，即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附件十九件(略))

大德国钦差驻扎中国便宜行事大臣穆默、大奥国钦差驻扎中国便宜行事全权大臣齐干、大比国钦差驻扎中国便宜行事全权大臣姚士登、大日国钦差驻扎中国全权大臣葛络干、大美国钦差特办议和事宜全权大臣柔克义、大法国钦差全权大臣驻扎中国京都总理本国事务便宜行事鲍渥、大英国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萨道义、大义国钦差驻扎中国世袭侯爵萨尔瓦格、大日本国钦差全权大臣小村寿太郎、大和国钦差驻扎中国便宜行事全权大臣克罗伯、大俄国钦命全权大臣内廷大夫格尔思、大清国钦命全权大臣便宜行事·总理外务部事务和硕庆亲王、大清国钦差全权大臣便宜行事·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北洋大臣·直隶总督部堂·一等肃毅伯李鸿章今日会同声明，核定大清国按西历一千九百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即中历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文内各款，当经大清国大皇帝於西历一千九百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即中历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六日降旨全行照允，足适诸国之意妥办附件一。

第一款 (一) 大德国钦差男爵克大臣 被戕害一事，前於西历本年六月初九日，即中历四月二十三日奉谕旨附件二，钦派醇亲王载灃为头等专使大臣，赴大德国大皇帝前，代表大清国大皇帝暨国家惋惜之意。醇亲王已遵旨於西历本年七月十二日，即中历五月二十七日自北京起程。

(二) 大清国国家业已声明，在遇害处所竖立铭志之碑，与克大臣品位相配，列叙大清国大皇帝惋惜凶事之旨，书以辣工德汉各文。前於西历本年七月二十二日，即中历六月初七日，经大清国钦差全权大臣，文致大德国钦差全权大臣附件三，现於遇害处所，建立牌坊一座，足满街衢，已於西历本年六月二十五日，即中历五月初十日兴工。

第二款 (一) 惩办伤害诸国国家及人民之首祸诸臣，将西历本年二月十三、二十一等日，即中历上年十二月二十五、本年正月初三等日，先後降旨所定罪名开列於後附件四、五、六：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均定斩监候罪名，又约定，如皇上以为应加恩贷其一死，即发往新疆永远监禁，永不减免。庄亲王载勋、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刑部尚书赵舒翹均定为赐令自尽。山西巡抚毓贤、礼部尚书启秀、刑部左侍郎徐承煜均定为即行正法。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大学士徐桐、前四川总督李秉衡均已身故，追夺原官，即行革职。又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联元、太常寺卿袁昶，因上年力驳殊悖诸国义法极恶之罪被害，於西历本年二月十三日，即中历上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上谕开复原官，以示昭雪附件七。庄亲王载勋已於西历本年二月二十一日，即中历正月初三日；英年赵舒翹已於二十四日，即初六日，均自尽。毓贤已於二十二日，即初四日，启秀徐承煜已於二十六日，即初八日，均正法。又西历本年二月十三日，

诸党、该党，据故宫档案馆藏此摺之原文均作孙汶（见辛亥革命第1册页266），此处当系辛亥革命後编辑时更改的。

冬官，即今中南海。

原题公约十二条，此处题目系编者所加。

日国，即西班牙。

和国，即荷兰。

即中历上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上谕将甘肃提督董福祥革职，俟应得罪名定讞惩办。西历本年四月二十九、六月初三、八月十九等日，即中历三月十一、四月十七、七月初六等日，先後降旨将上年夏间凶惨案内，所有承认获咎之各外省官员分别惩办。

(二) 西历本年八月十九日，即中历二十七年七月初六日，上谕将诸国人民遇害被虐之城镇，停止文武各等考试五年附件八。

第三款 因大日本国使馆书记生杉山彬被害，大清国大皇帝从优荣之典，已於西历本年六月十八日，即中历五月初三日，降旨简派户部侍郎那桐为专使大臣，赴大日本国大皇帝前，代表大清国大皇帝及国家惋惜之意附件九。

第四款 大清国国家允定在於诸国被污渎及挖掘各坟茔，建立涤垢雪侮之碑，已与诸国全权大臣会同商定，其碑由各该国使馆督建，并由中国国家付给估算各费银两。京师一带每处一万两，外省每处五千两，此项银两业已付清。兹将建碑之坟茔，开列清单附後附件十。

第五款 大清国国家允定不准将军火暨专为制造军火各种器料运入中国境内，已於西历本年八月二十五日，即中历二十七年七月十二日，降旨禁止进口二年，嗣後如诸国以为有仍应续禁之处，亦可降旨将二年之限续展附件十一。

第六款 按照西历本年五月二十九日，即中历四月十二日上谕，大清国大皇帝允定，付诸国偿款海关银四百五十兆两。此款系西历一千九百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即中历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条款内第六款所载之各国各会各人及中国人民之赔偿总数附件十二。

(甲) 此四百五十兆系照海关银两市价易为金款，此市价按诸国各金钱之价易金如左：海关银一两，即德国三马克零五五，即奥国三克勒尼五九五，即美国圆零七四二，即法国三佛郎克七五，即英国三先零，即日本一圆四零七，即荷兰国一弗乐林七九六，即俄国一鲁布四一二，俄国鲁布按金平算，即十七多理亚四二四。此四百五十兆按年息四厘，正本由中国分三十九年按後附之表各章清还附件十三。本息用金付给，或按应还日期之市价易金付给，还本於一千九百零二年正月初一日起，一千九百四十年终止。还本各款应按每届一年付还，初次定於一千九百零三年正月初一日付还，利息由一千九百零一年七月初一日起算。惟中国国家亦可将所欠首六个月至一千九百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息，展在自一千九百零二年正月初一日起，於三年内付还。但所展息款之利，亦应按年四厘付清。又利息每届六个月付给，初次定於一千九百零二年七月初一日付给。

(乙) 此欠款一切事宜，均在上海办理如後，诸国各派银行董事一名，会同将所有由该管之中国官员付给之本利总数收存，分给有干涉者，该银行出付回执。

(丙) 由中国国家将全数保票一纸，支付驻京诸国钦差领衔大臣手内。此保票以後分作零票，每票上各由中国特派之官员画押。此节以及发票一切事宜，应由以上所述之银行董事，各遵本国饬令而行。

(丁) 付还保票财源各进款，应每月给银行董事收存。

(戊) 所定承担保票之财源开列於後：

一、新关各进款俟前已作为担保之借款各本利付给之後馀剩者，又进口货税增至切实值百抽五，将所增之数加之，所有向例进口免税各货，除外国

运来之米及各杂色粮面，并金银以及金银各钱外，均应列入切实值百抽五货内。

二、所有常关各进款，在各通商口岸之常关均归新关管理。

三、所有盐政各进项，除归还前泰西借款一宗外，余剩一并归入。至进口货税增至切实值百抽五，诸国现允可行，惟须二端：一、将现在照估价抽收进口各税，凡能改者，皆当急速改为按件抽税几何。定办改税一层如后：为估算货价之基，应以一千八百九十七、八、九三年卸货时各货牵算价值，乃开除进口税及杂费总数之市价。其未改以前各该税，仍照估价征收。

二、北河黄浦两水路均应改善，中国国家即应拨款相助。增税一层，俟此条款画押两个月后，即行开办。除在此画押日期后至迟十日已在途间之货外，概不得免抽。

第七款 大清国国家允定各使馆境界以为专与住用之处，并独由使馆管理，中国人概不准在界内居住，亦可自行防守。使馆界线於附件之图上标明如后附件十四：东面之线系崇文门大街，图上十、十一、十二等字，北面图上系五、六、七、八、九、十等字之线，西面图上系一、二、三、四、五等字之线，南面图上系十二、一等字之线，此线循城墙南址随城垛而画。按照西历一千九百零一年正月十六日，即中历上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文内后附之条款，中国国家应允诸国分应自主，常留兵队分保使馆。

第八款 大清国国家应允将大沽炮台及有碍京师至海通道之各礮台，一律削平，现已设法照办。

第九款 按照西历一千九百零一年正月十六日，即中历上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文内后附之条款，中国国家应允由诸国分应主办会同酌定数处，留兵驻守，以保京师至海通道无断绝之虞。今诸国驻守之处，系黄村郎坊杨村天津军粮城坡沽炮台唐山滦州昌黎秦皇岛山海关。

第十款 大清国国家允定两年之久，在各府厅州县将以后所述之上谕颁行布告：一、西历本年二月初一日，即中历上年十二月十三日，上谕以永禁或设或入与诸国仇敌之会，违者皆斩附件十五。二、西历本年二月十三、二十一、四月二十九、八月十九等日，即中历上年十二月二十五、本年正月初三、三月十一、七月初六等日，上谕一道，犯罪之人如何惩办之处，均一一载明。三、西历本年八月十九日，即中历七月初六日，上谕以诸国人民遇害被虐各城镇，停止文武各等考试。四、西历本年二月初一日，即中历上年十二月十三日，上谕以各省督抚文武大吏暨有司各官，於所属境内均有保平安之责。如复滋伤害诸国人民之事，或再有违约之行，必须立时弹压惩办，否则该管之员，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亦不得开脱别给奖叙附件十六。以上谕旨，现於中国全境渐次张贴。

第十一款 大清国国家允定将通商行船各条约内，诸国视为应行商改之处，及有关通商各他事宜，均行议商，以期妥善简易。现按照第六款赔偿事宜，约定中国国家应允襄办改善北河黄浦两水路，其襄办各节如左：

一、北河改善河道，在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会同中国国家所兴各工，近由诸国派员重修，一俟治理天津事务交还之后，即可由中国国家派员与诸国所派之员会办。中国国家应付海关银每年六万两，以养其工。

二、现设立黄浦河道局，经管整理改善水道各工，所派该局各员，均代中国暨诸国保守在沪所有通商之利益。预估后二十年该局各工及经营各费，应每年支用海关银四十六万两，此数平分，半由中国国家付给，半由外国各

干涉者出资。该局员差并权责及进款之详细各节，皆於後附文件内列明附件十七。

第十二款 西历本年七月二十四日，即中历六月初九日，降旨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按照诸国酌定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此上谕内已简派外务部各王大臣矣附件十八。且变通诸国钦差大臣觐见礼节，均已商定，由中国全权大臣屡次照会在案，此照会在後附之节略内述明附件十九。

兹特为议明以上所述各语，及後附诸国全权大臣所发之文牒，均系以法文为凭。

大清国国家既如此，按以上所述，西历一千九百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即中历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文内存款，足适诸国之意妥办，则中国愿将一千九百年夏间变乱所生之局势完结，诸国亦照允随行。是以诸国全权大臣，现奉各本国政府之命，代为声明，除第七款所述之防守使馆兵队外，诸国兵队即于西历一千九百零一年九月十七日，即中历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五日，全由东城撤退；并除第九款所述各处外，亦于西历一千九百零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即中历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十日由直隶省撤退。

今将以上条款缮定同文十二份，均由诸中国全权大臣画押，诸国全权大臣各存一份，中国全权大臣收存一份。

一千九百零一年九月初七日
光緒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在北京订立

辛亥革命

有志竟成

孙文

夫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所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此古今之革命维新、兴邦建国等事业是也。予之提倡共和革命于中国也，幸已达破坏之成功，而建设事业虽未就緒，然希望日佳，予敢信终必能达完全之目的也。故追述革命原起，以励来者，且以自勉焉。

夫自民国建元以来，各国文人学士之对于中国革命之著作，不下千数百种，类多道听途说之辞，鲜能知革命之事实，而于革命之原起，更无从追述，故多有本于予之伦敦被难记第一章之革命事由。该章所述，本甚简略，且于二十余年之前，革命之成否，尚为问题。而当时虽在英京，然亦事多忌讳，故尚未敢自承兴中会为予所创设者，又未敢表示兴中会之本旨为倾覆满清者，今于此特修正之，以辅事实也。

兹篇所述，皆就予三十年来所记忆之事实而追述之。由立志之日起至同盟会成立之时，几为予一人之革命也，故事甚简单，而於赞襄之要人，皆能一一录之无遗。自同盟会成立以后，则事体日繁，附和日众，而海外热心华侨，内地忠烈志士，各重要人物，不能一一毕录於兹篇，当俟之修革命党史时，乃能全为补录也。

予自乙酉（光绪十一年，1885年）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由是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人世之媒，十年如一日。当予肄业於广州博济医学校也，於同学中物识有郑士良号弼臣者，其为人豪侠尚义，广交游，所结纳皆江湖之士，同学中无有类之者。予一见则奇之，稍与相习，则与之谈革命，士良一闻而悦服，并告以彼曾投入会党，如他日有事，彼可为我羅致会党以听指挥云。

予在广州学医甫一年，闻香港有英文医校开设，予以其学课较优，而地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故投香港学校肄业。数年之间，每于学课之余，皆致力於革命之鼓吹，常往来於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辞，无所忌讳，时闻而附和者，在香港只陈少白尤少纨杨鹤龄三人，而上海归客，则陆皓东而已。若其他之交游，闻吾言者，不以为大逆不道而避之，则以为中风病狂相视也。予与陈尤杨三人常住香港，昕夕往还，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四人相依甚密，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数年如一日，故港澳间之戚友交游，皆呼子等为四大寇。此为予革命言论之时代也。

及予卒业之后，悬壶於澳门羊城两地以问世，而实则为革命运动之开始也。时郑士良则结纳会党，联络防营，门径既通，端倪略备。予乃与陆皓东北游京津，以窥清廷之虚实；深入武汉，以观长江之形势。至甲午（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东战起，以为时机可乘，乃赴檀岛美洲，创立兴中会，

和硕庆亲王，即奕劻。

克大臣，即德使克林德。

建国方略·心理建设第八章。

欲纠合海外华侨，以收臂助。不图风气未开，人心锢塞，在檀鼓吹数月，应者寥寥，仅得邓荫南与胞兄德彰二人，愿倾家相助，及其他亲友数十人之赞同而已。

时适清兵屡败，……旅威继陷，京津亦岌岌可危，清廷之亏败尽露，人心愤激。上海同志宋耀如乃函促归国，美洲之行，因而中止。遂与邓荫南及三五同志返国，以策进行，欲袭取广州以为根据。遂开乾亨行於香港为干部，设农学会於羊城为机关。当时赞襄干部事务者，有邓荫南杨衢云黄咏商陈少白等，而助运筹於羊城机关者，则陆皓东郑士良并欧美技师及将校数人也。予则常往来广州香港之间。惨淡经营，已过半载，筹备甚周，声势颇众，本可一击而生绝大之影响。乃以运械不慎，致海关搜获手枪六百余杆，事机乃泄，而吾党健将陆皓东殉焉，此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之第一人。同时被株连而死者，则有的四朱贵全二人。被捕者七十余人，而广东水师统带程奎光与焉，后竟病死狱中。其余之人或囚或释。此（光绪二十一年）乙未九月九日（1895年10月26日），为予第一次革命之失败也。

败后三日，予尚在广州城内，十余日后，乃得由间道脱险出至香港。随与郑士良陈少白同渡日本，略住横滨。时予以返国无期，乃断发改装，重游檀岛。而士良则归国收拾余众，布置一切，以谋卷土重来。少白则独留日本，以考察东邦国情，予乃介绍之於日友菅原传，此友为往日在檀所识者。后少白由彼介绍於曾根俊虎，由俊虎而识宫崎弥藏，即宫崎寅藏之兄也。此为革命党与日本人士相交之始也。

予到檀岛后，复集合同志以推广兴中会，然已有旧同志以失败而灰心者，亦有新闻道而赴义者，惟卒以风气未开，进行迟滞，以久留檀岛，无大可为，遂决计魁美，以联络彼地华侨，盖其众比檀岛多数倍也。行有日矣，一日散步市外，忽有驰车迎面而来者，乃吾师康德黎与其夫人也，吾遂一跃登车，彼夫妇不胜诧异，几疑为暴客，盖吾已改装易服，彼不认识也。予乃曰：“我孙逸仙也。”遂相笑握手。问以何为而至此，曰：“回国道经此地，舟停而登岸流览风光也。”予乃趁车同游，为之指导。游毕登舟，予乃告以予将作环绕地球之游，不日将由此赴美，随将到英，相见不远也。遂欢握而别。

美洲华侨之风气蔽塞，较檀岛尤甚。故予由太平洋东岸之三藩市登陆，横过美洲大陆，至大西洋西岸之纽约市，沿途所过多虚，或留数日，或十数日，所至皆说以祖国危亡，清政腐败，非从民族根本改革，无以救亡，而改革之任，人人有责。然而劝者谆谆，听者终归藐藐，其欢迎革命主义者，每埠不过数人或十余人而已。然美洲各地华侨多立有洪门会馆。洪门者，创设於明朝遗老，起于康熙时代。盖康熙以前，明朝之忠臣烈士，多欲力图恢复，誓不臣清，舍生赴义，屡起屡蹶，与虏拚命，然卒不救明朝之亡；迨至康熙之世，清势已盛，而明朝之忠烈亦死亡殆尽，二三遗老，见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乃欲以民族主义之根苗，流传后代，故以反清复明之宗旨，结为团体，以待后有起者，可藉为资助也，此殆洪门创设之本意也。然其事必当极为秘

尤列，字少纨。

羊城，即广州。

孙眉，字德彰。

菅原传，日本基督教传教士。

曾根俊虎，日本退职海军大尉，会居中国北方多年，著有太平军战纪。

密，乃可防政府之察觉也。夫政府之爪牙为官吏，而官吏之耳目为士绅，故凡所谓士大夫之类，皆所当忌而须严为杜绝者，然后其根株乃能保存，而潜滋暗长于异族专制政府之下。以此条件而立会，将以何道而后可？必也以最合群众心理之事迹，而传民族国家之思想。故洪门之拜会，则以演戏为之，盖此最易动群众之视听也。其传布思想，则以不平之心、复仇之事导之，此最易发常人之感情也。其口号暗语，则以鄙俚粗俗之言以表之，此最易使士大夫闻而生厌、远而避之者也。其固结团体，则以博爱施之，使彼此手足相顾，患难相扶，此最合夫江湖旅客、无家游子之需要也。而最终乃传以民族主义，以期达其反清复明之目的焉。国内之会党，常有与官吏冲突，故犹不忘其与清政府居於反对之地位，而反清复明之口头语，尚多了解其义者。而海外之会党多处于他国自由政府之下，其结合之需要，不过为手足患难之联络而已，政治之意味殆全失矣，故反清复明之口语，亦多有不知其义者。当予之在美洲鼓吹革命也，洪门之人，初亦不明吾旨，予乃反而扣之反清复明何为者？彼众多不能答也。后由在美之革命同志鼓吹数年，而洪门之众乃始知被等原为民族老革命党也。

然当时予之游美洲也，不过为初期之播种，实无大影响于革命前途也，然已大触清廷之忌矣。故于甫抵伦敦之时，即遭使馆之陷，几致不测。幸得吾师康德黎竭力营救，始能脱险。此则檀岛之邂逅，真有天幸存焉。否则吾尚无由知被之归国，彼亦无由知吾之来伦敦也。

伦敦脱险后，则暂留欧洲，以实行考察其政治风俗，并结交其朝野贤豪。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

时欧洲尚无留学生，又鲜华侨，虽欲为革命之鼓吹，其道无由。然吾生平所志，以革命为唯一之天职，故不欲久处欧洲，旷废革命之时日，遂住日本，以其地与中国相近，消息易通，便于筹划也。

抵日本后，其民党领袖犬养毅 遣宫崎寅藏平山周二人来横滨欢迎，乃引至东京相会；一见如旧识，抵掌谈天下事，甚痛快也。时日本民党初握政权，大隈 为外相，犬养为之运筹，能左右之；后由犬养介绍，曾一见大隈大石尾崎等，此为予与日本政界人物交际之始也。随而识副岛种臣 及其在野之志士如头山 平冈 秋山 中野 铃木等，后又识安川犬冢久原 等，各志士之对于中国革命事业，先后多有资助，尤以久原犬冢为最。其为革命奔

宫崎寅藏，号白浪滔天，与中会会员，著有三十三年落花梦，叙述参预兴中会活动经过颇详。

孙文，字逸仙。

犬养毅，1929年任政友会总裁，1931年任日本内阁首相。

平山周，日人，兴中会会员，曾与毕永年在湘鄂各省交结秘密会党，著有中国秘密社会史。

大隈，即天隈重信，1914年任日本内阁首相，是提出侵略我国的二十一条的主要罪魁。

副岛种臣，日本明治维新后力主侵略朝鲜，曾任日本枢密院副议长和内相等职。

头山，即头山满，是日本浪人组织黑龙会的首领，也是日本侵略我国的特务头子之一。

平冈，即平冈浩太郎，日本进步党员，九州福岡煤矿矿主。

秋山，即秋山定辅，日本众议员，东京二六新报社长。

走始终不懈者，则有山田兄弟、宫崎兄弟菊池萱野等；其为革命尽力者，则有副岛寺尾两博士。此就其直接于予者而略记之，以志不忘耳。其他间接为中国革命党奔走尽力者尚多，不能于此一一悉记，当俟之革命党史也。

日本有华侨万余人，然其风气之锢塞，闻革命而生畏者，则与他处华侨无异也。吾党同人有往返于横滨神户之间鼓吹革命主义者，数年之中而慕义来归者，不过百数十人而已。以日本华侨之数较之，不及百分之一也。向海外华侨之传播革命主义也，其难固已如此，而欲向内地以传布，其难更可知矣。内地之人，其闻革命排满之言而不以为怪者，只有会党中人耳。然彼众皆知识薄弱，团体散漫，凭藉全无，只能望之为响应，而不能为原动力也。

由乙未(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初败以至于庚子(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此五年之间，实为革命进行最艰难困苦之时代也。盖予既遭失败，则国内之根据，个人之事业，活动之地位，与夫十余年来所建立之革命基础，皆完全消灭，而海外之鼓吹，又毫无效果。适于其时有保皇党发生，为虎作伥，其反对革命，反对共和，比之清廷为尤甚。当此之时，革命前途，黑暗无似，希望几绝，而同志尚不尽灰心者，盖正朝气初发时代也。随予乃命陈少白回香港，创办中国报，以鼓吹革命；命史坚如入长江，以联络会党；命郑士良在香港设立机关，招待会党。于是乃有长江会党及两广福建会党并合于兴中会之事也。

旋遇清廷有排外之举，假拳党以自卫，有杀洋人围使馆之事发生，因而八国联军之祸起矣。予以为时机不可失，乃命郑士良入惠州，招集同志以谋发展，而命史坚如入羊城招集同志以谋响应。筹备将竣，予乃与外国军官数人绕道至香港，希图从此潜入内地，亲率健儿，组织一有秩序之革命军以救危亡也。不期中途为奸人告密，船一抵港，即被香港政府监视，不得登岸，遂致原定计划不得施行。乃将惠州发动之责委之郑士良，而命杨衢云李纪堂陈少白等在香港为之接济。予则折回日本，转渡台湾，拟由台湾设法潜渡内地。时台湾总督儿玉^指颇赞中国之革命，以北方已陷于无政府之状态也，乃饬民政长官后藤^指与予接洽，许以起事之后可以相助。予于一面扩充原有计划，就地加聘军官，盖当时民党尚无新知识之军人也。而一面令士良即日发动，并改原定计划，不直逼省城，而先占领沿海一带地点，多集党宋，以候予来乃进行攻取。士良得令，即日入内地，亲率已集合于三洲田之众，出而攻扑新安深圳之清兵，尽夺其械，随而转战于龙冈淡水永湖梁化白芒花三多祝等处，所向皆捷，清兵无敢当其锋者。遂占领新安大鹏至惠州平海一带沿海之地，以待予与干部人员之入，及武器之接济。不图惠州义师发动旬

中野，即中野正刚，日本民政党员，后与安达谦芷组织国民同盟，抗日战争前，是主张侵华的急先锋之一。

久原，即久原房亡助，是日本军事工业资本家，日本民间主张侵华的急先锋之一。

山田兄弟，指山田良政及其弟山田纯三郎。山田良政为日本一退职军人，1900年与郑士良同入惠州，参与三洲田之役，以失道遇害。

宫崎兄弟，指宫崎弥藏及其弟宫崎寅藏。

^指 萱野长知，日本一退职军人，兴中会会员。

^指 寺尾亨，日本法学家，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会聘为高等法律顾问。

日，而日本政府忽而更换，新内阁总理伊藤氏对中国方针与前内阁大异，乃禁制台湾总督不许与中国革命党接洽，又禁武器出口，及禁日本军官投效革命军者。而予潜渡之计划乃为破坏。遂遣山田良政与同志数人，往郑营报告一切情形，并令之相机便宜行事。山田等到郑士良军中时，已在起事之后三十余日矣。士良连战月余，弹药已尽，而合集之众足有万余人，渴望干部、军官及武器之至甚切，而忽得山田所报消息，遂立令解散，而率其原有之数百人间道出香港。山田后以失路为清兵所擒被害，惜哉！此为外国义士为中国共和牺牲者之第一人也。

当郑士良之在惠州苦战也，史坚如在广州屡谋响应，皆不得当，遂决意自行用炸药攻毁两广总督德寿之署而歼之，炸发不中，而史坚如被擒遇害。是为共和殆难之第二健将也。坚如聪明好学，真挚恳诚，与陆皓东相若，其才貌英姿亦与皓东相若，而二人皆能诗能画亦相若，皓东沉勇，坚如果毅，皆命世之英才，惜皆以事败而牺牲！元良沮丧，国土沦亡，诚革命前途之大不幸也！而二人死节之烈，浩气英风，实足为后死者之模范。每一念及，仰止无穷。二公虽死，其精灵之萦绕吾怀者，无日或间也。庚子之役，为子第二次革命之失败也。

经此失败而后，回顾中国之人心，已觉与前有别矣。当初次之失败也，举国舆论莫不目子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咀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惟庚子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吾人睹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状，知国人之迷梦已有渐醒之兆。加以八国联军之破北京，清后、帝之出走，议和之赔款九万万两而后，则清廷之威信已扫地无余，而人民之生计从此日蹙。国势危急，岌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

时适各省派留学生至日本之初，而赴东求学之士，类多头脑新洁志气不凡，对于革命理想感受极速，转瞬成为风气，故其时东京留学界之思想言论，皆集中于革命问题。刘成禺在学生新年会大演说革命排满，被清公使逐出学校；而戴元成沈虬齐张溥泉等，则发起国民报以鼓吹革命。留东学生提倡于先，内地学生附和于后，冬省风潮从此渐作。在上海则有章太炎吴稚晖邹容等，籍苏报以鼓吹革命，为清廷所控，太炎邹容被拘囚租界监狱，吴亡命欧洲。此案涉及清帝个人，为朝廷与人民聚讼之始，清朝以来所未有也。清廷虽讼胜，而章邹不过仅得囚禁两年而已。于是民气为之大壮。邹容著有革命军一书，为排满最激烈之言论，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风气，为力甚大。此则革命风潮初盛时代也。

壬寅、癸卯（光绪二十八年、二十九年，1902年、1903年）之交，安南总督韬美氏托东京法公使屡次扣予住见，以事未能成行。后以河内开博览会，因住一行。到安南时，适韬美已离任回国，嘱其秘书长哈德安扣待甚殷。在河内时，识有华商黄龙生甄吉亭甄璧杨寿彭曾齐等，后结为同志，於钦

本文提到的“资助”中国革命的日本志士，他们的情况很复杂，有的人查系别有用心心的侵略分子，有的人参预兴中会、同盟会活动的政治背景奥真正意图尚待查明。这一点，请读者注意。

李柏，字纪堂。

儿玉，即儿玉源太郎，日本贵族，曾任陆相、内相、文相等职。

后藤，当作后藤，即后藤文夫，是日本新官僚的首脑之一，曾任农相、内相等职。

廉河口等役尽力甚多。河内博览会告终之后，予再作环球漫游，取道日本檀岛而赴美欧。过日本时，有廖仲愷夫妇、马君武胡毅生黎仲实 等多人来会，表示赞成革命。予乃托以在东物识有志学生，结为团体，以往国事；后同盟会之成立，多有力焉。

自惠州失败以至同盟会成立之间，其受革命风潮所威兴起而图举义者，在粤则有李纪堂洪全福之事，在湘则有黄克强 马福益之事，其事虽不成，人多壮之。海外华侨亦渐受东京留学界及内地革命风潮之影响，故予此次漫游所到，凡有华侨之处，莫不表示欢迎，较之往昔大不同矣。

乙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春间，予童至欧洲，则其地之留学生已多数赞成革命。盖彼辈皆新从内地或日本来欧，近一二年，已深受革命思潮之陶冶，已渐由言论而达至实行矣。予於是乃揭櫫吾生平所怀抱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号召之，而组织革命团体焉。於是开第一会於北京，加盟者三十余人，开第二会於柏林，加盟者二十余人，开第三会於巴黎，加盟者亦十余人，开第四会於东京，加盟者数百人，中国十七省之人皆與焉，惟甘肃尚无留学生到日本，故阙之也。此为革命同盟会成立之始。因当时尚多讳言革命二字，故祇以同盟会见称，后亦以此名著焉。

自革命同盟会成立之後，予之希望则为之开一新纪元。盖前此虽身当百难之冲，为举世所非笑唾骂，一败再败，而犹冒险猛进者，仍未敢望革命排满事业能及吾身而成者也。其所以百折不回者，不过欲有以振起既死之人心，昭苏将尽之国魂，期有继我而起者成之耳。及乙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之秋，集合全国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会於东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矣。於是乃敢定立中华民国之名称而公布於党员，使之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主义，而传布中华民国之思想焉。不期年而加盟者逾万人，支部则亦先後成立於各省；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大，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

当时外国政府之对於中国革命党亦多刮目相看。一日子从南洋往日本，船泊吴淞，有法国武官布加卑者，奉其陆军大臣之命来见，传达彼政府有赞助中国革命事业之好意，叩予革命之势力如何，予略告以实情。又扣以：“各省军队之联络如何？若已成熟，则吾国政府立可相助。”予答以未有把握。遂请被派员相助，以办调查联络之事。彼乃於驻扎天津之参谋部，派定武官七人归予调遣。予命廖仲愷往天津设立机关，命黎仲实与某武官调查两广，命胡毅生与某武官调查川滇，命乔宜斋与某武官往南京武汉。时南京武昌两处新军皆大欢迎。在南京有赵伯先 接洽，约同营长以上各官相见，秘密会议，策划进行。而武昌则有刘家运 接洽，约同同志之军人在教会之日知会开会，到会者甚众，闻新军镇统张彪亦改装潜入。开会时各人演说，大倡革命，而法国武官亦演说赞成，事遂不能秘密。而湖广总督张之洞乃派洋关员某国人尾法武官之行踪，途上与之订交，亦伪为表同情於中国革命者也。法武官以彼亦西人，不之疑也，故内容多为彼探悉。张之洞遂奏报其事於清廷，其中所言革命党之计划，或确或否。清廷得报，乃大与法使交涉。法使本不

伊藤，即伊藤博文，曾任日本明治维新后第一次内阁总理，是侵略朝鲜和我国的战争罪魁。

戢翼翬，字元成；沈祥云，字虬齐；张继，字溥泉。

章炳麟，字太炎，吴敬恒，字稚晖。

曾齐，据冯自由革命逸史第四集兴中会会员人名事迹考及海外各地中国同盟会史略二文，均作会克齐。

黎勇锡，字仲实。

知情也，乃请命法政府何以处分布加卑等，政府饬彼勿问，清廷亦无如之何。未几法国政府变更，而新内阁不赞成是举，遂将布加卑等撤回回国；後刘家运等则以關於此事被逮而牺牲也。此革命运动之起国际交涉者也。

同盟会成立未久，发刊民报，鼓吹三民主义，遂使革命思潮弥漫全国，自有杂志以来，可谓成功最著者。其时慕义之士，闻风兴起当仁不让独树一帜以建义者，踵相接也。其最著者，如徐锡麟熊成基秋瑾等是也。

丙午（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萍醴之役，则同盟会会员自动之义师也。当萍醴革命军与清兵苦战之时，东京之会员莫不激昂慷慨，怒发冲冠，亟思飞渡内地，身临前敌，与虏拚命。每日到机关部请命投军者甚众。稍有缓却，则多痛哭流泪，以为求死所而不可得，苦莫甚焉。其雄心义愤，良足嘉尚。独惜萍乡一举，为会员之自动，本部於事前一无所知，故临时无所备，然而会员之纷纷回国从军者，已相望於道矣。寻而萍醴之师败，而禹之谟刘道一甯调元胡英等竟被清吏拿获，或囚或杀者多人。此为革命同盟会会员第一次之流血也。

由此而后，则革命风潮之鼓荡全国者，更为从前所未有，而同盟会本部之在东，亦不能久为沉默矣。时清廷亦大起恐慌，屡向日本政府交涉，将予逐出日本境。予乃离日本，而与汉民精卫二人同行而之安南，设机关部於河内，以筹划进行。旋发动潮州黄冈之师不得利，此为予第三次之失败也。

继又命邓子瑜发难於惠州，亦不利，此为予第四次之失败也。

时适钦廉两府有抗捐之事发生，清吏派郭人漳赵伯先二人各带新军三四千人往平之。予乃命黄克强随郭人漳营，命胡毅生随赵伯先营，而游说之以赞成革命，二人皆首肯，许以若有堂堂正正之革命军起，彼等必反戈相应。於是派一面派人往约钦廉各属绅士乡团为一致行动，一面派萱野长知带款回日本购械，并在安南招集同志，并聘就法国退伍军官多人，拟器械一到，则占据防城至东兴一带沿海之地，为组织军队之用。东兴兴法属之芒街仅隔一河，有桥可达，交通甚为利便也。满拟武器一到，则吾党可成正式军队二千余人，然后集合钦州各乡团勇六七千人，而后要约郭人漳赵伯先二人所带之新军约六千余人，便可成一声势甚大之军队。再加以训练，当成精锐，则两广可收入掌握之中。而後出长江以合南京武昌之新军，则破竹之势可成，而革命可收完全之效果矣。乃不期东京本部之党员忽起风潮，而武器购买运输之计划为之破坏，至时防城已破，武器不来，予不特失信於接收军火之同志，并失信於团绅矣。而攻防城之同志至时不见武器之来，乃转而逼钦州，冀郭军之响应。郭见我军之薄弱，加以他军为之制，故不敢来。我军遂进围灵山，冀赵军之响应。赵见郭尚未来，彼亦不敢来。我军以力薄难进，遂退入十万大山。此为予第五次之失败也。

钦廉计划不成之后，予乃亲率黄克强胡汉民并法国军官与安南同志百数十人袭取镇南关（今广西睦南关），占领三要塞，收其降卒，拟由此集合十万大山之众而会攻龙州。不图十万大山之众以道远不能至，遂以百余众握据三炮台，而与龙济光陆荣廷等数千之众连战七昼夜，乃退入安南。予过谅山时为清侦探所察悉，报告情吏，后清廷与法国政府交涉，将予放逐出安南。此为予第六次之失败也。

予於离河内之际，一面令黄克强筹备再入钦廉，以图集合该地同志；一

黄兴，字克强。

面令黄明堂窥取河口，以图进取云南，以为吾党根据之地。后克强乃以二百余人出安南，横行於钦廉上思一带，转战数月，所向无前，敌人闻而生畏，克强之威名因以大著。後以弹尽援绝而退出。此为予第七次之失败也。

予抵星洲数月之后，黄明堂乃以百数十人袭得河口，诛边防督办，收其降众千有余人，守之以待干部人员前往指挥。时予远在南洋，又不能再过法境，故难以亲临前敌以指挥之，乃电令黄克强前往指挥。不期克强行至半途，被法官疑为日本人，遂截留之而送之回河内，为清吏所悉；与法政府交涉，乃解之出境。而河口之众，以指挥无人，失机进取，否则蒙自必为我有，而云南府亦必无抵抗之力，观当时云贵总督锡良求救之电，其仓皇失措可知也。黄明堂守候月馀，人自为战，散漫无纪，而虜四集，其数约十倍於我新集之众，河口遂不守，而明堂率众六百余人退入安南。此为予第八次之失败也。

後党人由法政府遣送出境，而往英属星加坡。到埠之日，为英官阻难，不准登岸，驻星法领事乃与星督交涉，称此六百余众，乃在河口战败而退入法境之革命军，法属政府以彼等自愿来星，故送之至此云云。星督答以：“中国人民而与其本国政府作战，而未得他国承认为交战团体者，本政府不能视为国事犯，而只视为乱民：乱民入境，有违本政府之禁例，故不准登岸。”而法国邮船停泊岸边两日，后由法属政府表白：“当河口革命战争之际，法政府對於两方曾取中立态度，在事实上直等於承认革命党之交战团体也，故送来星加坡之党人，不能佗乱民看待”等语。星政府乃准登岸。此革命失败之后所发生之国际问题也。

由黄凶至河口等役，乃同盟会干部由予直接发动，先後六次失败。经此六次之失败，精卫颇为失望，遂约合同志数人入北京，与虜酋拚命，一击不中，与黄復生同时被执系狱，至武昌起义后乃释之。

同盟会成立之前，其出卖以助义军者，不过予之亲友中少数人耳，此外则无人敢助，亦无人肯助也。自同盟会成立后，始有向外筹资之举矣。当时出资最勇而多者张静江也，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万元尽以助饷。其出资勇而挚者，安南提岸之黄景南也，倾其一生之蓄积数千元，尽献之军用，诚难能可贵也。其他则有安南西贡之巨商李卓峯会锡周马培生等三人，会各出资数万，亦当时之未易多见者。

予自连遭失败之後，安南日本香港等地与中国密迩者，皆不能自由居处，则予對於中国之活动地盘已完全失却矣。於是將国内一切计划，委托於黄克强胡汉民二人，而予乃再作漫游，专任筹款，以接济革命之进行。後克强汉民回香港，设南方统筹机关，与赵伯先倪映典朱执信陈炯明姚雨平等谋，以广州新军举事。运动既熟，拟於庚戌年（宣统二年，1910年）正月某日发难。乃新军中有热度过甚之士，先一日因小事生起风潮，於是倪映典仓卒入营，亲率一部份从沙河进攻省城，至横枝，为敌截击。映典中弹被擒死，军中无主，遂以溃散。此吾党第九次之失败也。

时予适从美东行，至三藩市，闻败而后，则取道檀岛日本而同东方。过日本时，曾潜行登陆，随为警察探悉，不准留居，遂由横滨渡檳榔，约伯先克强汉民等来会，以商卷土重来之计划。时客同志以新败之余，破坏最精锐之机关，失却最利便之地盘，加之新军同志亡命南来者实繁有徒，招待安

比京，指布鲁塞尔。

赵聲，字伯先。

插，为力已穷，而吾人住食行动之资将虞不继。举目前途，众有忧色，询及将来计划，莫不唏嘘太息，相视无言。予乃慰以一败何足馁，吾曩之失败，几为举世所弃，比之今日，其困难实百倍。今日吾辈虽穷，而革命之风潮已盛，华侨之思想已开，从今而后，祇虑吾人之无计划、无勇气耳。如果众志成城不衰，则财用一层，予当力任设法。时各人亲见檳城同志之穷，吾等亡命境地之困，日常之费每有不给，顾安得余资以为活动？予再三言必可设法。伯先乃言：“如果欲再举，必当立速遣人携资数千金回国，以接济某处之同志，免彼散去，然後图集合而再设机关以谋进行，吾等亦当继续回香港與各方接洽。如是日内即需川资五千元：如事有可为，则又非数十万大款不可。”予乃招集当地华侨同志会议，勗以大义，一夕之间，则釀资八千有奇。再令各同志担任到各埠分头劝募，数日之内，已达五六万元，而远地更所不计。既有头批的款，已可分头进行。计划既定，予本拟遍游南洋英荷各属，乃荷属则拒绝不许予往，而英属及暹罗亦先後逐予出境。如是则东亚大陆之广，南洋岛屿之多，竟无一寸为予立足之地，予遂不得不远赴欧美矣。到美之日，遍游各地，劝华侨捐资以助革命，则多有乐从者矣，於是乃有（宣统三年）辛亥三月二十九日（1911年4月27日）广州之举。是役也，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之一搏，事虽不成，而黄花冈七十二烈士轰轰烈烈之概已震动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势实以之造成矣。此为吾党第十次之失败也。

先是陈英士宋钝初谭石屏居觉生等既受香港军事机关之约束，谋为广州援应；广州既一败再败，乃转谋武汉。武汉新军，自予派法国武官联络之后，革命思想，日日进步，早已成熟：无如清吏防范亦日以加严，而端方调兵入川，湖广总督瑞澂则以最富於革命思想之一部份交端方调遣，所以然者，盖欲弭患於未然也。然自广州一役之后，各省已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而清吏皆尽入恐慌之地，而尤以武昌为甚。故瑞澂先与某国领事相约，请彼调兵船入武汉，倘有革命党起事，则开炮轰击。时已一日数惊，而孙武刘公等积极进行，而军中亦跃跃欲动。忽而机关破坏，拿获三十余人，时胡英尚在武昌狱中，闻耗，即设法止陈英士等勿来。而炮兵与工程等营兵士已多投入革命党者，闻彼等名册已被搜获，明日则必拿人等语。於是迫不及待，为自存计，熊秉坤首先开枪发难，而蔡济民等率众进攻，开炮轰击督署。瑞澂闻炮，立逃汉口，请某领事如约开炮攻击。以庚子（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条约，一国不能自由行动，乃开领事团会议；初意欲得多数表决，帅行开炮攻击以平之。各国领事對於此事，皆无成见，惟法国领事罗氏，乃予舊交，深悉革命内容，时武昌之起事第一日，则揭樊吾名，称予命令而发难者。法领事於会议席上，乃力言孙逸仙派之革命党，乃以改良政治为目的，决非无意识之暴举，不能以义和拳匪一例看待而加干涉也。时领袖领事为俄国，俄领事與法领事同取一致之态度，於是各国多赞成之，乃决定不加干涉，而并出宣布中立之布告。瑞澂见某领事失约，无所倚恃，乃逃上海。总督一逃，而张彪亦走，清朝方面，已失其统驭之权，秩序大乱矣。然革命党方面，孙武以造炸药误伤未愈，刘公谦让未遑，上海人员又不能到；於是同盟会会员蔡济民张振武等，乃迫黎元洪出而担任湖北都督，然後秩序渐复。厥後黄克强等乃到，此时湘鄂之见已萌，而号令已不能统一矣。按武昌之成功，乃成於意外，其主因则在瑞澂一逃，倘瑞澂不逃，则张彪断不走，而彼之统驭必不

失，秩序必不乱也。以当时武昌之新军，其赞成革命者之大部份，已由端方调往四川，其尚留武昌者，只炮兵及工程营之小部份耳，其他留武昌之新军，尚属毫无成见者也。乃此小部份以机关破坏而自危，决冒险以图功，成败在所不计，初不意一击而中也。此殆天心助汉而亡胡者欤？武昌既稍能久支，则所欲武汉而促革命之成功者，不在武汉之一著，而在各省之响应也。吾党之士，皆能见及此，故不约而同，各自为战，不数月而十五省皆光复矣。时响应之最有力而影响於全国最大者，厥为上海；陈英士在此积极进行，故汉口一失，英士则能取上海以抵之，由上海乃能窥取南京。後汉阳一失，吾党又得南京以抵之，革命之大局因以益振，则上海英士一木之支者，较他著尤多也。

武昌起义之次夕，予适行抵美国哥罗拉多省之典华城，十余日前，在途中已接到黄克强在香港发来一电，因行李先运送至此地，而密电码则置於其中，故途上无由译之。是夕抵埠，乃由行李检出密码，而译克强之电。其文曰：“居正从武昌到港，报告新军必动，请速汇款应急”等语。时予在典华，思无法可得款，随欲拟电覆之令勿动，惟时已入夜，予终日在车中体倦神疲，思虑纷乱乃止，欲於明朝睡醒精神清爽时，再详思审度而後覆之。乃一睡至翌日午前十一时，起后觉饥，先至饭堂用膳，道经迴廊报馆，便购一报携入饭堂阅看。坐下一展报纸，则见电报一段曰：“武昌为革命党占领。”如是我心中踌躇未决之覆电，已为之冰释矣。乃拟电致克强，申说覆电延迟之由，及予以后之行踪。遂起程赴美东。时予本可由太平洋潜回，则二十余日可到上海，亲与革命之战以快生平；乃以此时吾当尽力於革命事业者，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所得效力为更大也。故决意先从外交方面致力，俟此问题解决而后回国。按当时各国情形，美国政府对於中国则取门户开放，机会均等，领土保全，而对於革命则尚无成见，而美国舆论则大表同情於我；法国则政府民间之对於革命皆有好意，英国则民间多表同情，而政府之对中国政策则惟日本之马首是瞻；德俄两国当时之趋势则多倾向於清政府。而吾党之与被政府民间皆向少交际，故其政策无法转移。惟日本则与中国最密切，而其民间志士不独表同情於我，且尚有舍身出力以助革命者；惟其政府之方针实在不可测，按之往事，彼曾一次逐予出境，一次拒我之登陆，则其对于中国之革命事业可知，但以庚子（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条约之后，被一国不能在中国单独自由行动。要而言之，列强之与中国最有关系者有六焉：美法二国则当表同情革命者也，德俄二国则当反对革命者也，日本则民间表同情而其政府反对者也，英国则民间同情而其政府未定者也。是故吾之外交关键可以举足轻重为我成败存亡所繫者，厥为英国，倘英国右我，则日本不能为患矣。予於是乃起程赴纽约，觅船渡英，道过圣路易城时，购报读之，则有“武昌革命军为奉孙逸仙命令而起者，拟建共和国体，其首任总统当属之孙逸仙”云云。予得此报，於途中格外慎密，避却一切报馆访员，盖恶虚声而图实际也。过芝加哥时，则带同志朱卓文一同赴英。抵纽约时，闻粤中同志图粤急，城将下。予以欲免流血计，乃致电两广总督张鸣岐，劝之献城归降，而命同志全其性命。後此目的果达。

到英国时，由美人同志威马里代约四国银行团主任会谈磋商停止清廷借款之事。先清廷与四国银行团团结约，订有川汉铁路借款一万万元，又币制借

款一万万元。此两宗借款，一则已发行债票，收款存备待付者；一则已签约而未发行债票者。予之意则欲银行团於已备之款停止支付，於未备之款停止发行债票。乃银行主干答以“对於中国借款之进止，悉由外务大臣主持，此事本主干当惟外务大臣之命是听，不能自由作主也”云云。予於是乃委托维加炮厂总理为予代表，往与外务大臣磋商，向英政府要求三事：一、止绝清廷一切借款；二、制止日本援助清廷；三、取消各处英属政府之放逐令，以便于取道回国。三事皆得英政府允许，予乃再与银行团主任开商革命政府借款之事。该主干曰：“我政府既允君之请而停止吾人借款清廷，则此后银行团借款与中国，只有与新政府交涉耳。然必君回中国成立正式政府之后乃能开议也。本团今拟派某行长与君同行归国，如正式政府成立之日，就近与之磋商可也。”时以予在英国个人所能尽之义务已尽於此矣，乃取道法国而东归。过巴黎曾往见其朝野之士，皆极表同情於我，而尤以现任首相格利门梳最为恳挚。予离法国三十余日，始达上海，时南北和议已开，国体犹尚未定也。

当予未到上海之前，中外各报皆多传布谓予带有巨款回国，以助革命军。予甫抵上海之日，同志之所望我者以此，中外各报馆访员之所问者亦以此。予答之曰：“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於是各省代表乃开选举会於南京，选举予为临时总统。予於基督降生一千九百十二年正月一日就职。乃申令颁布定国号为中华民国，改元为中华民国元年，采用阳历。於是予三十年如一日之恢复中华、创立民国之志，於斯竟成。

与中会宣言

孙 文

1894年（光绪二十年）

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翦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於邻邦，文物冠裳，被轻於异族。有志之士，能无抚膺！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固可发奋为雄，无敌於天下；乃以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於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於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於目前。有心人不忍大声疾呼，亟拯斯民於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用特集会众以兴中，协贤豪而共济，抒此时艰，奠我中夏。仰诸同志，盍自勉旃！谨订规条，胪列如下：

一、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奠我中华受外国欺凌，已非一日，皆由内外隔绝，上下之情罔通，国体抑损而不知，子民受制而无告。苦厄日深，为害何极！兹特联络中外华人，创兴是会，以申民志而扶国宗。

一、凡人会之人，每名捐会底银五元。另有义捐，以助经费，随人惟力是视，务宜踊跃赴义。

一、本会公举正副主席各一位，正副文案各一位，管库一位，值理八位，差委二位，以专司理会中事务。

一、每逢礼拜四晚，本会集议一次，正副主席必要一位赴会，方能开议。

一、凡会中所收会底各银，必要由管库存贮妥当，或贮银行，以备有事调用。惟管库须有殷商二名担保，以昭郑重。

一、凡会中捐助各银，皆为帮助国家之用，在此不得动支，以省浮费。如或会中偶遇别事，要用小费者，可由会友集议妥允，然后支給。

一、凡新入会者，须要会友一位引荐担保，方得准他入会。

一、凡会内所议各事，当照捨少从多之例而行，以昭公允。

一、凡以上所订规条，各友须要恪守。倘有善法，亦可随时当众议定加增，以臻完美。

龙华会章程

陶成章

第一 檄文

怎样叫做革命？革命就是造反。有人问我：革命就是造反，这句话如今是通行的了，但这“革命”两字，古人有得说过么？我得应道：有的，[易经](#)上面：“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就是这两字的出典。又有人问我，革命既是顺人应天，为这 [么中国](#) 古老话儿，又把造反叫做“大逆不道”呢？我答应道：列位！这“大逆不道”四个字，并不是我古时 [苍颉](#) 圣人造字的时候，就把来作“造反”二字注脚用的。要晓得这是後代做了皇帝的人，自己一屁股坐了金交椅，恐怕别个学他的样，就同着开国军师、文武百官，造出四个字来，硬派做“造反”的罪名。又用着粟米芝麻大的官职，又冷又臭、将要腐烂快的猪羊肉，骗骗那些不识羞耻认强盗作祖宗、略识几个字的人。他说道：“咄！你们听著！把‘大逆不道’四个字，做了那‘造反’的注脚。说我做皇帝的是天上所传受别个不容妄想的，我便生前把个官你做。你死了，我便写一尺二寸长，四五寸阔，猪血苏本汁染红的一块小小木头，上写着‘先儒’两个字的封号，送你到 [孔夫子](#) 朝里去，摆在东西二廊，春秋二祭，杀猪宰羊的祭祀。”那些不爱脸的，听了这句话，便巴结到死，同狗舔屁股一样的趨奉若他。他这独夫位，便可传子传孙安稳不过了。有人要想造反，就便帮著他吠。

列位！要晓得 [孔夫子](#) 庙里正中供的，不是 [孔夫子](#) 同 [孟夫子](#) 么？[孔夫子](#) [孟夫子](#) 的说话，诸位兄弟们想必多愿意听的。他两位老先生说的说话，载在 [四书](#) 上面，[明明白白](#)，何尝说皇帝是不许百姓做的，造反是大逆不道的？[孔夫子](#) 因为 [春秋](#) 时代，百姓苦极了，故而教着七十二个贤人，三千徒弟子，天天商议办法。其中他第一个徒弟，叫做 [颜渊](#) 的来问“为邦”。[孔夫子](#) 就说著 [唐虞三代](#) 的制度，说我们做了皇帝，是要用这样制度的。还有个徒弟叫 [仲弓](#)，[夫子](#) 就说他“可使南面”。请看一个“使”字，[孔夫子](#) 岂不比皇帝还大么！至於异种乱入 [中国](#)，他老先生更恨到万分，所以说到 [齐国](#) 的 [管仲](#)，他不过帮著 [桓公](#)，代过山戎，便把他不死子纠一节大事，轻轻放过了，还再三说 [管仲](#) 是个仁者。又恐怕后世的人，解不出这个“仁”字。便道：“微 [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他老先生如今坐在人成殿上，看看这些戴红缨帽、穿马蹄袖、拖猪尾巴的，三跪九叩首的来拜他，两廊还立着许多 [元朝](#) [清朝](#) 的死去的走狗，不知怎样伤心呢！至於 [孟夫子](#) 说话更多了，这“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说到 [武王](#) [汤王](#)，便说道：“[汤放桀](#)，[武王](#) 伐 [纣](#)，闻诛一夫 [纣](#) 矣，未闻弑君者也。”这种说话，在下一时没有功夫细说。好在 [四书](#) 并不是什么世间少有的书本，列位可以自己去看，但不要相信那 [宋朝](#) 那个混帐不过东西姓 [朱](#) 的 [四书集注](#) 便好了。

又有一个说 [汤王](#) [武王](#) 本是个诸侯，所以有力量革命，我们强煞是个百姓，

黄復生，原名樹中。

张人杰，字静江。

陈其美，字英士，宋教仁，字钝初；谭人凤，字石屏；居正，字觉生。

芝加古，即芝加哥。

得，误，当作答。

那有这种力量？所以孔夫子孟夫子也只好嘴里说说，到底做不成皇帝。咳！这又是不懂时势的话头了。春秋战国是个封建时代，所以平民做不成皇帝。到了秦汉以来，那局面就变了。列位请看看那秦始皇，吞灭了六国，统一天下，说起他的兵力，真比著后代皇帝强得多了。他恐怕人家造反，便收聚着天下的兵器，都拿来一把火烧销毁掉了。这个心思狠不狠呢？那晓得他还没有死，韩国有个张良，拿着一个千金重的铁锥，在博浪沙中等他出来的时候，要打死他。虽然打他不着，到处搜了十日，连影儿也搜不着半个。后来百姓晓得皇帝的本领不过如此，陈涉一把锄头，刘邦的三尺宝剑，便都等不得始皇的肉冷，就都起来了。那陈涉虽然没有做到皇帝，然中国平民头一个造反的就是他；而且一个种田帮工的人，生前做到楚王，打破了封建的全局，也就可以心满意足了。那汉高祖刘邦的出身，不是一个亭长么？这秦时的亭长，就是我们现在的地保。你道他的力量，岂不比秦始皇还大么！三国时的刘备，他虽自己说是中山靖王的后代，其实这种说话，不过拿来摆摆场面。我们大家不都是轩辕黄帝的后代么？若说起刘备的出身，是个织草鞋卖的。至於宋朝那个赵禅郎，是列位看过戏文，就没有一个不晓得他是个光棍出身。咳，可怜可怜！他的子孙不争气，到了后来，被那杂种的四太子金兀术，杀得无地可奔，两个老皇是掳到五国城去了；单只剩着一个小康王，泥马渡江，做了一个小朝廷的皇帝。当时虽有个岳爷爷，惊天动地的出来，替他报仇。恨只恨岳爷是个宋朝的臣子，被那奸贼秦桧害死了。这个时候岳爷爷自己肯做皇帝，怕不把江山一统打平，那元朝的鞑子也不至乘势进来，来做中国的皇帝了。

列位啊！自从盘古以来，虽有那五胡乱华，一统中国的，就头一个是元鞑子，这是我第一次中国亡的纪念了。幸亏坐不到百年，就出一个朱洪武，把那元鞑子赶出塞外，仍旧是我汉人做皇帝，我们是算再见天日。这朱洪武的出身，列位也都晓得，岂不是人家看牛的小厮，到着没奈何时节，还在皇觉寺做过和尚么。万料不到后来金朝杀不了的杂种，又乘着我们年岁饥荒，有了内乱，崇祯皇帝死在煤山的时节，几个做奸细的范文程洪承畴吴三桂，引贼开门，他又进了山海关，强占着北京城，来做我们大朝的皇帝了。那时我们南边都立着明朝的亲王，论理吾们汉人，就是让了北方，他也就不当抢到南边来了。不料他狼子野心，得一想十，又带着许多醜類，把我们南边的亲王，一个个灭了。那南来的凶恶，到一处屠一处的城，不知死了多少忠臣义士。剩下来的，因为逼我们改他的打扮，又不晓得杀了多少。当时他有两句口号，叫做：“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到今剃头担上竖着的那根旗杆，就是当时因为不肯剃头，拿来杀了，把头挂在旗杆斗上做榜样的。你道可惨不可惨！他既削平了南北，就想出种种不平暴虐的制度，我一枝笔那里说得尽！单只为防我们汉人造反，便各处要紧的省份驻扎旗兵，监守着我们；

这，误，当作什。

若，疑当作着。

说，衍文。

这，误，当作什。

金，误，当作斤。

中山靖王，汉刘胜的封号。

赵禅郎，一作赵玄郎，指宋太祖赵匡胤。

还要我们辛苦田地种出来养活他们。近来又想出新鲜法子，要想夺我们的各省田地，凡是好的都想归给他们。那狗屁的上谕，反说是“满汉平等，时价估买”。啊哟！你这班杂种的满洲人，北边近京的田地，二百年前，已被你们圈占去了，难道我们南边的几亩荒田，你不肯舍免了么！再说我们当时的老辈，那一个不切齿痛恨他。独可惜各处所起的义兵，都被那班大逆不道的邪说所误，独立无助，终究没有成功。直到出了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天王，本来我们汉人可以再见天日了。却被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些混帐王八羔子，猪狗不吃的东西，练着汉兵，反帮鞑子，杀我汉人。咳！这也是满洲数未尽，我们再该多吃几十年的苦！若像今日的人心，个个都晓得鞑子是应该灭的，就再出几个曾左李也不相干了。

诸位要晓得今日的人心为什么比从前几十年明白的多呢？这多是各国交通的好处。“原来外洋各国，从未有异种人做皇帝的；就是同种的人暴虐百姓，也就要起来革命。我们如今与外国人来往得渐渐多了，再把孔夫子孟夫子的话印证起来，这个道理所以就明白了。将来我们革命成功，外国人那一个不称赞我国。然而也有一种口口声声拍满洲人马屁的外国人，同着几个亡心昧理的中国人，居然想望满洲立宪。列位要晓得“立宪”二字，这么样解法。外面看看像是照各国的样子，实在是把权柄集在皇帝同几个大官身上，却好借着“宪法”二字，用出种种的苛法，来压制我们。无论各国立宪，是因为离著封建时代不远，一时不能到平民执政的时代，就把这“立宪”做个上下过渡的用法。我们已是平民做了皇帝宰相千百余年，那里还要用着“立宪”过渡呢？况且立宪实在是弊病，无论什么君主立宪共和立宪，总不免於少数人的私意，平民依旧吃苦，将来天下各国，定归还要革命。况且我们又添着一个异种的政府，来替我们立宪，那里立得好呢？所以我们今日就是同种人来立宪，还要再起革命。虽然，成功以后，或是因为万不得已，暂时设立一总统，由大家公举，或五年一任，或八年一任，年限虽不定，然而不能传子传孙呢。或者用市民政体，或者竟定为无政府，不设总统，也未可知。然而必须看那时候我国国民程度了。但无论如何，皇位是永远不能霸占的。列位有大本领的出来，替大家办事，余外百姓也便万万不致於像今日的样子，苦苦到万分，穷的穷到万分，他们做皇帝大官的，依旧快活到一万二百分。到那时候，土地没有，也没有大财主，也没有苦百姓，税也轻了，釐捐税关也都废了，兵也少了，从此大家有饭吃了，不愁冷了，於是乎可以太平平，永远不用造反革命了，这才是我中华国民的万岁。

或者难曰：皇帝传子传孙，是我中国的老例，中国没有无皇帝的国家。唉！列位，要晓得，我们中国古时皇帝也不是世袭的。昔者唐尧的父亲高辛皇帝死了，大儿子名叫挚，坐了皇帝九年，因为无道，经大众公议，革了他的皇位，立了他的兄弟唐尧做了皇帝。尧之儿子不肖，尧请於大众，寻了一位在历山耕田的农夫，名叫做舜，遂传了皇位於他。后来，舜的儿子又入下流，舜请於大众，因为当其时有一军犯鯀之子名叫大禹，著实贤能，遂又传了皇帝位於他，那就是夏朝的头代祖宗大禹皇帝了。夏禹皇帝因为治了洪水，有大功劳，他的儿子又好，大家公许了承袭，遂变作传子传孙的皇位了。后来孔子知道此事又有点不妙了，於是将尧舜的事迹，载在书经第一编上头，叫大家看看，庶几或者又能照此办理。又在礼记上面，内有礼运一篇，其中

两个老皇，指宋徽宗赵佶和钦宗赵桓。

亦有孔夫子的说话，言明皇位当由大家公举。其言曰：“大同之世，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使人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养，幼有所长，壮有所归”云云。从此看来，皇帝位置岂是可以世袭的么！现今时势又变了，皇帝位置又当传贤不传子。

至於我们动手革命的时候，外国人不来帮扶满洲，我们一概客礼相待。兵力所到的地方，无论他是传教的，做商人的，来中国游历的，都要好好保护；或是不愿在我们交战的地方久居，我们就送他出境。等我们平定了满洲，立格外优待的条约，无论何国，都是利益均沾。若是有人帮助满洲，不要说是外国人，越是汉人的奸细，越要杀他尽绝，外国是不用说了。但我们所杀的，是合我们打仗的外国人，譬如在我国境内的外国人生命财产，即使与某国失和，也万万不肯违背公理，杀戮无辜的。所以就是革命的时节，就立定了两个主意：满洲是我仇人，各国是我朋友，万万不会误会的。

至於现在所定章程，与一切所行的官制军制，等到革命成功，另外同大家议定。若是革命还没有成功，我们这个章程官制军制，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条约。有人来侵犯我们的条约，或是我兄弟们自己违背条约做事，那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公敌，决定不肯放过的。我们是亲爱的朋友啊，兄弟姊妹啊，快快前来帮助啊！

天运岁次甲辰正月朔日（光绪三十年正月初一日，1904年2月16日）
新中国军政省檄。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章炳麟

长素 足下：

读与南北美洲诸华商书，谓中国只可立宪，不能革命，援引今古，沥沥万言。呜呼长素，何乐而为是耶？热中於复辟以后之赐环，而先为是齟齬不了之语，以耸东胡群兽之听，冀万一可以解免。非致书商人，致书於满人也。夫以一时之富贵，冒万亿不题而不辞，舞词弄札，眩惑天下，使贱儒元恶为之则已矣。尊称圣人，自谓教主，而犹为是妄言，在己则脂韦突梯，以佞满人已耳；而天下之受其蠱惑者，乃较诸出於贱儒元恶之口为尤甚。吾可无一言以是正之乎？

谨案长素大旨，不论种族异同，惟计情伪得失以立说。虽然民族主义，自太古原人之世，其根性固已潜在，远至今日，乃始发达，此生民之良知本能也。长素亦知种族之必不可破，於是依违迁就，以成其说，援引匈奴列传，以为上系淳维，出自禹后。夫满洲种族，是日东胡，西方谓之通古斯种，固与匈奴殊类。虽以匈奴言之，彼既大去华夏，永滞不毛，言语政教，饮食居虚，一切自异於域内，犹得谓之同种也耶？智果自别为辅氏，管氏变族为阴家，名号不同，谱牒自异。况於戕虐祖国，职为寇讎，而犹传以兄弟急难之义，示以周亲林垆之恩，巨缪极戾，莫此为甚。近世种族之辨，以历史民族为界，不以天然民族为界。籍言天然，则褊衿海藻，享祧螻蚘，六洲之氓，五色之种，谁非出於一本？而何必为是聒聒者耶！

长素又曰：“氏羌鲜卑等族，以至元魏所改九十六姓，大江以南，骆越闽广今皆与中夏相杂，恐无从检阅姓谱而攘除之。”不知骆越闽广皆归化汉人，而非陵制汉人者也。五胡、代北，始尝宰制中华，逮乎隋唐统一，汉族自主，则亦著土传籍，同为编氓，未尝自别一族，以与汉人相抗，是则同於醇化而已。日本定法，夙有蕃别；欧美近制，亦许归化。此皆以已族为主人，而使彼受吾统治，故一切可无异视。今彼满洲者，其为归化汉人乎？其为陵制汉人乎？堂子妖神，非郊丘之教；辨发瓔珞，非弁冕之服；清书国语，非斯邈之文。徒以尊事孔子，奉行儒术，崇饰观听，斯乃不得已而为之，而郎以便其南面之术，愚民之计。若言同种，则非使满人为汉种，乃适使汉人为满种也。长素固言大同公理，非今日即可全行。然则今日固为民族主义之时代，而可溷殽满汉，以同薰莸於一器哉！时方据乱，而言太平，何自悖其三世之说也。

长素二说，自知非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得已，复援引春秋，谓其始外吴楚，终则等视。不悟荆扬二域，禹贡既列於九州，国土种类，素非异实，徒以王化陵夷，自守千里，远方隔阂，沦为要荒。而文化语言，无大殊绝，世本谱系，犹在史官，一日自通於上国，则自复其故名。岂满洲之可与共论者乎？

康王，指南宋高宗赵构。

岳爷爷，指岳飞。

朱洪武，即明太祖朱元璋，年号洪武。

原文如此。

康有为，号长素。

至谓衣服辨发，汉人已化而同之，虽复改为宋明之服，反觉不安。抑不知此辨发胡服者，将强迫以成之耶？将安之若性也？禹入裸国，被发文身，墨子入楚，锦衣吹笙，非乐而为此也；强迫既久，习与性成，斯固不足以定是非者。吾闻洪杨之世人皆蓄发，不及十年，而会左之师摧陷洪氏，复从髡薙，是时朋侪相对，但觉纤首锐颠，形状噩异。然则蓄发之久，则以蓄发为安；辨发之久，则以辨发为安。向使满洲制服，涅齿以黛，穿鼻以金，刺体以龙，涂面以圣，恢诡殊形，有若魑魅，行之二百有六十年，而人亦安之，无所怪矣。不问其是非然否，而惟问其所安，则所谓祖宗成法不可轻变者，长素亦何以驳之乎？野蛮人有自去其板齿而反讥有齿者为犬类，长素之说，得无近於是耶？

种种繆戾，由其高官厚禄之性素已养成，由是引犬羊为同种，奉猥尾为鸿宝。向之崇拜公羊，诵法繁露，以为一字一句，皆神圣不可侵犯者，今则并其所谓复九世之仇而亦议之。其言曰：“扬州十日之事，与白起坑赵，项羽坑秦无异。”岂不曰秦赵之裔未有报白项之裔者，则满洲亦当同例也。岂知秦赵白项，本非殊种，一旦战胜而击坑之者，出於白项二人之指麾，非出於士卒全部之合意。若满洲者，固人人欲尽汉种而屠戮之，其非为豫酋一人之志可知也。是故秦赵之仇白项，不过仇其一人，汉族之仇满洲，则当仇其全部。且今之握图籍、操政柄者，岂犹是白项之胤胄乎？三后之姓，降为舆台，宗支荒忽，莫可究诘，虽欲报复，乌从而报复之。至於满洲，则不必问其宗支，而全部自在也，不必稽其姓名，而政府自在也。此则枕戈割刃之事，秦赵已不能施於白项，而汉族犹可施於满洲，章章明矣。明知其可报复，犹复饰为瘖聋，甘与同壤，受其豢养，供其驱使，宁使汉族无自立之日，而必为满洲谋其帝王万世，祈天永命之计，何长素之无人心一至於此也。

长素又曰：“所谓奴隶者，若波兰之属於俄，印度之属於英，南洋之属於荷，吕宋之属於西班牙，人民但供租税，绝无政权，是则不能不愤求自立耳。若国朝之制，满汉平等，汉人有才者，匹夫可以为宰相。自同治年来，沈李翁孙迭相柄政，会左及李倚为外相，恭醇二邸，但拱手待成耳。即今除荣禄庆邸外，何一非汉人为政？若夫政治不善，则全由汉唐宋明之舊，而非满洲特制也。然且举明世廷杖镇盗、大户加税、开矿之酷政而尽除之。圣祖立一条鞭法，纳丁於地，永复差徭，此唐虞至明之所无，大地万国所未有。他日移变，吾四万万人民必有政权自由，可不待革命而得之也。”夫所谓奴隶者，岂徒以形式言耶？会左诸将，倚畀虽重，位在藩镇，蕞尔弹丸，未参内政。且福康安一破台湾，而遂有贝子郡王之赏；会左反噬洪氏，挈大圭九鼎以付满洲，爵不过通侯，位不过虚名之内阁。会氏在日，犹必谄事官文，始得保全首领。较其轻重，计其利害，岂可同日而道！近世军机首领，必在宗藩。夫大君无为而百度自治，为首领者亦以众员供其策使，彼恭醇二邸之

辅氏，姓，晋智果别族有辅氏。

管氏，姓，春秋齐管仲之后。

阴，姓，通志氏族略“管夷吾七代孙修适楚，为阴大夫，因以为氏。”

斯，指李斯；邈，指程邈。

洪杨，指洪秀全杨秀清。

曾左，指曾国藩左宗棠。

豫酋，指清太祖努尔哈赤之第十五子和硕豫通亲王多铎。

仰成，而沈李翁孙之有事，乃适见此为奴隶，而彼为主人也。階位虽高，犹之阍宦仆竖而赐爵仪同者，彼固仰承风旨云尔，曷能独行其意哉？一条鞭法，名为永不加赋，而耗羨、平余犹在正供之外，徭役既免，民无哭声，而舟车工匠，遇事未尝获免。被既以南米供给驻防，亦知民志不怡，而不得不藉美名以媚悦之。玄烨弘历 数次南巡，强勒报效，数若恒沙。己居尧舜汤文之美名，而使佞幸小人间接以行其聚敛，其酷有甚於加税开矿者，观唐甄之潜书与袁枚之致黄庭桂书则可知矣！庄生 有云：“狙公赋芋，朝三暮四，众狙皆怒，朝四暮三，众狙皆悦。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此正满洲行政之实相也。况於廷杖虽除，诗案史祸较诸廷杖，毒螫百倍。康熙以来，名世之狱、嗣庭之狱、景祺之狱、周华之狱、中藻之狱、锡侯之狱，务以摧折汉人，使之噤不发语。虽李绂孙嘉淦之无过，犹一切被赭贯木以挫辱之。至於近世，戊戌之变，长素所身受，而犹谓满洲政治为大地万国所未有，呜呼，斯诚大地万国所未有矣！李陵有言：“子为汉臣，安得不云尔乎！”

夫长素所以不认奴隶，力主立宪，以摧革命之萌芽者，彼固终日屈心忍志，以处奴隶之地者尔。欲言立宪，不得不以皇帝为圣明。举其诏旨有云，“一夫失职，自以为罪”者，而谓“亟亟欲开议院，使国民咸操选举之权，以公天下。其仁如天，至公如地，视天位如敝屣，然后可以言皇帝复辟，而宪政必无不行之虑。”则吾向者为正仇满论既驳之矣。盖自乙未（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以后，彼圣主所长虑却顾坐席不煖者，独太后之废置我耳。殷忧内结，智计外发，知非变法，无以交通外人，得其欢心，非交通外人，得其欢心，无以挟持重势而排沮太后之权力。载湫 小醜，未辨菽麦，铤而走险，固不为满洲全部计。长素乘之，投间抵隙，其言获用，故戊戌百日之政，足以书於盘盂，勒於钟鼎，其迹则公，而其心则只以保吾权位也。曩令制度未定，太后夭殂，南面听治，知天下之莫予毒，则所谓新政者，亦任其迁延堕坏而已。非直堕坏，长素所谓拿破仑第三新为民主，力行利民，已而夜宴伏兵，擒议员百数及知名士千数尽置於狱者，又将见诸今日。何也？满汉两族，固莫能两大也。

今以满洲五百万人臨制汉族四万万人而有余者，独以腐败之成法，愚弄之锢塞之耳。使汉人一日开通，则满人固不能晏处於城内，如奥之抚匈牙利，土之御东罗马也。人情谁不爱其种类，而怀其利禄。夫所谓圣明之主者，亦非远於人情者也，果能敝屣其黄屋，而弃捐所有以利汉人耶？藉曰其出於至公，非有满汉畛域之见，然而新法犹不能行也。何者？满人虽顽钝无计，而其休惕於汉人，知不可以重器假之，亦人人有是心矣。顽钝愈甚，团体愈结，五百万人同德戮力，如生番之有社寮。是故汉人无民权，而满洲有民权，且有贵族之权者也。虽无太后，而掣肘者什伯於太后；虽无荣禄，而掣肘者什伯於荣禄。今夫建立一政，登用一人，而肺腑暱近之地，群相讜，朋疑众难，杂沓而至，自非雄杰独断如俄之大彼得者，固弗能胜是也。共 四子，於尧皆葭亭姻娅也，靖言庸回，而尧亦不得不任用之。牛其所谓圣明之主者，

沈李翁孙，指沈桂芬李鸿藻翁同龢孙毓汶。

李，指李鸿章。

恭醇二邸，指恭王奕訢和醇王奕劻。

庆邸，指庆亲王奕劻。

清圣祖，名玄烨，年号康熙；清高宗：名弘历，年号乾隆。

其聪明文思果有以愈於尧耶？其雄杰独断果有以侔於俄之大彼得者耶？往者戊戌变政，去五寺三巡抚如拉枯，独驻防则不敢撤，彼圣主之力与满洲全部之力，果孰优孰绌也？由是言之，被其为私，则不欲变法矣；彼其为公，则亦不能变法矣。长素徒以诏旨美谈，视为实事，以此诳耀天下。独不读刘知几载文之篇乎，谓魏晋以后，诏敕皆责成羣下，藻饰既工，事无不可，故“观其政命，则辛癸不如；读其诏诰，则勋华再出。”此足以知戊戌行事之虚实矣。

且所谓立宪者，固将有上下两院，而下院议定之案，上院犹得以可否之。今上院之法定议员，谁为之耶？其曰皇族，则亲王贝子是已；其曰贵族，即八家与内外蒙古是已；其曰高僧，则卫藏之达赖班禅是已。是数者，皆汉族之所无，而异种之所特有，是议权仍不在汉人也。所谓满汉平等者，必如奥匈二国并建政府，而统治於一皇，为双立君主制而后可。使东三省尚在，而满洲大长，得以兼统汉人，吾民犹勉自抑制以事之。今者，满洲故土既接夺於俄人，失地当诛，并不认为满洲君主，而何双立君主之有？夫戴此失地之天囚以为汉族之元首，是何异取罪人於囹圄而奉之为大君也。乃曰：“朋友之交，犹贵久要不忘，安有君臣之际，受人之知遇，因人之危难，中道变弃，乃反戈倒攻者。”诚如是，则载湉者固长素之私友而汉族之公仇也。况满洲全部之蠢如鹿豕者，而可以不革者哉！

虽然如右所言，大抵关于种类，而於情伪得失未暇论也。则将复陈斯旨，为吾汉族筹之可乎？长素以为“革命之惨，流血成河，死人如麻，而其事卒不可就”。然则立宪可不以兵刃得之耶？既知英奥德意诸国，数经民变，始得自由议政之权。民变者，其徒以口舌变乎？抑将以长戟劲弩飞丸发旛变也，近观日本立宪之始，虽徒以口舌成之，而攘夷覆幕之师在其前矣。使前日无此血战，则后之立宪亦不能成。故知流血成河，死人如麻，为立宪所无可幸免者。长素亦知其无可幸免，於是迁就其说以自文。谓：“以君权变法，则欧美之政术器艺可数年而尽举之。”夫如是，则固君权专制也，非立宪也。阔普通武之请立宪，天下尽笑其愚，岂有立宪而可上书奏请者？立宪可请，则革命亦可请乎？以一人之诏旨立宪，宪其所宪，非大地万国所谓宪也。

长素虽与载湉久处，然而人心之不相知，犹桎一体而他体不知其痛也。载湉亟言立宪，而长素信其必能立宪。然则今有一人执长素而告之曰，我当酿四大海水以为酒，长素亦信其必能酿四大海水以为酒乎？夫事之成否，不独视其志愿，亦视其才略何如。长素之皇帝圣仁英武如彼，而何以刚毅能挟盾力以尼新法，荣禄能造谣詆以耸人心，各督抚累经严旨皆观望而不办，甚至章京受戮，己亦幽废於瀛台也！君人者，善恶自专，其威大矣！虽以文母之抑制，佞人之讒嗾，而秦始皇之在位，能取太后、嫪毐、不韋而踣复之。

庄生，指战国时庄周。

名世之狱，康熙五十年（1711年），以戴名世南山集擅用明永历年号而兴大狱，嗣庭之狱，雍正四年（1726年），以查嗣庭所出试题“维民所止”为欲取雍正之首，因而与大狱；景祺之狱，雍正三年（1725年），以汪景祺西征随笔有讪讪康熙之词，而与大狱；周华之狱，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齐周华以所著名山藏副本推崇吕留良，“不避朝讳御名”罪处死；中藻之狱，乾隆二十年（1755年），以胡中藻所著坚磨生诗钞有“讪讪悖逆”语，而与文字之狱；锡侯亡狱，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王锡侯以擅删康熙字典罪入狱。

载湉，清德宗之名，年号光绪。

今载湉何以不能也？幽发之时，犹曰爪牙不具，乃至庚子（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西幸，日在道涂，已脱幽居之轭，尚不能转移俄顷，以一身逃窜於南方，与太后分地而处，其孱弱少用如此！是则仁柔寡断之主，汉献唐昭之侑耳！太史公曰：“为人君父，而不知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是故志士之任天下者，本无实权，不得以成败论之，而皇帝则不得不以成败论之。何者？有实权而不能用，则不得窃皇帝之虚名也。夫一身乏不能保而欲其与天下共忧，督抚之不能制而欲其使万姓守法，庸有几乎？

事既无可奈何矣，其明效大验已众善於天下矣，长素则为之解曰：“幽居而不失位，西幸而不被弑，是有天命存焉。王者不死，可以为他日必能立宪之徵。”呜呼！王莽渐台之语曰：“天生德於予，汉兵其如予何？”今之载湉，何幸有长素以代王莽也。必若图籙有徵，符命可信，则吾亦尝略读纬书矣。纬书尚繁中庸一篇，固为赞圣之颂，往时魏源宋翔凤辈，皆尝附之三统三世，谓可以前知未来，虽长素亦或竺信者也。然而中庸以“天命”始，以“上天之载，无声无臭”终。天命者，满洲建元之始也。上天之载者，载湉为满洲未造之亡君也。此则建夷之运终於光绪，奴儿哈赤之祚尽於二百八十八年。语虽无稽，其彰明较著，不犹愈於长素之谈天命者乎？

要之，拨乱反正，不在天命之有无，而在人力之难易。今以革命比之立宪，革命犹易，立宪犹难。何者？立宪之毕，自上言之，则不独专恃一人之才略，而兼恃万姓之合意，自下言之，则不独享恃万姓之合意，而兼恃一人之才略；人我相待，所倚赖者为多。而革命则既有其合意矣，所不敢证明者，其才略耳。然则立宪有二难，而革命独有一难，均之难也，难易相较，则无宁取其少难而差易者矣。虽然，载湉一人之才略，则天下信其最绌矣。而谓为革命党中，必无有才略如华盛顿拿破仑者，吾所不敢必也。虽华盛顿拿破仑之微时，天下亦岂知有华盛顿拿破仑者？而长素徒以阿坤鸦度一蹶不振相校。今天下四万万人之材性，长素岂尝为其九品中正而一切检察差第之乎？藉曰，此魁梧绝特之彦，非中国今日所能有。尧舜固中国人矣，中国亦望有尧舜之主山而革命，使本种不亡已耳，何必望其极点如华盛顿拿破仑者乎！

长素以为：“中国今日之人心，公理未明，旧俗俱在，革命以后，必将日寻于戈，偷生不暇，何能变法救民，整顿内治”。夫公理未明、旧俗俱在之民，不可革命而独可立宪，此又何也？岂有立宪之世，一人独圣於上，而天下皆生番野蛮者哉！虽然，以此讥长素，则为反唇相稽，校轸无已。吾曰不可立宪，长素犹曰不可革命也。则应之曰：人心之智慧，自竞争而后发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且勿举华拿二圣，而毕明末之李自成。李自成者，迫於饥寒，揭竿而起，固无革命观念，尚非今日广西会党之侪也。然自声势稍增而革命之念起，革命之念起而剿兵救民赈饥济困之事与。岂李自成生而有是志哉！竞争既久，知此事之不可已也。虽然，在李自成之世，则赈饥济困因为不可已。在今之世，则合众共和为不可已。是故以赈饥济困结人心者，事成之後或为梟雄；以合众共和结人心者，事成之後必为民主。民主之与，实由时势迫之，而亦由竞争以生此智慧者也。徵之今日，义和团初起时，惟言“扶清灭洋”；而景廷宾之师，则知“扫清灭洋”矣；今日广西会党，则知不必闲衅於西人，而先以扑灭满洲、剿除官吏

共，指共工，水官名；兜，指兜，尧臣。尧舜时，共工 兜与三苗及鯀称四凶。

辛，商纣名，癸，夏桀名履癸；放勋，尧名；重华，舜名。

为能事矣。唐才常初起时，深信英人，密约漏情，乃卒为其所卖：今日广西会党，则知己为主体而西人为客体矣。人心进化，孟晋不已。以名号言，以方略言，经一竞争，必有胜於前者。今之广西会党，其成败虽不可知，要之继此而起者，必视广西会党为尤胜，可豫言也。然则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瀉兼备之良药矣。

长素以为“今日之言革命者，或托外人运械，或请外国练军，或与外国立约，或向外国乞师，卒之堂堂大国，谁肯与乱党结盟，可取则取之耳”。吾以为今日革命，不能不与外国委蛇，虽极委蛇，犹不能不使外人干涉。此固革命党所已知，而非革命党所未知也。日本之覆幕也，法人尝通情於大将军，欲为代平内乱，大将军之从之与否，此固非覆幕党所能豫知。然以人情自利言之，则从之为多数，而不从为少数，幸而不从，是亦覆幕党所不料也。而当其歃血举义之时，固未尝以其必从而少沮。今者人知恢复，略有萌芽，而长素何忍以逆料未中之言，沮其方新之气乎？呜呼！生二十世纪难，知种界难，新学发见难，直人心奋厉时难。前世圣哲，或不遇时，今我国民，幸睹精色，哀哀汉种，繫此刹那。谁无父母！谁无心肝！何其天闕之不遗余力，幸同种之为奴隶，以必信其言之中也！且运械之事势不可无，而乞师之举不必果有。今者西方数省，外稍负海，而内有险阻之形势，可以利用外人而不为外人所干涉者，亦未尝无其地也。略得数道为之建立政府，百度维新，庶政具举，彼外人者，亦视势利所趨耳。未成，则欲取之；小成，则未有不认为与国者，而何必沾沾多虑为乎”

世有谈革命者，知大事之难举，而言割据自立。此固周於一隅，所谓井底之蛙不知东海者，而长素以印度成事戒之。虽然，吾固不主割据，犹有辩护割据之说在，则以割据犹贤於立宪也。夫印度背蒙古之莫卧尔朝，以成各省分立之势，卒为英人蚕食，此长素所引为成鉴者。然使莫卧尔朝不亡，遂能止英人之蚕食耶！当莫卧尔统一时，印度已归於异种矣。为蒙古所有与为英人所有，二者何异？使非各省分立，则前者为蒙古时代，后者为英吉利时代，而印度本种并无此数十年之国权。夫终古不能得国权，与暂得国权而复失之，其利害相越，岂不远哉？语曰：“不自由，无宁死！”然则暂有自由之一日，而明日白刎其喉犹所愿也，况绵延至於三四十年乎！且以印度情状比之中国，则固有绝异者。长素论印度亡国书，谓其文学工艺还过中国，历举书籍见闻以为证。不知热带之地，……物易坏烂，故薄於所有观念。是故婆罗释迦之教，必见於印度而不见於异地。惟其无所有观念，而视万物为无常，不可执著故，此社会学家所证明，势无可遁者也。夫薄於所有观念，则国土之得丧，种族之盛衰，固未尝概然於胸中。当释迦出世时，印度诸国已为波斯属州。今观内典，徒举比邻诸王而未见波斯皇帝，若并不知己国之属於波斯者。厥有愤发其所能自树立者，独阿育王一家耳。近世各省分立之举，亦其出於偶尔，而非出於本怀。志既不坚，是故迁延数世，国以沦丧。夫欲自强其国种者，不恃文学工艺，而惟视所有之精神。中国之地势人情，少流散而多执著，其贤於印度远矣。自甲申（顺治元年，1644年）沦陷，以至今日，愤愤於腥膻贱种者，何地蔑有？其志坚於印度，其成事亦必胜於印度，此宁待耆蔡而知乎！

若夫今日之汉人，判涣无羣，人自为私，独甚於汉唐宋明之季，是则然矣。抑谁致之而谁迫之耶？吾以为令人虽不尽以逐满为职志，或有其志而不

敢讼言於疇人，然其轻视鞑鞑以为异种贱族者，此其种性根於二百年之遗传，是固至今未去者也。往者陈名夏钱谦益辈，以北面降虏，贵至阁部，而未尝建白一言有所补助，如魏徵之於太宗、范质之於艺祖者。彼固曰异种贱族，非吾中夏神明之胄，所为立於其朝者，特曰冠貂蝉袭青紫而已，其存听之，其亡听之，昔曰为之驰驱效用，而有所补助于一姓之永存者，非吾之志也。理学诸儒，如熊赐履魏象枢陆陇其未弼辈，时有献替，而其所因革，未有关於至计者。虽会胡左李之所为，亦曰建殊勋，博高爵耳，功成而后，於其政治之盛衰，宗稷之安危，未尝有所筹画焉，是并拥护一姓而亦非其志也。其他朝士，入则弹劾权贵，出则搏击豪强，为难能可贵矣，次郎束身自好，优游卒岁，以自处于朝隐，而下之贪墨无艺性懦忘耻者，所在皆是。三者虽殊科，要其大者不知会计之盈绌，小者不知断狱之多寡，苟得凜禄以全吾室家妻子，是其普通之术矣。无他，本陈名夏钱谦益之心以为心者，固二百年而不变更也。明之末世，五遭倾覆，一命之士，文学之儒，无不建义旅以抗仇敌者，下至贩夫乞子、儿童走卒，执志不屈而仰药割刃以死者不可胜计也。今者北京之破，民则愿为外国之顺民，官则愿为外国之总办，食其俸禄，资其保护，尽顺天城之中，无不牵羊把茅甘为贰臣者；若其不事异姓，躬自引决，摺绅之士殆无一人焉。无他，亦曰异种贱族，非吾中夏神明之胄，所为立於其朝者，特曰冠貂蝉袭青紫而已，其为满洲之主则听之，其为欧美之主则听之，本陈名夏钱谦益之心以为心者，亦二百年而不变更也。然则满洲弗逐，而欲士之争自濯磨，民之敌忾效死，以期至乎独立不霸之域，此必不可得之数也。浸微浸衰，亦终为欧美之奴隶而已矣。非种不锄，良种不滋，败羣不除，善羣不殖。自非躬执大彗以扫除其故家汗俗，而望禹域之自完也，岂可得乎！
[以上录旧著正仇满论]

夫以种族异同明白如此，情伪得失彰较如彼，而长素犹偷言立宪而力排革命者，宁智不足、识不逮耶？吾观长素二十年中变易多矣：始孙文倡义於广州，长素尝造陈千秋林奎往密与通情，及建设保国会，亦言“保中国不保大清”，斯固志在革命者。未几瞑瞶於富贵利禄，而欲与素志调和，於是戊戌柄政始有变法之议。事败亡命，作衣带诏，立保皇会，以结人心。然庚子汉口之役，犹以籍遵皇权，密约唐才常等，卒为张之洞所发。当是时，素志尚在，未尽渐灭也。唐氏既亡，保皇会亦渐溃散，长素自知革命之不成，则又瞑瞶於富贵利禄。而今之得此，非若畴昔之易，於是宣布是书。其志岂果在保皇立宪耶？亦使满人闻之而曰：“长素同忠贞不贰，竭力致死以保我满洲者，而向之所传，籍遵皇权，保中国不保大清诸语，是皆人之所以诬长素者，而非长素故有是言也。”荣禄既死，那拉亦耄，载湉春秋方壮，他日复辟，必有其期。而满洲之新起柄政者，其势力权籍或不如荣禄诸奸，则工部主事可以起复，虽内阁军机之位亦可以觊觎矣。长素固云“穷达一节，不变塞焉。”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

抑吾有为长素忧者，曩日革命之议，传於人间，至今未艾。陈千秋虽死，孙文林奎尚在；唐才常虽死，张之洞尚在：保国会之微言不著竹帛，而入会诸公尚在。其足以证明长素之有志革命者，不可件举，虽满人之愚蒙，亦未必遽为长素欺也。呜呼，哀哉！南海圣人，多方善疗，而梧鼠之技，不

卫藏，西藏曹分四部：西为阿里；其东为藏，亦名喀齐；再东曰卫，又名中藏，最东为康，又名喀木，亦称前藏。清时巴塘以西属卫，称前藏，又合藏及阿里称后藏。

過於五，亦有时而穷矣。满人既不可欺，富负既不可复，而反使炎黄遗胄受其蒙蔽而缓於自立之图。惜乎！己既自迷，又使他人沦陷，岂直二缶钟惑而已乎？此吾所以不得不为之辨也。

若长素能跃然祗海，奋厉朝气，内量资望，外审时势，以长素魁垒耆硕之誉闻於禹城，而弟子亦多言革命者，少一转移，不失为素王玄圣。后王有作，宣昭国光，则长素之象屹立于星雾，长素之书尊藏於石室，长素之迹葆覆於金塔，长素之器配崇於铜柱，抑亦可以尉薦矣。籍曰死权之念過於殉名，少安无躁以待新皇，虽长素已槁项黄馘，卓茂之尊荣，许靖之优养，犹可无操左契而获之。以视名实俱丧，为天下笑者何如哉！书此，敬问起居。不具。
章炳麟白。

——章氏丛书，太炎文錄初编，卷2，页29—44。

革命军

邹容

章序

蜀邹容为革命军方二万言，示余曰：欲以立懦夫定民志，故辞多恣肆，无所回避，然得无恶其不文耶。余曰：凡事之败，在有其唱者而莫与为和，其攻击者且千百辈，故仇敌之空言，足以堕吾实事。夫中国吞噬於逆胡二百六十年矣，宰割之酷，诈暴之工，人人所身受，当无不昌言革命。然自乾隆以往，尚有吕留良曾静齐周华等，持正义以振聋俗，自尔遂寂泊无所闻。吾观洪氏之举义师起而与为敌者，会李则柔煦小人，左宗棠喜功名乐战事，徒欲为人策使，顾勿问其是非枉直，斯固无足论者。乃如罗彭邵刘之伦，皆笃行有道士也，其所操持，不洛闽而金溪余姚，衡阳之黄书，日在几阁，孝弟之行，华戎之辨，仇国之痛，作乱犯上之戒，宜一切习闻之。卒其行事，乃相紕戾如彼，材者张其角牙以覆宗国，其次即以身家殉满洲，乐文采者则相与鼓吹之。无佗，悖德逆伦，并为一谈，牢不可破。故虽有衡阳之书，而视之若无见也。然则洪氏之败，不尽由计划失所，正以空言足与为难耳。今者风俗臭味少变更矣，然其痛心疾首、恳恳必以逐满为职志者，虑不数人。数人者，文墨议论，又往往务为蕴籍，不欲以跳踉搏跃言之，虽余亦不免是也。嗟乎，世皆聩昧而不知话言，主文讽切，勿为动容，不震以雷霆之声，其能化者几何！异时义师再举，其必堕於众口之不俚，既可知矣。今容为是书，壹以叫咷恣言，发其慚恚，虽聩昧若罗彭诸子，诵之犹当流汗祇悔；以是为义师先声，庶几民无异志，而材士亦知所返乎！若夫屠沽负贩之徒，利其径直易知，而能恢发智识，则其所化远矣。籍非不文，何以致是也。抑吾闻之，同族相代，谓之革命；异族攘窃，谓之灭亡；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除异族，谓之光复。今中国既灭亡於逆胡，所当谋者，光复也，非革命云尔。容之暑斯名何哉？谅以其所规划，不仅驱除异族而已，虽政教学术礼俗材性犹有当革者焉，故天言之曰革命也。

共和二千七百四十四年（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四月余杭章炳麟序。

革命军自叙 国制蜀人邹容泣述

不文以生，居於蜀十有六年；以辛丑（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出扬子江，旅上海；以壬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游海外，留经年。录达人名家言印於脑中者，及思想间所不平者，列为编次，以报我同胞。其亦附於文明国中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者欤？虽然，中国人，奴隶也。奴隶无自由，无思想。然不文不嫌此区区微意，自以为是报我四万万同胞之恩我，父母之恩我，朋友兄弟姊妹之爱我。其有责我为大逆不道者，其有信

不韋，即秦宰相呂不韋。

太史公，指漢史學家司馬遷。

建，指明之建州衍（今遼寧桓仁新賓、吉林琿春東北一帶地方），清肇祖猛哥帖木耳在明永樂時會為建州左衛指揮。

太宗，指唐太宗李世民主，藝祖，指宋太祖趙匡胤。

洪氏，指洪秀全。

我为光明正大者，吾不计。吾但信卢骚华盛顿威曼诸大哲於地下有灵，必哂曰：“孺子有知，吾道其东！”吾但信郑成功张煌言诸先生於地下有灵，必笑曰：“后起有人，吾其瞑目！”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吾言已，吾心不已。

皇汉民族亡国後之二百六十年岁次癸卯（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三月日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记。

第一章 绪论

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诛绝五百万有奇披毛戴角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乾淨土，黄帝子孙皆华盛顿，则有起死同生，还魂返魄，出十八层地狱，升三十三天堂，郁郁勃勃，莽莽苍苍，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

吾於是沿万里长城，登昆仑，游扬子江上下，溯黄河，竖独立之旗，撞自由之钟，呼天答地，破颞裂喉，以鸣於我同胞前曰：呜呼！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羈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於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革命哉！革命哉！我同胞中老年、中年、壮年、少年、幼年、无量男女，其有言革命而实行革命者乎？我同胞其欲相存、相养、相生活於革命也。吾今大声疾呼，以宣布革命之旨於天下。

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是故一人一思想也，十人十思想也，百千万人百千万思想也，意北京人意北京人思想也，人人虽各有思想也，即人人无不同此思想也。居处也，饮食也，衣服也，器具也，若善也，若不善也，若美也，若不美也，皆莫不深潜默运，盘旋於胸中，角觸於脑中，而辨别其孰善也，孰不善也，孰美也，孰不美也。善而存之，不善而去之，美而存之，不美而去之，而此去存之一微识，即革命之旨所出也。夫犹指此事物而言之也。试放眼纵观上下古今，宗教道德，政治学术，一视一縻之微物，皆莫不数经革命之掬搦，过昨日，历今日，以象现现象於此也。夫如是也，革命固如是平常者也。虽然，亦有非常者在焉。闻之一千六百八十八年英国之革命，一千七百七十五年美国之革命，一千八百七十年法国之革命，为世界应乎天而顺乎人之革命，去腐败而存良善之革命，由野蛮而进文明之革命，除奴隶而为主人之革命。牺牲个人以利天下，牺牲贵族以利平民，使人人享其平等自由之幸福。甚至风潮所播及，亦相与附流合汇，以同归於大洋。大怪物故！革命也。大实物哉！革命也。吾今日闻之，犹口流涎而心痒痒。吾是以於我祖国中，搜索五千余年之历史，指点二百馀万方里之地图，问人省己，欲求一革命之事，以比例乎英法美者。呜呼！何不一遇也。吾亦尝执此不一遇之故而熟思之，重思之，吾因之而有

曾，指曾国藩；李，指李鹏章。

罗，指罗泽南；彭，指彭玉麈；刘，指刘蓉。

感矣，吾因之而有慨於历代民贼独夫之流毒也。

自秦始统一宇宙，悍然尊大，鞭笞宇内，私其国，奴其民，为专制政体，多援符瑞不经之说，愚弄黔首，矫诬天命，揜国人所有而独有之，以保其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不知明示天下以可欲可羨可歆之极，则天下之思篡取而夺之者愈众。此自秦以来，所以狐鸣篝中，王在掌上，卯金伏诛，魏氏当涂，盗奸雄，觊觎神器者，史不绝书。於是石勒成吉思汗等类，以游牧腥膻之胡儿，亦得乘机窃命，君临我禹城，臣妾我神种。呜呼革命！杀人放火者出於是也；呜呼革命！自由平等者亦出於是也！

吾悲夫吾同胞之经此无量野蛮之革命，而不一伸头於天下也。吾悲夫吾同胞之成事齐事楚，任人掬抛之天性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与今世界列强遇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闻文明之政体、文明之革命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理、弥勒约翰自由之理、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檄文等书译而读之也。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

夫卢梭诸大哲之微言大义，为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魄还魂之宝方。金丹换骨，刀圭奏效，法美文明之胚胎，皆基於是。我祖国今日病矣，死矣，岂不欲食灵药投宝方而生乎？苟其欲之，则吾请执卢梭诸大哲之宝旂，以招展於我神州土。不宁惟是，而况又有大儿华盛顿於前，小儿拿破仑於后，为吾同胞革命独土之表木。嗟乎！嗟乎！革命！革命！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毋退步，毋中立，毋徘徊，此其时也，此其时也，此吾之所以倡言革命，以相与同胞共勉共勗而实行此革命主义也。苟不欲之，则请待数十百年后，必有倡平权释黑奴之耶女起，以再倡平权释数重奴隶之支那奴！

第二章 革命之原因

革命！革命！我四万万同胞今日何为而革命？吾先叫绝曰：

不平哉！不平哉！中国最不平伤心惨目之事，莫过於戴狼子野心游牧贱族满洲人而为君，而我方求富求贵，摇尾乞怜，三跪九叩首，酣嬉浓浸於其下，不知自耻，不知自悟。哀哉！我同胞无主性：哀哉！我同胞无国性；哀哉！我同胞无种性，无自立之性！

近世革新家、热心家常号於众曰：中国不急急改革，则将蹈印度後尘，波兰后尘，埃及后尘，於是印度波兰之活剧将再演於神州等词，腾跃纸上。邹容曰：是何言欤？是何言欤？何厚颜盲目而为是言欤？何忽染疯病而为是言欤？不知吾已为波兰印度於满洲人之胯下三百年来也，而犹日将为也。何故？请与我同胞一解之。将谓吾已为波兰印度於满洲人，满洲人又为波兰印度於英法俄美等国乎？苟如是也，则吾宁为此直接亡国之民，而不愿为此间接亡国之民。何也？彼英法等国之能亡吾国也，实其文明程度高於吾也。吾不解吾同胞不为文明人之奴隶，而偏爰为此野蛮人奴隶之奴隶。呜呼！明崇祯皇帝殉国，任贼碎戮朕尸，毋伤我百姓之一日，满洲人率八旗精锐之兵，入山海关定鼎北京之一日，此固我皇汉人种亡国之一大纪念日也。

世界只有少数人服从多数人之理，愚顽人服从聪明人之理。使满洲人而多数也，则仅五百万人，尚不及一州县之众。使满洲人而聪明也，则有目不识丁之亲工夫臣，唱京调二簧之将军都统：三百年中虽有一二聪明特达之人，要皆为吾教化所陶鎔。

一国之政治机关，一国之人共司之，苟不能司政治机关，参预行政权者，

不得谓之國，不得谓之國民。此世界之公理，萬國所同然也。今試游於華盛頓巴黎倫敦之市，執途人而問之曰：“汝國中執政者，為同胞欤？抑異種欤？”必答曰：“同胞！同胞！豈有異種執吾國政權之理。”又問之曰：“汝國人有參預行政權否？”必答曰：“國者積人而成者也，吾亦國人之份子，故國事為己事，吾應而參預焉。”乃轉詰我同胞，何一一與之大相對也耶？謹就賊滿人待我同胞之政策，為同胞述之。

滿洲人之在中國，不過十八行省中之一最小部份耳，而其官於朝野者，則以一最小部份敵十八行省而有餘。令試以京官滿漢缺額觀之，自大學士、尚書、侍郎滿漢二缺平列外，如內閣衙門，則滿學士六，漢學士四，滿蒙侍讀學士六，漢軍漢侍讀學士二，滿侍讀十二，遵侍讀二，滿蒙中書九十四，漢中書三十。又如六部衙門，則滿郎中、員外、主事缺額約四百名，吏部三十餘，戶部百餘，禮部三十餘，兵部四十，刑部七十餘，工部八十餘。其餘各部堂主事皆滿人，無一漢人。而漢郎中，員外、主事缺額不過一百六十二名。每季紳錄中，於職官總目下，只標出漢郎中、員外、主事若干人，而滿缺於不言，殆有不能示天下之隱衷也。是六部滿缺司員，几視漢缺司員而三倍。[筆帖式尚不在此數。]而各省道府實缺，又多由六部司員外放，何怪滿人之為道府者，布滿國中也。若理藩院衙門，則自尚書、侍郎迄主事、司庫皆滿人任之，無一漢人錯其間，[理藩之事，惟滿人能為之，咄咄怪事。]其餘掌院學士、宗人府、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太僕寺、尤祿寺、鴻臚寺、國子監、變儀衛諸衙門缺額，未暇細數。要之，皆滿缺多於漢缺，無一得附平等之義者，是其出仕之途，以滿視漢，不啻霄壤云泥之別焉。故常有滿漢人同官同年同署，漢人則積滯數十載，不得遷轉，滿人則俄而侍郎，俄而尚書，俄而大學士矣。縱曰滿州王氣所鍾，如漢之沛（今江蘇沛縣），明之濠（今安徽鳳陽縣），然未有綿延數百年，定為成例，竟以王者一隅，抹煞天下之人才，至於斯極者也。向使嘉道咸同以來，其手奏中興之績者，非出自漢人之手，則各省督、撫、府、道之實缺，其不為滿人攬盡也几希矣。又使非軍興以來，難以保舉、軍功、捐納，以爭各部滿司員之權利，則漢人几絕於仕途矣。至於科舉清要保之選，雖漢人居十之七八，然主事則多額外，翰林則益清貧，補缺難於登天，開坊類乎超海。不過設法虛糜之，以戢其異心；又多設各省主考、學政，及州縣教官等職，俾以無用之人，治無用之事而已。即幸而億萬人中，有竟登至大學士、尚書、侍郎之位者，又皆頭白齒落，垂老氣盡，分餘瀝於滿人之手。然定例漢人必由翰林出身，始堪大拜，而滿人則無論出身如何，均能資兼文武，位兼將相，其中蓋有深意存焉。嗚呼！我漢人最不平之事，孰有過於此哉！雖然，同種待異種，是亦天演之公例也。

然此仅就官制一端而言也。至乃於各行省中，擇其人物之駢羅，土產之豐阜，山川之險要者，命將軍都統治之，而漢人不得居其職。又令八旗子弟駐防各省，另為內城以外處之，昔江寧，若成都，若西安，若福州，若杭州，若鎮江等處，雖閱年二百有奇，而滿自滿，漢自漢，不相錯雜，蓋顯然有賤族不得等倫於貴族之心。且試繹駐防二字之義，猶有大可驚駭者，得毋時時恐漢人之叛我，而羈束之如盜賊乎？不然，何為而防，又何為而駐也？又何

洛，指程昱程頤（河南洛陽人），閩，指朱熹（僑寓福建建陽）；金溪，指陸九淵（江西金溪人）；余姚，指黃宗羲（浙江餘姚人）。

为驻而防之也？

满人中有建立功名者，取王公如拾芥，而汉人则大奴隶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之伦，残杀数百万同胞，挈东南半壁，奉之满洲，位不过封侯而止。又试读其历朝圣训，遇稍著贤声之一二满大臣，奖借逾恒，真有一德一心之契。而汉人中虽贤如杨名时李绂汤斌等之驯静奴隶，亦常招谴责挫辱不可响迹，其余抑扬高下，播弄我汉人之处，尤难枚举。

我同胞不见夫彼所谓八旗子弟、宗室人员、红带子、黄带子、贝子、贝勒者乎？甫经成人，即有自然之禄俸，不必别营生计，以贍其身家；不必读书响道，以充其识力，由少爷而老爷、而大老爷、而大人、而中堂，红顶花翎，贯摇头上，尚书侍郎，殆若天职。反汉人而观之，夫亦可思矣。

中国人群，向分为士农工商。士为四民之首，曰士子，曰读书人。吾见夫欧美人无人不读书，即无人不为士子。中国人乃特而别之曰士子，曰读书人。故吾今亦特言士子，特言读书人。

中国士子者，实奄奄无生气之人也，何也？民之愚不学而已，士之愚则学非所学而益愚，而贼满人又多方困之，多方辱之，多方汨之，多方壘之，多方贼之，待其垂老气尽，阉然躯壳，而后鞭策指挥焉。困之者何？困之以八股、试帖、楷摺，伸之穷年矻矻，不暇为经世之学。辱之者何？辱之以童试、乡试、会试、殿试[殿试时无坐位，待人如牛马]。俾之行同乞丐，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汨之者何？汨之以科名利禄，俾之患得患失，不复有仗义敢死之风。贼之者何？壘之以庠序卧碑，俾之柔静愚鲁，不敢有议政著书之举。贼之者何？贼之以威权势力，俾之畏首畏尾，不敢为乡曲豪举游侠之雄。牵连之狱，开创於顺治；[朱国治巡抚江苏，以加钱粮，株连诸生百余人。]文字之狱，滥觞於乾隆。[十全老人以一字一语，征诛天下，群臣震恐。]以故海内之士，莘莘济济，鱼鱼雅雅，衣冠俎豆，充牣儒林，抗议发愤之徒绝迹，慷慨悲咤之声不闻，名为士人，实则死人之不若。佩文韵府也，渊鉴类函也，康熙字典也，此文人学士所视为拱壁连城之大类书也。而不知康熙乾隆之时代，我汉人犹有仇视满洲人之心思，彼乃集天下名人，以为此三书，以借此销磨我汉人革命复仇之锐志焉。[康熙开千叟宴数次，命群臣饮酒赋诗，均为笼络人起见。]噫吁嘻！吾言至此，吾不禁投笔废书而叹曰：“朔方健儿好身手，天下英雄入彀中”。好手段！好手段！吾不禁五体投地，顿首稽顙，恭维拜服满洲人压制汉人、笼络汉人、驱策汉人、抹煞汉人之好手段！好手段！

中国士人，又有一种岸然道貌，根器特异，别树一帜，以号於众者，曰汉学、曰宋学、曰词章、曰名士。汉学者流，寻章摘句，笺注训诂，为六经之奴婢，而不敢出其范围。宋学者流，日守其五子近思录等书，高谈其太极、无极、性功之理，以求身死名立，於东西庑上一噉冷猪头。词章者流，立其桐城阳湖之门户流派，大唱其嫣紫嫣红之滥调排腔。名士者流，用其一团和气，二等才情，三斤酒量，四季衣服，五声音律，六品官阶，七言诗句，八面张罗，九流通透，十分应酬之大本领，钻营奔竞，无所不至。此四种人，日演其种种之活剧，奔走不遑，而满洲人又恐其顿起异心也，乃特设博学鸿

衡阳，指王夫之（湖南衡阳人）。

原文无“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十二字，今据章士钊编苏报案纪事页38，补。

词一科，以一网打尽焉。近世又有所谓通达时务者，拓 腐败报纸之一二语，袭皮毛西政之二三事，求附骥尾於经济特科中，以进为满洲人之奴隶，欲求不得。又有所谓激昂慷慨之士，日日言民族主义，言破坏目的，其言非不痛哭流涕也，然奈痛哭流涕何。悲夫！悲夫！吾揭吾同胞腐败之现象至此，而究其所以至此之原因，吾敢曰半自为之，半满洲人造之。呜呼！呜呼！刀加吾颈，枪指吾胸，吾敢曰半自为之，半满洲人造之。

某之言可以尽吾国士人之丑态者曰：“覆试而几案不具，待国士如囚徒，赐宴而尘饭涂羹，视文人如犬马，簪花之袍，仅存腰幅，棘围之膳，卵作鸭烹，一入官场，即成儿戏。是其於士也，名为恩荣，而实羞辱者，其法不行也。由是士也，髻龄入学，皓首穷经，夸命运祖宗风水之灵，饶房师主司知音之，百折不磨，而得一第，其时大都在强仕之年矣。而自顾馀生吃着，犹不沾天位天禄毫未忽厘之施，於此而不鱼肉乡愚，威福梓里，或恤含冤而不包词讼，或顾廉耻而不打抽丰，其何能赡养室家，撑持门户哉？”痛哉斯言！善哉斯言！为中国士人之透物镜，为中国士人之活动大写真[即影戏]。然吾以为处今之日，处今之时，此等丑态，当绝於天壤也。既又闻人群之言曰：“某某入学，某某中举，某某报捐。”发财做官之一片喊声，犹是器器然於社会上。如是如是上海之滥野鸡；如是如是北京之滑兔子；如是如是中国之腐败士人。嗟夫！吾非好为此奸酸刻薄之言，以骂尽我同胞，实吾国士人荼毒社会之罪，有不能为之恕。春秋责备贤者，我同胞盍醒诸！

今试游於穷乡原野之间，则见夫顰其面目，泥其手足，荷锄陇畔，终日劳劳，而无时或息者，是非我同胞之为农者乎？若辈受田主土豪之虐待不足，而满洲人派设官吏，多方刻之，以某官括某地之皮，以某官吸某民之血，若昭信票，摊赔款，其尤著者也。是故一纳赋也，加以火耗，加以钱价，加以库平，一两之税，非五六两不能完，务使之鬻妻典于而后已。而犹美其名曰薄赋，曰轻税，曰皇仁。吾不解薄赋之谓何？轻税之谓何？若皇仁之谓，则是盗贼之用心，杀人而曰救人也。嘻！一国之农，为奴隶於贼满洲人下而不敢动，是非贼满洲人压制汉人之好手段？呜呼！呜呼！刀加吾颈，枪指吾胸，吾敢曰贼满洲人压制汉人之好手段。

不见乎古巴诱贩之猪仔，海外被虐之华工，是又非吾同胞之所谓工者乎？初则见拒於美，继又见拒於檀香山新金山等处，饥寒交逼，葬身无地，以堂堂中国之民，竟欲比葺发重唇之族而不可得，谁实为之，至此极哉？然吾闻之，外国工人，有干涉国政，倡言自由之说，以设立民主为宗旨者。有合全国工人，成一大会，定法律以保护工业者。有立会演说，开报馆，倡社会之说者。斗一一转询中国有之乎？曰，无有也。又不见乎杀一教士而割地偿款，骂一外人而劳上谕动问。而我同胞置身海外，受外人不忍施之禽兽者之奇辱，则满洲政府殆盲於目聳於耳者焉。夫头同是圆，足同是方，而一则尊贵如此，一则卑贱如此。呜呼！呜呼！刀加吾颈，枪指吾胸，吾敢曰满洲人之虐待我。

抑吾又闻之，外国之富商大贾，皆为议员执政权，而中国则贬之日末务，卑之日市井，贱之日市侩，不得与士大夫伍。乃一旦偿兵费，赔教案，甚至供玩好、养国蠹者，皆莫不取之於商人。若者有捐，若者有税，若者加以洋关而又抽以厘金，若者抽以厘金而又加以洋关。震之以报效国家之名，诱之以虚街封典之荣，公其词则日派，美其名则日劝，实则敲吾同胞之肤，吸吾

“以象现现象於此也”，苏报案纪事页 39 作“皆革命之现象也”。

同胞之髓，以供其养家奴之费，修颐和园之用而已。吾见夫吾同胞之不与之计较也自若。呜呼！呜呼！刀加吾颈，枪指吾胸，吾敢曰满洲人之敲吾肤，吸吾髓。

以言夫中国之兵，则又有不可忍言者也。每月三金之粮饷，加以九钱七之扣折，与之以朽腐兵器，位置其一人之身命，驱而使之战，不聚歼其兵，而馈饷於敌，夫将焉往。及其死绥也，则委之而去，视为罪所应尔。旌恤之典，尽属虚文，妻子哀望，莫之或问。即或幸而不死，则遣以归农，扶伤裹创，生计乏绝，流落数千里外，沦为乞丐，欲归不得；而杀游勇之令，又特立严酷。似此残酷之事，从未闻有施之於八旗驻防者。嗟夫！嗟夫！吾民何辜，受此惨毒，始也欲杀之，终也欲杀之，上薄苍天，下彻黄泉，不杀不尽，不尽不快，不快不止。呜呼！呜呼！刀加吾颈，枪指吾胸，吾敢曰满洲人之残杀我汉人。

文明国中，有一人横死者，必登新闻数次，甚至数十次不止。司法官审问案件，即得有实凭实据，非犯罪人亲供不能定罪，[於审问时，无用刑审问理。]何也？重生命也。吾见夫吾同胞每年中死於贼满洲人借刀杀人滥酷刑法之下者不知凡几，贼满洲人之用苛刑於中国，言之可丑可痛，天下怨积，内外咨嗟。华人入籍外邦，如避水火。租界必思会审，如御虎狼。乃或援引故事虚文，而顿忘眼前实事。不知今无滅族，何以移亲及疏？今无肉刑，何以毙人杖下？今无拷讯，何以苦打成招？今无滥苛，何以百毒备至？至若监牢之刻，狱吏之惨，犹非笔墨所（能）形容。即比以九幽十八狱，恐亦有过之无不及，而贼满洲人方行其农忙停讼、热审减刑之假仁假义以自饰。呜呼！呜呼！刀加吾颈，枪指吾胸，吾敢曰贼满洲人之屠戮我。

若夫官吏之贪酷，又非今世界文字语言所得而写拟言论者也。悲夫！乾隆之圆明园，已化灰烬，不可凭藉。如近日之崇楼杰阁，巍巍高大之颐和园，问其间一瓦一砾，何莫非刻括吾汉人之膏脂，以供一真淫妇那拉氏之笑傲。夫暴秦无道，作阿房宫，天下後世，尚称其不仁，於圆明园何如？於颐和园何如？我同胞不敢道其恶者，是可知满洲政府专制之极点。

开学堂，则日无钱矣；派学生，则日无钱矣；有丝毫利益於汉人之事，莫不日无钱矣，无钱矣。乃无端而谒陵修陵，则有钱若干，无端而修宫园，则有钱若干；无端而作万寿，则有钱若干。同胞乎！盍思之！

“量中华之物力，结友邦之欢心”，是岂非煌煌上谕之言哉！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割我同胞之土地，抢我同胞之财产，以买其一家一姓五百万家奴一日之安逸，此割台湾胶州之本心，所以感发五中矣！咄咄怪事！我同胞看者！我同胞听者！

吾读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吾未尽，吾几不知流涕之自出也！吾为言以告我同胞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是又岂当日贼满洲人残戮汉人一州一县之代表哉！夫二书之记事，不过略举一二耳。想当日既纵焚掠之军，又严薙发之令，贼满洲人铁骑所至，屠杀虏掠，必有十倍於二地者也。有一有名之扬州嘉定，有千百无名之扬州嘉定，吾忆之，吾恻动於心，吾不忍而又不能不为同胞告也。

保，疑为衍文。

十全老人，乾隆自诗有“十全武功”，并自号十全老人。

媯，疑当作姦。

[扬州十日记](#)有云：“初二日，传府道州县已置官吏，执安民牌，遍谕百姓，毋得惊惧。又谕各寺院僧人，焚化积尸。而寺院中藏匿妇女，亦复不少，亦有惊饿死者。查焚尸载籍，不过八日，共八十余万，其落井投河、闭门焚缢者不与焉。”

吾又为言以告我同胞曰：被贼满人入关之时，被贼满人屠杀者，是非吾高曾祖之高曾祖乎？是非吾高曾祖之高曾祖之伯叔兄舅乎？被贼满人奸淫者，是非吾高曾祖之高曾祖之妻之女之姊妹乎？……[记](#)曰：“父兄之仇，不共戴天。”此三尺童子所知之义。故子不能为父兄报仇，以托诸其子。子以托诸孙，孙又以托诸玄来乃。是高会祖之仇，即吾今父兄之仇也。父兄之仇不报，而犹厚颜以事仇人，日日言孝弟，吾不知孝弟之果何在也？高曾祖若有灵，必当不瞑目於九原。

中国之有孔子，无人不尊崇为大圣人也。曲阜孔子庙，又人人知为礼乐之邦，教化之地，拜拟不置，如耶稣之耶路撒冷也。乃贼满人割胶州於德，而请德人侮毁我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遗教之地，生民未有神圣不可侵犯之孔子之乡，使神州四万万众，无教化而等伦於野蛮，是谁之罪欤？夫耶稣教新舊相争，犹不惜流血数百万人，我中国人人何如？

一般服从之奴隶，有上尊号，崇说法，尊谥为圣祖仁皇帝高宗纯皇帝者。故在黑暗之时代，所号为令主贤君：及观[南巡录](#)所纪，实则淫掳无赖，鸟兽洪水，泛滥中国。[乾隆欲食黄角蜂，由张家口近至扬州，三日而至，於此可见其奢侈。]嗟夫！竭数省之民力，以供觉罗玄晔[即康熙]、觉罗弘历[即乾隆]二民贼之行止，方之隋炀明武为比例差，吾不知其相去几何。吾曾读[隋炀豔史](#)，吾安得其人再著一康熙乾隆南游史，揭其禽兽之行，暴著天下。某氏以法王路易十四比乾隆，吾又不禁拍手不已，喜得其酷肖之神也。

主人之转卖其奴也，尚问其愿不愿，今以我之土地送人，并不问之，而私相授受，我同胞亦不与之计之较之，反任之听之。若台湾，若香港，若大连湾，若旅顺，若胶州，若广州湾，於未割让之先，於既割让之后，从未闻有一纸公文，布告天下。我同胞其自认为奴乎？吾不得而知之。此满洲人大忠臣荣禄，所以有“与其授家奴，不如赠邻友”之言也。

牧人之畜牛马也，牛马何以受治於人？必曰人为万物之灵，天下只有人治牛马之理。今我同胞，受治於贼满人之胯下，是即牛马之受治於牧人也。我同胞虽欲不自认为牛马，而彼实以牛马视吾。何以言之？有证在。今各府州县，苟有催租劝捐之告示出，必有，“受朝廷数百年豢养深恩，力图报效”等语，煌煌然大贴於十字街衢之上，此识字者所知也。夫曰豢养也，即畜牧之谓也。吾同胞自食其力也，彼满洲人抢吾之财，攘吾之土，不自认为贼，而犹以牛马视吾。同胞乎！抑自居乎？抑不自居乎？

满洲人又有言曰：“二百年食毛践土，深仁厚泽，浹髓沦肌。”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非贼满人所得而固有也。夫谁食谁之毛？谁践谁之土？不待辨别而自知。贼满人之为此言也，抑反言欤？抑实谓欤？请我同胞自道之。贼满人入关二百六十年，食吾同胞之毛，践吾同胞之土，吾同胞之深仁厚泽，沦其髓，浹其肌。吾同胞小便后，满洲人为我吸馀尿，吾同胞大便后，满洲人为我舐馀粪，犹不足以报我豢养深恩於万一。此言也，不出於我同胞之口，而反出诸於满洲人之口，丧心病狂，至於此极耶？

山海关外之一片地曰满洲，曰黑龙江，曰吉林，曰盛京，是非贼满人所谓发祥之地，游牧之地，贼满人固当竭力保守者也，今乃再拜顿首奉献於俄罗斯。有人焉，己不能自保，而犹望其保人，其可得乎？有人焉，不爱惜己之物，而犹望其爱惜人之物，其又可得乎？

拖辫发，著胡服，踟躅而行於伦敦之市，行人莫不曰 Pigtail [译言猪尾] Savage [译言野蛮] 者何为哉？又踟躅而行於东京之市，行人莫不曰 テセ ンセホツテ [译曰拖尾奴才] 者何为哉？嗟夫！汉官威仪，扫地殆尽，唐制衣冠，荡然无存。吾抚吾所衣之衣，所顶之发，吾恻痛於心。吾见迎春时之春官衣饰，吾恻痛於心；吾见出殡时之孝子衣饰，吾恻痛於心，吾见官吏出行时，荷刀之红绿衣，喝道之皂隶，吾恻痛於心。辫发乎！胡服乎！开气袍乎！花翎乎！红顶乎！朝珠乎！为我中国文物之冠裳乎？抑打牲游牧贼满人之恶衣服乎？我同胞自认。

贼满人入关，所下薙头之令，其略曰：“向来薙头之制不急，姑听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事，朕已筹之熟矣。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若不归一，不几为异国人乎？自今布告之后，京城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行薙头。若惜发争辩，决不轻贷。”呜呼！此固我皇汉人种，为牛为马，为奴为隶，抛汉唐之衣冠，去父母之发肤，以服从满洲人之一大纪念碑也！同胞！同胞！吾愿我同胞日日一读之！

娼妓之於人也，人尽可以为夫，皆为博缠头计也。我之为贼满人顺民，为贼满人臣妾，从未见益我以多金。即有入其利禄诱导之中，登至尚书总督之位，要皆以同胞括蚀同胞，而贼满人仍一毛不拔自若也！呜呼！我同胞何娼妓之不若！

吾同胞今日之所谓朝廷，所谓政府，所谓皇帝者，即吾畴昔之所谓曰夷、曰蛮、曰戎、曰狄、曰匈奴、曰鞑靼。其部落居於山海关之外，本与我黄帝神明之子孙不同种族者也。其土则穢壤，其人则羶种，其心则兽心，其俗则彘俗，其文字不与我同，其语言不与我同，其衣服不与我同，逞其凶残淫杀之威，乘我中国流寇之乱，闯入中原，盘踞上方，驱策漠人，以坐食其福，故祸至则汉人受之，福至则满人享之。太平天国之立也，以汉攻汉，山尸海血，所保者满人。甲午战争之起也，以汉攻倭，偿款二百兆，割地一行省，所保者满人。团匪之乱也，以汉攻洋，血流津京，所保者满人。故今日强也，亦满人强耳，於我汉人无与焉。故今日富也，亦满人富耳，於我汉人无与焉。同胞！同胞！毋引为己类。贼满人刚毅之言曰：“汉人强，满人亡。”彼族之明此理久矣！愿我同胞，当蹈其言，毋食其言。

以言夫满洲人之对待我者固如此，以言夫我同胞之受害也又如彼。同胞！同胞！知所感乎！知所择乎！夫犬羊鬻骨，犹嫌鯁喉，我同胞受此种种不平之感，殆有若铜驼石马者焉，然而贼满人之奴隶我者，尚不止此。吾心之所欲言者，而口不能达之，口之所能言者，而笔不能宣之。吾今发一誓言以告人曰：有举满人对待我同胞之问题，以难於吾者，吾能雜搜博引，细说详辩，揭其隐衷微意，以著於天下。吾但愿我身化为恒河沙数，一一身中出一一舌，一一舌中发一一音，以演说贼满人驱策我、屠杀我、奸淫我、笼络我、虐待我之惨状於我同胞前。我但愿我身化为无量恒河沙数名优巨伶，以演出贼满人驱策我、屠杀我、奸淫我、笼络我、虐待我之活剧於我同胞前。

且夫我中国固具有囊括宇内，震耀全球，抚视万国，凌轹五洲之资格者也。有二百万方里之土地，有四百兆灵明之国民，有五千余年之历史，有二帝三王之政治。且也地处温带，人性聪明，物产丰饶，江河源富，地球各国所无者，我中国独擅其有。倘使不受努尔哈齐 皇太极福临诸恶贼之蹂躏，早脱满洲人之羁缚，吾恐英吉利也，俄罗斯也，德意志也，法兰西也，今日之张牙舞爪以蚕食瓜分於我者，亦将进气敛息以惮我之威权，惕我之势力。……今乃不出於此，而为地球上数重之奴隶。……吁！可惨也！嘻！可悲也！夫亦大可丑也！夫亦大可耻也！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满洲人亡我乎？抑我自亡乎？古人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昨日之中国，譬犹昨日死；今日之中国，譬犹今日生。过此以往，其光复中国乎？其为数重奴隶乎？天下事不兴则亡，不进则退，不自立则自杀，徘徊中立，万无能存於世界之理，我同胞速择焉。我同胞处今之世，立今之日，内受满洲之压制，外受列国之驱迫，内患外侮，两相刺激，十年灭国，百年灭种，其信然夫！然近人有言曰：“欲御外侮，先清内患。”如是！如是！则贼满人为我同胞之公敌，为我同胞之公仇，二百六十余年之奴隶犹能脱，数十年之奴隶勿论已！吾今与同胞约曰：张九世复仇之义，作十年血战之期，磨吾刃，建吾旗，各出其九死一生之魄力，以驱逐凌辱我之贼满人，压制我之贼满人，屠杀我之贼满人，奸淫我之贼满人，以恢复我文明文物之祖国，以收回我天赋之权利，以挽回我有生以来之自由，以购取人人平等之幸福。

噫！吁嘻！我中国其革命！我中国其革命！法人三次，美洲七年，是故中国革命亦革命，不革命亦革命。吾愿日日执鞭，以从我同胞革命，吾祝我同胞革命。

“忍令上国衣冠，沦於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我同胞其有是志也夫？

……

第六章 革命独立之大义

与贵族重大之权利，害人民营业之生活，擅加租赋，奢徵公债，重抽航税，此英国议院所以不服查理王，而唱革命之原因也。滥用名器，致贵贱贫富之格，大相悬殊，既失保民之道，而又赋敛无度，此法国志士仁人，所以不辞暴举逆乱之名，而出於革命之原因也。重徵茶课，横加印税，不待立法院之承允，而驻兵民间，此美人所以抗论於英人之前，遂以亚美利加之义旗，飘扬於般崙刺山，而大唱革命，至成独立之原因也。吾不惜再三重申详言曰：内为满洲人之奴隶，受满洲人之暴虐，外受列国人之刺击，为数重之奴隶，将有亡种殄种之难者，此吾黄帝神明之汉种，今日唱革命独立之原因也。

自格致学日明，而天予神授为皇帝之邪说可灭。自世界文明日开，而专制政体一人奄有天下之制可倒。自人智日聪明，而人人皆得有天赋之权利可享。今日，今日，我皇汉人民，永脱满洲之羁绊，尽复所失之权利，而介於地球强国之间，盖欲全我天赋平等自由之位置，不得不革命而保我独立之权，嗟予小子，无学顽陋，不足以言革命独立之大义，兢兢业业模拟美国革命独

立之义，约为数事，再拜顿首，敬献於我最敬最亲爱之皇汉人种四万万同胞前，以备採行焉。如左：

- 一、中国为中国人之中国，我同胞皆须自认为自己的汉种中国人之中国。
 - 一、不许异种人沾染我中国丝毫权利。
 - 一、所有服从满洲人之义务，一律消灭。
 - 一、先推倒满洲人所立北京之野蛮政府。
 - 一、驱逐居住中国中之满洲人，或杀以报仇。
 - 一、诛杀满洲人所立之皇帝，以儆万世不复有专制之君主。
 - 一、对敌干预我中国革命独立之外国及本国人。
 - 一、建立中央政府，为全国办事之总机关。
 - 一、区分省分，於各省中投票公举一总议员，由各省总议员中投票公举一人为暂行大总统，为全国之代表人，又举一人为副总统，各府州县又举议员若干。
 - 一、全国无论男女，皆为国民。
 - 一、全国男子，有军国民之义务。
 - 一、人人当致忠於此新建国家之义务。
 - 一、人人有承担国税之义务。
 - 一、凡为国人，男女一律平等，无上下贵贱之分。
 - 一、各人不可夺之权利，皆由天授。
 - 一、生命自由及一切利益之事，皆属天赋之权利。
 - 一、不得侵人自由，如言论、思想、出版等事。
 - 一、各人权利，必需保护，须经人民公许。建设政府，而各假以权，专掌保护人民权利之事。
 - 一、无论何时，政府所为，有干犯人民权利之事，人民即可革命，推倒舊日之政府，而求遂其安全康乐之心。迨其既得安全康乐之后，经承公议，整顿权利，更立新政府，亦为人民应有之权利。
若建立政府之后，少有不洽众望，即欲群起革命，朝更夕改，如弈棋之不定，固非新建国家之道。天下事不能无弊，要能以平和为贵，使其弊不致大害人民，则与其颠覆昔日之政府，而求伸其权利，毋宁平和之为愈。然政府之中，日持其弊端暴政，相继施行，举一国人民，悉措诸专制政体之下，则人民起而颠覆之，更立新政府，以求遂其保全权利之心，岂非人民至大之权利，且为人民自董之义务哉！我中国人之忍苦受困，已至是而极矣！今既革命此独立，而犹为专制政体所苦，则万万不得甘心者矣！所以不得不变昔日之政体也。
 - 一、定名中华共和国。[清为一朝之名号，支那为外人呼我之词。]
 - 一、中华共和国为自由独立之国。
 - 一、自由独立国中，所有宣战、议和、订盟、通商及独立国一切应为之事，俱有十分权利与各大国平等。
 - 一、立宪法，悉照美国宪法，参照中国性质立定。
 - 一、自治之法律，悉照美国自治法律。
 - 一、凡关全体个人之事，及交涉之事，及设官分职国家上之事，悉準美国办理。
- 皇天后土，实共鉴之。

警世钟

陈天华

长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造警钟鸣？腥风血雨难为我，好个江山忍送人！
万丈风潮大逼人，腥膻满地血如糜；一腔无限同舟痛，献与同胞侧耳听。

噯呀！噯呀！来了！来了！什么来了？洋人来了！洋人来了！不好了！
不好了！大家都不好了！老的、少的、男的、女的、贵的、贱的、富的、贫的、
做官的、读书的、做买卖的、做手工艺的各项人等，从今以后，都是那洋人
畜圈里的牛羊，锅子里的鱼肉，由他要杀就杀，要煮就煮，不能走动半分。
唉！这是我们大家的死日到了！

苦呀！苦呀！苦呀！我们同胞辛苦所积的银钱产业，一齐要被洋人夺去；
我们同胞恩爱的妻儿老小，活活要被洋人拆散；男男女女们，父子兄弟们，
夫妻儿女们，都要受那洋人的斩杀奸淫。我们同胞的生路，将从此停止！我
们同胞的后代，将永远断绝。枪林弹雨，是我们同胞的送终场；黑牢暗狱，
是我们同胞的安身所。大好江山，变做了犬羊的世界；神明贵种，沦落为最
下的奴才。唉！好不伤心呀！

恨呀！恨呀！恨呀！恨的是满洲政府不早变法。你看洋人这么样强，这
么样富，难道生来就是这么样吗？他们都是从近二百年来做出来的。莫讲欧
美各国，於今单说那日本国，三十年前，没一事不和中国一样。自从明治初
年变法以来，那国势就蒸蒸日上起来了，到了於今，不但没有瓜分之祸，并
且还要来瓜分我中国哩！论他的土地人口，不及中国十份之一，他因为能够
变法，尚能如此强雄。倘若中国也和日本一样变起法来，莫说是小小日本不
足道，就是那英俄美德各大国恐怕也要推中国做盟主了。可恨满洲政府抱定
一个“汉人强，满人亡”的宗旨，死死不肯变法，到了戊戌年（光绪二十四
年，1898年），才有新机，又把新政推翻，把那些维新的志士杀的杀，逐
的逐，只要保全他满人的势力，全不管汉人的死活。及到庚子年（光绪二十
六年 1900年）闹出了弥天的大祸，才晓得一味守旧万万不可，稍稍行了些
皮毛新政。其实何曾行过，不过借此掩饰掩饰国民的耳目，讨讨洋人的欢喜
罢了；不但没有放了一线光明的，那黑暗反倒加了几倍。到了今日，中国的
病，遂成了不治之症。我汉人……活活被满洲残害，弄到这步田地，亡
国灭种，就在眼前，你道可恨不可恨呢？恨的是曾国藩，只晓得替满人杀同
胞，不晓得替中国争权利。当初曾国藩做翰林的时候，曾上过摺子，说把诗
赋小楷取士不合道理，到了后来出将入相的时候，倒一句都不敢说了。若说
他不知道这些事体，缘何却把他的儿子曾纪泽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却不敢把
朝廷的弊政更改些儿呢。无非怕招满政府的忌讳，所以闭口不说，保全自己
的禄位，却把那天下后世长治久安的政策，丢了不提，你道可恨不可恨呢？
恨的是前次公使随员、出洋学生，不把外洋学说输进祖国。内地的人为从前的
学说所误，八股以外没有事业，五经以外没有文章，这一种可鄙可厌的情
态，极顽极固的说话，也不用怪。我怪那公使随员、出洋学生，亲到外洋，
见那外洋富强的原由，虞骚的民约论，美国的独立史，也曾看过，也曾读过，
回国后，应当大声疾呼，喊醒祖国同胞的迷梦。那知这些人空染了一股洋派，
发了一些洋财，外洋的文明一点全没带进来。纵有几个人著了几部书，都是
些不关痛痒的话，那外洋立国的根本，富强的原因，没有说及一句。这是甚
么缘故哩？恐怕言语不慎，招了不测之祸，所以情愿瞒着良心，做一个混沌

汉。同时日本国的出洋人员回了国后，就把国政大变的变起来，西洋大儒的学说大倡的倡起来，朝廷若不依他们，他们就倡起革命来，所以能把日本国弄到这个地步。若是中国出洋的人，回国后也和日本一样，逼朝廷变法，不变法就大家革起命来，那时各国的势力范围尚没有如今的广大，中国早已组织了一个完完全全的政府了，何至有今日万事都措手不及哩？唉！这些出洋的人，只怕自己招罪，遂不怕同胞永堕苦海，你道可恨不可恨呢？恨的是顽固党遇事阻挠，以私害公，我不晓得顽固党是何居心？明明足以利国利民的政事，他偏偏要出来阻挠。我以为他不讲洋务一定是很恨洋人的，那里晓得他见了洋人，犹如鼠见了猫一般，骨都软了，洋人说一句，他就依一句。平日口口声声说制造不要设，轮船铁路不要修，洋人所造的洋货，他倒喜欢用；洋人所修的轮船火车，他倒偏要坐。到了於今，他宁可把理财权、练兵权、教育权拱手让把洋人，开办学堂、派遣留学生，他倒断断不可。这个道理，那一个能猜得透哩！呵呵！我知道了。他以为变了舊政，他们的衣食饭碗就不稳了，高官厚爵也做不成了；所以无论什么与国家有益的事，只要与他不便，总要出来做反对，保他目前的利权。灭国灭种的话全然不知，就有几个知道，也如大风过耳，置之不理。现在已到了灭亡时候，他还要想出多少法儿，束缚学生的言论思想行为自由，好像恐怕中国有翻身一日，你道可恨不可恨呢？这四种人到今日恨也枉然了。但是使我们四万万人做牛做马，永世不得翻身，以後还有灭种的日子，都是被这四种人害了。唉！我们死也不能和他甘休的！

真呀！真呀！真呀！中国要瓜分了！瓜分的话，不从今日才有的。康熙年间，俄罗斯已侵入黑龙江的边界；道光十八年（1838年），英吉利领兵三千六百人侵犯沿海七省，破了许多城池，到了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才讲和，准他在沿海五口通商，割去香港岛[属广东省]，又前后赔他银子二千一百万两。从此那传教的禁条也解了，鸦片烟也任他卖了。照万国公法，外国人在此国，必依此国的法律。那时中国和英国所订的条约，英国人在中国犯了罪，中国官员不能惩办他；就是中国人在租界，也不归中国管束，名为租界，其实是英国的地方了。又各国於外国进口的货物，抽税极重，极少值百抽二十，极多值百抽二百，抽多抽少，只由本国做主，外国不能阻他。独有英国在中国通商，值百抽五，订明在条约上面，如要加改，不由英国允许了不可。并且条约中还有利益各国均沾的话，所以源源而来的共有十六国，都照英国的办法。从此中国交涉的事，日难一日，一切利权都任洋人夺去。亡国灭种的祸根，早已埋伏在这个条约里了，可怜中国人好像死人一般，分毫不知。到了咸丰六年（1856年），英法两国破了广东省城，把两广总督叶名琛活活捉去，后来死在印度。咸丰十年（1860年），英美俄法四国联兵，把北京打破，咸丰帝逃往热河，叫恭亲王和四国讲和，赔银八百万两，五口之外，又加了长江三口。以后到了光绪十年（1884年），法国占了越南国，后一年英国又占了缅甸国，那中国的势力，越发弱下去了。

光绪二十年（1894年），日本国想占高丽国，中国发兵往救，连打败仗，牛庄威海卫接连失守，遂命李鸿章做全权大臣，在日本马关和日本宰相伊藤博文订立和约，赔日本银二万万两，另割辽东[即盛京省]七城，台湾一省。后来俄国出来说日本不应得辽东，叫中国再加银三千万两赎还七城，日

“是又岂”，苏报案纪事作“是岂非”。

本勉强听从。俄国因此向中国索讨谢敬，满洲遂把盛京的旅顺大连湾奉送俄国。各国执了利益各国均沾那句话，所以英国就乘势占了威海卫，德国在先占了胶州湾，法国照样占了广州湾。[旅顺在盛京省，威海胶州俱属山东省；以上三处，俱是北洋第一重门户。广州湾属广东省。]那时已大倡瓜分之说，把一个瓜分图送到总理衙门[就是於今的外务部]，当时也有信的，也有不信的，但不信的人多得很。到了庚子年义和团起事，八国联兵打破北京，这时大家以为各国必要实行瓜分中国了。不料各国按兵不动，仍许中国讲和，但要中国出赔款四百五十兆[每兆一百万]两，把沿海沿江的炮台拆毁，京师驻扎洋兵，各国得了以上各项利益，遂把兵退了。於是人人都说瓜分是一句假话，乃是维新党捏造出来的，大家不要信他的胡说。不知各国不是不瓜分中国，因为国数多了，一时难得均分，并且中国地方宽得很，各国势力也有不及的地方，不如留住这满洲政府代他管领，他再管领满洲政府，岂不比瓜分便宜得多么？瓜分慢一年，各国的势子越稳一年，等到要实行瓜分的时候，只要把满洲政府去了，全不要费丝毫之力。中国有些人，瓜分的利害全然不知，一丝儿不怕，有些人知道瓜分的利害，天天怕各国瓜分中国。我只怕各国不实行瓜分，倘若实行瓜分了，中国或者倒能有望。这暗行瓜分的利害，真真了不得。果然俄国到今年（1903年）四月东三省第二期撤兵的时候，也不肯照约撤兵，[庚子年俄国用兵把东三省尽行占了，各国定约叫俄国把东三省退回中国，分做三期撤兵。吉林黑龙江盛京叫做东三省，又叫做满洲，是清朝的老家。]提出新要求七款，老老实实，把东三省就算做自己的了。那时中国的学生志士，奔走叫号，以为瓜分时候又到了。后来英美日本三国的公使，不准中国答应俄国七款的要求，俄国籍口中国不答应他的要求，就不肯退兵，彼此拖了许多日子。那中国的人，见俄国按兵不动，又歌舞太平起来，越发说瓜分的话是假的了。那知俄国暗地里增兵，并且还放一个极东大总督驻扎在东三省，他的权柄，几乎同俄皇一样大小。俄皇又亲到德国，与德皇联盟，法国也和俄国联盟，彼此相约瓜分中国。英美两国看见德法都从了俄国，也就不和日本联盟，都想学俄国的样儿。日本势孤无助，不得不与俄国协商，满洲归俄国，高丽归日本，各行各事，两不相管。俄国到此没有别国掣他的肘了，就大摇大摆起来。到了（光绪二十九年）八月二十八（1903年10月18日）第一撤兵的期，又违约不退。兵丁从俄国调来的，前后共有十馀万，在九月中旬，派兵一千名把盛京省城奉天府占了，把盛京将军增祺囚了，各项衙门及电报局尽派俄兵驻守，东三省大小官员限一月内出境，每人只给洋银一百元。逐家挨户都要挂俄国的旗，各处的团练都要把军器缴出，大车装运的俄兵每日有数千。於是俄国第一个倡瓜分中国，各国都画了押，只有美国没画押。近来美国也画了押，只有各国的皇帝大统领尚没盖印，极迟不过数月的事了。这个消息，日本报章也不肯载，是从日本外务省的官吏，政党的大员，学堂的教习，私自探听得，极真极确，并不是诳话。留学生也有不信的，私向日本某舆地学家问他瓜分的事真不真。他答道：“你但问俄国占东三省的事真不真，不要问瓜分的事真不真。俄国占东三省的事倘若不虚，这瓜分的事一定是实了。你看德国占了胶州海口，俄国英国法国也就照德国的样儿，各占了一个海口。於今俄国占了东三省，请问中国有几块与东三省一样宽的地方？将来分的时候，恐怕还不够分哩！於今还来问真问假，真真不知时务了！”列位，他所说的不是正当不移的道理吗？近来各报章载道，俄国把全国的海军四份之三调到东方，英国照会两江总督魏光燾说，伊

国也要照俄国派一个极东大总督驻扎江宁，长江七省重要的地方，都要修筑炮台，驻扎重兵，限四日内回信。又称英国已派兵到西藏，由西藏取四川，做首尾并举之计。德国在胶州的工厂，昼夜加工，预备开战。日本把兵尽调到台湾，法国把在越南的兵尽调到广西边界。淤今好比火线相连，祇要一处放火，就四处响应，遍中国二十二行省，都如天崩地坼一般，没有一块乾淨土了。好险呀！好怕呀！火烧到眉毛边了，还不知痛，真真是无知觉的蠢东西，连禽兽还不如哩！

痛呀！痛呀！痛呀！你看中国地方这么样大，人口这么样多，可算是世界有一无二的国度了，那里晓得自古至今，只有外国人杀中国人的，断没有中国人杀外国人的，这是甚麽缘故呢？因为中国人不晓得有本国的分别，外国人来了，只有稍为比我强些，遂拱手投降，倒帮著外国人杀本国人，全不要外国人费力。当初金鞑子、元鞑子在中国横行直走，没有一个敢挡住他。若问他国实在的人数，总计不及中国一县的人，百个捉他一个，也就捉完他了。即如清朝在满洲的时候，那八旗兵总共止有六万，若没有那吴三桂孔有德洪承畴一班狗奴才，带领数百万汉军，替他平定中国，那六万人中国把他当饭吃，恐怕连一餐都少哩！到后来太平天国有天下三份之二，将要成功，又有湘军三十万人，替满洲死死把太平天国打灭，双手仍把江山送还满洲，真个好蠢的东西呀！可恨外洋各国，也学那满洲以中国人杀中国人的奸计，屡次犯中国，都有中国人当他的兵，替他死战。庚子年八国联兵，我以为这次洋兵没有百万，也应该有几十万，谁知统共只有二万，其馀的都是中国人。打起仗来，把中国人排在前头，各国洋兵奸淫掳掠，中国人替他引导。和局定了，各国在中国占领的地方，所练的兵丁，大半是中国人，只有将领是洋人。东三省的马贼很多，俄国尽数招抚，已有一万二三千人。这些马贼，杀人比俄兵还要凶悍些。俄国又在东三省北京一带，招那中国读书人做他的顾问官，不要通洋文，只要汉文做得好，已有许多无耻的人去了，巴望做洪承畴一流的人物。将来英国在长江，德国在山东，日本在福建，法国在两广，一定要照俄国的样儿来办。各省的会党兵勇尽是各国的兵丁，各省的假志士、假国民尽是各国的顾问官；其馀的狗奴才，如庚子北直的人，一齐插顺民旗，更不消说了。各国不要调一兵，折一矢，中国人可以自己杀尽。天呀！地呀！同胞呀！世间万国，都没有这样的贱种！有了这样的贱种，这种怎么会不灭呢！不知我中国人的心肝五脏是什么做成的，为何这样残忍？唉！真好痛心呀！

耻！耻！耻！你看堂堂中国，岂不是自古到今，四夷小国所称为天朝大国吗？为什么到於今，由头等国降为第四等国呀？外洋人不骂为东方病夫，就骂为野蛮贱种，中国人到了外洋，连牛马也比不上。美国多年禁止华工上岸，今年有一个谭随员，无故被美国差役打死，无处伸冤。又梁钦差的兄弟，也被美国的巡捕凌辱一番，不敢作声。中国学生到美国，客店不肯收留。有一个姓孙的留学生，和美国一个学生相好，一日美国学生对孙某说道：“我和你虽然相好，但是到了外面，你不可招呼我。”孙某惊问道：“这话怎讲？”美国学生道：“你们汉人是满洲的奴隶，满洲又是我们的奴隶，倘是我国的人知道我和做两层奴隶的人结交，我国的人一定不以人齿我了。”

舅，疑当作弟。

原作“血流进京”，今据苏报案纪事改为“血流津京”。

孙某听了这话，遂活活气死了。美国是外洋极讲公理的国，尚且如此，其余的国更可想了。欧美各国，与我不同洲的国，也不怪他。那日本不是我的同洲的国吗？甲午年以前，他待中国人和待西洋人一样。甲午年以后，就隔得远了，中国人在日本的，受他的欺侮，一言难尽哩！单讲今年日本秋李大操，各国派来看操的，就是极小的官员，也有坐位，日本将官十分恭敬。中国派来看操的，就是极大的官员，也没有坐位，日本将官全不理睬。有某总兵受气不过，还转客栈，放声大哭。唉！列位！你看日本还把中国当个国吗？外国人待中国人，虽是如此无礼，中国的官府仍旧丝毫不恨他，撞着外国人，倒反恭恭敬敬，犹如属员见了上司一般，唯唯听命，这不是奇事么？租界虽是租了，仍是中国的地方，那知一入租界，犹如入了地狱一般，没有一点儿自由。站街的印度巡捕，好比阎罗殿前的夜叉，洋行的通事西仔，好比判官手下的小鬼，叫人通身不冷，也要毛发直竖。上海有一个外国公园。门首贴一张字道：“狗和华人不准入内。”中国人比狗还要次一等哩！中国如今尚有一个国号，他们待中国已是这样；等到他瓜分中国之后，还可想得吗？各国的人也是一个人，中国的人也是一个人，为何中国人要受各国人这样欺侮呢？若说各国的人聪明些，中国的人愚蠢些，现在中国的留学生在各国留学的，他们本国人要十馀年学得成的，中国学生三四年就够了，各国的学者莫不拜服中国留学生的能干。若说各国的人多些，中国的人少些，各国的人极多的不过中国三份之一，少的没有中国十份之一。若说各国的地方大些，中国的地方小些，除了俄罗斯以外，大的不过如中国的二三省，小的不过如中国一省。若说各国富些，中国穷些，各国地面地内的物件，差不多就要用尽了，中国的五金各矿，不计其数，大半没开，并且地方很肥，出产很多。这样请来，就应该中国居上，各国居下，只有各国怕中国的，断没有中国怕各国的。那知把中国比各国，倒相差百余级，做了他们的奴隶还不算。还要做他们的牛马；做了他们的牛马还不算，还要灭种，连牛马都做不着。世间可耻可羞的事；那有比这个还重些的吗？我们於这等事还不知耻，也就无可耻的事了。唉！伤心呀！

杀呀！杀呀！杀呀！於今的人，都说中国此时贫弱极了，枪炮也少得很，怎么能和外国开战呢？这话我也晓得，但是各国不来瓜分我中国，断不能无故自己挑釁，学那义和团的举动。於今各国不由我分说，硬要瓜分我了，横也是瓜分，竖也是瓜分，与其不知不觉被他瓜分了，不如杀他几个，就是瓜分了也值得些儿。俗语说的，“赶狗逼到墙，总要回转头来咬他几口。”难道四万万的人，连狗都不如吗？洋兵不来便罢，洋兵若来，奉劝各人把胆子放大，全不要怕他。读书的放了笔，耕田的放了犁耙，做生意的放了职事，做手艺的放了器具，齐把刀子磨快，子药上足，同饮一杯血酒，呼的呼，喊的喊，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满人若是帮助洋人杀我们，便先把满人杀尽；那些贼官若是帮助洋人杀我们，便先把贼官杀尽。“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仇人方罢手！”我所最亲爱的同胞，我所最亲爱的同胞，向前去，杀！向前去，杀！向前去，杀！杀！杀！杀我累世的国仇，杀我新来的大敌，杀我媚外的汉奸。杀！杀！杀！

奋呀！奋呀！奋呀！於今的中国人怕洋人怕到了极步，其实洋人也是一个人，我也是一个人，我怎么要怕他？有人说洋人在中国的势力大得很，无处不有洋兵，我一起事，他便制住我了。不知我是主，他是客，他虽然来得多，总难得及我。在他以为深入我的腹地，我说他深入死地亦可以的。只要

我全国皆兵，他就四面受敌，即有枪炮，也是寡不敌众。古昔夏朝有一个少康皇帝，他的天下都失了，只剩得五百人，终把天下恢复转来。又战国的時候，燕国把齐国破了，齐国的七十余城都已降了燕国，只有田单守住即墨一城，到后来终把燕国打退，七十余城又被齐国夺回。何况於今十八省完完全全，怎么就说不能敌洋人呢？就是只剩得几府几县，也是能够独立的。阿非利加洲有一个杜兰斯哇国，他的国度只有中国一府的大，他的人口只有中国一县的多，和世界第一个大国英吉利连战三年，英国调了大兵三十万，死了一半，终不能把杜国做个怎么样。这是眼前的事，人人晓得的，难道我连杜国都不能做得吗？杜国的人，敢把这么样小的国和这么样大的国打仗，这是何故呢？因为杜国的人，人人都存个百折不回的气概，人人都愿战死疆场，不愿做别人的奴隶，所以能打三年的死仗。中国的人没有坚忍的志气，一处败了，各处就如鸟兽散了。须知各国在中国已经数十年了，中国从前一点预备都没有，枪炮又不完全，这起头几阵，一定是要败的。但败得多，阅历也多，对付各国的手段也就精了。汉高祖和楚霸王连战七十二阵，阵陈皆败，最后一胜就得天下。湘军打长毛，当初也是连打败仗，后来才转败为胜。大家都要晓得这个道理，都把精神提起，勇气鼓足，任他前头打了千百个败仗，总要再接再厉。那美国独立，也是苦战了八年才能够独立的。我如今就是要苦战八十年，也应该要支持下去，怎么要胆小！怎么要害怕！这个道理，我实在想他不透。俗语说的，“一人舍得死，万夫不敢挡。”一十八省，四万万万人，都舍得死，各国纵有精兵百万，也不足畏了。各国的兵很贵重的，倘若死了几十万，他就要怕中国，不敢来了。就是他再要来，汉人多得很，死去几百万几千万也是无妨的。若是把国救住了，不上几十年，这人口又圆满了。只要我人心不死，这中国万无可亡的理。诸君！诸君！听者！听者！舍死向前去，莫愁敌不住，千斤担子肩上担，打救同胞出水火，这方算大英雄，大豪杰，怎么同胞不想做呢？

快呀！快呀！快呀！我这人人笑骂个个欺凌将要亡的中国，一朝把国势弄得蒸蒸日上起来，使他一班势利鬼，不敢轻视，倒要恭维起来。见了中国的国旗，莫不肃然起敬，中国讲一句话，各国就奉为金科玉律。无论什麼国，都要赞叹我中国，畏服我中国，岂非可快到极处吗？我这全无知识全无气力要死不死的人，一朝把体操操得好好儿的，身子活活泼泼，路也跑得，马也骑得，枪也打得，同着无数万相亲相爱的同胞，到了两军阵前，一字儿排开，炮声隆隆，角声呜呜，旌旗飘扬，鼓击雷动，一声喊起，如山崩潮涌一般，冲入敌阵，把敌人乱杀乱砍，割了头颅，回转营来，沽酒痛饮，岂非可快到极处吗？就是不幸受伤身死，众口交传，全国哀痛，还要铸几个铜像，立几个石碑，万古流芳，永垂不朽，岂非可快到极处吗？世间万事，惟有从军最好，我劝有血性的男儿不可错过这个时代。……

同盟会宣言

孙文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8月

天运岁次年月日中华国民军军都督奉军政府命，以军政府之宗旨及条理，布告国民。今者国民军起，立军政府，滌二百六十年之膾腥，复四千年之祖国，谋四万万人之福祉，此不独军政府责无旁贷，凡我国民，皆当引为已责者也！维我中国开国以来，以中国人治中国，虽间有异族篡据，我祖我宗常能驱除光复，以贻后人。今汉人倡率义师，殄除胡虏，此为上继先人遗烈，大义所在，凡我汉人，当无不晓然。惟前代革命如有明及太平天国，祇以驱除光复自任，此外无所转移。我等今日與前代殊，於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故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责任，军政府特为其枢机而已。自今以往，国民之责任即军政府之责任，军政府之功即国民之功，军政府与国民同心戮力，以尽责任。用特披露腹心，以今日革命之经纶，既将来治国之大本，布告天下：

（一）驱除鞑虏。今之满洲，本塞外东胡，昔在明朝，屡为边患；后乘中国多事，长驱入关，灭我中国，据我政府，迫我汉人为其奴隶，有不从者，杀戮亿万。我汉人为亡国之民者二百六十年於斯！满洲政府穷凶极恶，今已贯盈，义师所指，覆彼政府，还我主权。其满洲汉军人等，如悔悟来降者，免其罪；敢有抵抗，杀无赦！汉人有为满奴以作汉奸者，亦如之。

（二）恢复中华。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敢有为石敬瑁吴三桂之所为者，天下共击之！

（三）建立民国。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权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

（四）平均地权。文明之福祉，国民平等以享之。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於国家，为国民所共享。肇造社会的国家，俾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敢有垄断以制国民之生命者，与众弃之！

上四纲，其措施之次序，则分三期，第一期军法之治。义师既起，各地反正，土地人民，新脱满洲之羁绊，其临敌者宜同仇敌忾，内辑族人，外御寇仇，军队与人民，同受治於军法之下：军队为人民戮力破敌，人民供军队之需要，及不妨其安宁。既破敌者及未破敌者，地方行政，军政府总摄之，以次扫除积弊：政治之害，如政府之压制，官吏之贪婪；差役之勒索，刑罚之残酷，抽捐之横暴，辨发之屈辱，与满洲势力同时斩绝。风俗之害，如奴婢之畜养，缠足之残忍，鸦片之流毒，风水之阻害，亦一切禁止。并施教育，修道路，设警察、卫生之制，兴起农工商实业之利源。每一县以三年为限，其未及三年已有成效者，皆解军法，布约法。第二期约法之治。每一县既解军法之后，军政府以地方自治权，归之其地之人民；地方议会议员及地方行政官，皆由人民选举。凡军政府对於人民之权利义务，及人民对於军政府之权利义务，悉规定於约法。军政府与地方议会及人民各循守之；有违法者，

负其责任。以天下平定后六年为限，始解约法，布宪法。第三期为宪法之治。全国行约法六年后，制定宪法；军政府解兵权，行政权；国民公举大总统，及公举议员以组织国会。一国之政事，依於宪法以行之。此三期：第一期为军政府督率国民扫除旧污之时代；第二期为军政府授地方自治权於人民而自总揽国事之时代；第三期为军政府解除权柄，宪法上国家机关分掌国事之时代。伸我国民循序以进，养成自由平等之资格，中华民国之根本，胥於是乎在焉。

以上为纲有四，其序有三，军政府为国戮力，失信矢忠，终始不渝；尤深信我国民必能踔厉坚忍，共成大业。汉族神灵，久焜耀於四海，比遭邦家多难，困苦百折，今际光复时代，其人人各发扬其精神！我汉人同为轩辕之子孙，国人相视，皆伯叔兄弟诸姑姊妹，一切平等，无有贵贱之差、贫富之别，休戚与共，患难相救，同心同德。以卫国保种自任。战士不爱其命，闾阎不惜其力，即革命可成，民政可立。愿我四万万人共勉之！

——孙中山选集，上卷，页 68—70。

中华国民军起义檄文

龚春台

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四年，岁次丙午（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十月吉日，中华国民军南军革命先锋队都督龚，奉中华民国政府命，照得鞑虏原系东胡异族，游牧贱种，自汉隋唐宋以来，久为我中华汉族之寇仇。有明末造，鞑虏逞其凶残悍恶之性，屠杀我汉族二百余万，据我中华，窃我神器，奴沦我同胞。我黄帝神明之胄四百兆之众，隶於奴界已二百六十年於兹。汉族为亡国之民，中华隶犬羊之宇，凡我叔伯昆仲诸姑姊妹，曷任伤心！太平天国起义师於广西，誓必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以雪灭国之耻。乃曾国藩胡林翼等，不明大义，罔识种界，认盗为父，呼贼作君；竭湘军全力自戕同种，致使汉族得恢而复堙，胡氛将灭而又振。湘人之罪，涸洞庭之水不能洗其污，拟衡岳之崇不能比其恶，凡我湘人，实无以对於天下。今者言清种界，特兴讨罪之师，率三湘子弟，为天下先，冀雪前耻，用效先驱。特数鞑虏十大罪恶，昭告天下，以申挾伐。

鞑虏逞其凶残，屠杀我汉族二百余万，窃据中华，一大罪也。鞑虏以野蛮游牧之劣种，蹂躏我四千年文明之祖国，致列强不视为同等，二大罪也。鞑虏五百余万之众，不农不工，不商不贾，坐食我汉人之膏血，三大罪也。鞑虏妄自尊大，自谓天女所生，东方贵胄，不与汉人以平等之利益，防我为贼，视我为奴，四大罪也。鞑虏挟“汉人强，满人亡”之谬见，凡可以杀汉人之势制汉人之死命者，无所不为，五大罪也。鞑虏久失威信於外人，致列国乘机侵占要区，六大罪也。鞑虏为夸外人保护虏廷起见，每以汉人之权利赠给外人，且谓“与其给之家奴，不若赠之邻封”，七大罪也。鞑虏政以贿成，官以金卖，致政治紊乱，民生涂炭，八大罪也。鞑虏於国中应举要政，动以无数中止，而官中宴饮，颐和园戏曲，动费数百万金，九大罪也。鞑虏假颁立宪之文，实行中央集权之策，以削汉人之势力，冀固虏廷万世帝王之业，十大罪也。其余种种罪恶，不能尽书。特举大略，以昭天讨。

凡我汉族同胞，无论老少男女农工商兵等，皆有殄灭鞑虏之责任。务各尽尔力，各抒尔能，以速成扫除丑夷恢复汉家之鸿业。至现在为虏廷官吏者，宜革面反正，出郊相迎；若仍出会胡之故智为虏出力者，以鞑虏视之，歼杀无赦。现在为虏廷将弁营勇者，宜闻风响应，倒戈相向，若仍效湘军之故智死力相抗者，以鞑虏视之，歼杀无赦。本督师建立义旗，专以驱逐鞑虏收回主权为目的。凡本督师所到之处，即汉族恢复之处，农工商贾，各安其业，不稍有犯。外国人之生命财产，竭力保护，不稍有犯。教堂教民，各安其堵，不稍有犯。当知本督师只为同胞谋幸福起见，毫无帝王思想存於其间，非中国历朝来之草昧英雄，以国家为一己之私产者所比。本督师於将来之建设，不但驱逐鞑虏，不使少数之异族专其利权！且必破除数千年之专制政体，不使君主一人独享特权於上；必建立共和国，與四万万同胞享平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福。而社会问题，尤当研究新法，使地权与民平均，不致富者愈富，成不平等之社会。此等幸福，不但在鞑虏宇下者所未梦见，即欧美现在人民亦未能完全享受。凡我同胞，急宜竭力以扫除腥膻，建立乐国。须知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汉族者，世界最硕大最优美之民族。被鞑虏奴隶之，

宰割之，天下之耻，孰有过於此者？况鞑虏用意险恶，自咸同以来，利用以汉人杀汉人之手段，当锋刃、御炮弹者汉人；论功行赏，握要权、执大政者则仍满人。我汉人何罪，当为满奴？汉人何劣，当被鞑虏食其肉而吸其血？故鞑虏一日不歼灭，即主权一日不收回，汉族一日不存活。今政府已立，大汉即兴，鞑虏罪恶贯盈，天所不佑。凡我汉族，宜各尽天职，各勉尔力，以速底鞑虏之命，而赞中华民国之成功。用申大义，布告同胞，急急如律令。檄。

——陈春生：[丙午萍醴起义记](#)。载建国月刊，第6卷，第1期，（1931年10月），页19—21。

民报发刊词

孙文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11月

近时杂志之作者亦夥矣。夸词以为美，嚣听而无所终，摘埴索涂，不获则反覆其词而自惑。求其斟时弊以立言，如古人所谓对症发药者，已不可见，而况夫孤怀宏识，远瞩将来者乎？夫缮群之道，与群俱进，而择别取舍，惟其最宜。此群之历史既与彼群殊，则所以掖而进之之阶级，不无後先进止之别。由之不贰，此所以为舆论之母也。

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罗马之亡，民族主义兴，而欧美各国以独立。洎自帝其国，威行专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则民权主义起。十八世纪之末，十九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於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坛场时代也。是三大主义皆基本於民，递嬗变易，而欧美之人种胥治化焉。其他施维於小己夫群之间，而成为故说者，皆此三者之充满发挥而旁及者耳。

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而民生主义欧美所虑积重难返者，中国独受病未深而去之易。是故或於人为既往之陈迹，或於我为方来之大患，要为缮吾群所有事，则不可不并时而弛张之。嗟夫！所陟卑者其所视不远；游五都之市，见美服而求之，忘其身之未称也，又但以当前者为至美。近时志士，舌敝唇枯，惟企强中国以比欧美。然而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黨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吾国纵能媲迹欧美；犹不能免於第二次之革命，而况追逐於人已然之未轨者之终无成耶！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见之，又不能使左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於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於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

翳我祖国，以最大之民族，聪明强力，超绝等伦，而沉梦不起；万事堕坏；幸为风潮所激，醒其渴睡，且夕之间，奋发振强，励精不已，则半事倍功，良非夸嫚。惟夫一群之中，有少数最良之心理，能策其群而进之，使最宜之治法，适应於吾群，吾群之进步，适应於世界，此先知先觉之天职，而吾民报所为作也。抑非常革新之学说，其理想输灌於人心，而化为常识，则其去实行也近。吾於民报之出世覘之。

——孙中山选集，上卷，页71—72。

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

孙文

1906年12月21日（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诸君：今天诸君踴躍来此，兄弟想来，不是徒为高兴，定然有一番大用意。今天这会，是祝民报的纪念节。民报所讲的是三民主义，第一是民族主义，第二是民权主义，第三是民生主义。

那“民族主义”，却不必要甚麽研究才会晓得的。譬如一个人，见着父母总是认得，决不会把他当作路人，也不会把路人当作父母。民族主义也是这样，这是从种性发生出来，人人都是一样的。满洲入关，到如今已有二百六十多年，我们汉人，就是小孩子，见着满人也是认得，总不会把他当作汉人。这就是民族主义的根本。但是有最要紧一层，不可不知：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种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许那不同种族的人，来夺我民族的政权，因为我们汉人有政权才是有国，假如政权被不同种族的人所把持，那就虽是有国，却已经不是我汉人的国了。我们想一想，现在国在那裏？政权在那里？我们已经成了亡国之民了！地球上人数不过一千几百万，我们汉人有四百兆，上了四份之一，算得地球上最大的民族，且是地球上最老最文明的民族，到了今天，却成为亡国之民，这不是大可怪的吗？那非洲杜国不过二十多万人，英国去灭他，尚且相持至三年之久，菲津宾岛不过数百万人，美国去灭他，尚且相持数岁，难道我们汉人，就甘心於亡国！想起我汉人亡国时代，我们祖宗是不肯服从满洲的。闭眼想想历史上我们祖宗流血成河、伏尸蔽野的光景，我们祖宗很对得住子孙，所难过的，就是我们做子孙的人。再想想亡国以後满洲政府愚民时代，我们汉人面子上从他，心里还是不愿的，所以有几回的起义。到了今日，我们汉人民族革命的风潮，一日千丈，那满人也倡排汉主义。他们的口头话，是说他们的祖宗有团结力，有武力，故此制服汉人，他们要长保这力量，以便永居人上。他们这几句话，本是不错。然而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是汉人无团体，我们汉人有了团体，这力量定比他大几千万倍，民族革命的事，不怕不成功。惟是兄弟曾经听见人说，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民族革命的缘故，是不甘心满洲人灭我们的国，主我们的政，定要扑灭他的政府，光复我们民族的国家。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他当初灭汉族的时候，攻城破了，还要大杀十日，才肯封刀，那就不是人类所为，我们决不为此。惟有他来阻害我们，那就尽力惩治，不能与他并立。照现在看起来，满洲政府要实行排汉主义，谋中央集权，学宪法做愚民的器具。他的心事，真是一天毒一天。然而他所以死命把持政权的缘故，未必不是怕我汉人剿绝他，故此骑虎难下。所以我们总要把民族革命的目的认得清楚，如果满人始终执迷，仍然把持政权，制驭汉族，那就汉族一日不死，一日不能坐视的。想来诸君亦同此意。

民族革命的大要如此。至於“民权主义”，就是政治革命的根本。将来民族革命实行以后，现在恶劣政治，固然可以一扫而去，却是还有那恶劣政

恭亲王，即奕劻。

谭随员，指1903年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武官谭锦镛。

治的根本，不可不去。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要去这政体，不是专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试想明太祖驱除蒙古，恢复中国，民族革命已经做成，他的政治，却不过依然同汉唐宋相近。故此三百年后，复被外人侵入，这由政体不好的缘故，不做政治革命是断断不行的。研究政治革命的功夫，煞费经营，至於着手的时候，却是同民族革命并行。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来分作两次去做。讲到那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法兰西大革命及俄罗斯革命，本没有种族问题，却纯是政治问题。法兰西民主政体已经成土，俄罗斯虚无党也终要达这目的。中国革命之后，这种政体最为相宜，这也是人人晓得的。惟尚有一层最要紧的话，因为凡革命的人，如果存有一些皇帝思想，就会弄到亡国。因为中国从来把国家当做私人的财产，所以凡有草昧英雄崛起，一定彼此相争，争不到手，宁可各据一方，定不相下，往往弄到分裂一二百年，还没有定局。今日中国，正是万国眈眈虎视的时候，如果革命家自己相争，四分五裂，岂不就是自亡其国？近来志士都怕外人瓜分中国，兄弟的见解，却是两样。外人断不能瓜分中国，只怕中国人自己瓜分起来，那就不可救了！所以我们定要由平民革命，建国民政府。这不正是我们革命之目的，并且是我们革命的时候所万不可少的。

说到“民生主义”，因这里头千条万绪，成为一种科学，不是十分研究，不得清楚。并且社会问题，隐患在将来，不像民族、民权两问题，是燃眉之急，所以少人去理会他。虽然如此，人的眼光要看得远，凡是大灾大祸没有发生的时候，要防止他是容易的；到了发生之后，要扑灭他，却是极难。社会问题，在欧美是积重难返，在中国却还是幼稚时代，但是将来总会发生的。到那时候，收拾不来，又要弄成大革命了。革命的事情是万不得已才用，不可频频伤国民的元气。我们实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时候，须同时想法子改良社会经济组织，防止后来的社会革命，这真是最大的责任。

於今先说民生主义所以发生的缘故。这民生主义，是到十九世纪之上半期才盛行的，以前所以没有盛行民生主义的原因，总由於文明没有发达。文明越发达，社会问题越着紧。这个道理，很觉费解，却可以拿浅近的事情来做譬喻。大凡文明进步，个人用体力的时候少，用天然力的时候多，那电力、汽力，比起人的体力要快千倍。举一例来说，古代一人耕田，劳身焦思，所得谷米，至多不过供数人之食。近世农学发达，一人所耕，千人食之不尽，因为他不是专用手足，是借机械的力去帮助人工，自然事半功倍。故此古代重农工，因他的生产刚够人的用度，故他不得不注重生产。近代却是两样。农工所生产的物品，不愁不足，只愁有余，故此便重商业，要将货物输出别国，好谋利益，这是欧美各国大概一样的。照这样说来，似乎欧美各国应该家给人足，乐享幸福，古代所不能及的。然而试看各国的现象，与刚才所说，正是反比例。统计上，英国财富多於前代不止数千倍，人民的贫穷，甚於前代也不止数千倍，并且富者极少，贫者极多。这是人力不能与资本力相抗的缘故。古代农工诸业都是靠人力去做成，现时天然力发达，人力万万不能追及，因此农工诸业，都在资本家手里。资本越大，利用天然力越厚，贫民怎能同他相争，自然弄到无立足地了。社会党所以倡民生主义，就是因贫富不均，想要设法挽救；这种人日日月盛，遂变为一种很繁博的科学。其中流派

极多，有主张废资本家而归诸国有的，有主张均分於贫民的，有主张归诸公有的，议论纷纷。凡有见识的人，皆知道社会革命，欧美是决不能免的。这真是前车可鉴，将来中国要到这步日地，才去讲民生主义，已经很迟了。这种现象，中国现在虽还没有，但我们虽或者看不见，我们子孙总可以看得见的。与其将来弄到无可如何，才去想破坏，不如今日预筹个防止的法子。况且中国今日，如果实行民生主义，总较欧美易得许多。因为社会问题，是文明进步所致，文明程度不高，那社会问题也就不大。举一例来说，今日中国贫民，还有砍柴割草去谋生活的，欧美却是早已绝迹。因一切谋生利益，尽被资本家吸收，贫民虽有力量，却无权利去做，就算得些蝇头微利，也决不能生存。故此社会党常言，文明不利於贫民，不如复古。这也是矫枉过正的话。况且文明进步是自然所致，不能逃避的。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须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我们这回革命，不但要做国民的国家，而且要做社会的国家，这决不是欧美所能及的。欧美为甚麽不能解决社会问题？因为没有解决土地问题。大凡文明进步，地价日涨。譬如英国一百年前，人数已有一千余万，本地之粮，供给有馀；到了今日，人数不过加三倍，粮米不够二月之用，民食专靠外国之粟。故英国注重海军，保护海权，防粮运不继。因英国富人把耕地改做牧地，或变猎场，所获较丰，且徵收容易，故农业渐废，并非土地不足。贫民无田可耕，都靠做工餬口，工业却全归资本家所握，工厂偶然停歇，贫民立时饥饿。只就伦敦一城计算，每年冬间，工人失业的，常有六七十万人，全国更可知。英国大地主威斯敏士打公爵，有封地在伦敦西偏，后来因扩张伦敦城，把那地统圈进去，他一家的地租，占伦敦四分之一，富与国家相等。贫富不均，竟到这地步，平等二字，已成口头空话了。大凡社会现象，总不能全听其自然，好像树木由他自然生长，定然支蔓，社会问题，也是如此。中国资本家现在还没有出世，所以几千年地价从来没有增加，这是与各国不同的。但是革命之后，却不能照前一样。比方现在香港上海，地价比内地高至数百倍，因为文明发达，交通便利，故此涨到这样。假如他日全国改良，地价一定跟着文明日日涨高的。到那时候，以前值一万银子的地，必涨至数十万、数百万。上海五十年前，黄浦滩边的地，本无甚价值，近来竟加至每亩百数十万元，这就是最显明的证据了。就这样看来，将来富者日富，贫者日贫，十年之后，社会问题便一天紧似一天了。这种流弊，想也是人人知道的，不过眼前还没有这现象，所以容易忽略过去。然而眼前忽略，到日后却不可收拾，故此今日要寻个解决的法子，这是我们同志应该留意的。闻得有人说，民生主义是要杀四万万人之半，夺富人之田为已有，这是未知其中道理，随口说去，那不必去管他。解决的法子，社会学者所见不一，兄弟所信的，是定地价的法子。比方地主有地价值一千元，可定价为一千，或多至二千，就算那地将来因交通发达，价涨至一万，地主应得二千，已属有益无损；赢利八千，当归国有，这於国计民生，皆有大益。少数富人把持垄断的弊卖，自当永绝，还是最简便易行之法。欧美各国地价已涨至极点，就算要定地价，苦於没有标准，故此难行。至於地价未涨的地方，恰好急行此法，所以德国在胶州湾、荷兰在爪哇，已有实效。中国内地文明，没有进步，地价没有增涨，倘若仿行起来，一定容易。兄弟刚才所说社会革命，在外国难，在中国易，就是为此。行了这法之後，文明越进，国家越富，一切财政问题，断不至难办。现今苛捐尽数蠲除，物价也

渐便宜了，人民也渐富足了，把几千年来的弊政，永远断绝，慢说中国从前所没有，就说欧美日本，虽说富强，究竟人民负担租税未免太重。中国行了社会革命之后，私人永远不用纳税，但收地租一项，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国。这社会的国家，决非他国所能及的。我们做事，要在人前，不落人后，这社会革命的事业，定为文明各国将来所取法的了。

总之，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中国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制，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制，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制，故要社会革命。这三样有一样做不到，也不是我们的本意。达到了这三样目的之后，我们中国当成为至完美的国家。

其次我们要研究的，就是将来中华民国的宪法。“宪法”二字，近时人人乐道，便是满洲政府，也晓得派遣奴才出洋考察政治，弄些预备立宪的上谕，自惊自扰。那中华民国的宪法，更是要讲求的，不用说了。兄弟历观各国的宪法，有文宪法是美国最好，无文宪法是英国最好。英是不能学的，美是不必学的。英的宪法所谓三权分立，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各不相统。这是从六七百年前由渐而生，成了习惯，但界限还没有清楚。后来法国孟德斯鸠将英国制度作为根本，参合自己的理想，成为一家之学。美国宪法，又将孟德斯鸠学说作为根本，把那三权界限，更分得清楚，在一百年前，算是最完美的了。一百二十年以来，虽数次修改，那大体仍然是未变的。但是这百余年间，美国文明日日进步，土地财产，也是增加不已，当时的宪法，现在已经是不适用的了。兄弟的意思，将来中华民国的宪法，是要创一种新主义，叫做“五权分立”。

那五权除刚才所说的三权之外，尚有两权：一是考选权。平等自由，原是国民的权利，但官吏却是国民公仆。美国官吏，有由选举得来的，有由委任得来的，从前本无考试的制度，所以无论是选举，是委任，皆有根大的流弊。就选举上说，那些略有口才的人，便去巴结国民，运动选举，那些学问思想高尚的人，反都因讷於口才，没人去物色他。所以美国代表院中，往往有愚蠢无知的人，夹杂在内，那历史实在可笑。就委任上说，凡是委任官，都是跟着大总统进退。美国共和党民主党向来迭相与废，遇着换了大总统，由内阁至邮政局长，不下六七万人，同时俱换，所以美国政治腐败散漫，是各国所没有的。这样看来，都是考选制度不发达的缘故。考选本是中国所始创的，可惜那制度不好，却被外国学去，改良之後，成了美制。英国首先仿行考选制度，美国也渐取法，大小下级官吏，必要考试合格，方得委任。自从行了此制，美国政治方有起色。但是他只能用於下级官吏，并且考选之权，仍然在行政部之下，虽稍有补救，也是不完全的。所以将来中华民国宪法，必要设独立机关，专掌考选权。大小官吏必须考试，定了他的资格，无论那官吏是由选举的，抑或由委任的，必须合格之人，方得有效。这法可以除却盲从滥选，及任用私人的流弊。中国向来选，最重资格，这本是美意，但是在君主专制国中，黜陟人才，悉凭君主一人的喜怒，所以虽讲资格，也是虚文。至於社会共和的政体，这资格的法子，正是合用。因为那官吏不是君主的私人，是国民的公仆，必须十分称职，方可任用。但是考核如果屬於行政部，那权限未免太广，流弊反多，所以必须成了独立机关，才得妥当。

一为纠察权，专管监督弹劾的事，这机关是无论何国，皆必有的，其理为人所易晓。但是中华民国宪法，这机关定要独立。中国从古以来，本有御史台主持风宪，然亦不过君主的奴仆，没有中用的道理。就是现在立宪各国，

没有不是立法机关兼有监督权限，那权限虽然有强有弱，总是不能独立，因此生出无数弊病。比方美国纠察权归议院掌握，往往擅用此权，挟制行政机关，使他不得不俯首听命，因此常常成为议院专制；除非有雄才大略的大总统，如林肯麦坚尼 罗斯福等，才能遵行独立之目的。况且照正理上说，裁判人民的机关，已经独立，裁判官吏的机关，却仍在别的机关之下，这也是理论上说不过去的，故此这机关也要独立。

合上四权，共成为五权分立。这不但是各国制度上所未有，便是学说上也不多见，可谓破天荒的政体。兄弟如今发明这基础，至於那详细的条理，要望大家同意，尽力研究，匡所不逮，以成将来中华民国的宪法。这便是民族的国家，国民的国家，社会的国家，皆得完全无缺的治理。这是我中国四万万人大最大的幸福了。想诸君必肯担任，共成此举，是兄弟所最希望的。

——孙中山选集，上卷，页 73—81。

民报与新民丛报辨驳之纲领

民 报

近日新民丛报将本年开明专制论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诸篇合刊为中国存亡一大问题。本报以为中国存亡诚一大问题，然使如新民丛报所云，则可以立亡中国。故自第四期以下，分类辨驳，期与我国民解决此大问题。兹先将辩论之纲领，开列於下，以告读者：

- 一 民报主共和；新民丛报主专制。
 - 二 民报望国民以民权立宪；新民丛报望政府以开明专制。
 - 三 民报以政府恶劣，故望国民之革命，新民丛报以国民恶劣，故望政府以专制。
 - 四 民报望国民以民权立宪，故鼓吹教育与革命，以求达其目的；新民丛报望政府以开明专制，不知如何方副其希望。
 - 五 民报主张政治革命，同时主张种族革命；新民丛报主张政府开明专制，同时主张政治革命。
 - 六 民报以为国民革命，自颠覆专制而观，则为政治革命，自驱除异族而观，则为种族革命；新民丛报以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不能相容。
 - 七 民报以为政治革命必须实力；新民丛报以为政治革命只须要求。
 - 八 民报以为革命事业专主实力，不取要求；新民丛报以为要求不遂，继以惩警。
 - 九 新民丛报以为惩警之法，在不纳租税与暗杀；民报以为不纳租税与暗杀，不过革命实力之一端，革命须有全副事业。
 - 一 新民丛报诋毁革命而鼓吹虚无党；民报以为凡虚无党皆以革命为宗旨，非仅以刺客为事。
 - 一一 民报以为革命所以求共和，新民丛报以为革命反以得专制。
 - 一二 民报鉴於世界前途，知社会问题必须解决，故提倡社会主义；新民丛报以为社会主义，不过煽动乞丐流民之具。
- 以上十二条，皆辩论之纲领。民报第四号刻日出版，其中数条皆已解决。五号以下，接连辟驳，请我国民平心公决之。

——民报，第三号号外（1906年4月18日）。

论支那立宪必先以革命

汪 东

方今不欲革命而主立宪论者，其苦心有二大端：曰，怵杀人流血之惨也，曰，惧列强之干预也。其第一义，仁人之言也，天下之善，孰有过於心此念而口此言者。虽然，譬之於医之治疾病，势有缓急，则疗之之汤药，亦因之而少异焉，而迥别焉。若夫诊急病而缓治之，此庸医之所以杀人也。中国之现象，毋乃类是。甲午（光绪二十年，1894年）一创，庚子（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再仆，病非缓矣。命悬诸旦夕，而委之於命，自非至愚，谁其是此！则必思有以救之之道焉。其道维何？将舍革命无由。而革命与立宪，要非绝对的名词也。夫立宪为专制改良的政体，而革命者即所以求此政体之具也。求共和立宪以革命，求君主立宪亦以革命。[按立宪政体中，为别为君主立宪、共和立宪。今之后其立宪者，其目的果何如？为要求君主立宪乎，抑共和立宪乎？其界说甚不分明。此属于理论上之研究，而本论必专切时势而立言，此不多费。]问各国立宪政体，然孰非成之於革命者。彼夫英吉利之三岛，與蕞尔弹丸之日本，世人艳之，谓为无血之革命。乃试一翻两国之立宪史，其杀人流血之数，殆不减於中国列朝一姓之鼎革，犹皆斑斑可考也。特其恐怖时期，为稍短促已耳。德相俾士麦之言曰：“所持以争存於世者，果何物欤？惟黑铁而已，赤血而已。”今也此一语几已成为世界之公言，苟非是，则将无以争权利、捍生命也。国之於敌为战争，而下之对上即为革命，要其於争权利、捍生命之通则一而已，岂有他哉！

主立宪论者曰：“今之改革，权操诸下，而上竭其残暴之手段以压抑之，下复出其相当之能力以反抗之，则杀人流血之暴祸於以成，革命是也。反而言之，改革之权操之於上，而下尽输其资产生命以为之陛楯，上复慨与以高爵厚禄以施之报酬，则杀人流血之暴祸於以销灭，立宪是已。中国而欲求更杀人流血之惨，则毋宁以其改革之权奉之於上；而所以持极端的革命论，谓必并满人而斥之者，为卜其必非真爱国者之论也。”呜呼！以若所言，何其陋也。种族之戚，在昔已然，而人类之学，至今日而益著，此不必为译者也。置二物而冶於一鑪，其能融合无间者幾希矣。今乃必欲以种类不同，血系不属，文化殊绝之二族，而强混淆之，使之为一同等之事业，其声气之隔膜，已不待言。而况乎此种类不同，血系不属，文化殊绝之二族者，其阶级悬殊，又复若云泥之迥判，柏猜相忌，已非一日於兹，於此而欲求一推诚布公之改革，岂可得乎？美之於英，为其母国，然而血战八载，必脱其羁绊而后已者，何也？诚以为奴而生，不若从容赴死。而鬼犹雄也。且与其暂息忿於一朝，而久归分崩，则曷昔及今鸣自由之钟、建独立之帜，传革命之檄，为吐气扬眉之举哉。或者其有以满人之同为黄种，遂以为不妨引而置之於同类之中乎？则白色人种，其相排相竞，以各卫其民族，而不能大和者，其文明将不我逮也。设可以区区之黄色，遂不见擯於异族之外，而若英美、若德法、若他之诸国，又安不可加以同为人类之名，终托言夫牺牲一国，以为世界大同之滥觞也哉！仲尼夷狄中国之言，固为种族界而发也。惟独不解夫今之志士之於其国人，既勃焉告之以敌此，又翻焉教之以毋敌彼，为诚何心耳！

今既由种种方面而观察之，若是乎满人者，必投之於荒服之外，而否则

亦必以彼之处我者处彼，决毋容其拱手垂裳，高踞於吾人之上也。亦且非若是，而推诚公之改革，既已不可得也。推诚公之改革既已不可得，则其改革之权，势不得不操之於在下者之手也。改操之权操诸在下，则上必极其残暴之手段以压抑之，而下必复出其相当之能力以反抗之者也。又时机相迫，非行疾雷不及掩耳之革命，而势殆有所不及也。准是以谈，而犹断断於杀人流血之惨，怵焉不敢为，是何异见将溃之疽，而戒毋施刀圭；遇拂衣之火，而嘱毋毁墙壁也。语云：“小不忍，则乱大谋。”二者安择，是亦视其人之智愚贤不肖而已矣。

论者或曰：“斯固然矣，然眈眈狼虎，环伺於旁，一隙可乘，且将入室，则奈何？”曰：蚌鹬相争，渔父坐而获其利；两虎相搏，猎者一举收其成；甲乙之交涉起，常惧惹起第三者之干涉，是诚中国前途之隐忧，而足使倡言革命者灰心短气者也。然竊当默察列强之均势，似犹毋伤焉。今之建国号於天下者百数十，识其强者亦六七已耳。彼哥萨克之骑兵，岂非以猛挚闻於世者哉！而今也坚甲利兵，摧於方张之日本。夫俄之何以背前约，冒不韪，而不惮与东亚新兴之三岛，致乞灵於干戈？日之何以犯险艰，捐血肉，而不惮与世界莫匹之强俄，门孤注之一掷？使非有大欲存於其间，则微二国者之愚，必不出此，其理实至彰矣。投骨於地，众犬狺狺然争之，其究必至於相噪相扑，而反置所争之骨於不顾，非不顾也，势相敌也。一起而攫之，一必起而挠之，毋宁两坐守之，而尚可以少息也。列强之於中国，何以异是！今兹之役，日之所以挠俄也，俄被创矣；虽然，犹未足以为俄病。俄人者，具有坚忍之特质，其举止常宏远而出於寻常人之意表。当法帝拿破仑第一全盛时代，纵横全欧，莫敢当其冲，蹂躪於铁骑之下者，不知凡几，虽森林产族之日耳曼，犹且辟易；乃大举伐俄。俄火其首都圣彼得堡而潜遁，拿破仑如获石田，饥寒交迫，精锐殆尽，复遭逆击，遂如项羽之垓下，一蹶不可复振。彼其决谋划策，真非有嚙嚙然具径寸之目光者可想见也。今也受兹大挫，必亟亟谋恢复其国力。海师歼矣，而新舰队已成[见日本各报]；陆军败矣，而巨款不难坐集。使他日者，他人苟欲稍逞其野心，俄必挠之，如今日日人之挠俄，理固然也。若是则互相牵掣，而莫或敢先发焉耳。将德法乎，德法固夙抱侵略之策者，而英美又早窥矚得之，以阴行其阻遏。例若此次日本以保障东方平和为辞，提议各国，首先得英美之赞助，而法德莫如之何，遂表同情也。夫英美岂有所爱於我哉，毋亦自为计而已。易地而处，亦若是已耳。徵诸庚子之变，当其时八国相并，以石压卵，岂畏不糜：顾乃计不及此，反兵而出者，何哉？我已言之矣，一起而攫之，一必走而挠之，无宁两坐守之，而尚可以少息也。抑吾以为及今之世，而欲求免瓜分之祸，舍革命其未由。何以言之？曰：彼列强之所以磨牙厉齿环瞰吾旁者，吾之不动如死，气息微细，有以启之也。一旦张耳目，振手足，虽不必其行动若壮夫，而彼覬觐之心，则固已少息矣。欧族虽恃其威力，横行天下，然未有不挠折於如荼如潮之民气者。故神圣同盟之会，遇民气则颠；专制世界之魔，遇民气而窜。英之於脱兰斯哇，美之於菲力宾，大小相衡，悬若天地，犹必掷无量数之头颅，费经年之岁月，仅乃获之。爱尔兰之隶於英有年矣。英前皇维多利亚之诞，举国若狂，倾其热诚，以相欢庆；爱尔兰之民，服国丧，揭甲旗於国门，以志不忘覆国之惨。顾英人屏息而视，莫敢谁何，则以民气为之已。况乎疆域之

广如中国，人民之秀如中国，虽奄然不振，而黄祸之论，犹日腾於彼族之口，使民气稍张，则骇而卻耳。观於已往之海州事件，方今之排斥美货，可以知矣。大隈伯之言曰：“今日之清国不亡者几希，而上自皇帝疆抚，下逮新学少年，均不思永远之大计，惟以畏葸偷安为事。我苟不以威力逼压之，必不足以维持其独立。”呜呼，呜呼！外人苟不利於吾之有所改革耶，革命之与立宪均也。毋已，则寂焉不动如今日，可以幸免矣。而如大隈所言，寂焉不动如今日者，乃反所以召威力之逼压，何哉？若既云改革，是革命之与立宪犹均也。而必曰：“立宪！”必曰：“毋革命！革命即将速瓜分之祸！”谁则信之！

且亦知中国之削弱所以至於此者，其故何也？则以陈陈相因，积弊不扫，而会无一度之廓清也。日本户水宽人尝评吾国曰：“清人之治国如居室然，不於其未雨而绸缪之，及其敝坏已达极点，又不毁屋而重搆，而维弥缝补漏，踟躕以处，疾风骤雨之来，则漂矣。”噫嘻！他人言之固如此其亲切而有味也哉。夫今日之中国，其敝壤固已达於极点，而毁屋，而重搆，轮奐一新，未尝无及焉，则革命之谓也。弥缝补漏，踟躕以处，立宪之谓也。今世各国，其号称立宪，而未尽泯乎专制之性质者有之。自今以往，世界之程度愈高，则其政体之於民必愈便，百年千载，终不尽易立宪为共和不止。一度革命之后，而复有再度，非所愿也。况中国之立宪，又异於是。如吾向之所言，异族执政，求一开诚公之改革而终不可得者耶。是故不革命则其弊若是，而惴惴於革命将召瓜分之祸者，又与现势适相反。是其第一义既已万不可逃，而其第二义亦若是乎杞人之忧也。

虽然吾言革命，吾於今之革命者，犹不能无疑焉。则其革命之宗旨、之手段，果何若也。吾尝见某氏著论，至崇拜张献忠，以为是我往者革命之堆。呜呼，悖矣！夫张献忠者，残忍酷害，几於非人，云烟高矗，手书七杀之碑，川谷成丹，野流万家之血，盖直以杀人为其毕生之事业者也，以杀人博其暂时之欢笑者也，世界之蠹贼而人道之公敌也。崇拜革命之英椎，而至於张献忠，则是萑苻剧盗，事刃他人之腹而不挠目者，举从而崇拜之可也耶？历朝鼎革之例，一夫倡议，百夫揭竿，挟篝火狐鸣之技，托真主王气之言，所谓抱帝王之思想而革命者，则始无拯民水火之心，中更扰攘思因时势以就功名。其不久败亡，民之福也；其大欲遂偿，人乃益困。是则无赖之横行耳，乌可以辱庄严宝贵之“革命”二字哉！夫革命云者，将以举凡从前之陋俗弊政，悉掀翻而摧拉之，非仅以杀人流血为能事也。抑革命云者，虽属於破坏的名词，而一方破坏，一方必相继以建设。使仅有破坏而无建设，则言王侯将相，骈首就戮之後，犹不得为革命也。他日革命之结果若何，一视於今之仁人志士之造因若何。庄周曰：“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可胜惧哉。”是以斗之流俗，闻革命而骇者，不知革命者也。而一二狂敖躁进之士，谈革命而色舞者，亦不知革命者也。不知革命而骇革命，犹属夫人之情，乃若不知革命而言革命，罪其容於诛乎。

天下事无中立也，不进则退。退者，非必卻步之谓。竞走於一场，捷足者为胜，彼不胜者，印谓之退步已。而况乎逗遛中路，观望徘徊，以白召劣败之讥者耶！求其进步，惟动力而已。动力速者，其进也随之而速，动力弛者，其进也亦随之而少弛，理使然也。然而因循也者，为物质之公性，如机器然，压之则动，否即永静以终世。人类之压动力何？革命是已。虽然，革命者，静与动相递遄之时代也，假之以为过渡者也。既动之后，即不欲其复

静，是在司其机者首得其人矣！法国之革命，迫动力也，至於今未尝稍静，故不闻有再度之革命。美国之独立，迫动力也，至於今未尝稍静，故不闻有第二之独立。英国之骚乱，日本之维新，迫动力也，至於今未尝稍静，故不闻有续起之骚乱与重唱之维新。盖一物之动，必需压力，则必其静之已久者矣。一度以压力动之而复静，而复以压力动之，故器劳而易敝。返观中国之革命，何其烦也。上溯汤武，下迄洪杨，或已成，或未成，如水泡之前灭后兴，续续无已，几以革命为日夕餐饭事，民气不已调乎！而至於今犹必有革命之倡言，何以故？则以所谓司其机者，不得其人故。今也革命之役，未役也，必求其已动而不复静，一度压力之後，而毋需有第二次之压力也。猗欤休哉！进步复进步，吾安知其极。

——民报，第二号（1906年5月8日），页1—10。

奏请宣布立宪密摺

载 泽

约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六月末或七月初

竊奴才前次回京，会具一摺，籲懇改行立宪政体，以定人心而维国势。仰蒙两次召见，垂询本末，并谕以朝廷原无成见，至诚择善，大知用中，奴才不胜欣感。旬日以来，夙夜筹虑，以为宪法之行，利於国，利於民，而最不利於官。若非公忠谋国之臣，化私心，破成见，则必有多为之说以荧惑圣听者。盖宪法既立，在外各督抚，在内诸大臣，其权必不如往日之重，其利必不如往日之优，於是设为疑似之词，故作异同之论，以阻挠於无形。彼其心非有所爱於朝廷也，保一己之私权而已，设一己之私利而已。顾其立言，则必日防损主权。不知君主立宪，大意在於尊崇国体，巩固君权，并无损之可言。以日本宪法考之，证以伊藤侯爵之所指陈，穗积博士之所讲说，君主统治大权，凡十七条：

- 一日，裁可法律、公布法律、执行法律由君主。
- 一日，召集议会、开会、闭会、停会及解散议会由君主。
- 一日，以紧急勒令代法律由君主。
- 一日，发布命令由君主。
- 一日，任官免官由君主。
- 一日，统帅海陆军由君主。
- 一日，编制海陆军常備兵额由君主。
- 一日，宣战、讲和、缔约由君主。
- 一日，宣告戒严由君主。
- 一日，授与爵位勋章及其他荣典由君主。
- 一日，大赦、特赦、减刑及复权由君主。
- 一日，战时及国家事变非常施行由君主。
- 一日，贵族院组织由君主。
- 一日，议会展期由君主。
- 一日，议会临时召集由君主。
- 一日，财政上必要紧急处分由君主。
- 一日，宪法改正发议由君主。

以此言之，凡国之内政外交，军备财政，赏罚黜陟，生杀予夺，以及操纵议会，君主皆有权以统治之。论其君权之完全严密，而无有丝毫下移，盖有过於中国者矣。

以今日之时势言之，立宪之利有最重要者三端：

一日，皇位永固。立宪之国，君主神圣不可侵犯，故於行政不负责任，由大臣代负之；即偶有行政失宜，或议会与之反对，或经议院弹劾，不过政府各大臣辞职，别立一新政府而已。故相位且夕可迁，君位万世不改，大利一。

一日，外患渐轻。今日外人之侮我，虽由我国势之弱，亦由我政体之殊，故谓为专制，谓为半开化，而不以同等之国相待。一旦改行宪政，则鄙我者转而敬我，将变其侵略之政策，为平和之邦交，大利二。

一日，内乱可弭。海滨洋界，会党纵横，甚者倡为革命之说。顾其所以煽惑人心者，则日政体专务压制，官皆民贼，吏尽贪人，民为鱼肉，无以聊

生，故从之者众。今改行宪政，则世界所称公平之正理，文明之极轨，彼虽欲造言而无词可藉，欲倡乱而人不肯从，无事缉捕搜拏，自然冰消瓦解，大利三。

立宪之利如此，及时行之，何嫌何疑？而或有谓程度不足者。不知今日宣布立宪，不过明示宗旨为立宪之预备。至於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日本於明治十四年（光绪七年，1881年）宣布宪政，二十二年（光绪十五年，1889年）始开国会，已然之效，可仿而行也。且中国必待有完全之程度，而后颁布立宪明诏。窃恐於预备期内，其知识未完者固待陶熔，其知识已启者先生缺望，至激成异端邪说，紊乱法纪。盖人民之进於高尚，其涨率不能同时一致，惟先宣布立宪明文，树之风声，庶心思可以定一，耳目无或他歧，既有以维繫望洽之人心，即所以养成受治之人格。是今日宣布立宪明诏，不可以程度不到为之阻挠也。

又或有为满汉之说者，以为宪政既行，於满人利益有损耳。奴才至愚，以为今日之情形，与国初入关时有异。当时官缺分立满汉，各省置设驻防者，以中原时有反侧，故驾馭亦用微权。今寰宇涵濡圣泽近三百年，从前粤捻回之乱，戡定之功，将帅兵卒皆汉人居多，更无界限之可言。近年以来，皇太后、皇上迭布纶音，谕满汉联姻，裁海关，裁织造，副都统并用汉人，普天之下，歌颂同声，在圣德如地如天，安有私覆私载？方今列强逼迫，合中国全体之力，尚不足以御之，岂有四海一家，自分畛域之理？至於计较满汉之差缺，竞争权力之多寡，则所见甚卑，不知大体者也。夫择贤而任，择能而使，古今中外，此理大同。使满人果贤，何患推选之不至，登进之无门？如其不肖，则亦宜在屏弃之列。且官无幸进，正可激励人才，使之向上，获益更多。此举为盛衰兴废所关，若守一隅之见，为拘攣之语，不为国家建万年久长之祚，而为满人谋一身一家之私，则亦不权轻重，不审大小之甚矣。在忠於谋国者，决不出此。

奴才谊属宗支，休戚之事与国共之，使茫无所见，万不敢于重大之事卤莽陈言。诚以遍观各国，激刺在心，若不竭尽其愚，实属辜负天恩，无以对皇太后、皇上。伏乞圣明独断，决於几先，不为众论所移，不为浮言所动，实宗社无疆之休，天下生民之幸。事关大计，可否一由宸衷，乞无露奴才此奏，奴才不胜忧懣迫切。谨奏。

川路事变记

儵 父

一 川粤汉铁路之借款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美国上议院议员准西律等倡议创立合兴公司，以承揽建筑中国铁路为目的。是年，总理衙门奏明蘆汉铁路业已开工，粤汉亦须次第举办，以期联络一气。是为建筑粤汉铁路动议之始。合兴公司遂派员来中国，承揽粤汉铁路。二十四年正月初五日（1898年1月26日），上谕：“王文韶张之洞盛宣怀奏，粤汉铁路紧要，三省绅商籲请自办，通力合作，以杜外人要求而保权利，著照所请办理。”然是年三月二十四日（4月14日），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与美国合兴公司代表人巴时订立草合同十五条，专款一条，由驻美使臣伍廷芳在华盛顿签字，粤汉全路定由该公司承造。夫谕旨既令三省自办，而大臣复与外人订约，当时政令何以如此矛盾，吾辈今日已不能索解。

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盛宣怀与合兴公司续订合同二十六条，亦由驻美使臣伍廷芳签字。因原议借款，计金四百万镑，后据美工程师报告，原估建设费不敷，乃改借美金四千万圆，合银八千万圆，九折实收，年息五厘，以铁路及全路产业作抵，五十年为期。建路所用款项，每百抽五，作为美公司酬劳。铁路所得余利，以五分之一归美公司，预先以借款总数五分之一发给虚数凭票。总办管理处华二人美三人。当日损失权利之巨，诚可痛心！此时俄法比三国，均力阻其成议，然皆无济。及合兴公司首董毕来司死，比人乘机托美人惠第尔购得合兴公司股分三分之二。合兴公司董事，大半皆属比人，比与法通，法与俄合，其时京汉路已由法比二国合办，东三省铁路又在俄人掌握之中，与粤汉联络一气，势力益张。

鄂督张之洞合湘抚粤督及湘鄂粤三省绅士，力主自办，以合兴公司违背合同，倡言废约。美人复设华丰公司，派倍次来华运动，愿借巨资废约，以承办此路，倡为以美接美之说，亦不为所动。卒由驻美使臣梁诚延聘律师与合兴公司抗议，遂於三十一年八月初二日（1905年8月31日）订约，以美金六百七十五万元赎归此约，尚有未赎小票约美金二百二十余万元。计收回已成铁路自石围塘至佛山双轨线三十五里，自佛山至三水单轨线六十四里。一时论者，方欣欣以收回利权自办铁路，为我国莫大之事业。而赎约之款，为限仅四十日，无从筹措，仍由英领事介绍，向英国香港政府借金一百二十万镑，年利四厘半，以三省炉土税作抵，分十年还清，订立借款合同十条，於三十年九月签押。惟英以借款赎路之故，会由英领事与张之洞议定：将来粤汉铁路修造之款，除中国自行筹集外，如须再借外债，当先尽英国银行承办；此外，湖北湖南境内，另有修造铁路须借外款之事，亦照粤汉一律办理。此议已由张之洞奏明。日后四国借款之事，即由此时伏其机矣。粤汉全路赎回后，归三省分段自办，各筹各款，各修各路，赎路借款及未赎小票金，亦摊归三省分还。然湖北湖南两省境内铁路，需款既钜，筹措不易，英领事屡申前议，并愿联合法国东方银行，合借巨款；德华银行亦欲插借。

杜国，即杜兰斯哇，一译脱兰斯哇，指1898—1902年英布战后，英国所占领的南非布尔人共和国领土的一部份。

麦坚尼成译马琴力、麦金莱，1897—1901年任美国总统。

三十四年十一月十六日（1908年12月9日），大学士张之洞奏调湘鄂人员来京议定铁路借款，略称：“粤汉路长费钜，不得不借款修筑。迭经商之外部，并电商湖广督臣陈夔龙、湖南巡抚岑春蓂，意见相同。即中英公司经理人濮兰德到京后，与臣晤商，亦已允洽。拟派引见来京之曾广燿，并调湖北提学使臣高凌霨克日来京，与濮兰德关议。现京汉车行，数日即达，拟旬日间订立合同，再行详细奏陈”云云。奉旨依议。於是赎回自办之路，复为借款修筑之路矣。此时张之洞之意，以为英人既愿借款，则此事必无为难，故谓旬日之间即可订约。不料调员到京开议之后，英使多所要求，始争抵押，继争总工程师权限及材料用英货等，而折扣利息之昂，较诸初议大相迳庭。屡议未协，德国独愿迁就，由德使及德华银行代表，愿独任借款，仿照津浦章程，无须派工程司，无须独揽购料之权利，草议遂定。而英使向外部抗议，谓於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之约相背；并谓英国资本团体不止一二，一团体所需条件虽不满中国之意，未可保无他团体再降格以应者，今以一资本团体不满意中国之故，不谋於英国，即与德国订约借款，断无此理。复又向德国争执，德遂迁就其间，愿让步而不独专。遂於宣统元年四月十九日（1909年6月6日），由督办大臣大学士张之洞委派湖北提学使高凌霨、施鹤道曾广燿，与英汇丰银行代表人熙礼尔、法国东方汇理银行代表人贾思纳、德华银行代表人柯达士，订立草合同二十五款，借英金五百五十万镑，为建造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干线、鄂境川汉铁路干支两线官办铁路之用。两湖粤汉二百五十万镑，鄂境川汉二百五十万镑，余五十万镑为赎回比国现存合兴公司为中国国家所出虚价小票及此票应付利息等之用。其川汉路干线，系由宜昌至广水接连粤汉干路，支线由荆门至汉阳，共长一千六百里，均载合同内。至利息常年五厘，九五扣支付，以两省百货厘金、鹽捐等为抵。约成后，美使向外务部声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曾有公文致前使，许以将来川汉如需外款，先仅英美商借，现闻英法德银行均已借款，应申前议云云。外部与美使磋商，美使不肯作罢，英法德亦允其加入，遂於是年六月议定增借款为六百万镑，两湖粤汉及鄂境川汉各半，而以川汉之半分拨美商，三国借款遂变为四国借款。是时，湘鄂人士纷纷要求拒借外款，而草约业已签字，卒归无效。未几而督办大臣大学士张之洞卒，邮传部接管其事，两省绅民环请毁约，邮传部派员查湘鄂实筹款项，一面向四国银行磋商，以资应付。（宣统）二年（1910年）九月，邮传部奏陈湘鄂股款路工，以两路款少工巨，观成无期，而各银行亦坚不让步。三年四月十一日（1911年5月9日），遂下干路收归国有之命。川粤汉各省分设公司集股商办之干路，应即由国家收回，从前批准干路各案，一律取消。四月二十二日（5月20日），邮传部遂奏陈四国借款历次商议情形，改订合同二十五款。遂奉命著邮传部签字。盖先以国有之名取消商办，然后与四国订约借款修筑。政府之政策，记者固无评论之余地，惟改订合同中，除增借款为六百万镑、加入美国资本团外，复将鄂境川汉路线删去支路，以宜昌至四川夔州一段抵補之，仍名为湖北境内川汉铁路。以鄂路借款混入川路，实由於此，而川路事变亦因此而发生矣。

本文作者原署寄生，为汪东之笔名。

操，误，当作革。

二 川路之接收

法於光緒十四年（1888年）要求建筑滇越铁路，由安南以达云南，而其豫定线则将再由云南延长，由昭通叙州以达成都。英亦於是年要求建筑滇緬铁路，由緬甸以达云南，而其豫定线则将由云南之楚雄经雅州以达成都，更由成都出重庆。美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请於外务部，愿借款以修筑由成都至汉口之路。是年闰五月十四日（7月8日），川督锡良奏请自设川汉铁路公司以辟利源而保主权。十二月初六日（1904年1月22日），又奏遵商部新订铁路章程，设立川汉公司，集股开办。大旨分成渝万万宜三大段。万宜线由万县东行经云阳夔州巫山，逾湖北界，经巴东归州而至宜昌，约一千里。湖北境内川汉铁路白宜昌以西，归川省修筑，亦经川鄂两督奏准。但川汉公司原系官办，经三年无成效，遂改归商办，正名为商办川汉铁路有限公司。官办章程，股本无定额，有抽租之股，仿湘省抽股办法，收租在十石以上者百分抽三，随时填给收单，满五十两，即将收单缴换股票。商办后定股本银五千万两，先收一千五百万两，抽租之股，不得过股本全额五分之二；若股分畅旺，即不达五分之二亦行停止。至川路工程，开办已历三年，近时宜万一线，料车已通至三峡。由宜昌至黄家场十三英里，路工业已完成。黄家场以西至香溪之一百英里，其工程分五段赶造，本年底其轨道可敷设完竣。惟黄家场附近，有延长二十英里之大隧道，为世界三大隧道之一，开凿极难。该路股本已集一千一百余万两，已动用者四百数十万两，在上海被倒者三百万两，其余数七百余万两。本年（宣统三年）四月十二日（1911年5月10日），川粤汉干路奉命收归国有。二十日（18日），以端方充督办大臣”。二十二日（20日），邮部订立四国借款合同，将宜夔一段作为鄂境川汉路线。二十四日（22日），奉命停止川省租股。当时护督王人文曾参劾邮部订立之借款合同丧失权利，六月初六（7月1日），又电奏四川谘议局呈称请饬暂缓接收川路，奉旨申饬。五月二十一日（6月17日），度支部等议奏：“川路现存款七百餘万，如愿入股，应准其悉数更换国家保利股票，五年后仍分作十五年还本，亦准随时抵押，并可分得余利。除倒帐外，其宜昌已用之款四百数十万，准发给国家保利股票，一律办理。又宜昌开办经费三十三万及成渝用费，则发给国家无利股票，俟路成之日，准在本路余利项下分十年摊给，作为本省兴办实业之用。”闰六月初九日（8月3日），川督赵尔丰蒞任。十六日（10日），川路公司开股东会，以川路驻宜分公司总理李稷勳，於未经股东会议决以前即呈邮传部定接收办法，与邮传部私相授受，专擅害公，由股东会决议辞退；又以邮传部电致川督，饬川路公司无庸停工，原用员司一概仍旧，每日开支仍用川款，是於收路之外又夺其贖。二十二日（16日），由川督据情电奏，奉旨将原件钞给督办川粤汉大臣、邮传大臣阅看。邮部覆奏沥陈川路情形，请饬下四川督臣，转饬奏派路工总理李稷勳仍驻宜归，暂管路事。七月朔（8月24日），川路股东开保路大会：下午，成都罢市，学堂亦停课，居民商人均供奉德宗神位举哀。初五日（28日），将军玉昆、总督赵尔丰合都统提督司道联名入奏，请川路暂归商办，将借款收路事件分别交资政院、谘议局议决；初九日（9月1日）又联銜奏请。政府惟饬川督劝谕解散，无一定办法。十二日（4日），川督又电内阁，陈川路风潮日渐剧烈，罢市者已有十一州县之多，其余州县虽尚未罢市，亦皆有不安稳之现象，若不亟定办法，明白宣示，恐不久必有

意外之事变。十三日（5日），端方奏劾赵尔丰庸懦无能，以致推波助澜，风潮愈烈，遂命端方入川查办。十八日（10日），端方带兵两队由鄂起程，而川省事变已亟。（宣统三年七月）十五日（1911年9月7日），事机决裂，川省遂糜烂而难于收拾矣。

三 川省之骚乱

当川事之初起也，政府颇主张平和对付，惟无根本上之解决，川督以朝旨未定，亦不敢骤以兵力镇压，致酿事变。川省虽罢市已久，而绅民多方劝导，力戒暴动，相持至十余日，忽闻端方带兵队入峡，人心恐怖，误会朝旨不爱川人生命财产，遂有人散布自保商权书，有停止捐输、停止协饷诸项。川督遂变其方针，谓为首数人显露逆谋，已纠匪徒，约期起事，谬希独立，其宗旨非复前日保路可比，非用严厉办法，不足以消逆谋而扶危局，遂有拘捕绅士之事。（宣统三年七月）十五日（1911年9月7日），川民数千人，由商会、工会、教育会代表，诣督署求阻端方兵，面呈奏稿，请代表，川督允之，已散。而川督以人民聚众要挟，决意严惩，即以兵拘谘议局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川路公司股东会长颜楷张澜、保路同志会会员邓孝可等入督署。川民复聚，相率随行，及抵督署，则兵卫甚严。赵督斥诸绅为叛逆，诸绅抗辩不屈，澧督欲杀之，随观者为之哀求，署外之人皆哭喊。将军玉崑在座，为诸绅缓颊，并乞代为看管，遂携诸绅去。督署内外围观之人尚未散，续至尚络绎不绝，赵督以兵驱之不去，乃枪毙若干人，并以骑兵冲突人叢，死伤颇多，众犹不去，力与卫兵相持，督署之门被毁。后由他绅哀求於众，藩学两司温谕劝之，众忿始平；陆军及巡防军将弁均率队弹压，沿途劝慰，众始解散。川督入奏，谓该省人散布自保商权书，意图独立，并有约期起事之举，幸先期侦悉，将首要擒获，十五日（7日）竟有数千人凶扑督署，肆行烧杀，并伤毙弁兵云云。二十一日（13日）奉谕旨，电飭赵尔丰相机分别严办。十七日（9日），鄂督派弁至汉口拘拏四川谘议局副议长萧湘解省，发武昌府看管。因萧湘在京反对借债造路，十七日（9日）始由东抵汉也。二十三日（15日），湖广总督瑞澂电奏：“四川省城外聚有乱党数万人，四面围攻，势甚危急，成都电报已数日不通，附近各府州县亦复有乱党煽惑鼓动，川省大局岌岌可危。”朝旨电飭端方尅期前进，迅速到川；并起用开缺两广总督岑春煊，前往四川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二十八日（20日），赵尔丰奏称：“十五日（7日）乱民围攻督署之后，是夜即有大面铺牛麇口民团数千人，麇集城下。连日又到有温江郫县崇庆州灌县成都华阳双流新津邛州蒲江大邑十馀州县民团，每县数起，每起数千人或至万人，所到之处，抢掠烧杀无所不为，附近居民纷纷逃避。当经调派陆军及巡防军卫队迎剿，乃各该民团恃其势众，分四路围城，并放枪炮伤亡兵士，迨经回击，犹敢抵死抗拒，及势难支，始行败退。嗣有大股匪团数千人，盘据距省城五十里之龙泉驿山顶，扼守险要，密列炮械，扬言进攻省城。迨官军驰往剿击，匪即开炮轰打，经军队於黑夜猛扑上山，占据山岭，夺获大炮数十具，枪弹刀矛无算，匪遂下山纷窜；而西路犀浦中和场等处匪徒，亦经击退。匪复分股围攻双流县城，焚烧关厢街市，官军与之相持一昼夜，城围始稍松解。窜扰犀浦中和场并续窜唐家寺之匪，亦先后退败。自十六日（8日）至今，连战七日，擒斩甚多，夺获刀矛旗帜约二千余件。”奉谕旨：“著赵尔丰严饬各军，

分路剿办，迅速击散，毋令匪焰日张。仍分别良莠，剿抚兼施，凡有被胁愚民，悉从宽宥。偏行晓谕，妥筹安抚，以免株连而释疑懼。”自赵督入奏以后，朝野舆论，咸以为争路之绅士与暴动之乱民，自宜分别。靖乱之法，当以分别剿抚为一事，宣示路事方针为一事，而剿抚必分良莠，勿宜藉兵力以妄行杀戮。岑春煊奉命会办川事，即以抚民为宗旨，先发手书，劝慰川民，川民望岑甚切。岑春煊到鄂后，与瑞澂议论不洽，与赵尔丰亦有意见，复引疾。川事自赵尔丰用兵痛剿后，成都虽幸无事，而各地方暴动迭起，乱事日益蔓延。端方带队入川，尚未入峡，而（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武昌兵变，全局骚动。二十三日（14日），以岑春煊补授四川总督，所有该省军队均归节制调遣。二十四日（15日），开去王人文川滇边务大臣差，仍以赵尔丰充任。岑春煊未到任以前，所有川中剿抚事宜，仍由赵尔丰迅速办理。旬日以来，鄂乱益棘，川事更不可知矣。

——[东方杂志](#)，卷8，第8号（1911年10月16日），页37—42。

都督府之组织设施及人选

张难先

(宣统三年)八月二十日(1911年10月11日)上午,党人以全城光复,乃集阅马厂谘议局,商组军政府及推举都督。时预定之都督刘公隔绝在汉[汉口尚未收复],孙武炸伤,总司令蒋翊武出亡,副都督刘英远在京山,詹士悲胡瑛在狱,居正黄兴谭人凤未教仁俱在港沪,杨时杰在京,各军领袖,金以资望浅,谦让未遑,仓卒不得人选。省议员刘赓藻[字孝臣,保康人]曰:“统领黎元洪现在城内,若合选,当导觅之。”众赞成,蔡济民率少数同志偕刘往。先是,马荣汤启发巡街至黎宅,见伏役檐三皮箱出,疑为匪,诘之,称奉黎统领命来取,问统领何在,不敢答,追询,始允导至黄土坡刘宅,指黎所在。黎闻嘈杂声,避入房中,马汤力懇出儿,黎叱而出曰:“余带兵十余年,自问待汝等不薄,何与余为难也?”众曰:“吾等无恶意,请统领出,主持大计。”黎曰:“汝革命党人人材济济,要余何用?”马荣曰:“时急矣,模稜恐不便,惟统领思之。”黎曰:“汝等欲余何为?”众曰:“楚望台,乃吾辈集合处,请统领往商之。”黎曰:“楚望台有何人主持?”众以暂推吴兆麟对。黎曰:“渠一人足矣,无需乎吾。”众不听,阙龙亦至,拥之至楚望台。兆麟闻黎统领至,命士兵站队,举枪致敬。黎衣灰呢夹袍,愁容满面,兆麟起谒,黎曰:“汝等事情太闹大了!如何得了?”当时一炮兵高呼曰:“请统领下令作战。”旁一人请黎勿允,炮兵拔刀斫之,黎以身翼蔽曰:“此吾执事官王安澜也。”李翊东为之解曰:“此地下命令不便,请统领到谘议局。”众踴之。适蔡济民刘赓藻觅黎者至,於是同拥黎至谘议局,众高呼举为都督,时午后一时四十分也。当拥黎登楼。谘议局议长汤化龙亦由赵师梅陈磊觅得,即召集谘议局议长汤化龙、副议长张国溶夏寿康、议员阮毓崧刘赓藻胡瑞霖等及同志开会,推举都督,众一致举黎。黎坚不承认,胡瑞霖李国镛吴兆麟等劝之,张振武李翊东蔡济民等迫之,朱树烈并举刀自杀,血溅满座以感之,黎屹不为动。翊东乃持一预写之安民布告,进黎曰:“请於都督衙下,署一黎字。”黎拒之,翊东援笔目黎曰:“余代为书,岂能否认乎?”众鼓掌称善,翊东即书一黎字,余由书记缮写,遍贴全城,黎亦无可如何也。佈告如左:

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布告

今奉军政府命,告我国民知之:凡我义师到处,尔等无用猜疑。我为救民而起,并非贪功自私。拔尔等於水火,补尔等之疮痍。尔等前此受虐,甚於苦海沉迷。只因异族专制,故此弃尔如遗。须知今满政府,并非我汉家儿。纵有冲天义愤,报复竟无所施。我今为此不忍,赫然首举义旗。第一为民除害,与民戮力驰驱。所有汉奸民贼,不许残孽久支。贼昔食我之肉,我今寝贼之皮。有人激於大义,宜速执鞭来归,共图光复事业,汉家中兴立期,建立中华民国,同胞其毋差他。士农工商尔众,定必同逐胡儿。军行素有纪律,公平相待不欺。愿我亲爱同胞,一一敬听我词。

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二十日(1911年10月11日)示众见黎态度如此,恐误事机,蔡济民提议:一面派人向黎劝驾,一面组织谋略处,以为处理当时急要机关;众同意。当推蔡济民吴醒汉张廷辅邓玉麟高尚志徐达民王宪章王文锦陈鸿诰谢石钦等十五人,任谋略。下设秘书、参议两厅,以张

景良为参谋长，杨开甲吴兆麟副之。大事皆决於谋略处。冯禹弼长文书，向许谟长会计，方定国为司令官，并推李翊东为叙赏长，司赏罚，张振武副之。当由谋略虚议定事项如左：

- 一、以谘议局为军政府及都督府。
- 二、称中国为中华民国。
- 三、阙
- 四、阙
- 五、称中华年号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
- 六、都督暂用黎元洪名义，布告地方及通电全国。
- 七、军政府暂设四部：
 - (甲) 参谋部。
 - (乙) 军务部。
 - (丙) 政务部。
 - (丁) 外交部。
- 八、设立扣贤馆[后改为集贤馆]。

此时因都督尚未决心，诸事由谋略处负责处理，分别进行。下午八时，蔡济民高固群商同张鹏程李济臣等十余人，往武昌府监迎胡瑛出狱。是晚会同志在谘议局计划军事、治安各事宜，及拟各种通电。突郜翔宸啸聚多人，袭都督府，府中人员多惊避，李作棟刘度成邓玉麟奉都督避蛇山麓，势殆甚！甘续熙任府警卫司令官，卫士皆陆军中小学各生担任，绩熙指挥藉围墙掩护，奋勇还击，李翊东助之，郜败走四散。翊东迎都督回府，与邓玉麟请都督巡府一周，以安人心。并派陆军中学学生守官钱局、造币厂、电报话局各重要机关。明日，调绩熙为参谋官，以高尚志司警卫。二十一日（12日）早六时，电线俱恢复，即用黎元洪名义通电全国，告以光复武昌，推黎元洪为都督，及电上海，促居正黄兴宋教仁等来鄂；并请转电总理从速回国，主持大计。告全国电如左：……

午复驰檄宣满清八罪，其文如下：……

是日，公推胡瑛同夏维松携带照会，送至汉口各国领事馆，其文如左：

照会各国领事

中华民国军政府鄂省都督为照会事：我军政府自广州之役，团体溃后，乃转而向西，遂得志於四川。在昔各友邦未遽认我为与国者，以惟有人民主权而无土地故耳。今既取得四川属之土地，国家之三要，於是乎备矣。军政府复祖国之情切，愤满清之无状，复命本都督起兵武昌，共图讨贼，推倒专制政府，建立民国。同时对于各友邦，益敦睦谊，以期维持世界之和平，增进人类之幸福。所有国民军对外之行动，特先知照，免致误会。

- 一、所有清国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
- 一、赔款外债照旧担任，仍由各省按期如数摊还。
- 一、居留军政府占领地区城内之各国人民财产，均一律保护。
- 一、所有各国之既得权利，亦一体保护。
- 一、清政府与各国所立条约，所许之权利，所借之国债，其事件成立於此次知照后者，军政府概不承认。
- 一、各国如有助清政府以妨害军政府者，概以敌人视之。

一、各国如有接济清政府以可为战事用之物品者，搜获一概没收。

以上七条，特行通告各友邦，伸知师以义动，并无丝毫排外之性质参杂其间也。相应照会贵领事，转呈贵国政府查照，须至照会者。

黄帝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二十一日，即一千九百一十一年十月十二日。

是日晨，四十二标代表胡玉珍、副代表祝制六邱文彬及诸同志等在汉阳发动全军反正，文彬占领龟山炮台，指导炮队，轰击瑞澂所乘之楚豫兵舰，多命中，艦逃青山，汉阳光复。惟当时排长翟焕明持异议，同志袁金声枪杀之。公举宋锡全为统制[后军政府任命为第一标统，旅升第一协统]，王宪章为第一统领，林翼支为第二统领，梁炎昌邱文彬为正副参谋长，黄振中万逢霖王殿一黄柱国为标统，陈建章戈承元蒲志斌宋玉廷赵承武为管带，胡玉珍任交通，王续承黄家麟为参谋，并举马队同志陈孝芬为襄河一带水师统领，郑兆兰为临时兵工厂厂长，复派张大鹏等带队至汉阳县监，迎李亚东出狱，推知汉阳府事。正午，胡玉珍等带兵一排在汉日居仁门营外开枪发动，同志赵承武等群起响应，汉口光复。张步瀛带队偕温楚珩至礼智司，迎詹大悲何海鸣出狱。嗣各同志见都督态度不明，议组汉口军政分府，大悲被推为主任，何海鸣副之，并兼参谋长，吴昆温楚珩任秘书。分府设四官殿，以胡廷佐为协司令，林翼支为支队司令，李鑫为粮台总理，黄继超为团长，约胡瑛波江办理外交。派任质存赴湘，吴春阳赴皖，密谋响应。分府成立，各同志之心情始定。

清廷闻民军起义，据有武昌，大震。谕河南巡抚宝芬就近派兵一协，赴汉口，会同张彪残部，暂取守势。协统应龙翔，鄂人也。芬虑内应，郎看管之，派统标张锡元带队南下。清乃谕军谘府陆军部，迅派近畿陆军两镇赴鄂；一面由海军部加派兵轮，饬萨镇冰督率前往；并饬程允和率长江水师，节日赴援。以陆军大臣荫昌督师，所有湖北各军及魁援各军队，均归节制。革瑞澂张彪职，仍令瑞澂署总督，带罪图功。

此时武汉各部队，俱赴指定地点努力。各处秩序如常，秋毫无犯。三镇商店，自安民告出后，知都督为黎元洪，黎素忠厚，有名於时，商民均欢忻鼓舞，启门照常营业，外国人亦赞美不已。其一种庄严悲壮之气象，实非笔墨所能形容。午后六时，各同志再集谘议局开会，觉各部人员俱未规定，办事极感不便，议定暂编现有军队为四协，每协成立后，各招补充兵一团。先将参谋、军务、政务、外交，各正副部长，协统四人举定；并设军法、侦探、稽察、间谍各处，规定徽章，以稽出入。所定四部四协长官名列后：

四部长

一 参谋部正部长 张景良

副部长 杨开甲

吴兆麟[出为第一协协统，副部长名义仍保留，以

杨玺章代之。]

二 军务部正部长 孙武[八月十八日(10月9日)炸伤后，尚在汉口清里刘燮卿家医治，由张振武代。]

副部长 蒋翊武[十九日(10日)被捕逃脱后，亡京山未返。]

张振武[兼代部长职]

蔡绍忠[负责办事]

- 三 政务部正部长 汤化龙[不到]
 副部长 张知本
- 四 外交部正部长 胡 瑛
 副部长 王正廷[尚在上海，由胡瑛派梁炳农至沪邀正廷。]
 四协统
 - 一 步队第一协统 吴兆麟
 - 二 步队第二协统 杜锡钧 何锡藩[杜旋任军令部长，以何继任协统。]
 - 三 步队第三协统 陈炳荣
 - 四 步队第四协统 张廷辅

以上人员举定后，各部即接当时情形组织之，军队则仍照前清新军制度编制，均由都督任命，并布告之。是同，蔡济民李作棟徐达明等同往藩库、铜币局、官钱局点验储款数目。计藩库实存银一百二十余万两：铜币局实存洋七十万元，银八十万两，铜元四十万串；官钱局实存铜元二百万串，铜元一串官票八百万张，未盖印一串官票二千万张，银币一圆官票二百四十万张，库银二十万两，银圆三十万圆：以上总计湖北财政存款，约四千万圆。一面点清，一面令胡廷佐担任藩库责任，令刘绳武统带学生军担任官钱局责任，令夏维善担任铜币局责任；又派刘度成负集贤馆责任，不久以蒋秉忠为馆长，任立年副之。

是时热心之士，闻武昌首义来集贤馆报名者，门庭若市；而饶汉祥及皖抚朱家宝之秘探孙发绪亦初至而人集贤馆，凡与黎元洪有因缘者，亦络绎不绝，麇集於是。但黎尚未决心，若辈亦无从活动。自此以后，军政府人品渐杂，惟电文、布告及往来信件，每发交集贤馆人士拟妥后，再由存同志选择用之。饶汉祥孙发绪之伦，即由此脱颖。不久杨玉如为秘书厅正主任，饶副之，孙发绪且浸浸用事矣。

时参议厅接一电，参议陈雨苍承办，文曰：“探交二十一混成协黎协统宋卿 鉴：芬昔與张文襄 论湖北将才，首推我公，不料今竟附逆。倘能率队来归，芬愿以全家担保，向朝廷为公洗刷也。敬候速覆。梁鼎芬。”雨苍持商秘书厅，秘书厅以黎志未定，岂能呈阅，立毁之。

二十二日（13日），蒋翊武归自新沟，入都督府，见都督态度乃尔，极为忧虑，余亦由汉川至，翊武一见痛哭曰：“都督如此情形，将奈之何？”余曰：“姑俟之，吾辈需办之事，但急急自办耳！”因与翊武胡瑛促詹大悲速成立军政分府，以防不测。时李亚东已被推知汉阳府事，汉阳重镇，余翌日节渡江佐之。翊武往各军视察，并计划一切。

是日，刘英與刘铁杨玉如等起兵於永隆河，称副都督，从起义前汉口总部之决议也。有众万人，当占领京山天门，以天门为司令部。后都督闻其名号惊曰：“此副都督何自来？”蒋翊武邓玉麟李长龄李国鏞等具以告；且陈说利害，心始释然。孙武等以武汉上游重关大局，请都督发给弹械，派员协助刘英。当允派中参谋张鹏程、监察李济臣等数十人，携快枪三百枝，子弹二十万发，前往赞助。鹏程等至，英委济臣为参谋长，鹏程为参谋。编京山子弟五千人为两标，英自兼第一标标统，刘铁为第二标标统，以郑桂芳李凤鸣钟仲衡冷英奎李青莲尤供胜等为营长，其余约分任参谋、副官及下级干部

当时德国驻北京公使为雷克司。

当时美国驻北京公使为柔克义。

等职。编定后，派李济臣留守天门，训练军队，亲率刘铁张鹏程攻潜江，县令汪元秉闻襄阳巡防营统领刘蕴玉东下，阳迎阴拒，命艾良臣张鹏程等要击於张截港，大败之。潜江收复，进取监利，县令孙星煜挟荆州兵以抗，亦击破之。二十二日（13日）早八时，豫军张锡元带新军二营、巡防一营抵汉口。锡元派人讲和，谓同是汉人，自当赞成革命，拟归顺民军。军政府派李国镛毕钟等携洋数千元，到豫军犒师接洽。其巡防营多湘人，闻归顺民军，即一哄而各自来归。后侦悉锡元系伪降，我军始着着注意。旋电告汉人之为清军将士者，文曰：……

是日，梁恢汉宋振东黄景亚等在紧马口起兵，有众千余人，直捣汉川，县知事逃。适王守愚先由武昌至，就狱中与梁锺汉商响应，於是同恢汉等迎锺汉出狱，被推为总司令，王守愚为参谋长，司令部设汉川。当由王守愚星夜返武昌，向军政府请领弹械，饬交军务部核办。蒋翊武发快枪五百枝，子弹二十万发，运回编练队伍。而巡防营统领刘韞玉率兵五营，沿汉水南下攻我，锺汉御於沔阳之仙桃镇，战数小时，刘军败绩，缴快枪数百枝，水师舢板船三十四只，军心大振。嗣黄兴至武昌，任命为游击总司令，以当我军右翼之敌，清军始终不敢犯汉川。

黎元洪自到谘议局后，两日未食，亦不與人交言。经蔡济民甘绩熙陈磊等连日劝慰，意稍活动。陈磊以黎尚蓄发辫，讽之，黎作色曰：“你们年轻人，再不要如此激烈，我决心与你们帮忙就是，你们说要剪去辫子，我前在营中并下过传单，令士兵愿剪者听，明日我剪去就是。”众鼓掌称快。群知都督之心已决矣。

午前八时，蔡德懋奉命卒炮队一营及胡廷翼步队一队，到武胜门外两望占领阵地，向楚豫楚材江清各兵轮射击，各兵轮亦还射，炮战约两时之久，射击极猛烈，将楚豫江清击伤，败走下游，中外观者，皆鼓掌称快。瑞澂兵轮既败，於是都督为函，遣张彪之亲信前辎重八营管带齐宝堂持去以劝张彪，书曰：……齐宝堂携函渡江面陈，张彪见信大怒，遂无结果。

是日，萧国宝姚斌熊世藩李国宝等到刘家庙辎重营，运动该营兵士，被营长萧安国查觉，将国宝等四人掣获，讯知为军政府所派，当将国宝斌世藩三人，押至刘家庙江泽枪毙。国宝身受三枪，随即倒地，然未致命，夜深复苏，潜回武昌医院。国梁因有辫开释。

军政府所扩充之四协军队，就近在武汉招募兵士，极形踊跃，五日即足额。其干部，均已组织就绪。军政府划定四区，各任防御责任，兹将所划区域列左：

- 一、步队第一协为第一区 防御汉阳
- 二、步队第二协为第二区 防御汉口
- 三、步队第三协为第三区 防御武胜门外至青山附近
- 四、步队第四协为第四区 防御武昌省城

以上四区划定外，又扩充炮队为两标，以蔡德茂尚安邦为标统，更扩充马队为两标，以刘国佐周福堂为标统。是时，军械、子弹、被服甚充足，除四协配备齐全外，楚望台军械局储存尤多。长江水师巡防营，由张振武派胡捷三蔡鹏来运动。於是其营长夏占奎王朝银马祖藩等均相率归顺，统领陈得龙逃走。

下午，在都督府召开军事会议，都督黎元洪主席，当对众宣布曰：“我對於革命，自二十日（11日）至今日上午，犹未决心，此际心已决矣。”

众鼓掌。又曰：“自此以后，我即为军政府之一人，不计成败利钝，与诸君共生死。”掌击如雷，与会者群欣喜若狂。因黎公至府后，绝无表示，并一度欲自杀，以防卫严，不遂。黎待士兵厚，此次首义，强半为军人，故拥戴者多且诚。惟黎服官久，雅不愿问革命事，加之事体重大，当然不敢轻诺，故数日坚拒不受。今竟决心，始解决一最大问题矣。

会议时，众论纷纭，莫衷一是。有谓宜速派兵守武胜关田家镇者，有谓宜速集散兵、招募市民者。时省城原有队伍，不过数千人，十九（10日）二十（11日）两日，死者死，逃者逃，所剩无几，又多升为官长，隶属亦不明，故此时所急者，在建制与增兵。当决议：一、从速广招新兵，加紧训练；二、成新军五协，以熊秉坤张廷辅杨载雄龚秉钧夏占奎分任协统，杜武库阙龙胡廷佐杨选青王华国单道康黄继超等分任标统，高尚志司警卫，王文锦司宪兵，姜明经为炮兵协统，胡祖舜司运输，蒋翎武则负联络各军之责，至是军队又改进矣。

时省垣常有散兵骚扰，居民请司令官方定国派兵肃清，定国非诿以无兵可派，即派非其他。李翊东疑，而阴伺其举动，至夕，一大汉持一纸帖交定国而去，定国视毕，嚥入口中。翊东诘其故，莫能对，喝令执大汉还，并执定国，讯知定国谋反动，并供出府中江振魁蔡登高等多人。江蔡乃张彪之马弁，大汉为旗人，负传递消息之责者。当将四人处死。余无问。

二十三日（14日），清廷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谕所有该省军队暨冬路援军，均归其节制调遣。荫昌萨镇冰所带水陆各军，袁世凯亦得会同调遣。以全国军务总枢之陆军大臣，当军务倥偬之时，忽外造督师，未及三日，又代以他人，清廷仓促周章之态，实非言语所能形容。先是，李作棟闻汤化龙谓八省烟膏局总办柯逢时有与清廷军机处往来密电，作棟以此电码此时大可利用，於是向柯交涉，一面理喻，一面威胁，遂得该密电码，即张大武汉湘赣革命军声势，托外国领事馆拍出，清廷慌乱之情多原於此也。袁世凯前被摄政载灃免职回籍，杜门不出者三年，岂能招之即来？遂以疾辞。

是日，居正谭人凤到汉，晚十时渡江谒都督，人凤陈今后之具体计划，黎喉痛不能出声，颌首示采纳。居正与谋路虎商击汉口张彪之残部，李作棟等通知各机关同志，於晚十一时齐集农务学堂，欢迎居正，并商讨一切。

是日都督任命詹大悲为汉口军政分府主任，何海鸣为副主任[前二人系公推，未任命]，吕丹书为参谋[前何海鸣兼任]，胡璜任外交，复任命熊秉坤为协统，伍正林杜武库为标统。蔡济民方兴曾省三等商组敢死队四大队，以备非常时期之用，公推方兴马荣金兆龙徐少斌四人分任队长。

军政府为书电告满清政府，……

二十四日（15日），接各方报告，谓荫昌确已南下，带兵两镇，即近畿第六镇与第二镇是也。先锋队已到武胜关，有一标之众，标统马继贞；有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老中，页37，记是日进行之事，一、以谘议局为军政府。二、称中国为中华民国。三、改政体为五族共和。四、规定国旗为五色，以红黄蓝白黑代表汉满蒙回藏为一家。五、称中华年号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六、当以黎元洪为都督，布告地方。七、移檄各省，并照会各国领事，宣满清罪状。八、布告全国国民并军民长官。九、布告湖北各府州县。十、军政府紧要谕令。十一、致言满清政府。十二、布告汉族同胞之为满洲将士者促其觉悟。十三、军政府暂设机关四部，（甲）参谋部。（乙）军务部。（丙）政务部。（丁）外交部。十四、设立招贤馆。

统标，疑当作标统。

一标抵信阳，标统贾德耀。又得报告，谓统制吴禄贞王遇里及协统李纯鲍贵卿王占元陈光远陆续由京汉铁路南下，以冯国璋为军统，自彭家湾以下各站，均有布告。信阳城内为总粮台。

同日，海军帮带朱孝先亦效张锡元故技，来谘议局谒都督伪降，军政府复派徐达明王文锦李国镛带银元二千犒军，以瞻虚实，亦知其诈，即准备作战。拟先出其不意，驱河南队伍，调第一协统领吴兆麟回府执行副参谋长职务，升第一标统宋锡全为第一协统，防御汉阳。是晚，都督召集会议，讨论作战计划，经众决定都督下令分兵渡江，开始攻击。命令如左：……

以上命令发下后，参谋长张景良神经错乱，以头击都督，似欲劫黎俱死，以摇人心，居正喝止不已，李翊东主以军法从事，蔡济民以神经病解，遂下狱。居正因张景良以畏怯下狱，人心摇动，乃与谋略处商，命庶务於阅马厂筑一高台，请都督誓师，以资镇摄。谋略处然其言，一面报告都督，一面即下令各军，於二十五日（16日）清晨齐集阅马厂，俟都督祭天誓师后阅兵。

是日，熊持中张济安黄楚楠等持都督招抚令，尤复黄州，迎吴贡三出狱，其余之绅耆与县长潘诵捷请贡三以全权应付时局，巡防营营长犹持两端，贡三晓以大义，亦归心焉。当推高荷湾知府事，谢琦为县长，复驰谕黄州八属反正。其甥殷子衡於二十二日（13日），率同难百余人，出夏口监，赴汉阳佐李亚东治府事，后闻黄州光复，即归助贡三，为订黄州府临时行政章程。嗣蕲春黄侃见省会兵力薄，不足支北军，乃返本县集义故，谋牵制。先是侃游学东瀛时，慨然有光复诸夏之志，尝归集孝义会於蕲春，就深山废社，说种族大义及中国危急状，向者甚众。至是号召，得三千人，以固我军右翼而保蕲春。

二十五日（16日）黎明，阅马厂祭台高耸，军队林立，革命士气大振，都督衣军服，由文武百僚拥护出府，御马临台下，各军举枪向都督致敬，大众拥护登台。台中设黄帝神主，旗剑分列，公推谭人凤投放授剑。都督如仪祭告，祭毕，谭人凤投放剑。都督慷慨誓师，欢击雷动。全军举枪，三呼中华民国万岁，四万万同胞万岁，黎都督万岁。都督复命居正演讲同盟会革命之精神，及创立民国之意义。居正大声疾呼，听众鼓舞，黎极兴奋。嗣下台阅兵，依次巡视。兵士对都督之爱戴，亦大有加。上下团结一心，实始於此时矣。兹将祭文录后：……

时事起仓卒，各种组织殊不完备，行政上尤漫无秩序。前所定之四部，半存空名。二十五日（16日），居正张知本汤化龙胡瑞霖等建议都督，制定各种暂行条例。於是晚在教育会开会，到者数百人，提出都督府组织暂行条例，分为军政、民政两大部，由都督统辖。军政方面设战时总司令一人，以下设参谋部、军令部、军务部。民政部分设民政部长一人，下设各司。当场宣通过。并提出鄂州约法草案，不久由居正张知本宋教仁汤化龙等审查通过，军政府即日宣布约法……

二十六日（17日），公都督府组织暂行条例，嗣即照例推举黎元洪兼总司令，由都督正式任命杨开甲为参谋部长，吴兆麟杨玺章副之；杜锡钧为军令部长，孙武为军务部长，张振武蔡绍忠〔直隶人，日本士官毕业，起义前任督练公所课员〕副之；民政部推汤化龙为部长，化龙以平素主张宪政，至此稍不自安，迄未就职；冯奢〔字哲夫，襄阳人〕任内务，周之翰〔字鹏程，宣恩人〕副之；查光佛〔字静生，蕲春人〕任教育，苏成章副之；胡瑛任外交，王正廷〔字儒堂，浙江人〕副之；李作棟任理财，潘祖裕〔字慎之，东湖人，

前度支公所科员]副之：张知本[字怀九，江陵人，前湖北自治研究所所长]任司法，彭汉遗副之。仍俱称部，和议成后，始改司。并设一总监察部，以刘公为部长，曾尚武[字子敦，江陵人]副之。人选定，有提议薪俸者，甘绩熙蔡济民蒋翊武邓玉麟等极表反对。遂决议无论大小员司，一律月支津贴二十元，俟大局底定后实行薪俸。

是日上午十时，驻汉英俄法德日领事，公推英领事葛福持一公函，送至武昌军政府，谒都督，说明各国甚钦佩中国国民军之勇武文明。在武汉之外侨，又承军政府之保护，极为感激。故特承认民国为交战团，各国严守中土云云。都督同汤化龙李作棟接见，都督答曰：“此次武昌首义，对于本地方之外侨，自应尽保护之责。但吾国之革命，亦出於万不得已。庚子之役，满清政府大无知识，很对各国不起。近来对于国内人民，甚为猜忌。今年又派瑞徵来鄂，遇事压迫，所以人民都不愿意，亟谋自立，乃有今日之举。既劳阁下枉驾，又承各国领事严守中立，甚为感激。请阁下回汉口代为致谢。”当时军政府招待葛福去后，备答谢文五份，派汤化龙胡瑛夏维松等送至汉口交各国领事。於是各国领事於次日会函发出布告，照录於后：……

汉口各国领事既承认民军为交战团，宣布严守中立，都督喜形於色，即将领事公函原文遍出布告，一面通电上海及各省。革命精神，为之大振。复电本省各府州县及自治公所，指示方略。……时全省人民对革命军起义，毫无疑虑，更无反抗者。自得此电，益增信心。各县士绅俱出而负地方治安之责。所以全省帖然，内顾无忧，军政府得专心致力於战事矣。

英使朱迺典致英外部葛墨电

1911年12月26日发同日到

长沙税务司现接革军政府来文，以由该政府命令税务司可仍旧办公云云。本大臣与总税务司会商之后，今已电飭长沙英领事，其文如下：“宜劝革军政府，将关税暂归总税务司或各领事存储。该领事宜与税务司会同办理，用全力达此目的。此项关税理应归外国执债票之人，如革军动用此款，将与各国起绝大鞅鞢，宜将此節向革军政府明告。”

新译英国政府刊布中国革命蓝皮书。载辛亥革命，第8册，页267—268。

英外部葛墨致英使朱迺典电

1911年11月15日发

尊处（1911年）11月12日电悉。吾等对於袁世凯深加敬爱，愿此次革命之效果得有完全巩固之政府，與各外国公平交际，并保全内地治安及美满情形，使在中国之商务进步。此种政府，吾等将於外交上竭力相助。

——新译英国政府刊布中国革命蓝皮书，载辛亥革命，第8册，页314。

德驻京公使哈豪森致外部电[译文]162号

北京 1911 年 12 月 7 日

四国银行代表正提议借款三百万两给中国政府，以华北铁路为担保。

我赞同借款，因为我认为，行动的时间已经到了，如果列强不欲担负使北京政府瘫痪的后果。袁世凯必须得到支持，因为只有他是稳定的保障。我的美国同僚，正像我的英国同僚一样，——他已放弃其反对——已向其政府建议借款，法国同僚也赞成。我方才谈到的美国公使在这方面建议拉入一切与中国有关系的国家作一笔救济借款，特别因为其政治性质，并照顾法俄与英日的联合。我指出这个建议的重要性，并强调四国银行团将来有单独行动的必要。公使也许会向华盛顿提出该项建议。

哈豪森

——德国外文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3卷，页207—208。

德驻京公使哈豪森上帝国首相柏特曼何尔味公文 甲 39 号

北京 1912 年 2 月 3 日 (2 月 18 日呈阅)

当去年夏季英日续订同盟时，它在东亚的各界英国人中引起了强大的不快。他们感觉，尽管该条约给予英国后援，但是英国在东亚问题上的行动自由将过分依赖它的盟友日本，且不得不同意日本的政策，而这种政策并不总是和它的利益一致。

集中於扬子流域及华南的英国利益范围，首先并最直接地受中国革命的影响。当袁世凯於十一月中来京的时候，虽然当时政府军队在汉口及汉阳获得了胜利，但英国仍退出对北京政府的支持。上海英商的压力和恐惧商业利益受到威胁的心理战胜了。人们要和方兴的华南人友好相处。一个使北京能利用其军事胜利的支持是否足以阻止上海的占领及南京的陷落姑置勿论，在十九条宪法已经授人以柄，并且广大范围地接受改革者的愿望之后，是否不致发生剧变，尚属疑问。实际上，就在北京，问题已经不复是一个保存满人朝代的问题，而是现行帝制政体的现代化问题。从上海方面制造出来的英国政策鼓吹和平，和平即告成功。英国的调停首先停止了扬子江上的继续战争，且如果有人指摘袁世凯首鼠两端，那末，从那时起看出来，满人国运已经告终，问题只在能为他们挽救可以挽救的东西。他作了这个尝试。据我看来，英国政策是反满的，所以它也就是赞成民党的。英国对共和政体原本绝不赞同，但是它深信排满运动无法遏止，所以比较好的是，利用这个机会将腐败的及真正阻碍进步的满洲政权清扫掉。

日本的势力分布在全中国，在台湾对岸的港口和东北，商业方面主要在扬子江沿岸。从中国变动开始以来，日本要出来干涉之说甚嚣尘上。日本某些阶层拟运用压力要求干涉并非不可能。由於中国不靖，日本商务受到最严重的损失。切身的利害关系指示著作为中国东亚强邻的日本应在正进行组织的新中国中保证有相当的势力；如果它采取观望的态度，那就真正地奇怪了。显然，英国已经对日本施行了适度的压力。日本因财力薄弱感觉到单独行动力量还不够强大。不过根成疑问的就是日本是否肯把像目前这样一个扩大和巩固它的亚洲大陆上地位的机会终於错过。当与中国本部仅属同床异梦的蒙古和西藏等藩属的命运在中国各行省团结问题前已退处次要地位时，日本的大陆利益干涉到各行省的存在。但是，在这里它触及欧洲列强，包括英美的利益。加上在英国的对华商业中心，扬子江区域内，日本是英国最尖锐的竞争者。据扬子江方面最近消息，日人正力图贷款予革命党政府[以中国扬子江商船队及铁路一条作为抵押]来增强其商业地位。但是，日本在大陆上权力的扩充不仅威胁英国的商业利益而且也威胁其东亚政治权力地位。在这里埋伏著英日矛盾的一个萌芽。这个矛盾可能因中国变乱而更为显著。它们将指示英国使它的中国政策要比目前格外地从欧洲观点上来安排，它们也能使它感觉与德国接近是希望的。但是，只要英日同盟要求在新中国有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共同利益将促使其他列强一致行动。哈豪森

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

孙 文

1912年1月

中华缔造之始，而以不才膺临时大总统之任，夙夜戒懼，虑无以副国民之望。夫中国专制政治之毒，至二百余年来而滋甚，一旦以国民之力，赔而去之，起事不过数旬，光复已十馀行省，自有历史以来，成功未有昔是之速也。国民以为於内无统一之机关，於外无对待之主体，建设之事，刻不容缓，於是组织临时政府之责相属。自推功让能之观念以言，文所不敢任也；自服务尽职之观念以言，文所不敢辞也。是用黽勉从国民之后，能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普利民生，以达革命之宗旨，完国民之志愿，端在今日。敢披肝沥胆，为国民告。

国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如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民，是日民族之统一。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者，对於满清为脱离，对於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於中央，斯经纬周於四至，是日领土之统一。血钟一鸣，义旗四起，拥甲带戈之士，遍於十馀行省，虽编制或不一，号令或未齐，而目的所在，则无不同。由共同之目的，以为共同行动，整齐划一，夫岂甚难？是日军政之统一。国家幅员辽阔，各省自有其风气所宜。前此清廷强以中央集权之法行之，以遂其伪士宪之术：今者各省联合，互谋自治，此後行政，期於中央政府与各省之关系，调剂得宜。大纲既挈，条目自举，是日内治之统一。满清时代，籍立宪之名，行敛财之实，杂捐苛细，民不聊生。此后国家经费取给於民，必期合於理财学理，而尤在改良社会组织，使人民知有生之乐，是日财政之统一。以上数者，为行政之方针，持此进行，庶无大过。

若夫革命主义，为吾侪所倡言，万国所同喻，前次虽屡起屡蹶，外人无不鉴其用心。八月以来，义旗飏发，诸友邦对之抱平和之望，持中立之态，而报纸及舆论，尤每表其同情。邻谊之笃，良足深谢。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当尽文明国应尽之义务，以期享文明国应享之权利。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及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持平和主义，与我友邦益增亲睦，使中国见重於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趨於大同。循序以进，不为幸获。对外方针，实在於是。

夫民国新建，外交内政，百赭繁生，文顾何人，而克胜此？然而临时政府，革命时代之政府也，十余年来以至今日，从事於革命者，皆以诚挚纯洁之精神，战胜其所遇之艰难。即使后此之艰难，远逾于前日，而吾人惟保此革命之精神，一往无阻，必使中华民国基础确立於大地，此后临时政府之职务始尽，而吾人始可告无罪於国民也。今以与我国民初相见之日，披布腹心，惟我之四万万同胞鉴之。

临时政府成立记

平 佚

一 临时政府之组织

武汉武昌甫一月，而湘秦晋滇赣黔浙苏桂皖粤闽各省先后响应，宗旨虽同，机关互异，当事者以对内对外之不可不亟谋统一也，乃往返电商，筹议组织。先由鄂军黎都督 通电各省，请派员到鄂会议。浙军汤都督、苏军程都督 亦致电沪军陈都督，略谓美国革命，苦战八年，卒收最后之成功者，赖十州会议总机关有统一进行维持秩序之力。其第一次第二次会议，均仅以襄助各州议会为宗旨，至第三次会议，始能确定国会，长治久安。吾国急宜仿照美国第一次方法，於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机关，磋商对内对外善要方法。附提议大纲三条：一、公认外交代表，一、对於军事进行之联络方法，一、对於清皇室之处置。而沪军陈都督，复以民军倡议伊始，百凡待举，无总机关以代表全国，外人疑虑，交涉为难，因电致各省，公举代表赴沪开会，议建临时政府。於是各省都督皆先后选举代表，剋日首途。其未光复各省，则由谘议局公举。十月初旬，代表之行抵上海者凡十省：其赣粤桂三省，则以鄂省先有请派之议，迨至武昌。此十三省，均赞成组织临时政府统驭全国之说。即由十省代表在上海会议，先推武昌为中央军政府；并提议武昌既为中央军政府，各代表即应前赴武昌，惟沪上仍留一通信机关，以便接洽机要。

当代表团未全体到鄂之先，各省军政府以代表到鄂尚需日时，外交应付不容稍缓，乃先后电致鄂垣，凡民军占领各省，公推黎都督为民国中央政府代表，而以鄂省为暂时民国中央政府，凡与各国文涉，有关民国全体大局者，均由黎都督代表一切。同时有已到鄂省之各省代表，亦以是为言。黎都督乃据情照会各领事，并声明：“凡民军举义之先，所有满清政府与各国缔结之商约，及所有借款之债权，均有效力。至武昌义旗既毕之后，无论满清政府向何国所借之债及所结之条约，则概不承认。”

同时黎都督复通电各省，略谓：“大局粗定，非组织临时政府，内政、外交均无主体，极为可危。前电请举员会议，一时未能全到，拟变通办法，先由各省电举各部政务长，择其得多数票者聘请来鄂。以政府成立，照会各国领事，转稟各国公使，请各本国承认，庶国基可以粗定。并拟将临时政府暂分为内务、外交、教育、财政、交通、军政、司法七部。”各省得电後，即各致电推举。除外交一席亟须设士，由各省公推伍君廷芳为总长，温君宗尧为次长，即行任事外，其余各部，因代表议会将次成立，暂不实行。

各省代表既山沪议决前赴武昌，即於（宣统三年）十月初十日（1911年11月30日），在武昌会议，全体赞成於临时政府未成立以前，推举鄂军都督为中央军政府大都督。惟时汉阳於初七日（27日）失守，鄂省军务正在吃紧，而民军旋於十二日（12月2日）攻取南京，情形不同，则临时政府地点，不得不稍事变易。於是浙江汤都督、江苏程都督、沪军陈都督，复与驻沪各省代表筹商，将临时政府改设南京；投票公举黄君兴为假定大元帅，

黎元洪，字宋卿。

张之洞，清諡文襄。

其他，疑当作其地。

载澧，误，当作载澧。

黎君元洪为副元帅，庶援鄂及北伐两军号令有所统一。并电在鄂代表齐赴南京，举行正式典礼。是日适得在鄂代表电称：“十省代表公决临时政府设於南京，定组织大纲二十一条，七日内各代表须会於南京，有十省以上代表到会，即行选举大总统：复公决未举总统以前，仍认鄂都督为中央军政府，并仍推伍温二君为外交总副长。”由是南京为临时政府地点，沪鄂两处会议固已同归一致矣。惟大元帅一职，则黄兴君一再谦让，改由黎都督暂任。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列下：

第一章 临时大总统

第一条 临时大总统由各省都督府代表选举之，以得票满投票总数三分之二以上者为当选。

代表投票权，每省以一票为限。

第二条 临时大总统有统治全国之权。

第三条 临时大总统有统率海陆军之权。

第四条 临时大总统得参议院之同意；有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之权。

第五条 临时大总统得参议院之同意，有任用各部部长及派遣外交专使之权。

第六条 临时大总统得参议院之同意，有设立临时中央审判所之权。

第二章 参议院

第七条 参议院以各省都督府所派之参议员组织之。

第八条 参议员每省以三人为限，其派遣方法，由各省都督府自定之。

第九条 参议院会议时，每参议员有一表决权。

第十条 参议院之职权如左：

一 议决第四条及第六条事件。

二 承诺第五条事件。

三 议决临时政府之预算。

四 检查临时政府之出纳。

五 议决全国统一之税法币制及发行公债事件。

六 议决暂行法律。

七 议决临时大总统交议事件。

八 答覆临时大总统咨询事件。

第十一条 参议院会议时，以到会参议员过半数之所决为准。但關於第四条事件，非有到会参议员三分之二之同意，不得决议。

第十二条 参议院议决事件，由议长具报，经临时大总统盖印，发交行政各部执行之。

第十三条 临时大总统對於参议院议决事件，如不以为然，得於具报后十日内，声明理由，交令覆议。

参议院對於覆议事件，如有到会参议员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仍执前议时，应仍照前条办理。

第十四条 参议院议长由参议员用记名投票法互选之，以得票满投票总数之半者为当选。

第十五条 参议院办事规则由参议院议定之。

第十六条 参议院未成立以前，暂由各省都督府代表会代行其职权，但表决权每省以一票为限。

第三章 行政各部

第十七条 行政各部如左：

- 一 外交部
- 二 内务部
- 三 财政部
- 四 军务部
- 五 交通部。

第十八条 各部设部长一人，总理本部事务。

第十九条 各部所属职员之编制及其权限，由部长规定，经临时大总统批准施行。

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临时政府成立后，六个月以内，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民议会。其召集方法，由参议院议决之。

第二十一条 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施行期限，以中华民国宪法成立之日为止。

各省代表既议定以南京为临时政府地点，遂先后齐集南京。初拟二十六（16日）选举临时大总统，嗣又详细研究，以为先已选举大元帅，可以暂时执行临时大总统职务，故暂从缓。遂由各代表逐日开会，议商临时政府条件。至十一月初十日（12月29日），乃开正式选举总统大会。到会者凡十七省，代表四十五人，共投十七票，孙文君得十六票，遂当选。孙君提倡革命，奔走海外凡二十年。自武昌起义以后，民军首领会发电敦促回国；江苏程都督复以组织政府非孙莫属为言，当时各省均赞成此说。孙君於初七日（26日）抵沪，至是遂被举为中华民国第一期大总统。

二 南京政府之成立

孙文君既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南京各省代表团即发电敦促就任，孙总统遂于阳历1月1号，即旧历十一月十三日，携同顾问员，由沪专车赴宁。下午十时行就任礼，宣读誓词，词曰：“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取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所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誓毕，旋即发令，改用阳历，以本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月元日。盖先一日由各省代表团议决者，至是乃奉总统命令颁行。

十七省代表复议决，临时政府应添设临时副总统。于初3日特开正式会投票选举，黎元洪君得十七票，当选为临时副总统。

孙总统既就任，即着手于组织内阁，初3日正式宣布：陆军总长黄兴，次长蒋作宾；海军总长黄钟瑛，次长汤薌铭，司法总长伍廷芳，次长吕志伊；财政总长陈锦涛，次长王鸿猷；外交总长王宠惠，次长魏宸组；内务总长程德全，次长居正；教育总长蔡元培，次长景耀月；实业总长张謇，次长马君武；交通总长汤寿潜，次长于右任。部中职员分薦任、委任两项，即由部长组织，先后报告破立。而议和全权代表，则仍委任伍廷芳温宗尧接任。

政府成立，应设参议院，以为立法机关。照代表团所议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参议院应由各省都督府所派参议员组织，业经通电选派。惟以道路睽隔，未能克日到宁，而会议事件不容延搁，乃先由各省代表员暂行代理。除星期停议暨特别开议外，每日会议两小时。其后各省所派参议员陆续抵宁，乃于

1月28日正式成立开会，选举林森为正会长，陈陶怡为副会长。然仍有数省未到者。计已到者为广东湖北湖南浙江江苏安徽江西山西福建广西十省，共参议员三十人；未到而以代表员代理者，为贵州云南陕西四川奉天直隶河南七省，共代理员十二人。

当政府未成立之先，曾由湖南谭都督发起，以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应设参谋本部，籍资统一，电请各省赞成，派员组织。各省均覆电照派。孙总统就任后，委任黄兴为总参谋，钮永建为副参谋，设参谋部于总统府内。以各省参议员未能速到，迟至2月6日始正式成立。

孙总统以政府成立，所有一切法律命令，亟须编订，而公布法律命令，亦宜设立机关，因提议创设法制院，并发行临时政府公报。旋由参议院将法制院职制议决施行，而公报亦同时发布。于是对内对外立法执行各机关，渐臻完备矣。

至政治上之设施，军政则颁布临时军律，限制各省招兵，内务则整顿全国警察，保护人民财产；财政则取缔各省借款，发行全国公债；以及教育之颁行办法，外交之保护外人，凡此卓犖诸大端，已渐收整齐划一之效。而作战方略，则议定以鄂湘为第一军，由汉京铁道前进；宁皖为第二军，向河南前进；淮扬为第三军，烟台为第四军，向山东前进；秦皇岛合关外之军为第五军，山陕为第六军，向北京前进。联各省之劲旅，听指令于中央，整饬戎行，师行有日矣。适和议已将告成，遂不出发。……

——东方杂志，卷8，第11号，（1912年5月1日），页5—12。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1912年

第一章 总纲

- 第一条 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
第二条 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
第三条 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
第四条 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

第二章 人民

- 第五条 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第六条 人民得享有左列各项之自由权：
一、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
二、人民之家宅，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或搜索。
三、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
四、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
五、人民有书信秘密之自由。
六、人民有居住、迁徙之自由。
七、人民有信教之自由。
第七条 人民有请愿于议会之权。
第八条 人民有陈诉于行政官署之权。
第九条 人民有诉讼于法院，受其审判之权。
第十条 人民对于官吏违法损害权利之行为，有陈诉于平政院之权。
第十一条 人民有应任官考试之权。
第十二条 人民有选举及被选举之权。
第十三条 人民依法律有纳税之义务。
第十四条 人民依法律有服兵之义务。
第十五条 本章所载人民之权利，有认为增进公益，维持治安，或非常紧急必要时，得依法律限制之。

第三章 参议院

- 第十六条 中华民国之立法权，以参议院行之。
第十七条 参议院以第十八条所定各地方选派之参议员组织之。
第十八条 参议员每行省内蒙古外蒙古西藏各选派五人，青海选派一人，其选派方法，由各地方自定之。
参议院会议时，每参议员有一表决权。
第十九条 参议院之职权如左：
一、议决一切法律案。
二、议决临时政府之预算决算。
三、议决全国之税法、币制及度量衡之准则。

- 四、议决公债之募集及国库有负担之契约。
- 五、承诺第三十四条、三十五条、四十条事件。
- 六、答覆临时政府咨询事件。
- 七、受理人民之请愿。
- 八、得以关于法律及其他事件之意见建议于政府。
- 九、得提出质问书于国务员，并要求其出席答覆。
- 十、得咨请临时政府查办官吏纳贿违法事件。
- 十一、参议院对于临时大总统，认为有谋叛行为时，得以总员五分四以上之出席，出席员四分三以上之可决弹劾之。
- 十二、参议院对于国务员认为失职或违法时，得以总员四分三以上之出席，出席员三分二以上之可决弹劾之。

- 第二十条 参议院得自行集会、开会、闭会。
- 第二十一条 参议院之会议，须公开之，但有国务员之要求，或出席参议员过半数之可决者，得秘密之。
- 第二十二条 参议院议决事件，咨由临时大总统公布施行。
- 第二十三条 临时大总统对于参议院议决事件，如否认时，得于咨达后十日内，声明理由，咨院覆议，但参议院对于覆议事件，如有到会参议员三分二以上仍执前议时，仍照第二十二条办理。
- 第二十四条 参议院议长由参议员用记名投票法互选之，以得票满投票总数之半者为当选。
- 第二十五条 参议院参议员于院内之言论及表决，对于院外不负责任。
- 第二十六条 参议院参议员除现行犯及关于内乱外患之犯罪外，会期中，非得本院许可，不得逮捕。
- 第二十七条 参议院法由参议院自定之。
- 第二十八条 参议院以国会成立之日解散，其职权由国会行之。

章四章 临时大总统副总统

- 第二十九条 临时大总统副总统由参议院选举之，以总员四分三以上出席，得票满投票总数三分二以上者为当选。
- 第三十条 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公布法律。
- 第三十一条 临时大总统为执行法律，或基于法律之委任，得发布命令，并得使发布之。
- 第三十二条 临时大总统统帅全国海陆军队。
- 第三十三条 临时大总统得制定官制、官规，但须提交参议院议决。
- 第三十四条 临时大总统任免文武职员，但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大使公使，须得参议院之同意。
- 第三十五条 临时大总统经参议院之同意，得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
- 第三十六条 临时大总统得依法律宣告戒严。
- 第三十七条 临时大总统代表全国接受外国之大使公使。
- 第三十八条 临时大总统得提出法律案于参议院。
- 第三十九条 临时大总统得颁给勋章并其他荣典。

- 第四十条 临时大总统得宣告大赦、特赦、减刑、复权，但大赦须经参议院之同意。
- 第四十一条 临时大总统受参议院弹劾后，由最高法院全院审判官互选九人，组织特别法庭审判之。
- 第四十二条 临时副总统于临时大总统因故去职，或不能视事时，得代行其职权。

第五章 国务员

- 第四十三条 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均称为国务员。
- 第四十四条 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
- 第四十五条 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副署之。
- 第四十六条 国务员及其委员得于参议院出席及发言。
- 第四十七条 国务员受参议院弹劾后，临时大总统应免其职，但得交参议院覆议一次。

第六章 法院

- 第四十八条 法院以临时大总统及司法总长分别任命之法官组织之。法院之编制及法官之资格，以法律定之。
- 第四十九条 法院依法律审判民事诉讼及刑事诉讼。但关于行政诉讼及其他特别诉讼，别以法律定之。
- 第五十条 法院之审判，须公开之，但有认为有妨害安宁秩序者，得秘密之。
- 第五十一条 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官厅之干涉。
- 第五十二条 法官在任中，不得减俸或转职，非依法律受刑罚宣告，或应免职之惩戒处分，不得解职。惩戒条规以法律定之。

第七章 附则

- 第五十三条 本约法施行后，限十个月内，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会。其国会之组织及选举法，由参议院定之。
- 第五十四条 中华民国之宪法，由国会制定。宪法未施行以前，本约法之效力与宪法等。
- 第五十五条 本约法由参议院参议员三分二以上，或临时大总统之提议，经参议员五分四以上之出席，出席员四分三之可决，得增修之。
- 第五十六条 本约法自公布之日施行。
[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于本约法旅行之日废止。

北洋军阀政府统治时期

代草国民党大政见

宋教仁

吾人曩者大革命之目的何在乎？曰推翻不良之政府，而建设良政治也。今革命之事毕矣，而革命之目的则尚未全达，是何也？不良之政府雖倒，而良政治之建设，则未尝有也。故民国成立已届年余，而政治之纷扰，无一定策画如故也，政治之污秽，无扫荡方法如故也。以若斯之政府，而欲求得良善之政治，既不可能，亦不可望矣。则吾人今日所负责任，当继是进行，以赴吾人大革命最终之目的，努力从事于良政治之建设，而慰国民望治之热心，则所不能辭也。

今有将倾覆之大厦焉，居者知危象之日著，非补缺救隙所可将事也，乃共谋破坏之，而为永固之建设，则其目的非仅在破坏之成功，而在永固之建设可知也。及至破坏既完，乃不复殚精竭虑为永固建设，使第成形式，即为已足，风雨一至，其易倾覆，固无异于曩时也。此苟安之计，非求全之策也。而今日民国之现象则如是也。故吾人今后之进行，当觉悟于吾人目的之未达，本此现具之雏形，而为一木一石一椽一栋之选择，坚筑基础，确定本干，则庶幾大厦之建设乃完成，而始不违破坏之本意也。

夫今日政治现象即错乱而无头脑，而国民意思亦无统系条理之可寻，则建设良政治之第一步，首宜提纲挈领，发为政见，公布天下，本此纲领以为一致之进行，则事半功半之道矣。吾党此届选举已占优胜，是国民所期望吾党者殷，而吾党所担负责任者重。爰举关于建设之大纲，以谋良政治之实现，吾党君子，其本此而奋励其进行焉。

一 对于政体之主张

一、主张单一国制单一国制与联邦国制，其性质之判别，尽人能知，而吾国今日之当採单一国制，已无研究之余地。临时约法已规定吾国为单一国制，将来宪法亦必採用单一国制，自不待言。惟今尚多有未能举单一（国）制之实者，故吾党不特主张宪法上採用单一国制，并力谋实际上举单一国制之精神。此本党对于政体主张者一。

二、主张责任内阁制责任内阁制之精义，世之阐明者已多，无俟殚述。盖责任内阁制之要义，即总统不負責任，而内阁代总统對於议会負責任是也。今吾国之现行制，责任内阁制也；然有责任内阁制之名，而无责任内阁制之实，故政治因之不举。吾党主张将来宪法上仍採用责任内阁制；并主张正式政府由政党组织，内阁实行負責任；凡总统命令，不特须阁员副署，并须由内阁起草，使总统处于无責任之地位，以保其安全焉。此本党对于政体主张者二。

三、主张省行政官由民选制以进于委任制吾国省制，行之数百年，已成为一国政治上之重心。将来欲谋吾国政治之发达，仍不得不注重于省行政。省之行政长官，历来皆为委任制。将来地方制度，既不能不以省行政长官为官制行政之机关，则省行政长官须依旧採用委任制，亦事理之当然。惟各省自反正以来，其行政长官之都督，由地方人民选举，行之既久，其以下各机关，亦大都由地方主义而组织、而任用者甚多，且军政、财政上之关系，亦

无不偏重于地方：若遽以中央委任之省行政长官临之，其无生疏扞格之弊者几希，甚或因是以生恶因於将来预定之委任制焉，亦未可知。故吾党主张以省长委任制为目的，而以暂行民选制为逐渐达到之手段。此本党對於政体主张者三。

四、主张省为自治团体有列举立法权在单一国制，立法权固当属诸中央。然中国地方辽阔，各省情形各异，不能不稍事变通。故各省除省长所掌之官治行政外，当有若干行政必须以地方自治团体掌之，以为地方自治行政。此自治团体对于此等行政有立法权，惟不得与中央立法相抵触。至于自治行政之范围，则当以与地方关系密切之积极行政为限。其目有六：（一）地方财政，（二）地方实业，（三）地方工程，（四）地方交通业，（五）地方学校，（六）慈善公益事业。皆明定法律，列举无遗，庶地方之权得所保障。此本党对于政体之主张者四。

五、主张国务总理由众议院推出临时约法规定，国务员须得参议院同意。其事行之多所窒碍，固亟宜修正者。然吾人既主张责任内阁制，则尤希望此制之实现。欲此制实现，则莫若明定宪法：国务总理由众议院推出。考英国为行责任内阁制之国，虽无明定国务总理由国会推出之宪法，然英宪法为不成文法，其习惯则英王所任命之国务总理，例为下院多数党之首领，不可移易，实不啻由下院推出，且不啻宪法中有此明文。盖必使国会占多数之政党组织完全政党内阁，方举责任内阁之实。而完全政党内阁，则非采用此法，不能容易成立也。故吾党主张宪法中规定国务总理由众议院推出，以促责任内阁制之容易成土。其他国务员，则由总理组织之，不须国会同意。此本党对于政体主张者五。

一 对于政策之主张

一、主张整理军政 今日处于武装和平之世，对外方面，军备亟须扩张，然扩张军备，当自整理军政始。盖扩张军备之举，须待诸三四年后；而今日入手方法，则在整理军政。军政整理有序，而后始有扩张可言也。整理军政方法：一曰划分军区。于行政区域之外，别划分全国为数大军区，独立处理军事，使军民分治易于实行。一曰统一军制。今各省军队之编制亦至不一，分歧错乱，非军事所宜。故当使全国军队接一定之编制，俾军事归于统一。一曰裁汰冗兵。军事虽应扩张，而冗兵则不可不裁。盖兵佣贵精，其操练不勤、老弱无用者，理宜一律裁尽也。冗兵既裁，然后於其强壮者训练纯熟，使之成军，始可为扩张基础。一曰兴军事教育。欲扩张军备，则当求良好之将校。吾国今日将校人才异常缺乏，故此数年中亟宜振兴军事教育，以养成一般将校人才。一曰扩充兵工厂。吾国今日军佣上最大缺点则为器械不足，兵工厂只有数所，而制出品为数亦微。今日即欲扩张军备，然无器械，与徒手何异？故宜极力扩充兵工厂，先使器械丰富。此数者皆本党整理军政之计划，而本党对于政策所主张者一。

二、主张划分中央地方之行政 欲划分中央与地方之行政，须先明中央与地方之区别。中央为全国行政主体，即中央政府是也。地方为一区域之行政主体，而在中央下者有二：（一）地方官治行政主体，即地方官；（二）地方自治行政主体，即地方自治团体。如是则可知地方自治团体与地方官治主体之区别，即划分中央行政与地方行政及中国宜采之制度，有三要义焉：

一曰中央行政消极的多，地方行政积极的多也；一曰中央行政对外的多，地方行政对内的多也；一曰中央行政政务的多，地方行政业务的多也。既明乎是，则当知地方分权，本不问官治、自治。今世人所谓地方分权，皆指地方官治言，而地方分权，实与地方自治不同，吾人不重在地方分权，而重在地方自治也。本此定义，中央之行政权宜重，以政务之性质与便宜，分配于中央与地方，而中央则统括的，地方则列举的。故本党所主张之划分如左：

（一）中央行政由中央直接行之。其重要行政：曰军政[一行政、二事业]，曰国家财政，曰外交，曰司法，曰重要产业行政[如矿政、渔政、路政、垦地]，曰国营实业，曰国营交通业，曰国营工程，曰国立学校，曰国际商政[移民、通商、船政]。

（二）地方行政分二种：一曰官治行政，一曰自治行政。官治行政，以中央法令委任地方行之，其重要行政：曰民政[警察、卫生、宗教、户口、田土]行政，曰产业行政，曰教育行政。若自治行政，地方自行立法，其重要行政：曰地方财政，曰地方实业，曰地方交通业，曰地方工程，曰地方学校，曰慈善事业，曰公益事业。此划分之大较也，而本党对于政策所主张者二。

三、主张整理财政 中国财政棼如乱丝，久言整理而终无整理之望者，固由于不得其人，而亦以整理之非道也。整理财政之道若何？试约举之：（一）曰励行会计制度。订会计法，立会计机关，为严密之预算决算，并掌支纳，以尽祛浮滥之弊。一曰统一国库。现在国库久不统一，宜将国家岁入悉统一于国库，于中央设总库，于地方设支库，他机关不得代其职权。一曰设立中央银行，集中纸币发行权。吸（收）各地官银局，立一规模宏大之中央银行，复集中纸币发行权于中央银行，其私家银行及地方银行不得发行纸币，使中央银行有支配全国金融界之能力。一曰整理公债。今日公债信用不坚而利息则厚，且中央公债与地方公债担负不清，尤非所宜。此后当酌量情形，其应归诸中央者，则中央完全担负之；其应归诸地方者，则地方完全担负之。其利息过重者，则换借之；其有公债之必要者，则新发之。一曰划定国费地方费。今者何为国费，何为地方费，殊不明晰。宜接国家行政与地方行政之划分，地方自治经费为地方费，余者则皆为国费，属于中央，统一于国库。一曰划定国税地方税。此项划分，当依国费地方费为标准。事实上宜为地方税者，则为地方税；事实上宜为国税者，则为国税。划分之后，有应增加新税者，有应裁去旧税者[如厘金之类]，总以有利无害为前提。一曰改良币制，行虚金本位。中国币制欲求实际达改良目的，当采金本位制。然事实上有所不许，盖中国金极少而银极多，若骤改金本位，则大宗废银无可息纳，必蒙钜大之损失。莫若先采虚金本位制，定一定之价格，以为国际汇兑，国中仍以银币为国币，使无生无意识之涨落，以渐期达于能行金本位之时代。此数者，皆本党整理财政之计划，而本党对于政策所主张者三。

四、主张整理行政 整理行政最先之方法，而今后亟须本之进行始可收整理之效者，约五大端：一曰划分中央与地方之权限。从来中央与地方官权限多不明晰，权限亟应划分，行政始可著手。若军政、若国家财政、若外交、若司法行政、若矿业行政、若拓殖行政、若国际商业行政、若国有交通业、若国有实业、若国立学校、若国家工程等，宜为中央各部所直辖，或于

各省特立机关掌之，地方官不复过问。若警察行政、若卫生行政、若户口行政、若田土行政、若宗教行政、若礼俗行政、若教育行政、若产业行政等，宜为省行政长官所掌，由中央以法令委任之。夫如是，中央与地方官之权限乃可无虞其冲突。一曰汰冗员。现用人行政，大率为人择事，并非为事择人，故各机关冗员异常众多。故宜严定职掌，凡属冗员，务期汰除净尽而后已。一曰并闲署。现在财政支绌，多一机关即多一消费。然为便利政治进行，则机关固有不可不立者。惟闲署处于无用之地，可裁则裁，可并则并，以节国费。一曰励行官吏登庸考试。今日任用官吏，往往用违其学，或毫无学识仅有私人吸引者，故政治日趨腐败。故宜励行官吏登庸考试，庶得各尽所长，而真才易得。一曰实行惩戒官吏失职。前此官吏之纵肆无忌而今亦不免者，以官吏虽失职而不能惩戒于其后也。故欲政治修明，非实行惩戒官吏失职不可。是二项均须专立考试及惩戒机关，而以法律为之保障，以免为官吏势力所摧残。此数者，皆本党整理行政之计划，而本党对于政策所主张者四。

五、主张开发产业 中国今日苟欲国强，必先致富。以国内贫乏之状况，则目前最亟之举，莫若开发产业。第举首宜进行者数端：一曰兴办国有山林。中国有最佳最大之山林，政府不知保护兴办，弃材于地，坐失大宗利源。今农林既特设专部，则国有山林宜速兴办也。一曰治水。中国本农产国，然以人力不修，时遭水患，以致饥馑频闻。令欲（国）民元气之回复，农产物之发达，则为治水。一曰放垦荒地。以未辟荒地放于人民，实行开垦，以尽地利。一曰振兴矿业。中国矿产有十之八九尚未开掘，非民间物力有限，不能开掘，实政府保护不得其道。故今后宜特提倡或保护主义，使之振兴。一曰奖励仿造洋货工业。工业窳败，由来已久，其当奖励者固不止一端，而仿造洋货工业，奖励尤宜力。盖外货充塞，母财流出日多，故须亟提倡仿造，以为抵制。一曰奖励输出品商业。今世界列强皆以工商立国，商战日烈，吾国当其漩涡中，输入之额超过输出之额，不亟奖励输出品商业，行将坐毙。此数者，皆本党开发产业之计划，而对于政策所主张者五。

六、主张振兴民政 民政之事，当为中央委任地方办理。其振与之道，又得而言：一曰整顿警察。警察为保持地方治安，须切实整顿，并普及于各地，使军队专事对外。一曰励行卫生。中国地方卫生素不讲求，以至厉疫时起，民生不宁：故宜励行卫生，谋人民幸福。一曰厘正礼俗。社会之良否，系于礼俗之隆污，故敝礼恶俗务宜厘正，以固社会根基。一曰调查户口。往日调查户口，多属敷衍，尚无确数，令后宜再行切实调查。一曰励行地方自治。中国地方自治向不发达，如地方自治范围中，地方学校、地方实业、地方财政、地方交通业等，均须励行。此数者，（皆）本党整理民政之计划，而本党对于政策所主张者六。

七、主张兴办国有交通业 交通事业，其属于完全商办者无论已；若国有交通，则政府急宜兴办，责无可辞。其应兴办者：一曰急办国有铁道。建筑与实业固有极大关系，而于军事上国防上亦属紧要，应酌量现状，审其缓急，急办国有铁道。一曰整理电信，一曰扩充邮信。电邮二者，雖久举办，然或未完善，或未普及，故宜切实整理而扩充之。一曰兴办海外航业。列国皆谋于海上称雄，而我一蹶不振，不特海军之不足数，而外海航业亦极幼稚，

程都督，指程德全。

陈都督，指陈其美。

故首宜振兴外海航业，以发达商务。一日整理铁路会计。中国铁路会计弊端叢生，欲尽蠲诸弊，宜使铁路会计机关独立，严立预算决算，并与办交通银行等。此数者，皆本党与办国有交通业之计划，而本党对于政策所主张者七。

八、主张振兴教育教育为立国根本，振兴之道，不可稍缓。其今日所亟宜振兴者，一曰法政教育，一曰工商教育，一曰中学教育，一曰中小学师范教育，一曰女子教育。法政教育，所以使国民多得政法常识；工商教育，所以输进工商新知识，发达工商，中学教育，为小学之模范，大学之基础；中小学师范教育，所以为普及教育之第一步，而养成师范人才，女子教育，所以增进女子知识，发达女权。此数者，皆本党振兴教育之计划，而本党对于政策所主张者八。

九、主张统一司法司法为三权之一，亟宜统一。其今日统一方法：一日划一司法制度。各省司法制度并不一律，宜实行四级制，使各省归于统一。其未设裁判所地方，亦须增设。一曰养成法官律师。盖增设裁判所，则今法官尚飞缺乏。一面养成法官，并设法保持法官地位，俾司法得以独立；一面养成律师，以保障人权。一曰改良监狱。中国监狱制度极形野蛮，今宜采仿各文明国监狱制度，极力改良。此数者，皆本党统一司法之计划，而本党对于政策所主张者九。

十、主张运用外交当吾国之积弱，非善运用外交，不足以求存，然欲运用外交，非具世界之眼光，不足以尽其用。中国向来外交无往而不失败，盖以不知国际上相互之关系，一遇外人虚声恫吓，即惟有让步之一法，是诚可伤者也。外交微奥，有应时事发生者，未可预定，亦难于说明。惟外交方针，则可约略言之：一曰联络素日亲厚之与国。今国于世界孤立无助，实为危象，故必当联络素日亲厚之与国，或缔协约，或结同盟，或一国，或数国，俱为当时之妙用。一曰维持列国对我素持之主义。吾国现势，非致力对外之时，故宜维持列国对我素持之主义，使之相承不变，而得尊心一意于内政之整理。此数者，皆本党运用外交之计划，而本党对于政策所主张者十。

总上所述，皆本党所主张，提纲挈领，略得其凡。苟本是锐意进行，则良政治可期，国利民福之旨可达。国民若赞成吾党所陈之政见，则宜拥护吾党，以期实行。吾党所抱之主张，惟国民审择之焉。兹第敍其概略，欲知其详，请俟专篇。其不过于重要之问题，亦不俚述，非忽略也。

对于大借款问题之通告

国民党国会议员团

国步艰难，大局岌岌，谣言蜂起，是非混淆。大借款问题尚未解决，奥国借款突然发生。宋案之主谋不明，蒙古之密约又出。军警逮捕议员，兵队干涉报馆。意所不料之事，一月以来，层见叠出。荆天棘地，人人自危。法律既无，空言无补。

然议员等不能不再四陈述者，深恐谣啄之兴，牵及大局，是非之乱，有损高明。即如大借款一事，国民党之主张有三：一、违法签约，决不承认；二、维持反对违法签约之表决案，以拥护立法高权；三、维持借款必限制政府用途，励行监督财政之实。天经地义，可质鬼神。乃造谣者谓为借题发挥，坐以反抗中央之罪：谓为某人主使，诬以竞争总统之名。

夫借款之于总统，本绝不相关；地方诘责中央，亦事所恒有。政府借债，国民不敢过问，将来负担，果属之谁？监督财政，议院固有天职，必谓为人指使，何轻视议员乃尔？且政府违法，事已昭然。自实质上言，借款折扣，债权主体，外人监督，条件变更，今异于昔。自形式上言，未经总统提议，未经三读手续，未经正式通过。国会开幕，又不提交。议员质问，总理及外交、财政两总长忽尔请假，代理总理答覆不明，只曰请其原谅。签约以后，舆论沸腾。政府只将合同咨送国会，请查照修案，自认曰手续欠缺。

嗟我同胞！政府如此横蛮，即不绳以法理，亦当诉诸良心。蹂躏立法，过于前清。财政紊乱，贻害于来叶。谁生厉阶？谁为祸首？国人曰可安，将来能无后悔？议员等对于违法签约，不能不反对者此也。

违法既已昭然，反对本诸天职，故两院开议之始，对于此次违法签约，多数反对；乃事经表决，迟之十数日，竟不咨送政府。议长为议员所挟持，真理为谣言所掩蔽。议员等以为违法签约一事，维持借款又一事。外债积欠，非借款无以清还。中华民国之主权在民，凡募集公债及国库有负担契约，必须经国会议决，载在约法，牢不可移。政府既曰请其原谅；夫所谓原谅者，非自认违法乎？又曰手续欠缺；夫手续欠缺者，非显已违法乎？议员等本拥护主权之心，防履霜坚冰之渐，维持表决案，正所以拥护立法高权，赞成借款，即所以补救财政。以共和国之原则而论，凡契约不经主权机关议决，不能有效。虽取消原约，于对外交涉不无困难；而财政重案，加重人民负担，当然正式交议。在议员等有拥护立法之苦心，而政府岂别无可行之途径？恃威相逼，谣言惑众，果何为乎？议员等对于表决案不能不维持者此也。

借款固所赞成，用途尤宜限制。一月以来，议员有收买之嫌，政府则挥金如土。金迷纸醉，试问钱从何来？民膏民脂，言之能不心痛！金钱势力日张，道德堕落已达极点。然此犹曰一时一事之危险也，请更以过去之事实证之。北京政府成立已逾一年，行政无进行之方针，财政无一定之计书。海兰铁道借款二千五百万佛郎，克利斯浦借款一千万镑，奥国借款四百四十五万镑，比国一百万镑，各省协助中央及国民捐之收入已不下六七百万。八厘公债及六厘公债之收入，银行团之垫款，税关及铁路之收入，用途不明，决

谭都督，指谭延闿。

此处括号和括号内的六个字，原来是在“曰国营实业”一句之前，显系错简；兹据孙中山全集续集卷2民元二年国民党宣言及党政纲，移在“曰国际商政”这一句之下。

算无有。交通银行及中国银行闻已亏空至数千万。政府所用以掩饰国人者，曰裁兵。试问由去岁至今，兵裁几何？各省得中央协助几何？危言动众，无账可稽。美其名曰裁兵，其实则加饷。今则不仅加饷已也，而且日益加兵。变幻奇离，莫知用意。

夫所谓财政者，国家财政也。私人与政府之界不明，个人机关与国家机关之权限不别。今日添一顾问，明日加一秘书，少则三四百元，多则二三元，名目繁多，漫无限制。试问此为国家机关乎？非国家机关而可动用国家库帑乎？爱戴政府与爱戴个人不可混同，私人财政与国家财政当规划明晰，夫而后有财政之可言，有监督之可望。然此犹曰已过去之事实也，更试以现在及将来证之。

论监督财政之实，行政监督为国会，司法监督为审计院。威势所及，国会已退处无权。今之所谓审计处者，根诸命令而成，并无法律之规定。此等机关，不能独立。自用其财而自行监督，能乎不能？

政府日用以声告国人者，曰地方不协济中央，曰财政不能统一。试问政府对于财政，果有无计画？行政权之分配不明，财政权之伸缩自不能确定。地方以协助望政府，政府以穷困告地方，相处无法，以借款为唯一之目的。前之借款消耗，姑置不言。今之大借款，据合同附件，除偿还外债、整理盐务、裁撤军队外，行政经费只能维持至九月。试问至九月以后将如之何？去岁之预算既不能实行，现今之预算又未交议；国务员去职及请假者已十之六七。国家既陷于无政府之状态，得此大宗借款，固谁负责任？群曰临时政府期间，不能不听其敷衍也。试问临时政府经过后，正式政府成立，将如之何？隐忍迁就，不顾后来。

议员等虽赞成借款，而预算决算必须丈议，用途必须分明，此又不能不预为声明者也。国会成上今已月馀矣，机关停滞，不能进行。而蓄意破坏者，欲推翻前次之表决，甘使立法机关被行政机关之蹂躏。国本动摇，言之心痛！敢伸鄙见，敬告国人。

致众议院咨请增修约法案文

袁世凯

1913年10月16日

为咨行事：查临时约法，原为临时政府而设，自公布施行以来，於兹已二十阅月矣。其于国家之根本组织，固系因约法施行之结果而粗具规模；然于国家之政治刷新，要亦因约法施行之结果而横生障碍。综计临时期内，政府左支右绌於上，国民疾首蹙额於下，而关于内治外交诸大问题，利害卒以相悬，得失仅以相等，驯至国势日削，政务日隳，而我四万万同胞之憔悴于水深火热之中者且日甚。凡此种种，无一非缘约法之束缚驰骤而来。

昨今两年，各省行政长官之所慷慨建议，各政团之所反覆研求，各报纸（之）所朝夕鼓吹，大率主张以修改约法一端为国家救亡之上策。其时本大总统衡量事变，默察现情，非不知舆论集矢约法，几于异口同声，顾迟迟未敢附和此议者，诚以民国肇造，大局未宁，设竟猝以增修约法为请，在热心改良政治者，固能谅提案之苦衷，而蓄意倾覆国家者，或将以提案为藉口。是以百方隐忍，无论任用国务员之如何困难，任用外交公使之如何困难，制定官制官规之如何困难，缔结条约之如何困难，以及发布保持公安、防御灾患各命令，暨有紧急之需用而欲为临时财政处分之如何困难，本大总统俱不惜以一身当困难事实之冲，所有踴躍情形，谅为国民所共见。

夫以吾国幅帽之广漠，人户之众多，交通之隔绝，革命而还，元气凋丧，欲持急起直追之策，以谋闾阎一日之安，纵遇事假以便宜，犹恐有所未逮；何况临时约法限制过苛，因而前参议员干涉太甚，即无内忧外患之交迫，必且穷年累月莫为功，此稍知吾国内情者，亦能悉其病根之所以发生，而亟思有以挽救之者也。本年四月，国会成立，方冀宪法之制定，不久可以告成，约法之施行，为期当属无几，本大总统年来棘地荆天之痛苦，或可于临时政府之将终，随我国民洪水猛兽之奇灾以俱澹。乃国会常会期满，宪法猝难议行，而先举总统、后定宪法之议一倡，不旬日间遂有国民选举会之出现。本大总统衰朽无能，又承国民推重，谬膺中华民国第一次正式大总统之寄，继续而为公仆，揆诸（救国）救民之素志，固亦不敢告劳。惟查宪法会议议定大总统之职权，在宪法未制定以前，暂依临时约法关于临时大总统之规定等语，推立法者特设此项附则之意，不过以为大总统之职权在国法上须有一定，目前宪法尚未产出，暂依约法规定，本大总统亦认为必要，而不敢非难。然而临时约法之良否，究为政治良否之所关，本大总统证以二十阅月之经验，凡从约法上所生障碍，均有种种事实可凭。

窃谓正式政府之所以别于临时政府者，非第有一正式之大总统，遂可为中华民国国际上之美观而已也；必其政治刷新，确有以履足吾民之望，而后可以收拾乱极思治之人心。顾政治之能刷新与否，必自增修约法始。盖约法上行政首长之职任不完，则事实上总揽政务之统一无望。故本大总统之愚，以为临时约法第四章关于大总统职权各规定，适用于临时大总统已觉有种种困难，若再适用于正式大总统，则其困难将益甚。苟此种种之困难，其痛苦

吸，孙中山全集续集卷2 民元二年国民党宣言及党政纲作援。

或，显系衍文。

若仅及于本大总统之一人一身，又何难以补且弥缝之俯，认 与周旋，无如我国民喁喁望治之殷，且各挟其身命财产之重，以求保障于藐躬，本大总统一人一身之受束缚于约法，直不啻胥吾四万万同胞之身命财产之重，同受束缚於约法！本大总统无状，尸位以至今日，万万不敢再博维持约法之虚名，致我国民之哀哀无告者，且身受施行约法之实祸。

查临时约法第五十五条所定，大总统有提议增修约注之权，兹特于受任伊始，将约法内应行增加修正之虚，彙提一增修案，并逐条附具理由，俾资讨论。除约法公布在前，按照后颁法律须即酌加修正者，如各条内之“临时”字样应请删除，“参议院”字样应请改为“国会”字样，暨其馀事实业已变更，应行删除冉条各项，由国会并案议决外，相应将提出增修约法案，另缮清单，咨行贵院查照。事关紧急，并希从速议决见覆可也。此咨。

——袁大总统文版类编，第4类，宪法，页27—30。

此文见1918年上海三民公司出版之孙中山全集续集，题次注云“民国二年由国民党国会议员团发布”，似为孙中山代国民党国会议员团起草者。但此后如1930年上海民智书局出版之总理全集和1944年成都近芬书屋出版之总理全集，搜集得比前者全，而此文则均未收。

致黄兴书

孙文

1914年3月

前由英士沥陈近况，迟迟未得还云，甚怅甚怅！文关怀祖国，见于政府之专制，政治之不良，清夜自思，每用痛心！癸丑（1913年）之役，文主之最力，所以失败者，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散。犹忆钝初死后之日，英士等生在公寓所讨论国事及钝初刺死之由。公谓民国已经成立，法律非无效力，对此问题宜持以冷静态度，而待正当之解决。时天仇在侧，力持不可。公非难之至再，以为南方武力不足恃，苟或发难，必致大局糜烂。文当时颇以公言为不然，公不之听。及其后也，烈武 协和 等相继被黜，静山 观望于八闽，组安 反复於三湘，介人 复盘踞两浙，而分南方之势，以掣我肘。文不胜一朝之忿，乃饬英士奋起沪滨，更檄章梈 倡议金陵（今南京）。文于此时本拟亲统六师，观兵建康（今南京）；公忽投袂而起，以为文不善戎伍，措置稍乖，贻祸匪浅。文雅不欲于兵戈扰攘之秋，启兄弟同室之阅，乃退而任公。公去几日，冯张 之兵联翩南下。夫以金陵帝王之都，龙蟠虎踞，苟得劫死以守，则大江以北，决不致闻风瓦解，而英士 铁生 亦岂一蹶不振？乃公以饷绌之故，贸然一走，三军无主，卒以失败，尧清海 鸣难为善后，而如火如荼之民气，于是歼灭无遗！推原其故，文之非欤？公之咎欤？固不待智者而后知之矣！东渡以来，日夕共谋，非欲雪癸丑（1913年）之耻，实欲竟辛亥（1911年）之功。而公又与英士等互相齟齬，溥泉 海鸣复从而煽之，公不维始终之义，遂作中道之弃。离日以后，深虑失援，英士 明达，复以函问，而公又置不与覆，是公不复以同志为念耶？二十年间，文与公奔走海外，流离播迁，同气之应，匪伊朝夕。癸丑（1913年）之不利，非战之罪也。且世之所谓英雄者，不以挫抑而灰心，不以失败而退怯；广州 萍醴 几经危难，以公未尝一变厥志者，岂必至今日而反退缩不前乎？中国当此外患侵逼、内政紊乱之秋，正我辈奋戈饮弹、碎肉喋血之时。公革命之健者，正宜同心一致，乘机以起；若公以徘徊为知机，以观望为识时，以缓进为稳健，以万全为商标，则文虽至愚，不知其可。临纸神驰，祈公即日言旋，慎勿以文为孟浪而菲薄之，斯则革命前途之幸也。

——孙中山选集，上卷，页96—97。

克利斯浦，是承担借款的一个英国公司的名字。

之，据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页70补入。

救国，据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页71补入。

认，误，据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页72，当作相。

戴传贤，号天仇。

柏文蔚，字烈武。

李烈钧，字协和。

孙道仁，字静山，亦作静珊，时任福建都督。

谭延闿，字组安，通常作组庵。

朱瑞，字介人，时任浙江都督兼民政长。他是辛亥革命时浙江起义的新军领导人之一，但此时坚决拥袁。

中华革命党宣言

孙 文

1914年7月

吾党自第一次革命、国体与政体变更后，即以巩固共和、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己任。乃以宋案、借款之故，促起二次革命。不幸精神溃散，相继败走，扶桑三岛，遂为亡命客集中之地矣。谈及将来事业，意见纷歧，或缄口不谈革命，或期革命以十年，种种灰心，互相诟谇，二十年来之革命精神与革命团体，几于一蹶不振，言之不胜慨欢！

文主张急进，约束前人，激励后进，重新发起中华革命党。海内外同志，立约宣誓，争先恐后。夏6月，开总理选举会，到者八省，文当选为总理。7月8日，在日本筑地精养轩开本党成立会，文于是就总理之职，当众宣誓，公布中华革命党总章。自是之后，着意进行，本部组织，于焉成立。用特通告海内外同志，自中华革命党成立之日，凡在国内所有之国民党本部、交通部、分部被袁氏解散者，不能存在无论矣，所有海外之国民党，除在日本东京已宣告解散外，其余美国南洋各地未经解散者，希即一律改组为中华革命党。[党为秘密团体，与政党性质不同，凡在外国侨居者，仍可用国民党名义，内容组织，以更张之，即希注意。]均已履行总章第七条之手续，填写誓约者，认为本党党员，协力同心，共图三次革命，迄于革命成功，该法颁布，国基确定时，均由吾党员完全负责。

此次办法，务在正本清源：（一）屏斥官僚；（二）淘汰伪革命党，以完全统一之效，不致如第一次革命时代，异党入据，以伪乱真。国内无论矣，即海外人士，亦须严加审判，非由我中华革命党支部、交通部特别选派，及其承认介绍者，政府概不收纳异以政事，使保皇妖类，计无所施。

现在全欧战云密布，各国自顾不暇，无力及我。且世界金融机关已经紊乱，袁贼之财源已竭，饷媚自空。英雄有用武之地，正吾党努力建功之时。凡吾同志，务望担负责任，切实进行，黄龙痛饮，为日有期。

惟近有不宣誓约，非中华革命党员，假国民党名义，蛊惑我真正热心同志，藉端滋扰，日有所见；非力加调查而甄别之，则不足以固党基而定国是，此本党同人拳拳之意也。

——总理全集，中册，宣言，页18—19。

章梓，时在南京，任第一师师长，坚决反袁。

第二十一条

第一号

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互愿维持东亚全局之平和，并期将现存两国友好善邻之关系益加巩固，兹议定条款如左：

第一款 中国政府允诺，日后日本国政府拟向德国政府协定之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对中国政府享有一切权利、利益让具等项处分，概行承认。

第二款 中国政府允诺，凡山东省内并其沿海一带土地及各岛屿，无论何项名目，概不让与或租与别国。

第三款 中国政府允准，日本国建造由烟台或龙口接连胶济路线之铁路。

第四款 中国政府允诺，为外国人居住贸易起见，从速自开山东省内各主要城市作为商埠，其应开地方另行协定。

第二号

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因中国向认日本国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享有优越地位，兹议定条款如左：

第一款 两订约国互相约定，将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并南满洲及安奉两铁路期限，均展至九十九年为期。

第二款 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为盖造商工业应用之厂房，或为耕作，可得其须要土地之租借权或所有权。

第三款 日本国臣民得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任便居住往来，并经营商工业等各项生意。

第四款 中国政府允将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各矿开采权，许与日本国臣民，至于拟开各矿，另行商订。

第五款 中国政府应允，关于左开各项，先经日本国政府同意而后办理：

一、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允准他国人建造铁路，或为建造铁路向他国借用款项之时；

二、将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各项税课作抵，由他国借款之时。

第六款 中国政府允诺，如中国政府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聘用政治、财政、军事各顾问、教习，必须先向日本国政府商议。

第七款 中国政府允将吉长铁路管理经营事宜，委任日本国政府，其年限自本约书押之日起，以九十九年为期。

第三号

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顾于日本国资本家与汉冶萍公司现有密接关系，且愿增进两国共通利益，兹议定条款如左：

冯张，指冯国璋和张勋。

钮永建，字铁生，亦作惕生，时在上海和陈其美攻江南制造局，不胜。

第一款 两缔约国互相约定，俟将来相当机会，将汉冶萍公司作为两国合办事业；并允如未经日本国政府之同意，所有属于该公司一切权利产业，中国政府不得自行处分，亦不得使该公司任意处分。

第二款 中国政府允准，所有属于汉冶萍公司各矿之附近矿山，如未经该公司同意，一概不准该公司以外之人开采；并允此外凡欲措办无论直接间接对该公司恐有影响之举，必须先经该公司同意。

第四号

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为切实保全中国领土之目的，兹订立专条如左：
中国政府允准，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概不让与或租與他国。

第五号

一 在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为政治、财政、军事等各顾问。

二 所有在中国内地所设日本病院、寺院、学校等，概允其土地所有权。

三 向来日中两国屡起警察案件，以致酿成轆轳之事不少，因此须将必要地方之警察，作为日中合办；或在此等地方之警察官署，须聘用多数日本人，以资一面筹画改良中国警察机关。

四 由日本采办一定数量之军械[譬如在中国政府所需军械之半数以上]，或在中国设立中日合办之军械厂，聘用日本技师，并采买日本材料。

五 允将接连武昌与九江南昌路线之铁路，及南昌杭州、南昌潮州各路线铁路之建造权，许与日本国。

六 在福建省内筹办铁路、矿山及整顿海口[船厂在内]，如需外国资本之时，先向日本国协议。

七 允认日本国人在中国有布教之权。

国民之薪胆

李大钊

1915年6月

吾国对日关系之痛史，宜镌骨铭心纪其深仇大辱者，有三事焉：曰甲午，曰甲辰，曰甲寅。甲午（光绪二十年，1894年）之役，丧师割地，东亚霸权拱手以让诸日本。甲辰（光绪三十年，1904年）之役，日本与俄争我满洲，而以我国为战场，我反作壁上观，其结果致敌势益见披猖。甲寅（1914年）之役，日德构衅，以吾国山东为战场，一如日俄故事，后幅文章，竟欲演亡韩之惨剧于吾中国。此三甲纪念，实吾民没齿不忘者也。吾人於甲寅之新印象，更牵起甲午、甲辰之回顾；以青岛之战祸，无异辽东之劫，通牒之酷虐，几于城下之盟。将来欧洲战云若雾，此风雨摧零之中华国徽，究因横暴之侵陵，作何颜色？茫茫前路，殊难预卜。但知吾国沦降之新地位至于何等，皆日本此次乘世界之变局，强摧我国家若民族濒于万劫难复之城，而堕之于九渊之中。吾人历数新仇旧怨之痕影，苟时势尚许我以最后之奮鬥，则此三甲纪念中之甲寅，吾人尤愿与之共未来之薪胆生涯者矣。

交涉告急之顷，吾人执笔欲纪其经过之概略，而以外交秘密莫从探检辄止。内外报章虽各间有转载，亦东鳞西爪，莫辨虚实。延至今日，吾国竟屈于敌，震于其强暴无理之最后通牒，丧失国权甚巨，国将由此不国矣！交涉既结，两国政府均有发表之公文，而自青岛战争伊始，迄于日本向我国提出要索条件，其间交涉详情，本会^字前会刊行之日人谋我近事[雷君殷著]，述之颇详，雷君且愿广续终篇，饷我国民。兹篇之作，仅撮其要，而以最近国民之血泪，略事点缀，取其便置座右，永志弗忘而已！

民国3年（1914年）8月，欧洲大战之血幕既开，日本政府于8月4日发表一种公文，旨在宣言对于战局严守中立，惟万一英国亦涉战潮，日英协约目的濒于危殆，日本当尽协约义务，而执必要之措置。识者已预知东亚之悲惨风云，将从其所谓必要措置者腾波叠浪而来矣。于是同月6日，大隈氏召集内阁会议，8日夜召集元老会议，9日与英政府开始交涉，英不同意，日更要之以利害，请其再思，12日夜半，得英同意，但附条件，14日日英交涉完毕。

15日午后七时，致最后通牒于德国，借保东亚和平之名，要求德国以胶州湾租界地全部交还中国为目的，限于1914年9月15日交付日本，并称至8月23日正午不接完全承认之答复，日本当执必要之行动。届时德不答，是日午后六时，日本政府遂向德国宣战。27日奥国亦向日本宣战。先是8月2、3、4日欧战起，6日吾国遂布中立。同日电驻日美我国公使，俾向日美二国政府陈辞，请其与中国协力限制战局。美国覆电赞同，日本不应，后遂果攻胶州湾。但宣战前日本代理公使小幡酉吉，亦尝向我国声明：“此次用兵，原为维持东亚和平，履行日英盟约起见，日本决不侵占中国领土，违背中国中立。”乃9月2日，日本军突由山东黄县之龙口、莱州之金口、即

尧清海鸣，指张尧清（亦作尧卿）和何海鸣，黄兴离南京后，何任讨袁军总司令，张代理江苏都督，曾继续和袁军作战。

^字溥泉。

扶桑三岛，指日本。

墨之虎头口上陆，公然侵我中立。我国政府，仓卒不知所措，德国起而抗议，乃听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之言，援日俄战时旧例，推广战区，宣布局部中立。德奥不平，屡起抗议，抗议未已，而日军又于9月25日抵山东中部，追我交战区域以外之潍县。时日本新派驻华公使日置益氏已就任，我国向之质问，彼初委为不知，继不认潍县在交战区域以外，日军一面仍西进不已，我国虽两次抗议，皆置弗理。至10月2日，始有答复，谓山东铁路确属德国管理，可视为租借地之延长，称以在县西之铁路，弃诸敌国，有军事上之危险，且中国有援助敌国之事实，并反质中国何以不允撤退铁路守兵。3日驻军一进济南，挑隙之举，不一而足。我国一味隐忍，虽压迫纷来，皆忍不与校，其问山东境内茹痛至深，盖无日不受惊窜流离之苦，惨杀侵掠之祸也。11月7日，青岛陷，吾国朝野以谓战局既收，幸无枝节，凡兹一隅所起之国际问题，一俟欧战构和之日，听列强处分，目前或无困难问题之更发。庸诮知青岛之战，乃不过如初揭全书之首页乎[日本政界要人尝有斯言]！盖项莊之剑志在沛公，青岛之用兵，不在报德之前仇，非为履英之盟约，殆欲藉端以树兵威于我大陆，作强暴要索之先声耳。方8、9月之交，日德战端既启，日本朝野各团体争呈意见书于其外交当局，以定对我要索之条款。外相加藤氏参酌众见，制成原案。其时大阪各报，略泄其秘，揭有所谓日华新协约者，传闻由日置氏携入北京，国人当能忆及，此即今回要索之幻影。当时拓殖新报内田良平干涉中国国体、要求聘用大宗顾问、普设日语学校之说，或亦即备其外交当局采择之一部。于是加藤氏于11月2日，自山县始，历访其元老，并密召日置公使同国，托言母病，此辎车之去来，当有无限之风云从之以行。各方意见既皆疏通融会，日本之决心已泰半持定，乃作盘马弯弓乘机欲发之势。见有青岛关税问题，以为可乘之机，我国虽允其请，任大连税关长之花树氏为青岛税关长，彼又反以为辱其国体，真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也。12月3日，加藤又历访元老，徵其同意，要索条件本可于是时提出，故欲牵税关问题，以为导线，惟其时以议会弹劾内阁之喧声甚高，一时搁置，税关问题遂得含糊了结，无可藉口。适本年1月7日，我国以青岛既陷，正式通告日英德三国，声明拟销交战区域，日本政府向我严行抗议，民间舆论主持尤为不逊。东京日日新闻等报，至大书特书，谓宜派问罪使于北京。18日，日本提出之二十一条款，分为五项，约以秘密，勿使宣布，而其通告各国者则仅十一条，内容轻重且迥相异。盖此次日本提起交涉，全出於强盗乘火劫掠之行径，對於中国纯用迫胁威吓之术，对于世界各国则取欺瞒诈骗之方，国际上不信不义之交涉，莫过于此也。我国既遭此奇辱，乃委由外交部当交涉之冲，彼亦白知其曲，未遽更为无理，政府遂亟任陆徵祥氏为外交总长，而交涉遂於2月2日正式开始矣。会议地点，在外交部迎宾馆。外交舞台中之人物，吾国则为外交总长陆徵祥、次长曹汝霖、秘书施履本，日本则为公使日置益、一等书记官小幡西吉、秘书高尾亨。会议之间，因日使墮马受伤，我国外交当局移就日使馆会议者数次。每次会议，日使态度备极强硬，闻小幡氏尤为蛮暴，其飞扬跋扈之状，咄咄逼人。至3月22日，日本托言换防，益大派军队前往南满山东。政府以该国驻屯军并未满期，径向日使质

此为外交总长陆徵祥答覆参议院中日交涉始末一文之第一号附件，未列标题，只在条款之前书明：“中华民国4年（1915年）1月18日日本公使日置益提山条件原文译汉文”。

须，误，当作需。

问，原有防军何时撤回？日使答以必待交涉有圆满结束，方能撤退。日本之辱我国体，竟至此极。自开议至4月17日，为期有三月之久，前后会议共二十八次，计其要素条款之中，至是中国已表示同意者十五款。关于山东者，如沿海一带岛屿之不割让，烟台或龙口接济南铁路借款之优先权，要地之开放商埠，均经承认。惟于山东将来之处分，提出附加条款，其大旨为：（一）日本政府声明中国政府承认前项利益时，日本应将胶澳交还中国，（二）将来日德会议时，应准中国参加，（三）中国因胶战所蒙之损失，应由日本赔偿。此外尚有对待要求一条，即速行恢复山东原状。关于南满者，如放大及南满安奉两铁路租借延期至九十九年，南满洲铁路借款，南满洲税课抵借外债及南满洲聘用顾问之优先权，南满洲开矿之特权，吉长铁路借款合同之改订，吉长铁路股本及完全管理权之让与，且人在南满有置产盖造商工业及农业应用地及内地杂居之权利，均一一承诺。惟关于管辖并保护享受未项权利之日本人，中国欲加修正条款。关于汉冶萍公司者，中国亦允该公司如愿与日本资本家合办，政府不加反对。关于全国沿海一带不割让，中国允自己宣言。关于福建者，亦允日后按照日本之意愿，另行声明。其他诸款，或有损于中国主权太甚，或背乎各国机会均等主义，如汉冶萍问题之第二款，合办中国警察[后经日使解释为仅指南满警察而言，并云，如中国聘用日人为南满警政顾问，且政府必能满意，中国遂勉允之]，学校、医院、寺院用地及布教权，扬子江铁路权利，聘请有力之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顾问及教习，购定数军械，与合办军械厂各要求，悉以无从商议拒之，并详细说明其理由。其余争执最多之事项，厥为南满洲土地所有权及东蒙古问题。日本原案要求日人有在南满租地或购置地亩及居住、游历、贸易、制造权，中国以若是则不惟限制中国主权，且害及机会均等，遂于第一次修正案提出在南满洲添开商埠，且设立中日合办农垦公司，日本不允。嗣又提出第二次修正案，收同前案，尤其杂居，惟声明商埠以外之日本人，须服从中国警章，完纳各项赋税，与邦人一律，并援引间岛交涉成案，既有杂居之权，断不容领事裁判权与之并行，但准日本领事到堂听审，日本仍不允。乃为第三次修正案，民刑讼案分别处理，照土耳其之先例，日本犹不允。遂於第四次提案，完全照原案承诺，惟易土地所有权为租借权，耕作土地加以另订章程数字而已。东蒙古为日本杜撰之新名词，界域既不明，且与日本无何关系，今遽与南满相提并论，政府于此亦主退让，允於该处开辟若干商埠。据上所述，吾国政府退让已至于无可退让之地，乃日本益以为易与。停议十日后，竟于4月26日重提修正案。此新议案综计二十四款，声明中国如将此二十四款全部承认，日本政府拟将胶州湾一带之地，以适当之机会，附加条件，归还中国，是为日本最后之让步云云。中国对此新议案，于5月1日答覆，又豫以新让步，将此追加提出东部内蒙四款承认三款，对于日本人务农，中国曾提有另订章程一节，径即取消。对于日人间或日华人间之讼案，允日本领事派员旁听，并徇其请，将警察法令章程改为违警章程，以缩小中国行政权。对于汉冶萍问题，中国承认此新议案要求诸款，即中国政府声明该公司不归国有，又不准充公，不准使该公司借用日本国以外之外国资本。关于福建问题，亦允向日本声明中国政府并无允准何国在福建省沿岸建设造船厂、军用蓄煤所、海军根据地及其他一切军务上设施，并无拟借外债自行建设或设施上开各事。于该答复中，婉陈史国不能再行让步之苦衷，冀其迅表同意。日本终不以为满意，仍以严重手段相威吓，我国政府犹声称未经承认之条款尚可再

加考量，而日本雷厉风行之最后通牒已于5月6日电寄北京矣。是日夜间，曹外交次长复往日使馆，称：“第五项中学校用地所有权或租借权，尚有磋商余地，其他扬子江铁路问题，第三国之关系如能解决，亦无不可”云云。日使闻之大喜，盖其所谓最后通牒中之要求，犹未及此，遂电台日本政府，请示可否将通牒内容稍事更换。日本政府复电，谓已经御前会议，且已通告各国，碍难再改[此事22日日本众议院议院长岛隆二氏曾以质询其外相加藤氏，加藤氏答以此系曹次长私人之见，非代表中国政府]，此通牒遂于7日下午三时递到。通牒内容，与4月26日提出之新议案，大旨不相出入，惟将第五项作为悬案，限于5月9日下午六时答覆。政府既受此牒，骇愕四顾，内无强兵，外无与国，惟有承认之一途坦荡可行。爰于9日早一时，陆总长亲往日使馆，正式承认。25日下午，条约正文签字。日本于此次交涉，以区区一纸恫吓之书，居然索我巨量之权利于坛坫俎豆之间，所获不可谓不丰，宜其踌躇满志私心窃喜也。而顾吾国，既丧目前之权利，更萌异日之祸根。呜呼政府！呜呼国民！其永永世世勿志此5月7日可耳！吾纪此痛心刺骨之史旦新交涉颠末，取材多由于两国政府所发表之公文，更参集中外报章，补其未佣。其外交黑幕之风云，以锢封于秘密之键，无从窥其奥蕴，即此已足为吾民未来二十年卧薪尝胆之资，幸勿依样葫芦，事过境迁，仍葬于太平歌舞沉沉酣梦之中也。吾乃更就此次丧失权利之内容及其影响，本乎事实，试为推断，亦欲促政府之反省，奋国民之努力而已。

(甲) 山东问题 山东自青岛陷后，日本已视为第二之满洲。惟欧洲战争未结以前，吾国关于山东问题，实无与日本文涉之必要，盖德国海外之海军根据地，不独吾国领土德国租借之青岛为日本所占领，如扶罗陵群岛萨摩，亦皆与青岛居同等之地位，将来媾和之际，当有适当之处分，吾国但保将来加入会议之权，以待其时之折冲可也。日本于交战伊始，即附以归还中国为目的之文句于其最后通牒之中，虽青岛既下，一般日本国际法学者争主张此文句已失其效，然即此愈见此项文句之来历，当于日德战前之日英交涉有一段历史，即愈见日本将来之不能弃国际宣言若敝屣。日本政府既自知其不能常此保有，乃取避名居实之计，以归还青岛为饵，给吾外交当局。不图我政府果中其计，与之交涉，约山东沿岸不割让何国，与以铁路借款优先权，并开放沂州济宁德州等要地十一所为商埠，从兹尼峯邹峰之乡，泱泱表海之国，又为木屐儿安乐之天府，而山左之同胞苦矣。且当欧战未结之际，受日本之形式归还，将来德国必有责言，吾又何辞以对？吾又何恃以为抗？纵将山东权利全部还我，今日受之犹且未可，况徇虚名而受实祸，甘为日本效傀儡之勤劳？政府苟不慎审及此，异日噬脐，嗟何及哉！

(乙) 南满问题 此次交涉结果，关于南满洲者，几与割让领土权无异。盖旅大及南满、安奉二路之租期延长，自租借时起，为九十九年。吉长铁路之管理经营，亦归日本掌握，其他重要行政之顾问权，种种借款之优先权，九处矿山采掘权，内地杂居营业权，土地租借权，治外法权，均皆囊括无遗。日本朝野十年以来处心积虑求之而未能者，今於谈笑指顾问得之，其欣喜为何如者。然而白山黑水间之华裔死无葬身之地矣！

(丙) 东蒙问题 东蒙界城，虽未知若何划定，据中国宣布之公文，当为奉天属之一部，与热河道辖之一部。此次交涉，许以合办事业，借款优先权，并开放商埠若干处，日本势力骏骏乎入畿辅重地矣。

(丁) 汉冶萍问题 今此强国之要素，厥为煤铁。汉冶萍产煤铁甚丰，

造兵造船，莫不资为宝库。日本欲垄断之，绝我国武器之渊源，使我永无恢复旧物之希望。以一时经营未善，遽借外资，结造今日之孽缘，回思往事，能勿痛心！呜呼！外债真亡国之媒也。

（戊）福建问题 日本既于汉冶萍公司得有垄断权，足断我国兵器之渊源，制我国军政之死命，犹虑海军或尚有一线之生机，亦求所以绝之。遂于福建省限制我国借外资建造海军港湾、兴办造船所，并懼许他国以海军根据地、煤炭贮蓄所，我国亦悉允之。甲午一败之后，海军残舰已无可言，今并其未来之命运而亦斩之矣。

（己）第五项悬案问题 第五项之所以列为悬案者，乃由其要索条件为列强所侦知。美国以利害相关尤切，且与路特高平觉书及去年日本攻青岛前之约束相背，美以未入战争之潮流，稀有东顾之暇，遂得向日本为严重之质问，英国亦以扬子江铁路问题相为尼阻，乃得置为悬案。日本于此，颇惧操之过激，招列强之反感，然其念同仍未断也。观其加藤外相答覆某议员之质问，公然声明异日仍求解决。但其有解决之机会与否，纯以欧洲战争之形势为断。苟欧洲兵火连年不休，则日本即与我中国存亡问题视为悬案以自由处分之，亦或无所忌惮。盖纵无所借口，势之所许，又何不可，况于约章明订为悬案者乎？惟望我朝野，励精图治，以豫防此祸根之萌发，而与之之为最后之一决也。

总之，此次日本要索之主的，对於吾国，则断绝根本兴复之生机，毁灭国家独立之体面，使我永无自存图强之实力。对于列国，则阴削其极东之势力，既得者使之减损，未得者豫为防遏，得志则称霸东方，不得志则以我国为嫁祸之所。郎如“中国沿海不割让何国”之宣言，日本所以迫我为此者，意果何居？使我国而有此实力者，即无宣言，他国岂能强索？苟无实力，纵宣言万遍，宁有丝毫效果足遏列强之雄心？此殆日本诡譎之阴谋，以备万一欧洲战后，列强中有欲求偿于中国以抵制日本势力于东方者，彼且有辞以进而再事强索于我，以为瓜分中国时多获权利之地步耳。且日本此次于中国获得之权利，占世界各国之优势，欧洲战后，攘臂东来，必且忌妒之而暂求偿于中国喘余之微命，势必形成一亚东之新均势。此新均势之实质，将与瓜分之境相去不远。所以暂留一步者，西方各国方疲命于巴尔干战局之中，元气未复，不愿骤与兵争于东大陆也。迨其国力稍见充实，终必出于一战，以解决中国问题，而为权利分配之裁判。然则日本今番之行动，吾人认为异日瓜分之戎首可也。吾于最後欲为一言：政府果不愿为亡国之政府，则宜及早觉悟其复古之非，弃民之失，速与天下更始，定根本大计，回复真正民意机关，普及国民教育，实行徵兵制度，生聚训练，以图复此深仇奇辱。国民而不愿为亡国之国民，亦宜痛自奋发，各於其本分之内竭力振作其精神，发挥其本能，锻炼其体魄，平时贡其知能才艺于社会，以充足社会之实力，隐与吾仇竞争于和平之中，战时则奋扞其平时才智聪明素积之绩效，贡其精忠碧血于国家。吾辈学生，于国民中尤当负重大之责任，研究精神上之学术者，宜时出其优美之文学，高尚之思潮，助我国民精神界之发展；研究物质上之学术者，宜时摭其湛深之思考，施以精巧之应用，谋我国军事工艺器械之发达。诚以精神具万能之势力，苟克持之以诚毅，将有伟大之功能事业。基于良知

一念之微明，则曹沫雪辱，勾践复仇，会有其时。堂堂皇帝之子孙，岂终见屈于小醜！前此四千余年，吾民族既于天演之中，宅优胜之位置，天道未改，种性犹存，胡竟昔荣而今枯，昔畅而今萎？或者盛衰剥复之几，此暂见之小波澜，正为多难兴邦，殷忧启圣之因缘。惟国民勿灰心，勿短气，勿轻狂躁进，困心衡虑，蕴蓄其智勇深沉刚毅果敢之精神，磨炼其坚忍不拔百折不挠之志气，前途正自辽远。光明缉熙之运，惟待吾民之意志造之，惟赖吾民之实力辟之。吾民惟一之大任，乃在迈往直前，以应方来之世变，成败利钝，非所逆计。吾信吾国命未必即此终斩，种性未必由此长沦也。愿我国民，善自为之。

——李大钊选集，页8—18。

本会，指李大钊同志在日本留学时发起组织的、进行秘密反袁活动的神洲学会，刊载这篇文章的国耻纪念录就是由该会出版的。

国体问题纪闻

南华居士

中华民国4年(1915年)8月9日

古德诺氏之中国政体谈有法制局员与美国大博士古德诺讨论宪法，偶及国体问题。博士答曰：“以吾个人意见，君主政体实较民主政体为胜，至中国情形尤有不能不用君主政体之势。其原因有二：一在中国大势，将来足以继任负荷中国责任者，实难其选，此实中国后顾最为困难之问题，万一措置不善，即酿成瓦解之局，国家前途何堪设想！一在凡为民主之国，其最大难关皆在元首更迭之交，往往全国政象因之动摇。不特南美各国可为殷鉴，即如美国为共和极轨，然当新旧更代时，亦岂能免此纷扰？但美国本系联邦，又人民习于自治者已久，故暂扰即定，不为大害。若中国则数千年来民心久定于一，非一则不能定，岂能强同于美国而袭用其政体耶？”博士又曰：“最爱共和者莫如美国，然美之适用共和，根于美之历史而来；中国之不适用共和，亦根于中国之历史而来，不能强中以效美也。且美国近来政治趋势，亦恒求增加政府之权力，徵诸联邦宪法及各邦宪法而可见也。”[北京亚细亚报]

中华民国4年(1915年)8月13日

筹安会发起词我国辛亥革命之时，国中人民激于情感，但除种族之障碍，未计政治之进行，仓卒之中，制定共和国体，于国情之适否，不及三思。一议既倡，莫敢非难，深识之士，虽明知隐患方长，而不得不委曲附从，以免一时危亡之祸。故自清室逊位、民国创始绝续之际，以至临时政府、正式政府遽嬗之交，国家所历之危险，人民所感之痛苦，举国上下，皆能言之，长此不图，祸将无已。

近者南美中美二洲共和各国，如巴西阿根廷秘鲁智利犹鲁卫芬厄什拉等，莫不始于党争，终成战祸。葡萄牙近改共和，亦酿大乱。其最扰攘者，莫如墨西哥，自爹亚士逊位之后，干戈迄无宁岁，各党党魁拥兵互竞，胜则据土，败则焚城，劫掠屠戮，无所不至，卒至五总统并立，陷国家于无政府之惨象。

我国亦东方新造之共和国家，以彼例我，岂非前车之鉴乎？美国者世界共和之先达也。美之大政治学者古德诺博士，即言世界国体，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而中国则尤不能不用君主国体。此义非独古博士言之也，各国明达之士，论者已多。而古博士以共和国民而论共和政治之得失，自为深切著明，乃亦谓中美情殊，不可强为移植。彼外人之轻念吾国者，且不惜大声疾呼，以为吾民忠告。而吾国人士，乃反委心任运，不思为根本解决之谋，甚或明知国势之危，而以身毁誉利害所关，瞻顾徘徊，惮于发议，将爱国之谓何？国民义务之谓何？我等身为中国人民，国家之存亡，郎为身家之生死，岂忍

大隈氏，指当时的日本首相大隈重信。

刘邦，沛（今江苏沛县）人，公元前209年陈胜起义，他起兵响应，称沛公。

山县，指日本长藩军阀头子山县有朋，曾任首相，此时是日本所谓元老中最有势力的人物。

路特高平觉书，指1908年11月30日（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初七日）美国国务卿路特和日本驻美大使高平小五郎互换的内容相同的照会，其中声称两国维持在中国的“列强商工业之机会均等主义，以保列强在该国之共同利益”。

皇帝，当作黄帝。

苟安默视，坐待其亡？用特纠集同志，组成此会，以筹一国之治安，将于国势之前途及共和之利害，各掬所见，以尽切磋之义，并以贡献于国民。国中远识之士，鉴其愚诚，惠然肯来，共相商榷，中国幸甚！

发起人 杨度 严复 李燮和 孙毓筠 刘师培 胡瑛

.....
中华民国4年（1915年）8月15日

又有筹安会出现自前年解散国会后，各政党均如烟消雾散，有其名而无其实，洵为世界立宪国家之特色也。近日杨度严复胡瑛等，组织一筹安会，观其发其起词显与改变国体有关，观此则该会之宗旨可知矣。呜呼！“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国之将亡，必有妖孽。”杨度等其今日之妖孽乎，祯祥乎？

筹安会组织之近讯昨据与筹安会有关系之某君谈云：“日来北京诸报多有载筹安会业于日前在石驸马大街设立事务所，其实该事务所现今正行设备。考该会原系孙毓筠杨度诸君所发起者，以维持中国之国家人民幸福利益为目的，而谋增进之前途：政事各项及关于国体之根本计划，亦调查研究焉。故该会亦颇为几分宛肖政务研究会之性质也”云云。[北京顺天时报]

中华民国4年（1915年）8月16日

大总统对于筹安会之意见有政界人某氏谒见大总统，谈及日内有人发起筹安会，研究君主民主问题，应否干涉？大总统曰：“近数年来，此项言论虽无开会讨论之举，然耳闻已熟，久已不为措意。自欧战发生以来，世界心目为之一变：又有墨西哥党争残杀之事，感触激刺，遂引起中外人留意于新造民国之利害。以予所居地位，只知民主政体之组织，不应别有主张。日前某博士来谒，力辨君主民主之优劣，予惟答以：民主国大总统之职分所存，实难研究及此。至共和原理，本当集大众之心思才力，以谋大众之安乐幸福，此等开会讨论之举，于共和原理初不相背，何从横加干涉乎？予之素志迭经表示：帘王既非所愿，总统亦非所恋，涸上秋水，无时去怀。无论研究此义者作何主张，于予个人固无嫌疑之可虑也。在予个人，有个人之身家产业、子孙亲族，固期望安全，不能全置度外；在全国人民，亦各有个人之身家产业、子孙亲族，其研究所以永保安全之法，宁非人情切己之所应有？况此事为四万万人生死之问题，予既受国民付托，何敢以非所愿非所恋二者之嫌疑，而强加之以干涉乎？此种研究之举，只可视为学人之事，如不扰及秩序，自无干涉之必要也。”[亚细亚报]

宪法起草与国体问题宪法起草，现在种种豫备之中，不久当正式从事起草。惟据政界消息，宪法起草与国体问题最有密切之关系。故观国体问题之进行如何，宪法问题亦必不免有何等之变化。今日所设宪法起草委员会，或虚与委蛇，仅存其名，不能维持现状，亦未可知云。[顺天时报]

中华民国4年（1915年）8月17日

古德诺博士与筹安会自古德诺博士与某君论及吾国国体之谈话发表后，

此为固本问题一书之第一篇，原只题作纪闻，书前目录于此纪闻题目之下注云：“由中华民国4年8月9日起，至中华民国4年8月31日讫”，系纂辑这一时期内京沪报纸有关所谓“国体问题”之报道而成。

北京之亚细亚报，为袁世凯之御用报纸。

犹鲁卫，即乌拉圭。

遂引起吾国学者及政客间之讨论。于是，杨皙子孙少侯 诸君特发起筹安会，集合素有政治学识之人，为详细之研究。闻数日内，关心研究此项问题者，争为加入，并闻古德诺博士对于此事，尚有极明快透辟之文字贡献于我国社会，其文字业已脱稿，正在翻译中。探其大意，系就吾国之国情及世界之学理，为切实之研究，绝无揣摩影响之谈。其尤为切要之点，则谓现在有统治中国全国之力量者，以渠所见，实为今大总统一人，此实无可为讳。若易世之后，稍生变故，其时必有涣散之忧。若能及今详筹一妥当办法，使根本上不生摇动，则国家之安全当然可以永保。又中国幅员辽阔，种族复杂，人民程度至为不齐。若适用民主制度，当改选总统之际，不知将生出何种危险之现象，即就此点言之，中国亦不能不善思所以安全之法。惟最宜注意者，无论何国体，皆不能不厉行宪政，使国家为秩序之发达。如教育与自治等事，尤为养成国民程度要政，此均中国政治家所宜切实注意者也。闻古德诺博士此文甚长，语语从学问上研究，记者尚未得见其原文，恐所纪载犹未能尽其奥义。特此事关系吾国安危至大，今既有古德诺博士最明切之主张，又有筹安会发起讨论，甚望世人平心研究，求得一真实之解决，使国民了然于此中之利害。且闻古德诺博士之主张，及筹安会发起诸君之用意，纯为学理上研究，尚无何种政治意味。筹安会诸君，并有乐闻辨难之意，以求真理所在。观此则所有外间无根之谣言，及政客误会之客气，以记者所见，似皆可以释然矣。又闻古德诺博士将于二星期后回国，于发表其大著后，尚欲会集中外政界名流演说其对于中国忠实之主张云。[[亚细亚报](#)]

京门闻见筹安会之发起与古德诺之谈话，本报俱从实纪载，以此为国家极大关系，固不敢轻下断语，亦岂能略而不论？且所谓变更国体云云，现尚在舆论研究中，而近人爱读本报者，连日以来多责善之言，甚至有加以诋毁者。其教戒之意，固所深佩，特兹事关系异常重大，即筹安会诸君子，尚须徵集多数意见，若本报之有闻必录，更无足论矣。言者之意，几以此事为本报所提倡，则所见似失之太左。盖此事当覘与论之向背与天下大势之所趋，新闻家但能执笔记其事实与其经过，若必加以提倡之名，则功罪两方俱愧不能负矣。[[亚细亚报](#)]

.....

筹安会发起后舆论之面面观自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发起筹安会，对于国体讨论变更问题，京中报界议论约分两派：

甲、赞成派

一、[亚细亚报](#) 该报近来主张变更国体甚力，筹安会未发起前，即著有鼓吹变更国体之论说。

乙、反对派

一、[新中国报](#) 筹安会发起后，北京舆论界无敢倡异者，独[新中国报](#)登有林袖湖一文表示反对。原文见[论辩](#)。

二、[国民公报](#) 筹安会未发起前，[国民公报](#)会著一时评，反对古德诺变更国体之谈话。其言虽为反对古德诺之谈话，而发言亦可为筹安会

芬尼什拉，即委内瑞拉。

爹亚士（1830—1915年），墨西哥的独裁总统，1911年被推翻。

其，衍文。

之反证。原文见论辩。

又本社会有[中国公民泣告](#)一纸，反对筹安会甚烈。本社以其为匿名之文书，不负责任，故未登出也。案结社集会之自由，载在[约法](#)；然所谓自由者，必在[约法](#)范围以内。筹安会系属结社，乃讨论及于国体，是直有[约法](#)以上之自由，[约法](#)以上有自由，毋怪乎共和之受訾议矣。[[北京天民报](#)]

——[国体问题](#)，首卷，上册，页 1—11。

北京顺天时报，是日本人办的报纸。

袁世凯在清末西太后死后，被解官令回原籍，他便在河南安阳（彰德府附郭县）筑洹上村，在这里住了三年。

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

梁啟超

1915年8月31日

秋霖腹疾，一卧兼旬，感事怀人，百念灰尽，而户以外甚嚣尘上，喧然以国体问题闻。以厌作政谭如鄙人者，岂必更有所论列？虽然，独于兹事有所不容已于言也，乃作斯篇。

吾当下笔之先，有二义当为读者告：其一当知鄙人原非如新进耳食家之心醉共和，故于共和国体非有所偏爱，而于其他国体非有所偏恶。鄙人十年来夙所持论，可取之以与今日所论相对勘也。其二当知鄙人又非如老辈墨守家之断断争朝代，首阳蕨薇，鲁连东海，此个人各因其地位而谋所以自处之道则有然，若放眼以观国家尊荣危亡之所由，则一姓之兴替，岂有所择？先辨此二义，以读吾文，庶可以无蔽而适于正鹄也。

吾自昔常标一义以告于众，谓吾侪立宪党之政论家，只问政体，不问国体。骤闻者或以此为取巧之言，不知此乃政论（家）当恪守之好例，无可踰越也。盖国体之为物，既非政论家之所当问，尤非政论家之所能问。何以言乎不当问？当国体彷徨歧路之时，政治之一大部分恒呈中止之状态，殆无复政象之可言，而政论更安所丽？苟政论家而牵惹国体问题，故导之以入彷徨歧路，则是先自坏其立足之基础，譬之欲陟而捐其阶，欲渡而舍其舟也，故曰不当问也。何以言乎不能问？凡国体之由甲种而变为乙种，或由乙种而复变为甲种，其驱运而旋转之者，恒存夫政治以外之势力。其时机未至耶，绝非缘政论家之赞成所能促进；其时机已至耶，又绝非缘政论家之反对所能制止。以政论家而容喙于国体问题，实不自量之甚也，故曰不能问也。岂惟政论家为然，即实行之政治家亦当有然。常在现行国体基础之上，而谋政体政象之改进，此即政治家唯一之天职也。苟于此范围外越雷池一步，则是革命家或阴谋家之所为，非堂堂正正之政治家所当有之事也。其消极的严守之范围则既若是矣，其积极的进取之范围则亦有焉。在甲种国体之下为政治活动，在乙种反对国体之下仍为同样之政治活动，此不足成为政治家之节操问题。惟牺牲其平日政治上之主张，以售易一时政治上之地位，斯则成为政治家（之）节操问题耳。是故不问国体只问政体之一大义，实彻上彻下，而政治家所最宜服用也。

夫国体本无绝对之美，而惟以已成之事实为其成立存在之根原；欲凭学理为主奴而施人为的取舍於其间，宁非天下绝痴妄之事？仅痴妄犹未足为深病也；惟于国体挟一爱憎之见，而以人为的造成事实，以求与其爱憎相应，则利害之中于国家将无已时。故鄙人生平持论，无论何种国体，皆非所反对；惟在现行国体之下，而思以言论鼓吹他种国体，则无论何时皆反对之。昔吾对于在君主国体之下而鼓吹共和者尝施反对矣，吾前后关于此事之辩

杨度，字皙子，孙毓筠，字少侯。

此文即为共和与君主论。

林氏此文发表于8月16日，名读筹安会发起词感言。此处说该文见论辩，误，本书共分五篇：纪闻政谈书牍论辩时评，此文编在政谈中。

国民公报此文发表于8月11日，名古德诺氏政体之商榷。此处说该文见论辩，误；亦编在政谈中。此报不久即被封闭。

论，殆不下二十万言，直至辛亥（宣统三年，1911年）革命既起，吾于其年九月犹著一小册，题曰新中国建设问题，为最后维持旧国体之商榷。吾果何爱于其时之皇室者，彼皇室之僇辱我岂犹未极？苟微革命，吾至今犹为海外之僇民耳。后以当时皇室政治种种予人以绝望，吾非童孩，吾非聋聩，何至漫无感觉？顾乃冒天下之大不韪，思为彼亡垂绝之命，岂有他哉？以为若在当时现行国体之下，而国民合群策群力以图政治之改革，则希望之遂或尚有其期；旧国体一经破坏，而新国体未为人民所安习，则当骤然蜕变之数年，（其）危险苦痛将不可思议。不幸则亡国恒于斯，即幸而不亡，而缘此沮政治改革之进行，则国家所蒙损失，其何由可赎？呜呼！前事岂复忍道。

然则今之标立宪主义以为国体论之护符者，除非其于立宪二字别有解释，则吾不敢言。夫前清之末叶，则固自谓立宪矣，试问论者能承认否？且吾欲问论者，挟何券约，敢保证国体一变之后，而宪政即可实行而无障？如其不然，则仍是单纯之君主论，非君主立宪论也。既非君主立宪，则其为君主专制，自无待言。不忍于共和之敝，而欲以君主专制代之，谓为良图，实所未解。今在共和国体之下而暂行专制，其中有种种不得已之理由，犯众谤以行之，尚能为天下所共谅。今如论者所规划，欲以立宪政体与君主国体为交换条件，使其说果行，则当国体改定伊始，势必且以实行立宪宣示国民。宣示以后，万一现今种种不得已之理由者依然存在，为应彼时（时）势之要求起见，又不得不仍行专制，吾恐天下人遂不复能为元首谅矣。夫外蒙立宪之名，而内行非立宪之实，此前清之所以崩颓也。诗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论者其念诸！

且论者如诚以希求立宪为职志也，则曷为在共和国体之下不能遂此希求，而必须行曲以假涂于君主？吾实惑之。吾以为中国现在不能立宪之原因，盖有多种：或缘夫地方之情势，或缘夫当轴之心理，或缘夫人民之习惯与能力。然此诸原因者，非缘因行共和而始发生，即不能因非共和而遂消灭。例如上自元首，下及中外大小独立宜暑之长官，皆有厌受法律束缚之心，常感自由应付为便利，此即宪政一大障碍也。问此于国体之变不变，有何关系也？例如人民绝无政治兴味，绝无政治知识，其道德及能力，皆不能组织真正之政党，以运用神圣之议会，此又宪政一大障碍也。问此于国体之变不变，有何关系也？诸类此者，若令吾悉数之，将累数十事而不能尽；然皆不能以之府罪于共和，甚章章也。而谓共和时代不能得者，一人君主时代即能得之，又谓君主时代能得者，共和时代决不能得之，以吾之愚，乃百思不得其解。吾以为中国而思实行立宪乎，但求视新约法为神圣，字字求其实行，而无或思逐于法外。一面设法多予人民以接近政治之机会，而毋或壅其智识，阂其能力，挫其兴味，坏其节操，行之数年，效必立见。不此之务，而徒以现行国体为病，此朱子所谓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

主张变更国体者最有力之论据，则谓当选举总统时，易生变乱。此诚有然。吾十年来不敢轻于附和共和，则亦以此。论者如欲自伸其现时所主张以驳诘我，吾劝其不必自行属稿，不如转录吾旧著，较为痛快详尽也。今幸也

天民报，为进步党的机关报，不久亦被封禁。

家，据盾鼻集论文页2，补入。

好例，据盾鼻集论文页2，作原则。

兹事既已得有比较的补救良法，盖新颁之**大总统选举法**，事实上已成为终身总统制，则令大总统健在日之此种危险问题自未由发生，所忧者乃在今大总统千秋万岁後事耳。夫此事则岂复国民所忍言？然人生血肉之躯，即上寿亦安能免？固无所容其忌讳。今请遂为毋讳之言：吾以为若天佑中国，今大总统能更为我国尽瘁至十年以外，而于其间整饬纪纲，培养元气，固结人心，消除隐患，自兹以往，君主可也，共和亦可也。若昊天不吊，今大总统创业未半，而遽夺诸国民之手，则中国惟有糜烂而已，虽百变其国体，夫安有幸？是故中国将来乱与不乱，全视乎今大总统之寿命，与其御宇期内之所设施；而国体无论为君主为共和，其结果殊无择也。闻者犹有疑乎？请更穷极事理以质言之。夫君主共和之异，则亦在元首继承法而已。此种继承法，虽今元首在世时制定之，然必俟今元首即世时而始发生效力，至易见也。彼时所发生之效力，能否恰如所期，则其一当视前元首生前之功德威信能否及于身后，其二当视被时时有无枭雄跋扈之人，其人数之多寡，其所凭藉是否足以持异议。吾以为立此标准以测将来，无论为君主为共和，其结果常同一也。现行**大总统选举法**，规定后任大总统应由前任大总统推荐，预书其名，以藏诸石室金匱。使今大总统一面崇闳其功德，而巩固其威信，令国人心悦诚服，虽百世之後，犹尊重其遗令而不忍悖；一面默察将来易于酿乱之种子在何处，思所以预防维而消弭之。其种子存乎制度上耶？则改其制度，毋使为野心家之资；其种子存乎人耶？则裁抑其人，导之以正，善位置而保全之，毋使陷于不义[汉光武宋太祖优待功臣之法]。更一面慎择可以付托大业之人[依**大总统选举法**，无论传贤传子，纯属前任大总统之自由也]，试以大任以养其望，假以实力以重其成，金匱中则以其名哀然居首，而随举不足重轻之二人以为之副而已。如是则当启匱投票之时，岂复有丝毫纷争之馀地？代代总统能如是，虽行之数百年不敝可也。而不然者，则区区纸片上之皇室典范，抑何足恃？试历览古来帝王家之掌故，其陈尸在堂，操戈在阙者，又何可胜数。从可知国家安危治乱之所伏固别有在，而不在宪典形式之共和君主明矣。论者盛引墨西哥之五总统争立，及中美南美葡萄牙之丧乱，以为共和不如君主之铁证。推其论旨，得毋谓此诸国者，苟变其国体为君主，而丧乱遂可以免也？吾且诘彼：彼爹亚士之统治墨西哥三十年矣，而今岁5月[月份记不确]始客死于外。使因总统继承问题而致乱，则乱宜起于今年耳。若谓国体果为君主，斯可以毋乱，且使爹亚士当三十年前而有如古德诺者以为之提示，有如筹安会者以为之鼓吹，而爹氏亦憬然从之，以制定其皇室典范，则墨人宜若可以长治久安与天同寿矣；而岂知苟尔尔者，则彼之皇室典范未至发生效力时，彼自身先已逊荒于外，其皇室典范犹废纸也。夫及身犹不能免于乱，而谓死后恃一纸皇室典范可以已乱，五尺之童有以知其不然矣。故墨西哥之必乱，无论为共和为君主，其结果皆同一也。所以者何？爹亚士假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在职三十年，不务培养国本，惟汲汲为固位之计，拥兵自卫，以劫持其民。又虑军队之骄横，常挑间之，使互相反目，以遂己之操纵。摧锄异己，惟力是视。其对于爱国之士，或贿赂以变其节，或暗杀以戕其生。又好铺张门面，用财如泥，外则广借外债，内则横徵暴敛，以致民穷财尽，无可控诉。吾当十年前，尝评爹氏为并时无两之怪杰，然固已谓彼死之后，洪水必来，墨民将无噍类矣。[此皆吾十年（前）评爹氏之言，尝见于**新民丛报**及**新**

[大陆游记](#)，非今日于被败后而始非訾之也。吾友汤觉顿亦尝著一文述爹氏之政治罪恶，其言尤为详尽，见[国风报](#)；汤文出版时，墨乱方始起也。]由爹氏之道以长国家，幸而托于共和之名，犹得窃据三十年，易以君主，恐其亡更早矣。中美南美诸国亦然，历代总统皆以武力为得位之阶梯，故武（力）相寻无已时。共和不适，固不失为致乱之一原因；若谓此为唯一之原因，吾有以明其不然矣。若葡萄牙改共和后不免于乱，斯固然也。然彼非因乱又何以成共和？前此乱时，其国体非君主耶？谓共和必召乱，而君主即足以致治，天下宁有此论理？波斯非君主国耶？土耳其非君主国耶？俄罗斯非君主国耶？试一翻其近数十年之历史，不乱者能有几稔？彼曾无选举总统之事，而亦如此，则何说也？我国五胡十六国、五代十国之时，亦曾无选举总统之事，而丧乱惨酷一如墨美，则又何说也？凡立论者，徵引客观之资料，不能尊凭主观的爱憎以为去取。果尔者，不能欺人，徒自蔽耳。平心论之，无论何种国体，皆足以致治，皆足以致乱。治乱之大原，什九恒系于政象，而不系于国体。而国体与国情不相应，则其导乱之机括较多且易，此无可为讳也。故鄙人自始不敢妄倡共和，至今仍不敢迷信共和，与公等有同情也。顾不敢如公等之悍然主张变更国体者，吾数年来怀抱一种不能明言之隐痛深恻，常觉自辛亥（宣统三年 1911 年）壬子（1912 年）之交铸此一大错，而中国前途之希望，所余已复无几。盖既深感共和国体之难以图存，又深感君主国体之难以规复，是用怵惕彷徨，忧伤憔悴，往往独居深念，如发狂癘。特以举国人方皆心灰意尽，吾何必更增益此种楚囚之态？故反每作壮语，以相煦沫。然吾力已几于不能自振矣！

吾请国中有心人，试取甲辰（光绪三十年，1904 年）乙巳（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两年[新民丛报](#)中之拙著一覆观之，凡辛亥（宣统三年，1911 年）迄今数年间，全国民所受之苦痛，何一不经吾当时层层道破？其恶现象循环迭生之程序，岂有一焉能出吾当时预言之外？然而大声疾呼，垂涕婉劝，遂终无福命以荷国民之嘉纳，而变更国体所得之结果，今则既若是矣！

今喘息未定，而第二次变更国体之议又复起。此议起因之真相何在，吾未敢深知。就表面观之，乃起于美国博士古德诺氏一席之谈话。古氏曾否有此种主张？其主张之意何在？亦非吾所敢深知。[古氏与某英文报记者言，则谓并未尝有此主张云。]顾吾窃有感者：古氏论中各要点，若对于共和君主之得失为抽象的比较，若论国体须与国情相适，若历举中美南美墨葡之覆辙，凡此诸义，本极普通，非有甚深微妙，何以国中政客如林，学士如鲫，数年之间，并此浅近之理论事实而无所觉识，而至今乃忽借一外国人之口以为重，吾实惑之。若曰此义非外国博士不能发明耶？则其他勿论，即如鄙人者，虽学识谫陋不逮古博士万一，然博士令兹之大著，直可谓无意中与我十年旧论同其牙慧，特其透辟精悍尚不及我什分之一百分之一耳。此非吾妄自诗诞，坊间所行[新民丛报饮冰室文集立宪论与革命（论）之激战新中国建设问题](#)等，不下百数十万本，可覆按也。独惜吾睛不蓝，吾髭不赤，故吾之论宜不为国人所倾听耳。夫孰谓共和利害之不宜商榷，然商榷自有其时，当辛亥（宣统三年，1911 年）革命初起，其最宜商榷之时也，过此以往，则殆非复可以商榷之时也。[湖口乱事继起，正式大总统未就任，列国未承认

利，据盾鼻集论文页 3，作祸。

后以，据盾鼻集论文页 3，当作复次。

共和时，或尚有商榷之余地，然亦仅矣。]当彼之时，公等皆安在？当彼之时，世界学者比较国体得失之理论，岂无一著述足供参考？当彼之时，美墨各国岂皆太平宴乐，绝无惨状呈现，以资我龟鉴？当彼之时，迂拙愚戇如鄙人者，以羁泊海外之身，忧共和之不适，著论腾书，泪枯血尽。[吾生平书札不存稿，今无可取证；然得吾书者当自知之。吾当时有诗云：“报楚志易得，存吴计恐疏。”又云：“兹括安可触，弛恐难复张。”又云：“让皇居其所，古训聊可式。”自馀则有数论寄登群报也。]而识时务之俊杰，方日日以促进共和为事，谓共和为万国治安之极轨，谓共和为中国历史所固有也。呜呼！天下重器也，可静而不可动也，岂其可以翻覆尝试，废置如奕棋？谓吾姑且自埋焉，而预计所以自扣之也。譬诸男女婚媾，相攸伊始，宜慎之又慎，万不可孟浪以失身于匪人。倘蹈危机，则家族亲知，临事犯颜以相匡救，宜也。当前此饶有选择余地之时，漫置不省，相率怂恿，以遂苟合。及结褵已历年所，乃日聒于其旁曰，汝之所天，殊不足以仰望而终身也。爱人以德，宜如是耶？夫使共和而诚足以亡国也，则须知当公等兴高彩烈以提倡共和促进共和之日，即为陷中国于万劫不复之时。谚有之：“既有今日，何必当初？”人生几何，造一次大罪孽犹以为未足，忍又从而益之也！夫共和之建，会几何时，而谋推翻共和者，乃以共和元勋为之主动；而其不识时务，犹稍致留恋於共和者，乃反在畴昔反对共和之人。天下之怪事，盖莫过是；天下之可哀，又莫过是也。

今之论者则曰：与其共和而专制，孰若君主而立宪。夫立宪与非立宪，则政体之名词也；共和与非共和，则国体之名词也。吾侪平昔持论，只问政体，不问国体。故以为政体诚能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不可也，政体而非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可也。国体与政体，本截然不相蒙。谓欲变更政体，而必须以变更国体为手段，天下宁有此理论？而前此论者谓君主决不能立宪，惟共和始能立宪[吾前此与革命党论战时，彼党持论如此]；今兹论者又谓共和决不能立宪，惟君主始能立宪，吾诚不知其据何种理论以自完其说也。吾今请先舆论者确定立宪之界说，然后徐察其论旨之能否成立。所谓立宪者，岂非必有监督机关与执行机关相对峙，而政权之行使常蒙若干之限制耶？所谓君主立宪者，岂非以君主无责任为最大原则，以建设责任内阁为必要条件耶？既认定此简单之立宪界说，则更须假定一事实以为论辩之根据。吾欲问论者以将来理想上之君主为何人？更质言之，则其人为今大总统耶？抑于今大总统以外而别熏丹穴以求得之耶？[今大总统不肯帝制自为，既屡次为坚决之宣言，今不过假定以资辩论耳，不敬之罪吾所甘受也。]如曰别求得其人也，则将置今大总统于何地？大总统尽瘁国事既久，苟自为计者，岂不愿速释此重负，颐养林泉。试问我全国国民能否容大总统以自逸？然则将使大总统在虚君之下而组织责任内阁耶？就令大总统以国为重，肯降心相就，而以全国托命之身，当议会责任之衝，其危险又当何若？是故于今大总统以外别求得君主，而谓君主立宪即可实现，其说不能成立也。如曰即戴今大总统为君主也，微论我大总统先自不肯承认也，就令大总统为国家百年大计起见，甘自牺牲一切，以徇民望，而我国民所要求于大总统者，岂希望其作一无责任之君主？夫无责任之君主，欧美人常比诸受豢之肥腩耳，优美崇高之装饰品耳。以今日中国万急之时局，是否宜以

如此重要之人，投诸如此闲散之地？藉曰今大总统不妨为无责任之君主也，而责任内阁之能否成立能否适用，仍是一问题。非谓大总统不能容责任内阁生存于其下也，现在国中欲求具此才能资望之人，足以代元首负此责者，吾竟苦未之见。盖今日凡百艰钜，非我大总统自当其衝，其谁能理？任择一人而使之代大总统负责，微论其才力不逮也，而威令先自不行。昔之由内阁制而变为总统制，盖适应于时势之要求，而起废之良药也。今后一两年间之时势，岂能有以大异于前？而谓国体一更，政制遂可随之翻然而改，非英雄欺人之言，即书生迂阔之论耳。是故假定今大总统肯为君主，而谓君主立宪即可实现，其说亦不能成立也。

吾友徐佛苏当五六年前常为我言，谓：“中国势不能不革命，革命势不能不共和，共和势不能不亡国。”吾至今深味其言；欲求所以袪此妖讖者，而殊苦无术也。夫共和国体之难以图存，公等当优能言之矣；吾又谓君主国体之难以规复者，则又何也？盖君主之为物，原赖历史习俗上一种似魔非魔的观念以保其尊严；此种尊严自能于无形中发生一种效力，直接间接以镇福此国。君主之可贵，其必在此。虽然尊严者不可褻者也，一度褻焉，而遂将不复能维持。譬诸范雕土木偶，名之曰神，升诸闕殿，供诸华笼，群相礼拜，灵应如响；忽有狂生拽倒而践踏之，投诸溷淪，经旬无朕，虽复升取以重入殿笼，而其灵则已渺矣。自古君主国体之国，其人民之对于君主，恒视为一种神圣，于其地位，不敢妄生言思拟议。若经一度共和之后，此种观念遂如断者之不可复续。试观并世之共和国，其不患苦共和者有几，而遂无一国焉能有术以脱共和之轭。就中惟法国共和以后，帝政两见，王政一见，然皆不转瞬而覆也，则由共和复返于君主其难可想也。我国共和之日，虽曰尚浅乎，然酝酿之则既十馀年，实行之亦既四年。当其酝酿也，革命家丑诋君主，比诸恶魔，务以减杀人民之信仰，其尊严渐褻，然后革命之功乃克集也。而当国体骤变之际与既变之后，官府之文告，政党之宣言，报章之言论，街巷之谈说，道及君主，恒必以恶语冠之随之，盖尊神而入溷淪之日久矣。今微论规复之不易也；强为规复，欲求畴昔尊严之效，岂可更得？复次，共和后规复君主，以旧王统复活为势最顺。使前清而非有种族嫌疑，则英之查理第二，法之路易第十八，原未尝不可出现于我国；然满洲则非其伦也。若新建之皇统，则非经若干年之艰难缔构，功德在民，其克祈永命者希矣。是故吾数年来独居深念，亦私谓中国若能复返于帝政，庶易以图存而致强。而欲帝政之出现，惟有二途：其一则今大总统内治修明之后，百废俱兴，家给人足，整军经武，尝胆卧薪，遇有机缘，对外一战而霸，功德巍巍，仪兆敦迫，受兹大宝，传诸无穷。其二则经第二次大乱之后，全国鼎沸，群雄割据，剪灭之馀，乃定于一。夫使出于第二途耶，则吾侪何必作此祝祷？果其有此，中国之民无子遗矣；而戡定之者，是否为我族类，益不可知，是等於亡而已。独至第一途，则今正以大有为之人居可有为之势，稍假岁月，可冀旋至，而立有效。中国前途一线之希望，岂不在是耶？故以谓吾侪国民之在今日，最宜勿生事以重劳总统之廛慮，俾得专精壹慮，为国家谋大兴革，则吾侪最后最大之目的，庶几有实现之一日。今年何年耶？今日何日耶？大难甫平，喘息未定；强邻胁迫，吞声定盟；水旱疠蝗，灾区偏国，嗷鸿在泽，伏莽在林。在昔哲后，正宜撤悬避殿之时，今独何心，乃有上号劝进之举？夫果未熟而

摘之，实伤其根；孕未滿而催之，实戕其母。吾畴昔所言，中国前途一线之希望，万一以非时之故，而从兹一蹶，则倡论之人，虽九死何以谢天下？愿公等慎思之。诗曰：“民亦劳止，汙可小息。”自辛亥（宣统三年，1911年）八月迄今未盈四年，忽而满洲立宪，忽而五族共和，忽而临时总统，忽而正式总统，忽而制定约法，忽而修改约法，忽而召集国会，忽而解散国会，忽而内阁制，忽而总统制，忽而任期总统，忽而终身总统，忽而以约法暂代宪法，忽而催促制定宪法。大抵一制度之颁行之平均不盈半年，旋即有反对之新制度起而推翻之，使全国民彷徨迷惑，莫知适从，政府威信，扫地尽矣。今日对内对外之要图，其可以论列者不知凡幾。公等欲尽将顺匡救之职，何事不足以自效？何苦无风鼓浪，兴妖作怪，徒淆民视听，而诒国家以无穷之戚也！

吾言幾尽矣，惟更有一二义宜为公等忠告者：公等主张君主国体，其心目中之将来君主为谁氏，不能不求公等质言之。若欲求诸今大总统以外耶？则今大总统朝甫息肩，中国国家暮即属纆，以公等之明，岂其见不及此？见及此而犹作此阴谋，宁非有深仇积恨于国家，必绝其命而始快？此四万万人所宜共诛也。若即欲求诸今大总统耶？今大总统即位宣誓之语，上以告皇天后土，下则中外含生之俦实共闻之。年来浮议渐兴，而大总统偶有所闻，辄义形于色，谓无论若何敦迫，终不肯以夺志。此凡百僚从容瞻覲者所常习闻，即鄙人固亦历历在耳。而冯华甫上将且为余述其所受诰语，谓已备数椽之室于英伦，若国民终不见舍，行将以彼土作汶上。由此以谈，则今大总统之决心可共见也。公等岂其漫无所闻，乃无端而议此非常之举耶？设念及此，则侮辱大总统之罪，又岂擢发可数？此亦四万万人所宜共诛也。

复次，公等曾否读约法？曾否读暂行刑律？曾否读结社集会法？曾否读报律？曾否读一年来大总统关于淆乱国体惩儆之各申令？公等又曾否知为国民者应有恪遵宪典法令之义务？乃公然在鞶鞶之下，号召徒众，煽动革命[凡谋变更国体则谓之革命，此政治学之通义也]。执法者惮其贵近，莫敢谁何；而公等乃益白尽横行，无复忌惮。公等所筹将来之治安如何，吾不敢知；而目前之纪纲，则既被公等破坏尽矣。如曰无纪纲而可以为国也，吾复何言；如其否也，则请公等有以语我来。且吾更有愿为公等进一解者，公等之倡此议，其不愿徒托诸空言甚明也，其必且希望所主张者能实见施行。更申言之，则希望其所理想之君主国体，一度建设，则基业永固，传诸无穷也。夫此基业果遵何道始能永固以传诸无穷？其必自国家机关令出惟行，朝野上下守法如命。今当开国承家伊始，而首假涂于犯法之举动以为资，譬诸欲娶妇者，横挑人家闺闼以遂苟合，曰但求事成而节操可毋沾沾也；则其既为吾妇之后，又有何词以责其不贞者？令在共和国体之下，而曰可以明目张胆集会结社以图推翻共和；则他日在君主国体之下，又曷为不可以明目张胆集会结社以图推翻君主？使其时复有其他之博士提出别种学说，有其他之团体希图别种活动，不知何以待之？诗曰：“毋教猱升木，如涂涂附。”谋国者而出于此，其不智不亦甚耶？孟子曰，“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以不可继者诏示将来，其不祥不亦甚耶？昔于令升作晋纪总论，推原司马氏丧乱之由，而欢其创基植本异于三代。陶渊明之诗亦曰：“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呜呼！吾观于今兹之事，而隐忧乃无极也。

附言：吾作此文既成后，得所谓筹安会者寄示杨度氏所著君宪救国论，偶一翻阅，见其中有数语云：“盖立宪者，国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国人，皆不能为法律外之行动。贤者不能逾法律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为恶。”深叹其于立宪精义，能一语道破。惟吾欲问杨氏所长之筹安会，为法律内之行动耶？抑法律外之行动耶？杨氏贤者也，或能自信非逾法律以为恶，然得毋已逾法律以为善耶？呜呼！以昌言君宪之人，而行动若此，其所谓君宪者，从可想耳，而君宪之前途，亦从可想耳。

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以生平只问政体不问国体如鄙人者，曷为当前此公等第一次主张变更国体时而哓哓取厌？当今日公等第二次主张变更国体而复哓哓取厌？夫变更政体，则进化的现象也，而变更国体，则革命的现象也。进化之轨道恒继之以进化，而革命之轨道恒继之以革命，此徵诸学理有然，徵诸各国前事亦什九皆然也。是故凡谋国者必惮言革命，而鄙人则无论何时皆反对革命，今日反对公等之君主革命论，与前此反对公等之共和革命论，同斯职志也。良以中国今日当元气雕敝及汲顾影之时，竭力裁之犹惧不培，并日理之犹惧不给，岂可复将人才日力耗诸无用之地，日扰扰于无足重轻之国体，而阻滞政体改革之进行？徒阻滞进行，犹可言也；乃使举国人心皇皇，共疑骇于此种翻云覆雨之局，不知何时焉而始能税驾，则其无形中之斲丧，所损失云何能量？诗曰：“嗟我兄弟，邦人诸友，莫肯念乱，谁无父母！”呜呼！论者其念之哉，其念之哉！

或曰：“革命者，事实之不得已也。天下惟已成之事实为不可抗。吾子畴昔抗之不已以自取僇辱，今何必复尔尔者？”惟然，吾固知之。然使吾捐弃吾良心之所主张，吾之受性实有所不能，故明知其无益焉，而不能以自己也。屈原查志于汨罗，而贾生损年于堕马，问其何以然，恐非惟不能喻于人，抑亦不自喻也。吾昔曾有诗云：“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吾生平之言亦多矣，大抵言之经十年之后，未有不繫人怀思者。然非至十年以后，则终无道以获国人之倾听。其为吾之不幸耶？其为国家之不幸耶？呜呼！吾愿自今十年之后，国人毋复思吾今日之言，则国家无疆之休焉耳。

——国体问题，下册，论辩，页166—187。

中华民国讨逆军檄告天下

中华民国讨逆军为檄告事：

慨自晚清失政，国命阽危，我国民念竞存之孔艰，痛沦胥之无日，共倡义举，爰建共和，统一需人，乃推袁氏。当元二年（1912—1913年）之交，举国喁喁望治，爱国之士不惜牺牲一切与袁氏相戮力，岂其有所私于一人？冀藉手以拯此垂亡之国而已。袁氏受国民付托之重，于兹四年，在政治上未尝示吾侪以一线之光明，而汲汲为一人一家怙权固位之私计：以阴柔之方略操纵党派，以狼鹗之权术蹂躏国会，以卑劣之手段诛锄异己，以诱胁之作用淆乱舆论，以朋比之利益驱策宵小，以虚僞之名义劫制正人。受事以来，新募外债逾二万万，其用途无一能相公布。欧战发生，外债路绝，则专谋搜括于内：增设恶税，强迫内债，逼勒苛捐，更悬重赏以奖励掊克之吏，不恤民力，竭泽而渔，以致四海困穷，无所控诉。问其聚敛所入，则惟以供笼络人士警防家贼之用，而于国务丝毫无与。对外会不闻为国防之计划，为国际经济竞争之设备，徒弄小智小术，以取侮于友邦，致外交着着失败。对内则全不顾地方之利害，不恤人民之疾苦。盗贼充斥，未或能治，冤狱填塞，未或能理。摧残教育，昌言复古，垄断实业，私为官营。师嬴政以愚黔首之谋，等红羊利出一孔之教。法令条教，纷如牛毛，朝令夕更，自出自犯，使人民无所适从，而守法观念驯至渐灭以尽。用人则以便辟巧佞为贤，以苛虐险戾为才，忠说见疏，英俊召嫉，遵妾妇之道，则立跻高明，抱耿介之志，或危及生命，以致正气销沈，廉耻扫地，国家元气，斲丧无馀。凡此政象，万目俱瞻，以较前清，黑黯混婪，奚啻什倍！

我国民既惩破坏之不祥，复谅建设之匪易，含辛忍痛，冀观后效，掬诚侧望，亦既数年。方谓当今内难已平，大权独揽，列强多事，边患稍纾，正宜奋卧薪尝胆之精神，拯一发千钧之国命。何图彼昏，百事弗恤，惟思觊觎神器，帝号自娱，背弃口宣之誓言，干犯公约之宪典，内罔吾民，外欺列国，授意鹰犬，遍布爪牙，劫持国人，使相附和，良士忠告，充耳弗闻，舆论持正，翻成罪状。以致怨毒沸腾，物情惶骇，农辍于陇，商荒于广，于梗于涂，士欢于校，在朝节士，相率引退，伏莽群戎，伺机思逞。驯至列强干涉，警告再三，有严密监视之宣言，作自由行动之准备。夫以一国之内政，乃至劳友邦之容喙，奇耻大辱，宁复堪忍？谁为为之，乃使我至于此极也？今犹不悛，包羞怙恶，彼将遂此大欲，履其祸心，苟非效石晋割地称儿之故技，必且袭亡清桀排外之覆车，二者有一于此，则吾国永沉九渊，万劫宁复！先圣不云乎：“乱贼之罪，尽人得而诛之。”况乃受命于民，为国元首，叛国的事实既已昭然，卖国之阴谋行且暴露，此而不讨，则中国其为无人也已！

呜呼！国之不存，身将焉托？而立国于今，抑何容易！人方合兆众为一体，日新月异，以改良其政治，稍一凝滞不进，已岌岌焉为人鱼肉是惧。况乃逆流回棹，欲袭中世纪东方式奸雄之伎俩，弋取权位，而谓可以奠国家、安社稷，稍有常识者，当知其不幸也。袁氏对于国家，既悍然不自知其职责，对于世界，复瞽然不审潮流、事会之所趋。其政法上之效绩，受试验于我国民之前者，亦既有年，所馀者惟累累罪恶，污我史乘，他复何有？就令怵于名分，不敢明叛国体，然由彼之道，无变彼之术，亦惟有取国家元气，旦旦

而伐之，终亦酝酿大乱以底于亡已耳。况当此祸至无日之时，乃更有帝制自为之举。譬犹熟祖父母宛转属纆，而复引刀以诛之，别有肺肠，是孰可忍？数月以来，淫威所煽，劝进之辞所在多有。彼方假借指为民意，以冀窃誉当时，掩罪后史。实则群公之权宜承旨，或出于顾全大局，投鼠忌器之苦心，或怀抱沈机观变，待时而动之远识，岂其心悦诚服，甘作二臣，狂走中风，殉兹戎首？

尧等或任职中枢，或滥竽专阃，为私计则尊显逾分，更何所求？与袁氏亦共事有年，岂好违异？徒以势迫危亡，间不容发。邦之机隍，实由一人，亦既屡进痛苦之忠言，力图最后之补救。奈独夫更无悔祸之心，即兆众日在倒悬之域。是用率由国宪，声罪致讨，剪彼叛逆，还我太平。义师之兴，誓以四事：

- 一曰与全国民戮力拥护共和国体，使帝制永不发生；
- 二曰划定中央地方权限，图各省民力之自由发展；
- 三曰建设名实相副之立宪政治，以适应世界大势；
- 四曰以诚意巩固邦交，增进国际团体上之资格。

此四义者，奉以周旋，以徼福于国民，以祈鉴于天日。至于成败利钝，非所逆睹，惟行乎心之所安，由乎义之所在。天相中国，其克有功。敢布腹心，告诸天下。唐继尧任可澄刘显世。

——[护国军纪事](#)，第1期，[对内文告](#)，页1—4。

第二次讨袁宣言

孙文

1916年5月9日

文自癸丑（1913年）讨逆之师失败以还，不获亲承我父老昆弟之教诲者，于今三年矣。奸人窃柄，国论混淆，文于是时亦殊不乐以空言与国人相见。今海内喁喁有望治声矣，文虽不敏，固尝为父老昆弟所属役，复自颠沛，不忘祖国者，则请继今一一为国人谈也。

文持三民主义，廿有余年，先后与国人号呼奔走，期以达厥志。辛亥（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首义，举国应之，五族共和，遂深注于四亿同胞之心目。文适被举为一时公仆，军书旁午，万端草创，文所请献于国民者，固甚恨不能罄其悃忱。然国号改建，纪元维新，且本之真正民意，以颁布我民国约法，其基础不可谓不已大定。故清帝退位，南北统一，文乃辞职，介举袁氏于参议院。盖信其能服从大多数之民心，听义师之要求，以赞共和，则必能效忠民国，践履约法，而昭守其信誓也。当南北两方情志未孚时，文尝任调和，躬至北京，并有原袁氏十年为总统之宣言。何期袁氏逆谋，终不自掩息，残害善良，弁髦法律，坏社会之道德，夺人民之生计。文故主兴讨贼之师，所以维国法而伸正义，成败利钝所不计也。袁氏既挟金钱势力，肆用诈术，而逆迹未彰，国人鲜悟，以致五省挠败，而袁氏之恶乃益逞矣。

文虽蛰居海外，而忧国之志，未尝少衰，以为袁氏若存，国将不保；吾人既主讨贼，而一蹶不振，非只暴弃，其于谋国亦至不忠，故亟图积极进行之计，辄与诸同志谋之。顾败丧之余群思持重，缓进之说十人而五。环顾国中，则犹有信赖袁氏而策其后效者；有以为其锋不可犯，势惟与之委蛇而徐图补救者；有但幸目前之和平，而不欲有决裂之举者。文以为此皆有所执持，而其心理上之弱点，则袁氏皆得而利用之，以逞其欲，此文期期所不敢认为适道者也。袁氏果于是时解散国会，公然破毁我神圣庄严之约法，诸民权制度，随以俱尽。文谓袁氏已有推翻民国及身为帝之谋，而莫之敢信，而麇节堕行为佞为侦之败类，且稍稍出矣。文于是痛心疾首，决以一身奋斗，报我国家，乃遂组织中华革命党，为最严格之约束，将尽扫政治上、社会上之恶毒瑕秽，而后复纳之约法之治。两年以来，已集合多数之同志。其入内地经营进行者，皆屡仆屡起，不惮举其个人之自由权利、生命财产而牺牲之，以冀奠我华夏；孤行其自信力，而不敢求知于他人，犹之辛亥（宣统三年，1911年）以前之中国同盟会也。欧战既起，袁氏以为有隙可乘，不惜暴其逆谋，讬始于筹安会，伪造民意，强迫劝进。一人称帝，天下骚然，志士仁人，汗喘相告，而吾同志益愈奋励，冒死以进。滇黔独立，文意豁然。至乃昔所不知，今皆竞义，德邻之乐，讵复可已。频年主持，益审非谬。

顾独居深念，以为袁氏怙恶，不俟其帘制之招揭，保持民国，不徒以去袁为毕事。讨贼美举，尤当视其职志之究竟为何，其所表示尊重者为何，其策诸方来与建设根本者为何，而后乃有牺牲代价之可言，民国前途，始有攸赖。今独立诸省通电，皆已揭橥民国约法以为前提，而海内有志后援、研求国是者，亦皆以约法为衡量。文殊庆幸此尊重约法之表示，足证义军之举，皆出于保卫民国之诚。袁氏破坏民国，自破坏约法始；义军维持民国，固当自维持约法始。是非逆顺，区以别矣。夫约法者，民国开创时国民真意之所发表，而实赖前此优秀之士，出无量代价以购得之者也。文与袁氏无私人之

怨，违反约法，则愿与国民共弃之，与独立诸省及反袁诸君子无私人之惠，尊重约法，则愿与国民共助之。我国民亦既一致自爱其实，而不为独夫民贼之所左右，则除恶务尽，对于袁氏必无有所姑息。以袁氏之诈力绝人，犹不能不与帘制同尽，则天下当不复有袭用其故智之人。

至袁氏今日，势已穷蹙，而又徘徊观望，不肯自归于失败，此固由其素性贪利怙权，至死不悟；然见乎倡议者之有派别可寻，窃疑党争未弭，觊觎其猜忌自纷，而不能用全力以讨贼。殊不知阍牆禦侮，浅人审其重轻，而况昔之政争已成陈迹，今主义既合，目的不殊，本其爱国之精神，相提携于事实，见仇者虽欲其所快，无能幸也。今日为众谋救国之日，决非群雄逐鹿之时，故除以武力取彼凶残外，凡百可本之约法，以为解决，共和之原，甚非野心妄人所得假藉者也。文始意以为既已负完全破坏之责，故同时当负完全建设之责，今兹异情，则张皇补苴，收拾时局，当世固多贤者。苟其人依约法被举，而不由暴力诈术以攫取之，则固与国民所共承者也。民国元首，只有服务负责之可言，而非有安富尊荣之可慕，国民当共喻斯义。文之所持，凡皆以祈响真正之和平，故虽尝以身当天下之冲而不自惜也。

文自束髮受书，知忧国家，抱持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终始不替：所与游者，亦类为守死善道之士。民国成立，五族共和，方幸其目的之达。乃袁氏推翻民国，以一姓之尊而奴视五族，此所以认为公敌，义无反顾。今是非已大白于天下之人心，自宜猛厉进行，无遗一日纵敌之患，国贼既去，民国始可图安。若夫今后敷设之方，则当其事者，所宜一切根据正确之民意，乃克有济。文自审立身行事，早为天下共见，未俗争夺权利之念，殆不待戒而已除，惟忠于所信之主义，则初不为生死祸福而少有屈挠。袁氏未去，当与国民共任讨贼之事；袁氏既去，当与国民共荷监督之责，决不肯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唯父老昆弟察之。

就陆海军大元帅职宣言

孙文

1917年9月10日

昔胡清失道，人心思汉，文与海内志士合谋征讨。武昌倡义，黄陂实为主帅。江南方定，共和初造，则南都武昌为中区。嗣以胡运告终，授之袁氏。文虽自退让，而推蔗非人，终于反噬。南方涂炭，元勋杀戮，国会解散，恣睢五稔，僭号称帝，实赖西南豪杰出师致讨，兵未渡江，元凶殒殒。黄陂以副贰之位，依法继任。然后知神器不可以力争，民意不可以横诬也。徒以除恶未尽，权奸当道，帘孽纵而不治，元勋抑而不用，怏怏之威，上陵元首，诈取之谋，南暨吴蜀，侵约法宣战媾和之权，辱国会神圣立法之地。既被罢黜，嗾贼兴戎，以学解散国会之祸；小醜乘之，应机复辟，民国根本，扫地无余。犹幸共和大义决于人心，举国同声誓歼元恶。张绍会丁槐等，实受黄陂密令，倡义讨逆，师期漏洩，为凶人所掩，乘间攘窃，饰功取威。既覆孱胡，亦以是黜黄陂之命，数遣狙击，逼迫卧寝，纠合无赖，劫夺印玺，以自成伪政府。譬尔朱荣高欢辈，互为首尾，盗取国柄，其罪均也。

文于是时，身在海隅，兵符不属，会海军总长程璧光奉命南来，共商大计。既遣兵轮赴秦皇岛奉迎黄陂，亦不能致。犹谓人心思顺，必有投袂而起者，迁延旬月，寂然无闻。是用崎岖奔走，躬赴广州。所赖海军守正，南纪扶义，知民权之不可泯没，元首之不可弃遗，奸凶篡窃之不可无对抗，国际交涉之不可无代表也。于是申请国会，集于斯地，间关开议，以文为海陆军大元帅，责以勘定内乱，恢复约法；奉迎元首之事。文忝为首建之人，谬膺澄清之责，敢谓神州之广，无有豪杰先我而起也哉！徒以身为与共和生死相系，黄陂为同建国之人，于义犹一体也。生命伤而手足折，何痛如之！艰难之际，不敢以谦让自洁，即于6年（1917年）9月10日就职。冀二三君子同德协力，共赴大义。文虽衰老，犹当褰裳濡足，为士卒先，与天下共击废总统者！

——总理全集，中册，宣言，页25—26。

徐佛苏（1879—？年），湖南长沙人。清末留学日本高等师范。会协同梁启超编辑新民丛报，参加梁启超组织之政闻社。辛亥命革后为国会议员，属进步党，并主持该党之国民公报。曾任袁世凯政府之政事堂参议、大总统府顾问。此时参与梁启超之反帝制活动。此后会任幣制局总裁等。

辞大元帅职通电

孙文

1918年5月4日

慨自国会非法解散，中更复辟之变，民国已无依法成立（之）政府。使冯段两氏有悔祸之心，虽争个人权利，苟能撤消非法解散国会之命令，使国会继续开会，则与一言兴邦何异，夫谁得而议其后者？乃必思以北洋兵力征服全国，遂致衅起川湘，而全国之统一以破。其时滇桂之师，皆由地方问题而起，而所谓宣告自主者，其态度犹属暧昧，似尚置根本大法於不问，混混棼棼，莫知底止。文不忍坐视正义之弗伸，爰于沪上与民国诸老创设护法。海军将士亦有宣言，相率南来。粤省议会，乃有请国会议员来粤开会之决议。由是发生国会非常会议於广州，於中华民国6年（1917年）8月31日公布军政府组织大纲。文不才，被举为大元帅。虽自知弗能胜此重任，然国家多难，匹夫有责，文忝在手造民国之列，不能视大法之沦亡而不救，用是不避险艰，不辞劳瘁，以为护法讨逆倡，使吾国及友邦之人咸晓然于军政府之职志；至于成败利钝，非所逆覩，凡以存民国人民之正气于天壤间而已。自是厥后，粤桂滇黔湘川莫不一致宣言护法，始以恢复非法解散之国会为共同之目的，于是地方之争，一变而为国会之争。军政府无尺地之凭藉，而此志已范围乎六省，而其他表同情而思附义者，尚复所在多有，均在酝酿发难之中，不得不谓护法功矣告成之後。

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的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法律及民意之下。故军政府虽成立，而被举之人多不就职，即对於非常会议，犹莫肯明示其尊重之意。内既不能谋各省之统一，外何以得友邦之承认。文於斯瘖口喑音，以期各省之觉悟，盖已力竭声嘶，而莫由取信。“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斯之谓矣。然个人之去就其义小，国家之存亡其义大，文之所以忍辱负重以迄於今者，良以责任无人，非得已也。凡文之所以谋使各省尊重非常会议，为护法中心者，无所不至。今自岳长累败以来，各省始悟分则俱伤，合则两美，然后知有组织统一机关之必要，且知有以非常会议为护法中心之必要，及今图之，犹为未晚。而文之力固已尽於是矣。

计自提取盐税存款以充国会正式会议经费，预定6月12日为开会之期。文之效忠于国会任务本已将尽。今者非常会议决议改组军政府，以应各省之要求，今而后庶可资群策群力，以光昭护法之大业，而告厥成功，岂非民国之幸。文本匹夫，无拳无勇，所以用其全力以拥护国会非常会议者，其效果亦既如是，庶乎可告无辜于国人。兹仍愿以匹夫有责之身，立于个人地位，以尽其扶助民国之天职。谨略述颠末，向国会非常会议辞大元帅之职。幸惟公鉴。孙文支印。

——孙中山全集续集，第1册，第3辑，雜著，页28—30。

冯国璋，字华甫。

贾生，指西汉时贾谊。

此文又见梁启超盾鼻集，题作云贵檄告全国文。盖此文系梁氏起草，由蔡锷携往云南拍发的，其发出时间约在1915年12月27日之后。

据梁启超盾鼻集，此文后之列衔者尚有蔡锷戴戡。

蓝辛石井协定

1917年11月2日

美国国务卿蓝辛致日本特使石井子爵

阁下：

近与阁下会谈，涉及贵我两国政府关于中华民国的相互利益问题，双方获致协定，谨将本人对于该协定之了解奉达如次：

为平息不时流传之歪曲报道起见，我们相信，贵我两国政府对于中华民国的共同愿望与意向宜再有一度公开的声明。

美国及日本政府承认，领土的邻近产生国与国间的特殊关系，因此，美国政府承认日本在中国，特别在中国之与日本属地接壤的部分，有特殊利益。

但中国的领土主权继续存留不受损害，且美国政府对于日本帝国政府的一再保证具有十分信心，即日本虽因地理关系得有特殊利益，但日本政府并无意对于其他国家的通商加以歧视，或对于中国或其他国家所订条约所许诺的通商权利加以蔑视。

美国及日本政府否认两国政府有任何意图对中国的独立或领土完整加以任何侵害。两国政府并宣告，两国政府永远遵守所谓“门户开放”或在华工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

并且，两国政府相互宣告：两国政府反对任一政府取得任何影响中国独立或领土完整的任何特权或优例，或取得任何拒绝他国人民充分享受在华工商业均等机会的特权或优例。

上述对于双方获致的协定的了解，如荷阁下予以证实，本人至为欣幸。

[下署]

维伯特·蓝辛 1917年11月2日于华盛顿

日本特使石井子爵致美国国务卿蓝辛

阁下：

阁下本日照会，就我们新近会谈关于贵我两国政府对华相互利益问题所获致之协定，传达阁下之了解，业经接悉，深感荣幸。

本人现经本国政府授权，欣然证实上述了解如下：

为平息不时流传之歪曲报道起见，我们相信，贵我两国政府对于中华民国的共同愿望与意向宜再有一度公开的声明。

日本及美国政府承认，领土的邻近产生国与国间的特殊关系，因此，美国政府承认日本在中国，特别在中国之与日本属地接壤的部分，有特殊利益。

但中国的领土主权继续存留不受损害，且美国政府对于日本帝国政府的一再保证具有十分信心，即日本虽因地理关系得有特殊利益，但日本政府并无意对于其他国家的通商加以歧视，或对于中国与其他国家所订条约所许诺的通商权利加以蔑视。

日本及美国政府否认两国政府有任何意图对中国的独立或领土完整加以

黄陂，指黎元洪，他是湖北黄陂县人。

冯段，指北洋政府的代总统冯国璋和国务总理段祺瑞。

任何侵害。两国政府并宣告，两国政府永远遵守所谓“门户开放”或在华工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

并且，两国政府相互宣告：两国政府反对任一政府取得任何影响中国独立或领土完整的任何特权或优例，或取得任何拒绝他国人民充分享受在华工商业均等机会的特权或优例。[下晷]

石井菊次郎 1917年11月2日于华盛顿
——中美关系资料彙编，第1辑，页467—469。

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

基于中日两国政府协商之结果，依据两国政府交换之文件，经两国军事当局互派委员，协定事项如左：

第一条 中日两国陆军，因敌国实力之日见蔓延于俄国境内，其结果将使远东全局之和平及安宁受侵迫之危险；为适应此项情势及实行两国参加此次战争之义务起见，取共同防敌之行动。

第二条 关于协同军事行动，彼此两国所处之地位与利害，互相尊重其平等。

第三条 中日两国当局，基于本协定开始行动之时，对于各自本国军队及官民在军事行动区域之内，当命令或训告，使彼此推诚亲善，同心协力，以期达成共同防敌之目的。

凡在军事行动区域之内，中国地方官吏对于该区域内之日本军队，须尽力协助，使不生军事上之窒碍：日本军队须尊重中国主权及地方习惯，使人民不感受不便。

第四条 为共同防敌，在中国境内之日本军队，俟战事终了时，即由中国境内一律撤退。

第五条 中国境外派遣军队时，若有必要，两国协同派遣之。

第六条 作战区域及作战上之任务，适应於共同防敌之目的，由两国军事当局，量各自本国之兵力，另协定之。

第七条 中日两国军事当局，在协同作战期间，为图协同动作之便利起见，应行左记事项：

一 关于直接作战上军事机关，彼此互相派遣职员，充当往来联络之任。

二 为图谋军事运动及运输补充敏捷确实起见，陆海运输、通信诸事宜，须彼此共谋利便。

三 关于作战上必要之建设，例如行军铁路、电信、电话等项。应如何设备，由两国总司令官临时协定之。俟战事终了，凡临时之建设工程，均撤废之。

四 关于共同防敌所需之兵器及军需品并其原料，两国应互相供给，其数量以不害各自本国所需要之范围为限。

五 在作战区域之内，关于军事卫生事项，应互相辅助，使无遗憾。

六 关于直接作战上之军事技术人员，如有互相辅助之必要时，经一方之请求，应由他方辅助之，以供任使。

七 军事行动区域之内，设置谍报机关，并互相交换军事所要之地图及情报，关于谍报机关之通信联络，彼此互相辅助，图其便利。

八 协定共用之军事暗号。

本条所列各项其须预先计书及应先施行者，在作战未实行之前，另协定之。

第八条 为军事输送使用中东铁路之时，关于该铁路之指挥、保护、管理等，应尊重原来之条约；其输送方法，临时协定之。

第九条 本协定实行上所要详细事项，由中日两国军事当局指定各当事者协定之。

第十条 本协定及附属本协定之详细事项，中日两国均不公布，按照军事之秘密事项办理。

第十一条 本协定中中日两国陆军代表者签名盖印，经各自本国政府之承认时，发生效力；其作战行动，俟适当之时机，经两国最高统率部商定开始之。

本协定及基于本协定所发生之各种细则，俟中日两国对于德奥敌国战争状态终了时，即失其效力。

第十二条 本协定以汉文及日本文各缮二份，彼此对照，签名盖印，各保一份为证据。

中华民国 7 年（1918 年）5 月 16 日 大正 7 年 5 月 16 日

中华民国陆军军事协商委员：委员长果成将军靳云鹏……

日本帝国陆军军事协约委员：委员长陆军少将齐藤李治郎……

关于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实施上必要之详细协定

基于中日军事协定第九条，中日两国军事当局指定之各当事者，关于该协定第六条、第七条，现协定左列事项：

第一条 中日两国各派这其军之一部，对于后贝加尔州及黑龙江，各取军事行动；其任务在救援捷克斯拉夫克将军并排除德奥两国及为之援助之势力。

期指挥之统一及协同圆满起见，行动于该方面之中国军队，应入日军司令官指挥之下。

为与自满州里方面行动于后贝加尔方面之军队互相策应起见，中国军队之一部，应于库伦至贝加尔湖方面行动。如中国于该方面希望日本军派遣兵力之一部，日本亦可派往，令属中国军司令官指挥之下。

此外中部蒙古以西之边境，应由中国自行巩固防备。

第二条 关于兵器及军需品之供给，虽紧急不得已之物品，可由前方司令官互相协定，然其他之物品及原料之供给，则应由东京及北京最高补给机关互相交涉行之。

第三条 对于卫生业务，中国如有所希望，日本军应于力所能及之范围内，提供便利；将来情况进展，则关于病院及休养所之施設等，日本军亦须受中国之助力。

第四条 须由南满铁路输送之中国军队，及其军需品，应由中国自行运至大连营口或奉天，自此以后至长春之输送，由日本军担任之。

自库伦方面向贝加尔湖方面行动之中国军队，若希望日本参加一部时，则该日本军队及其军需品，至大沽秦皇岛或奉天，由日本军自行输送；自此以后之输送，由中国军担任之。

关于中东铁路之输送，应以中东铁路之当局当实施之任：而为与该当局交涉，并使中日及捷克斯拉夫克各军输送之调度有方起见，中日应设协同机关，但此项机关，将来联合国军队倘行动于此方面之时，该联军所要之人员，亦可参加。

第五条 关于连络职员之派遣，除交涉已定或正在交涉之外，前方司令部或将来更有必须互遣职员情事，应由东京与北京最高补给机关办理。如或另有情事，应再随时协议。

第六条 兵器及其他军需材料并原料之供给，及两国运输军队，各应担任之输送等费用，均须给价，应随时或军事终了后核算给之。

第七条 本协定以汉文日本文各缮二份，彼此对照，签名盖印，各保有一份为证据。

大中华民国陆军军事当局所指定之当事者陆军中将徐树铮

大日本帝国陆军军事当局所指定之当事者陆军中将齐藤李治郎

中华民国 7 年（1918 年）9 月 6 日 大正 7 年 9 月 6 日

——中日条约全辑，页 589—592。

北洋系最近分裂状况

戊午通信社函云：自北洋派欲以武力宰制全国，演成国内之大战乱。此派人本君主时代产物，其脑筋思想与民主政治绝不相容。从前统辖於一皇帝之下，犹可以威权名分，束缚驰骤，使服属于一尊。自国体变革，天下为公，此辈乃如游骑无归，不可羁轡；适当时有一小站练兵之袁世凯，出而率此一班差官马弁，犹可不至溃裂，然已不如从前之令行禁止矣。迨袁氏既死，主领无人，其中比较有势力者，则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三人。以资格论则徐胜，以实力论则冯段胜，而成三头政治之奇观。此次长岳战役，又造成一曹錕宣抚使经略使之头衔，照耀国中，足以左右大局，所谓中央政府，且争仰其鼻息之不暇，其势力已在徐段冯之次。以上言者，或因地理及其他关系，分别某某为冯派，某某为段派。其实皆划疆而王，地醜德齐，莫能相尚，宛如亚历山大死后之群雄割据，又如后汉权力失驭，三国未成立以前之八路军诸侯，虽奉袁绍为盟主，究则各自争衡，不相统属也。兹将北洋派各要人之心理，一一写出如左：

一、徐世昌心理徐以北洋老辈自居，资格在袁世凯之次，小站练兵时，冯段王皆其属下，此外更无论矣。袁氏死，徐自命应为首领，只以手下无直接兵力，遂不得不退而为后台老板，以操纵政局。而其反对民主主义，祖国家为北洋派一家私产，与冯段心理同。徐州会议，督军团之变，徐实其暗幕中之一人。当参战案争执时，冯以副总统在京暗助黎，逼段出京，徐闻之，急往见冯，责之曰：“黎以创造共和资格为总统，而芝泉则首先赞成共和者也，今可与黎抗者，惟芝泉一人而已，芝泉去，则北洋派危矣！”于是冯氏大悟，复星夜赴津，促段回。盖黎为共和人物，徐必欲助段去之，见冯为个人计，不顾北洋大局，深滋不满，颇持右段左冯之态度。及经复辟之乱，黎去冯继，而段派一手遮天，目无馀子，徐大觉是人非复向来之比；且又有几分乡土观念，知己身将亦不为皖系所容，与冯有同病相怜之感，渐渐暗助之，以裁抑段派之所为。长沙之役，直系军人联结拆段氏之台，及长江各督主和，并此次前敌停战。皆與徐有暗密关系。总之，徐氏对于民国，则以保持北洋势力为主旨：对於冯段，则利其相争，不利其相胜，而使己得居中操弄，则其真意也。

一、冯国璋心理冯之为人，无大作用，而脑筋复杂，心思细巧，不似段氏之糊涂专狠。西南军兴，段氏主战，而彼主和。段氏上台后，独断独行，一切皆不关白冯氏，于是冯技穷，坐听此薰天宰相之断制而不敢更置一辞矣。冯之主和，固自有其用意，段氏之攻南计书，始终不肯赞成。近闻北政府总

岳长，指岳阳长沙，1918年春南北军征此发生争夺战。

支是平声韻的第4个题目，在这里代表4日。

据原注，此文件原见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17年，页264。

据原注，此文件原见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17年，页264。

将，是衍文。

长岳战役，指1918年春南北军争夺长沙岳阳的拉锯战。

曹錕部将吴佩孚师是北军进攻湖南的主力，所以北洋政府为了“鼓励”曹錕赴汉口督战，先后发表他为两湖宣抚使（1月30日）和四川广东湖南江西四省经略使（6月20日）。

此指古代希臘之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56—323年）。

统逐鹿，大有推冯之人，段虽忌之，冯则必不甘心。长江各督停战之电，或问确与总统问题有关，然冯则不承认再愿担任总统之意云。

一、段祺瑞心理 段氏天性顽梗，辅之以纵横捭阖之徐树铮，举天下而惟吾之所欲为，不稍顾忌。其心理上与民主政治不相容，故袁氏死后，国会重开，民党极善意于彼，而彼终怀一非种必锄之志，而徐州会议、督军团种种之祸乱因之以起。盖彼以为中国非北洋派不可，北洋派非彼一人不可，故有反对北洋派者，借助外援，举一切主权利权尽数以交换金钱军械以扑灭之，虽牺牲国家不惜也。有反对彼者如陆建章，亦北洋老同袍，虽格杀勿论不惜也。现段又定官吏通匪条例，凡主和者，皆以通匪论。吾意段氏一旦正位总统，必先以统一北洋派为先着，将所有反侧之人先行翦除，行汉高祖之策。如李纯陈光远王占元曹錕等，必先与韩彭冯李游于地下。盖徐冯只想凭藉北洋团体吃一饱安乐饭，而段则欲为北洋派之专制皇帝矣。

一、曹錕心理 曹錕本不赞成主战，去年最初长江三督联电主和，曹实领衔，继为主战派空气所压迫，不敢承认，通电更正，遂转入段派势力范围。然终非其本心所愿，故始终以宣抚使头衔，安坐汉口作壁上观。及长岳幸告成功，彼犹欲通电主和，又无决心，遂不告而退回天津老巢。段氏饵以四省经略、副总统，彼终千呼万唤不出来。人或谓曹将候副总统选出再出，此亦非真象。段之副总统已许多人，曹又何尝不知此望梅止渴，终不能到手？其所以逗遛不出者，盖未能跳出北洋圈套，且为段氏伪情虚礼所牢笼，不能不姑与委蛇，得过且过耳。

一、其他北洋各督军心理此中分冯派段派，段派如张作霖倪嗣冲李厚基等，于所谓讨平西南，维持统一，保全中央威信，扶助强有力内阁等等名词，皆认为虚假，实不过借主战旗号，大家弄钱，保各自地盘，做一阵子混世魔王就是了。冯派者，即所谓长江三督是也。除王占元模棱两可不足论外，李纯陈光远总算北洋派中最明白之人，心理上亦明知段氏之政策不对，必不能持久。但共和之真理既见不透澈，徒为北洋派三字所束缚，不敢摆脱，故始而主和，乃其本心；继而附和主战，乃其末路。亦明知与段派嫌隙已成，终必不能相安，然不肯毅然脱出。若两人者，恐将终受段氏之宰割矣。

以上北洋派人之心理既如此，而现下所急待解决者，即正副总统问题。民国元首，本一国民公仆，且在内阁制之下，又无绝大威权之可言。然北洋派人犹是旧时君主思想，以总统视为前清皇帝，故其各派竞争，相持不下。今所传其内部处决此问题之方法，有左之数说：

（甲）段正张作霖副说此为段派原定之计书。盖段所以与西南拚死力战，虽付国家于一掷而不顾者，不过为一个总统。而扶助段氏得继续作战者，则张作霖也。段张相得益彰，故应得此平分春色之结果。

（乙）段正曹副说此为段派笼络曹錕之计，其说殊难实现。观曹氏近日消极态度，及张作霖龙骧虎步，有不得副总统不休之势可知。

（丙）徐正段副说此因皖直两派竞争不下，及徐世昌暗中操制之结果，然亦恐难成事实。段派之高视阔步，未必甘以凤凰池拱手让人也。近有人谓：段氏此计，颇有深意。盖段知徐虽狡猾，而出头露面与人争，则其所短，不妨先使国会举徐，再用种种方法逼徐不肯就职，然后以副总统代理，既可消融目前不解之争，而可收将来即真之实，可谓一举两得。此说亦颇近情理。

(丁)段正冯副徐总理说前三说皆置冯于圈外，乃近日冯暗中运动颇烈，故又发生此说。以正副总统调和冯段，而徐居内阁为和事老。冯段既积不相容，而徐又肯为其后辈之冯段下如袁世凯时代耶？

要之，民主国家以人民为主体，以法律为纲维，代表人民以保持法律者惟国会。故实行议会政治，则自大总统副总统以及国家一切重要职任之分配，皆一诉诸法律所定及舆论所归，法美之共和所以平定而无纷扰者此也。北洋派人不明此义，置人民与法律于不顾，而欲挟持武力，以三数人平分天下，分之不均必争，争之不已必至于大乱。吾不为北洋派忧，而大为吾国家痛。10月10号为选举总统之期，北洋系内部有无大纷扰即在此时也。

——[戈午周报](#)，第18期（1918年9月15日），[纪事](#)，页27—30。

段祺瑞卖国政策

戊午编译社函：段阁卖国政策，本已罄竹难书，今复本成加厉，实行所谓中日合并企画矣。本年之中日秘约，实已具中日合并之基础，虽经国人竭力反对，而段氏悍然不顾，该约终底于成。国人爱国热心，夙有五分钟之美誉，故秘约缔订之后，瞬然淡焉若忘，颇似秘约已成即无妨害者。而段氏与日政府，遂利用吾国人民此种弱点，实行其合并手段，收效不知不觉之间，置中国于死地。

段派意旨，把持中国政权动遭牵制，曷若一手卖却，反可大利独吞。故于断送国家事业，终始进行不息，俨若败家子引盗入室，攫取金钱，转而向盗求其馀润也者。其虚心积虑之昏悖绝伦，诚非吾人所能料及！前之秘约，虽具若干修文，综其要旨，不过数项，即所谓经济军事共同、军械共同、实业共同、外交共同、交通共同、教育共同是也。夫共同原义，本为彼此相助，而中日共同之旨趣，则殊不然。一则是共同云者，合并之代名词而已，而合并方法，诚亡中国之一种捷径耳。日本为君主体，军阀用事之国家，故以侵略为无上政策；环顾世界可资侵略者，莫中国苦，遂一意从事於侵略中国之经营。适吾国以段祺瑞之庞然蠢物，霸攬政权。然昏浊如段，何有卖国之长材？乃有小妖数辈，应运而生，文以曹汝霖为主脑，武以徐树铮为健将，卒而数十年遂潜移默化而入于日人掌握矣。曹本帝制馀孽，雅善钻营，深得段氏之欢心，乃利用其日妇之关系，实行其卖国之手段，故吾国近日丧失国权之种种借款，无不由曹主办。而小徐之擅夺攘利，尤为引起外患之媒。段氏之季完用资格，遂完全由曹徐造成矣。然昔之借款，虽各断送国权之一部，但尚未臻於极点，今则愈闢愈大。兹综述段派之德政如下：

一、军械 段之军械由日本供给，即所谓军械借款也，其狂滥招兵，胥此是赖，而吾国之纷扰不息，此实一绝大原因。盖欲亡人国者，必先使其自乱，物必先腐而后虫生，日政府实师此意，而军械共同之希望因之以达。

二、军事 中国护法典破法之争，纯属内政范围，他国例难干涉。乃段求援於日，日即实力助之，济以军械，给以金钱，段得黠武穷兵，实此是赖。赵恒惕谓北军执日械、领日饷以杀同胞，诚非过论。军事共同云乎哉？

三、外交 中国对德奥宣战，本与协约各国一致进行，然段因借日款用日械之关系，处处受日政府之牵制。日政府恐中国出兵欧土，与协约各国有所联络，大不利於侵略之进行，乃嗾段单独联络日本，筹备俄边战事，而中日秘约以定，盖欲避开列强方面也。诨俄边事起，协约各国纷纷赴援，中国方欲出兵，日突加以限制，中国外交部欲作对俄出兵之宣言，表明与协约国一致行动，为日所阻，段遂不予发表，是中国外交已显受日本之裁制矣。外交共同云乎哉？

四、实业 森林借款也，金矿借款也，鍊矿合办也，毛布皮革合采也，延长石油合办也，举中国之富源，完全交付日人，段派得少数之赂，中国人担无量之债务。实业共同如是而已！

五、交通 南浔延展问题，为日本第五项之要求，段氏昔所反对者，今丑定义矣。他若济顺铁路借款也，推广电线借款也，无线电报借款也，举交通机关而供抵押矣。是之谓交通共同。

六、教育 留日学生因日警之毆辱而归国也，日政府责段，段即施其强压利诱之手段，以迫学生回日。夫国人之求学，本有自由，乃政府出其强力

以助外人，是即教育共同之初步也。

七、经济 以上数者，虽云具有亡国之徵兆，然均抽象的，非具体的，故国权虽经种种剥削，尚未底于沦亡。段派意犹未尽，乃出其惊人之举，而有金币借款之缔结，此项借款成立时非常秘密，盖名为借款，实一种合并政策耳。其条件系由日本准备八千万元之朝鲜纸币，借给中国整顿纸币，然此款并不实行交付中国，乃存诸朝鲜银行，作为中国实行金本位之基本。依此额之三倍，由朝鲜银行发行日金二亿四千万之纸币，中国可用中交纸币兑换朝鲜纸币，再由中日合组一中和贸易公司[或云中华]，专司朝鲜纸币之兑现。所谓兑现云者，即以朝鲜纸币兑换日本金纸币之谓也。一转移间，而中国已实行日本之币制，金融全权完全操诸日人矣。此事在日本之用意，约有数端：

甲、英之亡印也，先设东印度公司，操纵印度之金融；日本仿而行之，故设中和贸易公司。

乙、今之中国，俨然昔日之朝鲜也。……日政府乃先以朝鲜纸币，换易华人之脑筋，以后华人执北京中国交通纸币，则以为兑现之废物，执朝鲜纸币者，则以为兑现之良货。金钱之势力足以移人，昔之爱中国者，转而爱朝鲜矣。亡人之身，不若亡其心，是亡中国人心之一道也。

丙、各国纸币，如英之用金镑，法之用佛郎，俄之用卢布，美之用打拉，德之用马克，各有特定之本位，绝无舍己就人者，有之惟附庸之国耳。中日币制，本不相同，而中国普通人之生活程度，切非甚高，原无取乎金本位也：即便勉强改为金本位，亦不过一种虚名而已。令无端改用日币，直与日本附庸何殊？财政归化於他邦，人心之驱向能无更易乎？其用心亦良苦矣。

丁、自欧战开始，投资於中国，俨成日本之专利事业，今美复欲加入四国银团，则将来之借款，将受美国之牵制，故本月三日大阪每日新闻，於美国对华经营痛加诋言也。第日本对中国虽可施以强制，而於他国则有所不能，乃钩心斗角，思得垄断方策，即使中国改用日本币制，各国本位率与日本不同，利将来无论中国向何国借款，仍须向日本银行兑换，是向他国借款，横添一重障碍，自不能不先向日本商借，而借款之优先仍得保持矣。

戊、中国鹽稅自以丁恩为顾问，大权即落於丁恩之手，中国政府之支取鹽款，即须仰外人之鼻息。鹽稅可如是，币制何不可如是，故於改良币制，先加入坡谷之顾问，以操金融之全权，是日本利用模仿性之优点也。

北政府方面，亦有种种观念：段派，亲日派也，其於各国虽仍从事於敷衍，而真正之驱向，则为日本马首之是瞻，故段於美国之加入银团，殊形漠视，其意则以为不若专求日本之便於私圆也。然又无术以杜他国人之口，乃毅然行用日本之币制，则各国於投资经营隐生一重障碍。其拒绝他国，专视日人之巧计，诚非粗心者所能理会，而将来中日合并之机於焉定矣。

以独立国家归化他邦之币制，诚开古今中外之创闻。日本既总揽中国财权，而仍加以借款名号者，盖此八千万元之本利，仍须责偿於吾国。八千万日币，按之现值折合中币，不过五千五百余万元，其所发行日金纸，则为二亿四千万，加以借款息金，已在三亿元以上。将来欧战终了，金价大昂，三亿元可值中币四亿元，是日本利市，已在七倍以上矣，中国尚有赎回之望乎？行见中国财权，永永操诸日本矣。夫财权为行政之命脉，舍是则种种机关失其作用，财权操诸外人，政权随之摇动，若中国尚成为国乎？而此事之得微利，不过少数之官吏，而直接受其苦痛者，厥为吾国之商民耳。微但现在金

融受人操纵，而将来之偿还本息，无非吾国商民之膏血。以吾国之民穷商困，何能堪此？则中国之亡，指顾可待。北京商民不察，尚有以此为兑现之机者。夫兑现云者，不过以中国纸币易日本纸币而已，而纸币之预借，则完全取诸吾民，而操其特权者，则为借款之外邦，不吾民之属耳。

亡国政策，孰有利於此者？卖国方法，孰有捷於此者？吾书至此，不暇为日政府与段政府喜，吾诚为吾全国商民惧。未识吾全国商民对此感想其又如何？

——戊午周报，第23期（1918年10月20日），纪事，页21—24。

天津法租界罢工风潮

民国日报

【1916年11月16日】昨得有报告：法界仪品公司义普铁厂并电灯房等处华工数百人，因法领侵占老西开案迄无正当解决，法人似仍无退让之意，昨已一律罢工，齐集商会联合会，筹商对待法人办法。当由国土维持会派员妥为招待。并闻该界华捕稍有血性者，亦均告退云。

【11月17日】据天津日报所载云：老西开事件，因密约之暴露，遂停止进行。於是法国官宪依然占领，更有继续支涉租界扩张根本问题之势。政府当局者对于当地人士，仅隐蔽其内情，以保一时之镇静。迨至老西开返还说取消，交涉更延长。近日又起风潮，曾於上星期日开公民大会，议决一排法手段：凡从事于法人事业之中国人，实行同盟罢业。即当地法国人所经营之电灯公司仪品公司炼砖工厂义善实业铁工厂及华利铁工厂之中国工人，约七百名，俄然抛弃职务，同盟罢工，群移于华街内。因此上前晚九钟时，法租界内之电灯全部消灭，忽然化为暗黑世界，各商家一时甚形狼狈，均以洋灯点火。於是受该电灯公司供给电气之各工场，昨日全体休业。仪品其他二公司，亦不得已而至于休业。尚从事于法租界警察厅之中国巡捕，亦有同盟辞职之虞。同盟罢工之工人，由各代表者引率至东南城角之商会联合会场齐集。同夜，当地商务总会派人开晚餐会以犒彼等。

昨日下午一时，於南开大舞台特开公民大会，同时并提议罢工工人之生计维持经费筹问题。至夜间，决议邀集京津男女名伶联合演戏，其收入之款，概作前项经费。此次同盟罢工，电灯会社最受影响，夜间电灯无论如何不能熄电，闻自昨早派安南兵从事发电。

【11月19日】法租界工人因法人强占老西开，有违公法，故於14日已一律罢工。兹将其罢工者略志如下：仪品砖窑仪品铁场共百余人，义善实业公司六十余人，法电灯房六十余人，铁工场二百余人，法球房十三人。当晚公民大会闻悉该工人文明对待，遂派员与公司代表王朗斋、铁厂代表张书馨接洽，馈给工人食物，以示优异云。

13日午前十一钟，假联合会内开各部份工人全体联合大会。首由公民大会代表边君洁清[即省议会议长]登台演说，谓：“今天之会，为法界工人之罢工大会。诸同胞今日即有如此之热心爱国，足见人心不死。既人心不死，国决不至於亡。惟外人讥笑我国之五分钟热度，请诸君必须坚持到底，以免外人之笑我也。”其演说之痛切，闻者莫不动容，全体鼓掌不绝。继则主君月庭演说，尤为痛切，谓：“鄙人虽有千言，一时甚难说出，务望诸君决以民气对外，万不可稍有无意识之暴动，以免外人有所藉口。并望诸君坚持到底，万不可稍有退志。且对于诸君之费用，已筹有的款，决不至为难。即交涉数载，鄙人情愿倾家败产，亦决不辞其责任。[至此鼓掌]现在已派专员招待诸君。”并嘱各部工人各举代表，以资将来办事敏捷。至此，即宣布振铃闭会。

现在之租界住户华人，於14号已纷纷迁徙。并闻该界一大部华人，已举代表三人，赴公民大会声明全体罢市，日内即可发表。

【11月21日】17日天津英文华北日报载云：天津华人反抗法人之举

动，其势日益加盛。昨日下午，某法国旅馆之华仆全体辞职去。该旅馆经理急雇日人以代之，拟仿法国某俱乐部之办法，将来一概不雇华仆云。

天津英国电灯公司所雇之华工，亦得有通告，谓该华工等倘与法人发生关系，必置之死地云。

昨日，租界及城中往来之人络绎不绝。本报访员当下午及傍晚之时皆在城中，见人民入城者甚多，或乘汽车，或乘洋车。今晨法租界所雇之华警，亦有若干辞去；仍留者亦有。又闻僱於他联盟国人家中之华仆，以在外人家中佣工，即系有袒助法人之思想，亦多相率辞去。本报今日会用电话达法领事署及法国市政厅之邮政局数次，皆以不通回答。吾人意料，电话或亦为抵制法人之举，不与传达消息云。

本处某旅馆经理，闻其仆人言：“英人或他联盟国人，苟出而为法人助，必以待法人者待之，即工人、仆人均将辞职，报馆之印刷排字工人，或亦至辞去也。”

今晨，法国市场亦有活动之状。某访员告吾人云：“市中之食品，以车载去者不少。人民由法界向车站方面徙去者亦甚多，盖为避扰计”云。

顷闻商会已设法为罢工之华人谋生计，使有所事事，不至失业。自前星期以来，因英公使朱尔典调和之计画不成，反抗法人之举动愈盛。惟今次之反抗，为天津租界中向所未有，又与从前抵制美日之法不同，吾人亟愿两方现时当极力设法调处之云云。

昨日法国大饭店及他法人开设之店所僱之华人数百名，尽行罢工。法工部局之华人巡捕，亦一律不欲到差站岗。闻其中有若干数乃久在法捕房当差者云。法人对於此次有规则之抵抗，已不知所措。现津人正在调查租界内法人所营之商行，想不久所有法国店铺，将无华人之足迹矣。昨，法租界之电灯於晚间忽然灭熄，如华工不即上工，想电机不能如前之得心应手。且法人於无法之中，暂时用安南兵以代之，然缺多人少，终属无济於事云。

【11月23日】法国机关商店所雇华工，几全数辞退。法人或以安南兵代之，或废置无人作工。法界道路至午间尚未扫除，水车则用安南兵驾之灑水。界内雇用华警亦几绝迹，惟被注人强留者，约二十余名而已。访员昨日亲至老西开视查，见近桥处，并无法警，亦无华警。法租界内未及经营之旷地甚多，彼竟要求扩张租界，实令人不解其故。此次罢工，中国工人、法国工部局及法国人民俱受损失。法国电影从前极形发达，刻已无华人过问。法界之中华旅馆亦极寂寞。各商店因无买卖，晚间关闭甚早。居法界之人民，惧有变故，多迁避他处。其在法人所有之房屋居住有年者，亦觅屋迁徙。与革命时之情形大相反云。

法国电灯公司因华工辞退，用安南兵代之，受电伤毙命者一人。法人拟向英国电灯公司假用中国工匠四名，卒无效果。有谓法人现由英国电灯公司借通电流。此说，系英人所雇电匠传出，想非虚语。惟不知英公司之华工能长此间接助之否耳。

直隸交涉公署昨又接到法领函云：“敬启者，前曾致贵公署二函在案。现有法商所用之华工人等，因被好事之徒所威迫，已均先後罢工，并无地方官阻止。按照本国驻京公署训令，本领事除向贵特派员声明，本国商民因此次举动所受之各种损失，後必有赔偿之处外，相应函达贵特派员，请烦查照为荷。”当日，黄交涉员即行覆函，略谓：“来函具悉。除接准两函，已经明析答覆外，本特派员应再切实声明，请由贵总领事查照前函办理，速将华

警以礼貌送回原处地点，即日恢复原状，民气自不难平靖。如不即速见诸实行，无论官府如何开导，恐民气愈觉激昂。此次来函内称赔偿一节，本特派员碍难承认，合再函覆贵总领事，请烦查照”云云。

法界华捕日前罢岗者六十余人，其尚未退出之三十余人，已於昨早由该界华捕长冯占卿及该界华侦探员马鸿藻段桐坡三人，率同全体一律告退。刻该局已无一华人。此外，卫生局之夫役六人，均罢工。而一般华妇在法人处佣工者，昨亦一律辞歇。闻有法人要求某氏佣工，愿月增薪金至四十元，而该氏竟未允可，即扬长而去云。

此次法界罢工，各华工业经组织工团。昨日该团办事处宣布，於是日下午二钟，由各部份代表率领全体，结队出发游行街市，以表爱国热忱。

工团事务所另设注到处，所有先後罢工工人等，一律到处註到，并令按名一律按有箕斗，以资稽查，而防奸细混入。

【11月28日】津工人强仁慕义。法界工人罢工之後，而在法人家属所雇用之我国佣妇，亦全体告退。虽经法人增加月薪至数十元之多，亦不之顾。所以现在侨津之法人，无不归咎於法领办事之操切。又闻日前法界站岗巡兵罢退之後，法领照会天津巡警厅，略谓：法界既无巡兵，界内之治安，本厅当负完全之责任云云。杨厅长以德答以：“该界内巡兵既已一律罢退，如欲维持治安，当由本厅酌派华警若干名前往维持地面；否则，无法维持”云云。该领事语塞，无以对。该界商铺生意极为萧条，市上呈一种荒凉之景象。据津人云：“此次无论如何，法人如不归还我疆土，津人至死亦不干休。”观此，我国当有如此之民气，甚为国家之福。现拘留警兵，於日前业经送还。而日来据外交界消息，此事又望和平解决。记者愿我国人力持到底也。

【11月29日】天津法租界，自电灯房华工罢工後，因工作无人，全世界电灯均已熄灭。各铺户间有燃煤油灯者，然其光亮较之电灯相差远甚，街市中但觉黑暗异常，如人鬼市。电车往来，设非车上之灯光线外射，行路者但闻其辘辘之声，而几莫辨其为来为去也。并闻法电灯房因需人孔急，不惜以二百元雇一司机者，惟迄无一人应募。可见津人恨法人之深矣。

各大商铺，一因电灯熄灭，二因迫於公论，曾开秘密会议，议决推出代表三人，同赴公民大会声明，即日收拾货物，定期一律闭门休业。

东局子为法国警房收发军饷军装之机关，雇用华人为之司帐及作苦力者甚多，已一律罢工。

总管清道夫及倒污水倒粪之头目，混名歪脖子刘老，系现因老西开交涉免职之外交部秘书刘符诚之封翁。此老素为法人亲信，故法租界之垃圾及人畜粪，均由法领许其专利。其子虽贵，此老仍乐此不疲。去年，刘符诚来津查勘老西开时，一味袒护法人，蒙蔽政府，亦秉承庭训故也。此次罢工风潮既起，津人游说此老。此老指天画地，公然拒绝，并召集清道夫、挑粪夫，声言“如有敢罢工者，当即禀明法工部局重罚严办”等语。詎意各夫役，早闻他处苦力罢工後得有好处，且因刘老压制太甚，已不肯上街清扫，齐赴公民大会报告，粪夫亦宣言夜间概不倒粪。因此，法租界居户谋迁更急矣。

法商大賈裕中两饭庄所雇西崽，全数走散。而西人之无家者不能不往

1917年11月4日直系第八师师长王汝贤和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时任湖南军总、副司令）通电主张停战撤兵，使段祺瑞之武力统一政策不能贯彻，而被迫辞内阁总理下台。

江苏督军李纯、江西督军陈光远、湖北督军王占元，皆直系军阀，联名通电主和，反对段祺瑞武力统一

吃饭，饭庄无人伺候。法商稟明领事，各派安南兵若干往各洋饭庄充当西息。该兵等素不习此，闻已与座客屡起冲突云。

现闻调查罢工者分为十八部，业经公民大会按部注册：第一部东局子夫役，第二部仪品公司，第三部华利公司，第四部溥利车厂，第五部法国球房，第六部义善铁厂，第七部电灯房，第八部中法实业铁厂，第九部义善实业公司，第十部公议局，第十一部大来饭店，第十二部仪品砖窑，第十三部东局子兵营，第十四部法国书信局，第十五部各部杂夫，第十六部各零部花名，第十七部法国巡捕，第十八部华女仆，共人数一千四百余名，薪工一万六千二百余元。

【11月30日】现法界各种事业均已停滞，其大公司大洋行非俟此事得相当解决後，似不能得工人之为服役。其受抵制之影响者，均希望伍廷芳博士於数日内到此，将先就此事之全部协商。吾人信彼必能示法人以适中之道，以保全其颜面，讨论老西关应谁属，及恢复以前情形，以便两方可以有友睦之讨论。至中立国人之感想，极赞成早日讨论，解决此问题。盖因此发生之事，於天津全埠皆有所损害，设仍似此延搁不决，其损害将愈大云云。

工团各部代表，於昨下午五钟在商会联合会内全团开讨论会议，其所讨论之大旨，系为各部工人现在及将来之办法，至七钟始闭会。

亨达利洋行之华人，昨欲一律罢工。当由行东告由美领事声明於公民大会，该行实系瑞士商；该行虽设於法界，确非属於法商。业由公民大会拟函知该行之同人等，照旧工作，以敦邦交云。

天津旅京法文报馆作报人孙文俊韩士林李凤彩李恩元李凤祥邢同和姜廷玉崔铃章于有恒胡济元张致祥张绍荣姜廷珍等，一律罢工。昨已函知公民大会，请极力抵制法人，以雪国耻。

——民国日报，1916年11月16—30日，第294—308号。

的内战政策。

1918年夏，吴佩孚在湖南衡阳与南军协议停战。

江南造船所罢工风潮

民国日报

【1916年11月26日】制造局内之江南造船所，系隶海军部管辖。该船所总办为刘冠南君。所内设有铜、铁、锅炉各厂，及翻砂、车床、锥床各间，暨木作等工艺，均属全备。共有工匠一千余名，专司修造兵舰、商轮。该所因五金材料存储颇多，是以设有巡缉队，计有队士三十余名，中以北方口音为多，藉以严防偷窃料物。近因修理飞鹰鱼雷艇而用去钢料百余磅，该队长路发拱谕令各排长队士，凡遇工匠出入，队（士）须格外查察，以杜失窃料物。昨日午后一时，各厂工匠进所工作之际，因有铜作工匠数人，欲携料前往浦中兵备修理，当为巡缉队排长李孔林所见，疑为偷窃，遽向该匠等搜查。当由该匠等告以料系备修理之用，并非私窃。詎该排长不懂南方言语，误会该匠等出言不逊，将该匠掌颊一下。该匠等犹婉词告以偷窃材料，断不在进所工作之时，必於放工时私藏而出，尔等防范，可在放工时查察，方为适当。詎该排长老羞成怒，竟将该铜匠等揪扭痛殴，以致该匠等拒敌。该排长急鸣警笛，召来队士十余人，不问是非，帮同凶殴。旋为各厂众工匠所闻，群起不服，立拉回声，一律罢工，出而殴击。因工匠人数众多，以致队士受伤四五人，而各工匠之头破血淋者亦十余人。当由刘总办与路队长急出解劝，始各纷散。并即谕令各匠仍归木厂工作。乃各工匠声言，如不撤去此等队士，誓不愿作该所工程，相约同盟罢工而出，以致昨日下午半日并未开工。现用刘总办传谕各厂匠目，分头婉劝，照常上工。詎料各匠坚持不允，定欲达到目的而止。以後究竟如何，容再续录。

【11月27日】江南造船所巡察因搜查料物殴辱工匠，以致全体工匠千余人一律罢工，已志昨报。兹悉该所刘总办，於是日[即25号]午後肇祸之後，立即传齐各厂匠目，邀同邝副会办等，公开会议。以此次起釁，皆因排长李孔林对於工匠不分良莠，一概搜查而起。盖检查应择形迹可疑者为之，不得於工作未毕之先，任意在各匠衣袋内摸索，侮辱工匠，未免太甚。决定嗣後将搜查工匠身畔一事，即日取消。以後各匠如需携料往艦中作工，只须持有本厂头目证书、总办条谕，或以免巡警生疑。至现在本所工作各匠，均为人格整饬之辈，决无贪小情事。嗣後各匠凡遇巡警询问，均以本所给发之印照交阅，以免言语不通，致滋误会。其此次办理不善之排长李孔林，应立即开差，以示惩戒。其附和殴击工匠之巡警，亦应查明究办云云。全体工匠闻此议决之下，甚为乐从。除立即出示通告外，并饬各厂照常开工。是以该所众工匠已於昨日，仍愿一律工作矣。……

——民国日报，1916年11月26—27日，第304—305号。

1918年6月，各省督军到天津开会，讨论对南方之和战问题，冯国璋指示陆建章赴津活动主和以反段。是月14日，陆建章赴段之亲信徐树铮之邀，被徐枪杀。

孔子与宪法

李大钊

孔子与宪法，渺不相涉者也。吾今於此标题，宁非怪诞之尤。然於怪诞标题之前，久已有怪诞事实之发见。本报之功用，颇重写实，此怪诞之标题，盖因怪诞之事实而生也，岂得已哉？

怪诞之事实者，何也？则宪法草案中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之事是也。云何以此为怪诞？最宜以孔子与宪法为物之性质两相比证，则知以怪诞之名加之者，为不妄矣。

孔子者，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也。宪法者，现代国民之血气精神也。以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入於现代国民之血气精神所结晶之宪法，则其宪法将为陈腐死人之宪法，非我辈生人之宪法也！荒陵古墓中之宪法，非光天化日中之宪法也；护持偶像权威之宪法，非保障生民利益之宪法也。此孔子之纪念碑也，此孔子之墓志铭也，宪法云乎哉！宪法云乎哉！

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宪法者，现代国民自由之证券也。专制不能容於自由，即孔子不当存於宪法。今以专制护符之孔子入於自由证券之宪法，则其宪法将为萌芽专制之宪法，非为孕育自由之宪法也；将为束制民彝之宪法，非为解放人权之宪法也！将为野心家利用之宪法，非为平民百姓日常享用之宪法也。此专制复活之先声也，此乡愿政治之见端也，宪法云乎哉！宪法云乎哉！

孔子者，国民中一部份所谓孔子之徒者之圣人也。宪法者，中华民国国民全体无问其信仰之为佛为耶，无问其种族之为蒙为回，所资以生存乐利之信条也。以一部份人尊崇之圣人入於全国所托命之宪法，则其宪法将为一部份人之宪法，非国民全体之宪法也；所谓孔教徒之宪法，非汉满蒙藏回释道耶诸族诸教共同遵守之宪法也；乃一小社会之宪法，非一国家之宪法也。此挑动教争之呼声也，此离析蒙藏之口令也，宪法云乎哉！宪法云乎哉！

孔子之道者，合混无界之辞也。宪法者，一文一字均有极确之意义，极强之效力者也。今以含混无界之辞入於辞严力强之宪法，无论实施之效力，不克普及於全国，即此小部份之人将欲遵此条文，亦苦於无确切之域以资循守。何者为孔子之道？何者为非孔子之道？必如何始为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大本？必如何则否？此质之主张规定此条之议宪诸君，亦将瞠目而莫知所应。须知一部之失效宪法，全体之尊严随之，此宪法之自杀也，此宪法白取消其效力之告白也。然则辛苦经营，绞诸公数月之脑血，耗国家数月之金钱，以从事於制定宪法之劳者，不几为无意义乎？

总之，宪法与孔子发生关系，为最背於其性质之事实。吾人甚希望於二读会时，删去此项，以全宪法之效力。此一部尊崇孔子之人，尽可听其自由以事传播。国家并无法律以禁止之，社会并可另设方法以奖助之，何必定欲以宪法之权威，为孔子壮其声势，俾他种宗教、他种学派不得其相当之分於宪法而後快於心欤？

——李大钊选集，页77—78。

密约，指英国公使朱尔典声称代表“协约国”（在欧战中与法结盟之英俄日）向中国外交部提出之所谓调停条件，谓由法国将强占之老西开交回，再由中国“自动”开为公共商埠，而由法人掌握工程、卫生、警察等。

我之节烈观

鲁迅

“世道浇漓，人心日下，国将不国”这一类话，本是中国历来的叹声。不过时代不同，则所谓“日下”的事情，也有迁变：从前指的是甲事，现在叹的或是乙事。除了“进呈御览”的东西不敢妄说外，其余的文章议论里，一向就带这口吻。因为如此叹息，不但针砭世人，还可以从“日下”之中，除去自己。所以君子固然相对慨叹，连杀人放火嫖妓骗钱以及一切鬼混的人，也都乘作恶馀暇，摇着头说道，“他们人心日下了。”

世风人心这件事，不但鼓吹坏事，可以“日下”；即使未曾鼓吹，只是旁观，只是赏玩，只是叹息，也可以叫他“日下”。所以近一年来，居然也有几个不肯徒托空言的人，叹息一番之后，还要想法子来挽救。第一个是康有为，指手画脚的说“虚君共和”才好，陈独秀便斥他不兴；其次是一班灵学派的人，不知何以起了极古奥的思想，要请“孟圣矣乎”的鬼来画策；陈百年钱玄同刘半农又道他胡说。

这几篇驳论，都是新青年里最可寒心的文章，时候已是二十世纪了；人类眼前，早已闪出曙光。假如新青年里，有一篇和别人辩地球方圆的文字，读者见了，怕一定要发怔，然而现今所辩，正和说地体不方相差无几。将时代和事实，对照起来，怎能不教人寒心而且害怕？

近来虚君共和是不提了，灵学似乎还在那里捣鬼，此时却又有一群人，不能满足：仍然摇头说道，“人心日下”了。於是又想出一种挽救的方法；他们叫作“表彰节烈”！

这类妙法，自从君政复古时代以来，上上下下，已经提倡多年；此刻不过是竖起旗帜的时候。文章议论里，也照例时常出现，都嚷道“表彰节烈”！要不说这件事，也不能将自己提拔，出於“人心日下”之中。

节烈这两个字，从前也算是男子的美德，所以有过“节士”、“烈士”的名称。然而现在的“表彰节烈”，却是专指女子，并无男子在内。据时下道德家的意见，来定界说，大约节是丈夫死了，决不再嫁，也不私奔，丈夫死得愈早，家里愈穷，他便节得愈好。烈可是有两种：一种是无论已嫁未嫁，只要丈夫死了，他也跟着自尽；一种是有强暴来污辱他的时候，设法自戕，或者抗拒被杀，都无可。这也是死得愈惨愈苦，他便烈得愈好，倘若不及抵御，竟受了污辱，然後自戕，便免不了议论。万一幸而遇着宽厚的道德家，有时也可以略迹原情，许他一个烈字。可是文人学士，已经不甚愿意替他作传；就令勉强动笔，临了也不免加上几个“惜夫惜夫”了。

总而言之：女子死了丈夫，便守着，或者死掉，遇了强暴，便死掉，将这类人物，称赞一通，世道人心便好，中国便得救了。大意只是如此。

康有为借重皇帝的虚名，灵学家全靠着鬼话。这表彰节烈，却是全权都在人民，大有渐进自力之意了。然而我仍有几个疑问，须得提出。还要据我的意见，给他解答。我又认定这节烈救世说，是多数国民的意思；主张的人，

原在老西开值勤之华警，被法租界当局捕去拘留不释。

賈，疑賈之误，賈与来通，或即下之大来饭店。

伍廷芳於此时刚就任外交总长。

工厂鸣汽笛，上海话叫作拉回声。

只是喉舌。虽然是他发声，却和四肢五官神经内脏，都有关系。所以我这疑问和解答，便是提出於这群多数国民之前。

首先的疑问是：不节烈[中国称不守节作“失节”，不烈却并无成语，所以只能合称他“不节烈”]的女子如何害了国家？照现在的情形，“国将不国”，自不消说：丧尽良心的事故，层出不穷，刀兵盗贼水旱饥荒，又接连而起。但此等现象，只是不讲新道德新学问的缘故，行为思想，全钞旧账；所以种种黑暗，竟和古代的乱世仿佛，况且政界军界学界商界等等里面，全是男人，并无不节烈的女子夹杂在内。也未必是有权力的男子，因为受了他们蛊惑，这才丧了良心，放手作恶。至於水旱饥荒，便是专拜龙神，迎大王，滥伐森林，不修水利的祸祟，没有新知识的结果：更与女子无关。只有刀兵盗贼，往往造出许多不节烈的妇女。但也是兵盗在先，不节烈在後，并非因为他们不节烈了，才将刀兵盗贼招来。

其次的疑问是：何以救世的责任，全在女子？照著旧派说起来，女子是“阴类”，是主内的，是男子的附属品。然则治世救国，正须责成阳类，全仗外子，偏劳主体。决不能将一个绝大题目，都搁在阴类肩上。倘依新说，则男女平等，义务略同。纵令该担责任，也只得分担。其余的一半男子，都该各尽义务。不特须除去强暴，还应发挥他自己的美德。不能专靠惩罚女子，便算尽了天职。

其次的疑问是：表彰之後，有何效果？据节烈为本，将所有活著的女子，分类起来，大约不外三种：一种是已经守节，应该表彰的人[烈者非死不可，所以除出]：一种是不节烈的人，一种是尚未出嫁，或丈夫还在，又未遇见强暴，节烈与否未可知的人。第一种已经很好，正蒙表彰，不必说了。第二种已经不好，中国从来不许忏悔，女子做事一错，补过无及，只好任其羞杀，也不值得说了。最要紧的，只在第三种，现在一经感化，他们便都打定主意道：“倘若将来丈夫死了，决不再嫁，遇著强暴，赶紧自裁！”试问如此立意，与中国男子做主的世道人心，有何关系？这个缘故，已在上文说明。更有附带的疑问是：节烈的人，既经表彰，自是品格最高。但圣贤虽人人可学，此事却有所不能。假如第三种的人，虽然立志极高，万一大夫长寿，天下太平，他便只好饮恨吞声，做一世次等的人物。

以上是单依旧日的常识，略加研究，便已发现了许多矛盾。若略带二十世纪气息，便又有两层：

一问节烈是否道德？道德这事，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於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现在所谓节烈，不特除开男子，绝不相干，就是女子，也不能全体都遇著这名誉的机会。所以决不能认为道德，当作法式。上回新青年登出的贞操论里，已经说过理由。不过贞是丈夫还在，节是男子已死的区别，道理却可类推，只有烈的一件事，尤为奇怪，还须略加研究。

照上文的节烈分类法看来，烈的第一种，其实也只是守节，不过生死不同。因为道德家分类，根据全在死活，所以归入烈类。性质全异的，便是第二种。这类人不过一个弱者[现在的情形，女子还是弱者]，突然遇着男性的暴徒，父兄丈夫力不能救，左邻右舍也不帮忙，於是他就死了！或者竟受了辱，仍然死了，或者终於没有死。久而久之，父兄丈夫邻舍，夹着文人学士以及道德家，便渐渐聚集，既不羞自己怯弱无能，也不提暴徒如何惩办，只

是七口八嘴，议论他死了没有？受污没有？死了如何好，活着如何不好。於是造出了许多光荣的烈女，和许多被人口诛笔伐的不烈女。只要平心一想，便觉不像人间应有的事情，何况说是道德。

二问多妻主义的男子，有无表彰节烈的资格？替以前的道德家说话，一定是理应表彰。因为凡是男子，便有点与众不同，社会上只配有他的意思。一面又靠着阴阳内外的古典，在女子面前逞能。然而一到现在，人类的眼里，不免见到光明，晓得阴阳内外之说，荒谬绝伦；就令如此，也证不出阳比阴尊贵，外比内崇高的道理。况且社会国家，又非单是男子造成。所以只好相信真理，说是一律平等。既然平等，男女便都有一律应守的契约。男子决不能将自己不守的事，向女子特别要求。若是买卖欺骗贡献的婚姻，则要求生时的贞操，尚且毫无理由。何况多妻主义的男子，来表彰女子的节烈。

以上，疑问和解答都完了。理由如此支离，何以直到现今，居然还能存在？要对付这问题，须先看节烈这事，何以发生，何以通行，何以不生改革的缘故。

古代的社会，女子多当作男人的物品。或杀或吃，都无不可；男人死後，和他喜欢的宝贝，日用的兵器，一同殉葬，更无不可。後来殉葬的风气，渐渐改了，守节便也渐渐发生。但大抵因为寡妇是鬼妻，亡魂跟着，所以无人敢娶，并非要他不事二夫。这样风俗，现在的蛮人社会里还有。中国太古的情形，现在已无从详考。但看周未虽有殉葬，并非专用女人，嫁否也任便，并无什麼裁制，便可知道脱离了这宗习俗，为日已久。由汉至唐也并没有鼓吹节烈。直到宋朝，那一班“业儒”的才说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话，看见历史上“重适”两个字，便大惊小怪起来。出于真心，还是故意，现在却无从推测。其时也正是“人心日下，国将不国”的时候，全国士民，多不像样。或者“业儒”的人，想借女人守节的话，来鞭策男子，也不一定。但旁敲侧击，方法本嫌鬼祟，其意也太难分明，後来因此多了几个节妇，虽未可知，然而吏民将卒，却仍然无所感动。於是“开化最早，道德第一”的中国终于归了“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的什麼“薛禅皇帝，完泽笃皇帝，曲律皇帝”了。此後皇帝换过了几家，守节思想倒反发达。皇帝要臣子尽忠，男人便愈要女人守节。到了清朝，儒者真是愈加利害，看见唐人文章里有公主改嫁的话，也不免勃然大怒道：“这是什麼事！你竟不为尊者讳，这还了得！”假使这唐人还活著，一定要斥革功名，“以正人心而端风俗”了。

国民将到被征服的地位，守节盛了，烈女也从此著重。因为女子既是男子所有，自己死了，不该嫁人，自己活著，自然更不许被夺。然而自己是被征服的国民，没有力量保护，没有勇气反抗了，只好别出心裁，鼓吹女人自

此文最初发表於 1918 年 8 月新青年月刊第 5 卷第 2 号，署名唐俟。

1918 年 1 月，康有为在不忍雜誌第 9、10 两期合刊上发表了共和议和与徐太传（徐世昌）书两文，攻击“民主共和”，崇扬“虚君共和”（郎君主士宪），说中国不宜实行民主政治，而应实行“虚君共和”。陈独秀当时曾作论文驳康有为共和议和驳斥他，发表在 1918 年新青年第 4 卷第 3 号。

1917 年 10 月，俞复陆费伯鸿等人在上海设盛德坛扶乩，组织灵学会，1918 年 1 月刊行灵学叢志，提倡迷信与复古。在盛德坛成立的当天扶乩中，称“圣贤仙佛同降”，“推定”孟轲“主坛”，“谕示”有“如此主坛者归孟圣矣乎”等话。1918 年 5 月新青年第 4 卷第 5 号曾刊载陈百年的辟灵学，钱玄同刘半农的斥灵学叢志等文章，驳斥他们的荒谬。

杀。或者妻女极多的阔人，婢妾成行的富翁，乱离时候，照顾不到，一遇“逆兵”[或是“天兵”]，就无法可想。只得救了自己，请别人都做烈女；变成烈女，“逆兵”便不要了。他便侍事定以後，慢慢回来，称赞几句。好在男子再娶，又是天经地义，别讨女人，便都完事。因此世上遂有了“双烈合传”“七姬墓志”，甚而至於钱谦益的集中，也布满了“赵节妇”“钱烈女”的传记和歌颂。

只有自己不顾别人的民情，又是女应守节男子却可多妻的社会，造出如此畸形道德，而且日见精密苛酷，本也毫不足怪。但主张的是男子，上当的是女子。女子本身，何以毫无异言呢？原来“妇者服也”，理应服事於人。教育固可不必，连开口也都犯法。他的精神，也同他体质一样，成了畸形。所以對於这畸形道德，实在无甚意见。就令有了异议，也没有发表的机会。做几首“闺中望月”“园里看花”的诗，尚且怕男子骂他怀春，何况竟敢破坏这“天地间的正气”？只有说部书上，记载过几个女人，因为境遇上不愿守节，据做书的人说：可是他再嫁以後，便被前夫的鬼捉去，落了地狱；或者世人个个唾骂，做了乞丐，也竟求乞无门，终於惨苦不堪而死了！

如此情形，女子便非“服也”不可。然而男子一面，何以也不主张真理，只是一味敷衍呢？汉朝以後，言论的机关，都被“业儒”的垄断了。宋元以来，尤其利害。我们几乎看不见一部非业儒的书，听不到一句非士人的话。除了和尚道士，奉旨可以说话的以外，其余“异端”的声音，决不能出他卧房一步。况且世人士抵受了“儒者柔也”的影响，不述而作，最为犯忌。即使有人见到，也不肯用性命来换真理。即如失节一事，岂不知道必须男女两性，才能实现。他却专责女性；至於破人节操的男子，以及造成不烈的暴徒，便都含糊过去。男子究竟较女性难惹，惩罚也比表彰为难。其间虽有几个男人，实觉於心不安，说些室女不应守志殉死的平和话，可是社会不听；再说下去，便要不容，与失节的女人一样看待。他便也只好变了“柔也”，不再开口了。所以节烈这事，到现在不生变革。

[此时，我应声明：现在鼓吹节烈派的里面，我颇有知道的人。敢说确有好人在内，居心也好。可是救世的方法是不对，要向西走了北了。但也不

君政复古时代，指袁世凯阴谋称帝时期。当时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刘师培，会在1916年1、2月出版的中国学报第1、2期上发表君政复古论一文，鼓吹恢复帝制。

贞操论，日本女作家与谢野晶子作，译文刊登在1918年5月新青年第4卷第5号，文中列举人们在贞操问题上的种种相互矛盾的观点与态度，同时指出了男女在贞操上的不平等现象，认为贞操不应该作为道德一律实行。

在孔孟学说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以後，凡是崇奉孔孟学说的读书人常常自称为“业儒”，即以儒为业，在这里，是指那些竭力提倡封建礼教的道学家。

这是宋朝道学家程颐的话，见河南程氏遗书卷22。

“长坐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是元朝白话文，元朝皇帝在谕旨前必用此语，是“上天眷命”的意思；有时只用“长生天气力里”，即“上天”的意思。元朝皇帝都有蒙古语的简称徽号：薛禅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徽号，“聪明天纵”的意思，完泽笃是元成宗铁穆耳的徽号，“有寿”的意思，曲律是元武宗海山的徽号，“杰出”的意思。

“双烈”一类的事，常见於旧时的地方志中。“七姬墓志”是元末明初的事情，张士诚的女婿潘元绍被徐达打败，怕他的七个妾被夺，便回家逼她们一齐自缢而死；后来七人合葬於苏州，明朝张羽为之作墓志，称为七姬权厝志。

能因为他是好人，便竟能从正西直走到北。所以我又愿他回转身来。]

其次还有疑问：

节烈难么？答道，很难。男子都知道极难，所以要表彰他。社会的公意，向来以为贞淫与否，全在女性。男子虽然诱惑了女人，却不负责任。譬如甲男引诱乙女，乙女不允，便是贞节，死了，便是烈；甲男并无恶名，社会可算淳古。倘若乙女允了，便是失节；甲男也无恶名，可是世风被乙女败坏了！别的事情，也是如此。所以历史上亡国败家的原因，每每归咎女子。糊糊涂涂的代担全体的罪恶，已经三千多年了。男子既然不负责任，又不能自己反省，自然放心诱惑；文人著作，反将他传为美谈。所以女子身旁，几乎布满了危险。除却他自己的父兄丈夫以外，便都带点诱惑的鬼气。所以我说很难。

节烈苦么？答道，很苦。男子都知道很苦，所以要表彰他。凡人都想活；烈是必死，不必说了。节妇还要活着。精神上的惨苦，也姑且弗论。单是生活一层，已是大宗的痛楚。假使女子生计已能独立，社会也知道互助，一人还可勉强生存。不幸中国情形，却正相反。所以有钱尚可，贫人便只能饿死。直到饿死以后，间或得了旌表，还要写入志书。所以各府各县志书记类的末尾，也总有几卷“烈女”。一行一人，或是一行两人，赵钱孙李，可是从来无人翻读。就是一生崇拜节烈的道德大家，若问他贵县志书里烈女门的前十名是谁？也怕不能说出。其实他是生前死後，竟与社会漠不相关的。所以我说很苦。

照这样说，不节烈便不苦么？答道，也很苦。社会公意，不节烈的女人，既然是下品；他在这社会里，是容不住的。社会上多数古人模模糊糊传下来的道理，实在无理可讲；能用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死不合意的人。这一类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里，古来不晓得死了多少人物；节烈的女子，也就死在这里。不过他死後间有一回表彰，写入志书。不节烈的人，便生前也要受随便什麼人的唾骂，无主名的虐待。所以我说也很苦。

女子自己愿意节烈么？答道，不愿。人类总有一种理想，一种希望。虽然高下不同，必须有个意义。自他两利固好，至少也得有益本身。节烈很难很苦，既不利人，又不利己。说是本人愿意，实在不合人情。所以假如遇着少年女人，诚心祝赞他将来节烈，一定发怒；或者还要受他父兄丈夫的尊奉。然而仍旧牢不可破，便是被这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着。可是无论何人，都怕这节烈。怕他竟钉到自己和亲骨肉的身上。所以我不愿。

我依据以上的事实和理由，要断定节烈这事是：极难，极苦，不愿身受，然而不利自他，无益社会国家，於人生将来又毫无意义的行为，现在已经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

临了还有一层疑问：

节烈这事，现代既然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节烈的女人，岂非白苦一番么？可以答他说：还有哀悼的价值。他们是可怜人；不幸上了历史和数目的无意识的圈套，做了无主名的牺牲。可以开一个追悼大会。

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自己和别人，都纯洁聪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虚伪的脸谱。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

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除去於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

我们还要发愿：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

本志罪案之答辩书

陈独秀

本志经过三年，发行已满三十册；所说的都是极平常的话，社会上却大惊小怪，八面非难，那旧人物是不用说了，就是咕咕叫的青年学生，也把新青年看作一种那说，怪物，离经叛道的异端，非圣无法的叛逆。本志同人，实在是惭愧得很；对于吾国革新的希望，不禁抱了无限悲观。

社会上非难本志的人，约分二种：一是爱护本志的，一是反对本志的。这第一种人对于本志的主张，原有几分赞成；惟看见本志上偶然指斥那世界公认的废物，便不必细说理由，措词又未装出绅士的腔调，恐怕本志因此社会上灭了信用。像这种反对，本志同人，是应该感谢他们的好意。

这第二种人对于本志的主张，是根本上立在反对的地位了。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

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纔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

社会上最反对的，是钱玄同先生废汉文的主张。钱先生是中国文字音韵学的专家，岂不知道语言文字自然进化的道理？[我以为只有这一个理由可以反对钱先生。]他只因为自古以来汉文的书籍，几乎每本每页每行，都带着反对德赛尔先生的臭味；又碰着许多老少汉学大家，开口一个国粹，闭口一个古说，不啻声明汉学是德赛两先生天造地设的对头；他愤极了才发出这种激切的议论。像钱先生这种用石条压驼背的医法，本志同人多半是不大赞成的。但是社会上有一班人，因此怒骂他，讥笑他，却不肯发表意见和他辩驳，这又是甚么道理呢？难道你们能断定汉文是永远没有废去的日子吗？

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尔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尔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此时正是我们中国用德先生的意思废了君主第八年的开始，所以我要写出本志得罪社会的原由，布告天下。

——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1月15日出版），页10—11。中西译名对照表

四画
中英公司 The British and Chinese
Corporation

芝加哥 Chicago
芬尼什拉（委内瑞拉）Venezuela
典华 Denver Corporation

九画

五画

古纳 johngoodnow
古德诺 Frank Johnson Goodnow
布鲁塞尔 Brussesels
瓦德 jameswatt
瓦德西 countvonwaldersee

六画

朱尔典 sirJohiIN , Jordan
朱迩典 (即朱尔典)

七画

亨利 Heinrich
克利斯浦公司 C.Brichcrist & Co.
克林德 Frei11errvonKettele ,
克雷特 thos · W · cridler
克罗伯 F · m · Knobel
杜士兰 Duchayland
季提摩太 timothyRichard

八画

法拉第 michaelFaraday

法磊斯 raser
亚丹斯密 Adamsmith
东方汇理银行 BanquedeL ' IndochJne
东方银行 EasternBank
奈端 sirlsaacnewton。
阿尔霸 (阿塞拜强) A3epou6hah

康德黎 contlie
鹿林 (格林) lorraine
麦坚尼 william mekinley
麦端奴 sir claude m mac-donald
举士麻克 (即俾斯麦)
举来斯 calvins brice
脱兰斯哇 transvaal

十二画

汤若望 johannadan schall von bell
博济医院 canton hospital
斯宾塞尔 herbert spencer

美国合兴公司 Amer1canChir1a
Deve lopment Co.

南怀仁 Ferdinandverbiest
柯运士 H.cordes
柏庚 francisbaxon
柏拉图 plato
柏特曼何尔味 vonbethmann-hollwey
柔克义 williamw , Rockllllil
星加坡 singapore
哈豪森 VOnHaxthausen
哈尔斐 wi11iamHarvev
姚士登 m.Joostens

十画

马士理 jacquindeMargeric
哥罗拉多 colorado

格利门疏 georgesclemencean
爹亚士 porfiliodiaz
特蘭西瓦尼亚 transivania
伸 斯 麦
ottoEduardLeopoldBismarck

拿破仑第三 Napo1eonlll

十一画

密士斯必河 mississippiR ·
康格 EdwinH. Conger

贾思纳 m.casenave
熙祈尔 EGhillie
葛络 B.J.decologan
奥斯 (亚尔萨斯) Alsace

十四画

齐韩 moritz freikerr von czikann
维多利亚 victoria

十五画

德 华银行 the german asiatic bank

十六画

樸鼎查 sir henry pottinger

华仑 warren

菲力宾 (菲律宾) philippine

喀拿大 (加拿大) canada

路易十四 louis xiv

路特 elihu root

犹鲁卫 (乌拉圭) uruguay

十三画

汇丰银行 hongkong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福开森 john calvin ferguson

雷克斯 Graf von rex

圣彼德堡 cahk-hemepoypl

圣路易 saint louis

达尔文 charles robert darwin

穆默 freiherr Mumm von

schwart-censtein

鲍渥 paul beau

十七画

濮兰德 john otway percy bland

萨利斯布里 the marquess of
salisbury

萨道义 sir esnest mason satow

萨尔瓦格 marquis giuseppe

salvago-raggi

十八画

额尔金 jamesbruce,

earl of salisbury

蓝辛 Robert Lansing

十九画

罗维谷 Giacomo rho

二十画

宾纳诺 (即罗麦端奴)

下册引用书目解题

戊戌变法

不忍杂志汇编 初集 六卷 康有为编 1914年上海书局石印本

是编系康有为据**不忍杂志**汇编重印，分集出版。**不忍杂志**是康有为主编的，自1913年2月到11月，共出八期。汇编中所载，大部是他自己的作品，有旧著，也有新作。我们选录了**孔子改制考叙**。

仁学 二卷 谭嗣同撰 见清议报全编卷五 横滨新民社出版

谭嗣同（1865—1898年），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是清末维新运动的领袖之一。他的代表作**仁学**，是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在南京写成的。作者自藏其稿，另以副本交给梁启超，戊戌被难后，才由梁启超於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在日本刊行的**清议报**上开始发表。全文已编入**谭嗣同全集**。全书分上下二卷，约五万字，前有自序及界说二十七条。书中充满了反对封建正统观念的战斗精神，对清末的思想影响很大。我们选录了序文和下卷中有关社会政治思想的部分，有关哲学思想的部分也很重要，但限于篇幅，只好割爱。

戊戌政变记 六卷 附录三卷 梁启超撰 清末日本横滨清议报馆铅印本

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是清末维新运动的领袖之一。本书是他在戊戌政变后不久写的，分为六卷：一**变法实情**，二**废立始末记**，三**政变前纪**，四**政变正纪**，五**政变后论**，六**殉难烈士传**。后有附录三卷：一**变法起原**，二**湖南广东情形**，三**圣德记**。书中记载变法经过颇详，但作者是当事人之一，所以多有渲染之处。本书初刊於横滨**清议报**，後出单行本。**上海广智书局**也曾经印行过，193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饮居室合集**编入**专集**第一册，但均为八卷，无卷五**政变后论**，且内容也有所删略。我们选录的**改革起原**，是记述**强学会**及其他学会和学堂创设活动的情况的。

戊戌政变纪事本末 梁启超撰 见清议报全编卷二十一 校滨新民社出版

全文分四部分：一**百日维新**，二**政变前纪**，三**政变正纪**，四**国土列传**。内容和**戊戌政变记**略同，其**国土列传**部分，與**戊戌政变记**的**殉难烈士传**完全相同。所不同的，即略去**戊戌政变记**中的**废立始末记政变后论**和附录三卷等。本文逐月逐日记事，条理清晰。我们从中选录了**百日维新**和**政变正纪**两部分。

戊戌奏稿 康有为撰 麦仲华编 宣统三年（1911年）铅印本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年）数月之间，**康有为**撰六十三疏（其中有代别人起草的），他的变法主张大体俱在於此。戊戌政变後，**康有为**流亡国外，稿多散失。後来经他的女儿康同薇搜辑抄存得二十篇，**麦仲华**据以编成本书，其中包括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3年6月11日）“诏定国是”前**康有为**所撰三疏和他在“百日维新”中所上的奏摺十七篇，另附十三篇存目，并将进呈编书序文五篇附後。我们从中边缘了**应诏统筹全局摺**和**进**

呈俄罗斯大彼得政变记序两篇。

侯官严氏丛刻 严复撰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南昌读有用书之画刻本

严复（1853—1921年），字又陵，一字岁道，福建侯官（今闽侯）人。会留学英国海军学校。回国后先后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和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中日战争以后，中国的危亡逼在目前，他受了这种刺激，在天津直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提出维新变法主张。二十三年（1897年），与夏曾佑等在天津创办国闻报。戊戌变法前后，他陆续翻译了赫胥黎天演论、亚丹斯密原富、孟德斯鸠法意等书，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主张君主立宪。

侯官严氏丛刻所收之上今上皇帝万言书（载於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国闻报）原强救亡决论论世变之亟，和收在林严合钞里的辟韩，是严复主张变法的重要论文。我们选录了原强一篇。

国闻报 严复主编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一日（1897年10月26日）创刊於天津

此报为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在北方出版的报纸，与上海的时务报，同为维新派重要宣传工具。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十二月遭清政府查办，被迫停刊。二十六年（1900年）会一度复刊。我们从中选录了保国会章程一篇。

清议报全编 二十六卷 横滨新民社出版

清议报系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等亡命日本时创办的，继续宣传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十一月在日本横滨出版，十日一期，共出一百期，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停刊。后重辑是编。

是编据原报分类辑，并作删补，分为六集：第一集为该报之论说（四卷），第二集名家著述（四卷），第三集新书译丛（六卷），第四集文苑（二卷），第五集外论汇译（四卷），第六集纪事（四卷）。别采当时各报馆的论著为军报撷华两卷附后。我们选录的戊戌政变纪事本末和仁学，均载於是编。

张文襄公全集 二百二十九卷 卷首二卷 张之洞撰 1928年北平文华齐刻本

我们从本书中选录了有关戊戌变法的劝学篇和有关义和团运动的致江宁刘制台札江汉关照会各领事力任保护洋人致总署荣中堂沥陈拳匪难恃外衅勿开联络洋人力保长江会衔电奏擒诛自立会匪头目分别查拏解散摺等。

饮冰室合集 四十册 梁启超著 林志钧编 1936年中华书局出版

本书是在梁启超逝世后编订的全集，计分文集十六册，专集二十四册。其中有关中国近代政治和文化的资料很丰富。

劝学篇 二卷 张之洞撰 见张文襄公全集卷二 二、二 三 1928年北平文华齐刻本

是篇撰於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目的在於攻击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主张。几二卷，上卷为内篇，包括同心教忠等九篇，下卷为外篇，包括益智游学等十五篇（参阅本书所选劝学篇序）。我们选录了该书的序文和正权变法两篇。

变法通议 梁启超著 见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 1936年中华书局出版

这是梁启超在戊戌变法时期的重要论著，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初在上海时务报（其时作者任该报撰述）上发表。除自序外，

正文计十三篇。文中抨击顽固守旧派的因循保守，陈述不变法及变法不知本原之害，指出变法的本原在於变科举、工艺专利等。我们选录的[自序论不变法之害](#)和[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可以包括梁启超的这些论点。

义和团运动

[中外日报](#) [汪康年](#)经理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一日](#)（1898年8月17日）—[宣统三年](#)（1911年）出版於上海

[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一日](#)（1896年8月9日）由上海[时务报](#)发刊，[汪康年](#)任经理，[梁启超](#)任主笔，鼓吹维新变法。每月出三册。[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五日](#)（1898年5月5日），[汪康年](#)又和[汪大钧](#)[会广铨](#)等另出[时务日报](#)，记载中外大事，评论时政得失。是年六月八日（7月26日）清政府谕令[时务报](#)改归官办，[时务日报](#)亦於七月一日（8月17日）易名[中外日报](#)。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为上海道[蔡乃煌](#)出资购去。[宣统三年](#)（1911年）蔡去任，遂停刊。我们从中选录了关于“东南互保”的[中西官议定保护上海租界城厢内外章程](#)。

[瓦德西拳日乱笔记](#) [德瓦德西](#)撰 [王光祈](#)译 1928年中华书局出版

[瓦德西](#)（1832—1904年），曾历任德国兵团司令官、总参谋长等职。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时，为联军统帅。本书就是他在联军统帅任内撰述的，始自1900年8月7日（[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三日](#)）他奉德皇命令率侵略军来华，迄於1901年11月23日（[光绪二十七年十月十三日](#)）回到德国后给德皇的报告。书中包括他和德皇往来的函电，其同八国侵略军将帅、驻华公使为扩大在华侵略权益的“协商”，其奥清政府议和大臣的谈判，以及联军在中国的军事活动和暴行等重要记录。我们只选录了一部分记述八国侵略军在北京的暴行的文字。

[庚子国变记](#) [李希圣](#)撰 1923年袁冰堂刻本

[李希圣](#)（1864—1905年），字亦元，湖南湘乡人。[光绪十八年](#)（1892年）进士，官刑部主事，后任京师大学堂提调。[义和团](#)运动时，[李希圣](#)正在北京，收集有关这一运动的材料撰成是书，完稿当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是书始自[义和团](#)入京，迄於辛丑缔约后[慈禧](#)自西安返京（开封以后原文阙失），按时间顺序叙事，并夹有作者议论。封[义和团](#)入京后的活动，清政府对待[义和团](#)的态度，八国侵略军进攻北京，[慈禧](#)出走，以及清政府與帝国主义缔结和约的经过和[慈禧](#)自西安回京，皆有比较详细的叙述。作者在书中对[义和团](#)肆意诬蔑，对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统治集团也多有讽刺。

[海关中外条约](#) 二卷 [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编 1917年上海第2版

我们从本书中选录了辛丑条约一篇。

[拳匪纪事](#) 六卷 [日本佐原笃介](#)、[浙西馮隐](#)同辑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排印本

本书系据[字林西报](#)[文汇报](#)[中外日报](#)[国闻报](#)等报纸所载的电讯、评论以及其与亲友的通信编辑而成。分上谕恭录匪乱纪闻各

省防卫志八国联军志通论附记等六卷。所收上谕，除雍正嘉庆颁布的两件外，其余都是义和团运动时所颁布的。对有关义和团的一般情况有闻必录，对八国侵略军的兵力和军事活动，记载也比较详细，并辑有当时国内主要报纸在义和团运动时所发表的评论。卷六附记，所收多为京津两地有关义和团的琐事及各地传闻，还附有教士受难记及教士日记两篇。我们从中选录了刘青田碑文和义和团揭帖和义和团警告国闻报揭帖三篇。

拳时上谕 包士杰辑 1919年北京救世堂排印本

本书收有上谕、奏摺、致日美法德俄等国国书等文件，而以慈禧的懿旨和光绪的谕旨为最多，并附有日皇和俄皇的回书两件。所收上谕，除雍正嘉庆两帝禁止拳会谕旨外，都是义和团运动时颁布的，其中有一部分清实录未收。本书后附杂录部分，收有义和团颁布的告白、揭帖等文献。我们从中选录了义和团告白和木兰村坎字团告白两篇。

湖北革命知之录 张难先撰 194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张难先，湖北沔阳人，曾参加辛亥武昌首义，对於湖北革命情况知之较详。本书为作者集录其“本人所知、刊物所载、同志所告者”（凡例）编写而成。“本书所具始末，自庚子汉口之役（自立军起义）起，迄武昌首义，与政府国会成立时止。”（凡例）凡重要命令、文告、函电，以及当时革命党人的传状碑志，都加以采录。取材比较审慎，记载也较详尽。我们从中选录了关于自立军的庚子汉口之役和有关辛亥革命的（湖北）都督府之组织设施及人选。

愚斋存稿初刊 一百卷 卷首一卷 卷末一卷附愚东游日记一卷 盛宣怀著 1939年思补楼刻本

盛宣怀（1844—1916年），字杏荪，别号愚斋。江苏常州府武进县人，历任工部侍郎、邮传部大臣，是清末一个以洋务起家的大官僚大买办的代表人物。辛亥革命以后他居住上海，命其门客整理他的文稿，计划分作奏议、电报、书函、公牍四类。拖延了二十多年，才把前二类刊出行世，计奏稿二十卷，电奏稿三卷，电稿七十七卷；因尚有二类未刊，所以称此已刊出者为“初刊”。本书内容绝大多数都是盛宣怀经办洋务以及卖国的外交文件。我们边录的寄季中堂刘岷帅张香帅和寄粤宁苏鄂皖鲁帅，是关于“东南互保”的。

义和团 四册 翦伯赞等编 195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一种。内收义和团运动当时人的有关编著四十九种，又编者辑录的资料三种。全书分为四册：第一册是记述义和团运动的一般情况和在山东直隶山西等地初期活动情况的资料；第二册是记述义和团进入天津北京，围攻租界、使馆、教堂，反帝斗争到达高潮时期情况的资料，第三册是关于帝国主义组织八国联军侵入中国，以慈禧为首的清朝统治者出走西安和清政府向侵略者投降议和，以及所谓“东南互保”等方面的资料；第四册是有关义和团运动的上谕、奏稿、文电、函牍、条约等历史文件，以及当时国内外报章上的有关议论。未附有关人物的简表或事略。我们从第三册中选录了代总领

事华仑致萨利斯市里侯爵电和美总领事古纳致克雷特第三副国务卿的报告两篇。

义和团档案史料 二册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 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

本书是就原藏清官各处的朱批奏摺、军机处的“月摺包”“上谕档”“电寄档”和电报等档案资料中辑录义和团运动时期的谕旨、奏摺和电报等文件整理而成，起自光绪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1896年7月2日），止於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初九日（1902年1月18日），按时间先后排列，比较系统地反映了义和团运动的发生和发展、由山东直隶进入北京以及在其他地区的活动、清政府对待义和团的态度、外国侵略军对义和团的镇压和义和团的英勇反抗、清政府出卖义和团及其與外国侵略者议和的经过等方面的发展演变情况。其中所收谕旨有的清实录未载；有的清实录虽然辑入，但已有改动。我们从中选录了谕旨和李秉衡毓贤等人的奏摺共十一件。

义和团杂记 王火选辑 载近代史资料 1957年第1期 1957年2月科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选辑者根据一册杂记抄本整理而成的，包括关于义和团的记事和揭帖等文献。据选辑者介绍，该杂记本是义和团运动前后一个天津居民抄记的。我们选录了义和团反封建揭帖一篇。

团规 载近代史资料 1957年第1期 1957年2月科学出版社出版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清政府任命载勋刚毅统卒义和团，此团规就是以“钦命统卒义和团王大臣”的名义发布的。原件藏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是本板刷印的，近代史资料附有照片。

辛酉革命

太炎文录初编 五卷 补编一卷 章炳麟著 浙江图书馆校刊本

章炳麟（1869—1936年），一名绦，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他是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革命思想的宣传家和学者，著作很多，均收入章氏丛书。其中大炎文录初编共五卷，计文录二卷，别录三卷，後附补编一卷，收录作者有关辛亥革命的论文多篇。我们从卷二中选录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篇。此文於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发表在上海出版的苏报上，是革命派与保皇党论战的重要文献，也是辛亥革命前革命派的重要宣传品之一。

中国秘密社会史 日本平山周著 1912年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译订出版

本书作者以调查所得著成此书。共分六章：第一章白进会，第二章天地会，第三章三合会，第四章哥老会，第五章兴中会及同盟会，第六章光复公会。我们选录的龙华会章程，即摘自本书第四章第八节。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1912年参议院铅印本

此约法是在民国元年（1912年）3月11日由临时大总统颁布的，当经参议院印行。本书就是那时的原印本。

民报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11月创刊於日本东京 合订本四册 第十五号夏季增刊一册

1957—1958年科学出版社影印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秋，中国革命同盟会於日本东京成立，创办民报为其机关报。该报以宣扬革命理论，阐明三民主义为宗旨。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10月出至第二十四号时，被日本政府封禁，1910年（宣统三年）又秘密出刊了第二十五和第二十六号（伪称出版於巴黎）。此外尚有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第三号的号外一张，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的临时增刊天讨和第十五号夏季增刊各一册。任编辑者先后有陶成章章炳麟等，主要撰稿者有朱执信陈天华汪东胡汉民章炳麟未教仁等。出版以后，即与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展开论战，击败了立宪派反对革命的谬论，使革命思想得以广泛传播。我们选录了第二号中汪东的论支那立宪必先以革命和第三号号外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可以看出当时革命派与立宪派进行思想论战的中心问题和主要论点。

辛亥革命 八册 柴德赓等编 195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为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控史资料从刊之一种。全书以历史事件为主，按时间顺序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与中会时期的革命活动（第一册）；第二部分为同盟会时期的革命活动，附清廷预备立宪等资料（第二、三、四册）；第三部分为武昌起义和各省起义的经过（第五、六、七册），第四部分为南京临时政府和中华民国成立的经过（第八册）。我们选录的新译英国政府刊布中国革命蓝皮书，收录在本书第八册。

武昌革命真史 三册 曹亚伯著 1930年中华书局出版

曹亚伯（？—1937年），湖北阳新县（今阳新县）人，日知会会员。光绪三十年（1904年）助马福益等谋在长沙起义，失败后，束渡日本。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加入同盟会。回国后，会奔走於湘鄂赣等省，在学堂和军队中进行革命宣传工作。本书是作者搜集他所藏的日知会文书、笔记和辛亥武昌起义前后的文告等编辑而成，分前编、正编两部分。前编叙述辛亥革命前的革命斗争，但对两广情形较略，正编叙述武昌起义至孙中山解任为止，保存史料较为丰富。出版后为国民党所严禁。我们从中边录了陈天华的警世钟。

东方杂志 光绪三十年（1904年）创刊於上海 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

本刊初为月刊，1920年白第七卷起改为半月刊。抗日战争时期，移长沙香港重庆等地断续出版。1947年1月迁回上海。1948年缩减篇幅，复改为月刊，是年年底停刊。四十多年间累出刊至四十四卷，为旧中国杂志中继续时间最久的一种。其内容除有关国内外时事及学术的评论和论文之外，并逐期编制中外大事记（后改名时事日志）和录存有关时政的重要文献，保存了不少史料，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参考资料。我们选录的川路事变记和临时政府成立记，比较系统地记述了四川保路运动和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的经过情况。

建国月刊 1929年创刊 建国月刊社编辑出版

本刊原名建国周刊，在上海出版。1929年5月改为月刊，由

邵元冲主编。1931年2月起迁南京出版，1937年12月停刊。这是国民党反动派的一种综合性理论刊物，内有革命史料一栏，常刊登有关辛亥革命前後同盟会——国民党活动的资料性文字。我们从第六卷第二期陈春生写的丙午萍醴起义记一文中边录了中华民国军起义檄文一篇。

革命军 邹容撰 原印本

邹容（1885—1905年），字蔚丹，四川巴县（今重庆）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留学日本，参加留日学生爱国运动。回国后在上海加入爱国学社。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因痛恨清政府与帝俄签订新的卖国条约，乃撰革命军，号召推翻清朝统治，进行种族革命。

本书共分七章：一、结论，二、革命之原因，三、革命与教育，四、革命必剖清人种，五、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六、革命独立之大义，七、结论。这是当时革命书刊中影响较大的宣传品，会多次印行，风行国内外，销售逾百十万册。各地书肆避免检查，多易名贩运，或称革命先锋，或称图存篇，或称救世真言，或与章大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刊，而简称为章邹合刻。

孙中山边集 二卷 195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为纪念孙中山诞生九十周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分上下两卷：编入上卷的是孙中山在1923年进行改组国民党以前的著作，编入下卷的是孙中山在国民党改组时期和改组以后的著作。这些著作代表了孙中山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思想。每篇均订正其写作时间，从而排定先後次序；并在文字方面作了校勘。我们从中选录了兴中仓宣言致黄兴书等有关辛亥革命和反袁斗争的文献八篇，其中有志竟成一文，系录自建国方略的心理建设第八章。

新译英国政府刊布中国革命蓝皮书 陈国权译 述见辛亥革命第八册

195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1912年5月英国政府将有关中国辛亥革命之来往外交文电刊布，颁发上下议院。陈国权据原印本译出，於1913年上海青屿堂出版。从书中可以看出英国政府及其驻华公使朱迺典破坏中国革命之阴谋活动，材料极重要。我们从中选录了英使朱迺典致英外部葛垒电和英外部葛垒致英使朱迺典电两篇。

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 三册 孙瑞芹译 196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本书系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後德国刊行的一部外交资料汇编（即Die Grosse Politik der Europäischen Kabinette, 1871—1914samm1ung derDip1omatischenAktendesAuswartigenAmtes），选译了其中自甲午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和中国有直接关系的资料。共分三卷（每卷一册）：第一卷包括德俄法三国干涉还辽，德帝国主义夺取胶州，和俄英强租旅大成海卫的资料，第二卷是义和团运动时期帝国主义（特别是德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资料；第三卷包括从1904年（光绪三十年）到1914年，即辛亥革命前后十年间，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若干重要项目，如日俄战争，帝

国主义对辛亥革命的敌视，银行团的活动和对袁世凯的“善后借款”，以及美帝国主义的种种侵略活动等资料。这些来自帝国主义方面的原始文件，可供研究中国近代国际关系史，特别是帝国主义侵华史的参考。我们从第三卷中选录了[驻北京公使哈森豪致外部电](#)和[驻北京公使哈森豪上帝国首相柏特曼何尔味公文](#)，可以看出帝国主义支持袁世凯，破坏中国革命的罪恶活动。

宪政初纲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本书是[东方杂志](#)的临时增刊，收集了当时各报所载有关立宪运动的资料分类编辑而成，包括诏令、奏议、阁部院官制草案、立宪纲要、舆论一斑、外论选译、立宪纪闻、君主立宪国宪法摘要等部分。我们从奏议部分中选录了[载泽的奏请宣布立宪密摺](#)。

北洋军阀政府统治时期

中日交涉始末 1915年中华民国外务部编辑排印本

本书是1915年中日关于二十一条交涉之后，北洋外交部发表的报告交涉经过的一个小册子。首先是以外交总长（[陆徵祥](#)）名义提出的[答覆参议院中日交涉始末](#)一文，以下将此次交涉之中日双方往来文件按时间先后顺序列出，作为前文的附件。我们选录的二十一条，是其中的附件之一。

中日条约全辑 1932年中日条约研究会编辑出版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占我东北，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也同时高涨，本书是在这种情况下编辑出版的。其目的是用以“辟日人之谬说，坚我方之壁垒，正世界之视听。”（本书**弁言**）本书辑录了自1873年（同治十二年）至1926年中日两国间所有的条约、协定、章程、合同，并附录其他有关的照会、换文等文件，均按年月先后编次。其他国际条约和他国间所订条约之於中日有关系的条文，也辑为附录。其中大部取材于政府所刊专书，间有从日文书籍中翻译来的。我们从中选录了[段祺瑞政府与日本订立的反苏军事协定](#)两篇。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 第一辑 1957年世界知识出版社编辑出版

本书共二辑，第一辑收集了[新华社](#)关于[美国国务院](#)1949年发表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的六篇评论（其中后五篇是毛主席写的，编入1960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和美国的[白皮书](#)，包括[艾奇逊致杜鲁门总统的信](#)、[中美关系大事纪年表](#)、[白皮书](#)的正文和附件等。从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签订[望厦条约](#)述起，至1949年把美蒋反动派赶出中国大陆止，并附录了这一百多年间有关中美关系的重要文件。编者还作了一些增补和订正的工作。我们从中选录了[蓝辛石井协定](#)一篇。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第二辑（二册）汪敬虞编 1962年中华书局重版

我们从本书中选录了1895—1913年间设立的民族工业厂矿名称的统计表，此表包括纺纱、织染、缫丝和燃料采掘等各个方面。

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 [杨端六侯厚培](#)等编 1931年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出版

本书根据海关造册处所作的 1864—1928 年间各项统计表统一整理而成，计有统计图十八，统计表二十四，均附有说明，最后附录进出口货分类细目。全书中英文对照。我们从中选录了 1895—1919 年间中国进出口货价总数统计表。

戊午周报 1918 年 5 月 15 日创刊 成都戊午周刊社编辑出版

本刊是以熊克武为首的四川靖国军的机关刊物，每星期三刊行一期，出至第 51 期。其内容积极反对北洋军阀政府，抨击其投靠帝国主义的卖国外交政策，反对段祺瑞阴谋吞并西南各省的“武力统一”政策，并揭露北洋军阀各派系的黑幕和矛盾。我们从中选录了北洋系最近分裂状况和段祺瑞卖国政策两篇。

民国日报 1916 年 1 月 28 日—1932 年 1 月 26 日出版于上海

本报为护国运动时中华革命党上海负责人发起创办的。袁世凯死后，继续采取反对北洋军阀的立场，所以比较能够反映一些下层群众的情况。我们从中辑录了报道 1916 年 11 月天津法租界罢工和上海江南造船所罢工的消息。孙中山逝世后，此报接近西山会议派，成为国民党右派的喉舌。1927 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对此报大加扩充，后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党报。1932 年上海“一二八”战役爆发前夕停刊。

民国经世文编 四十册 经世文社编辑 1914 年上海经世文社石印本

本书编成于 1913 年 10 月，辑录各方面之论文以及官厅往来之公文，共六百七十多篇，分门编次而成。共分政治法律内政外交财政军政教育实业交通宗教道德十一门，门下或再分子目。

本书出版于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气焰正盛的时候，在当代名人中竟未选孙中山以及黄兴的文章，甚至把有关袁世凯打败二次革命的文字编在内政门的定乱类中，编者的观点由此可见。书中选录梁启超一派之文章颇多，书前并有汤寿潜写的序，可知此书是进步党人或接近进步党的人编印的。不过此书毕竟比较集中地保留了辛亥革命后两年间各方面的资料，还是较有参考价值的。我们从中选录了宋教仁的代草国民党大政见一篇。

李大钊选集 1959 年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李大钊（1888—1927 年），字守常，河北乐亭县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者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的遗文曾由北新书局出版，名守常文集，但很不完备。解放后经过广泛的搜集和订正，编成本书，包括自 1913 年至 1926 年的论文、演讲、杂文、讲义等，共一百三十三篇，均按写作和发表的时间顺序排列，并于篇末注明出处和发表该文时的署名。我们从中选录了国民之薪胆和孔子与宪法两篇。

袁大总统文牍类编 会文堂编辑所编 1926 年上海曾文堂书局石印本

本书编选了袁世凯窃据中华民国大总统时期的公牍文电，共一百八十多篇，分作政治外交财政军政法律教育农商等二十一类，有些篇还附录有关的呈文来电等。涉及的方面颇广，可以看出袁世凯统治时期的一些反动措施。但多未注明年月，是一缺点。我们从中选录了致众议院咨请增修约法案文一篇。

孙中山全集续集 四册 吴拯寰编 1929 年上海三民公司第 2 版

本书**正集**四册，初版于 1926 年，是孙中山逝世后较早出版的遗集，搜罗很不完备，至 1928 年又有**续集**出版。但合**正集续集**观之，仍不如后来编印者之全，且审核也未尽确，有本来不是孙中山的著作而误收入集中的。**续集**一半以上的篇幅为**哀恩录**，辑录了孙中山逝世情况和逝世後各方悼念的文字。我们从中选录了**对于大借款问题之通告**和**辞大元帅职通电**，前一篇在以后编辑出版的各种孙中山遗集中皆未收，大概是经过考核，认为此篇不是孙中山写的。

国体问题 二册 南华居士编纂 1915 年 9 月北京直隶书局出版

本书辑录自 1915 年 8 月 9 日**亚细亚报**发表古德诺关于国体问题的谈话，及 8 月 31 日以前京沪各报有关国体问题的消息、评论、意见书等，分为**纪闻政谈书牘论辩时评**五篇。虽“不分赞成反对，有闻必录”（**国民公报**评语），而实际上是反对帝制的一种宣传品。我们从中选录了**国体问题纪闻**和**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两篇。后一篇**梁启超**在编入**盾鼻集**的时候作了修改，除有大段移动外，如论及“吾侪立宪党”与革命派之不同时，原称革命派为“革命家或阴谋家”，**盾鼻集**把“阴谋家”删去了。此书则保留了这篇文章初发表时的面目。

新青年 1915 年 9 月创刊 上海群益书社出版

本刊开始时由**陈独秀**主编，创刊于上海，月刊。初名**青年杂志**，自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陈独秀**于 1916 年末赴北京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编辑部随亦北移，在北京的进步知识分子如**李大钊****鲁迅**等人，都参与撰稿和编辑工作，提倡民主和科学，发起文学革命运动，本刊遂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刊物，影响很大。俄国十月革命后，在**李大钊**主持下，宣传马克思主义。从 1920 年 9 月第八卷起，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理论斗争。1922 年 7 月出至第九卷第六号休刊，1923 年 6 月起改出季刊，成为**中共中央**的理论性机关刊物；次年 12 月出至第四期休刊。1925 年 4 月起出不定期刊，次年 7 月出至第五期停刊。我们从第六卷第一号中选录了**陈独秀**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

鲁迅全集 十卷 1956—1958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鲁迅（1881—1936 年），本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是中国近代伟大的革命思想家和文学家，著译很多。1936 年他逝世后，**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著手编辑**鲁迅全集**，于 1938 年出版，为二十卷本。后来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又曾在上海和东北重印。解放后，**人民文学出版社**著手重编，将翻译的外国作品和编枝的**中国**古代作品，都分出另印，只将创作、评论、文学史著作和书信等编为十卷，均经仔细枝勘并详加注释。

鲁迅在五四运动以前写的文章，主要收入**呐喊热风**和**墳**（第一卷）中；其馀收入**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第十卷）中。我们从**墳**中选录了**我之节烈观**。

总理全集 三册 孙文撰 1944 年成都近芬书屋出版

孙中山的遗著，解放前除上海**三民公司**出版的**孙中山全集**外，还有 1930 年上海**民智书局**出版的**总理全集**和 1944 年成都**近芬书**

屋出版的**总理全集**等，但都有以下缺点：体例紊乱，次序颠倒，既有漏掉的，也有重出的，校印亦多疏误，后一种成书最晚，搜集得还比较全一些，如我们选录的**中华革命党宣言**，前二种未收。此外，我们还从中选录了**就海军大元帅职宣言**。

护国军纪事 第一期 1916年上海中华新报馆编辑出版

反对袁世凯帝制阴谋的护国战争爆发以后，上海中华新报馆特为编刊**护国军纪事**（又名**共和军纪事**），搜集各方报纸上有关的电文、评论和通讯等辑印而成。原计划每月辑印一期，“至共和军铲除元恶之日合竣”（**凡例**）：但我们只见到两期。此第一期内容分作**论说文告纪述**三大门，每门又分数小类，集中保存了护国战争初期的许多重要史料，我们从中选录了**中华民国讨逆军檄告天下一篇**。

下册参考书目解题

戊戌变法

大同书 十卷 康有为撰 周振甫方渊校点 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

是书开始写作于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时，成稿后迄未刊行。1913年康有为主编的不忍杂志在上海出版，始刊载其中甲、乙两部，后于1919年印成单行本。全稿直到1935年即作者死后八年，才由其弟子钱定安交中华书局出版，但错误衍脱的字句较多。1956年古籍出版社重印。重印本就钞本并参照各本作校占，订正了一些错误。1959年中华书局又重印一次，再改正了个别文字和标点的错误。

戊戌变法 四册 翦伯赞等编 195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一种。所收戊戌变法运动的资料，包括有关人物的论著和记述、上谕和奏议、日记和书牋、传记和年谱、报纸杂志的评述、学会学堂的章程，以及帝国主义方面的有关官书和议论等，计一百七十三种，但大都是经过删节的。共分四册：第一册是有关戊戌变法的思想渊源及某发展经过的资料，第二册是有关戊戌变法的政令内容及当时有关人物对变法的各种不同意见的资料，第三册是有关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变法运动的议论和外国帝国主义对戊戌变法的态度的资料；第四册是与戊戌变法有关的人物的资料和推动变法运动的组织、宣传、教育等方面活动的资料。

翁文恭公日记 四十册 翁同龢撰 192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翁同龢（1830—1904年），字叔平，号瓶生，晚号松禅老人，江苏常熟人。咸丰六年（1856年）状元。充同治光绪二帝师傅。历任刑、工、户部尚书，充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因支持康有为的维新运动，企图使光绪帝掌握实际政权，於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变法前夕被慈禧太后勒令开缺回籍。他的日记，起自咸丰八年七月初六日（1858年8月14日），终於光绪三十年五月十四日（1904年6月27日），约共四十六年。他是光绪朝局中之一极重要人物，故其日记所记虽只寥寥数语，而常与重大事件有关，其中保存了不少有参考价值的史料。

翼教丛编 六卷 附一卷 苏舆辑著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武昌重刻本

苏舆，字厚康，湖南平江人。光绪三十年（1904年）进士，官邮传部郎中。他和叶德辉及其师王先谦同为湖南顽固派的魁首，极力反对维新运动。戊戌变法起，辑翼教丛编，“断自七月以前，尊以明教正学为义”（自序），所录皆系反对变法维新的顽固分子的论著。全书分六卷：卷一录朱一新答康有为五书，卷二录安维峻请毁禁新学伪经考片、文悌严劾康有为摺等，卷三录张之洞劝学篇等，卷四录叶德辉楮轩今语评等，卷五录湘绅公呈湘省学约等，卷六录梁鼎芬王先谦叶德辉等人的书牋。从此类论著中，可以看出当时反对变法维新的顽固分子的思想。

谭嗣同全集 蔡尚思方行编 1954年三联书店出版

本书系蔡尚思方行从专书、报刊及遗墨等搜集谭嗣同的论著汇编而成。全书分为四卷：卷一、二是论文和其他散文，卷三是书信，卷四是诗及其他韵文。後附梁启超写的仁学序谭嗣同传等四篇。这是目前收集谭嗣同著作较完备的本子。

义和团运动

平原拳匪纪事 蒋楷撰 清末刻本

蒋楷，字则先，湖北荆门人。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三月署山东平原县令。是时，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已经发生，蒋楷一意主“剿”，与当时山东巡抚毓贤意见不合，同年九月被撤任。本书即系作者任平原县令时，记叙平原境内义和团的活动，并涉及在平恩县义和团的活动情况，书中对平原的拳教门争，朱红灯等的起义与被害皆有记述。

景善日记 景善撰 见义和团第1册 195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景善（1823—1900年），字蕤亭，满洲正白旗人，同治二年（1863年）进士。官至礼部右侍郎。其日记起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00年2月13日），记义和团运动时北京的情况颇详，述宫廷事有不见于其他记载的，至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1900年8月15日）止。时八国联军已侵入北京，当晚被其长子恩树推坠入井死。此日记始见于英人濮兰德（John Otway Percy Bland）和白克浩司（Sir Edmund Trelawny Baidlouse）合著的慈禧外纪（“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该书的第十七章，是据原稿译为英文的。据译者介绍，此原稿是景善死后第三日，他在景善家中得到的。后将此稿赠大英博物馆。原稿于1924年在“Acta Orientalia”上发表。1914年陈冷汰陈话先将慈禧外纪译成中文，由中华书局出版，景善日记在内。因为是从英文同译的，疏舛殊多。义和团所收的是据原稿照片（藏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并以1924年“Acta Oriellitalia”本校补而成。

此日记行世后，引起国内外治中国近代史者的重视，徵引者颇多。但1940年燕京学报第27期发表程明洲撰的所谓景善日记一文，毕出所记诸事日期常有不合等证据和疑实，认为此日记非真品，可能是为荣祿在帝国主义面前开脱“祸首”责任而伪造的。

义和拳教门源流考 劳乃宣编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刻本

劳乃宣（1843—1921年），字玉初，浙江桐乡人，同治十年（1871年）进士。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义和团起于山东并向直隶发展时，他正任直隶吴桥县知县，编印此书以反对义和团。书中辑录嘉庆年问查禁白莲教的上谕和那彦成报告义和拳源流及历次缉拿情况的奏摺，从而论证义和团是早被宣为非法的白莲教的支流，力主严厉镇压。

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 第一卷 二册 张枏王忍之编 1960年三联书店出版

本书所选主要是表现辛亥革命前十年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各个派别的政治、道德、文化、哲学观点的论文。材料来源主要是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到宣统三年（1911年）间出版的期刊，兼收当时出版的影响较大的革命书籍，以及转载于书刊中的一些报纸论文。

本书为编年体，在每年中先期刊、后书籍，以创刊及出版时间先后为序。全书计划分为三卷：第一卷自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到三十年（1904年）；第二卷自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到三十三年（1907年）；第三卷自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到宣统三年（1911年）。每卷卷首有内容介绍，卷末有书刊简介。

辛亥革命资料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编译组编辑 1961年中华书局出版

本书为近代史资料 1961年的第1号，共收有关辛亥革命资料十一篇。内容主要是南京临时政府公报，其中保存了许多南京临时政府的各项重要文告、法令和函电，是研究南京临时政府的重要材料，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馆情报，除了反映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对辛亥革命的态度外，还记载了当时的一些战况和经济方面的事情。其他冬篇记载了辛亥革命时期湖北广东广西等地的情况，对于研究当时各阶级的态度和他们的相互间的关系。也提供了不少材料。

革命逸史 五册 冯自由著 1945—194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本书内容主要记述辛亥前后革命党人的轶闻轶事。其材料来源，除作者的追忆外，系根据香港中国日报，作者历年的笔记、函牍，及1912年临时稽动局的调查表册等。书中各篇大部曾在国内外各杂志（如逸经半月刊大风旬刊华侨先锋等）报纸（如美国旧金山大同日报、加拿大大汉日报等）先后发表过。

秋瑾集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 1960年中华书局出版

秋瑾（1875—1907年），字璿卿，号竞雄，又称鑑湖女侠，浙江绍兴人。是辛亥革命时期的女革命家。其著作因她生前随手散弃和她遇难时又被其家人焚毁了许多，留传下来的已经不多。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有王芷馥编的秋瑾诗词出版，其后于1927年7月和10月又先后出版了王绍基编的秋瑾遗集和王灿芝（秋瑾的女儿）编的秋瑾女侠遗集，皆多遗漏，且有体例不明、脱误、重出等弊。1958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曾把解放后新发现的秋瑾亲笔函札等于稿影印成秋瑾史迹一书。继复比勘行世诸本，并广泛搜辑，编成木书，是目前对秋瑾著作搜集得最全的一个本子了。

陈天华集 1959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陈天华（1875—1905年），字星台，号思黄，又号过庭，湖南新化县人。他是清末民主革命宣传家，华兴会的领袖之一，并参加组织同盟会。他的主要遗著，大体上都编入本集。其中除猛回头警世钟系选自武昌革命真史外，其余都选自民报，按写作或发表的年月顺序编排而成。原本上的错字、漏句和错排，也据不同版本作了补充和订正。

张季子九录 八十卷 附编十卷 张謇著 1931年中华书局排印本

张謇（1853—1926年），字季直，江苏南通人，光绪二十年（1894年）状元。二十五年（1899年）后陆续创立南通大生纱厂、通海垦牧公司等十几个企业。清末曾任江苏省谘议局局长，发起预备立宪公会。辛亥革命後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总长，主张南北议和，拥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并组织统一党与国民党对抗。以后又历任农商总长等职务。

本书录其著作九种：即政闻录十九卷，实业录八卷，教育录六卷，自治录四卷，慈善录一卷，文录十九卷，诗录十卷，专录十卷，外录三卷，另有附编张南通先生荣哀录十卷。

苏报案纪事 章士钊编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铅印本

此书又名癸卯大狱记。其中按时间顺序收录了原在苏报上发表的一些革命宣传品，以及与苏报案有关的文献，如邹容的革命军等。此书有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上海初版本，未见。

北洋军阀政府统治时期

中华民国史料 三册 孙曜编 1929年上海文明书局出版

本书辑录自武昌起义至段祺瑞临时执政府时期（1911—1926年）之重要的官方文电，以事为纲，分作以下七个题目：自武昌起义至参议院闭会民国二年之善后大借款自国会停顿至帝制案之撤销清室复辟之始末新国会之组织及开会与西南护法运动直系恢复旧国会与大选风潮段氏临时政府之始末，每题目下所录的文件按其年月先后编次，颇便查阅。

吴虞文录 1929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

吴虞（1871—1949年），字又陵，四川新繁县人，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他在五四时期写了许多反对旧道德和旧教条的文章，对封建宗法道德和孔子学说进行了批判，在当时思想界颇有影响。代表他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思想的文章收入本书，初版於1921年，我们所见的1929年版本，已是本书的第六版了。

对德奥参战 张国淦（原署许田）著 载近代史资料 1954年第2期 1954年10月科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於1917年曾任段祺瑞内阁的秘书长，对该年北洋军阀政府的对德奥宣战问题，以及由此引起的府院门争和复辟丑剧等，多所亲历。此文写於三十年代，对於上述诸事记述颇详，特别是记出了这些军阀政客围绕所谓参战问题的斗争，都是和帝国主义、尤其是美日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斗争联系着的。

蔡元培选集 1959年中华书局编辑出版

蔡元培（1868—1940年），字子民，号鹤卿，浙江绍兴人，清末翰林，中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教育家。辛亥革命前会和陶成章等成立光复会，并参加同盟会。191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支持新文化运动，本书选辑了他自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至1937年之间有代表性的著作六十七篇，按年代顺序排列。

蔡松坡先生遗集 八集十九卷 首集一卷 末集一卷 刘达武编 1943年邵阳亚东印书馆排印

本

蔡锷（1882—1916年），字松坡，湖南邵阳人。辛亥革命前在云南任协统。辛亥武昌起义，领导新军响应，被推为都督。1913年袁世凯把他调到北京，以间职笼络之。1915年与梁启超策划反袁，12月在云南组织护国军起事。1916年病死。其遗集中辑录了有关辛亥革命、特别是护国战争的文电函牒。

护国史稿 由云龙著 载近代史资料 1957年第4期 1957年8月科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曾任云南护国军政府秘书厅长，故本书对於当时有关护国运动的外交财政等方面情况记述较详；并收录了一些从未发表过的文电，可补护国军纪事及盾鼻集等书之不足，为研究护国运动史较有价值的参考资料。本文写於解放前，1950年会由昆明启文印刷所排印，但发行不广。近代史资料刊载此文时，曾经作者作了一些增删，并附加小注数则。

